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總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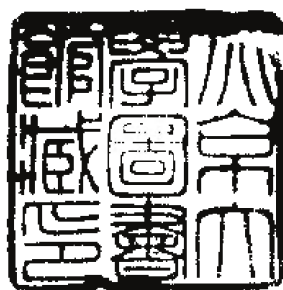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三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B40/13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38.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 - 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一三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東坡禪喜集十四卷

〔宋〕蘇軾撰 〔明〕馮夢禎批點 凌濛初輯
南京圖書館藏明天啓元年凌濛初刻套印本

..... 一

東坡養生集十二卷

〔宋〕蘇軾撰 〔清〕王如錫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 八七

題東坡禪喜集



坡老平生喜談般若得此
中三昧故信口拈成無非勝
妙叅寥亦謂老坡牙頰間
別有一副爐鞴觀其平日煨
鍊佛祖縱橫自在且世智

題

猶才以翰墨化佛事而他
日收謂世如以未結習口業
未空言厚文字性其自道
若此然此一公案須此老自
判他人豈易承當

希維居士陸樹聲題

東坡禪喜集序

唐宋而後天下無才子聰明辯才
之士往，竄為高僧如永明覺範
大慧中峰其所為文章縱橫自
在有今之文人不能措其一語者
然而獨經漏一眉山之長公何也

序一

長公少年之文與樂城先生皆得
老泉法而終未盡其度晚而游
於禪那與佛印叅寥諸子互呈
伎倆於是掀翻寶藏以三寸轆轤
舌顛撲半生堅語僧繇画龍一點
眼便款昂首飛去妖狐老猿竊

獲真人符籙則千步萬怪跳梁于青天白日之下而終不可以尺組約束今禪喜集是也此集輯自徐長孺而唐元微欲刻之以示同志且以廣諸才子之學為文而窮於變者長公為五祖戒後身其母與子由茅竇親夢見之祖戒陝右人而長公七八歲亦時夢游閩中宋二百年僅得此人乃前生又為高僧所羅五祖逸出之而始得為東坡不者宋幾無才子矣居士陳繼儒題

東坡禪喜集一目

頌

釋迦文佛頌 并引

阿彌陀佛頌 并引

觀世音菩薩頌 并引

石怪畫維摩頌

十八大阿羅漢頌 并引

第一尊者結跏趺坐蠻奴側立有鬼使

者稽顙于前侍者取其書通之

第二尊者合掌趺坐蠻奴捧牘於前老人發之中有琉璃器貯舍利十數

第三尊者扶烏木養和正坐下有白沐

猴獻果侍者執盤受之

第四尊者側坐屈三指荅胡人之問下

有蠻奴捧函童子戲捕龜者

第五尊者臨淵濤抱膝而坐神女出水

中蠻奴受其書

第六尊者右手支頤左手拊穉獅子顧視侍者擇爪而剖之

第七尊者臨水側坐有龍出焉吐珠其手中胡人持短錫杖蠻奴捧鉢而立

第八尊者並膝而坐加肘其上侍者汲水過前有神人涌出於地捧盤獻寶

第九尊者食已撲鉢持數珠誦呪而坐

下有童子搆火具茶又有埋筒注水蓮池中者

第十尊者執經正坐有仙人侍女焚香於前

第十一尊者趺坐焚香侍者拱手胡人捧函而立

第十二尊者正坐入定枯水中其神騰出於上有大磷出其下

第十三尊者倚杖垂足側坐侍者捧函

而立有虎過前有童子怖匿而竊窺之

第十四尊者持鈴杵正坐誦呪侍者整

衣於右胡人橫短錫跪坐于左有亂一

角若仰訴者

第十五尊者鬚眉皆白袖手趺坐胡人

拜伏於前蠻奴手持拄杖特者合掌而

立

第十六尊者橫如意趺坐下有童子發

香篆侍者注水花盆中

第十七尊者臨水側坐仰視飛鶴其一

既下集矣侍者以手拊之有童子提手

籃取果實投水中

第十八尊者植拂支頤瞪目而坐下有

童子破石榴以獻

跋尾

魚枕冠頌

荅孔子君頌

禪戲頌

荅子由頌 并引

東坡羹頌 并叙

食豆粥頌

醉僧圓頌

目

四

東坡禪喜集一自

東坡禪喜集二目

贊

如來出山相贊

阿彌陀佛贊 并序

藥師琉璃光佛贊 并引

繡佛贊

靜安縣君許氏繡觀音贊

應夢觀音贊

目

傳大士贊

觀音羅漢贊十七首 并引

觀音贊 一首

羅漢贊 十六首

水陸法像贊 并引

上八位

一切常住佛陀耶衆

一切常住達摩耶衆

一切常住僧伽耶衆

一切常住大菩薩衆

一切常住大辟支迦衆

一切常住大阿羅漢衆

一切五通神仙衆

一切護法龍神衆

下八位

一切官僚吏從衆

一切天衆

一切阿修羅衆

一切人衆

一切地獄衆

一切餓鬼衆

一切畜生衆

一切六道外者衆

自海南歸過清遠峽寶林寺敬贊禪月所

盡十八大阿羅漢

第一賓頭羅跋囉墮尊者

第二迦諾迦代蹉尊者

第三跋哩墮闍尊者

第四蘇頻陀尊者

第五諾矩那尊者

第六跋陀羅尊者

第七迦力迦尊者

第八代闍羅佛陀羅尊者

第九戒憍迦尊者

第十半託迦尊者

第十一羅怛羅尊者

第十二那迦犀那尊者

第十三因揭陀尊者

第十四代那婆斯尊者

第十五阿氏多尊者

第十六注茶半托迦尊者

第十七慶友尊者

第十八賓頭盧尊者

興國寺浴室院六祖畫贊 并序

馬祖龐公真贊

辯才大師真贊 并引

僧伽贊

東林第一代廣慧禪師真贊

目二

彌伽贊

金山長老覺禪師真贊

資福白長老真贊

淨因淨照臻老真贊

無名和尚傳贊

海月辯公真贊 并引

湜長老真贊

光道人真贊

四

小篆般若心經贊

磨衲贊 并序

六觀堂贊

東莞資福寺老栢再生贊

目一

五

東坡禪喜集二目

茅庵門曰東坡
頌此等文字
雖所不談
見解雖殊
能及西蘇
惟神宗及
海後過
以此心性
至于此可謂
之矣
王聖俞曰
諸頌皆
然也

作如是語
可中矣

東坡禪喜集一

頌



真寔居士馮夢禪
即空居士凌際初輯

釋迦文佛頌

并引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蘇軾爲亡妻
同安郡君王氏閨之請奉議郎李公麟
敬畫釋迦文佛及十大弟子元祐八年
十一月十一日設水陸道場供養軾拜
手稽首而作頌曰

東坡禪喜一

我願世尊足指按地三千大千淨琉璃色其中
衆生靡不解脫如日出時眠者皆作如雷寔時
替者皆動同證無上永不退轉

阿彌陀佛頌

并序

錢塘圓照律師普勸道俗歸命西方極
樂世界阿彌陀佛眉山蘇軾敬捨亡母
蜀郡太君程氏遺留簪珥命工胡錫采
畫佛像以薦父母冥福謹再拜稽首而

獻頌曰

佛以大圓覺充滿河沙界我以顛倒想出沒生
死中云何以一念得往生淨土我造無始業本
從一念生既從一念生還從一念滅生滅盡
處則我與佛同如投水海中如風中鼓橐雖有
大聖智亦不能分別願我先父母與一切衆生
在處爲西方所遇皆極樂人人無量壽無往亦
無來

東坡禪喜一

觀世音菩薩頌

并引

金陵崇因禪院長老宗襲自以衣鉢造
觀世音像極相好之妙予南遷過而瞻
焉曰吾北歸當復過此而爲之頌建中
靖國元年五月日自海南歸至金陵乃
作頌曰

慈近乎仁悲近乎義忍近乎勇憂近乎智四者
似之而卒非是有大圓覺平等無二無宛故仁

是二受之通似不
同而實一也

自述佛頌
原出川主廟
以下皆自述
眼目於佛
隆嘉觀世音
菩薩在處
不離不捨
不離不捨
不離不捨

曰藥生病因知
辨生處孔門曰
也可故知因

111

氣欲暖。肺肝胃腎更相克。挾方儲藥如丘山。卒無一藥堪施用。有大醫王拊掌笑。謝遣衆工病。隨愈。問大醫王以何藥。還是衆工所用者。我觀三十二菩薩。各以意談不二門。而維摩詰默無語。三十二義一時墮。我觀此義亦不墮。維摩初不離是說。譬如油藥作燈燭。不以火點終不明。忽見默然無語處。三十二說皆光焰。佛子若讀維摩經。當作是念爲正念。我觀維摩方丈室。能

陳君曰自中晚而
作樞密文字多
矣然皆一時事
成是獨十之六
頃沈君而得之
既此漢而復漢
當考其步

東坡禪喜一

: 11

蜀金水張氏。畫十八大阿羅漢。賦讀是
僖耳。得之民間。海南荒陋。不類人世。此
畫何自至哉。久逃空谷。如見師友。乃命
過躬易其裝標。設燈塗香果。以禮之。公得之張
氏以畫羅漢有名。唐宋蓋世擅其藝。今
成都僧敏行。其玄孫也。梵相奇古。學術
淵博。蜀人皆曰。此羅漢化生其家也。就
外祖父程公。少時游京師。還遇蜀亂。絕

李卓吾曰

根不能歸。因卧旅舍。有僧十六人往見之。曰。我公之邑人也。各以錢二百貨之。公以是得歸。竟不知僧所在。公曰。此阿羅漢也。歲設大供。四公年九十。凡設二百餘供。今軼。雖不親親其人。而困厄九死之餘。鳥言卉服之間。乃獲此奇勝。豈非希闕之遇也哉。乃各即其體像而寫其思。致以為之頌。

東坡禪喜

第一尊者。結跏正坐。蠻奴側立。有鬼使者。

稽顙於前。侍者取其書通之。頌曰。

月明星稀。孰在執亡。煌煌東方。惟有啟明。咨爾

上座。及阿闍梨。代佛出世。惟大弟子。

第二尊者。合掌趺坐。蠻奴捧檮於前。老人

發之。中有琉璃餅。貯舍利十數。頌曰。

佛無滅生。通塞在人。墻壁瓦礫。誰非法身。尊者

歛手。不起於坐。示有敬耳。起心則那。

稽顙之字。王昭曰。此。王昭曰。此。

王昭曰。此。王昭曰。此。

王昭曰。此。王昭曰。此。

第三尊者。扶烏木養和正坐。下有白沐猴

獻果。侍者執盤受之。頌曰。

我非標人。人莫吾識。是雪衣者。豈具眼隻。方食

知獻。何媿於猿。為語椰子。勿憎王孫。

第四尊者。側坐屈三指。荅胡人之問。下有

蠻奴捧函。童子戲捕龜者。頌曰。

彼問云何。計數以對。為三為七。莫有知者。雷動

風行。屈信指間。汝觀明月在我指端。

東坡禪喜

第五尊者。臨淵。抱膝而坐。神女出水中。

蠻奴受其書。頌曰。

形與道一。道無不在。天宮鬼府。奚往而礙。婉彼

奇女。躍於濤瀾。神馬尻輿。攝衣從之。

第六尊者。右手支頤。左手拈穉師子。顧視

侍者。擇瓜而剖之。頌曰。

手拈雛猊。目視瓜厭。甘芳之意。若達於面。六塵

並入心。亦徧知。即此知者。為大摩尼。

第八尊者並膝而坐。加肘其上。侍者汲水。過前。有神人涌出於地。捧盤獻寶。頌曰。爾以捨來。我以慈受。各獲其心寶。則誰有視我。如爾取與。則同我。爾福德如四方空。

第九尊者食已。撲鉢。持數珠誦呪。而坐。下有童子。構火具茶。又有埋筒注水蓮池中。者。頌曰。

第十尊者執經正坐。有仙人侍女。焚香於前。頌曰。

第七尊者臨水側坐。有龍出焉。吐珠其手中。胡人持短錫杖。蠻奴捧鉢而立。頌曰。我以道眼。爲傳法宗。爾以願力。爲護法龍。道成願滿。見佛不作。盡取玉函。以昇思邈。

第八尊者並膝而坐。加肘其上。侍者汲水。過前。有神人涌出於地。捧盤獻寶。頌曰。爾以捨來。我以慈受。各獲其心寶。則誰有視我。如爾取與。則同我。爾福德如四方空。

第九尊者食已。撲鉢。持數珠誦呪。而坐。下有童子。構火具茶。又有埋筒注水蓮池中。者。頌曰。

第十尊者執經正坐。有仙人侍女。焚香於前。頌曰。

飛仙玉潔。侍女雲眇。稽首炷香。敢問至道。我道。

大同有覺無修。豈不長生。非我所欲。

第十一尊者跌坐焚香。侍者拱手。胡人捧函而立。頌曰。

前聖後聖。相喻以言口。如布穀而意莫傳。異觀寂如。諸根自例。孰知此香。一炷千偈。

第十二尊者正坐入定。枯木中其神騰出於上。有大驪出其下。頌曰。

默坐者形空。飛者神二。俱非是孰爲此身。佛子。

何爲懷毒不已。願解此相。問誰縛爾。

第十三尊者倚杖垂足側坐。侍者捧函而立。有虎過前。有童子怖匿而竊窺之。頌曰。

是與我同。不噬其妃。一念之差。墮此鬚鬚。導師悲憫。爲爾攀歎。以爾猛烈復性不難。

第十四尊者持鈴杵正坐誦呪。侍者整衣於右。胡人橫短錫。跪坐於左。有虬一角。若仰訴者。頌曰。

身形而能而存
空身而能而存
存乎初時以
不離而會也
王腹會而自
存謂此一角
身六個人也

慧眼不能捕鼠
一日可以千里
王腹會而自
存謂此一角
身六個人也

世尊坐於此
時可即而無
覺其時也

引慈而試其
時而自能而
存謂此一角
身六個人也

彼轉而更長晚自言特角亦來身移怨存以無
言音誦無說法風止火滅無相仇者

第十五尊者須眉皆白袖手跌坐胡人拜
伏於前蠻奴手持拄杖侍者合掌而立頌
曰

聞法最先事佛亦久老然衆中是大長老薪水
井曰老矣不能摧伏魔軍不戰而勝

第十六尊者橫如意跌坐下有童子發香
東坡禪喜

篆侍者注水花盆中頌曰

盆花浮紅篆烟綠青無間無答如意自橫點瑟
既希昭琴不鼓此間有曲可歌可舞

第十七尊者臨水側坐仰觀飛鶴其一既

下集矣侍者以手拊之有童子提手藍取
果實投水中頌曰

引之浩茫與鶴皆翔藏之幽深與魚皆沉大阿
羅漢入佛三昧俯仰之間再拊海外

勤儒錄不
王腹會而自
存謂此一角
身六個人也

病在日時
恨是信人
時謂此一角
身六個人也

第十八尊者植拂支願瞠目而坐下有童
子破石榴以獻頌曰

植拂支願寂然跏趺尊者所游物之初耶聞之
於佛及吾子思名不用處是未發時

跋尾

佛滅度後閻浮提衆生剛狠自用莫肯
信入故諸賢聖皆隱不現獨以像設遺
言提引未悟而裁眉五臺廬山天台猶

東坡禪喜

出光景變異使人了然見之執家傳十

六羅漢像每設茶供則化為白乳或凝
為雪花桃李芍藥僅可指名或云羅漢

慈悲深重急於接物故多現神變儻其

然乎今於海南得此十八羅漢像以授
子由第使以時修敬遇夫婦生日輒設

供以祈年集福并以前所作頌寄之子
由以二月二十日生其婦德陽郡夫人

史氏以十一月十七日生是歲中元日

題

魚枕冠頌

瑩淨魚枕冠。細觀初何物。形氣偶相值。忽然而
爲魚不幸遭網罟。剖魚而得枕。方其得枕時。是
枕非復魚。湯火就模範。巉然冠五岳。方其爲冠
時。是冠非復枕。成壞無窮已。究竟亦非冠。假使
未變壞。送與無髮人。替導無所施。是名爲何物。
東坡禪喜一

我觀此幻身。已作露電觀。而况身外物。露電亦
無有。佛子慈闍故。願受我此冠。若見冠非冠。即
知我非我。五濁煩惱中。清淨常歡喜。

答孔子君頌

憂中投井入。半而止。出入不能。本非住處。我今
何爲自作此苦。忽然憂覺。身在床上。不知向來
本元。無井不應復作。出入住想。道無深淺。亦無
遠近。見物失空空。未嘗滅物去空現。亦未嘗生

此頌公同遠投

應當正遠作如是觀

禪戲頌

已熟之肉。無復活理。投在東坡。無礙羹釜中。有
何不可。問天下禪和子。且道是肉是素。喫得是
喫不得。是大奇大奇。一盤羹。勘破天下禪和子。

答子由頌

子由問黃蘗長老疾云。五蘊皆非四大
空。身心河嶽盡圓融。病根何處容他住。

東坡禪喜一

日夜還將藥石攻。不知黃蘗如何答。老

僧代云。

有病宜須着藥攻。寒時火燭熱時風。病根既是
無容處。藥石還同四大空。

東坡羹頌

東坡羹。蓋東坡居士所煮菜羹也。不用
魚肉五味。有自然之甘。其法以菰。若蔓
菁。若蘆。腹。若薺。皆操洗數過。去辛苦汁。

了真全在心上
着了妄相也

東坡禪喜一

先以生油少許塗釜緣。及窹盤下。菜湯中入生米爲橋。及少生薑。以油盤覆之。不得觸。觸則生油氣。至熱不除。其上置甌。炊飯如常法。盤不可遽覆。須生菜氣出盡。乃覆之。羹每沸。涌遇油。輒下。又爲盤所壓。故終不得上。不爾。羹上薄飯。則氣不得達。而飯不熟矣。飯熟。羹亦爛可食。若無菜。用瓜茄皆切破。不揉洗。入甌。

十三

熟赤豆。與粳米半爲糝。餘如煮菜法。應純道人將適廬山。求其法。以遺山中好事者。以頌問之。

甘苦常從極處回。醎酸未必是鹽梅。問師此箇天真味。根上來麼塵上來。

食豆粥頌

道人親煮豆粥大衆齊念般若。老夫試挑一口。已覺西家作馬。

本無有酒今朝
醉即自覺未明
自起也

醉僧圖頌

人生得坐且穩坐。劫劫地走覓什麼。今年且病東禪尿。明年去拽西林磨。

東坡禪喜一

十四

東坡禪喜集二
蘇軾之妻王氏名閏之字季章年四十
蘇軾之妻王氏名閏之字季章年四十
蘇軾之妻王氏名閏之字季章年四十

東坡禪喜集二

贊

如來出山相贊

頭鬚鬢耳卓朔適從何處來碧色眼有角明星
未出萬家間外道天魔皆奏樂錯不錯安得無
上菩提成等正覺

阿彌陀佛贊并序

蘇軾之妻王氏名閏之字季章年四十

東坡禪喜二

六元祐八年八月一日卒於京師臨終
之次遺言捨所受用使其子遺迨過為
盡阿彌陀佛紹聖元年六月九日像成
奉安於金陵清凉寺贊曰

佛子在時百憂繞臨行一念何由了口誦南無
阿彌陀如日出地萬國曉何況自捨所受用圓
此圖滿天日表見聞隨喜悉成佛不擇人天與
蟲鳥但當長作平等觀本無憂樂與壽夭丈六

是世西方故

金身不為大方寸千佛夫豈小此心平處是西
方閉眼便到無魔境

藥師琉璃光佛贊并引

佛弟子蘇軾與其妹德孫病久不愈其
父過母范氏供養祈禱藥師琉璃光佛
遂獲痊損其大父軾特為造畫尊像敬
拜手稽首為之頌曰

我佛出現時眾生無病惱世界悉琉璃大地皆
東坡禪喜二

藥草我今衆穉孺仰佛如翁媼面願既圓平風
末亦除掃弟子壽與德前世衲衣老敬造世尊
像壽命仗佛保

繡佛贊

凡作佛事各以所有富者以財壯者以力巧者
以技辯者以言若無所有各以其心見聞隨喜
禮拜讚嘆曾未及彼一鍼之勞而其獲報等無
有二若復緣此得度成佛則此繡者乃是導師

靜安縣君許氏繡觀音贊

太岳之裔。邑於靜安。學道求心。妙湛自觀。觀觀世音。不違顏。三年之後。心法自圓。聞思修王。如日現前。心識其容。口莫能言。發於六用。以所能傳。自手達纖。自鍼達線。爲鍼幾何。巧歷莫算。鍼若是佛。佛當千萬。若其非佛。此相曷緣。孰融此二。爲不二門。拜手敬贊。東坡老人。

應慶觀音贊

東坡禪喜二

稽首觀音。宴坐寶石。忽忽夢中。應我空寂。觀音不來。我亦不往。水在盆中。月在天。上。

傳大士贊

善慧執板。南泉作舞。借我門槌。爲君打鼓。

觀音羅漢贊十七首

并引

興國浴室院法真大師慧汶傳寶禪月

大師貫休所畫十六大阿羅漢。左朝般

郎集賢校理歐陽棐爲其女爲賦于城

者。捨所服用。裝新之。賦亦家藏。度州小孟畫觀世音。捨爲中尊。各作贊一首。爲亡者追福滅罪。

觀音贊

衆生墮入難。身心俱喪失。惟有一念在。能呼觀世音。火坑與刀山。猛獸諸毒藥。衆苦萃一身。呼者常不痛。呼者若自痛。則必不能呼。若其了不痛。何用呼。苦薩當自救。痛者不煩觀音力。衆生

東坡禪喜二

以二故。一身受衆苦。若能真不二。則是觀世音。八萬四千人。同時俱赴救。

羅漢贊

第一

正坐歛眉。扼腕立拂。問此大士。爲言爲默。默如雷霆。言如墻壁。非言非默。百祖是式。

第二

旃檀非煙。火亦無香。是從何生。俯仰在下。彈指

贊嘆善思念之。是一炷香。是天人師。

第三

我觀西方。度無量國。諸佛陀耶。在我掌握。右顧
睍然。汝則皆西。隨我所印。識道不迷。

第四

袖手不言。踟躕終日。兩眉雖舉。六用皆寂。寂不
爲身動。不爲人天作。時雨山川出雲。

第五

掌中浮圖舍利所宅。放大光明。照十方刹。橫而
藏之。了無見聞。衆所發心。與佛皆存。

第六

手中竹根。所指如意。云何不動。無意可指。食已
宴坐。便腹果然。是中空洞。以受世間。

第七

梵書旁行。俛首注視。不知有經。而况字義。佛子
云何。飽食晝眠。勤苦功用。諸佛亦然。

第八

衆生顛倒。爲物所轉。我轉是珠。以一貫萬。過現
不住。未則未來。舉珠示人。孰爲輪迴。

第九

栢子庭際。正覺妙慧。悟最上乘。了第一義。爲大
摩尼。傳難足衣。示現虛寂。端坐俛眉。

第十

半肩磨衲。爲誰緩頰。彼以誠叩。此緣問答。佛意
玄微。有覺無爲。肉眼執着。揅函捕龜。

第十一

幻體有累。法身無着。幻法兩忘。圓明寥廓。以大
願力。援諸有情。見聞悉入。真矣一真。

第十二

長江皎潔。可鑑毛髮。師心水心。一般奇絕。目寓
波中。意若擾龍。真機掣電。微妙玄通。

第十三

舊本誤作六
金正

誠特錄之

舊本誤作八
金正

似此是亂一
印訛之類

舊本誤作上
金正

誤作六

默坐無說是名妙說。月。槃。片。獻。花。開。子。結。寶。錫。
一。枝。中。含。真。機。悟。此。機。者。處。土。泉。飛。

第十四

攝衣跏趺觀此烟穗與我定香本無內外。貝葉
琅函三乘指南。胡人捧立云誰厥絨。

第十五

何去何從叩應感通如響答聲寂還空訴者
誰。衆皆有佛性去爾喚恚隨處清淨

東坡禪喜二

第十六

一般心眼兩般見解。將人我礦烹鍊沙汰。廓然
圓明。超悟上乘。示現慈悲。授諸有情。

水陸法像贊 并引

蓋聞淨明之鉢。屬屢萬口。寶積之蓋。徧
覆十方。若知法界本造於心。則雖凡夫
皆具此理。昔在梁武帝。始作水陸道
場。以十六名。盡三千界。用狹而施博。事

既知一念十六
亦多未見少者
千應

六日丁

約而理詳。後生莫知。隨世增廣。若使十

二而悉數。雖至千萬而靡周。惟我蜀人。

頗存古法。觀其像設。猶有典刑。虔召請

於三時。分上下者八位。但能起一念於

慈悲之上。自然撫四海於俯仰之間。載

敬發願心。具嚴繪事。而大檀越張侯致

禮。樂聞其事。共結勝緣。請法雲寺法涌

禪師善本。善擇其徒。修營此會。永為無

東坡禪喜二

凝之施。同守不刊之儀。載拜手稽首。各
為之贊。凡十六首。

上八位

一切常住佛陀耶衆

謂此為佛。是事理障。謂此非佛。是斷滅相。事理
既融。斷滅亦空。佛自現前。如日之中。

一切常住達摩耶衆

以意為根。是謂法塵。以佛為體。是謂法身。風止

其為物不真法
物不測

浪靜。非有別水。放為江河。滙為沼沚。

一切常住僧伽耶衆

佛既強名。法亦非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惟佛
法僧。非三非一。如雲出雨。如水現日。

一切常住大菩薩衆

神智無方。解脫無礙。以何目錄。得大自在。障盡
願滿。反於自然。無始以來。亡者復存。

一切常住大辟支迦衆

東法華經二

現無佛處。修第二乘。如日入時。膏火為燈。我說

二乘。如應病藥。敬禮辟支。即大圓覺。

一切常住大阿羅漢衆

大不可知。山隨綫移。小入無間。澡身薰持。我雖
不能。能設此供。知一切人。具此妙用。

一切五通神仙衆

孰云飛仙。高舉遶世。湛然神凝。物不疵厲。為同
為異。本自無同。契我無生。長生之宗。

又為通家註法

佛不必言
有佛性者

一切護法龍神衆

外道壞法。如刀截風。壞者既妄。護者亦空。備茲
龍神。威而不怒。示有四友。佛之禦侮。

下八位

一切官僚吏從衆

至難者君。至憂者臣。以衆生故。現宰官身。以難
為易。以憂為樂。樂兼萬人。既倍衆惡。

一切天衆

東法華經二

苦極則修。樂極則流。禍福無窮。糾纏相求。遂起
欲色。至非非想。不如一念。真發無上。

一切阿修羅衆

正念淳想。則為飛行。毫釐之差。遂墮戰爭。以此
為道。穴胸膺首。是真作家。當師子吼。

一切人衆

地獄。天宮。同一念頭。涅槃。生死。同一法性。抱實
號窮。鑽穴索空。今夕何夕。當選大雄。

實于本中珠

蓋云。一塵之
十。四。故。不。屬。力
五。地。成。佛
六。其。法。則。沒。切
不。難。也

便是佛性也

一切地獄衆

汝一念起。業火熾然。非人燔汝。乃汝自燔。觀法界性。起滅電速。知惟心造。是破地獄。

一切餓鬼衆

說食無味。涎流妄嚙。真食無火。中虛妄見。美從妄生。惡亦幻成。知幻即離。既飽且寧。

一切畜生衆

欲人不知。心則有負。此念未成。角尾已具。集我

東坡禪書二

道場。一洗濯之。盡未來劫。愧者勿爲。

一切六道外者衆

陋劣之極。蕩於聊冥。胎卵濕化。莫從而生。聞吾法音。颺起雷動。如夢覺人。不復見夢。

自海南歸。過清遠。峽寶林寺。敬贊禪月所

盡十八大阿羅漢

第一賓度羅跋羅尊者

白瓊在膝。貝多在巾。目視超然。忘經與人。面顏

百皺不受刀鋸。無心掃除。留此殘

第二迦諾迦代蹉尊者

者年何老。粲然復少。我知其心。佛雖幻笑。則非真。施此無憂。與無量

第三迦諾迦跋梨隨闍尊

揚眉注目。拊膝橫拂。問此大士。爲雷霆言。如牆壁。非言非默。百祖是

第四蘇頻陀尊者

聯耳垂肩。綺眉覆額。佛在世時。見誦經四十餘齒。時聞雷電。出一彈

第五諾矩羅尊者

善心爲男。其室法喜。背癢孰爬。有適當。輕重得宜。使與童子。能知茲

第六跋陀羅尊者

美狠惡婉。自昔所聞。不圖其輔。有極相。代衆生報。使諸佛子。具佛相

第七迦理迦尊者

佛子三毛髮。肩與須。既去其二。一則有餘。因以示衆。物無兩遂。既得無生。則無生死。

第八代闍羅弗多尊者

兩眼方用。兩手自寂。用者注經。寂者寄膝。二法相忘。亦不相損。是四句偈。在我指端。

第九戒博迦尊者

一切七日。剎那三世。何念之勤。屈指默計。屈者東坡釋喜二

已。往信者。未然。孰能住此。屈信之間。

第十半託迦尊者

垂頭沒肩。倪目注視。不知有經。而况字義。佛子云何。飽食晝眠。勤苦功用。諸佛亦然。

第十一羅恬羅尊者

面門月滿。瞳子電爛。示和猛客。作威喜觀。龍象之姿。魚鳥所驚。以是幻身。爲護法城。

第十二那迦犀那尊者

無時不行住止
以行住坐臥
謂經中迦在
不在

摩訶摩訶
皆說美家
故論諸
意同摩訶
黑而防者耶

以惡轉物。如火自焚。以信入佛。如水自濕。垂肩

捧手。爲誰虔恭。大師無德。水火無功。

第十三因揭陀尊者

捧經持珠。杖則倚肩。植杖而起。經珠乃開。不行不立。不坐不卧。問師此時。經杖何在。

第十四代那婆斯尊者

六塵既空。出入息滅。松摧石墮。路迷草合。遂獸於原。得箭亡弓。偶然汲水。忽焉相逢。

東坡釋喜二

第十五阿氏多尊者

勞我者。暫休。我者。默。如晏如岳。鮮不僻。是哀。驗它。潛臺滅明。各妍於心。得法服正。

第十六注茶半託迦尊者

以口說法。法不可說。以手示人。手去法滅。生滅之中。自然真常。是故我法。不離色聲。

第十七慶友尊者

以口誦經。以手歎法。是二道場。各自起滅。孰知

毛竅八萬四千。皆作佛事。說法熾然。

第十八賓頭盧尊者

右手持杖。左手拊右。爲手持杖。爲杖持手。宴坐石上。安以杖爲無用之用。世人莫知。

興國寺浴室院六祖畫贊一首 并序

予嘉祐初舉進士。館於興國浴室老僧德香之院。浴室之南有古屋。東西壁盡六祖像。其東刻木爲樓閣。堂宇以障之。

東坡禪喜二

十五

不見其全。而西壁三師皆神宇靖深。中空外夷。意非知是道者。不能爲此書其上。曰。蜀僧令宗筆。予初不聞宗名。而家有僞蜀待詔丘文播筆畫相似。殆不可辨。曰。宗豈師播者耶。已而問諸蜀父老。曰。文播。漢州人。第曰文曉。而令宗其異父弟。或曰。其表第也。皆善畫山水人物。竹石。其品在黃荃句龍興之間。而文播

不惟于此有得也
宛然猶見其刻

手波公以筆爲古
皆此類

不化者非且過不
化是何物

李卓吾曰
建嘉

東坡禪喜二

六

之子仁慶。尤長於花寶羽毛。蜀人趙昌所師者。予去三十一年。而中書舍人彭君器資亦館於是。予往見之。則院中人無復識予者。獨主僧惠汶蓋當時堂上侍者。然亦老矣。導予觀令宗畫。則三祖依然尚在。陰翳間。予與器資相顧太息。汶曰。嘻。去是也。何有。乃徙置所謂樓閣臺宇者。北向而出之。六祖相視如言。如

笑。如以法相授。都人聞之。觀者日衆。汶乃作欄楯以護之。而器資請予爲贊之。曰。

少林係壁。不以爲礙。彌天同輦。不以爲泰。稽首六師。昔晦今明。不去不來。何損何增。俯仰屈信。三十一年。我雖日化。其孰能遷之。

馬祖龐公真贊

南岳坐下一馬四蹄。踏殺天下。馬後復一老龐。

一口吸盡西江。天下是老師。脚。西江。即渠。僕口。不知誰踏誰殺。何緣自吸自受。

辯才大師真贊并引

予頃年嘗聞妙法於辯才老師。今見其畫像。乃以所聞者贊之。

即之浮雲無窮去之明月皆同欲知明月所在。在汝吐霧之中。

僧伽贊

東坡詩集二

十七

以見性說

盲人有眼不自知。忽然見日喜而舞。非謂日月有在亡。實自慶我眼根在。泗濱大士誰不見。而有熱視不見者。彼豈無眼業障故。以知見者皆希有。若能便作希有見。從此成佛如反掌。傳摹世間千萬億。皆自大士法身出。麻田供養東坡贊。見者無數悉成佛。

東林第一代廣慧禪師真贊

忠臣不畏死。故能立天下之大事。勇士不顧生。

却以文字起

故能立天下之大名。是人於道亦未也。特以義重而身輕。然猶所立如此。而況於出三界。了萬法。不生不老。不病不死。應物而無情者乎。堂堂德公。僧中之龍。呼吸為雲。噫欠為風。且置是事。聊觀其一戲。蓋將拈掌談笑。不起於坐。而使廬山之下。化為梵釋龍天之宮。

彌體贊

黃沙枯。彌體本是桃李面。而今不忍看。當是恨。

東坡詩集二

十八

不見紫風相鼓轉。巧色美倩盼。無師無眼。禪看便成一片。

金山長老寶覺師真贊

望之儼然。即之也溫。是惟寶覺大士之像。因是識師。是則非師。因師識道。道亦如是。

資福白長老真贊

是是是。是資福白老子。身如空。我如爾。無一事。長歡喜。東坡有。老居士。見此真。欲擬議。未開口。

以備諸贊。禪師。頭是還。不。四句。便是。是人。親指。為。月。後。此。老。婆。心。也。

自子以是起解

張明初制賦

大透

一、此五字以評
多、此字以評
一、此字以評

落第二。有一語畧相似。門如市。心如水。

淨因淨照臻老真贊

淨故能照。為照故淨。亦如是身。孰知其正。四大是假。此反為真。從古聖賢。所莫能分。視彼如此。凡賊皆子。喜甲怒乙。雖子猶賊。人方自我。物固相物。是故東坡。即此為實。

無名和尚傳贊

道無分成。佛無滅生。如影外光。孰在孰亡。如井東坡禪喜二

中空。孰虛孰盈。無名和尚。蓋名無名。

海月辨公真贊

并引

錢塘佛寺之盛。蓋甲天下。道德才智之士。與妄庸巧偽之人。雜處其間。號為難齊。故於僧職正副之外。別補都僧正一員。簿帳素牒。奔走將迎之勞。專責正副以下。而都師領畧其要。實以行解表衆而已。然亦通號為僧官。故高舉遠引。山

東坡禪喜二

二十

栖絕俗之士。不屑為之。惟清通端雅。外涉世而中遺物者。乃任其事。蓋亦難矣。予通守錢塘時。海月大師惠辯者。實在此位。神宇澄穆。不見愠喜。而縑素悅服。予固喜從之遊。時東南多事。吏治少暇。而予方年壯氣盛。不安厭官。每往見師。清坐相對。時聞一言。則百憂冰解。形神俱泰。因悟莊周所言。東郭順子之為人。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蓋師之謂也歟。一日師卧疾。使人請予入山。適有所未暇。旬餘乃往。則師之化。四日矣。遺言須予至。乃闔棺。跌坐如生。頂尚溫也。予在黃州。夢至西湖。上有大股。榜曰彌勒下生。而故人辨才海月之流。皆行道其間。師沒後二十一年。予謫居惠州。

此詩見於
法苑珠林
卷一百一
及

天竺淨惠師。屬叅寥子。以書遺予曰。檀越許與海月作真贊。久不償此願。何也。

予矍然而起。為說贊曰。

人皆趨世。出世者誰。人皆遺世。世誰為之。爰有大士。處此兩間。非濁非清。非律非禪。惟是海月。都師之式。庶復見之。衆縛自脫。我夢西湖。天宮化城。見兩天竺。宛如平生。雲坡月滿。遺像在此。誰其贊之。惟東坡子。

東坡雜言二

三十一

湔長老真贊

道與之貌。天與之形。雖同乎人。而實無情。彼真清隱。何殊丹青。日照月明。雷動風行。夫孰非幻。忽然而成。此畫清隱。可謁雨晴。

光道人真贊

海口山顴。犀顙鶴肩。定眼水止。秀眉月弦。自一而兩。至百億千。即妄而真。是真晏然。

小篆般若心經贊

即此真贊法體
會得此真贊
法體
證得此真贊
法體
此於人情而
法體

草隸用世。今千載。少而習之手所安。如舌於言。

無揀擇。終日應對。惟所問。忽然使作大小篆。如正行走。值墻壁。縱復學之。能粗通。操筆欲下。仰尋索。譬如鸚鵡學人語。所習則能。否則默。心存形聲。與點畫。何暇復求字外意。世人初不離世間。而欲學出世間法。舉足動念。皆塵垢。而以依項作禪律。禪律若可以作得。所不作處。安得禪善哉。李子小篆字。其間無篆。亦無隸。心忘其手。

東坡雜言二

三十二

手忘筆。筆自落。紙非我使。正使忽忽不少暇。條忽千百。初無難。稽首般若。多心經。請觀何處非般若。

磨衲贊

長老佛印大師了元遊京師。天子聞其名。以高麗所貢磨衲賜之。客有見而歎曰。嗚呼善哉。未曾有也。嘗試與子攝其齊衽。循其鈎絡。舉而振之。則東盡鳴夷。

此經之旨。不
論何人。不
論何處。不
論何時。不
論何事。不
論何人。不
論何處。不
論何時。不
論何事。不

無倫何人。不
論何處。不
論何時。不
論何事。不
論何人。不
論何處。不
論何時。不
論何事。不

東坡禪喜二

二十三

西及昧谷。南放交趾。北屬幽都。紛然在
吾。箴孔。綫蹊之中矣。佛印听然而笑曰。
甚矣子言之陋也。吾以法眼視之。一一。
箴孔。有無量世界。滿中衆生。所有毛竅。
所衣之衣。箴孔。綫蹊。悉爲世界。如是展
轉。經八十反。吾佛光明之所照。與吾君
聖德之所被。如以大海注一毛竅。如以
大地塞一箴孔。曾何碍夷昧谷交趾幽
都之足云乎。當知此衲。非大非小。非短
非長。非重非輕。非薄非厚。非色非空。
一切世間。折膠墮指。此衲不寒。燒石流金。
此衲不熱。五濁流浪。此衲不垢。劫火洞
然。此衲不壞。云何以有思惟心。生下劣
想。於是蜀人蘇軾。聞而贊之曰。
匣而藏之。見衲而不見師。衣而不匣。見師而不
見衲。惟師與衲。非一非兩。眇而視之。蟻。龍象

六觀堂贊
傳云一切有為
法如夢幻泡影
如露如電如雲
作如是觀也

此字應是知守

五不生不滅
不生不滅
不生不滅

六觀堂贊

東坡禪喜二

二十四

我觀衆生。念念爲人。晝不見心。夜不見身。佛言
如夢。非想非因。夢中常覺。孰爲形神。我觀衆生。
終日疑怖。土偶不然。無星礙。故佛言如幻。永離
愛惡。饑殮盡。無有是處。我觀衆生。起滅不停。
以是爲故。乃有死生。佛言如泡。泡本無成。能壞
能成。雖佛不能。我觀衆生。顛倒已久。以光爲無。
以影爲有。佛言光影。我亦舉手。從此永斷。日中
狂走。我觀衆生。同遊露中。對面不見。衣沾。衆
佛言如露。一照而通。衆者既滅。照者亦空。我觀
衆生。神通自在。於電光中。建立世界。佛言如電。
言發意會。佛與衆生。了無雜壞。垂慈老人。當作
是觀。自一至六。六生千萬。生故無窮。一故不亂。
東坡無言。孰爲此贊。

東莞資福寺老栢再生贊

生石首肯。笑松肘回。是心苟真。金石爲開。堂去

通未以也如
明事以偏文字
猶有尋思者有

栢枯其留復生此栢無我誰爲枯榮方其枯時
不枯者存一枯一榮皆方便門世人不聞瓦礫
說法今聞此栢熾然常說

羅漢贊

左手持經右手引帶爲卷爲開是義安在已讀
則卷未讀則開我無所疑其音如雷

東坡禪喜二

二十五

東坡禪喜集三目

偈

靈感觀音偈并引

無名和尚頌觀音偈

觀藏真畫布袋和尚像偈

本峰偈并引

送海印禪師偈

南屏激水偈

目三

佛心鑑偈并引

送僧應託偈并引

送壽聖聰長老偈并序

朱壽昌梁武懺贊偈并序

十二時中偈并引

無相庵偈

玉石偈

寒熱偈



戲荅佛印偈

養生偈

王晉卿前生圖偈 并引

油水偈 并引

地獄變相偈

東坡禪喜集三目

東坡禪喜集四目

銘

真相院釋迦舍利塔銘 并序

廣州東莞縣資福寺舍利塔銘 并序

南安軍長樂院新作經藏銘

大別方丈銘

寶月大師塔銘 并序

法雲寺鍾銘 并序

邵伯埭鍾銘 并序

蘇程菴銘 并序

清隱堂銘

思無邪齋銘 并序

談妙齋銘

淡軒銘

慶齋銘 并序

菩薩泉銘 并序

卓錫泉銘 并序

參寥泉銘 并序

石塔戒衣銘

大覺鼎銘

東坡禪喜集四目

東坡禪喜集五目

書後

書孫元忠所書華嚴經後

書若達所書經後

書金光明經後

書楞伽經後

金剛經跋尾

書柳子厚大鑒禪師碑後

目五

書正信和尚塔銘後

書黃魯直李氏傳後

東坡禪喜集五目

東坡禪喜集三

偈

靈感觀音偈

并引

或問居士。佛無不在。云何僧榮所常供養。觀世音像。獨稱靈感。居士答言。譬如靜夜天清無雲。我目無病。未有舉頭而不見月。今此畫像。方其畫時。工適清淨。又此僧榮。方供養時。秉心端嚴。不入諸

東坡禪喜三

相。無有我人。眾生壽者。則觀世音。廓然自現。爾時居士。作此言已。心開形解。隨其所得。而說偈言。

夫物芸芸。各升其英。為天蒼蒼。為日月星。無在不在。容光則明。矧我大士。淵兮淨神。妙湛生光。積光為形。亭亭空中。塵所倚憑。眷此幻身。如鬼如珉。生則圓物。軒昂權衡。地所不載。而能空行。滅則蕩空。附離四生。不可控搏。矧此亭亭。涕淚

請救。搏頰頓縷。如月下照。著心寒清。不因修為。得法眼淨。碎身微塵。莫報聖靈。

無名和尚頌觀音偈

我觀諸佛及菩薩。皆以六塵作佛事。雖有妙智。如觀音根性。亦自聞思復。佛子流浪無始劫。未空言語文字性。譬如多財石季倫。知財為害不早散。手揮金寶棄溝壑。不如施與貧病者。紫鬘三百五十珠。持與觀音作纓絡。

東坡禪喜三

觀藏真畫布袋和尚像偈

拄杖指天。布袋着地。掉却數珠。好一覺睡。

木峯偈

元豐七年。臘月朔日。東坡居士過臨淮。

謁普照王塔。過襄師房。觀所藏佛骨舍利。捨山木一峯。供養。乃說偈言。

杌然無根。生意永斷。劫火洞然。為君作炭。

送海印禪師偈

并引

別今此偈。本有
念觀世音。對云
為不轉語。曰願
得安穩。何須數
珠。指天着地。皆
是禪處。

可以觀心
生
平身心
五聖舍四居士
異有過者也

海印禪師紀公將赴襄肩往別太子少保趙公于三衢公以三詩贈行復枉道過軾於齊安亦求一偈公以元臣大老功成而歸軾以非才竊祿得罪而去禪師道眼了無分別通知法界海慧照了萬殊大小縱橫不相留礙
直從巴峽逢僧晏道到東坡別紀公當時半破
襄肩月還在平羌江水中
東坡禪喜三

請以此偈附於三詩之末

南屏激水偈

水激之高如所從來屈信相報報盡而止止不失平於以觀法

佛心鑑偈并引

軾第三子通著烏銅鑑圓徑數寸光明洞徹元豐八年十一月二日游登州延洪禪院院僧文恭方造釋迦文佛像乃

捨為佛心鑑且說偈曰

鑑中面像熟時矣無我無造無受者心花發明照十方還度如是常沙衆

送僧應託偈并引

蘇壽明巢穀僧應託與東坡居士皆眉人也會於黃岡將之廬山作偈送之

一般口眼兩般腸肚認取鄉人聞早歸去

送壽聖聰長老偈并序

東坡禪喜三

佛說作止任滅是謂四病如我所說亦是諸佛四妙法門我今亦作亦止亦任亦滅滅則無作作則無止止則無任任則無滅是四法門更相掃除火出木盡灰飛煙滅如佛所說不作不止不任不滅是則滅病否即任病如我所說亦作亦止亦任亦滅是則作病否即止病我與佛說既同是法亦同是病昔維摩詰

本是真諦却是
排才

又曰通

李卓吾曰

默然無語以對文殊而舍利弗亦復默然以對天女此二人者有何差別我以是知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時長老聽師自筴來黃復歸於筴東坡居士爲說偈言。

珍重壽聖師。聽我送行偈。願聞諸有情。不斷一切法。人言眼睛上一物不可住。我謂如虛空。何物住不得。我亦非然我。而不然彼義。然則兩皆然。否則無然者。

東坡禪喜三

五

朱壽昌梁武懺贊偈

并序

我觀世間諸得道者。多因苦惱。苦惱之極。無所告訴。則呼父母。父母不聞。仰而呼天。天不能救。則當歸命於佛。世尊佛以大悲方便開示。令知諸苦。以愛爲本。得愛則喜。犯愛則怒。失愛則悲。傷愛則懼。而此愛根。何所從生。展轉觀察。愛盡

苦滅得安樂處。諸佛亦言。愛別離苦。父

母離別。其苦無量。於離別中。生離最苦。

有大長者曰朱壽昌。生及七歲。而母捨

去。長大懷思。涕泣追求。刺血寫經。禮佛

懺悔四十餘年。乃見其母。念報佛恩。欲

度衆苦。觀諸教門。切近周至。莫如梁武

所說懺悔。文既繁重。旨亦淵秘。一切衆

生。有不能了。乃以韻語。諧諸音律。使一

東坡禪喜三

六

切人歌咏。讚歎獲福無量。時有居士蜀

人蘇軾。見聞隨喜。而說偈曰。

長者失母常自念言。母本生我。我生母去。有我

無母。不如無我。誓以此身。出生入死。母若不見

我。亦隨盡。在衆人中。猶如狂人。終日皇皇。四十

餘年。乃見其母。我初不記。母之長短。大小肥瘠。

云何一見。便知是母。母子天性自然。冥契如磁

石。鍼不謀而合。我未見母。不求何獲。既見母已。

白香山詩

大德寺喻

傳印本傷見後
紀事

王理亦四折
開林如小兒
下旋難移

七年復相見京師。出此書。茫然如夢中語也。

戲荅佛印偈

百千燈作一燈光。盡是恒沙妙法王。是故東坡不敢惜。借君四大作禪床。

養生偈

閑邪存誠。練氣養精。一存一明。一練一清。清明乃極。丹元乃生。坎離乃交。梨棗乃成。中夜危坐。東坡禪喜三。

服此四藥。一藥一至。到極則處。幾費千息。閑之廓然。存之卓然。養之郁然。煉之赫然。守之以一成之。以久功在一日。何遲之有。

易曰。閑邪存其誠。詳味此字。知邪中有誠。無非邪者。閑亦邪也。至於無所閑。乃見其誠者。幻滅滅故。非幻不滅。

王晉卿前生圖偈并引

王晉卿得破墨三昧。又嘗問祖師第一。

此燈喻人人
隨得

如此點破定字
以非指非非指

指得切也

義故盡那和璞。房次律論前生圖以寄其高趣。東坡居士既作破琴詩。記夢異矣。復說偈言。

前夢後夢真是一。此幻彼幻非有二。正好長松水石間。更憶前身後身事。

油水偈并引

熙寧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元叔設食嘉祐。謁長老觀佛牙。趙郡蘇某為之偈曰。

水在油中見火則起。油水相搏。水去油住。湛然光明。不知有火在火能定。內外爭故。若不經火。油水同定。非真定。故見火復起。

地獄變相偈

我聞吳道子。初作鄭都變。都人懼罪業。兩月罷屠宰。此盡無實相。筆墨假合成。譬如說食飽。何從生怖汗。乃知法界性。一切惟心造。若人了此言。地獄自破碎。

東坡禪喜集四

銘

真相院釋迦舍利塔銘 并序

洞庭之南有阿育王塔分葬釋迦如來舍利嘗有作大施會出而浴之者縑素傳捧涕泣作禮有比丘竊取其三色如含桃大如薏苡將置之他方為衆生福田久而不能以授白衣方子明元豐三

東坡禪喜四

年軾之第轍謫官高安子明以畀之七年軾自齊安恩徒臨汝過而見之八年移守文登召為尚書禮部郎過濟南長清真相院僧法泰方為塲塔十有三層雙峙蟠固人天鬼神所共瞻仰而未有以葬軾默念曰予第所寶釋迦舍利意將止於此耶昔余先君文安主簿贈中大夫諱洵先夫人武昌大君程氏皆性

仁行廉崇信三寶捐館之日追述遺意

捨所愛作佛事雖力有所止而志則無盡自頃憂患屢而不舉將二十年矣復廣前事庶幾在此泰聞踴躍明年來請於京師探篋中得金壹兩銀陸兩使歸求之衆人以具棺槨銘曰

如來法身無有邊化為丈六示人天備哉有形斯有年紫金光聚飛為烟惟有堅固百億千輪

東坡禪喜四

王阿育願力堅役使空界鬼與仙分置衆刹莫山川棺槨十襲闕精圓神光晝夜發層顛誰其取此智且權佛身普現衆目前昏者坐受遠近還冥行黑月墮坎泉分身來化會有緣流轉至此誰使然并包齊魯窮海壖懽得柔淑冥愚賢願持此福達我先生生世世離垢纏

廣州東莞縣資福寺舍利塔銘 并序

自有生人以來人之所為見於世者何

可勝道其鼓舞天下經緯萬世有偉於造物者矣。考其所從生實出於一念幾乎大哉是念也物復有烈於此者乎。是以古之真人以心爲法自一身至一世界自一世界至百千萬億世界於屈信臂頃作百千萬億變如佛所言皆真實語無可疑者。至於持身厲行練精或乘風而仙或解形而去使枯槁之餘

化爲金玉時出光景以作佛事者則多有矣。其見伏去來皆有時會非偶然者予在惠州或示予以古舍利狀若覆瓦圓徑五寸高三寸重一斤一兩外密而中疎其理如芭蕉舍利生其中無數五色具意必真人大士之遺體蓋腦之在顱中顱亡而腦存者予曰是當以施僧與衆共之藏私家非是其人難之適有

後身何以多緣
似見前物

李卓吾曰事奇

東莞資福長老祖堂來惠州見而請之曰吾方建五百羅漢閣壯麗甲於南海舍利當栖我閣上則以犀帶易之有自京師至者得古玉璧試取以薦舍利若合符契堂喜遂并壁持去曰吾當以金銀琉璃爲舉堵波置閣上銘曰

真人大士何所修心精妙明含九州此身性海一浮漚委脫如遺不自收戒光定力相烝休結

爲寶珠散若旒流行四方獨此留希犀微矣何足酬壁來萬里堵相投我非予堂堂非求共作佛事知誰由瑞光一起三千秋永照南海通羅浮

南安軍常樂院新作經藏銘

佛以一口而說千法千佛千口則爲幾說我法不然非千非一如百千燈共照一室雖各徧滿不相壞雜蓋爾學者云何覽閱自非正眼表裡

洞達已發將受則相陵奪惟回屢空無所不悅
是名耳順亦號莫逆以此轉經有轉無竭道人
山居僻介楚越常樂我靜一食破衲達磨耶藏
勤苦建設我無一錢檀波羅蜜施此法水以灌
爾駛

大別方丈銘

閉目而視目之所見冥蒙蒙掩耳而聽耳之
所聞隱隱隆隆耳目雖廢見聞不斷以搖其中

東坡解書四

五

孰能開目而未嘗視如鑑寫容孰能傾耳而未
嘗聽如穴受風不視而見不聽而聞根在塵空
湛然虛明遍照十方地獄天堂蹈冒水火出入
金石無往不通我觀大別三門之外大江方東
東西萬里千溪百谷為江所同我觀大別方丈
之內一燈常紅門門不開光出於隙眸如長虹
問何為然笑而不答寄之盲聾但見屢然秀眉
月面純漆點瞳我作銘詩相其水魚與其鼓鐘

此銘開目而未嘗視如鑑寫容孰能傾耳而未嘗聽如穴受風不視而見不聽而聞根在塵空湛然虛明遍照十方地獄天堂蹈冒水火出入金石無往不通我觀大別三門之外大江方東東西萬里千溪百谷為江所同我觀大別方丈之內一燈常紅門門不開光出於隙眸如長虹問何為然笑而不答寄之盲聾但見屢然秀眉月面純漆點瞳我作銘詩相其水魚與其鼓鐘

寶月大師塔銘并序

寶月大師惟簡字宗可姓蘇氏眉山人
於余為無服兄九歲事成都中和勝相
院慧悟大師十九得度二十九賜紫三
十六賜號其同門友文雅大師惟度為
成都都僧統所治萬餘人鞭笞不用中
外肅服度博學通古今善為詩至於持
律總眾酬酢事物則師密相之也凡三

東坡解書四

六

十餘年人莫知其出於師者師清亮敏
達綜練萬事端身以律物勞已以裕人
人皆高其才服其心凡所欲為起成之
更新其精舍之在成都與郫者凡二百
七十三間經藏一盧舍那阿彌陀彌勒
大悲像四等橋二十七皆談笑而成其
堅緻可支一世師於佛事雖若有為譬
之農夫畦而種之待其自成不數數然

乃真有為

也。故余嘗以爲修三摩鉢提者。獨守與使者。皆一時名公卿。人人與師善。然師嘗罕見寡言。務自却遠。蓋不可得而親疎者。喜施藥。所活不可勝數。少時。瘡黑如梵僧。既老而替。若復少者。或曰。是有陰德發於面。壽未可涯也。紹聖二年六月九日。始得微疾。卽以書告於往來者。教其子孫。皆佛法大事。無一語私其身。

東坡解喜四

七

至二十二日。集其徒。問曰。蚤莫。及辰曰。吾行矣。遂化。年八十四。是月二十六日。歸骨於城東智福院之壽塔。弟子三人。海慧大師。士稱先亡。次士隆。次紹賢。爲成都副僧統。孫十四人。悟遷。悟清。悟文。悟真。悟緣。悟深。悟微。悟開。悟通。悟誠。悟益。悟權。悟緘。曾孫三人。法舟。法榮。法源。以家法嚴。故多有聞者。師少與蜀人張

士人止十

隱居少惠。吾先君宗師亦深知之。曰。此子才用不減澄觀。若事當有立於世。爲僧亦無出其右者。已而果然。余請居惠州。舟實來請銘。銘曰。

大師寶月。可字簡名。出越郡。蘇東坡之兄。自少潔齊。老而彌剛。領袖萬僧。名聞四方。壽八十四。臘六十五。瑩然摩尼。歸於真土。錦城之東。松栢森森。子孫如林。蔽布其陰。

東坡解喜四

法雲寺鐘銘并序

元豐七年十月。有詔大長老圓通禪師法秀。住法雲寺。寺成而未有鐘。大檀越駙馬都尉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張敦禮。與真國大長公主唱之。從而和者若干人。元祐元年四月。鐘成萬斤。東坡居士蘇軾爲之銘曰。

有鐘誰爲撞。有鐘誰撞之。三合云。爲期所聞。

東坡解喜四

爲五關一不可得。汝則安能聞。汝聞竟安在耳。視目可聽。當知所聞者。鳴寂寂時。鳴大圓空中。師獨處高廣座。居士無所著。人引非引人。二俱無所說。而說無說法。法法雖無盡。聞則應曰三。汝應如是聞。不應如是聽。

邵伯康銘 并序

邵伯康之東寺僧子康募千人爲千斤銅鐘蜀人蘇軾爲之銘曰

東坡禪喜四

無量智慧火燒此無明銅。戒定以爲模。鑄成無漏鐘。以汝平等手。執彼慈悲棒。聲從無有出。過清無邊空。

蘇程庵銘 并序

程公菴南華長老辦公爲吾表弟程德孺作也。吾南遷過之。更其名曰蘇程。且銘之曰

辨作庵。寶林南程取之。不爲貪蘇後到。住者三

蘇既住程則去。一彈指二世具。如我說無是處。百千燈同一光。一塵中兩道場。齊說法。不相妨。本無通安有礙。程不去蘇亦在各徧滿無雜壞。

清隱堂銘

已去清隱而老崇慶崇慶亦非何者爲正清者其行隱者其言非彼非此亦非中間在清隱時念念不住今者何人補清隱處八萬四千切大洞然但隨他去何處不然

東坡禪喜四

思無邪齋銘 并序

東坡居士問法于子由。子由報以佛語曰。本覺必明。無明明覺。居士欣然有得于孔子之言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夫有思皆邪也。無思則土木也。吾何自得道。其唯有思而無所思乎。於是幅巾危坐。終日不言。明目直視。而無所見。攝心正念。而無所覺。于是得道。乃

大患緣有身無身則無病廓然自圓明鏡鏡非我鏡如以水洗水二水同一淨浩然天地間唯我獨也正

談妙齋銘

南華長老端靜簡潔浮雲掃盡但掛孤月吾宗伯同通亮英發大主不琢天驥超絕室空無有獨設一榻空毘耶城奔走竭蹶二士共談必說東坡禪喜四

妙法彈指下偈卒無所說有言皆幻無起不滅問我何爲鏤冰琢雪人人造語一一說法孰知東坡非問非答

淡軒銘

以船撐船船不行以鼓打鼓鼓不鳴于欲察味而辨色何不坐于淡軒之上出淡語以問淡叟則味自味而色自形吾然後知淡叟之不淡蓋將盡口服之變而起無窮之爭其自謂叢林之

故自說夢筆法
是似亦同

一害豈虛名也哉

夢齋銘并序

至人無夢或曰高宗武王孔子皆夢佛亦夢夢不異覺覺不異夢夢即是覺覺即是夢此其所以爲無夢也與衛玠問夢于樂廣廣對以想曰形神不接而夢此豈想哉對曰因也或問因之說東坡居士曰世入之心因塵而有未嘗獨立

也塵之生滅無一念住夢覺之間塵塵相授數傳之後失其本矣則以爲形神不接豈非因乎人有牧羊而寢者因羊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遂夢由蓋鼓吹身爲王公夫牧羊之與王公亦遠矣想之所因豈足怪乎居士始與芝相識于夢中且以所夢求而得之今二十四年矣而五見之每見輒相視而

笑不知是處之爲何方。今日之爲何日。我爾之爲何人也。題其所寓室曰夢齋。而于由爲之銘曰。

法身充滿處處皆一幻身虛妄所至非實我觀世人生非實中以寤爲正以寐爲憂忽寐所遇執寤所遺積執成堅如丘山高若見法身寤寐皆非知其皆非寤寐無爲遊遊四方齋則不還南北東西法身本然

東坡禪喜四

十三

菩薩泉銘

并序

陶侃爲廣州刺史有漁父每夕見神光海上以白侃侃使迹之得金像視其款識阿育王所鑄文殊師利像也初送武昌寒溪寺及侃遷荊州欲以像行人力不能動益以牛車三十乘乃能至船船復沒遂以還寺其後惠遠法師迎像歸廬山了無艱礙山中世以二僧守之會

佛之伏見大正國錄

此與題先在見時之或亦同一換括也

昌中詔毀天下寺二僧藏像錦繡谷北

釋教復興求像不可得而谷中至今有

光景往往發見如我眉五臺所見蓋遠

師文集載處士張文逸之文及山中父

老所傳如此今寒溪少西數百步別爲

西山寺有泉出于巖竇間色白而甘號

菩薩泉人莫知其本末建昌李常謂余

豈昔像之所在乎且屬余爲銘銘曰

東坡禪喜四

十四

像在廬阜宵光屬天旦朝視之寥寥空山誰謂

寒溪尚有斯泉盍往鑒之文殊了然

卓錫泉銘

并序

六祖初住曹溪卓錫泉湧清涼滑甘瞻足大衆逮今數百年矣或時小竭則衆汲于山下今長老辨公住山四歲泉日涌溢聞知嗟異爲作銘曰

祖師無心心外無學有來扣者雲涌泉落問何

此泉其味甘
清而冽
參寥子之
志也

李卓吾曰
此泉其味甘
清而冽

此泉其味甘
清而冽
參寥子之
志也

從來初無所從。若有從處。來則有窮。初住南華。集衆須水。水性融會。豈有無理。引錫指名。寒泉自冽。衆渴得飲。如我說法。云何至今。有溢有枯。泉無溢枯。蓋其人乎。辯來四年。泉水洋洋。烹煮濯漑。飲及牛竿。手不病汲。肩不病負。匏勺瓦甕。莫知其故。我不求水。水則許我。訊于祖師。其亦可哉。

參寥泉銘 并序

東坡禪喜四

十五

予謫居黃。參寥子不遠數千里。從予于東城。留暮年。嘗與同遊武昌之西山。夢相與賦詩。有寒食清明。石泉槐火之句。語甚美。而不知其所謂。其後七年。予出守錢塘。參寥子在焉。明年。卜智果精舍居之。又明年。新居成。而予以寒食去郡。實來告行。舍下舊有泉。出石間。是月又鑿石得泉。加列。參寥子櫛新茶。爨火煮。

可以見人之心
矣

泉而淪之。笑曰。是見于夢九年。衛公之為靈也久矣。坐人皆悵然。太息有知命無求之意。乃名之參寥泉。為之銘曰。

在天雨露。在地江湖。皆我四大。滋相所濡。佛哉參寥。彈指八極。退守斯泉。一謙四益。予晚聞道。夢幻是身。真卽是夢。夢卽是真。石泉槐火。九年而信。夫求何伸。實契汝神。

石塔戒衣銘

東坡禪喜四

十六

石塔得三昧。初從戒定入。是故常寶護。登壇受戒衣。吾聞得道人。一物亦不留。云何此法衣。補緝成百衲。諸法念已逝。此衣非昔衣。此法非生滅。衣亦無壞者。振此無塵衣。洗此無垢人。壞則隨他去。是故終不壞。

大覺鼎銘

樂全先生。遺我鼎。我復以餉大覺老禪。在昔宋魯。取之以兵。書曰。師出以名。樂全東坡。

予之以義書曰大覺之鼎以名從龍挹山之泉烹以其薪為苦為甘谷爾學人

東坡禪喜集四

十七

此項以四錄前
題雖人多難重
上如佛之於
若有若無山分
遠不遠云

六出奇事

此與龍友等語
律錄非奉親說
吟也然亦以佛
力能友親乎

東坡禪喜集五

書後

書孫元忠所書華嚴經後

余聞世間凡富貴人及諸天龍鬼神具大威力者修無上道難造種種福業易所發菩提心旋發旋忘如飽滿人厭棄飲食所作福業舉意便成如一滴水流入世間即為江河是故佛說此等真可畏怖一念差失萬劫墮壞一切龍服地東坡禪喜五

行天飛佛在依佛佛滅依僧皆以是故維鎮陽平山二龍靈變莫測常依覺實二大比丘有大檀越孫溫靖公實能致龍與相賓友曰雨曰霽惟公所欲公之與此二大比丘及此二龍必同事佛皆受佛記故能于未來世各以願力而作佛事觀公素疏本欲為龍作廟又恐血食與龍增業故止乞度僧以奉祠宇公之愛龍如愛其身極令作福不令造業若推此心以及世間持

李卓吾曰此
王龍谷所造
又曰就字來
解

此書法即此
王龍谷所造
又曰就字來
解

物如我待我如物。予知此人與佛無二。覺既圓寂。公亦棄世。其于元忠。為公親書華嚴經八十卷。累萬字。無有一點一畫見怠。憶相。人能攝心一念專靜。便有無量應感。而元忠此心盡八十八卷終始。若一予知諸佛悉已見聞。若以此經置此山中。則公與二士若龍。在在處處皆當相見。共度衆生。無有窮盡。而元忠與予亦當與焉。

書若造所書經後

東坡禪書五

懷楚比丘示我若造所書二經。經為幾品。品為幾偈。偈為幾句。句為幾字。字為幾畫。其數無量。而此字畫平等若一。無有高低輕重大小。云何能一以忘我。故若不忘我。一畫之中。已現二相。而况多畫如海上沙。是誰磨。自然勻平。無有處細如空中雨。是誰灑。自然蕭散。無有疎密。客爾楚造若能一念了是法門。于剎那頃。轉八十轉。無有忘失。一句一偈。東坡居士說是法已。

復還其經

書金光明經後

軾之幼子過。其母同安郡君王氏。誦聞之。字季章。享年四十有六。以元祐八年八月一日卒於京師。殯于城西惠濟院。適未免喪。而從軾還于惠州。日以遠去。其母之殯為恨也。念將祥除。無以申罔極之痛。故親書金光明經四卷。手自裝治。送虔州崇慶禪院新經藏中。欲以資其母之往生也。泣而言于軾曰。書經之勞役矣。不足以望豐報。要當口誦而心通。手書而身履之。乃能感通佛祖。升濟神明。而小子愚冥。不知此經皆真實語耶。抑寓言也。當云何見。云何行。軾曰。善哉。問也。吾嘗聞之張文定公安道曰。佛乘無大小。言亦非虛實。願我所見如何耳。萬法一致也。我若有見。寓言即是實語。若無所見。實寓皆非。故楞嚴經云。若一衆生未成佛。終不于此取涅槃。

東坡禪書五

此書法即此
王龍谷所造
又曰就字來
解

若諸菩薩急于度人。不急於成佛。盡三界衆生皆成佛已。我乃涅槃。若諸菩薩覺知此身無始以來。皆衆生相。寬親拒受。內外障護。卽卵生相。壞彼成此。損人益已。卽胎生相。愛染留連。附記有無。卽濕生相。一切幻變。爲已主宰。卽化生相。此四衆生相者。與我流轉。不覺不知。勤苦修行。幻力成就。則此四相。仗我諸根。爲涅槃相。以此成佛無有是處。此二菩薩。皆是正見。乃知佛語。

東坡禪喜五

非寓非實。今汝若能爲流水長者。以大願力。象取無礙法水。以救汝流浪渴涸之魚。又能觀諸世間。雖甚可愛。而虛幻無實。終非我有者。汝卽捨離。如薩埵王子捨身。雖甚可惡。而業所驅迫。深可憐憫者。汝卽布施。如薩埵王子施虎行。此捨施。如饑就食。如渴求飲。則道可得。佛可成。母可拔也。過拜稽首。願書其末。紹聖二年八月一日。

今世請地達少
年揚公高說自
謂上卷曰坐此

書楞伽經後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先佛所說。微妙第一。其義了義。故謂之佛語心品。祖師達磨以付闍維曰。吾觀震旦所有經教。惟楞伽四卷。可以印心。祖祖相受。以爲心法。如醫之有難經。句句皆難。字字皆法。後世達者。神而明之。如槃走珠。如珠走槃。無不可者。若出新意。而棄舊學。以爲無用。非愚無知。則狂而已。近歲學者。各宗其師。務從簡

東坡禪喜五

五

便得一句一偈。自謂了證。至使婦人孺子。授掌嬉笑。爭譚禪悅。高者爲名。下者爲利。餘衆來施。無所不至。而佛法微矣。譬如俚俗醫師。不由經論。直授方藥。以之療病。非不或中。至于遇病。輒應懸斷。死生。則與知經學古者。不可同日語矣。世人徒見其有一至之功。或捷于古人。因謂難經不學而可。豈不誤哉。楞伽義趣幽隱。文字簡古。讀者或不能句而兄遺文。以得義忘義。以了

心者。此其所以寂寥于世。幾廢而僅存也。太
子太保樂全先生張公安道。以廣大心得清淨
覺。慶曆中嘗為滁州。至一僧舍。偶見此經。入手
悅然。如獲舊物。開卷未終。夙障冰解。細視筆畫
手迹宛然。悲喜太息。從是悟入。常以經首四偈
發明心要。載游于公之門三十年矣。今年二月
過南都。見公於私第。公時年七十九。幻滅都盡。
慈光渾圓。而執亦老于憂患。百念灰冷。公以為

東坡解書五

六

可教者。乃授此經。且以錢三十萬。使印施于江
淮間。而金山長老佛印大師了元曰。印施有盡
若書而刻之。則無盡。執乃為書之。而元使其持
者曉機。庭錢塘。求善工刻之板。遂以為金山常
住。元豐八年九月日。朝奉郎新差知登州軍州
兼管內勸農事騎都尉借緋蘇軾書。

金剛經跋尾

聞昔有人受持諸經。攝心專妙。常以手指作提

又奇

王聖俞曰。此
神密光。修佛好
存心。故有文詞
以藥之。然上說
直切事

筆狀於虛空中。為諸經法。是人去後。此經猶
自然嚴淨。雨不能濕。凡見聞者。莫不贊嘆。此希
有事。有一比丘。獨拈掌言。惜此藏經。止有半藏。
乃知此法。有一念在。即為塵勞。而况可以擊求
色見。今此長者譚君文初。以念親故。示入諸相。
取黃金屑。書金剛經。以四句偈悟入本心。灌流
諸根。六塵清淨。方此之時。不見有經。而况其字
字不可見。何者。為金。我觀譚君。孝慈忠信。內行

東坡解書五

七

純備。以是眾善莊嚴此經。色相之外。炳然燦發。
諸世間眼。不具正見。使此經法。缺陷不全。是故
我說。應如是見。東坡居士。說是法已。復還其經。
書柳子厚大鑒禪師碑後

釋迦以文教其譯于中國。必託于儒之能言者。
然後傳達。故大乘諸經。至楞嚴。則委曲精盡。歷
妙獨出者。以房融筆授故也。柳子厚南遷。始究
佛法。作尊路南嶽諸碑。妙絕古今。而南華今無

刻石者其老重難飾。備釋衆疑。道學純備。以相
傳。唐至今。頌述祖師者多矣。未有過黃顓。王如
子厚者。蓋推本其言。與孟柯氏合。其可不號學
者。晝見而夜誦之。故具石請予書其文。唐史元
和中。馬總自虔州刺史遷南安都護。從桂管經
畧觀察使。入爲刑部侍郎。今以碑考之。蓋自南
安遷南海。非桂管也。韓退之祭馬公文。亦云自
交州抗節番禺。曹谿謚號。決非桂帥所當請。以

東坡禪喜五

是知唐史之誤。當以碑爲正。紹聖二年六月九
日。

書正信和尚塔銘後

太安楊氏世出名僧。正信表公兄第三人。其一
曰仁慶。故眉僧。其一日元俊。故極樂院主。今太
安治平院也。皆有高行。而表公行解超然。晚以
靜覺。三人皆與吾先大父職方公吾先君中大
夫遊相善也。臨寧初。執以服除。將入朝。表公適

佛黃

了知未未

佛黃
明結是無
從湯未
陶名書曰
從蓮華會

身見未

臥病入室告別。霜髮寸餘。目光瞭然。骨聳出如
盤。須苦提像。可畏也。執盤桓不忍去。表曰。行矣。
何處不相見。執曰。公能不遠千里相從乎。表笑
曰。佛言。生正信家。千里從公。無不可者。然吾蓋
未也。已而果無恙。至六年。乃寂。是歲執在錢塘。
表若告別者。又十五年。其徒法用以其所作
偈頌及塔記相示。乃書其末。

書黃魯直李氏傳後

東坡禪喜五

九

無所厭離。何從出世。無所欣慕。何從入道。欣慕
之。至。亡。子。見。父。厭離之。極。燐。鷄。出。湯。不。極。不。至。
心。地。不。淨。如。飯。中。沙。與。飯。皆。熟。若。不。含。糊。與。飯
俱。噉。卽。須。吐。出。與。沙。俱。棄。善。哉。佛。子。作。清。淨。飯。
淘。米。去。沙。終。不。能。盡。不。如。卽。用。本。所。自。種。元。無
沙。米。此。米。無。沙。亦。不。受。沙。非。不。受。也。無。受。處。故
上。舍。命。曰。道。中。不。涉。諸。趣。而。趣。乃。以。入。道。此。爲。中。人。以。下。方。便。說。法。
在。上。乘。則。不。滿。也。

東坡禪喜集六目

記

大悲閣記

勝相院經藏記

虔州崇慶禪院新經藏記

廣州資福寺羅漢閣碑記

薦誠禪院五百羅漢記

應夢羅漢記

目六

黃州安國寺記

方丈記

南華長老題名記

觀妙堂記

法雲寺禮拜石記

靜常齋記

清風閣記

四菩薩閣記



大悲閣記

目六

東坡禪喜集六目

東坡禪喜集七目

序

送錢塘僧思聰歸孤山序

目七

東坡禪喜集七目

東坡禪喜集八目

傳

僧圓澤傳

目八

東坡禪喜集八目

東坡禪喜集九目

文

南華長老重辯師逸事

祭龍井辯才文

拾銅龜子文

目九

東坡禪喜集九目

東坡禪喜集十目

疏

清淨慈法誦禪師入都疏

重請戒長老住石塔疏

目十

東坡禪喜集十目

東坡禪喜集六

記

大悲闍記

防不覺曰是禪嚴入康公所一既注就其易
無思心一既注顯長以助破此處便兩院此

大悲者觀世音之變也。觀世音由聞而覺。始於
聞而能無所聞。始於無所聞而能無所不聞。能
無所聞雖無身可也。能無所不聞雖千萬億身
可也。而況下手與目乎。雖然非無身無以舉千
萬億身之衆。非千萬億身無所示無身之至。故

東坡禪喜六

散而為千萬億身。聚而為八萬四千母陀羅臂。
入萬四千清淨寶目。其道一爾。王野命曰佛引八人爭吾頭髮不可勝數。而身毛孔亦不可勝數。牽一
髮而頭為之動。拔一毛而身為之變。然則髮皆
吾頭而毛孔皆吾身也。彼皆吾頭而不能為頭
之用。彼皆吾身而不能具身之智。則物有以亂
之矣。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手執剗。目數
飛騰而耳節鳴鼓。首肯旁人而足識梯級。雖有

種蓮慈曰口起
與七地無異於
明能無言出更
不覺有利於

東坡禪喜六

智者有所不暇矣。而況千手異執而千目各視
乎。及吾燕坐寂然。心念寂然。湛然如大明鏡。人
見鳥獸。雜陳手吾前。色聲香味。交達乎吾體。心
雖不起而物無不接。接必有道。即千手之出。千
目之運。雖未可得見而理則具矣。彼佛菩薩亦
然。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遍河沙諸國。非
有他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而何獨
疑于大悲乎。成都西南大都會也。佛事寂勝。而
大悲之像未睹其傑。有法師敏行者。能讀內外
教。博通其義。欲以如幻三昧為一方首。乃以大
旃檀作菩薩像。端嚴妙麗。具慈愍性。手臂錯出
開合捧執。指彈摩拈。千態具備。手各有目。無妄
舉者。復作大閣以覆菩薩。雄偉壯峙。上與像稱。
都人作禮。因敬生悟。余游于四方。二十餘年矣。
雖未得歸而想見其處。敏行使其徒法震乞文。
為道其所以然者。且頌之曰。

等如言

二心可謂萬事
之不一也

錢公言
是佛

王聖俞言
聖賢之理
是佛

吾觀世間人。兩目兩手臂。物至不能應。狂惑失

所措。其有欲應者。顛倒作思慮。思慮非真實。無

異無手目。菩薩千手目。與一手目同。物至心亦

至。曾不作思慮。隨其所當應。無不得其當。引弓

挾白羽。劍盾諸械。經卷及香華。盂水青楊枝。

珊瑚大寶炬。白拂朱藤杖。所遇無不執。所執無

有疑。緣何得無疑。以我無心故。若猶有心者。千

手當千心。一人而千心。內自相攫攘。何暇能應。

東坡禪喜六

三

物。千手無一心。手手得其處。稽首大悲尊。願度

一切衆。皆證無心法。皆具千手目。

勝相院經藏記

元豐三年。歲在庚申。有大比丘。惟簡。號曰寶月。

修行如幻三摩鉢提。在蜀成都大聖慈寺故中。

和院。賜名勝相。以無量寶黃金。丹砂琉璃真珠。

旛檀栴香。莊嚴佛語及菩薩語。作大寶藏。湧起

于海。有大天龍。背負而出。及諸小龍。糾結環繞。

又曰佛教惟欲
坐于蓮華不來
而或借莊嚴色
相以顯其妙此
記受彼法中語
全似

諸化菩薩。及護法神。鎮守其門。天魔鬼神。各執

其物。以禦不祥。是諸衆寶。及諸佛子。光色聲香。

自相磨激。璀璨芳郁。玲瓏宛轉。生出諸相。變化

無窮。不假言語。自然顯見。苦空無我。無量妙義。

凡見聞者。隨其根性。各有所得。如衆飢人。入于

太倉。雖未得食。已有飽意。又如病人。遊于藥市。

聞衆藥香。病自衰減。更能取米。作無碍飯。恣食

取飽。自然不飢。又能取藥。以療衆病。衆病有盡。

東坡禪喜六

四

而藥無窮。須臾之間。無病可療。以是因緣。度無

量衆。時見聞者。皆爭施舍。富者出財。壯者出力。

巧者出技。皆捨所愛。及諸結習。而作佛事。求脫

煩惱。渴惡苦海。有一居士。其先蜀人。與是比丘。

有大因緣。去國流浪。在江淮間。聞是比丘。作是

佛事。即欲隨衆。捨所愛習。周視其身。及其室廬。

求可捨者。了無一物。如焦穀芽。如石女兒。乃至

無有毫髮可捨。私自念言。我今惟有無始已來。

本武

種王則公居鍾
山一日於松
澤此記廣中
風聲之下見
聲而主觀人
中能也然有一
字不覺其請開
之六口日勝日
分不第日勝日
實破公開一梅
穿大笑以為知
已

如魚飲水冷暖
自知也

結習口業妄言綺語論說古今是非成敗以是
業故所出言語猶如鐘聲翻轉文章悅可耳目
如人善博日勝日負自云是巧不知是業今捨
此業作寶藏偈願我今世作是偈已盡未來世
永斷諸業塵緣妄想及諸理障一切世間無取
無捨無憎無愛無可無不可時此居士稽首西
望而說偈言

我遊眾寶山見山不見寶岩谷及草木虎豹諸
東坡禪喜六

龍蛇雖知寶所在欲取不可得復有求寶者自
言已得寶見寶不見山亦未得寶故譬如夢中
人未嘗知是夢既知是夢已所夢即變滅見我
不見夢因以我為覺不知真覺者覺夢兩無有
我觀大寶藏如以蜜說甜眾生未驗故復以甜
說蜜甜蜜更相說千切無窮盡自蜜及甘蔗查
梨與橘柚說甜而得酸以及鹹辛苦忽然反自
味舌根有甜相我爾默自知不煩更相說我今

說此偈于道亦云遠如眼根自見是眼非我有
當有無耳人聽此非舌言於一彈指頃洗我千
劫罪

虔州崇慶禪院新經藏記

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日以無所得故
而得舍利弗得阿羅漢道亦日以無所得故而
得如來與舍利弗若是同乎曰何獨舍利弗至
于百工賤技承蜩意鉤履稀畫墁未有不同者
東坡禪喜六

也夫道之大小雖至于大菩薩其視如來猶若
天淵然及其以無所得故而得則承蜩意鉤履
稀畫墁未有不與如來同者也以吾之所知推
至其所不知嬰兒生而導之言稍長而教之書
口必至于忘聲而後能言手必至于忘筆而後
能書此吾之所知也口不能忘聲則語言難于
屬文手不能忘筆則字畫難于刻雕及其相忘
之至則形容心術酬酢萬物之變忽然而不自

聲喻無不切當
明快心口一致

知也。自不能者而觀之。其神智妙達。不既超然。與如來同乎。故金剛經曰。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以是爲技。則技疑神。以是爲道。則道疑聖。古之人。與人皆學。而獨至于是。其必有道矣。吾非學佛者。不知其所自入。獨聞之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夫有思皆邪也。善惡同而無思。則土木也。云何能使有思而無邪。無思而非土木乎。嗚呼。吾老矣。安得數年。

東坡禪喜六

之暇。托于佛僧之宇。盡發其書。以無所思心。會如來意。庶幾于無所得。故而得者。謫居惠州。終歲無事。宜若得行其志。而州之僧舍。無所謂經藏者。獨榜其所屋室曰思無邪齋。而銘之。致其志焉。始吾南遷。過虔州。與通守承議郎俞君括游。一日訪廉泉。入崇慶院。觀寶輪藏。君曰。是于江南壯麗爲第一。其費二千餘萬。前長老曇秀始作之。幾于成而寂。今長老惟湜嗣成之。奔走

此論施捨真中
不捨人心事水
捨人病根至當
至快

二老之間。勸導經營。銖積寸累。十有六年。而成者。僧知錫也。子能慰此三士之勞。以一言記之乎。吾蓋心許之。俞君博學能文。敏于從政。而恬於進取。數與吾書。欲棄官相從學道。自虔罷歸。道病。卒于廬陵虔之士民。有巷哭者。吾亦爲出涕。故作此文。以遺湜錫。并論孔子思無邪之意。與吾有志無書之歎。使刻于石。且與俞君結未來之因乎。紹聖二年五月二十七日記。

東坡禪喜六

廣州資福寺羅漢閣碑記

衆生以愛故入生死。由於愛境有逆有順。而生喜怒。造種種業。展轉六趣。至千萬劫。本所從來。唯有一愛。更無餘病。佛大醫王。對病爲藥。唯有一捨。更無餘藥。常以此藥。而治此病。如水救火。應手當滅。云何衆生。不滅此病。是導師過。非衆生咎。何以故。衆生所愛。無過身體。父母有疾。割肉刺血。初無難色。若復隣人。從其求乞。一爪

髮終不可得。有二導師其一清淨。不入諸相。能知衆生。生死之本。能使衆生。了然見知。不生不死。出輪迴處。是處安樂。堪永依怙。無異父母。支體可捨。而况財物。其一導師。以有爲心。行有爲法。縱不求利。卽自求名。譬如隣人。求乞爪髮。終不可得。而况肌肉。以此觀之。愛吝不捨。是導師過。設如有人。無故取米。投坑穽中。見者爲恨。若以此米。施諸鳥雀。見者皆喜。鳥雀無知。受我此

東坡禪喜六

九

施。何異坑穽。而人自然有喜有愜。如使導師。有心有爲。則此施者。與棄何異。以此觀之。愛吝不捨。非衆生咎。四方之民。皆以勤苦。而得衣食。所得毫末。其苦無量。獨此南越嶺海之民。賀遷重寶。坐獲富樂。得之也易。享之也愜。是故其人。以愧故捨。海道幽險。死生之間。曾不容髮。而况飄墮。羅刹鬼國。呼號神天。佛菩薩僧。以脫須臾。當此之時。身非已有。而况財物。實同糞土。是故其

是前經所施者

人以愧故捨。愧懼二法。助發善心。是故越人輕施樂捨。甲于四方。東莞古邑。資福禪寺。有老比丘。祖堂其名。未嘗戒也。而律自嚴。未嘗求也。而人自施。人之施堂。如物在衡。損益錄忝。了然覺知。堂之受施。如水涵影。雖千萬過。無一留者。堂以是故。創作五百大阿羅漢。嚴淨寶閣。涌地千柱。浮空三成。壯麗之極。寶冠南越。東坡居士。見聞隨喜。而說偈言。

東坡禪喜六

十

五百大士。栖此城南。珠大貝皆東傾。衆心回春。栢再榮。鐵林東來。閣乃成。寶骨未到。先通靈。赤蛇白壁。珠夜明。三十襲吉。誰敢爭。層層飛空。俯日星。海波不搖。颺無聲。天風徐來。韻流鈴。一洗瘴霧。冰雪清。人無南北。壽且寧。

薦誠禪院五百羅漢記

熙寧十年。余方守徐州。聞河決澶淵。入巨野。首灌東平。吏民恟懼。不知所爲。有僧應言。建策鑿

是簡能幹幹者

共意余為言
而後

清泠氏道積水。北入于古廢河。又北東入于海。吏方持其議。言強力辯口。慨然論可決狀甚明。吏不能奪。卒以其言決之。水所入如其言。東平以安。言有力焉。眾欲為請賞。言笑謝去。余固異其人。後二年。移守湖州。而言自鄆來見余於官。曰。吾鄉人也。少為僧。以講為事。始錢公子飛使吾創精舍于鄆之東阿。北新橋鎮。且造鐵浮屠十有三級。高伯二十尺。既成而趙公叔平請諸朝名。吾院曰薦誠。歲度僧以守之。今將造五百羅漢像於錢塘。而載以歸。度用錢五百萬。自丞相潞公以下。皆吾檀越也。余于是益知言真。有過人者。又六年。余自黃州遷於汝。過宋而言適在焉。曰。像已成。請為我記之。嗚呼。士以功名為貴。然論事易。作事難。使天下士皆如言論。必作作必成者。其功名豈少哉。其可不為一言。

東坡解書六

十一

此後後子馬
得時女

應夢羅漢記

元豐四年正月二十一日。余將往岐亭宿于圓封。夢一僧破面流血。若有所訴。明日至岐亭。過一廟中。有阿羅漢像。左龍右虎。儀制甚古。而面為人所壞。顧之惘然。庶幾瞻昔所見乎。遂載以歸。院折而舍之。設于安國寺。四月八日先祀武陽君忌日。飯僧于寺。乃記之。

黃州安國寺記

東坡解書六

十三

元豐二年十二月。余自吳興守得罪。上不忍誅。以為黃州團練副使。使思過而自新焉。其明年二月至黃。舍館粗定。衣食稍給。閉門却掃。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觀從來舉意動作。皆不中道。非獨今之。所以得罪者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觸類而求之。有不可勝悔者。於是喟然嘆曰。道不足以御氣。性不足以勝習。不鋤其本而耘其末。今雖改之。後必復作。盍歸

仍是舊態
名曰思過却得
轉此心以爲善
嘿然大悟

誠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國寺。有茂
林修竹。陂池亭榭。間一二日輒往。然香默坐。深
自省察。則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從生。
而不可得。一念清淨。染汙自落。表裏怡然。無所
附麗。私竊樂之。旦往而暮還者五年于此矣。寺
僧曰繼連。爲僧首七年。得賜衣。又七年。當賜號。
欲謝去。其徒與父老相率留之。連笑曰。知足不
辱。知止不殆。幸謝去。余以是媿其人。七年。余將

東坡詩集卷六

十三

有臨汝之行。連曰。寺未有記。具石請記之。余不
得辭。寺立于僞唐保大二年。始名護國。嘉祐八
年。賜今名。堂宇齋閣。連皆易新之。嚴麗深穩。悅
可人意。至者忘歸。歲正月男女萬人。會庭中飲
食作樂。且祠瘟神。江淮舊俗也。四月六日。汝州
團練副使員外置眉山蘇軾記。

方丈記

年月日住持傳法沙門惟謹重建方丈。上祝天

古無編例。良知
傳學。不識體

于萬壽。永作神主。飲時五福。敷錫庶民。地獄天
宮。同爲淨土。有性無性。齊成佛道。

南華長老題名記

學者以成佛爲難乎。累土畫沙。童子戲也。皆足
以成佛。以爲易乎。受記得道。如菩薩大弟子。皆
不任問疾。是義安在。方其迷亂顛倒。流浪苦海
之中。一念正真。萬法皆具。及其勤苦功用。爲山
九仞之後。毫厘差失。千劫不復。嗚呼。道固如是

東坡詩集卷六

十四

也。豈獨佛乎。子思子曰。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
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孟子則以
爲聖人之道。始於不爲穿窬。而穿窬之惡。成於
言不言。人未有欲爲穿窬者。雖穿窬亦不欲也。
自其不欲爲之心而求之。則穿窬足以爲聖人。
可以言而不言。不可以言而言。雖賢人君子有
不能免也。曰其不能免之過而遂之。則賢人君
子有時而爲盜。是二法者。相反而相爲用。儒與

釋皆然。南華長老明公。其始蓋學於子思孟子者。其後棄家爲浮屠氏。不知者以爲逃儒歸佛。不知其猶儒也。南華自六祖大鑒示滅。其傳法得眼者。散而之四方。故南華爲律寺。至吾宋天禧三年。始有詔以智度禪師普遂住持。至今明公蓋十一世矣。明公告東坡居士曰。宰官行世間法。沙門行出世間法。世間卽出世間等。無有二。今宰官傳授。皆有題名壁記。而沙門獨無有。記之。居士曰諾。乃爲論儒釋不謀而同者。以爲記。

東坡居士喜六

十五

觀妙堂記

不憂道人謂歡喜子曰。來。我所居室。汝知之乎。沈寂湛然。無有喧爭。嗒然其中。成灰槁木。以異而同。我旣名爲觀妙矣。汝其爲我記之。歡喜子曰。是室云何而求我。况乎妙事。了無可觀。旣無

可觀。亦無可說。欲求少分可以觀者。如石女兒。終無有欲求多分可以說者。如虛空花。究竟非實。不說不觀。了達無礙。超出三界。入智慧門。雖然。如是置之。不可執偏。強生分別。以一味語。斷之無疑。譬用筌蹄以得魚兔。及施燈燭以照丘坑。獲魚兔矣。筌蹄了忘。知丘坑處。燈燭何施。今此居室。孰爲妙與。蕭然。是非行住坐臥飲食語默具足。衆妙無不現前。覽之。不有覩之。不無倏知覺知。要妙如此。當持是言。普示來者。入此室時。作如是觀。

東坡居士喜六

十六

法雲寺禮拜石記

夫供養之具。最爲佛事先。其法不一。他山之石。平不容垢。橫展如席。願爲一座具之用。晨夕禮佛。以此皈依。當敬禮無所觀時。運心廣博。無所不在。天上人曰。以至地下。悉觸智光。聞我佛修道時。芻泥巢頂。霑佛氣分。後皆受報。則禮佛也。

其心實重有德者至是禮也。願一拜一起。無過父母。乘此願力。不墮三塗。佛力不可盡。石不可盡。願力不可盡。三者既不可盡。二親獲福。生生世世亦不可盡。今對佛宜白。惟佛實歸之。

靜常齋記

虛而一。直而正。萬物之生芸芸。此獨漠然而自定。吾其命之曰靜。泛而出。渺而藏。萬物之逝。滄滄此獨且然而不忘。吾其命之曰常。無古無今。

東坡禪喜六

七

無生無死。無終無始。無後無先。無我無人。無能無否。無離無着。無證無脩。卽是以觀。非愚則癡。舍是以求。非病則狂。昏昏然。了不可得。混沌沌。茫不可論。雖有至人。亦不可聞。聞爲真聞。亦不可知。知爲真知。是猶在聞見之域。而不足以髣髴。况緣迹還響。以希其至。不亦難哉。旣以是爲吾號。又以是爲吾室。則有名之累。吾何所迷。然亦趨寂之指南。而求道之鞭影乎。

白以爲淨。唐詩
無定是淨。因一
派文章耳

一篇主意在此
淨力亦在此
李中言此後
久蛇神在此
處着力乃妙

清風閣記

文惠大師應符居成都玉谿。上爲閣曰清風。以書來求文爲記。五返而益勤。余不能已。戲爲浮屠語以問之。曰符而所謂身者。汝之所寄也。而所謂閣者。汝之所以寄所寄也。身與閣。汝不得有而名焉。乎施名將無所施。而安用記乎。雖然我爲汝放心遺形而強言之。汝亦放心遺形而強聽之。木生于山。水流于澗。山與澗且不得有。

東坡禪喜六

七

而人以爲已有。不亦惑與。天地之相磨。虛空與有物之相推。而風於是焉生。執之而不可得也。逐之而不可及也。汝爲居室而以名之。吾又爲汝記之。不亦大惑與。雖然。世之所謂已有而不惑者。其與是奚辨。若是而可以爲有耶。則雖汝之有。是風可也。雖爲居室而以名之。吾又爲汝記之。可也。非惑也。風起于蒼茫之間。彷徨乎山澤。激越乎城郭。道路虛徐。演漾以汎。汝之軒窓。

此記事詩俱有
至後故板等以
名其引之為佛
門信誼而書其
佛事不錄之
不可斷

欄插暢惟而不去也。汝隱几而觀之。其亦有得乎。力生于所激而不自為力。故不勞。形生于所遇而不自為形。故不窮。嘗試以是觀之。

四菩薩閣記

始吾先君於物無所好。燕居如齋。言笑有時。顧膏嗜畫。弟子門人無以悅之。則爭致其所嗜。庶幾一解其顏。故雖為布衣而致畫與公卿等。長安有故藏經龕。唐明皇帝所建。其門四達。八版皆吳道子畫。陽為菩薩。陰為天王。凡十有六軀。廣明之亂。為賊所焚。有僧忘其名。於兵火中。故其四版以避。既重不可負。又迫於賊。恐不能全。遂竅其兩版以受荷。西奔於岐。而寄處於烏牙之僧舍。版留於是百八十年矣。客有以錢十萬得之。以示軾者。軾歸其直而取之。以獻諸先君。先君之所嗜。百有餘品。一旦以是四版為甲。治平四年。先君沒於京師。軾自汴入淮。泝于江。載

東坡詩集

十九

王聖俞公次公
東坡詩集卷六

是四版以歸。既免養。所嘗與往來浮屠人。惟簡謂其師之言。教軾為先君捨施。必所甚愛。與所不忍捨者。軾用其說。思先君之所甚愛。軾之所不忍捨者。莫若是版。故遂以與之。且告之曰。此明皇帝之所不能守。而焚於賊者也。而況於余乎。余視天下之蓄此者多矣。有能及三世者乎。其始求之若不及。既得。惟恐失之。而其子孫不以易衣食者。鮮矣。余惟自度不能長守此也。是以與于子。將何以守之。簡曰。吾以身守之。吾眼可覆。吾足可斬。吾盡不可奪。若是足以守之。軾曰。未也。足以終于之世而已。簡曰。又盟於佛。而以鬼守之。凡取是者。與凡以是予人者。其罪如律。若是足以守之。軾曰。未也。世有無佛而蔑鬼者。然則何以守之。曰。軾之以是予子者。凡以為先君捨也。天下豈有無父之人。歟。其誰忍取之。若其聞是而不悅。不惟一觀而已。將必取

東坡詩集

二十

其後為快則其人之賢愚與廣明之焚此者

一也全其于孫難矣而况能久有此乎且夫不

可取者存乎子取不取者存乎人子勉之矣為

子之不可取者而已又何知焉既以予簡簡以

大慈閣記

月二十六日記

羊豕以爲羞五味以爲和秣稻以爲酒麴藥以

東坡志林卷六

爲不在是也而一以意造則其不爲人之所囑

此寺新以白
銀一入信許
誠不知者其
此寺東歸人
彼山自高馬
其理雖與俗
言也却於此
一曰唱破

飽食而嬉而已。是為大以欺佛者也。杭州鹽官
安國寺僧居則。自九歲出家。十年而得惡疾。且
疾。自誓於佛。願持律終身。且造千手眼觀世音
像。而誦其名千萬遍。已而力不給。則縮衣節口
三十餘年。銖積寸累。以迄於成。其高九仞。為大
屋四重以居之。而求文以為記。余嘗以斯言告
東南之士矣。蓋僅有從者。獨喜則之。勤苦從事
於有為。篤志守節。老而不衰。其夫為大以欺佛
東坡禪喜六

者。故為記之。且以風吾黨之十二云。

陶石簪白一
誠明堂其法
却不使人開
至得遠淺深
底一語真臨
也長公造法
諸即打全理
李車書四

妙手快筆
轉和必入理
不入理也

東坡禪喜集七

序

送錢塘僧思聰歸孤山叙

天以一生水地以六成之。一六合而水可見。雖
有神禹不能知其孰為一孰為六也。子思子曰。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
誠矣。誠明合而道可見。雖有黃帝孔丘不能知
其孰為誠孰為明也。佛者曰。戒生定。定生慧。慧
獨不生定乎。伶玄有言。慧則通。通則流。是為知
真慧哉。醉而狂。醒而止。慧之生定。通之不流也。
齊矣。故夫有目而自行。則蹇裳疾走。常得大通。
無目而隨人。則車輪輿踵。常仆坑穽。慧之生定。
速于定之生慧也。錢塘僧思聰。七歲善彈琴。十
二拾琴而學書。書既工。十五拾書而學詩。詩有
奇語。遂讀華嚴經入法界海慧。今年二十有九。
老師宿儒。皆愛敬之。秦少游取楞嚴觀世音語

似讀書與
實性而於
王聖命曰

字之曰閑復使聰日進而不已。自閑思修以至
于道。則華嚴法界海慧盡為通處。而兄書詩與
琴乎。雖然古之學道。無自虛空入者。輪扁斲輪
偃。僕承。獨。苟。可以發其巧智。物無陋者。聰若得
道。琴與書皆與有力。詩其尤也。聰能如水鏡以
一含萬。則書與詩當益奇。吾將觀焉。以為聰得
道。淺深之候。

王聖命曰。此。聰。明。者。也。上。上。之。才。也。其。所。得。道。淺。深。之。候。可。見。中。書。之。意。遂。選。錄。焉。少。子。聰。明。者。也。其。所。得。道。淺。深。之。候。可。見。中。書。之。意。遂。選。錄。焉。

東坡集卷七

傳

僧圓澤傳

洛師惠林寺。故光祿卿李愷居第。祿山陷東都。
愷以居守。歿之。子源。少時以賢游于豪俊。善歌。
聞于時。及愷歿。悲憤自誓。不仕。不娶。不食肉。居
寺中五十餘年。寺有僧圓澤。富而知音。源與之
游。甚密。促膝交語。竟日。人莫能測。一日相約游
蜀青城峨眉山。源欲自荊州泝峽。澤欲取長安
斜谷路。源不可。曰。吾已絕世事。豈可復道京師。
戰戰然久之。曰。行止固不由人。遂自荊州路。
泝次南浦。見婦人錦襦負甕而汲者。澤望而泣。
曰。吾不欲由此者。為是也。源驚問之。澤曰。婦人
姓王氏。吾嘗為之子。孕三歲矣。吾不來。故不得
乳。今既見。無可逃者。公當以符咒助我速生。三
自洛見時。願公臨我。以笑為信。後十三年。中秋

一不可一理然
無見其云其理

多則一法未見
無著在

多此一悲未竟
招集在

多此一悲未竟
招集在

多此一悲未竟
招集在

月夜杭州天竺寺外當與公相見源悲悔而為
具沐浴易服至暮澤亡而婦乳三日往視之見
見源果笑具以語王氏出家財葬澤山下源遂
不果行反寺中問其徒則既有治命矣後十二
年自洛適吳赴其約至所約聞葛洪川畔有牧
童扣牛角而歌之曰三生石上舊精寬賞月吟
風不要論慙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存
呼問澤公健否答曰李公真信士然你緣未盡
東坡禪集八

寺中年八十

東坡禪集九

文

南華長老重辯師逸事

辨嵩禪師常曠人未嘗見其笑海月慧辯師常
喜人未嘗見其怒予在錢塘親見二人皆跌坐
而化嵩既茶毘火不能壞益薪熾火有終不壞
者五海月比塋面如生且微笑乃知二人以曠
喜作佛事也世人視身如金玉不旋踵為糞土
東坡禪集九

入四引事未竟
下南華改信事
故謂善此數語
誦冰

入四引事未竟
下南華改信事
故謂善此數語
誦冰

入四引事未竟
下南華改信事
故謂善此數語
誦冰

入四引事未竟
下南華改信事
故謂善此數語
誦冰

至人反是余以是知一切法以愛故壞以捨故
常在豈不然哉予還嶺南始識南華重辯長老
語終日知其有道也尋自海南還則辨已寂久
矣過南華吊其衆問塔墓所在衆曰我師昔作
壽塔南華之東數里有不悅師者塋之別墓既
七百餘日矣今長老明公獨奮不顧發而歸之
壽塔改棺易衣舉體如生衣皆鮮芳衆乃大服
東坡居士曰辨視身為何物棄之尸陀林以何

鳥。鳥。何。有。安。以。壽。塔。為。明。公。知。辨。者。特。欲。以。化。服。同。異。而。已。乃。以。若。果。莫。其。塔。而。書。其。事。以。遺。其。上。足。南。華。塔。主。可。與。師。時。元。符。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祭龍井辯才文

嗚呼。孔。老。異。門。儒。釋。分。官。又。于。其。間。禪。律。相。攻。我。見。大。流。有。北。南。東。江。河。雖。殊。其。至。則。同。雖。大。法。師。自。戒。定。通。律。無。持。破。垢。淨。皆。空。講。無。辯。訥。

東坡禪喜九

事。理。皆。融。如。不。動。山。如。常。撞。鐘。如。一。月。水。如。萬。竅。風。八。十。一。年。生。雖。有。終。遇。物。而。應。施。則。無。窮。我。初。適。吳。尚。見。五。公。講。有。辯。臻。禪。有。建。嵩。後。二。十。年。獨。餘。此。翁。今。又。往。矣。後。生。誰。宗。道。俗。歎。歎。山。澤。改。容。誰。持。一。盃。往。吊。井。龍。我。去。抗。時。白。叟。黃。童。要。我。復。來。已。許。于。中。山。無。此。老。去。將。安。從。噫。參。寥。子。往。莫。必。躬。豈。無。他。人。莫。寫。我。胸。

拾銅龜子文

蘇州報恩寺重造古塔諸公皆捨所藏舍利于無舍利可捨獨捨盛舍利者敬為四恩三有捨之故人王願為武功宰長安有修古塔者發舊墓得之以遺余余以藏私印成壞者有形之所不免而以藏舍利則可以久存藏私印或以速壞資舍利而賤私印樂久存而悲速壞物豈有是哉余其并是捨之

東坡禪喜九

三

東坡禪喜集十

疏

請淨慈法涌禪師入都疏

京師禪學之盛發于本秀二公本既還山秀復入寂駙馬都尉張君子來聘法涌繼揚宗風東坡居士適在錢塘實為敦勸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法涌童子畫沙已具佛智維摩無語猶涉二門雖吾先師不異是說賢東坡禪喜十

世界如此等人事無出諸人之外以爲快

之孔孟蓋有成言不爲穿窬仁義不可勝用傳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我願法涌廣大慈悲印宗仁得仁之侶深嚴峻峙訶未證謂證之人本自不然伏惟珍重

重請戒長老住石塔疏

大士未曾說法誰作金毛之聲衆生各自開堂何關石塔之事去無作相住亦隨緣長老戒公開不二門施無盡藏念西湖之久別本是偶然

爲東坡而少留無不可者一時作禮重聽白椎渡口船回依舊空山之色秋來雨過一新鐘鼓之音

東坡禪喜十

東坡禪喜集十一目

雜文

怪石供

後怪石供



月十一

東坡禪喜集十一目

東坡禪喜集十二目

書

荅范蜀公書

荅參寥書

修養帖寄子由

月十二

東坡禪喜集十二目

東坡禪喜集十三目

雜志

凡七則

目十三

東坡禪喜集十三目

東坡禪喜集十四目

禪喜紀事

凡三十二則

目十四

東坡禪喜集十四目

東坡禪喜集十一

雜文

怪石供

謝后既供石而作生靈起而
今更進
玉聖俞論
胎自生而
精氣則清

又曰生靈論

又曰事不同如
理同九條後引
蘇詩如此

禹貢青州有鈇松怪石。解者曰：怪石石似玉者。今齊安江上，往往得美石，與玉無辨，多紅黃白。其文如人指上環，精明可愛。雖巧者以意繕畫，有不能及。豈古所謂怪石者耶？凡物之醜好生于相形。吾未知其果安在也。使世間石皆若

東坡禪喜十一

此，則今之凡石，覆為怪矣。海外有形語之國，口不能言而相喻以形，其以形語也，捷于口，使吾為之，不已難乎？故夫天機之動，忽焉而成，而人真以為巧也。雖然，自禹以來，怪之矣。齊安小兒浴于江，時有得之者，戲以餅餌易之。既久，得二百九十有八枚。大者兼寸，小者如粟，栗菱芡，其一如虎豹，有口鼻眼處，以為羣石之長。又得古銅盆一枚，以盛石，挹水注之，粲然而虛，山歸宗

佛印禪師適有使至，遂以為供。禪師嘗以道眼觀一切世間，混淪空洞，子無一物。雖夜光火璧與瓦礫等，而況此石。雖然，願受此供。灌以墨池水，強為一啜。使自今已往，山僧野人欲供禪師而力不能辦，衣服飲食臥具者，皆得以淨水注石為供。蓋自蘇子瞻始。

後怪石供

蘇子既以怪石供佛印，佛印以其言刻諸石。蘇

東坡禪喜十一

子聞而笑曰：是安所從來哉？予以餅餌諸小兒者也。以可食易無用，予既足笑矣。彼又從而刻之。今以餅供佛印，佛印必不刻也。石與餅何異？參寥子曰：然供者幻也，受者亦幻也。刻其言者亦幻也。夫幻何適而不可舉手而示？蘇子曰：拱此而揖，人人莫不喜。戟此而詈，人人莫不怒。同是手也，而喜怒異，世未有非之者也。子誠知拱戟之皆幻，則喜雖存而恨亡，刻與不刻無不可。

蘇子大笑曰子欲之耶乃亦以供之凡二百五十并二石槃云

者蘇子大笑曰子欲之耶乃亦以供之凡二百五十并二石槃云

東坡禪喜十一

蘇子大笑曰子欲之耶乃亦以供之凡二百五十并二石槃云

蘇子大笑曰子欲之耶乃亦以供之凡二百五十并二石槃云

東坡禪喜集十二

書

荅范蜀公書

承別紙示論。趙彙有毒。平地生出。醉鄉土偶。作祟眼前。妄見佛國。公欲哀而救之。問所以救者。小子何人。固不敢妄對。公方立仁義以為城池。操詩書以為干楯。則舟中之人。盡為敵國。雖公盛德。小子亦未知勝負所在。願公宴坐靜室。常

東坡禪喜十二

作是念。當觀彼能感之性。安所從生。又觀公欲救之心。作何形段。此猶不立。彼復何依。雖黃面瞿曇。亦須欽祇。而况學之者耶。聊復仿筆。以發公千里一笑而已。

荅畢仲舉書

所云讀佛書。及合藥救人二事。以為閑居之賜。甚厚。佛書舊亦常看。但開塞不能通其妙。獨時取其森淺。假說以自洗濯。若農夫之去草旋去。

此等文字
不可不讀
以見其
心之妙
也

旋主雖若無益然終念於不去也若世之君子
所謂超然玄悟者僕不識也往時陳述古好論
禪自以為深矣而鄙僕所言為淺陋僕嘗語述
古公之所談譬之飲食龍肉也而僕之所學猪
肉也猪之與龍則有間矣然公終日說龍肉不
如僕之食猪肉食美而真飽也不知君所行於
佛書者果何耶為出生死超三乘遂作佛乎抑
尚與僕輩俯仰也學佛老者本期於靜而達靜

東坡禪喜十二

似懶達似放學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
似不為無害僕常以此自疑故亦以為獻來書
云處世得安穩無病粗衣飽飯不造冤業乃為
至足三復斯言感歎無窮世人所作舉足動念
無非是業不必刑殺無罪取非其有然後為冤
業也無緣面論以當一笑而已

答參寥書

淨慧琳老及諸僧至因見致懇知為然勝於佛

此等文字
不可不讀
以見其
心之妙
也

令至還中州甚荷至意自揣省事以來亦粗為
知道者但道必數起數為世樂所移奪恐是諸
佛知其難化故以萬里之行相調伏耳少游不
憂其不了此境但得他老兒不動懷其餘不足
云也

修養帖寄子由

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勝解以我
觀之凡心盡處勝解卓然但此勝解不屬有無

東坡禪喜十二

不通言語故祖師教人到此便住如眼翳盡眼
自有明醫師只有除翳藥何曾有求明藥明若
可求即還是翳固不可於翳中求明即不可言
翳外無明而世之昧者便將翳然無知認作佛
地若如此是佛猶兒狗兒得飽熟睡腹搖鼻息
與土木同當怎麼時可謂無一毫思念豈謂猶
狗已入佛地故凡學者觀妄除愛自粗及細念
念不忘會作一日得無所住第所教我者是如

人。如。分。類。同。法。
云。年。終。則。止。其。
台。佛。則。以。此。為。
終。

此否。因見二偈警策。孔君不覺覺然。更以聞之。
書至此。牆外有悍婦與夫相毆。罵聲飛入。如
猪嘶狗噪。因念他一點圓明。正在猪嘶狗噪裏。
面。譬如江河鑒物之性。長在飛砂走石之中。尋
常靜中推求。常患不見。今日鬧裏忽捉得些子。
元豐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東坡禪集十三

四

此數則皆東坡
志。如中。如。子。持。
六。有。開。會。而。者。
今。即。不。知。如。何。

提。法。調。了。非。有。
慧。性。有。根。而。生。
通。能。顯。

東坡禪集十三

雜志

近讀六祖壇經。指說法報化三身。使人心開目
開。然尚少一喻。試以昏眼見是法身。能見是報
身。所見是化身。何謂見是法身。眼之見性。非有
非無。無眼之人。不免見黑。眼枯睛亡。見性不滅。
故云。見是法身。何謂能見是報身。見性雖存。眼
根不具。則不能見。若能安養其根。不為物障。常

東坡禪集十三

使光明洞徹。見性乃全。故云。能見是報身。何謂
所見是化身。根性既全。一彈指頃。所見千萬。經
橫變化。俱是妙用。故云。所見是化身。此喻既立。
三身愈明。如此是否。

觀音經云。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
力。還着於本人。東坡居士曰。觀音慈悲者也。今
人遭呪咀。念觀音之力。而使還着於本人。則豈
觀音之心哉。今改之曰。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

執沙瓶如不事

者念彼觀音力兩家總沒事

泗洲大聖僧伽傳云和尚何國人也又世云莫知其所從來云不知何國人也近讀隋史西域傳乃有何國予在惠州忽被命責僮耳太守方子容自揚告身來且弔予曰此固前定可無恨吾妻沈素事僧伽謹甚一夕夢和尚告別沈問所往答曰當與蘇子瞻同行後七十二日當有命今適七十二日矣豈非前定乎余以謂事之

東坡雜錄十三

前定者不待夢而知然予何人也而和尚辱與同行得非夙世有少緣契乎

五聖俞四世事
佛者皆精深者
牛頭為最神甚
同而彼乃更清淨
其後亦之以此具
此味而後得深者
有以依而五

袁宏漢紀曰浮屠佛也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其教也以修善慈心為主不殺生專務清淨其精者為沙門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歸於無為又以為人戒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故貴行修善道以煉精神以至無生而得為佛

二日妙會

也東坡居士曰此殆中國始知有佛時語也雖淺近大畧具足矣野人得鹿正爾煮食之耳其後賣與市人遂入公庖中饌之百方然鹿之所以美未有絲毫加於煮食時也

身如芭蕉心如蓮花百節疏通萬竅玲瓏來時一去時八萬四千此義出楞嚴世未有知之者也元符三年九月二十一日書贈都嶠邵道士元符三年八月予在合浦有老人蘇佛兒來訪

東坡雜錄十三

為下根人作佛
事不得不如此

年八十二不飲酒食肉兩目爛然蓋童子也自言十二歲齋居修行無妻子有兄弟三人皆持戒念道長者九十二次者九十與論生處事頗有所知居州城東南六七里佛兒嘗賣菜之東城見老人言即心是佛不在斷肉予言勿作此念眾人難感易流老人大喜曰如是如是錢塘壽禪師本北郭稅務專知官每見魚蝦輒買放生以是破家後遂盜官錢為放生之用事

發主死領赴市矣。吳越錢王使人視之。若悲懼如常人。卽殺之。否則拾之。禪師淡然無異色。乃拾之。遂出家。得法服淨禪師。應以市曹得度。故菩薩乃現市曹以度之。學出生死法。得向死地走這一遭。抵三十年修行。吾竄逐海上。去死地稍近。當於此證阿羅漢果。

世人有見古德。見桃花悟道者。爭頌桃花。便將桃花作飯。五十年轉沒交涉。正如張長史見擔

夫與公主爭路。而得草書之氣。欲學長史書。便曰。就擔夫求之。豈可得哉。

東坡禪喜集十四

禪喜紀事

蘇子由謫高安。雲安時時相遇。有聰禪師亦蜀人。一夕雲安夢同子由。聰迂五祖戒禪師。既覺。語子由而聰亦至。子由曰。方與洞山說夢。子今來同說夢乎。聰曰。夜來夢吾三人迎戒和尚。子由曰。世間果有同夢者。久之。東坡書至曰。已至奉新。旦夕相見。三人喜出城而坡至。則以語坡。

坡曰。軾七八歲。常夢是僧。又先妣方孕時。夢一

僧來托宿。及謫英州。雲遣書至南昌。坡引婦大

書曰。戒和尚又錯脫也。後監玉局觀。作偈荅南

華長老曰。惡業相纏四十年。常行八棒十三禪。

卻着衲衣歸玉局。自疑身是五通仙。

蘇子瞻九日尋臻閣。遂泛小舟。至惠勤師院。

詩云。白髮長嫌歲月侵。病眸兼怕酒杯深。南屏

老宿閒相訪。東閣郎君懶重尋。試碾露芽烹白

別本有題同南
每長老觀余四
備事忙。還一

雪依枯霜蕊。黃金屬舟。又載平湖去。欲訪孤山支道林。西湖游覽志餘

有室曰楞伽。宋太子少保張安道自翰林學士出守滁州。一日入瑯琊山麓院呼梯。梯梁得木匣發而視之。乃楞伽經也。恍然覺其前身。蓋知藏僧也。寫楞伽經未終而化。安道續書殘軸。筆跡宛然如昔。元豐末。東坡居士蘇軾過南都。安道出此經授軾。且以錢三十萬。使錢板印施於東坡。譯書寺。

前已云錄此
有誤。公自書
楞伽經後。山曰
字多印印。臨摹
之謂耶。

江淮間。軾曰。此經在他人。猶為希世之寶。况於公平。請家藏為子孫無窮之福。金山童遊寺主僧了元謂軾曰。印施有盡。書而刻之。則無盡矣。軾乃留金山。元請代書之。使侍者曉曉走錢塘求善工鑲板。流傳四方。乾道丙子主僧寶印。即軾寫經處。扁曰楞伽室。說苑異垣

故袁薄麓客。元豐中僧辨才泮治紫楚名曰風篁。蘇子瞻訪辨才龍井。送至嶺上。左右驚曰。遠公過虎溪矣。辨才笑曰。杜子有云。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遂作亭嶺上。名曰過溪。亦曰二老子瞻紀之。詩云。日月轉雙轂。古今同一丘。惟此

鷗骨老。凜然不知秋。去住兩無礙。人士爭挽留。去如龍出水。雷雨捲潭湫。來如珠還浦。魚鼈爭駢頭。此生暫寄寓。常恐名實浮。我比陶令魏。師

有心人

行即刻美堂遺
六號

為遠公優。送我過虎谿。溪水當逆流。聊使此山人。永記二老游。大千在掌握。寧有別離憂。田汝東坡在惠州時。其家居江浙。以地遠無人致書為憂。有道人卓契順者。慨然嘆曰。惠州不在天上。行即到矣。因請書以行。佛印因致書云。常讀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愿不遇知於主上者。猶能坐茂樹以終日。子瞻中大科。登金門上玉堂。遠放寂莫之濱。權臣忌子瞻為宰相耳。人生一

世間如白駒之過隙。二三十年功名富貴轉瞬
成空。何不一筆勾斷。專取自家本來面目。萬劫
常住。永無墮落。縱未得到如來地。亦可以驂駕
鸞鶴。翱翔三島。為不死人。何乃膠柱守株。待人
惡趣。昔有問師佛法在其麼處。師云。在行住坐
卧處。着衣吃飯處。病屎撒溺處。沒理沒會處。死
活不得處。子瞻胃中有萬卷書。下筆無一點塵。
到這地位。不知性命所在。一生聰明要做甚麼。

東坡禪喜十四

三世佛則是一個有血性的漢子。子瞻若能脚踏
下承當。把三二十年富貴功名。賤如泥土。努力
向前。珍重珍重。錢世

哲宗問左右。蘇軾視朝章者何服。對曰道衣。南
行時帶一軸彌陀曰。此軾生西方公換也。要王
子由誦楞嚴經。悟一解六亡之義。自言於此道
更無礙然。其作風痺詩。乃有數盡吾則行。未應
隨真漠之句。則於理尚有礙也。而東坡乃謂子

他日如何人說
內翰誤也

由聞道先我何耶。東坡奉新別子由詩云。何以
解我憂。粗了一事大。嘆遇兒詩云。中年忝聞道。
夢幻講以詳。故贈錢道人詩云。首斷故應無斷
者。冰消那復有水知。主人苦苦令僕認。詔主人
人竟是誰。又云。有主還須更有賓。不如無鏡自
無塵。只從半夜安心後。失卻當年覺痛人。贈東
林總老詩云。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
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如此善

東坡禪喜十四

五

句。雖宿老衲不能屈也。詩話

東坡元豐末年。得請歸耕陽羨。舟次瓜步。以書
抵金山了元禪師曰。不必出山。當學趙州三等
接人。元得書徑來。東坡迎笑問之。以偈為獻曰。
趙州當日少謙光。不出山門見趙王。爭似金山
無量相。大千都是一禪床。東坡拊掌稱善。詩話
東坡求龍井辨才師塔碑於黃門書云。兄自覺
禪佛不如弟。今此文見樂城後集。又天竺海月

蘇子瞻詩集卷之四

塔碑以披與之游故銘云我不識師面知其心中事儒者談佛為坡公所取惜火失其書翰錢塘西湖壽星寺老僧則廉言先生作郡倅日始與參寥子同登方丈即顧謂參寥曰某生平未嘗至此而眼界所視皆若素所經歷者自此上至懺堂當有九十二級道人數之果如其言即謂參寥子曰某前身山中僧也今日寺僧皆吾法屬耳後每至寺即解衣盤礴久而始去則東坡詩集十四

廉時為僧雛侍側每暑月袒露竹陰間細視公背有黑子若星斗狀世久不得見也即北山君謂顏魯公曰誌金骨記名仙籍是也仲殊嗜宴思聰嗜琴東坡詩所謂招得琴聰與審殊者是也仲殊善詞而小詞尤勝如訴衷情詠西湖詠夏景風流蘊藉不減少年然恐非蓮社本色也西湖遊覽志餘雲間黎者居寶山蘇子佐都游寶山偶成方丈

小院閒然有僧隱几低頭讀書與之語漠然不對問其鄰僧曰此雲間黎也不出十五年矣不數月卒蘇子再往訪之吊以詩云雲師來寶山一住十五秋讀書常閉戶客至不舉頭去年造其室清坐忘百憂我初無言說師亦無對酬今來復扣戶空房但颺颺云已滅無餘薪盡火不隔卻疑此室中常有斯人否所遇孰非夢事遇吾何休西湖遊覽志餘東坡詩集十四

蘇子瞻守杭日有妓名琴操頗通佛書解言辭子瞻喜之一日游西湖戲語琴操曰我作長老汝試參禪琴操敬諾子瞻問曰何謂湖中景對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何謂景中人對曰裙拖六幅湘江水髻挽巫山一段雲何謂人中意對曰隨他楊學士斃殺龜參軍如此究竟何如子瞻曰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琴操言下大悟遂削髮為尼西湖遊覽志餘

琴操詩集卷之四

子瞻在黃州。參寥子自錢唐訪之。酒中。子瞻令
官妓馬嫋嫋乞詩於參寥子。參寥口占云。多謝
尊前窈窕娘。好將幽夢惱襄王。禪心已作粘泥
絮。不逐春風上下狂。子瞻喜曰。予嘗見柳絮落
泥中。謂可入詩。料不意此老收得可惜也。同上
蘇子瞻嘗謂余曰。釋氏之徒。諸佛教法所繫。不
可以庶俗待之。或有事至庭下。則吾徒當以付
燭。流通為念。與之開畧可也。張商英

東坡禪喜十四

八

百則
明味

皎然禪師贈吳馬處士詩云。世人不知心是道。
只言道在他方妙。還如瞽者望長安。長安在東
望西笑。東坡代荅曰。寒時便懼熱時風。饑漢那
知食藥功。莫怪禪師向西笑。緣師身在長安東。
人間無漏仙。兀兀三盃醉。世上無眼禪。昏昏一
覺睡。雖然無交涉。其奈畧相似。相似尚如此。何
况真個是余奉使關西。見邸店壁上書此數句。

愛而誦之。故海上作濁醪有妙理賦曰。嘗曰既
醉之適。方識此心之正。此老言心之正。與孟子
言人之性善何異。同上

東坡遊廬山。至東林。作二偈曰。溪聲便是廣長
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
何舉似人。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看山了不同。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山谷曰。此
老於般若。橫說豎說了無剩語。非筆端有以安

東坡禪喜十

九

能吐此不傳之妙乎。冷齋夜話

東坡居士過龍光。求大竹作肩輿。得兩竿。時南
華珪首座方受請為北山長老。乃留一偈院中。
待其至。授之以為他時語錄。中第一問云。所得
龍光竹兩竿。持歸嶺上萬人看。竹中一滴曹溪
水。漲起江頭十八灘。

東坡南遷。有侍兒王朝雲。請從行。坡佳之作詩
有序云。世謂白樂天有鸛駱馬放楊枝詞佳。其

苦吟詩人
苦吟詩人
苦吟詩人

起
起
起

至老病不忍去也。然夢得詩云。春盡絮飛爾不
得。隨風好去落誰家。樂天亦曰。病與樂天相伴
住。春隨樊素一時歸。則樊素竟去也。余有數妾
四五年間。相繼別去。獨朝雲隨余南遷。因讀樂
天詩。戲作此贈之云。不學楊枝別樂天。且同通
德伴伶玄。阿奴絡秀方同老。天女維摩搥解禪。
經卷藥爐新活計。舞衫歌扇舊因緣。丹成逐我
三山去。不作巫陽雲雨仙。蓋紹聖元年十一月
東坡禪喜十四

也。三月七月朝雲卒。葬於西禪寺松林中。直大
聖塔。和前詩云。苗而不秀豈其天。不使童鳥與
我玄。駐景恨無千歲藥。贈行惟有小乘禪。傷心
一念償前債。彈指三生斷後緣。歸卧竹根無遠
近。夜深惟禮塔中仙。
予過濟南龍山鎮。監稅宋寶國出王氏華嚴經
解相示曰。公之於道可謂至矣。予問寶國華嚴
有八十卷。今獨解其一。何也。寶國曰。王氏謂我

王
王
王

又曰
又曰
又曰

寶
寶
寶

此佛語深妙。其餘皆菩薩語爾。予曰。予藏經取
佛語數句置菩薩語中。復取菩薩語置佛語中。
予能識其是非乎。曰不能也。非獨予不能。王氏
亦不能。予昔在坡下。聞沂陽猪肉至美。道人置
之。使者醉猪夜逸。置他猪以償。吾不知也。而與
客食皆大詫。以為非他產所及。已而事敗。客皆
大慚。今王氏之猪未敗耳。昔者買肉媚女。歌或
因以悟。若一念清淨。牆壁瓦礫。皆說無上法。而
東坡禪喜十四

唯唯。
云佛語深妙。菩薩不及。豈非夢中語乎。寶國曰。
東坡云。日者王寔王寧見訪。寔韓持國少傅之
婿也。因問持國安否。寔寧皆曰。自致政尤好觀
伎。嘗自謂人曰。吾已癯老。且將聲樂酒色以娛
年。不爾。無以度日。東坡曰。惟其殘年。正不當爾。
君兄弟至親。且舊。願為某傳一語於持國。可乎。
寔寧曰。諾。坡曰。頃有一老人。未嘗參禪。而雅合

佛理雖不參
而亦不離

人人宜念之

禪理。成生之際。極爲了然。一日置酒大會親友。酒闌。語泉曰。老人卽今且去。目攝衣正坐。將奄奄焉。諸子乃遽遽呼號曰。大人今日乃與世訣乎。願留一言爲教。老人曰。本欲無言。今爲汝懇。只是第一五更起。諸子未諭曰。何也。老人曰。惟五更可以勾當自家事。日出之後。欲勾當則不可矣。諸子曰。家中幸豐。何用蚤起。舉家諸事。皆是自家事也。豈有分別。老人曰。不然。所謂自家事者。是死時將得去者。吾平生治生。今日就化。可將何者去。諸子頗悟。今持國果自以謂殘年。請二君言與持國。但言某請持國勾當自家事。與其勞心。寧不若爲可以死時將去者計也。坡又曰。范景仁平生不好佛。晚年清慎。減節嗜慾。一物不芥蒂於心。真卻是學佛作家。然至成。常不取佛法某。謂景仁雖不學佛而達佛理。雖毀佛罵祖亦不害也。

以處却語中

東坡泛穎詩。散爲百東坡。頃刻復在茲。劉須溪謂本傳燈錄。按傳燈錄。良价禪師因過水觀影而悟。有偈云。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

紹興錄

蘇東坡自謂竄逐海上。去死地稍近。心頗憂之。願學壽禪師放生以證善果。敬以亡母蜀郡太君程氏遺留簪珥。盡買放生。以薦父母冥福。其

東坡禪喜十四

十三

子邁在東坡之側。見所買放生。盈軒蔽地。或掉尾乞命。或悚翅哀鳴。邁憐悲其意。亟請放之。旁有侍妾名朝雲。見邁衣衿有蟻動。視之乃蠶也。妾遽以指爪隕其命。東坡訓之曰。聖人言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我今遠取諸物以放之。汝今近取諸身以殺之。耶。妾曰。奈嚙我何。東坡曰。是汝氣體感召而生者。不可罪彼。要當捨而放之。可也。今人殺害禽魚之命。是豈禽魚畜人耶。妾大

如此大言不實
節制實境其此

悟自後罕茹腥物多食蔬菜而已東坡舅氏諭之曰心卽是佛不在斷肉東坡曰不可作如是言小人女子難感易流幸其作如是相有何不可

黃魯直謂子瞻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某適到市橋見生鶩繫足在地鳴叫不已得非哀祈於我耶子瞻曰某昨日買十鵝中有四活卽放之餘者幸作一孟羹今日吾家常膳買魚數斤以

東坡禪書十四

十四

水養之活者放而救渠命瘡者烹而悅吾口雖腥羶之慾未能盡斷且一時從權爾魯直曰吾兄從權之說善哉魯直因作頌曰我肉衆生肉名殊體不殊元同一種性只是別形軀苦惱從他受肥甘爲我須莫教闍老判自揣看何如子瞻聞斯語愀然嘆曰我猶未免食肉安知不被闍老之責乎黃魯直

師民瞻詩注云佛印禪師法名了元饒州人公

師民瞻詩注云
佛印禪師法名了元

北齊書云
佛印禪師法名了元

久與之遊時住持潤州金山寺公赴杭過潤爲留數月一日值師挂牌與弟子入室公便服入方丈見之師云內翰何來此間無坐處公戲云暫借和尚四大用作禪床師曰山僧有一轉語內翰言下卽答當從所請如稍涉擬議所係王帶願留以鎮山門公許之便解玉帶置几上師云山僧四大本無五蘊非有內翰欲於何處坐公擬議未卽答師急呼侍者云收此玉帶永鎮

東坡禪書十五

十五

山門公笑而與之師遂取衲裙相報因有二絕公次韻答之余嘗聞廣漢天寧泰長老話其事泰云是時在金山挂塔目擊公與元老問答如此余故叙於題下使後人知其本末云

病骨難堪玉帶圓鏡根仍落箭鋒機欲教乞食歌姬院故與雲山驚袖衣

此帶閑人如傳舍流傳到我亦悠哉錦袍錯落真相稱乞與佯狂老萬回

子由在筠作東軒記。或戲之爲東軒長老。其塔
曹煥往筠。余作一絕句送曹以戲子由。曹過廬
山出以示圓通。慎長老。慎欣然。亦作一絕送客
出門。歸入室。跌坐化去。子由問之。乃作一絕。一
以答予。一以答慎。明年。余過圓通。始得其詳。乃
追次慎韻。

君到高安幾日回。一時得覓舊塵埃。贈君一籠
半收取。盛取東軒長老來。余送曹

東坡禪喜十四

十六

東軒長老未相逢。已見黃州一信通。何必揚眉
資自擊。須知千里事同風。慎和余詩

東軒只似虛空樣。何處人家籠解盛。縱使盛來
無處着。雪堂自有老師兄。子由答余詩

擔頭挑得黃州籠。行過圓通一笑開。卻到山前
人已寂。亦無一物可擔回。子由答慎詩

大士何曾有生死。小儒底處覓窮通。偶留一峽
千山上。散作人間萬竅風。余和慎詩

舊說房琯開元中。嘗宰盧氏。與道士邢和璞出
游。遇夏口卽入廢佛寺。坐古松下。和璞使人鑿
地得窖中所藏婁師德與永禪師書。謂琯曰。頗
憶此耶。琯因悵然。悟前生之爲永師也。故人柳
子玉寶此画。云是唐本宋復古所臨者。元祐六
年三月十九日。予自杭州還朝。宿吳松江。夢長
老仲殊挾琴過。予彈之。有異聲。就視。琴頗損。而
有十三絃。予方歎惜不已。殊曰。雖損尚可修。曰

東坡禪喜十四

十七

奈十三絃何。殊不荅。誦詩云。度數形名本偶然。
破琴今有十三絃。此生若遇邢和璞。方信秦箏
是響泉。予夢中了然。識其所謂。既覺而忘之。明
日晝寢。復夢殊來。理前語。再誦其詩。方驚覺。而
殊適至。意其非夢也。問之。殊蓋不知。是歲六月
見子玉之子子文。京師求得其画。乃作詩并書
所夢其上。子玉名瑾。善作詩。及行草書。復古名
迪。画山水草木。盖妙絕一時。仲殊本書生。棄家

學佛通脫無所着皆奇士也。

破琴雖末修。中有琴意足。誰云十三絃。音節如
佩玉。新琴空高張。次聲不附木。宛然七絃箏。動
與世好逐。陋矣房絲律。目循墮流俗。懸知董庭
蘭。不識無絃曲。破琴詩引

范蜀公不信佛說。大蘇公嘗與公論佛。詰其所
以不信之說。范公云。鎮平生事。非目所見者。未
嘗信。蘇公曰。公亦安能然哉。設公有疾。令人醫

東坡禪喜十四

十八

切脉。曰。寒則服熱藥。曰。熱則餌寒藥。公何嘗見
脉而信之如此。何獨至于佛而必待見耶。張耒
東坡議學校貢舉書。斥士大夫主佛老之為非。
又策別云。天子有七廟。今又飾佛老之官而為
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兼官以領之。歲給貲
以鉅萬。此何為者耶。其言與佛骨表何異。又作
勝相院記。謂治其學者。大抵設械以應敵。匿形
以逸敗。窘則推墮。湜漾。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

此數句盡禪學自欺欺人之病。果東坡於禪學
深入冥契。而其言若此。何也。蓋其與世不合。姑
以消其不平。莊子云。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
其東坡之謂乎。丹徒趙鉞

東坡參玉泉皓禪師。師問尊官高姓。坡曰。姓
秤。天下長老輕重。師喝曰。且道這一喝重多少。
坡無對。於是尊禮之。後過金山。坡題自己照容
偈曰。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

東坡禪喜十四

十九

功業。黃州瓊州惠州。燕石齋補五燈會元

石塔來別居士。居士云。經過草草。不見石塔。塔
起立云。遮個是磚浮圖耶。居士云。有縫否。云無
縫。何以容世間螻蟻。坡首肯之。元豐八年八月
二十七日。外紀

東坡食肉誦經。或云不淨。坡取水漱口。或云一
盞水如何漱得。坡云。慚愧。闍黎會得。志林
蘇臺定惠院淨人卓契順。不遠數千里。陟嶺渡

見其本有指
於此也
曰以謂其而性
實然也

海。候無恙于東坡。東坡問將甚麼土物來。願展
兩手。坡云。可惜許。數千里空手來。願作荷擔勢。
信步而去。志林

東坡禪喜十四

跋東坡禪喜集後

子瞻廬山偈云。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
淨身。說者謂子瞻猶是門外漢。無山無水時。全
身跳入黑茫。地大抵禪為生死。不為文字。生
死之根。根於瞥起。初念瞥起。一念若使如絲。赴
焰如蚤。噴鐵心路。既斷生死。冰消故。一切老胡
痛棒熱喝。揔向人生死初根。一齊斬截。到此方
云盡大地是個悟門。盡一切微塵皆轉法輪。此

跋一

何以故。於瞥起處。心路不行。則艸木瓦石。無非
大善知識。艸搖木動。瓦飄石鳴。無非老胡痛棒
熱喝。如是者是名真禪喜。子瞻平生熟于荀孟
孫吳。晚遇貶謫。落落窮鄉。遂以內典為摯。愁捐
痛之物。浸淫久之。斐然有得。唐有香山。宋有子
瞻。其風流往。相類而其借禪以為文章。二公
亦差去不遠。香山云。外以儒行脩其身。內以釋
教汰其心。旁以琴酒山水詩歌樂其志。則分明

一眉山之老人而已子瞻於生死二字雖不能
與維摩龐蘊爭一線然其譚笑輕安坦然而化
如其為文章則鋪禪之糟而因如其華者多也
徐長孺彙集成編余故喜而刻之使天下老居
士有生死心者一披此卷或士大夫熱鬧中欲
乞清涼扇子不妨向子瞻案前燒一瓣香其或
心力勇猛不願作文字禪者則請冥之毋以不
肖為戎首

心空居士唐文獻

跋二

宗門不立文字不妨有文字景德傳燈錄余所
畜舊本甚佳竊寶惜之未暇探索今春遇茗淩
玄房誇示余此本與余藏本無異而裝潢有加
焉檢卷末知為勝國至元間板元板之精幾亂
宋板又為傳燈可寶也此外又有續燈聯燈廣
燈等當必有佳本如此錄者安得盡有之為快
雖然能加探索一則兩則便可穿佛祖鼻孔不
然徒寶惜之以供蠹魚無為也余老矣願以勉

玄房

萬曆癸卯春日真實居士馮夢禎

此開之先生所跋余元板傳燈錄語也先
生批閱兩禪喜意余時多口海內素所
不及其數修作序今不可追矣聊附
此以見先生禪宗之一斑可其所稱玄房
則余稚年時舊字也 凌濛初識

歲之癸卯聞之先生有吳閶之游招余
從同聯舟以行各有詩今快雪集中所書
月訂吳門之約是也舟中黃若相對輒
一快商榷時嘉禾方刻研北雜志成先
為之正訛字數十且為億中以為快校
向余奚囊攜得何書余以景德傳燈以
蘇黃禪言集對蘇集舊多桂漏而
蓋稍益之者也先生愛傳燈初之精好

書一跋又點閱二禪喜集在坐有釋行慈
生時舉妙義相證隨筆其上乃吳閶邊
二集皆卒業向執之荀中迄今凡十九年
生墓木已拱而余亦鏡有秋霜縷許矣付
剞劂一新恍如昨游焉慨然
天啓辛酉春季吳興凌潔初跋尋書



東坡養生集十二卷

〔宋〕蘇軾撰 〔清〕王如錫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東坡養生

集十二卷》提要

東坡養生集



坡公集行世凡數十種未有以養生著者弇州綜其散逸彙為外紀近禪喜一集眉公序而傳之皆妙有韻致吾友武玉氏獨謂世以文人目公即禪喜亦公文字之盡變者耳迺公則實從事於養生其散見篇籍者類可考也公韶融好

道少時即欲投竄山林父
兄不許迫以婚宦到黃州
借天慶觀道堂三間杜門
辟觀四十九日迺出至惠
則欲造一禪榻作乾蒸餅

紙六

三

百枚細嚼以致津液數息
煉陰行龍虎鉛汞之訣且
曰自失官後便覺三山跬
步雲漢咫尺居海外華鬢
黃中曰自非廢謫安得此

慶然則流離遷徙多方厄
公者正公所以厚自養煉
借為証道之資者也公好
服食遊戲揮染飄忽欲仙
掛稚川而侶弘景亦多遜

紙七

三

焉今集中養生諸論獨精
通明晰辭旨了然不復如
叅同悟真等篇令人讀之
未易致詰蓋以雄文標其
妙義錯若旨於筆端寄微

情乎高致又豈名相隱秘
之語所得髣髴其風韻者
哉嗟夫公去今五百餘歲
是集成使人一展卷焉皆
得見公於御氣乘風烟雲
縹緲之境自吾武王氏始
武王簡遠沉靜有穎濱之
致於世無所嗜獨嗜書尤
嗜讀公書反覆研味勒成
此集取裁嚴而綜攬核每

言外標舉意義騰踊其於
坡谷猶郭象之於莊也乙
亥冬杪南都盛賓撰



序

東坡養生集者余讀東坡
集取所爲養生家言引伸
觸類手錄之而自爲一集
者也夫東坡之集無所不

自序

有讀者亦無所不取焉而
余獨槩之以養生不幾誕
與夫擬之於縱橫諸家從
其文章而爲言者也約之
以養生之旨從其性情而

爲言者也是故肆出而爲
趣旁溢而爲韵凝特而爲
膽識挺持而爲節義倣儻
踔絕一無所回疚莫不咨
嗟嘆賞謂爲不可及而不

自序

知其所以不可及要脊脩
熒自得超然境遇之中飄
然埃壒之外者乃能歷生
死患難而不驚雜諧謔嬉
遊而不亂故嘗捧其篇章

而想其丰儀攬其遺蹟而
標其興寄思其話言而窺
其洞覽流畧之指懸解默
喻之神至今坡老風流依
然未散而高顙深髯戴笠
躡屐把蓋揮毫嘻笑怒罵
之態猶栩栩焉奕々焉往
來於江山湖海之上此中
不啻長生久駐者存耶然
且縱而觀之江瑤海錯嘗

之美矣而啗芋飲水未嘗
不茹而甘焉紫微石渠居
之宜矣而蜚鳴獠洞未嘗
不習而安焉湖山秀映嘯
歌樂矣而蠻煙颶霧之中
未嘗不忻而游焉手抵橫
流目誅曩客拮据辯論於
生民寧太利大害而孤孽
瘡痍鱗介草木之微未嘗
不過而問焉天子太后名

公巨卿文人勝士縑流羽
客之輩莫不傾心動魄把
臂交驩而出入於悍相獄
吏之手徘徊於山樵野嫗
鳥言卉服之間未嘗不徇

自序

五

律而夷猶焉若然則凡世
所見窮通得喪妍媸纖巨
東坡既已冥而一之矣是
養生之旨也於是廣搜衆
刻自詩文鉅牘至簡尺填

詞以及小言別集凡有關
於養生者悉採焉列十二
目釐爲十二卷每風雨晦
明憂愁醉夢之餘稍一展
詠無不灑發神開而悠發

自序

六

自樂也至操觚家所習誦
諸論策讀之未嘗不喜二
之而不終讀夫曰揣摩與
經濟余兩無當焉東坡曰
少季讀書作文專爲應舉

又曰妄論利害攙說得失
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候
蟲時鳥自鳴自己審如是
又安足以見東坡也哉故
養生者從東坡之性情而

自序

七

爲言者也余少多病從事
舉子輒有物以敗之及譚
神僊吐納之術恍然有會
於余中嗟夫余固木食澗
飲之人已矣其肯以凡情

恩吾東坡也耶

崇禎乙亥嘉平月三日江

左王如錫書於箬菴



自序

八

東坡養生集總目

飲食 第一卷

賦八首 頌五首 詩三十首 傳三首

雜著一首 尺牘十九首 雜記二十八

則 別集五條

方藥 第二卷

賦一首 贊一首 詩十四首 傳一首

雜著一首 跋一首 叙一首 尺牘三

十首 雜記三十七則 別集二條

東坡養生集 總目

居上 第三卷

記三首 銘四首 詩四十首 表五首

書四首 尺牘三十二首 啟一首 詩

餘一首 雜記十二則 別集一條

遊覽 第四卷

詩七十六首 記三首 序一首 賦一

首 詩餘三首 雜記十九則

服御 第五卷

賦一首 銘十八首 贊三首 頌一首

詩三十一首 表一首 傳一首 雜著

三首 書跋二首 尺牘六首 詩餘一

首 雜記五十九則

翰墨 第六卷

記六首 贊九首 序一首 書五首

尺牘二十首 詩六首 操一首 詩餘

二首 題跋三十一首 雜記二十四則

別集二條

達觀 第七卷

東坡養生集 總目

銘一首 贊一首 偈一首 詩二十六

首 詩餘一首 叙二首 記二首 說

三首 雜著二首 題跋六首 書二首

尺牘二十七首 雜記十九則 別集三

條

妙理 第八卷

記五首 賦三首 銘十首 頌二十一

首 贊二十三首 偈五首 雜著四首

題跋十二首 雜記十九則 詩七首

尺牘三首 書一首

胡攝 第九卷

書五首 表一首 尺牘三十七首 記

一首 雜著三首 跋一首 說一首

論一首 偈二首 贊二首 銘一首

詩十首 雜記十四則

利濟 第十卷

記二首 書六首 狀八首 劄子二首

尺牘十四首 青詞一首 祭文三首

東坡養生集 總目

三

銘一首 詩十六首 題跋四首 說二

首 雜記八則 別集六條

述古 第十一卷

碑記二首 論五首 贊三首 詩二十

四首 詩餘一首 史評十三首 書跋

六首 雜記十二則 雜書十七則

志異 第十二卷

傳二首 碑二首 記三首 詩九首

詩餘一首 贊二首 誌銘一首 雜記

三十六則 別集十三條

物穉需養有飲食卽有方藥行住坐卧非

居則遊百體之奉服御未可少也情生境

觸翰墨著矣達觀遊乎物外妙理寄於象

先調攝之功於是爲大豈日幽憂未暇利

濟斯興曠稽往古洞視來茲終之以志異

焉通計詩文雜集爲目凡千一百四十有

一附錄者不載如錫識

東坡養生集 總目

四

東坡養生集總目

東坡養生集第一卷目錄

飲食

天慶觀乳泉賦

濁醪有妙理賦

洞庭春色賦

中山松醪賦

酒子賦

菜羹賦

後杞菊賦

老饕賦

桂酒頌

東坡羹頌

油木頌

猪肉頌

禪戲頌

真一酒歌

東坡養生集目錄

一卷

密酒歌

天門冬酒

焦千之求惠山泉

調水符

煎茶

春茶

搜筍

元修菜

溪陂魚

鱖魚行

竹鼈

食雉

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

食橫櫚

豆粥

過湯陰市得豌豆大麥粥示三兒子一首

糴米

糴菜

王穆羹

秋韶州黃蔓菁蘆菹

二月十九日携白酒鱸魚過詹使君食槐

葉冷淘

玉板

楊州以土物寄少游

寄周安孺茶

和蔣夔寄茶

和連雨獨飲

和飲酒

葉嘉傳

黃甘陸古傳

江瑤柱傳

東坡酒經

東坡養生集目錄

一卷

真一法酒

薺羹

與循守周文之

答朱康叔

與吳君采

與錢穆父

與史彥明

與程正輔

與趙仲修

與杜孟堅

與張朝請

與孟亨之

與姜唐佐秀才

與米元章

記釀酒

楊州飲酒

記飲酒

子明飲酒

甘是以變化往來有逝而無竭故海洲之泉必
甘而海雲之雨不鹹者如涇渭之不相亂河濟
之不相涉也若夫四海之水與凡出壘之泉皆
天地之死氣也故能殺而不能生能槁而不能
決也豈不然哉吾謫居僊耳卜築城南鄰於司
命之宮百井皆鹹而醪醴渾乳獨發於宮中給
吾飲食酒茗之用蓋沛然而無窮吾嘗中夜而
起挈瓶而東有落月之相隨無一人之我同汲
者未動夜氣方歸鐙瓊佩之落谷瀝玉池之生

水坡養生集

飲食

一卷

肥吾三嚙而遠返懼守神之訶譏却五味以誦
六塵悟一真而失百非信飛仙之有藥中無主
而何依渺松喬之安在猶想像於庶幾

某在海南作此賦未嘗示人既渡海親寫

二本一以示秦少遊一以示劉元忠建中

靖國元年三月二十一日

以刻至之理寫入賦中非晚年無此膽筆

非海外亦無以發此奇思

濁醪有妙理賦

神聖功用無捷於酒

酒勿嫌濁人當取醇失憂心於昨夢信妙理之
疑神渾盎盎以無聲始從味入杳冥冥其似道
徑得天真伊人之生以酒爲命常因既醉之適
方識此心之正稻米無知豈解窮理麴蘖有毒
安能發性乃知神物之自然蓋與天工而相並
得時行道我則師齊相之飲醇遠害全身我則
學徐公之中聖湛若秋露穆如春風疑宿雲之
解駁漏朝日之噉紅初體粟之失去旋眼花之

東坡養生集

飲食

三卷

掃空酷愛孟生知其中之有趣猶嫌白老不頌
德而言功兀爾坐忘浩然天縱如如不動而體
無礙了了常知而心不用坐中客滿惟憂百榼
之空身後名輕但覺一盃之重今夫明月之珠
不可以竊夜光之璧不可以備芻豢飽我而不
我覺布帛煥我而不我娛惟此君獨造萬物之
表蓋天下不可一日而無在醉常醒就是狂人
之藥得意忘味始知至道之腴又何必一石亦
醉罔問州閭五斗解醒不問妻妾結藏廷中觀

廷尉之度量、脫鞶殿上、夸謫仙之敏捷、陽醉暹地常陋王式之福、鳴歌仰天、每譏楊惲之狹、我欲眠而君且去、有客何嫌人皆勸而我不聞、其誰敢接殊、不知人之齊聖、匪昏之如古者、晤語必旅之於獨醒者、汨羅之道也、屢舞者高陽之徒、與惡蔣濟而射木人、又何猶淺殺王敦而取金印、亦自狂踈、故我肉全其天、外寓於酒濁者、以飲吾僕、清者以酌吾友、吾方耕於渺莽之野、而汲於清冷之淵、以釀此醪、然後舉窪樽而屬

東坡養生集 飲食

四 一卷

無口

此律賦也、展筆書之、毫不用組織

洞庭春色賦 并引

安定郡王以黃柑釀酒、名之曰洞庭春色、其猶子德麟得之以餉予、戲作賦曰、

吾聞橘中之樂、不減商山、豈霜餘之不食、而四老人者、游戲於其間、悟此世之泡幻、藏千里於一班、舉棗葉之有餘、納芥子其何艱、宜賢王之達觀、寄逸想於人寰、嫋嫋兮秋風、泚天宇兮清閑、吹洞庭之白浪、漲北渚之蒼灣、携佳人而往、遊勒客、發與風鬟、命黃頭之千奴、卷震澤而與

東坡養生集 飲食

五 一卷

俱還、糴以二米之禾、藉以三春之管、忽雲烝而冰解、旋珠零而滂沱、翠勺銀罍、紫絡青綸、隨屬車之鳴夷、欵木門之銅鑲、分帝觴之餘瀝、幸公子之破慳、我洗盞而起、嘗散腰足之痺、頑盡三汀於一汲、吞魚龍之神、姦醉夢紛紜、始如髦鬣、鼓巴山之桂楫、扣林屋之瓊闌、卧松風之瑟縮、揭春溜之淙潺、追范蠡於渺茫、吊夫差之惛惛、屈此觸於西子、洗亾國之愁顏、驚羅襪之塵飛、失舞袖之弓彎、覺而賦之以授公子、曰嗚呼噫

嗚呼言夸矣公子其爲我刪之

宋至神宗始於宗室中立教養選舉之法
先生作德麟字說曰子自禁林出守汝南
始與越王之孫華原公之子僉書君令時
遊得其爲人有杞梓之用瑚璉之貴將必
顯聞於天下非特佳公子而已先生在穎
與同治西湖後任兵部尚書有薦德麟狀

東坡養生集 飲食

一卷

中山松醪賦

始余宵濟於衡漳車徒涉而夜號燧松明而識
淺散星宿於亭臯鬱風中之香霧若訴予以不
遭豈千歲之妙質而死斤斧於鴻毛效區區之
寸明曾何異於米蒿爛文章之糾纏驚節解而
流膏嗟構厦其已遠尚藥石之可曹收薄用於
桑榆制中山之松醪救爾灰燼之中免爾螢燭
之勞取通明於盤錯出肪澤於烹熬與黍麥而
皆熟沸春聲之嘈嘈味甘餘而小苦歎幽姿之

東坡養生集 飲食

一卷

獨高知甘酸之易壞笑京州之蒲萄似玉池之
生肥非內府之烝羔酌以瘿藤之紋樽薦以石
蟹之霜螯會日飲之幾何覺天刑之可逃投拄
杖而起行罷兒童之抑搔望西山之咫尺欲褰
裳以遊邀跨超峰之奔鹿接挂壁之飛猱遂從
此而入海渺翻天之雲濤使夫稽阮之倫與八
仙之群豪或騎麟而翳鳳爭檣挈而瓢擲顛倒
白綸中淋漓宮錦袍追東坡而不可及歸舖散
其醕糟澈松風於齒牙猶足以賦遠遊而續離

騷也

有掉頭不顧之意。酣適甚也。陳明卿

當是煉松脂釀酒。孫思邈云：松脂以銜山者爲良。先生云：真定松脂亦良。古方多用辟穀陶弘景曰：釀酒主脚弱骨節風。外有松葉酒。又松節松花俱可釀酒。

東坡養生集 飲食

一卷

酒子賦 并引

南方釀酒未大熟，取其膏液，謂之酒子。率得十
一，既熟則反之醅中，而潮人王介石、泉人許珏
乃以是餉予。寧其醅之滴，以斲予一醉。此意豈
可忘哉！乃爲賦之。

米爲母，麴其父。烝羔豚，出髓乳，憐二子自節口。
餉滑甘，輔衰朽。先生醉，二子舞，歸淪其糟，飲其
友。先生既醉而醒，醒而歌之曰：吾觀稱酒之勑，
法兮。若嬰兒之未孩，及其溢流而走空兮。又若

東坡養生集 飲食

一卷

時女之方笄，割玉脾於蓬室兮。醅雛鶯之毡毳，
味盎盎其春融兮。氣凜冽而秋爽，自我囁腹之
瓜罌兮。入我凹中之荷盃，瞰朝霞於霜谷兮。漾
夜稻於露畦，吾飲少而輒醉兮。與百榼其均齊，
游物初而神疑兮。反實際而形開，顧無以醉二
子之勑兮。出妙語爲瓊瑰，歸懷壁且握珠兮。挾
所有以做厥妻，遂諷誦以忘食兮。殷空腸之轉
雷。

末帶詖諧

菜羹賦 并序

東坡先生卜居南山之下服食器用稱家之有無水陸之味食不能致資蔓菁蘆菹苦蕒而食之其法不用醯醬而有自然之味蓋易而可常享乃爲之賦辭曰

嗟余生之福迫如脫兔其何因殷詩勝之轉雷聊禦饑而食陳無芻豢以適口荷鄰叢之見分汲幽泉以掾濯搏露葉與瓊根鑿錡錡以膏油滋融液而流津適湯漾如松風投橡豆而諧勺

東坡養生集 飲食

十一卷

覆陶甌之穹崇罷攬觸之煩勤屏醯醬之厚味却椒桂之芳辛水耗初而釜治火增壯而力均滷糟雜而廉清信淨美而甘芬登盤盂而薦之具七箸而晨飧助生肥於玉池與五鼎其齊珍鄙易牙之效技超傳說而策勲沮彭尸之爽惑調竈鬼之嫌嗔嗟丘嫂其自隘陋樂羊而匪人先生心平而氣和故雖老而體胖忌口腹之爲累似不殺而成仁竊比子於誰與葛天氏之遺民

杞菊賦 并序

天隨生自言常食杞菊及夏五月枝葉老硬氣味苦澀猶食不已因作賦以自廣始余嘗疑之以爲士不遇窮約可也至於饑餓嚼嚼草木則過矣余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貧衣食之奉殆不如昔者及移守膠西意且一飽而齋厨索然日者與通守劉君廷式循古城廢園求杞菊食之捫腹而笑然後知天隨之言可信不謬作後杞菊賦以自嘲且解之云

東坡養生集 飲食

十一卷

吁嗟先生誰使汝坐堂上稱太守前賓客之造請後掾屬之趨走朝衙達午夕坐過酉曾孟酒之不設攬草木以誑口對案饕餮舉箸噎嗔昔陰將軍設麥飯與慈葉井丹推去而不艱怪先生之眷眷豈故山之無有先生忻然而笑曰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爲貧何者爲富何者爲美何者爲陋或糠覈而強肥或梁肉而墨瘦何侯方丈庾郎三九較豐約於夢寐卒同歸於朽吾方以杞爲糧以菊爲糗春食苗夏食葉秋

食花實而冬食根庶幾乎西河南陽之膏

據覈二語抄有關鎖合吐之間嫣然流韻

東坡養生集

飲食

十一卷

老饕賦

庖丁鼓刀易牙烹熬水欲新而釜欲紫火惡陳而薪惡勞九蒸暴而日燥百上下而湯磨膏項上之一嚙嚼霜前之兩螯爛櫻珠之煎客滄杏駱之蒸羔蛤半熟而合酒蟹微生而帶糟蓋聚物之天美以養吾之老饕婉彼姬姜顏如李桃彈湘妃之玉瑟鼓帝子之雲璈命仙人之萼綠華舞古曲之鬱輪袍引南海之玻黎酌涼州之蒲萄願先生之耆壽分餘瀝於兩髦候紅潮於

東坡養生集

飲食

十一卷

雖標艷賞意不屑屑

王聖俞

桂酒頌 并序

禮曰。夷有疾。飲酒食肉。必有草木之滋焉。薑桂之謂也。古者非喪食。不徹薑桂。楚辭曰。奠桂酒兮椒漿。是桂可以爲酒也。本草。桂有小毒。而菌桂。牡桂。皆無毒。大略皆主溫中。利肝膽。氣殺三蟲。輕身堅骨。養神發色。使常如童子。療心腹冷疾。爲百藥先。無所畏。陶隱居云。仙經服三桂。以惠涕合雲母。爲水。而孫思邈亦云。久服可行水上。此輕身之效也。吾謫居海上。法當數飲酒。

東坡養生集 飲食

一卷 十四

以祭瘴。而嶺南無酒禁。有隱者以桂酒方授吾。釀成而玉色香味超然。非人間物也。東坡先生曰。酒天祿也。其成壤美。惡世以兆。主人之吉。凶吾得此。豈非天哉。故爲之頌。以遺後之。有道而瘠矣者。其法蓋刻石置之。羅浮鐵橋之下。非忘世求道者。莫至焉。其詞曰。

中原百國東南傾。流膏輸液歸南溟。祝融司方發其英。沐日浴月百寶生。水振黃金山空青。丹砂晨嗽珠夜明。百卉甘辛角芳馨。梅檀沉水乃

公卿大夫芝蘭士蔥蘢。桂君獨立冬鮮榮。無所慚畏。時靡爭釀。爲我醪淳而清甘。終不壞醉不醒。輔安五神伐三彭。肌膚渥丹身毛輕。冷然風飛。問水行誰其傳者。疑方平教我常作醉中醒。叙有地步頌述寫上許多土產

東坡養生集 飲食

一卷 十五

東坡羹頌 并引

東坡羹蓋東坡居士所煮菜羹也不用魚肉五味有自然之甘其法以菰若蔓菁若蘆菹若薺皆擦洗數過去辛苦汁先以生油少許塗釜緣及瓷盤下菜湯中入生米爲糝及少生薑以油器覆之不得觸觸則生油氣至熟不除其上置甌炊飯如常法盤不可遽覆須生菜氣出盡乃覆之羹每沸湯過油輒不又爲盤所壓故終不得上不得羹上薄飯則氣不得達而飯不熟矣

東坡養生集 飲食

一卷
十六

飯熟羹亦爛可食若無菜用瓜茄皆切破不揉洗入菴熟赤豆與粳米相半爲糝餘如煮菜法應純道人將適廬山求其法以遺山中好事者以頌問之
甘苦常從極處回鹹酸未必是鹽梅問師此箇天真味根上來麼塵上來

所謂自然之甘非知味者不可與道此况味外之味乎

油水頌

熙寧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元叔設食嘉祐謁長老觀佛牙趙郡蘇某爲之頌曰
水在油中見火則起油水相搏水去油住湛然光明不知有火在火能定由水爭故若不經火油水同定非真定故見火復起

烹煉之功於斯見矣

僕嘗與子瞻學士會食於嘉祐長老紀公之丈室子瞻識其行於壁又書水去真定

東坡養生集 飲食

一卷
十七

之喻十二言於其所謂禪板者紀曰壁有時以圯版有時以蠹不幸而及於此則吾之所寶去矣我將寶其真筆而摹其字於石垂之綿綿使觀者知大賢之所存熙寧四年八月九日河南侯溥元叔題

豬肉頌

淨洗鑪少著水。柴頭爇煙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時。他自美。黃州好豬肉。價錢如泥土。貴者不肯喫。貧者不解煮。早晨起來打兩碗。飽得自家君莫管。

煮肉三昧

東坡養生集 飲食

一卷
十八

禪戲頌

已熟之肉。無復活理。投在東坡。無礙羹釜。中有何不可。問天下禪和子。且道是肉是素。喫得是。喫不得。是大奇。大奇一盃羹。勘破天下禪和子。
二頌一是溫養。一是參悟。

真一酒歌 并引

布筭以步五星。不如仰觀之捷。吹律以求中聲。不如耳齊之審。鉛汞以爲藥。策易以候火。不如天造之真也。是故神宅空。藥出虛。踴躍者以氣升。孰能推是類。以求天造之藥乎。於此有物。其名曰真。一遠遊先生方治此道。不飲不食。而飲此酒。食此藥。居此堂。予亦竊其一。二故作真一之歌。其詞曰。

東坡養生集 飲食

一卷
十九

空中細莖挿大芒。不生沮澤生陵岡。涉闕四氣更六陽。森然不受螟與蝗。飛龍御月作秋涼。蒼波改色屯雲黃。天旋雷動玉塵香。起搜十翼照坐光。跼蹐牛噉安且詳。動搖天關出瓊漿。壬公飛空丁女藏。三伏遇井了不嘗。釀爲真一和而莊。三杯儼如侍君王。湛然寂照非楚狂。終身不入無功鄉。

先生別有真一酒詩如此歌則寓言也

密酒歌

西蜀道士楊世昌善作密酒絕醇釀余既得其方作此歌遺之

真珠爲漿玉爲醴六月田夫汗流漉不如春甕
自生香蜂爲耕耘花作米一日小沸魚吐沫二
日眩轉清光活三日開甕香滿城快瀉銀餅不
須撥百錢一斗濃無聲甘露微濁醅醕清君不
見南園採花蜂似雨天教釀酒醉先生先生年
來窮到骨問人乞米何曾得世間萬事真悠悠

東坡養生集

飲食

一卷
二十

密蜂大勝監河侯

孫真人曰治風疹風癰用沙蜜一斤糯飯
一升麴麴五兩熱水五升同入瓶內封七
日成酒尋常以蜜入酒代之亦良按志林
所載蜜酒法畧與真一酒法同

天門冬酒

庚辰歲正月十二日天門冬酒熟予自漉之且
漉且嘗遂以大醉

二首

自撥床頭一甕雲幽人先已醉濃芬天門冬熟
新年喜麴米春香並含聞菜園漸疎花漠漠竹
扉斜掩雨紛紛擁裘睡覺知何處吹面東風散
縑紋

載酒無人過子雲年來家醞有奇芬醉鄉杳杳
誰同夢睡息齁齁得自聞口業向詩猶小小眼

東坡養生集

飲食

一卷
十一

花因酒尚紛紛點燈更試淮南語汎溢東風有
殺紋

杜子美詩云聞道雲安麴米春蓋酒名也

淮南子云東風至而酒汎溢許慎注云酒

汎清酒也

先生自注

冬月用天門冬去心煮汁同麴米釀成初
熟微酸久乃味佳出千金方

焦千之末惠山泉詩

茲山定空中乳水滿其腹遇隙則發見臭味實
一族淺深各有值方圓隨所蓄或爲雲洄涌或
作綫斷續或鳴空洞中雜佩間琴筑或流蒼石
縫宛轉龍鸞蹙餅罌走四海真偽半相質貴人
高宴罷醉眼亂紅綠赤泥開方印紫餅截圓玉
傾甌共歡賞竊語笑僮僕豈如泉上僧照灑自
挹掬故人憐我病翥龍寄新韻久仰北窓下晝
睡美方熟精品厭凡泉願子致一斛

東坡養生集

飲食

廿二

調水符

愛玉女洞中水既致兩瓶恐後復取而爲使者
見紿因破竹爲契使寺僧藏其一以爲往來之
信戲謂之調水符

欺謾久成俗關市有契繻誰知南山下取水亦
置符古人辨滯澠皎若鶴與鳬吾今既謝此但
視符有無常恐汲水人智出符之餘多防竟無
及棄置爲長吁

忽發此深想

煎茶

癭眼已過魚眼生颺颺欲作松風鳴蒙茸出磨
細珠落旋轉繞甌飛雪輕銀餅瀉湯誇第二未
識古人煎水意君不見昔時李生好客手自煎
貴從活火發新泉又不見今時潞公煎茶學西
蜀定州花萸琢紅玉我今貧病長苦饑分無玉
盃捧蛾眉且學公家作茗飲甌鑪石銚長相隨
不願撐腸拄腹文字五千卷但願一甌長及睡
足日高時

東坡養生集

飲食

廿三

新泉活火老坡窺見此中三昧然云出磨
則屑餅作團矣黃魯直去芎用鹽去橋用
薑轉於點茶全無交涉今旗鎗標格天然
色香映發峴爲冠他山輔之恨蘇黃不及
見若陸季疵復生忍作毀茶論乎
陳眉公
刻本作試院煎茶旋轉作眩轉玉盃作盃
盃長相作行相在腹作掛腹今悉從先生
手蹟訂之

春菜

蔓菁宿根已生葉。韭牙戴土拳如蕨。爛蒸香薺
白魚肥。碎點青蒿涼餅滑。宿酒初消春睡起。細
履幽畦掇芳艸。陳耳菊不負渠。綸縷堆盤纖
手抹。北方苦寒今未已。雪底波稜如鐵甲。豈如
吾蜀富冬蔬。霜葉露芽寒更苗。久拋菘葛猶細
事。苦筍江豚那忍說。明年投効徑須歸。莫待齒
搖并髮脫。

北方春蔬嚼冰雪。妍暖思采南山蕨。韭苗
東坡養生集 飲食 一卷 廿四

水餅姑置之。苦菜黃雞羹。羹滑尊綠色。紫
菰首白蔓菁牙。甜燂頭辣生茹。入湯翻手
成。毛以薑橙誇縷抹。驚雷菌子出萬釘。白
鵝截掌鰲解甲。琅玕深林未飄籜。軟炊香
杭煨短茁。萬錢自是宰相事。一飯且從吾
黨說。公如端爲苦笋歸。明日青衫誠可脫。
此山谷次韻也。先生得詩戲語。坐客曰。吾
固不愛作官。魯直遂欲以苦筍硬差致仕。
聞者絕倒。

櫻筍 并叙

櫻筍狀如魚。剖之得魚子。味如苦筍。而加甘芳。
蜀人以饌佛。僧甚貴之。而南方不知也。筍生膚
囊中。蓋花之方孕者。正二月間可剥取。過此苦
澀不可食矣。取之無害於木。而宜於飲食。法當
烝熟。所施畧與筍同。家煮酢浸。可致千里外。今
以餉殊長老。

贈君木魚三百尾。中有鸞黃子。魚子夜叉剖。櫻
欲分。甘籜龍藏頭。敢言美。願隨蔬果得。自用勿

東坡養生集 飲食 一卷 廿五

使山林空。老死問君何事食。木魚烹不能鳴。固
其理。

表中即愛前後數語。譚友夏謂蔬果山林
二句森森然有物情。在中余獨喜剖瘻一
聯綽有雋味。

元修菜 并叙

菜之美者有吾鄉之巢故人巢元修嗜之余亦嗜之元修云使孔北海見當復云吾家菜耶因謂之元修菜余去鄉十有五年思而不可得元修適自蜀來見余於黃乃作是詩使歸致其子而種之東坡之下云

彼美君家菜舖田綠茸茸豆莢員且小槐芽細而豐種之秋雨餘擢秀繁霜中欲花而未萼一如青蟲是時青裙女採擷何慈慈烝之復湘

東坡養生集 飲食

卷一

之香色蔚其饌點酒下鹽豉縷橙芼薑蔥那知

雞與豚但恐放筋空春盡苗葉老耕饒烟雨荒

潤隨甘澤化暖作青泥融始終不我負力與糞

壤同我老忘家舍楚音變兒童此物獨嫵媚終

年繁子腹君歸致其子囊盛勿函封張謇移甘

蒨適用如葵菰馬援載薏苡羅生等蒿蓬懸知

東坡下瘠鹵化千鍾長使齊安人指此說兩翁

巢菜有大小二種大者即薇乃野豌豆之

不實者小巢生稻田中吳地亦多 李時珍

漢陂魚

霜筠細破爲雙掩中有長魚如卧劍紫荇穿顯氣慘悽紅鱗照座光磨閃携來雖遠鼠尚動烹不待熟指先染坐客相看爲解顏香粳飽送如填塹早歲嘗爲荆渚客黃魚屢食沙頭店濱江易採不復珍盈尺輒棄母乃脩自從西征復何有欲致南烹嗟久欠游鯈瑣細空自腥亂骨縱橫動遭矧故人遠饒何以報客狙久空驚忽瞻東道無辭信使頻西鄰幸有庖蒸醢

東坡養生集 飲食

卷一

陂在鄆縣或云魚甚美可治痔趙彥林曰

此杜甫詩有漢陂行者也雖士大夫非西

人者往往讀爲蕩漾之漾此字從水從美

以陂中魚得名

鰻魚行

漸臺人散長弓射初噉鰻魚人未識西陵衰老
總帳空肯向北河親饋食兩雄一律盜漢家
好亦若肩相差食每對之先太息不因噎而緣
瘡痂中間霸據開梁隔一枚何啻千金直百年
南北鮭菜通往往殘餘飽臧獲東隨海船號倭
螺異方珍寶來更多磨沙淪潘成大截剖蚌作
脯分餘波君不問蓬萊閣下馳碁島八月邊風
備胡獠舳舻敗浪連溫炭長錢鏹處崖谷例膳

東坡養生集

飲食

一卷
廿八

大善治薦華堂坐令雕俎生輝光肉芝石耳不
足數醋毛魚皮真倚墻中都貴人珍此味精池
油藏能遠致割肥方厭萬錢厨决皆可醒于日
醉三韓使者金鼎來方春饋送煩與臺遼東太
守遠白獻臨菑掾吏誰爲材吾生東歸收一斛
苞苴未肯鑽華屋分送羹材作眼明却取細書
防老讀

鰻步角反郭璞三蒼注曰鰻似蛤偏着石

廣志云鰻無鱗有殼一面附石細孔維維

或七或九北齊顏之推云卽石决明肉旁

一年一孔至十二孔而止以合歲數登州

所出其味珍絕然漢以前未聞其貴至王

莽欲敗時但飲酒嚼鰻魚而光武時張步

據青徐遣使詣闕上書獻鰻魚又臨淄太

守吳良賜鰻魚百枚則兩漢時已自珍之

宋時淮治北属江南無復能得或有開關

得至者一枚直數千金則視爲常品往往

乾之以百枚爲一串用餉京貴物之貴賤

東坡養生集

飲食

一卷
廿九

有時如此

焦弱侯

竹總

野人獻竹應腰腹大如盎，自言道旁得採不費。
置網鳴夷讓圓滑，混沌慙瘦夾兩牙，雖有餘四
足僅能髣逢人，自驚蹶悶若兒脫襪，念茲微陋
質刀几安足枉就擒，太倉卒羞愧不能餐，南山
有孤熊擇獸行，祗掌。

一作竹鮑留柳二音，食竹根之鼠也大如
光味如鴨肉，人多食之。

東坡養生集 飲食

一卷
三十

食雉

雄雉曳修尾，驚飛向日斜。空中紛格鬬，綠羽落
如花。喧呼勇不顧，投網復誰嗟。百錢得一雙，新
味時所佳。烹煎雜雞鶩，瓜距漫槎牙。誰知化爲
蜃，海上落飛鷗。

雉入海爲蜃，蜃吐氣成樓，所以吞飛鳥。

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支

南村諸楊北村盧，白花青葉冬不枯。垂黃綴紫
煙雨裏，特與荔支爲先驅。海山仙人絳羅襪，紅
紗中單白玉膚。不須更待妃子笑，風骨自是傾
城姝。不知天工有意無，遣此尤物生海隅。雲山
得伴松檜老，霜雪自困楂梨麤。先生洗盥酌桂
醕，冰漿薦薦此顙虬。珠似開江鱸，斫玉桂更洗河
豚烹腹腴。我生涉世本爲口，一官久已輕尊鱣。
人間何者非夢幻，南來萬里真良圖。

東坡養生集 飲食

一卷
三一

先生自注云：予嘗謂荔支厚味高格兩絕，
果中無比。惟江歸柱河豚魚近之耳。又絕
句云：羅浮山下四時春，盧橘楊梅次第新。
日啖荔支三百顆，不妨長作嶺南人。首句
謂楊梅盧橘也。

食檳榔

月照無枝林夜棟立萬礎眇眇雲間扇陰此九月暑上有垂房子下繞絳刺禦風吹紫鳳卵雨暗若龍乳裂包一墜地還以皮自煮北客初未諳勸食俗難阻中虛畏泄氣始嚼或半吐吸津得微甘著齒隨亦苦面日太嚴冷滋味絕媚嫵詠彭勲可策推轂勇宜賈瘴風作堅頑導利時有神藥儲固可爾果錄詎用許先生失膏梁便腹委敗鼓口啖過一粒腸胃爲所侮蟄雷股臍

東坡養生集

飲食

一卷
三二

腎藜藿腐亭午書燈看膏盡鉅漏歷歷數老眼怕少睡竟使赤髭努渴思梅林嚙饑念黃獨舉柰何農經中收此困羈旅牛舌不餉人一斛肯多與乃知見本偏但可酬惡語

首數語已將檳榔畫就恐他人研想不到
譚友夏曰是客子食檳榔詩絕似老杜

豆粥

君不見呼沱流漸車折軸公孫倉皇奉豆粥濕薪破竈自燎衣饑寒頓解劉文叔又不見金谷猷冰草木春悵下烹煎皆美人萍蘆豆粥不傳法咄嗟而辦石季倫干戈未解身如寄聲色相纏心已醉身心顛倒自不知更識人間有真味豈如江頭千頃雪色蘆荊簷出沒晨煙孤地確春杭光似玉沙瓶煮豆軟如酥我老此身無着處賣書來問東家住卧聽雞鳴粥熟時蓬頭曳

東坡養生集

飲食

一卷
三三

飯君家去

從富貴場中寫出豆粥真味來

過湯陰市得豌豆大麥粥示三兒子一首

朔野方赤地，河壩但黃塵。秋霖暗豆莢，夏旱壓
麥人。逆旅唱晨粥，行庖得時珍。青班照七筋，脆
響鳴牙齦。玉食謝故吏，風餐便逐臣。漂零竟何
適，浩蕩寄此身。爭勸加飲食，實無負吏民。何當
萬里客，歸及三年新。

此先生謫嶺南時也

東坡養生集 飲食

一卷
三四

糴米

糴米買束薪，百物資之市。不緣耕樵得飽食，殊
少味。再拜請邦君，願受一廛地。知非笑昨夢，食
力免內愧。春秋幾時花，夏稗忽已穢。悵焉撫耒
耜，誰復識此意。

擷菜

吾借王叅軍地種菜，不及半畝而吾與過子終
年飽。菜夜半飲醉，無以解酒，輒擷菜煮之，味舍
土膏氣飽，風露雖梁肉不能及也。人生須底物
而更貪耶？乃作四句。

秋來霜露滿東園，蘆蓴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
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

東坡養生集 飲食

一卷
三五

玉糝羹

過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糝羹，色香味皆奇
絕。天上酥陀，則不可知，人間決無此味也。
香似龍涎，仍微白，味如牛乳，更全清，莫將北海
金璫，鮪鮓比東坡玉糝羹。

秋韶州資蔓菁蘆蕸羹

我昔在田間寒庖有珍烹常支折脚鼎自羹花
蔓菁中年失此味想像如隔生誰知南岳老解
作東坡羹中有蘆蕸根尚含曉露清勿語貴公
子從渠啗羶腥

東坡養生集

飲食

一卷
三六

二月十九日携白酒鱸魚過詹使君食槐

葉冷淘

枇杷已熟粲金珠桑落初嘗澆玉蛆暫借垂蓮
十分淺一澆空腹五車書青浮卯盃槐芽餅紅
點冰盤藟葉魚醉飽高眠真事業此生有味在
三餘

青青高槐葉采掇付中厨新麵來近市汁
滓宛相俱入鼎資過熟加餐愁欲無經齒
冷於雪勸人投此珠此子美冷淘詩也

玉版

器之好談禪不喜遊山山中笋出戲語器之可
同叅玉版長老作此詩
叢林真百丈法嗣有橫枝不怕石頭路來叅玉
板師聊憑栢樹子與問籜龍兒瓦礫翁能說此
君那不知

東坡嘗約劉器之同叅玉版器之每倦山
行聞玉板欣然從之至簾泉寺燒笋而食
器之覺笋味勝問此何名東坡曰玉版此

東坡養生集

飲食

一卷
三七

老僧善說法令人得禪悅之味器之方悟
其戲

却有機鋒

楊州以土物寄少游

鮮鯽經年秘醢醢團臍紫豔脂填腹後春蓴苗
滑如酥先社薑芽肥豚肉烏子墨墨何足道點
綴盤餐亦時欲淮南風俗事瓶罌方法相傳竟
留蓄且同千里寄鷺毛何用孜孜伏麋鹿

此詩刻淮海集中題云寄蓴薑法魚糟鱓

注云寄子瞻末四句云魚鱓醢醢薦邊豆

山藪溪毛倒蒙錄輒送行庖常擊鮮澤居

備禮匪麋鹿又多一聯少游高郵人此詩

東坡養生集

飲食

卷八

當是少游作或先生愛此詩偶書之漫加
改削遂入先生集耶

寄周安孺茶

大哉天宇內植物知幾族靈品獨標奇迥超凡
草木名從姬旦始漸播桐君錄賦詠誰最先厥
傳唯杜育唐人未知好論著始於陸常李亦清
流當年慕高躅遂使天下士嗜此偶於俗豈但
中土環兼之異邦鸞鹿門有佳士傳覽無不賜
邂逅天隨翁篇章互賡續開園願山下屏跡松
江曲有興卽揮毫燦然存簡牘伊予素寡愛嗜
好本不篤粵自少年時低回客京輟雖非曳裾

東坡養生集

飲食

卷九

者庇蔭或華屋頗見綺紈中齒牙厭梁肉小龍
得屢試糞土視珠玉團鳳與葵花砭砭雜魚目
貴人自矜惜捧玩且緘情未數日注卑定知雙
井辱於茲自研討至味識五六自爾入江湖尋
僧訪幽獨高人固多暇探窈亦頗熟聞道早春
時携簾赴初旭驚雷未破蕾采采不盈掬旋洗
玉泉蒸芳馨豈停宿須臾布輕縷火候謹盈縮
不憚煩間勞經時磨藏蓄髣髴淨無染若籠勻
且複苦畏梅潤侵暖須人氣煥有如剛耿性不

受纖芥觴。又若廉夫心。雞將銜糝。漬晴天。厭處
府石碾。破經錄。永日遇閑賓。乳泉發新蘂。香濃
奪蘭露。色嫩欺秋菊。閩俗競傳誇。豐腴面如粥。
自云葉家白。頗勝中山醪。好是一杯深。午窓春
睡足。清風擊兩腋。去欲夢鴻鵠。嗟我樂何深。水
經亦屢讀。陸子啗中冷。次乃康王谷。蟬埤項曾
嘗。瓶甕走僮僕。如今老且嬾。細事百不欲。美惡
兩俱忘。誰能強追逐。蠶鹽拌白土。稍稍從吾蜀。
尚欲外形體。安能徇心腹。由來薄滋味。口飯止

東坡養生集 飲食

一
卷
四十

脫粟外。慕旣已矣。胡爲此羈束。昨日散幽步。偶
上天峰麓。山園正春風。蒙茸萬旗簇。呼兒爲佳
客。採製聊亦復。地僻誰我從。包藏置厨麓。何嘗
較優劣。但喜破睡速。況此夏日久。人間正炎毒。
幽人無一事。午飯飽蔬菽。困卧北窓風。風微動
窓竹。乳甕十分滿。人世真局促。意爽飄欲僊。頭
輕快如沐。昔人固多癖。我癖良可贖。爲問劉伯
倫。胡然梳糟麪。

茶中譜謀世系已大槩盡之

和蔣夔寄茶

我生百事常隨緣。四方水陸無不便。扁舟渡江
適吳越。三年飲食窮芳鮮。金盞玉醴飯炊雪。海
螯江柱初脫泉。臨風飽食甘寢罷。一甌花乳浮
輕圓。自從捨舟入東武。沃野便到桑麻田。剪毛
胡羊大如馬。誰記鹿角腥盤筵。厨中蒸栗埋飯
甕。大杓更取酸生涎。拓羅銅碾棄不用。脂麻白
土須盆研。故人猶作舊眼看。謂我好尚如當年。
沙溪北苑強分別。水脚一線爭誰先。清詩兩幅

東坡養生集 飲食

一
卷
四一

寄千里。紫金百餅費萬錢。吟哦烹噉兩奇絕。只
恐偷乞煩封纒。老妻稚子不知愛。一半已入薑
鹽煎。人生所遇無不可。南北嗜好知誰賢。死生
禍福久不擇。更論甘苦爭蚶蜆。知君窮旅不自
釋。因詩寄謝聊相錫。

薑鹽煎茶已非韻事。脂麻白土何爲者。鹿
角小魚也。先生於茶然選大魚。詩云我是
騎鯨手。聊堪克鹿角。

和連雨獨飲

吾謫海南盡賣酒器以供衣食獨有一荷葉盃
工製美妙留以自娛乃和淵明連雨獨飲

阿堵不解醉誰與此頽然誤入無功鄉棹臂稽
阮間飲中八仙人與我俱得僊淵明豈知道醉
語忽談天偶見此物真遂趁天地先醉醒可還
酒此覺無所還清風洗徂暑連雨催豐年床頭
山雅君此子可與言

不如此何可輕言酒

譚友夏

東坡養生集

飲食

一卷
四二

和飲酒

二首

我不如陶生世事纏綿之云何得一適亦有如
生時寸田無荆棘佳處正在茲縱心與事往所
遇無復疑偶得酒中趣空杯亦常持

蠢蠕食葉蟲仰空慕高飛一朝俾兩翅乃得粘
網悲咽啾厭巢雀沮澤疑可依赴水生兩殼遭
閉何時歸二蟲竟誰是一笑百念衰幸此未化
間有酒君莫遠

說二蟲意在比興之外

譚友夏

葉嘉傳

葉嘉閩人也其先處上谷曾祖茂先養高不仕
好遊名山至武夷悅之遂家焉嘗曰吾植功種
德不為時採然遺香後世吾子孫必盛於中土
當飲其惠矣茂先葬邠源子孫遂為邠原民至
嘉少植節操或勸之業武曰吾當為天下英武
之精一槍一旗豈吾事哉因而游見陸先生先
生奇之為著其行錄傳於時方漢帝嗜閱經史
時建安人為謁者侍上上讀其行錄而善之口

東坡養生集

飲食

一卷
四三

吾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曰臣邑人葉嘉風味
恬淡清白可愛頗負其名有濟世之才雖羽知
猶未詳也上驚勅建安太守召嘉給傳遣詣京
師郡守始令採訪嘉所在命齋書示之嘉未就
遣使臣督促郡守曰葉先生方閉門制作研味
經史志尚挺立必不屑進未可促之親至山中
為之勸駕始行登車遇相者揖之曰先生容質
異常矯然有龍鳳之姿後當大貴嘉以皂囊上
封事天子兄之曰吾久飲卿名但未知其實爾

我其試哉。因顧謂侍臣曰：「視嘉容貌如鐵，資質剛勁，難以遠用，必捷提頻挫之，乃可遂以言恐。」嘉曰：「礪斧在前，門鑊在後，將以烹子，子視之如何？」嘉勃然吐氣曰：「臣山藪猥士，幸惟陛下採擇至此，可以利生。雖粉身碎骨，臣不辭也。」上笑，命以名曹處之。又加樞要之務，焉因誠小黃門監之有頃，報曰：「嘉之所爲，猶若粗疎。」然上曰：「吾知其才，第以獨學未經師耳。」嘉爲之屑屑就師，頃刻就事，已精然矣。上乃勅御史歐陽高、金紫光

東坡養生集 飲食

一卷 四四

祿大夫鄭當時、甘泉侯陳平三人與之同事。歐陽疾嘉初進，有寵，曰：「吾屬且爲之下矣。」計欲傾之。會天子御延英，促召四人，臥但熱中而已。當時以足擊嘉而平亦以口侵陵之。嘉雖見侮，爲之起立，顏色不變。歐陽悔曰：「陛下以葉嘉見託，吾輩亦不可忽之也。」因同見帝，陽稱嘉美而陰以輕浮訛之。嘉亦訴於上，上爲責歐陽。憐嘉視其顏色久之，曰：「葉嘉真清白之士也。」其氣飄然若浮雲矣。遂引而宴之，少選間，上鼓舌欣然曰：

始吾見嘉，未甚好也。久味其言，令人愛之。朕之精魄不覺洒然而醒。書曰：「啟乃心沃朕心。」嘉之謂也。於是封嘉鉅合侯，位尚書，曰：「尚書朕喉舌之任也。」由是寵愛日加。朝廷賓客遇會宴享，未始不推於嘉。上日引封至於再三，後因侍宴苑中，上飲踰度，嘉輒苦諫，上不悅，曰：「卿司朕喉舌，而以苦辭逆我，余豈堪哉？」遂唾之。命左右仆於地。嘉正色曰：「陛下必欲甘辭利口，然後愛耶？臣雖言苦，久則有效。」陛下亦嘗試之，豈不知乎？」上

東坡養生集 飲食

一卷 四五

顧左右曰：「始吾言嘉剛勁難用，今果見矣。」因舍容之。然亦以是疎嘉。嘉既不得志，退去閭中。旣而曰：「吾末如之何也已矣。」上以不見嘉月餘，勞於萬機，神藹思困，頗思嘉，因命召至。喜甚，以手撫嘉曰：「吾渴見卿久也。」遂恩遇如故。上方欲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以兵革爲事，而大司農奏計國用不足，上深患之，以問嘉。嘉爲進三策，其一曰：「摧天下之利，山海之資，一切藉於縣官，行之一年，財用豐贍，上大悅。」兵

與有功而還上利其財故權法不罷管山海之利自嘉始也居一年嘉告老上曰鉅合侯其忠可謂盡矣遂得爵其子又令郡守擇其宗支之良者每歲貢焉嘉子二人長曰搏有父風故以襲爵次子挺抱黃白之術北於搏其志尤淡泊也嘗散其資拯鄉閭之困人皆德之故鄉人以春伐鼓大會山中求之以爲常

贊曰今葉氏散居天下皆不喜城邑惟山居其氏於閩中者蓋嘉之苗裔也天下葉氏雖夥然東坡養生集 飲食 一卷 四六

風味德馨爲世所貴皆不及閩之居者又多而郝源之族爲甲嘉以布衣遇天子爵徹侯位八座可謂榮矣然其正色苦諫竭力許國不爲身計蓋有以取之夫先王用於國有節取於民有制至於山林川澤之利一切與民嘉爲策以權之雖救一時之急非先王之舉也君子譏之或云管山海之利始於鹽鐵丞孔僅桑弘羊之謀也嘉之策未行於時至唐趙贊始舉而用之我朝製茶最得真味宋人不及也 周吉甫

黃甘陸吉傳

黃甘陸吉者楚之二高士也黃隱於泥山陸隱於蕭山楚王聞其名遣使召之陸吉先至賜爵左庶長封洞庭君尊寵在羣臣右久之黃甘始來一見拜溫尹平陽侯班視令尹吉起隱士與甘齊名入朝久尊貴用事一旦甘位居上吉心銜之羣臣皆疑之會秦遣蘇軫鐘離意使楚楚召燕章華臺羣臣皆與甘坐上坐吉拂然謂之曰請與子論事甘曰唯唯吉曰齊楚約西擊秦

東坡養生集 飲食 一卷 四七

吾引兵踰關身犯霜露與枳棘晁下者同甘苦率家奴千人戰季洲之上拓地至漢南而歸子功孰與甘曰不如也曰神農氏之有天下也吾剥膚剖肝怡顏下氣以同帶之術獻上上喜之命汪記官陶弘景狀其方畧以付國史出爲九江守宣上德澤使兒童亦懷之子才孰與甘曰不如也吉曰是二者皆出吾下而位吾上何也甘徐應之曰君何見之晚也每歲太守勸駕乘傳入金門上玉堂與虞荔申紹梅福秦嵩之徒

列侍上前使數子者口吐舌縮不復上齒牙聞
當此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吉默然良久
曰屬之於子矣其曰此吾之所以居子之上
也於是羣臣皆服歲終吉以疾免更封其子爲
穰侯吉之子爲下邳侯穰侯遂廢不顯下邳以
美湯藥官至陳州治中

太史公曰旧文論相吳起說相如同車廉頗屈
那欲弊衣尹姬悔其吉亦然傳曰女無好醜入
官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此之謂也雖美

東坡養生集 飲食

一卷
四八

惡之相遠嗜好之不齊亦焉可勝道哉

漢書息夫躬贊連用七言成文宋于京作
唐奸臣贊用此格今先生亦效之

江瑤柱傳

生姓江名瑤柱字子美其先海南人十四代祖
媚川避合浦之亂徙家閩越閩越素多士人聞
媚川之來甚喜朝夕相與探討又從而鑄琢之
媚川深自晦匿嘗喟然謂其孫子曰匹夫懷寶
吾知其罪矣尚子平何人哉遂棄其孥浪迹泥
途中潛德不耀人莫知其所終媚川生二子長
曰添丁次曰馬頰始來鄞江今爲明州奉化人
瑤柱世孫也性溫平外慈而內淳稍長去襁褓

東坡養生集 飲食

一卷
四九

頗長而白皙圓直如柱無絲髮附麗態父友庖
公異之且曰吾閩人多矣昔人夢資質之美有
如玉川者是兒亦可謂瑤柱矣因以名之生寡
欲然極好滋味合口不論人是非人亦甘心焉
獨與峨嵋洞車公清溪遐丘子望湖門章舉先
生善出處大略相似所至一坐盡傾然三人者
亦自下之以謂不可及也生亦自養名聲動天
下鄉閭尤愛重之凡歲時節序冠婚慶賀合親
戚燕朋友必延爲上客一不至則慊然皆云無

江生不樂生頗厭苦之間或逃避於寂寞之濱
好事者雖解衣求之不憚也至於中朝達官名
人遊宦東南者往往指四明爲善地亦屢屬意
於江生惟扶風馬太守不甚禮之生浸不悅跳
身武林道感溫風得中乾疾爲親友強起置酒
高會座中有合氏子亦江淮間名士也輒生生
上衆口嘆美之日聞客各舊矣蓋鄉曲之譽不
可盡信韓子所謂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非客
耶客第歸人且不受客而棄之海上遇逐臭之

東坡養生集

飲食

一卷
五十

夫則客歸矣尚何與合氏子爭乎生不能對大
慙而歸語其友人曰吾棄先祖之戒不能深藏
海上而薄遊樽俎間又無馨德發聞惟腥宜見
擯於合氏而府公貶我固當從吾子遊於水下
苟不得志雖粉身亦何憾吾去子矣已而果然
其後族人復盛於四明然聲譽稍減云
太史公曰里諺有云果臝失地則不榮魚龍失
水則不神物固且然人亦有之嗟乎瑤柱誠美
士乎方其爲席上之珍風味藹然雖龍肝鳳髓

有不及者一旦出非其時而喪其真衆人且掩
鼻而過之士大夫有識者亦爲品藻而置之下
士之出處不可不慎也悲夫

奉化縣四月南風起江瑤一上可得數百
如蚌稍大肉腥韌不堪惟四肉柱長寸許
白如珂雪以雞汁淪食肥美過火則味盡
也 王元美

只爲逐人好惡自己便失了主張瑤柱之
所以有愧於迺祖也

東坡養生集

飲食

一卷
五一

東坡酒經

南方之氓以糯與粳雜以卉藥而爲餅。嗅之香。嚼之辣。揣之枵然。而輕此餅之良者也。吾始取麵而起肥之和之。以薑液蒸之。使十裂繩穿而風戾之。愈久而益悍。此麴之精者也。米五斗以爲率。而五分之爲三斗者一。爲五升者四。三斗者以釀。五升者以投。三投而止。尚有五升之麴也。始釀以四兩之餅。而每投以二兩之麴。皆澤以少水。取足以解散而勻停也。釀者必應按而東坡養生集 飲食 一卷 五二

井泓之三日而井溢。此吾酒之萌也。酒之始萌也甚烈而微苦。蓋三投而後平也。凡餅烈而麴和。投者必屢嘗而增損之。以舌爲權衡也。既溢之三日乃投。九日三投。通十有五日而後定也。既定乃注以斗水。凡水必熱而冷者也。凡釀與投必寒之而後下。此炎州之令也。既水五日乃芻得二斗有半。此吾酒之正也。先芻半日。取所謂麴者爲粥。米一而水三之。搯以餅麴。凡四兩二物并也。投之糟中。熟攪而再釀之。五日壓得

斗有半。此吾酒之少勁者也。勁正合爲四斗。又五日而飲。則和而力。嚴而不猛也。芻絕不旋踵而芻投之。少留則糟枯。中風而酒病也。釀久者酒醇而豐。速者反是。故吾酒三十日而成也。

每也。字上必押韻。暗寓於賦而讀之者不覺其激昂淵妙。殊非世間筆墨所能形容。

洪容齋

東坡養生集 飲食

一卷 五三

真一法酒 寄徐得之

嶺南不禁酒近得一釀法乃是神授只用白麴糯米清水三物謂之真一法酒釀之成玉色有自然香味絕似王訛駙馬家碧玉香也奇絕奇絕白麴乃上等麴如常法起酵作蒸餅蒸熟後以篾穿掛風道中兩月後可用每料不過五斗只三斗尤佳每米一斗炊熟急水淘過控乾候冷人搗細白麴末三兩拌勻入甕中使有力者以手拍實按中爲井子上廣下銳如綽面尖底東坡養生集 飲食 一卷 五四

盤狀於三兩麴末中預留少許糝蓋醱面以袂幕覆之候漿水滿井中以刀割破仍更炊新飯投之每斗投三升令人井子中以醅蓋合每斗入熱水兩盤更三五日熟可得好酒六升其餘更取醱者四五升俗謂之二娘子猶可飲日數隨天氣冷煖自以意候之天大熱減麴半兩乾永法傳人不妨此法不可傳也

此卽釀白酒法但不知麴中竟不雜他藥否又入水時復投新飯今亦不能詳也

薺羹 與徐十二

今日食薺極美念君卧病麴酒醋皆不可近惟有天然之珍雖不甘於五味而有味外之美本草薺和肝氣明目凡人夜則血歸於肝肝爲宿血之臟過三更不睡則朝旦面色黃燥意思荒浪以血不得歸故也若肝氣和則血脉通流津液暢潤瘡疥於何有君今患瘡故宜食薺其法取薺二升許淨擇入淘了米三合冷水三升生薑不去皮槌兩指大同入釜中澆生油一蠅殼

東坡養生集 飲食

一卷 五五

當於羹面上不得觸觸則生油氣不可食不得入鹽醋君若知此味則陸海八珍皆可鄙厭也天生此物以爲幽人山居之祿輒以奉傳不可忽也朝奉公昨奉狀且爲致意區區遣此不一羹以物覆則易熟而羹極爛乃佳也

余見一翁年七十餘患大便秘結不解旬日矣備極艱楚百藥不効偶有勸食薺羹者漫食之脫然頓愈遂平復如常期按本草不啻此方附記之

與循守周文之

近日屢獲教音及林增城至又得聞動止之詳併深感慰挑荔米醋諸信皆達矣荷佩厚眷難以言喻今歲荔子不熟土產早者既酸且少增城晚者絕不至方有空寓嶺表之嘆忽信使至坐有五客人食百枚飽外又以歸遺皆云其香如陳家紫但差小耳二廣未嘗有此異哉又使人健行八百枚無一損者此尤異也林令奇士幸此少留公所與者故自不凡也

東坡養生集 飲食

一卷
五六

與周文之

惠梨極佳梨無則已不煩遠致也惠米五碩可得醇酒三十斗日飲一升并舊有者已足年計既免東籬之歎又無北海之憂感忤可知也食米已領足今二十千省還宅庫足外餘緡盡用致此物幸甚來年食口稍衆又免在陳不惟軟飽遂可硬飽矣

浙中謂飲酒爲軟飽僕有詩云三杯軟飽

後一枕黑甜餘 先生自注

答朱康叔

與可船旦夕到此爲之法然想公亦爾也予由到此須留他住五七日恐知之前曾錄國史補一紙不知到否因書畧示諭蒙寄惠生煮酒四器正濟所乏極爲珍感生酒暑中不易調停極佳然聞仲叔不以口腹累人某每蒙公眷念遠致珍物勞人重費豈不肖所安耶所問菱翠至今虛位雲乃權發遣耳何足掛齒牙馮君方想如所論極煩留念又蒙傳示秘訣何以當此寒

東坡養生集 飲食

一卷
五七

川得暇當試之天覺亦不得書此公信意簡率乃其常態未可以疎數爲厚薄也酒法是用菜豆爲麴者耶亦曾見說來不曾錄得方如果佳錄示幸幸鱗鮮極珍極珍

朱康叔七歲失母刺血寫經求之四十餘年乃得之蜀中先生有詩賀之國史補杜羔事正與康叔相類先生讀史至此遂錄以遺之康叔時爲鄂州守

與吳君采

近日黃州捕私酒甚急，犯者門戶立木以表之，臨臯之東有犯者，獨不立木，怪之，以問酒友，曰：爲賢者諱，吾何嘗爲此，但作蜜酒爾。

權酒之法，作餠於漢迄於宋，元不改龜山

先生言，所在官吏遂張樂集伎以來，小民

政之不美，未有甚於此也，前代更有醋禁

礬禁等類，我朝悉舉而燭之，可謂高出千

古矣

東坡養生集 飲食

一卷 五八

與錢穆父 二首

承錄示元之詩，舊雖曾見之，今得公親書，甚喜。令跋尾詩詞如此，豈敢挂名其間？惠示江瑤極鮮，庶得大嚼甚快。北方書問幾絕，况有苞苴見及乎？昨日忽得兩壺，謹分其一，不罪微淹。新刻特蒙頒惠，不勝珍感。竹萌亦佳，取筍葺菹，心與鱸相對，清水煮熟，用薑蘆蓴自然汁及酒三物等入，鹽漸漸灑之，過熟可食，不敢獨味，此請依法作，與老嫂共之，呵呵。

與史彥明

新寧想未赴上前，所欲發書至時，可示諭也。程懿叔去後，旅思牢落，聞已到郡矣，寄惠秋石，極感留意。新春龍鶴菜根有味，舉箸想復見憶耶。

東坡養生集 飲食

一卷 五九

與程正輔

近檢法行奉書未達間，伏蒙賜教，并寄惠楸子。此中雖有似此佳者，卽不識也，但十有一二壞爾，謹如教略嘗不多啖也。比日還府以來，起居佳勝，某兒子如昨，不煩念及。大郎三郎有近耗未歲暮無緣會合，惟冀若時珍練區區不宣。

與趙仲修

公清貧更煩輟惠羊邊謹以拜賜使我有數日之飽公亦乃無浹旬蔬食耶一處

東坡養生集 飲食

一卷
六十

與杜孟堅

朱守餉笋云潭州來豈所謂貓頭之稱者乎留之必爲庖僧所壞盡致之左右饌成分一盤足矣

與張朝請

新釀四壺間嘗如宿昔香味醇冽有京洛之風逐客何幸得此但舉杯屬影而已海錯亦珍絕雖烏外人不暇收此得之又一段奇事也春意之厚感作無已

東坡養生集 飲食

一卷
六一

與孟亨之

今日齋素食爰飯笋脯有餘味意謂不減芻豢念非吾亨之莫識此味故餉一合并建茗兩片食已可與道媼對啜也

與姜唐佐秀才

今日霽色猶可喜。食已當取天慶觀乳泉潑建
茶之精者。念非君莫與共之。然早來市無肉。當
相與啖菜飯耳。不嫌可以今相過某啟上。

簡而多風 王聖俞

東坡養生集 飲食

一卷
六二

與米元章

昨日啖冷過度。夜暴下。旦復疲甚。食黃苳粥甚
美。卧閱四印奇古。失病所在。明日會食乞且罷。
需稍健。或雨過。翛然時也。叩却納上。

蕭然不俗尺牘擅場 王聖俞

記釀酒

予雖飲酒不多。然而日欲把盞爲樂。殆不可一
日無此。君州釀既少。官酤又惡。而貴遂不免閉
戶自醞。麴既不佳。手訣亦疎。謬不緝而敗。則苦
硬不可向口。慨然而嘆。知窮人之所爲。無一成
者。然甜酸甘苦。忽然過口。何足追計。取能醉人
則吾酒。何以佳爲。但客不喜爾。然客之喜怒。亦
何與吾事哉。元豐四年十月二十一日書。

聊自寬解之語耳。遂轉出許多恣態。

東坡養生集 飲食

一卷
六三

揚州飲酒

吾飲酒至少。常以把杯爲樂。往往類然坐睡人。
見其醉而吾中了。然蓋莫能名其爲醉爲醒也。
在揚州時。飲酒過午輒罷。客去解衣盤礴。終日
歡不足而適有餘。因追和淵明佚酒二十首。庶
以勞勩其不可名者。示舍弟子。由并晁無咎云。
大約大醉近昏。太醒近散。非醉非醒如愁。
嬰兒胸中浩浩。華胥無國混沌無夢夢覺。
半顛不顛亦半此真酒徒也。 陳眉公

記飲酒 二則

孔文舉云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事矣此語甚得酒中趣及見淵明云偶有佳酒無夕不傾顧影獨盡悠然復醉便覺文舉多事矣

陶潛詩云但恐多謬誤君當恕醉人此未醉時說也若已醉何暇憂誤哉然世人言醉時是醒時語此最名言張安道飲酒初不言盞數少時與劉潛石曼卿但言當飲幾日而已歐公盛年特能飲百盞然常爲安道所困聖俞亦能百許

東坡養生集 飲食

一卷
六四

盞然醉輒高叉手而語彌溫謹此亦知其所不足而勉之非善飲者善飲者淡然與平時無少異也若僕者又何其甚飲一盞而醉醉味與數君何異亦無所羨矣

具有波折

子明飲酒

吾兄子明舊能飲酒至二十蕉葉乃稍醉與之同遊者眉之墓願山親侯老道士歌謳而飲方是時其豪氣逸韻豈知天地之大秋毫之小耶不見十五年乃以刑名政事著聞於蜀非復昔日之子明也侄安節自蜀來云子明飲酒不過三蕉葉吾年少望見酒盞而醉今亦能三蕉葉矣然舊學消亡夙心掃地枵然爲世之廢物矣乃知二者有待必有喪未有兩獲者也

東坡養生集 飲食

一卷
六五

老道士孟子瞻之從叔蘇慎言也今年有孫汝楫登進士第東坡自云飲三蕉葉亦是醉中語余往與東坡飲一人家不能一大觥醉眠矣

曾直題

漱茶

除煩去膩世不可闕茶然暗中損人殆不少昔人云自茗飲盛後人多患氣不復病黃雖損益相半而消陽助陰益不償損也吾有一法常自珍之每食已輒以濃茶漱口煩厭既去而脾胃不知凡肉之在齒間者得茶浸漱之乃消縮不覺脫去不煩挑刺也而齒便漱濯緣此漸堅密壺病自已然率皆用中下茶其上者自不常有間數日一啜亦不爲害也此大是有理而人罕

東坡養生集

飲食

一卷
六六

知者故詳述云元豐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此論甚簡便宜人

時雨

時雨降多置器廣庭中所得甘滑不可名以潑茶煮藥皆美而有益正爾食之不輟可以長生其次井泉甘冷者皆良藥也乾以九二化坤之六二爲坎故天一爲水吾聞之道士人能服井花水其效與石硫黃鍾乳等非其人而服之亦能發背腦爲疽蓋嘗觀之又分至日取井水儲之有方後七日輒生物如雲母狀道士謂水中金可養煉爲丹此固常見之者此至淺近世獨

東坡養生集

飲食

一卷
六七

不能爲兒所謂玄者乎

金陵泉品最勝然人家喜貯佳水每梅雨

時多方收蓄可經年不壞其味輕清不染

在諸泉水之上雖市井亦善烹煎莫不較

柔列試甘馨也

錫杖泉

錫杖泉在羅浮寶積寺。卽景泰禪師卓錫之地。亦謂之卓錫泉。蘇軾曰。予昔自汴入淮。泛江沂漢。歸蜀。飲江淮水。蓋彌年。旣至。覺井水腥澁。百餘日。然後安之。以此知江之甘於井也。審矣。今來嶺外。自楊子江始。飲江水。及至南康。江益清。駛水益甘。則又知南江賢於北江也。近度嶺入清遠峽。水色如碧玉。味亦益勝。今日遊羅浮。酌景泰禪師錫杖泉。則清遠峽水。又在其下矣。嶺東坡養生集 飲食 一卷 六八

外惟惠人喜鬪茶。此水不虛出也。紹聖元年九月二十六日書。

層遊品隲俱閱歷後得之

論食示客

東坡與客論食。次取紙一幅。書以示客。云。爛蒸同州羊羔。灌以杏酪。食之以七。不以箸。南都麥心。麪作槐芽。溫淘糝。裹以抹猪炊。共城香粳。薦以羔子。鵝吳興庖人斫松江鱸。旣飽。以廬山康王谷簾泉烹。曾坑關品少焉。解衣仰臥。使人誦東坡先生赤壁前後賦。亦足以一笑也。

寫來乃逾雅饒

東坡養生集 飲食 一卷 六九

陸道士聯句

江南人好作盤游飯。鮓脯膾炙無不有。然皆埋之飯中。故里諺云。擲得窖子。羅浮穎老取。凡飲食雜烹之名。谷董羹。坐客皆稱善。詩人陸道士。遂出一聯句云。投膠谷董羹。羹裏擲窖盤游飯。碗中東坡大喜。乃爲錄之。以付江秀才。收爲異時一笑。吳子野云。此羹可以澆佛。翟夫子無言。但嚙唾而已。丙子十二月八日。

薑粥

王介甫多思而喜鑿時出一新說已而悟其非也則又出一言解釋之是以其學多說嘗與劉貢甫食輟筋而問曰孔子不撤薑食何也貢父曰本草生薑多食損智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孔子以道教人者也故不撤薑食將以愚之也介甫欣然而笑久之乃悟其戲已也貢父雖戲言然王氏之學實大類此庚辰二月十一日食薑粥甚美嘆曰無怪吾愚吾食薑多矣因并貢父東坡養生集 飲食 一卷 七十

之言記之

東坡閒荆公字說新成戲日以竹鞭馬爲罵不知以竹鞭犬有何可笑牛之體壯於鹿鹿之行速於牛今荷蠡二字其義皆反之何也又舉坡字問公何義公曰坡者土之皮東坡曰然則滑者水之骨乎荆公默然

二紅飯

今年收大麥二十餘石賣之價甚賤而粳米適盡乃謀奴婢春以爲飯嚼之噴噴有聲小兒女相調云是嚼虱子日中饑用漿水淘食之自然甘酸浮滑有西北村落氣味今日復令庖人雜小豆作飯尤有味老妻大笑曰此新樣二紅飯也

沒緊要話一涉筆都覺有致

東坡養生集 飲食

一卷 七一

五君子

齊魯趙魏桑者衣被天下蚕既登簇繅者如救火避寇日不服給而蠅已眉羽矣故必以鹽殺之蠅死而絲益鞣繅既畢緒蠅亦老熟如啖蝼蟻中之液味兼鹽蠅投以刺瓜蘆菔以爲薺腊久而助醢醢亦幾半天下吾久居南荒每念此味今日復見一洛州人與論蒸餅之美漿水粟米餅之快若復加以關中不托則此五君子者真可與相處至老死也

羊脊骨

惠州市肆寥落然猶日殺一羊不敢與仕者爭
買時囑屠者買其脊骨爾骨間亦有微肉熟煮
熱漉出不乘熱出則漬酒中點薄鹽炙微焦食
之終日挾剔得餘兩于肯綮之間意甚喜之如
食蟹螯率數日輒一食甚覺有補子由三年食
堂庖所食芻豢沒齒而不得骨豈復知此味乎
戲書此紙遺之雖戲語實可施用也然此說行
則衆狗不說矣

東坡養生集 飲食

一卷
七十二

煮魚法

子瞻在黃州好自煮魚其法以鮮鯽魚或鯉治
斫冷水下入鹽如常法以菰菜心芼之仍入渾
蔥白數莖不得攪半熟入生薑蘿蔔汁及酒各
少許三物相等調勻乃下臨熟入橘皮錢乃食
之其珍食者自知不盡談也

每出意制之想其味自在尋常調劑之外

記與舟師夜坐

紹聖二年正月初五日與成都舟閣黎夜坐饒
甚家人煮雞鴈菜羹甚美綠是與舟談不二法
舟請記之其語則不可記非不可記蓋不暇記
也

雞鴈草本草云作菜食益人去脂膏毒氣
陶弘景曰人家園亭亦有此草小兒取接
汁以拈蜘蛛網至粘可掇蟬

東坡養生集 飲食

一卷
七十三

書贈王元直

元祐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既雨微雪予以寒
疾在告危坐至夜與王元直飲薑蜜酒一杯醺
然徑醉親執鎗匕作薺青蝦羹食之甚美他日
歸鄉無忘此味也

王元直游東坡雲霧中風氣殊勝由此觀
之豈可不擇交游親戚耶

曾直跋

煨芋

岷山之下，南年以蹲鴟爲糧，不復疾病。知此物之宜人也。本草謂芋爲土芝，云益氣充饑。惠州富此物，然食之者不免瘡。吳遠遊曰：此非芋之罪也，芋當去皮，濕紙包煨之，火過熟，乃熱噉之，則鬆而膩，乃能益氣充饑。今惠州人皆和皮水煮冷啖，堅硬少味，其發瘡固宜。丙子除夜前兩日夜，饑甚，遂遊煨芋兩枚，見啖甚美，乃爲書此帖。

東坡養生集 飲食

一卷
七四

爲甚酥

在黃州日，嘗赴何秀才會，食油果甚酥，因問此爲何名。主人對以無名，坡又問爲甚酥。坐客曰：是可以爲名矣。潘長官以坡不能飲，特爲設醴，坡笑曰：此必錯煮水也。他日忽思油果，作詩求之。云：野飲花前百事無，腰間唯繫一葫蘆。已傾瀟即錯煮水，更覓君家爲甚酥。

此詩雖一時戲言，亦可以知其鎔化之功也。
李端叔

荔枝似江瑤柱

僕嘗問荔枝何所似，或曰似龍眼。坐客皆笑其陋。荔枝實無所似也。僕曰：荔枝似江瑤柱，應者皆慙然。昨日見畢仲游，僕問杜甫似何人，仲游云：似司馬遷。僕喜而不答，蓋與曩言會也。如此箋注，妙解環映。

東坡養生集 飲食

一卷
七五

荔枝龍眼評

閩越人高荔子而下龍眼，吾爲評之。荔子如食蟾蚌大蟹，砍雪流膏，一噉可飽。龍眼如食彭越石蟹，嚼嚙久之，了無所得。然酒關口爽，饜飽之餘，則啞啄之味。石蟹有時勝蟾蚌也。戲書此終爲飲流一咲。

無往不韻
王聖俞

蜀鹽

蜀去海遠，取鹽於井。陳州井最古，清井富順鹽亦久矣。惟邛州蒲江縣井，乃祥符中民王鸞所開，利入至厚。自慶曆皇祐以來，蜀始辦簡井，用圓刃鑿山如盤大，深者至數十丈，以巨竹去節，牝牡相銜爲井，以隔橫入淡水，則鹹泉自上。又以竹之差小者，出入井中爲桶，無底而竅其上，懸熟皮數寸，出入水中，氣自呼吸而啓閉之一筒，致水數斛。凡筒水皆用機械，利之所在，人無不智。後漢書有水轆，此法惟蜀中鐵冶用之，其畧似鹽井。取水筒，太子賢不識，妄以意解，非也。

東坡養生集

飲食

一卷
七六

取鹽於井，謂汲井水煎鹽如煮海法，謂之井鹽。今黔蜀皆用之。惟解州種鹽不用煎，線但疏鹵地爲畦隴而塹圍之，引清水注，入久則色赤。待夏秋南風大起，則經夕成鹽。

羹飯

東坡嘗謂錢穆父曰：尋常往來，正可稱家有無。草草相聚，不必過爲具。穆父一日折簡召坡食，晶飯。坡至，乃設飯一盂，蘿蔔一樣，白湯一盞，蓋以三白爲晶也。後數日，坡復召穆父食，羹飯。穆父意坡必有毛物相苦，比至日晏，并不設食。穆父餒甚，坡笑曰：湯也，毛飯也，毛蘿蔔也，毛非飯。羹而何？穆父捧腹曰：固知君必報東門之役，然慮不及此。坡始命進食，抵暮別去。

東坡養生集

飲食

一卷
七七

龍團

先生一日與魯直文潛諸人會飯，既食，滑地兒血羹，客有須薄茶者，因就取所碾龍團，遍啜坐。人或曰：使龍團能言，當須稱屈。先生撫掌久之，曰：是亦可爲一題。因援筆戲作律賦一首，以俾薦血羹。龍團稱屈爲韻，山谷擊節稱詠，不能已。已無藏本，聞闕子開能誦，今亡矣，惜哉。

此等纖題，今人不知幾許追琢。先生援筆立就，畧不經意，乃知其散佚者多矣。

審雲龍

審雲龍茶極爲甘馨宋廖正一字明略晚登蘇門子瞻大奇之時黃秦覺張號蘇門四學士子瞻待之厚每來必令侍妾朝雲取審雲龍一日又命取審雲龍家人謂是四學士窺之乃明略也山谷有荷雲龍亦茶名此亦飲茶之品藻也

東坡先生集 飲食

一卷
七八

醉墨

先生在東坡每有勝集酒後戲書以娛客畢少董所藏一帖醉墨瀾翻語特有味云今日與數客飲酒而純臣適至秋熱未已而酒白色此何等酒也入腹無賊任兄大王既與純臣飲無以侑酒西鄰耕牛適病足乃以爲飢飲既醉遂從東坡之東直出至春草亭而歸時已三鼓矣

春草亭在郡城外是與客飲私酒宰耕牛

醉酒踰城犯夜而歸也 張文潛

燒猪

東坡喜食燒猪佛印住金山時每燒猪以待其至一日爲人竊食坡戲作云遠公沽酒飲陶潛佛印燒猪待子瞻探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爲誰甜

竊得趣

東坡先生集 飲食

一卷
七九

僧人葷食

僧謂酒爲般若湯謂魚爲木梭花雞爲鑽籬菜竟無所益但欺而已世常笑之人有爲不義而文之以美名者與此何異哉

捉得猛醒

乞食詩

余讀淵明乞食一詩至欲以冥謝主人哀哉哀哉大類丐者口頰也非獨余哀之舉世莫不哀之也饑餓常在身功名常在身後二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悲也

腰不可折食將安乞

東坡先生集 飲食

一卷
八十

書田

吾無求於世矣所須二頃稻田以克饘粥耳而所至訪問終不可得豈吾道方艱難時無適而可耶抑人生自有定分雖一飽亦如功名富貴不可輕得也耶

先生在黃州嘗問箕仙云余欲置一庄不知何如答云學士功名立身何患置一庄不得又云道路無兩頭學士甚處下脚後欲買田沙湖竟未果

料錢

王狀元未第時醉墮汴河爲水神扶出曰公有三百千料錢若死於此何處消破明年遂登第士有久不第者亦效之陽醉落河河神亦扶出士人喜曰吾料錢幾何神曰吾不知也但三百甕黃蘗無處消破耳

士人亦有三百甕黃蘗故神爲扶出不然幾問諸水濱矣顧清甫詩曰明珠不換黃蘗甕墜滌光增日月輝慎勿鮑料錢而砂

東坡先生集 飲食

一卷
八一

黃蘗也

三養

東坡居士自今已往早晚飲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以此告之主人不從而過是乃止一日安分以養福二日寬胃以養氣三日省費以養財元豐六年八月二十七日書

最是格言

東坡養生集 飲食

一卷
八二

與陳伯修

某謫居粗遣筠州時得書甚安長子已授仁化令今挈家來矣某已買地結茅爲終焉之計獨未甃墓爾行亦當作杜門絕念猶治少飲食欲於適口近又喪一庖婢乃悟此事亦有分定遂不復擇脫粟連毛過輒盡之爾惠示佳茗極感厚意然亦安所施之扇子極妙奉養村陋凡百不能稱也佩公高義不忘於心千里勞人以致口腹之養甚非所安也

與孫運勾

脾能母養餘臟故養生家謂之黃婆司馬子微著天隱子獨教人存黃氣入泥丸能致長生太倉公言安穀過期不安穀不及期以此知脾胃完固百疾不生近見江南老人年七十二狀貌氣力如四五十人問其所得初無異術但云平生習不飲湯水耳常人口飲數升吾日減一合今但沾唇而已脾胃惡濕飲少胃強氣盛液行自然不濕雖冒暑遠行亦不念水此可謂至言

東坡養生集 飲食

一卷
八三

不繁聞曼叔比得腫疾皆以利水藥去之中年以後一利一衰豈可數乎當及今無病時力養胃氣若土能制水病何由生陳彥升云少時得此病服商陸防已之類皆不效服金液丹炙臍下乃愈此亦固胃助陽之意也但火力外物不如江南老人之術耳薑橘棘藥例能張肺多爲腫媒不可服有書以告之爲佳也

書授過子

洛下有洞穴深不可測有人墮其中不能出饑甚見龜蛇無數每旦輒引吭東望吸初日光嚙之其人亦隨其所向効之不已遂不復饑身輕力強後卒還家不食不知其所終此晉武帝時事辟穀之法以百數此爲上妙法止於此能復服玉泉使鉛汞具體去仙不遠矣此法甚易知易行天下莫能知知者莫能行何則虛一而靜者世無有也元符二年僊耳米貴吾方有絕糧東坡養生集 飲食 一卷 八門

之憂欲與過子共行此法故書以授之四月十九日記

不必其行之也時提此一着以自省亦足以洗饜飽之垢耳

與滕達道

示喻宜甫夢遇於傳有無某聞見不廣何足以質然冷煖自知殆未可以前人之有無爲證也自聞此事而士大夫多異論意謂中途必一見得相參叩竟不果此意衆生流浪火宅纏迷愛賊故爲饑火所燒然其間自有燒不着處一念清淨便不服食亦理之常無足怪者方其不食不可強使食猶其方食不可強使不食也此間何必生異論乎願公以食不食爲旦暮以仕不仕爲寒暑此外默而識之若以不食爲勝解則與異論者相去無幾矣偶蒙下問輒此奉廣而已不罪不罪

食不食一齊掃盡是絕頂之談

東坡養生集

飲食

一卷 八五

東坡養生集第一卷

終

若庵藏書

東坡養生集第二卷目錄

方藥

服胡麻賦

并叙

石菖蒲贊

并叙

小圃五詠

人參意

地黃枸杞

并叙

石芝詩

并叙

肉芝詩

并叙

觀張師正所蓄辰砂

次韻子由清汶老龍珠丹

紫園參寄王定國

周教授索枸杞

和子由拔白髮

贈眼醫王生彥若

東坡養生集

目錄

二卷

杜處士傳

寄子由三法

食失法

胎息法

暖肚餅

與孔元翰

與黃師是

與翟東玉

與周文之

二首

與李亮工

與蒲廷淵

與鞠持正

與曾子宣

與通長老

與羅秘校

與鄧安道

與何德順

答富道人

與林子中

與曹子方

與李公擇

與章質夫

與陳季常

與章子平

二首

與王敏仲

與程正輔

五首

與錢濟明

二首

與李端叔

陽丹陰煉

陰丹陽煉

松腹丹砂

石髓

松材

松脂

地黃

茯苓

蒼耳

東坡養生集

目錄

二卷

益智

海漆

蒼朮

墓頭回草

菰草

艾人

臬耳霜

徂徠煤

流水

辨漆葉青黏散

四神丹

天麻煎

偏頭疼方

治內障眼

治暴下法

泄痢腹痛方

枳枸湯

服薑

服黃連

服霞靈仙

着飯喫衣

跋南塘挑耳圖

目忌點洗

飲酒說

記道人戲語

燒煉藥

施大風方

聖散子叙

記與歐公語

求醫診脉

化金方

東坡養生集

目錄

二卷

東坡養生集

東坡養生集第二卷

江左王如錫編

方藥

服胡麻賦

并叙

始余嘗服茯苓久之良有益也夢道士謂余茯苓燥當雜胡麻食之夢中問道士何者爲胡麻道士言脂麻是也既而讀本草云胡麻一名狗強一名方莖黑者爲巨勝其油正可作食則胡麻之爲脂麻信矣又云性與茯苓相宜於是始

東坡養生集

方藥

二卷

異斯夢方將以其說食之而予由賦茯苓以示余乃作服胡麻賦以荅之世間人間服脂麻以致神仙必大笑求胡麻而不可得則必求山苗野草之實以當之此古所謂道在邇而求諸遠者與其詞曰

我夢羽人頤而長兮惠而告我藥之良兮喬松千尺老不僵兮流膏入土龜蛇藏兮得而食之壽莫量兮於此有草衆所嘗兮狀如狗蠃其莖方兮夜炊晝曝久乃藏兮茯苓爲君此其相兮

我與發書若合符兮。乃淪乃蒸甘且腴兮。補填骨髓。流髮膚兮。是身如雲。我何居兮。長生不死道之餘兮。神藥如蓬生爾廬兮。世人不信空自劬兮。搜扶異物出怪迂兮。槁先空山固其所兮。至陽赫赫發自坤兮。至陰肅肅躋於乾兮。寂然反照珠在淵兮。沃之不滅又不燔兮。長虹流電光燭天兮。嗟此區區何與於其間兮。譬之膏肓火之所傳而已耶。

叙云以致神仙賦云火之所傳映照名通

東坡養生集 方藥

二卷

石菖蒲贊 并叙

本草菖蒲。味辛溫。無毒。開心補五臟。通九竅。明耳目。久服輕身不怠。延年益心。智高志不老。注云。生石磧上。概節者良。生下濕地。大根者乃是昌陽。不可服。韓退之進學解云。嘗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稀苓。不知退之即以菖陽爲菖蒲耶。抑謂其似是而非。不可以引年也。凡草木之生石上者。必須微土以附其根。如石常石斛之類。雖不待土。然去其本處。輒稿處。惟石菖蒲并石取之。濯去泥土。漬以清水。置盆中。可數十年不枯。雖不甚茂。而節葉堅瘦。根鬚連絡。蒼然於几案間。久而益可喜也。其輕身延年之功。既非昌陽之所能及。至於忍寒苦。安澹泊。與清泉白石爲伍。不待泥土而生者。亦豈昌陽之所能勞。髡哉。余游慈湖山中。得數本。以石盆養之。置舟中間。以文石。石英。璀璨芬郁。意甚愛焉。顧恐陸行不能致也。乃以遺九江道士胡洞微。使善視之余。復過此。將問其安否。贊曰。

東坡養生集 方藥

三卷

清且此。惟石與水。託於一器。養非其地。瘠而不死。夫孰知其理。不如此。何以補五臟而堅髮齒。

數語頓宕。合味不盡。

石菖蒲葉有脊。脊如劍。刃生水石之間。瘦根密。節高尺餘。今池澤所生。葉無劍脊。根肥白。節疎。慢高二三尺者。水菖蒲也不堪入藥。又江南人家善養錢蒲。謂之蒲草。取石之嵌空玲瓏者。以砂栽置水盆中。至春剪洗。愈剪愈細。蓄多年。至細如眉毫。好事

東坡養生集 方藥

二卷 四

者以之角勝云

小園五詠

人參

上黨天下春。遼東真井底。玄泉傾海腹。白露洒天醴。靈苗此孕毓。肩肢或具體。移根到羅浮。越水灌清泚。地殊風雨隔。臭味終祖禰。青橙綴紫萼。圓實墮紅米。窮年生意足。黃土手自啟。上藥無炮炙。醃齏盡根抵。開心定覓鬼。憂患何足洗。糜身補吾生。既食首重稽。

地黃

東坡養生集 方藥

二卷 五

地黃飼老馬。可使光鑒人。吾聞樂天語。喻馬施之身。我衰正伏櫪。垂耳氣不振。移栽附沃壤。蕃茂爭新春。沈水得穉根。重湯養陳薪。投以東阿清。和以北海醇。崖蜜助甘冷。山薑發芳辛。融爲寒食飴。嚙作瑞露環。丹田自宿火。渴肺還生津。願餉內熱子。一洗胸中塵。

枸杞

神藥不自閩。羅生滿山澤。日有牛羊憂。歲有野火厄。越俗不好事。過眼等茨棘。青莢春自長。絳

珠爛莫摘，短籬護新植。紫莖生，節根並與花實收。拾無棄物，大將玄吾贊。小則餉我客，似聞朱明洞中有千歲質。靈龜或夜吠，可見不可索。仙人儻許我，借使扶衰疾。

廿菊

越山春始寒，霜菊晚愈好。朝來出細栗，稍覺芳歲老。孤根蔭長松，獨秀無衆草。晨光雖照耀，秋雨半摧倒。先生卧不出，黃葉紛可掃。無人送酒壺，空腹嚼珠寶。香風入牙頰，楚些發天藻。新萸東坡養生集方藥
六卷

慧苴

伏波飯慧苴，禦瘴傳神良。能除五穀毒，不救饒言傷。饒言風雨過，瘴癘久亦凶。雨俱不足治，但愛草木長。草木各有宜，玆產嶺南荒。絳囊懸荔枝，雪粉剖桃俦。不謂蓬萊中，有藥與根春。爲茨冰員炊，作菰米香。子美拾橡栗，貴精誑空腸。今吾獨何者，玉粒照生光。

石芝詩并叙

元豐三年五月十一日癸酉，夜夢游何人家，開堂西門，有小園古井，井上皆蒼石，石上生紫藤如龍蛇，枝葉如赤箭。主人言此石芝也。余率爾折食一枝，衆皆驚笑，其味如雞蘇而甘。明日作此詩。

空堂明月清且新，幽人睡息來初勻。了然非夢亦非覺，有人夜呼祁孔賓。披衣相從到何許，朱欄碧井闌瓊戶。忽驚石上堆龍蛇，玉芝紫筍生東坡養生集方藥
七卷

無數鏘然敲折青珊瑚，味如蜜藕和雞蘇。主人相顧一撫掌，蒲堂坐客皆盧胡。亦知洞府嘲輕脫，終勝稽康羨王烈。神山一合五百年，風吹石髓堅如鐵。

道家有石芝圖，石芝者石象芝也。生海隅名山島嶼之涯，有積石處。

肉芝詩 升叙

余昔夢食石芝作詩記之今乃真得石芝於海
上子由和前詩見寄予頃在京師有鑿井得芝
如小兒手以獻者臂指皆具膚理若生予聞之
隱者曰此肉芝也與子由烹而食之追記其事
復次前韻云

土中一掌嬰兒新瓜指定是肌骨勻見之怖走
誰敢食天賜我爾不及賓旌陽遠游同一許長
史玉斧皆門戶我家韋布三百年祗有陰功不

東坡先生集 方藥

二卷

知數跪陳八簋加六瑚化人視之真塊蘇肉芝
烹熟石芝老笑唾熊掌噉雕胡老蠶作繭何時
脫夢想至人空激烈古來大藥不可求真契當
如磁石鐵

芝有五類凡近百種肉芝狀如肉附於大
石頭尾具有乃生物也赤者如珊瑚白者
如截肪黑者如澤漆青者如翠羽黃者如
紫金皆光明洞徹如堅冰也大者十餘斤
小者三四斤須齋祭取之搗末服 抱朴子

觀張師正所蓄辰砂

將軍結髮戰蠻溪篋有殊珍勝象犀漫說玉床
分箭鐵何曾金鼎識刀圭近聞猛士收丹穴欲
助君王鑄髮跡多少空巖人不見自隨初日吐
虹霓

辰砂出蠻洞錦州界生石牀上小者如箭
簇大者如芙蓉十二簇一座色如未開蓮
花光明耀日亦有九枚七枚者每座大者
爲至小者爲臣四箇雜砂一二斗抱之

東坡先生集 方藥

二卷

次韻子由清汶老龍珠丹

天公不解防癡龍玉函寶方出龍宮雷霆下索
無處避逃入先生衣袂中先生不作金椎神玩
世徜徉隱屠酒夜光明月空自投一鍛何勞繯
蕭手黃門寡好心易足荆棘不生梨棗熟玄珠
白璧兩無求無脛金丹來入腹區區分別笑樂
天那知空門不是仙

以龍珠丹名變化的如此可愛 劉須溪

紫團參寄王定國

鈴銜土門口突兀大行頂豈惟團紫雲實自俯
倒景剛風被草木真氣入苔藓舊聞人街芝生
此羊腸嶺纖纖虎豹驚蹙縮龍蛇瘦蠶頭試小
嚼龜息變方勢矧予明真子已造浮玉境清宵
月挂戶半夜珠落井灰心寧復然汗喘久已靜
東坡猶故日北藥致遺秉欲持三極根往侑九
轉圜爲予置齒頰豈不賢酒茗

人參生潞州大行山上謂之紫團參

東坡養生集

方藥

二卷
十

周教授索枸杞

郭侯藏書手不觸嗟我嗜書終日讀短檠照字
細如毛怪底昏花懸兩目扶衰賴有王母杖名
字於今掛仙錄荒城古塹草露寒碧葉叢低紅
菽栗春根夏苗秋著子盡付天隨恥克腹蘭傷
桂折綠有川爾獨何損丹其族贈君慎勿比蕙
苳採之終日不盈掬外澤中乾非爾儔歛藏更
借秋陽曝雞壘枯梗一編帝堊也雖尊等臣僕
時復論功不汝遺異時謹事東籬菊

和子由拔白髮

轍有白髮近二十年矣然止百餘莖不增不減
虔州道人王正彥教令拔去以真水火養之恐
不復更生從其言已數月而白髮不出更年歲
不見豈真不生耶子瞻兄示我月中梳頭詩戲
次來韻言拔白之驗

水上有車車自懸懸流如線垂前軒霜蓬已枯
不再綠有客勸我抽其根根根一去紫茸茁環
重已試幽人言紛紛華髮不足道當返六十過

東坡養生集

方藥

二卷
十一

去龜

和

夏畦流膏白雨翻北窓幽人卧羲軒風輪曉入
春筍節露珠夜上秋禾根從來白髮有公道始
信丹經非妄言此身法報本無二他年妙絕兼
形覓

或爲余言草木之長常在昧明間早起伺
之乃見其板起數寸竹笋尤甚夏秋之交
稻方令秀黃昏月出露珠起於其根纍纍

然忽自騰上翁推之者或綴於草心或綴於葉端稍乃秀實驗之信然此二事與子由養生之說契故以此爲寄

先生自注

東坡養生集

方藥

二卷
十二

贈眼醫王生彦若

鍼頭如麥芒氣出如車軸間關絡脉中性命寄毛粟而况清淨眼内景舍天燭琉璃貯沆瀣輕脫不任觸而子於其間來往施鋒鏃笑談紛自若觀者頸爲縮運鍼如運斤去翳如折屋常疑子善幻他技雜符祝子言吾有道此理君未覯形骸一塵垢貴賤兩草木世入方重外妄見瓦與玉而我初不知刺眼如刺肉君看目與翳是翳要非目目翳苟二物易分如麥菽寧聞老農

東坡養生集

方藥

二卷
十三

夫去草更傷穀鼻端有餘地肝膽分楚蜀吾於五輪間蕩蕩見空曲如行九軌道並驅無擊轂空花誰開落明月自朏朏請問樂全堂忘年老尊宿

無一字不妙

袁中郎

彦若在張文定公門下此文定坐上所贈詩也金針撥眼至今傳此法

杜處士傳

杜仲郁里人也。天資厚朴，而有遠志。聞黃環名，從之游。因陳曰：願輔子半夏，幸仁憫焉，使得旋復。自古揚摧，環曰：子言匪實，宜蚤休。少從容，將訶子矣。仲曰：人之相仁，雖不百合，亦自然同。况吐斯意以前乎？吾聞夫子雖黃冠衆，故求決明於子。今子微銜吾，爲其非儕乎？曰：吾如貧者，食無餘糧，獨活久矣。子今屑就，何以克蔚子乎？苟迹子之素，杜若所請，亦大激矣。試聞子之志也。

東坡養生集 方藥

二卷 十四

曰：敢問士何以益智，行何以非廉？先王不留行者，何事也？曰：此匪子解也。夫得所託者，猶之射干臨於層城也。居非地者，猶之困於蒺藜也。今子宛如易之所謂井渫不食也，非揚淘之而欲其中空清，是坐恒山而望扶桑耳。勢不可及已，使投垢熟艾以求別當世，則與之無名異矣。某蒙甚，願子白之。曰：吾自通微，預知子高良，故謾矜子以短，而欲亂子言。子能詳微意，知所激刺，亦無患子矣。雖然，澤蘭必馨，今王明苟起子爲

赤車使者，且將封子。子其從之乎？曰：吾大則欲伏神以安息，小者吾殊於衆而已矣。雖登文石，摩螭頭，不願也。古人有三聘而起松蘿者，迫實用也。余將杜衡門以居之，爲一白頭翁，雖五加皮幣於我，如水萍耳。豈當歸之哉？環曰：然，世有陰險以求石斛之祿者，五味子之言可也。雖吾亦續隨子矣。或斥之曰：船破須筇，酒成於麴，猶君子錄英才也。彼貪祿角進者，可謂之也。若夫踴躍而還鄉，其遂意於丁沉，則吾之所謂獨行

東坡養生集 方藥

二卷 十五

之民，可使君子懷寶焉。烏久居此爲哉？余受仲善依人，而嘉環能發其心，故錄之爲傳。

雜藥名爲之，或以爲子瞻在黃州時出奇以戲客，而不以自名，然非玩侮游衍有餘於文者，不能爲也。

寄于由三法

食茨法

吳子野云茨實蓋溫平爾木不能大益人然俗謂之水硫黃何也大之食茨也必枚齧而細嚼之未有多嚼而亟燕者也舌頰唇齒終日嚼嚼而茨無五味腴而不膩足以致上池之水故食茨者能使人華液流通轉相滲注積其力雖過乳石可也以此知人能澹食而徐飽者當有大益吾在黃岡山中見牧羊者必驅之瘠土云草東坡養生集 方藥 二卷 十六

胎息法

養生之方以胎息爲本此固不刊之語更無可議但以氣若不閉任其出入則眇綿洗滌無卓然近效待其兀然自住恐終無此期若閉而留之不過三五十息奔突而出雖有微暖養下丹田益不償於損決非度世之術近日深思似有所得蓋因看孫真人養生門中第五篇反覆尋

究恐是如此其略曰和神養氣之道當得密室閉戶安床暖席枕高二寸半正身偃仰瞑目閉氣於胃隔間以鴻毛着鼻上而不動經三百息耳無所聞目無所見心無所思如此則寒暑不能侵蜂蠆不能毒壽三百六十歲此隣於真人也此一段要訣第且靜心細意字字研究看既云閉氣於胃隔中令鼻端鴻毛不動則初機之人安能持三百息之久哉恐是元不閉鼻氣只以意堅守此氣於胃隔中令出入息似動不動

東坡養生集 方藥

二卷 十七

網緼縹緲如香爐蓋上煙湯瓶嘴上氣自在出入無呼吸之者則鴻毛可以不動若心不起念雖過三百息可也仍須一切依此本訣臥而爲之仍須真以鴻毛粘着鼻端以意守氣於胃中遇欲吸時不免微吸及其呼時全不得呼但任其細縹緲微微自出盡氣平則又微吸如此出入元不斷而鴻毛自不動動亦極微覺其微動則又加意制勒之以不動爲度雖云制勒然終不閉至數百息出者少不出者多則內守克

盛血脉流通上下相灌輸而生理備矣。凡悟此
玄意甚以爲奇。恐是夜夜燒香神啟其心。自悟
自證。適值痔疾及熱甚。未能力行。亦時時小試。
覺其理不謬。更俟疾平天涼。稍稍致力。續見效
當報。弟不可謂出意杜撰而輕之也。

藏丹砂法

抱朴子云。古人藏丹砂井中。而飲者猶獲上壽。
今但懸望大丹丹既不可望。又欲學燒而藥物
火候皆未必真。縱使燒成。又畏火毒而不敢服。

東坡養生集

方藥

二卷
十八

何不趑取且服生丹砂。意謂煮過百日者。力亦
不慢。草藥是覆盆子。亦神仙所餌。百日熬煉。草
石之氣亦相乳入。每日五更以井華水服三九。
服竟以意送至下丹田。心火溫養久之。意謂必
有絲毫留者。積三百餘服。恐必有刀圭留丹田。
致一之道。初若眇昧。久乃有不可量者。兄老大
無見解。直欲以拙守而致神仙。此大可笑。亦可
恥也。

吾雖了了見此理。而資躁褊害之者衆。事不便

成。子由端靜淳淑。使少加意。當先我得道。得道
之日。必却度我。故書此紙爲異日符信。非虛語
也。紹聖二年八月二十七日居士記。

體會極到處處着人痛癢

東坡養生集

方藥

二卷
十九

暖肚餅 與孔元翰

公昔遺余以暖肚餅其直萬錢我今報公亦以暖肚餅其價不可言中空而無暇故不漏上直而無耳故不懸以沽潑潑爲內非湯非水以赤歷歷爲外非銅非鉛以念念不怠爲項不解不縛以了了常知爲腹不方不圓到希領取如不肯承當却以見還

參微語寫得活現

東坡養生集 方藥

二卷
二十

與黃師是

人來兩捧教賜具審起居康勝仲子之戚惟當日遠日忘想痛割腸何所及中年以後出涕能令目闔此最可惜用鄙言慎勿出一滴也兒子之愛雖深比之自愛其目豈不有間幸深念之餘惟萬萬爲國自重

言之鑒鑒

與翟東玉

馬火也故將火而夢馬火就燥燥而不已則窮故膏油所以爲無窮也藥之膏油者莫如地黃古人以啖老馬皆復爲駒樂天贈採地黃者詩云與君啖老馬可使照地光今人不復知此法吾晚學道血氣衰耗如老馬矣欲多食生地黃而不可常致近見人言循州興寧令歐陽叔向子縣圖中多種此藥意欲作書干求而未敢君與叔向故人可爲致此意否此藥二八月採者

東坡養生集 方藥

二卷
二十一

良如許以時見寄惠爲幸欲烹爲煎也不罪

地黃種之甚易以根節多者寸斷之入土卽生大率江南壤地種者質光潤力微懷慶山產者皮有疙瘩力大

與周文之

聞公服何首烏是否此藥溫厚無毒李習之傳
正爾噉之無炮製今人乃用棗或黑豈之類蒸
熟皆損其力僕亦服此藥但採得陰乾便搗羅
爲末棗肉或煉蜜爲丸入木臼中萬杵乃丸服
極有力無毒恐未得此法故以奉白

何首烏氣溫味苦澆苦補腎溫補肝所以
能養血益肝固精益腎不寒不燥功在地
黃天門冬諸藥之上

東坡養生集

方藥

二卷
二二

與周文之

合藥須鸚鵡梨嶺外固無有但得凡梨稍佳者亦
可用此亦絕無治下或有爲致數枚無卽已栗
子或蒙惠少許亦幸

鸚鵡梨出河南北州郡皮薄漿多味短香勝

與李亮工

曾見伯固言欲鍊鍾乳果然否告求少許或只
寄生者亦可爲兩兒婦病皆得此得效也陳公
密來時可附致不

與蒲廷淵

河中永洛出棗道家所貴事見真誥唐有道士
侯道華嘗得無核者三食之後竟竊鄧太主藥
上昇君到彼試求之但恐得之不偶然非力求
所能致耳

無核棗公在岐下曾得一枚食之

東坡養生集

方藥

二卷
二三

與鞠持正

知腹疾微作想卽平愈文登雖稍遠百事可樂
島中出一藥名白石芝者香味初若嚼茶久之
甚美聞甚益人不可不自公知也白石芝狀如
石耳而有香味惟此爲辨秘之秘之

倘卽所謂石芝也

與曾子宣

某啟上黨馬門出一草藥名長松治大風氣味芳烈亦可作湯常服近歲河東人多以爲餉若不甚難致乞爲求一斤仍恕造次某再拜

長松產太行西北諸山生古松下長三五寸草似松葉色如薺萐根似獨活味甘微苦類人參清香可愛一名仙茆

東坡養生集 方藥

二卷
二四

與通長老

惠茶極爲精品感并之至長松近出五臺治風甚効俗云文殊指示一僧乃始識之今納少許并人參四兩可以此二物相對入少甘草不可多并腦子作湯點佳送去御香五兩不訝免責

僧普明居五臺山患大風眉髮俱墮哀苦不堪忽遇異人教服長松示其形狀明采服之旬餘毛髮俱生顏色如故釋慧祥

與羅秘校

官事有暇得爲學不輟否有可與往還者乎此間百事不類海北但杜門面壁而已彼中有能藥治病者爲致少許此間如蒼朮橘皮之類皆不可得但不論能賤爲相度致數品不罪不罪

東坡養生集 方藥

二卷
二五

與鄧安道

一別便數月思渴不可言邇來道體何如痔疾至今未除亦且放任不復服藥但却葷血薄滋味而已實積行無以爲寄潮州酒一瓶建茶少許不罪免責乍涼萬萬保練不知鶴駁何時可以復來郡城慰此士民渴仰之意達觀久一喧靜何必奉奉山中也八月內且記爲多采何首烏雌雄相等爲妙

赤者雄苗色黃白白者雌苗色黃赤

與何德順

某白道士何君足下辱書并抱朴子小神丹方極感真意此不難修製當即服餌然此終是外物惟更加功靜觀也何苓之更長進後會無期惟萬萬自重不宣

羅浮道士何宗一以其猶子爲童子狀貌肥黑矮小嘗戲之曰此羅浮茯苓精也俗諺曰下有茯苓上生兔絲因名之曰苓之字表絲苓之名說

東坡養生集方藥

二卷
二六

答富道人

承錄示秘方及寄遺藥具感厚意然此事本林下無以遠日聊用適意可也若待以爲生則爲造物者所惡矣僕方苟祿出仕豈暇爲此謹却馳納且寄之左右異日歸田却咨請感愧之至千萬悉之不一不一

可以破迷

與林子中

惠貺二圖領意至厚感作無已所要雞腸草未
有生者此有一惑爐火人收得少許納去老兄
亦有此惑故耶邦直疑此極深僕有一方遂爲
取去可就閭傳取也奇絕奇絕消礪難相伏者
寫書至此忽見報當使高麗方喜得人又見辭
免何也不知得請否此本劣第差遣遂爲老兄
所挽然比公之還僕亦不患貧矣呵呵且寄數
字貴知此行果決如何若不能免遂浮滄海觀

東坡養生集方藥

二卷
二七

日出使絕域知有林夫子亦人生一段美事也
先生杭州召還林子中來替後以言去國
乃從章惇下遷西掖草諸賢謫詞時論薄
之

與林子中

承別紙示論知大事雖已畢而聚族至衆費用不貲吾兄平時僅足衣食况經此變故窘迫可知聞之但辦得空憂可量愧嘆昆仲才行豈久困者天下何嘗有饑寒官人耶惟寬懷順變而已故人勉強一慰此乃世俗之常悲何如之晚耶所要元素方本非親授於元素蓋往歲得之於一道人後以與單驥驥以傳與可與可云試之有驗仍云元素卽此方也某卽不會驗今納東坡養生集方藥

二卷
二八

元初傳本去恐未能有益而先奉糜垂竭之囊也又初傳者若非絕世隱淪之人爲之恐有災患不敢不納去又不敢不奉問慎之慎之某在京師已斷作詩近日又却時復爲之蓋無以遣懷耳固未嘗留本今蒙見索容少暇也

與子中言適不廢箴規

與曹子方

奉別忽三歲奔走南北不暇奉書中間子由轉附到天門冬煎故人於我至矣日日服食期月遂盡之到惠州又遁中領手書懶廢益放不卽裁謝死罪專人至教賜累幅慰拊周盡且喜此來起居佳勝感慰兼極某得罪幾一年矣愚陋貪生輒緣聖主寬貸之慈灰心稿形以盡天年卽日殊健也公別後聞微疾盡去想今益康佳養生亦無他術安寢無念神氣自復知呂公讀東坡養生集方藥

二卷
二九

華嚴有得因所望於斯人也居閑偶念一事非吾子方莫可告者故崇儀陳侯忠勇紀世死非其罪廟食西路威靈肅然願公與程之邵議之或同一割乞載祀典使此侯英魂少伸肩於地下如何如何然慎勿令人知不肖有言也陳侯有一子在高安白身頗知書知之蒙惠奇茗丹砂烏藥敬餌之矣西路洞丁足制交人而近歲緩馭少方殆不可用願爲朝廷熟講之此外萬萬保重

與李公擇

近領手教極慰想念。比日起居何如。秋色佳哉。想有以爲樂。人生唯寒食重九。慎不可虛擲。四時之變無如此節者。寄示妙藥。刀鞘并已領近。有潮州人寄一物。其上云扶劣膏。不言何物。狀似羊脂而堅。盛竹筒中。公識此物否。味其名必佳物也。若識之當詳以示。可分去或爲問。習海南者。料公亦不久有別命。如未冬間。又得一見孤旅之幸。乍冷萬萬自攝子。由近爲棲賢作僧。

東坡養生集

方藥

二卷
三十

堂記讀之慘。藥覺崩崖飛瀑。逼人寒栗。

遊記妙語 鍾伯敬

與章質夫

承論慎靜以處憂患。非心愛我之深。何以及此。謹置之座右也。柳花詞妙絕。使來者何以措詞。本不敢繼作。又思公正。柳花飛時。出巡按坐想。四子閉門愁斷。故寫其意。次韻一首寄去。亦告不以示人也。七夕詞亦錄呈。藥付徐令去。惟細辨覆盆子。若不真。卽無效。前日路傍摘者。此土人爲之。挿秧每三四月花。五六月熟。其子酸甜可食。當陰乾。其子用之。今市人賣者。乃是花鴉。東坡養生集 方藥 二卷 三一

東坡養生集

方藥

二卷
三一

每九月熟。與本草所說不同。不可妄用。想卷子已寄君歟矣。

潭州趙太尉母病。爛弦疰眼二十年。有老媪云。此中有蟲。吾當除之。入山取草蔓葉。咀嚼留汁。入筒中。還以皂紗蒙眼。滴汁漬下弦。轉眴間。蟲從沙上出。數日下弦乾。復如法滴上弦。又得蟲數十。而愈。後以治人多驗。乃覆盆子葉也。 吳堅志

與陳季常

近因往螺師店看田，既至境上，潘尉適來相會，因視臂腫，云非風氣，乃藥石毒。之恐作瘡，乃已遂相率往麻橋龐家住數日，鍼療尋如其言得愈矣。歸家領所惠書及藥，併荷憂愛之深，至仍審比來起居佳安。曾青老翁須傳燈錄，皆已領。一一感佩。五代史亦收得所看田，乃不甚佳，且罷之。漸水溪山，乃爾秀遠，耶麗皆熟接之，乃奇士。知新屋近撰本草爾雅，謂一

東坡養生集

方藥

二卷

三二

物而多名也。見劉頌具說，深欲走觀，近得公擇書云：「四月中乃到此，想季常未遽北行，當與之偕往耳。」非久太守處借人，遣齋家傳去，別細奉書。

曾青音層可結未制丹砂

與章子平

某頓首。某自儀真得暑毒，困臥如昏，醉中到京口，自太守已下皆不能見，茫然不知子平在此。得書乃漸醒悟，伏讀來教，感嘆不已。某與丞相定交四十餘年，雖中間出處稍異，交情固無所增益也。聞其高年寄跡海隅，此懷可知。但已往者更說何異？惟論其未然者而已。主上至仁，至信，草木豚魚所知，建中靖國之意，可恃以安。又海康風土不甚惡，寒熱皆適中。船到時，四方物

東坡養生集

方藥

二卷

三三

多有若昆仲先於閩客廣舟中，准備家常要用藥百千去，自治之餘，亦可以及鄰里。鄉黨又永相知，養內丹久矣，所以未成者，正坐大用故也。今茲閑放，正宜成此，然只可自內養，丹切不可服外物也。舒州李惟熙丹化錢成金，可謂至矣。服之皆生胎髮，然卒為癰疽大患，皆耳目所接戒之戒之。某在海外，曾作續養生論一首，甚欲寫寄，病困未能到。毘陵定疊檢獲當錄呈也。所云穆卜反覆究繹，必是誤聽，紛紛見及已多矣。

得安此行為幸為幸更徐聽其審又見今病狀
死生未可必自半月來日食米不半合見食却
飽今且速歸毘陵聊自憇此我里庶幾且少休
不即死書至此因憊放筆太息而已

先生北歸時章丞相方貶雷州南昌太守
葉祖洽問曰世傳端明已歸道山今尚爾
游戲人間耶先生笑曰途中遇子厚乃同
反耳

東坡養生集 方藥

二卷
三四

與章子平

續養生論乃有遇而作論卽是方非如中散泛
論也白朮一味舒州買者每兩二百足細碎而
有兩絲舒人亦珍之然其膏潤肥厚遠不及宜
湖所出每裹二斤五六百足極肥美當用此耳
若世所謂茅朮不可用細搗爲末餘筋滓難搗
者棄或留作香其細末曝日中時以井花水灑
潤之則膏液自上謹視其和合卽入木臼杵數
千下便丸如梧桐子大不入一物此必是仙方
東坡養生集 方藥

二卷
三五

日以井花水煮百丸漸加至三百丸益多尤佳
此非有仙骨者不傳續養生論尤爲異書然要
以口授其詳也
白朮除濕益燥和中補氣又主胸膈煩悶
海隅蒸濕想宜服此

與王敏仲

某再啟林醫遂蒙補授於旅泊衰病非小補也
又攻小兒產科勿累將至且留調理渠欲往謝
未令去也乞不罪治療止用薑葱豉三物濃煮
熱呷無不効者而土人不知作豉又此州無黑
豆聞五羊頗有之便乞爲致三石得爲作豉散
飲病者不罪不罪

東坡養生集 方藥

二卷
三六

與程正輔

廣州多松脂閩甫嘗買用桑皮灰煉得甚精因
話告求數斤仍告正輔與買生者十斤因便寄
示船上硫黃如不難得亦告爲買通明者數斤
欲以合藥散鐵爐煅可作時蘿夾子者亦告爲
致一副中樣者三物皆此中無有也不罪

與程正輔

某近頗好丹藥不惟有意於却老亦欲玩物之
變以自娛也聞曲江諸場亦有老翁須生銀是
也甚貴難得兄試爲體問如可求買得五六兩
爲佳若費力難求即已非急用也不罪不罪

東坡養生集 方藥

二卷
三七

又程正輔

某前者留傳羅一日再見鄧道士所聞別無異
者方欲邀來郡中款問也續寄丹砂已領感愧
之極某於大丹未明了直欲以此砂試煑煉萬
一伏火亦恐成藥耳成否當續布聞比日得七
哥書適中已附謝也六即十即各計安未及別
書所要書字墨竹固不惜徐寄去也外曾祖遺
事錄呈

與程正輔

承服溫胃藥舊疾失去伏惟慶慰反復尋究此至言也拙恙亦當服溫平行氣藥耳德孺書信已領尚未聞所授豈到闕當留乎兄亦歸覲耳何用更求外補惠及佳麵感作適有河源乾菌少許并香菰一枚頗大謾納去作笑有肉菰蓉因便寄示少許無卽已也候晉叔實佳士頗有文采氣節恐兄不久歸闕此人疑不當遺也故畧爲記之不罪

東坡養生集 方藥

二卷 三八

肉菰蓉生河西山谷及代郡鴈門陶弘景曰是野馬精落地所生生時似肉以作羊肉羹補虛乏極佳亦可生噉蘇恭曰此草菰蓉也然不詳言肉老何狀俟更考之

與程正輔

某舊苦痔疾蓋二十一年矣今忽大作百藥不効知不能爲甚害然痛楚無聊兩月餘頗亦難當出於無計遂欲休糧以清淨勝之則又未能遽爾則又不可但擇其近似者漸酒肉斷鹽酪醬菜凡有味物皆斷又斷粳米飯惟食淡麵一味其間更食胡麻茯苓炒少許取飽胡麻黑芝麻是也去皮九蒸曝白茯苓去皮入少白蜜爲炒雜胡麻食之甚美如此服食已多日氣力不減矣

東坡養生集 方藥

二卷 三九

衰而痔漸退久不退轉輔以少氣術其効殆未量也此事極難忍方強力以行之惟患無茯苓不用赤者告兄惟於韶英南雄尋買得十來斤乃足用不足且旋至之亦可以一面於廣買去此藥時有僞者椰子厚云盡老芋是也若松根質之却是茯苓亦有効與茯苓同可用惟乞辨其僞者頗有干煩實爲老病切要用者敢望留意幸甚幸甚密此中雖有亦多僞如有真者更求少許既絕肉五味只啖此炒及淡麵更不消

別藥百病自去。此長年之真訣。但易知而難行。爾第發得志願甚堅。恐是回災致福也。

東坡養生集 方藥

四卷

答錢濟明

去歲海南得所寄與士大形。清中丹。一九卽時服之。下丹田休休焉。數日後。又得迨所賫來手書。今又領教誨及清詩數篇。高妙絕俗。想見謫居以來。探道著書。雲升川增。可慕可畏。可嘆可賀也。及錄示訓辭。誨以所不及。此曾子所謂愛人以德者。敬遵用不敢怠。幸甚幸甚。

東坡養生集 方藥

四卷

與錢濟明

某一夜發熱不可言。齒間出血如蚯蚓者無數。迨曉乃止。憊甚。細察疾狀。專是熱毒根源不淺。當專用清涼藥。已令人參麥門冬茯苓三味。煮濃汁。渴卽少啜之。餘藥皆罷也。莊生聞在宥。天下未聞治天下也。如此而不愈。則天也。非吾過矣。楊評事設與一來亦佳。到此諸親知所餽。一無留者。獨拜蒸作之餽。切望只此而已。

與李端叔

承示論長安君偶患臂痛不能舉某於錢昌武朝議處傳得一方云其初本施渥寺丞者因寓居京師甜水巷見乞兒兩足拳拳捺展子行渥常以錢物飲食遺之凡期年不衰尋赴任數年而還復僦曩居則乞兒已不見矣一日見之於相國寺前行走如飛渥驚問之則曰遇人傳兩藥方服一料而能行因以其方授渥以傳昌武昌武本患兩臂重痛舉不能過耳服之立効其

東坡養生集 方藥

二卷 四二

後已傳數人皆神妙但手足上疾皆可服不拘男子婦人秘之秘之其方元只是王氏傳濟方中方但人不知耳博濟誤以虎脰爲虎腦便請長安君合服必驗朝雲者死於惠州久矣別後學書頗有楷法亦學佛法臨去誦六如偈以絕葬之惠州棲禪寺僧作亭覆之榜曰六如亭最荷夫人垂顧故詳及之

惠州志有朝雲墓守墓者百餘家至今清

明莫饋如祀先祖 陳眉公

陽丹陰煉

冬至後齋居常漱鼻液漱鍊令甘乃嚥入下丹田以三十瓷瓶皆有血溺其中已隨手蓋之書識其上自一至三十置淨室選謹朴者掌之滿三十日開視其上當結細砂如浮蟻狀或黃或赤密絹帕濾取新汲水淨淘淨無度以穢氣淨爲度淨瓷瓶合貯之夏至後取細研棗肉丸如梧桐子大空心酒吞下不限九數三五日後服盡夏至後仍依前法采取却候冬至後服此名

東坡養生集 方藥

二卷 四三

陽丹陰煉須清淨絕欲若不絕慾其砂不結

陰丹陽煉

取首生男子之乳。父母皆無疾恙者。并養其子。善飲食之日。取其乳一升許。少只半升已來。亦可以硃砂銀作。與匙如無硃砂銀。山澤銀亦得。慢火熬煉。不住手攪。如淡金色。可丸。卽丸。如桐子大。空心酒吞下。亦不限丸數。此名陰丹陽煉。世人亦知服秋石。然皆非清淨所結。此又陽物也。須復經火。經火之餘。皆其糟粕。與燒鹽無異。世人亦知服乳。乳陰物。不經火煉。則冷滑而

東坡養生集 方藥

二卷 四四

陰煉陽煉說理極透

漏精氣。此陽丹陰煉。陰丹陽煉。蓋道士靈智妙用。施機捷法。非其人不可輕泄。慎之慎之。

松腹丹砂

祥符東封。有尾駕軍士。晝臥東岳真君觀。古松下。見松根去地尺餘。有補塞處。偶以所執兵攻刺之。塞者動。有物如流火。自塞下出。逕走入地。中軍士以語觀中人。有老道士拊膺曰。吾藏丹砂於是三十年矣。方卜日取之。因掘地數丈。不復見。道士悵慨成疾。竟死。其法用次砂精良者。繫大松腹。以松氣煉之。自然成丹。吾老矣。不暇爲此。當以山澤銀爲鼎。有蓋。擇砂之良者二斤。

東坡養生集 方藥

二卷 四五

以松明根節懸胎煮之。置砂餅煎水以補耗。滿百日取砂。玉搥研七日。投熱蜜中。通油甌瓶盛。日以銀七取少許。醇酒攪湯飲之。當有益也。不燒煉而自成丹。卽鬼神亦妬而攫之。

石髓

王烈入山得石髓懷之以餉稽叔夜叔夜視之則堅爲石矣當時若杵碎或錯磨食之豈不賢於雲母鍾乳輩哉神仙要有定分不可力求退之有言我寧詰屈自世間安能從汝巢神仙如退之性氣雖出世間人亦不能容叔夜婢息又甚於退之也

石髓不可得雲母卽陽起石鐘乳生崑穴

陰處溜山液而成凡石藥氣悍不宜服

東坡養生集 方藥

二卷
四六

松村

松之有利於世者甚博松花脂茯苓服之皆長生其節煮之以釀酒愈風痺強腰足其根皮食之膚華香久則香聞下風數十步外其實食之滋血髓研爲膏入滴酒中則醇醲可飲其明爲燭其煙爲墨其皮上蘚爲艾納聚諸香煙其材產西北者至良名黃松堅韌冠百木略數其用於世凡十有一不是閒居不能究物理之精如此也

松脂

松脂以真定者爲良細布袋盛清水中沸湯煮之浮水面者以新單篋掠取置新水中久煮不出者皆弃不用入生白茯苓末不製但削去皮搗羅拌勻每日早取三錢七着口中用少熟水攪漱仍以脂如常法楷齒畢更啜少熟水嚥之仍漱吐如法能堅牢齒駐顏烏髭也

擦牙不可不慎用藥以清晨諸味未投且

經絡所通最爲扼要用此等則甚佳

東坡養生集 方藥

二卷
四七

地黃

肥嫩地黃一二寸截去薄綿紙裹兩頭以生豬脂塗其膚周匝置小盤中掛通風處十餘日自乾抖撒之出細黃粉其膚獨一一如鴛管狀其粉沸湯點或謂之金粉湯

此法亦未經見

茯苓

茯苓自是仙神上藥，但其中有赤筋脉，若不能去，服久不利人眼，或使人眼小。當削去皮，砍爲方寸塊，銀石器中清水煮，以酥軟解散爲度。入細布袋中，以冷水揉，擺如作葛粉狀，澄取粉而筋脉留袋中，弃去，不用。用其粉以蜜和如濕香狀蒸過食之尤佳。胡蔴但取純黑脂蔴九蒸九暴入水爛研，濾取白汁，銀石器中熬如作杏酪湯，更入去皮核爛研棗肉與茯苓粉一處搜和。

東坡養生集 方藥

二卷 四八

食之尤奇

此等製度方極精良

蒼耳

藥至賤而爲世要用，未有若蒼耳者。他藥雖賤，或地有不產，惟此藥不問南北夷夏，山澤斥鹵，泥土沙石，但有地則產。其花葉根實皆可食，食之則如藥治病，無毒生熟丸散無適不可。愈食愈善，乃使人骨髓滿肌如玉，長生藥也。主療風痺癰緩，癰瘡瘡疥，不可勝言。尤治癰金瘡，一名羊負來。詩謂之卷耳，騷謂之泉耳，俗謂之道人頭。海南無藥，惟此藥生舍下，遷客之幸也。

東坡養生集 方藥

二卷 四九

益智

海南產益智，花實皆作長穗而分三節，其實熟否以候歲之豐歉，其下節以候黍禾中上，亦如之大，凶之歲則皆不實，蓋罕有三節並熟者。其藥治氣止水而無益於智，智豈求之於藥乎？其得此名者，豈以知歲耶？今日見僊耳黎子雲言候之審矣，聊復記之，以俟後之好事注本草者。

脾主智，此物能益脾胃故也。與龍眼名益

智義同

李時珍

海漆

吾謫居海南以五月出陸至藤州自藤至僊見
野花炙道如芍藥而小紅鮮可愛樸樸叢生土
人云倒梨子花也至僊則已結子如馬乳爛紫
可食殊甘美中有細核并嚼之瑟瑟有聲亦頗
苦澁童兒食之或大便難下葉背白如石常狀
野人夏秋病痢食其葉輒已海南無柿人取其
皮剥浸爛杵之得膠以代柿漆蓋愈於柿也吾
久苦小便白濁近又大病滑百藥不效取倒梨
子嫩葉酒蒸之焙燥爲末以酒糊丸日吞百餘
二疾皆平復然後知其奇藥也因名之曰海漆
而私記之以貽好事君子明年子熟當取子研
濾酒爲膏以劑之不復用糊矣

此則當載入本草

東坡養生集

方藥

二卷
五十

蒼朮

黃州山中蒼朮至多就野買一斤數錢爾此長
生藥也人以爲易得不復貴重至以熏蚊子此
亦可爲太息舒州白朮莖葉亦甚相似特華紫
爾然至難得三百一兩其効止於和胃去游風
非神仙上藥也

古方及本經止言朮不分蒼白二種蒼朮
茅山者良氣味辛烈多膏性主發又能除
惡氣弭災沴功用遠勝白朮

東坡養生集

方藥

二卷
五一

墓頭回草

王屋山有異草制百毒能於鬼手奪命故山中
人謂此草墓頭回寒蓀光託吳遠遊寄來吾聞
兵無必蟲無毒皆不可任若阿羅漢永斷三毒
此藥遂無所施邪

葵草

杜甫詩有除葵草一篇。今蜀中謂之毛瑛。毛瑛可畏。觸之如蜂。蛰然治風疹。擇最先者。以此草點之一身。皆失去。葉背紫者入藥。

東坡養生集 方藥

二卷
五二

艾人

端午日未出艾中。以意求似人者。輒摘之以炙。殊有效。幼時見一書中云。尔忌其爲何書也。艾未有真似人者。於明暗間。苟以意命之而已。萬法皆妄。無一真者在。何疑焉。

偶然點破

泉耳霜

泉耳并根苗葉實皆取。濯去砂土。懸陰乾。淨掃地上。燒爲灰。湯淋取濃汁。泥連二竈煉之。俟灰汁耗。卽旋取旁釜中已淡灰汁。益之。經一日夜不絕火。乃漸得霜。乾莢瓶盛。每服早晚臨睡酒調一錢。七補暖去風。駐顏不可備言。尤治皮膚風。令人膚革滑淨。每洗面及浴。取少許如濕豆。用尤佳。無所忌。昌圖之父從諫。宜州文學家居於邕。服此十餘年。今八十。紅潤輕健。得此藥力。

東坡養生集 方藥

二卷
五三

徂徠煤

徂徠珠子煤。自然有龍麝氣。以水調勻。以刀圭服。能已鬲氣除痰。飲專用此一味。阿膠和之。搗數萬杵。卽爲妙墨。不俟餘法也。陳公弼在汶上作此墨。謂之黑龍。隨後人盜用其名。非也。

流水

孫思邈千金方人參湯言須用流水用止水卽不驗人多疑流水止水無別予嘗見丞相荆公喜放生每日就市買活魚縱之江中莫不泮然惟鱖鮠入江水輒死乃知鱖鮠但可居止水則流水與止水果不同不可不信又鯽魚生流水中則背鱗白生止水中則背鱗黑而味惡此亦一驗也

取千里長流以勺揚之至萬遍名曰甘爛

東坡養生集

方藥

二卷
五四

水治腹中結滯余嘗用之甚驗

辨漆葉青藜散

按嘉祐補注本草女萎條注引陳藏器云女萎萎藜二物同傳陶云同是一物但名異耳下病方多用女萎而此都無止洩之說疑必非也按女萎藜又於中品之中出之云至霍亂洩痢腸鳴正與陶注上品女萎相會如此卽二萎功用同矣更非二物藜乃剩出一條藜又云女萎與萎藜不同其萎藜一名玉竹爲蕙似竹一名地節爲有節魏志樊阿傳青藜一名黃芝一名地節此卽萎藜極似偏精本功外主聰明調血氣令人強壯和漆爲散至五臟益精去三蟲輕身不老變白潤肌膚暖腰脚惟有熱不可服晉稽紹有胸中寒疾每酒後苦唾服之得愈草似竹取根花葉陰乾昔華佗入山見仙人服之以告樊阿服之百歲

右予少時讀後漢書三國志華佗傳皆云佗弟子樊阿從佗求可服食益於人者佗授以漆葉青藜散漆葉屑一升青藜屑十四兩以是爲率

言久服去三蟲利五臟輕體使人頭不白阿從
其言壽百餘歲漆葉處所皆有青藜生於豐沛
彭城及朝歌魏志注引佗別傳云青藜一名地
節一名黃芝主理五臟益精氣本出於陝入山
者見仙人服之以告佗佗以爲佳輒語阿阿大
秘之近者人見阿之壽而氣力強盛怪之遂責
阿所服因醉亂誤道之法一施人多服者皆有
大驗而後漢注亦引佗別傳同此文但黏字書
楚字相傳音女廉反然今人無識此者甚可恨
東坡養生集 方藥 三卷 五六
惜吾詳此文恨惜不識之語乃章懷太子賢所
云也吾性好服食每以問好事君子莫有知者
紹聖四年九月十三日在昌化軍借嘉祐補注
本草乃知是萎蕤喜躍之甚登卽錄之但恨陶
隱居與蘓恭二論未決恭唐人今本草云唐本
者皆恭注也詳其所論多立異又殊喜與陶公
相反幾至於罵者然細考之陶未必非恭未必
是予以謂隱居精識博物可信當更以問能者
若青藜便是萎蕤豈不一大慶乎過當錄此以

寄子由同講求之

女萎與萎蕤全別萎蕤山草女萎蔓草也
本經上品朱書女萎却是萎蕤李時珍以
爲鈔寫之誤是也陳藏器以青藜卽萎蕤
蘓頌疑青藜是黃精而黃精與萎蕤性味
功用大抵相近故青藜一名黃芝與黃精
同名一名地節與萎蕤同名則二物雖通
用亦可陶弘景曰萎蕤根似黃精小異服
食家亦用之

東坡養生集 方藥

二卷 五七

四神丹

熟地黃、玄參、當歸、羌活，各等分。列仙傳有山圖者入山採藥，折足，仙人教服此四物而愈。因久服，遂度世。余以問名醫康師孟，大異之。云：醫家用此多矣，然未有專用此四物。如此方者，師孟遂名之曰四神丹。洛下公卿士庶爭餌之，百疾皆愈。藥性中和，可常服，大畧補虛益血，治風氣，亦可名草還丹。已卯十一月八日，東坡居士僊耳書。

東坡養生集 方藥

二卷
五八

天麻煎

世傳四味五兩天麻煎，蓋古方。本以四時加減，世但傳春利耳。春肝王多風，故倍天麻。夏伏陰，故倍烏頭。秋多利下，故倍地榆。冬伏陽，故倍玄參。當須去皮生用。治之，萬搗烏頭無復毒。依此常服，不獨去病，乃保真延年。與仲景八味丸並驗矣。

偏頭疼方

祿陵傳王荆公偏頭疼方，云是禁中秘方。用生蘿蔔汁一規，設許注鼻中，左痛注左，右痛注右。或兩鼻皆注，亦可。雖數十年患，皆一注而愈。荆公與僕言之，已愈數人矣。

東坡養生集 方藥

二卷
五九

治內障眼

本草云：熟地黃、麥門冬、車前子、相禰，治內障眼有效。屢試信然。其法：細搗羅蜜爲丸，如桐子大。三藥皆難搗羅，和合異常。甘香真奇藥也。露蜂房、蛇蛻皮、亂髮，各燒灰存性，取一錢，七酒服，治瘡口久不合，亦大效。

治暴下法

歐陽文忠公常得暴下，國醫不能愈。夫人云：市人有此藥三文一貼，甚効。公曰：吾輩臟腑與市人不同，不可服。夫人使以國醫藥雜進之一服，而愈。公召賣藥者厚遺之，求其方。久之乃肯傳。但用車前子一味爲末，米飲下二錢。七云此藥利水道而不動真氣，水道利則清濁分，穀藏自止矣。

非文忠夫人此方竟不傳矣

東坡養生集

方藥

二卷
六十

泄痢腹痛方 二則

憲宗賜馬摠治泄痢腹痛方，以生薑和皮切碎，如粟米用一大盞，并草茶相等煎服之。元祐二年，文潞公得此疾，百藥不效，而余傳此方得愈。肉苳蔻剉作麤子，入通明乳香少許，復以末塞之不盡，卽用麤少許，裹苳蔻煨焦黃爲度。三物皆碾末，仍以茶末對煎之，比前方益奇。

枳枸湯

眉山有揭穎臣者，長七尺，健飲啖，侗儻人也。忽得消渴疾，日飲水數斛，食常倍而數溺。消渴藥服之逾年，疾日甚，自度必死。治棺衾，囑其子詢於人。蜀有良醫張肱隱之子，不記其名，爲診脉笑曰：君幾誤死矣。取麝香當門子以酒濡之作十許丸，取枳枸子爲湯飲之，遂愈。問其故，張生言消渴消中皆脾衰而腎敗，土不能勝水，腎液不上汭，乃成此疾。今診穎臣脾脉極巨，脉熱而不上汭，乃成此疾。今診穎臣脾脉極巨，脉熱而

東坡養生集

方藥

二卷
六一

服薑

予昔監郡錢塘游淨慈寺衆中有僧號聰藥王年八十餘顏如渥丹目光炯然問其所能蓋診脉知吉凶如智緣者自言服生薑四十年故不老云薑能健脾溫腎活血益氣其法取生薑之無筋滓者然不用子薑錯之并皮裂取汁貯器中久之澄去其上黃而清者取其下白而濃者陰乾刮取如麵謂之薑乳以蒸餅或餅搜和丸如桐子以酒或鹽米湯吞數十粒或取末置酒

東坡養生集

方藥

二卷
六二

凡服藥以膏劑爲最上薑乳二字甚妙

服黃連

丙子寒食日寶積長老曇頴言惠州澄海十五指揮使姚歡守把埤民監熙寧中趙熙明知州巡檢姓中者與知監俞懿有隙吏士與監卒忿爭遂告監卒反熙明爲閉衙門出甲付巡檢往討之歡執健立監門自巡檢以身任監卒不反乞不交鋒巡檢無以奪爲歛兵而止是日徽歡惠州幾殆歡今年八十餘以南安軍功遷雄畧指揮使老於廣州鬚髮不白自言六十歲患癰

東坡養生集

方藥

二卷
六三

赤周匝頂腫或教服黃連遂愈久服故髮不白其法以黃連去頭酒浸一宿焙乾爲末蜜丸如桐子大空心日午臥酒吞二十九

只止兵一事多壽不足云報矣

黃連非久服之藥李時珍辨之甚詳然陶弘景言道方久服長生神仙傳載封君達黑穴公並服黃連五十年得仙豈人之臟腑有不同抑別有秘傳不可知耶

服葳靈仙

服葳靈仙有二法。其一淨洗陰乾。搗羅爲末。酒浸牛膝末。或蜜丸。或爲散。酒調。牛膝之多少。視臟腑之虛實而增減之。此眉山一親知。患脚氣至重。依此服半年。遂永除。其一法。取此藥粗細得中者。寸截之。七寸。予作一帖。每歲作三百六十帖。置床頭。五更初。面東細嚼一帖。候津液滿口。嚥下。此牢山一僧。年百餘歲。上下山如飛。云得此藥方。二法皆以得真爲要。真者有五驗。一

東坡養生集 方藥

二卷
六四

味極苦。二色深翠。三折之脆而不韌。四折之有微塵。如胡黃連狀。五斷處有白暈。謂之鵪鶉眼。無此五驗。則藥本根之細者耳。又須忌茶。以槐角皂角牙之嫩者。依造草茶法作。或只取外臺秘要代茶飲。子方常合服乃可。

先生與人書云。二物等分。空心服。腫痛拘攣。皆可已久。乃有走及奔馬之効。

着飯喫衣

無絳絹。以桑灰水煮爛。更以清水煮脫灰氣。細研如粉。酒煮麵糊丸。如桐子大。空心酒下三五十九。治風壯元。此所謂着飯喫衣者也。或問。飯非可着。衣非可喫。答云。所以着飯。不過爲窮。所以喫衣。不過爲風。正與孫子荆枕流。漱石作對。或人未喻。曰。夜寒。藁薦。豈非着飯也耶。

東坡養生集 方藥

二卷
六五

跋南塘挑耳圖

王晉卿嘗暴得耳聾。意不能堪。求方於僕。僕答之云。君是將種。斷頭穴。胸當無所惜。兩耳堪作底用。割捨不得。限三日。疾去不去。割取我耳。晉卿酒然而悟。三日病良已。以頌示僕云。老婆心急。頻相勸。性難只得三日限。我耳已效。君不割。且喜兩家總平善。今見定國所藏挑耳圖。云得之晉卿。聊識此。

奇方名醫所不能用也。

目忌點洗

前日與歐陽叔弼晁無咎張文潛同在戒壇余病目昏數以熱水洗之文潛云目忌點洗齒便漱琢目有病當存之齒有病當勞之不可同也治目當如治民治齒當如治軍治民當如曹參之治齊治兵當如商鞅之治秦此頗有理退而記之

琅琅可誦名言也

東坡養生集 方藥

二卷
六六

飲酒說

嗜飲酒人一日無酒則病一旦斷酒酒病皆作謂酒不可斷也則死於酒而已斷酒而病病有時已常飲而不病一病則死矣吾平生常服熱藥飲酒雖不多然未嘗一日不把盞自去年來不服熱藥今年飲酒至少日日病雖不為大害然不似飲酒服熱藥時無病也今日眼痛靜思其理豈或然耶

記道人戲語

紹聖二年五月九日都下有道人坐相國寺賣諸禁方緘題其一曰賣賭錢不輸方少年有博者以千金得之歸發視其方曰但止乞頭道人亦齋術矣戲語得千金然亦未嘗欺少年也

藥
諺云說真方賣假藥這道人却是假方真藥

東坡養生集 方藥

二卷
六七

燒煉藥

子瞻在黃州術士多從之游有僧相見數日不交一言將去懷中取藥兩貼如蓮蕊而黑色曰此燒煉藥也有緩急服之後謫海島無恙疑得此藥之力

僧亦異人謂謫居得此藥力恐亦未然

施大風方

王旂元龍言錢子飛有治大風方極驗常以施人一日夢人自云天使已以此病人君違天怒若施不已君當得此病藥不能愈子飛懼遂不施僕以爲天之所病不可療耶則藥不應服有效藥有效者則是天不能病當是病之祟畏是藥而假天以禁人耳晉侯之病爲二監子李子豫赤丸亦先見於夢蓋有或使之者子飛不察爲鬼所脅若余則不然苟病者得愈願代受其

東坡養生集

方藥

二卷
六八

苦家有一方以傳皮膚能下腹中穢惡在黃州試之病良已今當常以施人

可謂信道不惑者矣

王聖俞

聖散子叙

昔嘗覽千金方三建散云風冷痰飲癰癰瘡瘻無所不治而孫思邈特爲著論以謂此方用藥節度不近人情至於救急其驗特異乃知神物效靈不拘常制至理開惑智不能知今僕所蓄聖散子殆此類耶自古論病惟傷寒最爲危急其表裡虛實日數證候應汗應下之類差之毫釐輒至不救而用聖散子者一切不問凡陰陽二毒男女相易狀至危急者連飲數劑卽汗出

東坡養生集

方藥

二卷
六九

氣通飲食稍進神宇完復更不用諸藥連服取差其餘輕者心額微汗正爾無恙藥性微熱而陽毒發狂之類服之卽覺清涼此殆不可以常理詰也若時疫流行平旦於大釜中煮之不問老少良賤各服一大盞卽時氣不入其門平居無疾能空腹一服則飲食倍常百疾不生真濟世之具衛家之寶也其方不知所從出得之於眉山人巢君穀穀多學好方秘惜此方不傳其子余苦求得之謫居黃州比年時疫合此藥散

之所活不可勝數。巢初授予，約不傳人。指江水爲盟。余竊隘之。乃以傳。新水人龐君安時，安時以善醫聞於世。又善著書，欲以傳後，故以授之。亦使巢君之名與此方同不朽也。

宣和後，此藥盛行。太學諸生信之尤篤，後至殺人始廢不用。

東坡養生集 方藥

二卷

記與歐公語

歐陽文忠公嘗言有患疾者，醫問其得疾之由。曰：乘船遇風，驚而得之。醫取多年施牙爲施工，手汗所漬處刮末，雜丹砂伏神之流飲之，而愈。今本草注引藥性論云：止汗用麻黃根節及故竹扇爲末服之。文忠因言：醫以意用藥多此比。初似兒戲，然或有驗。殆未易致詰也。予因謂公：以筆墨燒灰飲學，者當治昏惰耶？推此而廣之，則飲伯夷之盟水可以療貪食，比于之餒餘可以已佞，砥焚燬之屑可以治怯，鯁西子之珥可以療惡疾矣。公遂大笑。元祐三年閏八月十七日，舟行入潁州界，坐念二十年前見文忠公於此，偶記一時談笑之語，聊復識之。

談鋒屢起

東坡養生集 方藥

二卷
七一

求醫診脉

脉之難明古今所病也。至虛有實候。而太實有羸狀。差之毫釐。疑似之間。便有死生禍福。此古今所病也。病不可不謁醫。而醫之明脉者。天下蓋一二數。騏驎不時有。天下未嘗徒行和扁。不世出病者。終不徒死。亦因其長而護其短耳。士大夫多秘所患。而求診以驗醫之能否。使索病於冥漠之中。辨虛實冷熱於疑似之間。醫不幸而失終。不肯自謂失也。則巧飾遂非以全其名。

東坡養生集

方藥

二卷
七二

至於不救。則曰是固難治也。間有謹愿者。雖或因主人之言。亦復參以所見。兩存而雜治。以故藥不效。此世之通患。而莫之悟也。吾平生求醫。蓋於平時默驗其工拙。至於有疾而求療。必先盡告以所患。而後求診。使醫者了然知患之所存也。然後求之。診虛寒。冷熱。先定於中。則脉之疑似。不能惑也。故雖中醫治吾疾。常愈。吾求疾愈而已。豈以困醫爲事哉。

開心見誠用人便是大英雄事

王聖俞

化金方

予兄子瞻嘗從事扶風。開元寺多古畫。子瞻往。往。匹馬入寺看畫。有二老僧出揖曰。小院在近。可一相訪。子瞻欣然從之。僧曰。貧道好藝術。有一方能以朱砂化淡金爲精金。當傳人而惠無可傳者。知公可傳。故欲一見。子瞻曰。吾不好此術。雖得之。不能爲。僧曰。此方知而不可爲。公若不爲。正當傳矣。是時陳希亮少卿守扶風。溺於黃白。嘗於此僧求方。不與。子瞻曰。陳卿求而不

東坡養生集

方藥

二卷
七三

與何也。僧曰。貧道畏其得方。不能不爲耳。貧道嘗以方授人矣。有爲之卽死者。有遭喪者。有失官者。故不輕以授人。卽出一卷書曰。此中皆名方。其一則化金方也。如陳卿慎勿與。子瞻許諾。歸視其方。每淡金一兩。視其分數。不足一分。以丹砂一錢益之。雜諸藥入甘鍋中。煅之。鎔卽傾出。金砂俱不耗。但其色深淺斑斑相雜。當再烹之。色勻乃止。後偶見陳卿語及此。陳驚曰。君何由得之。子瞻具道。僧不欲傳人之意。陳固請。試

之良驗。子瞻始悔曰：某不惜此方，惜負此僧耳。公慎爲之，未幾坐受鄰郡公使酒，以贖敗去。子瞻疑其以金故，深恨，謫居黃州。陳公子慥在黃，官至洛陽，無以買宅，遂大作此。然竟病指癰而沒。乃知僧言誠不妄也。後十餘年，余謫居筠州，有蜀僧儀介者，師事克文禪師。文所至輒修造，所費不貲，而莫知所從來。文秘其術，不以告人。介與省聰禪師善，密爲聰道其方，大類扶風關。

東坡養生集

方藥

二卷
七四

元僧所傳，然介未嘗以一錢私自利，故能保其

術而無患。

世患不得方耳，得之而不可爲，奈何？曰：爲

少卿所不恤也。

東坡養生集第二卷終

若庵藏書

東坡養生集第三卷目錄

居止

靜常齋記

喜雨亭記

讀道藏

答楊濟甫

超然臺記

山堂銘

與溫公

月夜與客飲酒杏花下

九日黃樓作

答呂熙道

赴詔獄

御史臺四首

榆槐柏

東坡養生集

目錄

一

到黃州謝表

黃州上文潞公書

與章子厚書

與溫公

答言上人

與王慶源

與王元直

與子安兄

與毛維瞻

與滕達道

定惠院海棠

峨眉雪水

書臨臯亭

西齋

南堂

東坡八首

并叙
附二首

浚井

江城子

蜀公約鄰	贈王文市
黃州記別	乞常州居住表
登州謝上表	與王慶源
與鄉人	與黃州故人
答劉貢父	寄傲軒
別南北山道人	杭州召還乞郡狀
感舊詩 <small>并引</small>	與王定國
汝南檜楫	擇勝亭銘
東府雨中別子由	
東坡養生集 <small>目錄</small>	三卷
三月二十日多葉杏盛開	
雪浪齋銘	到惠州謝表
答陳季常書	與王庠書
答孫志康	答陸道士
答王定國	與程正輔 <small>一首</small>
與毛澤民推官	與程全父
與林天和	與王敏仲
題嘉祐寺壁	寓居合江樓
題合江樓	連雨江漲

新年五首	遷居
和時運詩	
白鶴山新居鑿井四十尺遇盤石石盡乃得泉	
到昌化軍謝表	枕柳庵銘
和劉柴桑	新居
海南風土	北極靈籤
答程天侔 <small>二首</small>	答程全父推官 <small>三首</small>
與鄭靖老	與元老侄孫
東坡養生集 <small>目錄</small>	三卷
答王幼安宣德殿	與子由
買宅焚券	

居止

靜常齋記

虛而一直而正萬物之生芸芸此獨漠然而自定吾其命之曰靜泛而出渺而藏萬物之逝滔滔此獨且然而不怠吾其命之曰常無古無今無生無死無終無始無後無先無我無人無能無否無離無著無證無修卽是以觀非愚則癡

東坡養生集 居止

三卷

舍是以求非病則狂昏昏默默了不可得混混沌沌茫不可論雖有至人亦不可聞聞爲真聞亦不可知知爲真知是猶在聞知之域而不足以髣髴况緣迹逐響以希其至不亦難哉旣以是爲吾號又以是爲吾室則有名之累吾何所逃然亦趨寂之指南而求道之鞭影乎

或云此非先生作時與地亦無可考然余特有取義焉遂首存之

喜雨亭記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怠也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狄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怠一也余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爲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爲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爲有年旣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爲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爲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

東坡養生集 居止

三卷

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抃於野憂者以樂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薦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遊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遊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怠耶旣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

寒者不得以為禱。使天而雨。玉饑者不得以為粟。一雨三日。繁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為功。歸之太空。太空真真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倒景生情公之文好為滑稽
茅鹿門

東坡養生集
居止

三卷

讀道藏

嗟予亦何幸。偶此琳宮居。宮中復何有。戢戢千函書。盛以丹錦囊。胃以青霞襪。王喬掌開鑰。蚩尤守其廬。乘閑竊掀攪。涉獵豈暇餘。至人悟一言。道集由中虛。心閑反自照。皎皎如芙蕖。千載厭世去。此言乃遽誅。人皆忽其身。治之用土苴。何暇及天下。幽憂吾未除。

終南縣上清太平宮有道藏先朝所賜先

生將往讀書有和子由詩

東坡養生集
居止

三卷
四

答楊濟甫

某近領臘下教。墨威服眷厚。兼審起居佳勝。某此與賤累如常。舍弟差入貢院。更半月可出。都下春色已盛。但塊然獨處。無與為樂。所居廳前有小花園。課童種菜。亦少有佳趣。傷宜秋門。皆高槐古柳。一似山居。頗便野性也。漸暖。惟千萬珍重。

時先生方除喪還朝。其介特之况。迺爾。

超然臺記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瑋麗者也。鋪糟啜醢，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爲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鬥，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大哀乎！余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樂也。處之朞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樂

東坡養生集 居止

三卷 五

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鬥，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大哀乎！余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樂也。處之朞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樂

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於是治其門園，禁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補破敗，爲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爲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廬山、泰山、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瀕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吊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余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潁園蔬取，池魚醢醢，酒淪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方是時，余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余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

東坡養生集 居止

三卷 六

只遊物之外一語前發論而後叙其事與景

山堂銘 并叙

熙寧九年夏六月大雨野人來告故東武城中
溝瀆圯壞出亂石無數取而儲之因守居之北
廬爲山五成列植松栢桃李其上且開新堂北
向以遊心寓意焉其銘曰

誰哀斯堅土伯所儲滌沍發之神以界予因廡
爲堂賤城爲山有喬蒼蒼俯仰百年

東坡養生集 居士

三卷
七

與溫公

某再啟超然之作不惟不肖附託以爲寵遂使
東方匱州爲不朽之盛事然所以獎與則過矣
久不見公新文忽領獨樂園記誦味不已輒不
自揆作一詩聊發一笑耳彭城佳山水魚蟹俾
江湖爭訟寂然盜賊衰少聊可藏拙但朋遊凋
遠舍弟非久赴任益岑寂矣

熙寧十年二月子由留彭城百餘日將赴
南都與先生會宿逍遙堂各賦詩而別

月夜與客飲酒杏花下

杏花飛。簾散餘春。明月入戶。尋幽人。素衣步月。
踏花影。炯如流水涵青蘋。花間置酒清香發。爭
挽長條落香雪。山城薄酒不堪飲。勸君且吸。盃
中月。洞簫聲斷月明中。唯憂月落酒盃空。明朝
卷地春風惡。但見綠葉樓殘紅。

本是常意宛轉點綴斷送得別飄飄然餘
韻無絃絳 劉須溪

僕在徐州王子立子敏皆館於官舍而蜀

東坡養生集 居士

三卷
八

人張師厚來過二王方年少吹洞簫飲酒

杏花下明年余謫居黃州對月獨飲嘗有

詩云去年花落任徐州對月酣歌美清夜

今年黃州見花發小院閉門風露下蓋意

與二王飲時也張師厚久已死今年子立

復爲古人哀哉 黃州自記

九日黃樓作

去年重陽不可說，南城夜半千瀉發。水穿城下作雷鳴，泥滿城頭飛雨滑。黃花白酒無人問，日暮歸來洗韉襪。豈知還復有今年，把酒對花容一啜。莫嫌酒薄紅粉陋，終勝泥中千柄鉅黃樓。新成壁未乾，青河已落霜。初殺朝來白露細，如雨南山不見千尋綳。樓前便作海茫茫，樓下空聞塲鴉軋。薄寒中人老可畏，熱酒澆腸氣先壓。煙消日出見漁村，遠水鱗鱗山髻鬢。詩人猛士東坡養生集 居止 三卷 九

雜龍虎，坐客三十餘人。多知名之士，楚舞吳歌。

亂鴉鳴，一杯相屬君勿辭。此境何殊泛清雪。

熙寧十年七月，河決澶淵，余兄子瞻適爲

彭城守。九月戊申，水及城下，有二丈八尺

水，皆自城際山雨晝夜不止。子瞻衣製履

屨，廬於城上，調急夫發禁卒以從事。水既

涸，乃請增築徐城，相水之衝，以木堤捍之。

於是卽城之東門爲大樓焉，墜以黃土曰

土實勝水。徐人相與勸成之。蘇子由

答呂熙道

南都住半月，恍然如一夢耳。思企德義，每以悵然舍弟朴，訥寡徒，非長者輕勢重道，誰肯相厚者。湖州江山風物，不類人間，加以事少，睡足真拙者之慶，有幹不外。

他語人能道之，加睡足二字，便不同。王聖俞

東坡養生集 居止 三卷 十

赴詔獄

真皇東封，訪天下隱者，得杞人楊朴，能詩及召對，自言不能上。問臨行有人作詩送否，朴曰：惟臣妻有一首云：且休落魄耽杯酒，更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提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上大笑，放還。余在湖州，坐作詩，追赴詔獄。妻子送余出門，皆哭，無以語之。但顧老妻曰：子獨不能如楊處士妻作詩送我乎？老妻不覺失笑。余乃去。正爾酒酒有致，陸君啟曰：此處見人品。

御史臺四首

榆

我行汴堤上，厭見榆陰綠。千株不盈畝，斬伐同一束。及居幽囚中，亦復見此木。蠹皮溜秋雨，病葉埋墻曲。誰言霜雪苦，生意殊未足。坐待秋風至，飛英覆我屋。

槐

憶我初來時，草木向衰歇。高槐雖驚秋，晚蟬猶抱葉。淹留未云幾，離離見疎莢。棲鴉寒不去，哀

東坡養生集

居止

三卷

十一

叫饑啄雪，破巢帶空枝。疎影挂殘月，豈無兩翅羽伴我此愁絕。

竹

今日南風來，吹斷庭前竹。低昂中音會，甲乙紛相觸。蕭然風霜意，可折不可辱。風霽竹亦回，倚倚散青玉。故山今何有，秋雨荒松菊。此君知健否，歸掃三徑綠。

柏

故園多珍木，翠柏如蒲葦。幽囚無與樂，白日看

不已時來拾流肪，未忍踐落子。當年誰所種，少長與我齒。仰視蒼蒼幹，所閱固多矣。應見李將軍，膽落溫御史。

先生臨錢塘郡日，同劉景文泛舟西湖酒酣，顧視湖山意頗懽，適謂景文曰：「某今日餘生皆裕陵之賜也。」景文請其說，云：「某初逮繫，御史獄具奏，上是夕，昏鼓既畢，某方就寢，忽見二人排闥而入，投篋於地，卽枕卧之。至四鼓，某睡中覺有撼體而連語。」

東坡養生集

居止

三卷

十二

云：「學士賀喜者某，徐轉仄問之，卽曰：「安心熟寢，乃挈篋而出，蓋初奏上，舒亶之徒力抵上前，必欲置之死地，而裕陵初無深罪之意，密遣小黃門至獄中視其起居狀，適某晝寢，鼻息如雷，卽馳以聞。裕陵顧謂左右曰：「朕知蘇軾胸中無事者，於是卽有黃州之命。」

到黃州謝表

臣賦言去歲十二月二十九日准勅責授臣檢
校尚書水部員外郎充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
置不得簽書公事臣已於今月一日到本所訖
者狂愚冒犯國有常刑仁聖矜憐特從輕典赦
其必死許以自新祇服訓辭惟知感涕中肅伏
念臣早緣科第誤系縉紳親逢磨折之興遂有
功名之意亦嘗召對便殿考其所學之言試守
三州觀其所行之實而臣用意過當日趨於迷

東坡養生集

居止

三卷
十三

賦命衰窮天奪其魄叛違義理辜負恩私茲如
醉夢之中不知言語之出雖至仁屢赦而衆議
不容案罪責情固宜伏斧鑕於兩觀推恩屈法
猶當禦魑魅於三危豈謂尚玷散員更叨善地
投畀麀麀之野保全樗櫟之生臣雖至愚豈不
知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刑並用善惡兼容
欲使法行而知恩是用小懲而大誡天地能覆
載之而不能容之於度外父母能生育之而不
能出之於死中伏惟此恩何以爲報惟當蔬食

沒齒杜門思愆深悟積年之非永爲多士之戒
貪戀聖世不敢殺身庶幾餘生未爲棄物若獲
盡力鞭箠之下必將捐軀矢石之間指天誓心
有死無易

溫恭篤至氣韻沉涵他人不能襲取

東坡養生集

居止

三卷
十四

黃州上文潞公書

恭再拜。孟夏漸熱。恭惟留守太尉執事。台候萬福。承以元功正位。兵府備物典冊。首冠三公。雖曾孫之遇。絕口不言。而金縢之書。因事自顯。真古今之異事。聖朝之光華也。有自京師來。轉示所賜書。敘一通。行草爛然。俊破甌。敝帚復增九。同之重。賦始得罪。倉皇出獄。死生未分。六親不相保。然私心所念。不暇及他。但顧平生所存名義。至重。不知今日所犯。爲已見絕於聖賢。不得

東坡養生集

居止

三卷
十五

復爲君子乎。抑雖有罪。不可赦。而猶可改也。伏念五六日。至於旬時。終莫能決。輒復強顏忍恥。飾鄙陋之詞。道疇昔之春。以卜於左右。遽辱還答。恩禮有加。豈非察其無他。而恕其不及。亦如聖天子所以貸而不殺之意乎。伏讀洒然。知其不肖之軀。未死之間。猶可以洗滌磨治。復入於道德之場。追申使而謝子產也。祇始就逮。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相隨。其餘守舍。皆婦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文書。州郡望風遣吏

發卒圍船搜取。老幼幾怖死。既去。婦女悲罵曰。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燒之。比事定。重複尋理。十以七八矣。到黃州。無所用心。輒復覃思於易論語。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先子之學。作易傳九卷。又自以意作論語說五卷。窮苦多難。壽命不可期。恐此書一旦復淪沒不傳。意欲寫數本。留人間。念新以文字得罪人。必以爲凶。衰不祥之書。莫肯收藏。又自非一代偉人。不足託以必傳者。莫若獻之明公。而

東坡養生集

居止

三卷
十六

易傳文多。未有力裝寫。獨致論語說五卷。公退閒暇。一爲讀之。就使無取。亦足見其窮不忌道。老而能學也。輒在徐州時。見諸郡盜賊爲患。而察其人。多凶俠不遜。因之以饑饉。恐其憂不止於竊攘剽殺也。輒草具其事。上之。會有旨移湖州。而止。家所藏書。既多。以軼。而此書本以爲故。紙糊籠篋。獨得不燒。籠破。見之。不覺惻然。如夢中事。輒錄其本。以獻。軾廢逐至此。豈敢復言天下事。但惜此事粗有益於世。既不復施行。猶欲

公知之此則宿昔之心掃除未盡者也公一讀
訖卽燒之而已黃州食物賤風土稍可安旣未
得去去亦無所歸必老於此拜見無期臨紙於
邑

嗚咽然亦情惻洒然

茅鹿門

東坡養生集

居止

三卷
十七

與章子厚書

軾頓首再拜子厚參政諫議執事去歲吳興謂
當再獲接奉不意倉卒就逮遂以至今卽日不
審台候何似某自得罪以來不敢復與人事雖
骨肉至親未肯有一字往來忽蒙賜書存問甚
厚憂愛深切感嘆不可言也恭聞拜命與議大
政士無賢不肖所共慶快然某始見公長安則
與相識云子厚奇偉絕世自是一代異人至於
功名將相乃其餘事方是時應某者皆慙然今

東坡養生集

居止

三卷
十八

口不獨爲足下喜朝之得人亦自喜其言之不
妄也某所以得罪其過惡未易以一二數也平
時惟子厚與子由極口見戒反覆甚苦而某強
很自用不以爲然及在囹圄中追悔無路謂必
死矣不意聖王寬大復遣視息人間若不改者
某真非人也來書所云若痛自追悔往咎清時
終不以一眚見廢此乃有才之人朝廷所惜如
某正復洗濯瑕垢刻磨朽鈍亦當安所施用但
深自感悔一日百省庶幾天地之仁不念舊惡

使保首領以從先大夫於九原足矣。某昔年粗亦受知于聖主，使少循理安分，豈有今日追思所犯真無義理與病狂之人蹈河入海者無異方其病作不自覺知亦窮命所迫似有物使及至狂定之日但有慚耳而公乃疑其再犯豈有此理哉。然異時相識但過相稱譽以成吾過一旦有患難無復有相哀者惟子厚平居遺我以藥石及困急又有以收恤之真與世俗異矣。黃州僻陋多雨氣象昏昏也魚稻薪炭頗賤甚與東坡養生集 居止 三卷 十九

窮者相宜然某平生未常作活計子厚所知之俸入所得隨手輒盡而子由有七女債負山積賤累皆在渠處未知何日到此見寓僧舍布衣蔬食隨僧一餐差為簡便以此畏其到也窮達得喪粗了其理但祿廩相絕恐年載間遂有饑寒之憂不能不少念然俗所謂水到渠成至時亦必自有處置安能預為之愁煎乎初到一見太守自餘杜門不出閑居未免看書惟佛經以遣日不復近筆硯矣會見無期臨紙惘然真千

萬以時為國自重

要知子瞻交章惇為惇所困子瞻明知之

與惇書款曲周至毫無偽飾交道中自有

此一段情理難與今人道 鍾伯敬

合潞公書讀之二公品格已被先生筆端

寫出

東坡養生集 居止

三卷 二十

與溫公

謫居窮僻如在井底。杳不知京洛之耗。不寄通
日。寢食何如。某以愚昧獲罪。咎自已招。無足言
者。但波及左右。爲恨殊深。雖高風偉度。非此細
故。所能塵垢。然某思之不啻。茲背爾寓居。去江
無十步。風濤烟雨。曉夕百變。江南諸山。在几席
此幸。未始有也。雖有窘乏之憂。亦布褐藜藿而
已。瞻晤無期。臨書惘然。伏乞以時善加調護。

按烏臺詩案收蘇軾有譏諷文字王鞏以

東坡養生集

居止

三卷
二一

下共二十九人。舒亶言。駙馬都尉王詵輩
公爲朋比。如盛僑周邠。固不足論。若司馬
光。張方。平范鎮。陳襄。劉摯。皆畧能誦說先
王之言。而所懷如此。可置而不誅乎。帝不
從。第輒及詵。但坐謫貶。張方。平司馬光。范
鎮等二十二人俱罰銅。

答言上人

去歲吳興倉卒爲別。至今耿耿。謫居窮陋。往還
斷盡。遠辱不遺尺書。見及感忤殊深。比日法體
佳勝。札論愈精健。詩必稱是不蒙見示。何也。雪
齋清境。發於夢想。此間但有荒山大江。修竹古
木。每飲村酒。醉後曳杖放脚。不知遠近。亦曠然
天真。與武林舊遊。未見讓優劣也。何時會合。一
快。惟萬萬自愛。

不商優劣更佳

王聖俞

東坡養生集

居止

三卷
二二

與王慶源

竄逐以來。日欲作書爲問。舊旣懶惰。加以閑廢
百事不舉。但慚忤而已。即日體中何如。眷愛各
佳。某幼累並安。但初到此。喪一老乳母。七十二
矣。悼念久之。近亦不復置懷。寓居官亭。俯迫大
江。几席之下。雲濤接天。扁舟草屨。放浪山水間。
客至多辭。以不在往來。書疏如山。不復答也。此
味甚佳。生來未嘗有此適知之免憂。

快甚

與王元直

黃州直在井底，杳不聞鄉國信息，不審比日起居何如。即娘各安否？此中凡百粗遣，江上弄水挑菜，便過一日。每見一邸報，須教人下獄得罪，方朝廷綜核名實，雖才者猶不堪其任。况僕頑鈍如此，其廢棄固宜，但猶有少望。或聖恩許歸田里，得款段一僕，與子乘丈楊宗文之流往來。瑞草橋夜還，何村與君對坐，莊門喫瓜子炒豆，不知當復有此日否。存道奄忽，使我至今酸辛。

東坡養生集

居止

三卷

二一三

其家亦安，在人還詳示數字，餘惟萬萬保愛。

人俚語有真趣

王聖俞

與子安兄

近於城中得荒地十數畝，躬耕其中，作草屋數間，謂之東坡雪堂。種蔬接菓，聊以忘老。有一大曲，寄呈爲一笑。爲書角大，遠路恐被拆，更不作四小哥二哥。及諸親知書，各爲致下懇。巢三見在東坡安下，依舊似虎風節，愈堅師授兩小兒，極嚴常親自責。猪頭灌血精作葷，鼓菜羹宛有太安滋味。此書到日，相次歲猪鳴矣。老兄嫂圍坐火爐頭，瑋列兒女墳墓，咫尺親眷，滿目便是。

東坡養生集

居止

三卷

二四

人間第一等好事，更何所羨，可轉此紙呈子明也。近購獲先伯父親寫謝蔣希魯及弟啟一通，躬親襍背題跋，寄與念一，令寄還二哥，因書問取。

巢三名穀字元修，改名谷紹聖，初先生與子由復被謫，各自眉山萬里，步行見子由於循時年七十有三矣。將復渡海，見先生至新州病死，先生簡守者使修治旅殯，又遣人呼其子蒙來迎喪，子由爲作傳。

與毛維瞻

歲行盡矣。風雨淒然。紙窗竹屋。燈火青燐。時於此間得少佳趣。無繇持獻。獨享爲愧。想當一嘆也。

白雲不堪贈人佳趣。如何持獻。但手此數語。諷咏一過。便覺幽情之味。人人可以分嘗。

東坡養生集 居止

三卷
二五

與滕達道

某到黃陂。聞公初五日便發。由信陽路。關然數日。如有所失也。欲便歸黃州。又雨雪間作。向僧房中。明窓下。擁數塊熟炭。讀前漢書。及太子傳。贊深愛之。反復數過。知班孟堅非庸人也。方感嘆中。而公書適至。意思豁然。稍晴暖。當陽羅江上。放舟還黃也。

是窮厝大行徑

定惠院海棠

寓居定惠院之東。雜花滿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貴也。

江城地瘠蕃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獨。嫣然一笑竹籬間。桃李滿山總粗俗。也知道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自然富貴出天姿。不待金盤薦華屋。朱唇得酒暈生臉。翠袖卷紗紅映肉。林深霧暗曉光遲。日煖風輕春睡足。雨中有淚亦凄愴。月下無人更清淑。先生飽食無一事。散步逍

東坡養生集 居止

三卷
二六

遙自捫腹不問人家與僧舍。拄杖敲門看修竹。忽逢絕艷照衰朽。歎息無言揩病目。陋邦何處得此花。無乃好事移西蜀。寸根千里不易到。銜子飛來定鴻鵠。天涯流落俱可念。爲飲一樽歌此曲。明朝酒醒還獨來。雪落紛紛那忍觸。

賦物語不須多妙在情思曲折隱映海棠
千年不復有此可以愧嘆

劉須溪

峨眉雪水

臨臯亭下不十數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飲食沐浴皆取焉何必歸鄉哉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閑者便是主人問范子豐新第園池與此孰勝所不如者子上無兩稅及助役錢爾極善領取

東坡養生集 居止

三卷
二七

書臨臯亭

東坡居士酒醉飯飽倚於几上白雲左綠清江右洞重門洞開林巒全入當是時若有思而無所思以受萬物之備慚愧慚愧

不是人間受用

西齋

西齋深且明中有六尺牀病夫朝睡足危坐覺日長昏昏既非醉踽踽亦非狂褰衣竹風下穆然濯微涼起行西園中草木含幽香榴花開一汲桑棗沃以光鳴鳩得美蔭困立忘飛翔黃鳥亦自喜新音變圓吭挾藜觀物化亦以觀我生萬物各得時我生甘皇皇

東坡養生集 居止

三卷
二八

南堂

掃地焚香閉閣眠簾紋如水帳如煙客來夢覺知何處挂起西窗浪接天

此詩東坡嘗題余扇山谷初讀以爲劉夢得所作 那敦夫

東坡八首 并叙 剛二首

余至黃二年日以困匱故人馬正卿哀予乏食
爲於郡中請故營地數十畝使得躬耕其中地
既久荒爲茨棘瓦礫之場而歲又大旱墾闢之
勞筋力殆盡釋耒而歎乃作是詩自愍其勤庶
幾來歲之入以忘其勞焉

廢壘無人顧頽垣滿蓬蒿誰能捐筋力歲晚不
償勞獨有孤旅人天窮無所逃端來拾瓦礫歲
早土不膏崎嶇草棘中欲刮一寸毛喟焉釋耒

東坡養生集

卷止

三卷
二十九

嘆我廩何時高 其一

荒田雖浪莽高卑各有適下隰種秔稻東原蒔
棗栗江南有蜀士桑果已計乞好竹不難栽但
恐輟橫逸仍須卜佳處規以安我室家童燒枯
草走報暗井出一飽未敢期瓢飲已可必 其二

自昔有微泉來從遠嶺背穿城過聚落流惡壯
蓬艾去爲柯氏陂十畝魚蝦會歲旱泉亦竭枯
萍粘破塊昨夜南山雲雨到一犁外泫然尋故
漬知我理荒蒼泥芹有宿根一寸嗟獨在雪芽

何時動春鳩行可贈蜀人貴芹茅贈雞鳴肉作
之 其三

種稻清明前樂事我能數毛空暗春澤鉞水聞
好語蜀人以細雨爲雨毛和初生時農夫相語
稻穀水矣分秧及初夏漸喜風葉舉月明看露
上一珠垂纓秋來霜穗重顛倒相撐拄但聞
畦壠間蛙蟪如風雨蜀中稻熟時蛙蟪羣飛田
間如小蝗而不害稻新春便入甑玉粒照筐筥
我久食官倉紅腐等泥土行當知此味口腹吾

東坡養生集

卷止

三卷
三十

已許 其四

良農惜地力幸此十年荒桑柘未及成一麥庶
可望投種未逾月覆塊已蒼蒼農夫告我言勿
使苗葉昌君欲富餅餌要須縱牛羊再拜謝苦
言得飽不敢忘 其五

種棗期可剝種松期可斲事在十年外吾計亦
已終十年何足道二載如風電舊聞李衛奴此
策疑可學我有同舍郎官右在滿岳李公擇也
遺我三寸枰照坐光卓犖百栽儻可致當及春

冰渥想見竹籬間青黃垂屋角 其六

朴中有光骨邊有味愈讀愈嘆其妙後人

安得輕言蘇公詩乎 譚友夏

浚井

古井沒荒萊不食誰爲甬餅器下兩綆蛙蚓飛
百尺腥風被泥滓空響聞點滴上除青青芹下
洗鑿鑿石沾濡愧童僕盃酒暖寒栗白水漸泓
渟青天落寒碧云何失舊穢底處來新紫井在
有無中無來亦無失

東坡養生集 吊止

三卷
三一

江城子

陶淵明以正月五日遊斜川臨流班坐顧瞻南
阜愛曾城之獨秀乃作斜川詩至今使人想見
其處元豐壬戌之春余躬耕於東坡築雪堂居
之南挹四望亭之後丘西挹北山之微泉慨然
而嘆此亦斜川之遊也乃作長短句以江城子
歌之

夢中了了醉中醒只淵明是前生走遍人間依
舊却躬耕昨夜東坡春雨足烏鵲喜報新晴

東坡養生集 吊止

三卷
三二

雪堂西畔暗泉鳴北山傾小溪橫南望亭丘孤
秀聳曾城都是斜川當日境吾老矣寄餘齡

按先生有雪堂間千五百言評者謂是賡
作余以爲定出先生手但其文不必選耳
堂以大雪中爲因繪雪於四壁之間先生
自書四大字顏之曰東坡雪堂

蜀公約鄭

范蜀公呼我卜鄰許下許下多公卿而我簞衣
簞笠放蕩於東坡之上豈復能事公卿哉如人
久放浪不覺有病忽然持養百病皆作如州縣
久不治因循苟簡亦曰無事忽遇能吏百弊紛
然非數月不能清淨也要且堅忍不退所謂一
勞永逸也

一味簡傲說得這樣鄭重

東坡養生集 居止

三卷
三三

贈王文甫

昨日大風欲去而不可今日無風可去而我意
欲留文甫欲我去者當使風水與我意會如此
便當作留客過歲準備也

是縱游極快心語却難得此好主人

黃州記別

僕以元豐三年二月一日至黃州時家在南都
得與兒子適來郡中無一舊識時時策杖至江
上望雲濤渺然亦不知有文甫兄弟在江南也
居十餘日有長而髯者惠然見過乃文甫之弟
子辨留語半日云迫寒食且歸東湖僕遂之江
上微風細雨葉舟橫江而去僕登夏煥尾高丘
以望之彷彿見舟及武昌乃還自後遂相往來
及今四周歲相遇殆百數遂欲買田而老焉然

東坡養生集 居止

三卷
三四

竟不遂近忽量移臨汝念將復去此而後期未
可必感物悽然有不勝懷浮屠不三宿桑下有
以也哉七年三月九日

先生自黃移汝州謝表既上裕陵覽之顧
謂侍臣曰蘇軾真奇才時有憾公者復前
奏曰觀軾表中猶有怨望之語裕陵徐謂
之曰朕已灼知蘇軾衷心實無他腸於是
語塞

乞常州居住表

臣軾言臣聞聖人之行法也如雷霆之震草木
威怒雖甚而歸於欲其生人主之罪人也如父
母之譴子孫鞭撻雖嚴而不忍致之死臣漂流
弃物枯槁餘生泣血書詞呼天請命願回日月
之照一明葵藿之心此言朝聞夕死無憾臣昔
者嘗對便殿親聞德音似蒙聖知不在人後而
狂捐妄發上負恩私既有司皆以爲可誅雖明
主不得而獨赦一從吏議坐廢五年積憂薰心

東坡養生集

居止

三卷
三五

驚齒髮之先變抱恨刻骨傷皮肉之僅存近者
蒙恩量移汝州伏讀訓詞有人材實難弗忍終
弄之語豈獨知免於縲紲亦將有望於桑榆但
未死臣終見天日豈敢復以遲暮爲歎更生僥
覲之心但以祿廩久空衣食不繼累重道遠不
免舟行自離黃州風濤驚恐舉家病重一子喪
亡今雖已至泗州而費用罄竭去汝尚遠難於
陸行無屋可居無田可食二十餘口不知所歸
饑寒之憂近在朝夕與其強顏忍恥干求於衆

人不若歸命投誠控告於君父臣有薄田在常

州宜興縣粗給餼粥欲望聖慈許於常州居住
又恐罪戾至重未可聽從便安輒叙微勞庶蒙
恩貸臣先任徐州日以河水浸城幾至淪陷臣
日夜守捍偶獲安全曾蒙朝廷降勅獎諭又嘗
選用沂州百姓程棐令購捕凶黨致獲謀反妖
賊李鐸郭進等一十七人亦蒙聖恩保明放罪
皆臣子之常分無涓埃之可言冒昧自陳出於
窮迫庶幾因緣僥倖功過相除稍出羈囚得從

東坡養生集

居止

三卷
三六

所便重念臣受性剛褊賦命奇窮既獲罪於天
又無助於下怨仇交積罪惡橫生羣言或起於
愛憎孤忠遂陷於疑似中雖無愧不敢自明向
非人主獨賜保全則臣之微生豈有今日伏惟
皇帝陛下聖神天縱文武生知得天下之英才
已全三樂躋斯民於仁壽不弄一夫勃然中興
可謂盡善而臣抱百年之永嘆悼一飽之無時
貧病交攻死生莫保雖鳬鴈集何足計於朝
廷而犬馬蓋惟猶有求於陛下敢祈仁聖少賜

矜憐臣見一面前去至南京以來聽候朝旨于
冒天威

宛轉乞恩忠愛愈篤絕不肯低眉權貴

東坡養生集

終止

三卷
二十七

登州謝上表

登雖小郡地號極邊自驚縹緲之餘忽有民社
之寄拜恩不次隕涕何言中謝臣聞臣不密則
失身而臣無周身之智人不可以無學而臣有
不學之愚積此兩愆本當萬死坐受六年之誡
甘如五鼎之珍擊鼓登聞止求自便買田陽羨
誓畢此生豈期枯朽之中有此遭逢之異收召
覓鬼復爲平人洗濯瑕玼盡還舊物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內行曾閔之孝外發禹湯之仁日將
東坡養生集 終止

三卷
三八

無一字不愷切

與王慶源

令子兩先輩必大富學術非久騰蹕矣五五哥
五七哥及十六郎臨行冗迫不果拜書因見道
意登州下臨漲海枕簟之下天水相連蓬萊三
山彷彿可見春夏間常見海市狀如烟雲爲樓
觀人物之象數日前偶見之有一詩錄呈爲笑
也史三儒長老近蒙書冗中未及荅因見乞道
區區海市詩可轉呈也京師有幹乞示下

東坡養生集 居止

三卷
三九

與鄉人

某去鄉十八年老人半去後生皆不識而墳墓
手種木已徑尺矣此心豈嘗一日忘歸哉久放
山澤乍入朝市張皇失次觸目非所好也但久
與子由別乍得一處不無喜幸然此即君乃作
諫官豈敢望久留者相知之深故詳及一二

與黃州故人

某寵祿過分憂責至重顏衰髮禿不復江上形
容也屢乞郡未得但懷想曩遊發於夢想也洗
眼揩牙藥得之甚幸切望掛意覆盆子必已採
得望多寄也都下有幹示及二十三兩先輩
各致區區忙甚未及書艾清臣亦然京師冗迫
殊不款曲也

東坡養生集 居止

三卷
四十

答劉貢父

某江湖之人久留輦下如在樊籠豈復佳思也
人情責重百端而衰病不能應副動是罪戾故
人知我想復見憐耶後會未可期臨書悵惘禪
理氣術比來加進否世間關身事特有此耳願
更著鞭區區之禱也

讀此數首所謂一肚皮不合時宜者非耶

寄傲軒

先生英妙年一掃千兔禿仕進固之餘不肯踐
塲屋通闌何所傲傲名非傲俗定知軒冕中享
榮不償辱豈無自安計得失猶轉轂先生獨揚
揚憂患莫能償得如虎挾乙失若龜藏六茅簷
聊寄寓俛仰亦自足東坡無邊春方寸盡藏蓄
醉哦傷若無獨侑一樽綠牀頭車馬道殘月挂
疎木朝客紛擾時先生睡方熟

虎威狀如乙字人佩之可以辟除不祥龜

東坡養生集

嘉止

三卷
四一

首尾及四足凡六

別南北山道人

余去杭十六年而復來留二年而去平生自覺
出處老少相似樂天雖才名相遠而安分寡求
亦庶幾焉三月六日來別南北山諸道人而下
天竺惠淨師以醜石贈行作三絕句

其一

當年衫鬢兩青青強說重臨慰別情衰髮祇今
無可白故應相對話來生

其二

東坡養生集

嘉止

三卷
四二

出處依稀似樂天敢將衰朽較前賢便從洛社
休官去猶有閒居二十年

其三

在郡依前六百日山中不記幾回來還將天竺
一峰去欲把雲根到處栽

杭州召還乞郡狀

近奉詔書及聖旨劄子，不允臣辭免翰林學士承旨恩命及乞郡事。臣已第三次奏，臣除臣楊越陳蔡一郡去訖，竊慮區區之誠，未能遠回天意，須至盡露本心，重干聖聽。惶恐死罪，惶恐死罪。臣昔於治平中，自鳳翔職官得替入朝，首被英宗皇帝知遇，欲驟用臣，當時宰相韓琦以臣年少資淺，未經試用，故且與館職亦會臣丁父憂去官，及服闋入覲，便蒙神宗皇帝召對，面賜

東坡養生集

卷三

三卷

獎激許臣職外言事，自惟羈旅之臣，未應得此豈非以英宗皇帝知臣有素故耶？是時王安石新得政，變易法度，臣若少加附會，進用可必。自惟遠人，蒙二帝非常之知，不忍欺天，負心欲具論安石所為，不可施行狀，以裨萬一。然未測聖意待臣深淺，因上元有旨買燈四千碗，有司無狀虧減市價，臣卽上書論奏，先帝大喜，卽時施行。臣以此卜知先帝聖明能受盡言，上疏六千餘言，極論新法不便，後復因考試進士擬對御

試策進上，并言安石不知人，不可大用。先帝雖未聽從，然亦嘉臣愚直，初不遣問，而安石大怒，其黨無不切齒，爭欲傾臣。御史知雜謝景溫首出死力彈奏，臣丁憂歸鄉，日舟中曾販私鹽，遂下諸路體量，追捕當時梢工篙手等，考掠取證，但以實無其事，故鍛鍊不成而止。臣緣此懼禍乞出，連三任外補，而先帝眷臣不衰，時因賀謝表章，卽對左右稱道，黨人疑臣復用，而李定何正臣舒亶三人構造飛語，醞釀百端，必欲致臣

東坡養生集

卷三

三卷

於死。先帝初亦不聽，而此三人執奏不已，故臣得罪下獄，定等選差悍吏皇遵將帶吏卒就湖州追攝，如捕寇賊。臣卽與妻子訣別，留書與弟轍處置後事，自期必死。過揚子江，便欲自投江中，而吏卒監守不果，到獄卽欲不食求死，而先帝遣使就獄有所約敕，故獄吏不敢別加非橫。臣亦覺知先帝無意殺臣，故復留殘喘，得至今日及宸貴黃州，每有表疏，先帝復對左右稱道，哀憐獎激，意欲復用，而左右回爭以爲不可，臣

雖在遠亦具聞之。古人有言。聚蚊成雷。積羽沉舟。言寡不勝衆也。以先帝知臣特達如此。而臣終不免於患難者。以左右疾臣者衆也。及陛下卽位。起臣於貶所。不及一年。僭位禁林。遭遇之異。古今無比。臣每自惟昆蟲草木之微。無以仰報天地生成之德。惟有獨立不倚。知無不言。可以少報萬一。始論衙前差顧利害。與孫永傳堯俞韓維爭議。因亦與司馬光異論。光初不以此怒臣。而臺諫諸臣逆探光意。遂與臣爲讐。臣又

東坡養生集 居止

三卷
四五

素疾程頤之好。未嘗假以色辭。故頤之黨人無不側目。自朝廷廢黜大姦數人。而其餘黨猶在。要近陰爲之地。特未敢發爾。小臣周禮乃敢上疏。乞用王安石配享。以嘗試朝廷。臣竊料種草芥之微。敢建此議。必有陰主其事者。是以上書。逆折其姦鋒。乞重賜行遣。以破小人之謀。因此黨人尤加忿疾。其後又於經筵極論黃河不可回奪利害。且上疏爭之。遂大失執政意。積此數事。恐別致患禍。又緣臂痛日昏。所以累章力求

補外。竊伏思念。自忝禁近。三年之間。臺諫言臣者數四。只因發策草麻。羅織語言。以爲謗訕。本無疑似。白加誣執。其間曖昧。潛愬陛下。察其無實。而不降出者。又不知其幾何矣。若非二聖仁明。洞照肝膈。則臣爲黨人所傾。首領不保。豈敢望如先帝之赦臣乎。自出知杭州二年。粗免人言。中間法外刺配顏章顏益二人。蓋攻積弊。事不獲已。陛下亦已赦臣而言者。不赦論奏不已。其意豈爲顏章等哉。以此知黨人之意。未嘗一

東坡養生集 居止

三卷
四六

日不在傾臣。洗垢求瑕。止得此事。今者忽蒙聖恩。召還擢用。又除臣弟轍爲執政。此二事皆非大臣本意。竊計黨人必大猜忌。磨厲以須。勢必如此。聞命悸恐。以福爲災。卽日上章辭免。乞郡行。至中路。果聞弟轍爲臺諫所攻。般出廡宇待罪。又蒙陛下委曲。照見情狀。方獲保全。臣之剛福。衆所共知。黨人嫌忌。甚於弟轍。豈敢以衰病之餘。復犯其鋒。雖自知無罪。可言而今之言者。豈問是非曲直。竊謂人主之待臣子。不過公道。

以指知黨人之報怨嫌必爲巧發而陰中臣豈敢恃二聖公道之知而傲黨人陰中之禍所以不避煩瀆自陳入仕以來進退本末欲陛下知臣危言危行獨立不回以犯衆怒者所從來遠矣又欲陛下知臣平生冒涉患難危嶮如此今餘年無幾不免有遠禍全身之意再三辭遜實非矯飾柳下惠有言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臣若貪得患失隨世俛仰改其常度則陛下亦安所用臣若守其初心始終不變則群小側

東坡養生集

終止

三卷
四七

日必無安理雖蒙二聖深知亦恐終不勝衆所以反覆計慮莫若求去非不壞戀天地父母之恩而衰老之餘恥復與群小計較短長曲直爲世間高人長者所笑伏望聖慈察臣至誠特賜指揮執政檢書累奏只作親嫌回避早除一郡所有今來奏狀乞留中不出以保全臣子臣不勝大願若朝廷不以臣不才猶欲驅使或除一重難邊郡臣不敢辭避報國之心死而後已惟不願在禁近使黨人猜疑別加陰中也干犯天

威謹俟斧鑕

先生一生坎壈備載此狀然讀之其言直實其意謹凜有一語欺僞否

公有言知人之明不可學竊謂學不知人所學何事然公能識富范歐陽諸公不能識程正公豈知人之明真不可學耶意者學徒相仇竄改公疏耶不然非所宜出於公也

陳明卿

東坡養生集

終止

三卷
四八

感舊詩 并引

嘉祐中予與子由同舉制策寓居懷遠驛時年二十六而子由二十三耳一日秋風起雨作中夜倏然始有感慨離合之意自爾宦游四方不相見者十常七八每夏秋之交風雨作木落草衰輒淒然有此感蓋三十年矣元豐中謫居黃岡而子由亦貶筠州嘗作詩以記其事元祐六年予自杭州召還寓居子由東府數月復出領汝陰時予年五十六矣乃作詩留別子由而去

東坡養生集 卷止

三卷
四九

床頭枕馳道雙闕夜未央車轂鳴枕中客夢安得長新秋入梧葉風雨驚洞房獨行殘月影悵焉感初涼簾仕記懷遠謫居念黃岡一往三十年此懷未始忘扣門呼阿同安寢已太康青山映華髮歸計三月糧我欲自汝陰徑上潼江章想見冰檠中石窰寒栢霜憐子遇明主憂患已再嘗報國何時畢我少入已降

予欲請東川而歸石窰栢霜二物皆東川所出 先生自注

與王定國

某啟平生欲著一書少自表見於來世因循未成兩兒子粗有文章材性未暇督教之從來頗識長年養生妙理亦未下手三者皆大事今得汝陰無事或可成定國必賀我也言此者亦欲公從事於此爾書至此中心欣躍如有所得平生相知不敢獨饗當領此意不復念餘事也
意中事政復不減

東坡養生集 卷止

三卷
五十

汝南檜栢

予來汝南地平無山清潁之外無以娛予者而地近亳社特宜檜栢自拱把而上輒有樛枝細紋治事堂前二栢與薦福兩檜尤為殊絕孰謂使予安此寂寞而忘歸者非此君子與

擇勝亭銘

維古穎城。因穎爲隍。倚舟於門。美哉洋洋。如淮之甘。如漢之蒼。如洛之溫。如浚之涼。可侑我客。可流我觴。我欲卽之。爲館爲堂。近水而構。夏潦所襲。遠水而築。邈焉相望。乃作斯亭。庭楹欒梁。鑿枘交設。合散靡常。赤油仰承。青幄四張。我所欲住。一夫可將。與水升降。除地布牀。可使杜康洗觴。而揚可使莊周觀魚。而忘可使逸少被襌。而祥可使太白咏月。而狂既齊我茶。亦醪我漿。

東坡養生集 居止

三卷 五一

既濯我纓。亦浣我裳。豈獨臨水。無適不臧。春朝花郊。秋夕月塲。無脛而趨。無翼而翔。蔽又改爲。其費易償。榜曰擇勝。名實允當。維古至人。不留一方。虛白爲室。無何爲鄉。神馬尻輿。孰爲輪箱。流行坎止。雖觸不傷。居之無盜。中靡所藏。去之無戀。如所宿桑。豈如世人生短處。長尺宅不治。寸田是荒。錫瓦銅雀。石門洞房。俯仰變滅。與生俱亡。我銘斯亭。以砥世育。

卽古之幔亭而文多曠達矣 茅鹿門

東府雨中別子由

庭下梧桐樹。三年三見汝。前年適汝陰。見汝鳴秋雨。去年秋雨時。我自廣陵歸。今年中山去。白首歸無期。客去莫嘆息。主人亦是客。對床定悠悠。夜雨空蕭瑟。起折梧桐枝。贈汝千里行。重來知健否。莫忘此時情。

率然數語含情特甚

東坡養生集 居止

三卷 五二

三月二十日多葉杏盛開

零露沾月蕊。溫風散晴葩。春工了不睡。連夜開此花。芳心誰剪刻。天質自清華。惱客香有無。弄粧影橫斜。中山古戰國。殺氣浮高牙。叢臺餘祲。服易水雄悲。筇自從此花開。玉肌洗塵沙。坐令遊俠窟。化作溫柔家。我老念江海。不飲空咨嗟。劉郎歸何日。紅桃燦殘霞。明年花開時。舉酒望三巴。益欲請梓州而歸也。

雪浪齋銘

予於中山後園得黑石白脉如蜀孫位孫矩微
所畫石間奔流盡水之變又得白石曲陽爲大
盆以盛之激水其上名其室曰雪浪齋云
盡水之變蜀兩孫真不傳者歸九原異哉駭石
雪浪翻石中乃有此理存玉井芙蓉丈八盆伏
流飛空激其根東坡作銘豈多言四月辛酉紹
聖元

哲宗以四月改元紹聖而先生亦以是月

東坡養生集 居止

三卷
五三

有謫知英州之命故末語云然

到惠州謝表

先奉告命落兩職追一官以承義即知英州軍
州事續奉告命責授臣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
安置已於今月二日到惠州公叅說者仁聖曲
全本欲界之民社羣言交擊必將致之苑丘尚
荷寬恩止投荒服臣軾中謝伏念臣性資褊淺
學術荒唐但信不移之愚遂成難赦之咎迹在
狂妄久合誅夷方尚口乃窮之時蓋擢髮莫數
其罪豈謂天幸得存此生此蓋伏遇皇帝陛下

東坡養生集 居止

三卷
五四

以大有爲之資行不忍人之政湯網開其三而
舜干舞於兩階念臣奉事有年少加憐愍知臣
老死無日不足誅錘明降德音許全餘息故使
厯隨之馬猶獲蓋帷設祿之牛得違刀几臣敢
不服膺嚴訓託命至仁洗心自新沒齒無怨但
以瘴癘之地魑魅爲隣衰疾交攻無復首丘之
望精誠未泯空餘結草之忠

忠憤之意慘然言外

答陳季常書

某啟。惠兵還。辱得季常手書。累幅。審知近日尊候安勝。擇括等三鳳毛皆安。爲學日益。喜慰無量。某罪大責薄。聖恩不貲。知幸念咎之外。了無絲髮掛心。置之不足復道也。自當塗聞命。便遣骨肉還陽羨。獨與幼子過及老雲井二老婢共吾過嶺。到惠將半年。風土食物不惡。吏民相待甚厚。孔子云。雖蠻貊之邦行矣。豈欺我哉。自數年來。頗知內外。丹要處。冒昧厚祿。負荷重寄。夾

東坡養生集

居止

三卷
五五

無成理。自失官後。便覺三山跬步雲漢咫尺。此未易遽言也。所以云云者。欲季常安心家居。勿輕出入。老劣不煩過慮。決須幅巾草屨相從於林下也。亦莫遣人來彼此鬚髯如戟。莫作兒女態也。在定日作松醪賦一首。今寫寄擇等。庶以發後生妙思。着鞭一躍。當撞破烟樓也。長子邁作吏。頗有父風。二子作詩騷。殊勝咄咄。皆有跨竈之興。想季常讀此。捧腹絕倒也。今日遊白水佛跡山。山上布水三十仞。雷輒電散。未易名狀。

大畧如項羽破章邯時也。自山中歸。得來書。燈下裁荅。信筆而書。紙盡乃已。託郡中作皮筒送去。想黃人見某書。必不沉墜也。子由在筠極安。處此者與某無異也。書云老軀極健。度去死遠在。讀之三復。喜可知也。吾儕但斷却少年時無狀一事。誠是。然他未及子由。近見人說顏狀如四十歲人。信此事不辜負人。也不宜某再拜落落不羈。寫至勝處。便欣然意得。

東坡養生集

居止

三卷
五六

與王庠書

某啟。二卒遠來。承手書兩幅。問勞教誨。憂愛備盡。仍審侍奉多暇。起居萬福。感慰深矣。某罪責至重。上不忍誅。止竄嶺海。感思念咎之外。不知其他。來書開說過當。非親朋相愛保全之道。悚息悚息。寄示高文新詩。詞氣比舊益見奇偉。粲然如珠貝。溢目非獨卿。閱世不乏人。爲喜又幸。玆材異產。近出姻戚數日。讀不釋手。每執以告人。曰。此吾家王郎之文也。老朽廢學久矣。近日

東坡養生集

居止

三卷
五七

尤不近筆硯。見少時所作文。如隔世事。他人文也。足下猶欲使議論其間。是顧千里於伏櫪也。某少時本欲遊廬山林。父兄不許。迫以婚宦。故汨沒至今。南遷以來。便自處置生事。蕭然無一物。大略似行脚僧也。近日又苦痔疾。呻吟幾百日。緣此斷葷血鹽酪。日食淡麪一斤而已。非獨以愈疾。實務自枯槁。以求寂滅之樂耳。初欲獨赴貶所。見女輩滄泣求行。故與幼子過一人來。餘分寓許下。浙中散就衣食。既不在目前。便與

之相忘。如本無有也。足下過相愛。乃遣萬里相問。無狀自取。既爲親友憂及。又使此兩人者。蒙犯瘴霧崎嶇。往來吾罪大矣。寄遺藥物并方。皆此中無有。苟尤奇味。得日食以禦瘴也。某爲舊患痔。今頗發作。外無他故。不煩深念。會晤無期。惟萬萬以時保鍊。

多深至之語

東坡養生集

居止

三卷
五八

答孫志康

自春末聞訃悲愕不已。自惟不肖。得交公父子。間有年矣。卽欲奉疏。少道哀誠。不獨海上無便。又聞志康從西路迎護。莫知往還的耗。故因循至今。遂辱專使。手書累幅。愧荷深矣。竊承已畢大事。營辦勤苦。何以堪任。卽日孝屐支持。粗慰所望。誌文實錄。讀之感噎。自聞變故。卽欲撰一哀詞。以表契義之萬一。患不知爵里之詳。今復覩此文。旦夕卽當下筆。然不敢傳出。雖志康亦

東坡養生集

居止

三卷
五九

不以相示。藏之家。苟須不肖。啟手足日。迺出之也。自惟無狀。百無所益。於故舊。惟文字庶幾不與草木同腐。故決意爲之。然決不敢相示也。志康必識此意。千萬勿來索看。師是此文甚奇。斯人亦可人也。某謫居已踰年。諸况粗遣。禍福苦樂。念念遷逝。無足留留中者。又自省罪戾久積。理應如此。實甘受之。今者北歸。無日因遂。自謂惠人漸作。久居計正。使終焉。亦何所不可。志康聞此言。可以不深念矣。玳瑁藥合見遺。迺吾介

夫遺意。謹炷香拜受。志康所惠布帛藥爨等。一

一捧領。感忤無量。海上窮陋。又謫居貧病。迺無少物報謝。漸負無量。見戒勿輕與人詩文。謹佩至言。如見報出都日。所聞虛實。不可知。勿以告人也。舍弟筠州甚安。時得書。兒侄輩。或在陳。或在許。下兩兒子在宜興。某與幼子過在此。明年長子邁當挈他一房來此。指射差遣。因般過房下來。見愛之深。恐欲知其詳。示諭開歲來。此相見。雖爲厚幸。然竄逐中。惟欲親故。謝絕。爲孤寂。東坡養生集 居止 三卷 六十

可憐者。則孤危。猶可以粗安。若志康人所指目者。而乃不遠千里相求。此重增某罪戾也。千萬寢之。李泰伯雖前輩。不相交往。然敬愛其人。欲爲作集引。亦終不傳出也。承論乃世舊。可爲集其前後文集。異日示及。當與志康商議。少加刪定。迺傳世也。斯人旣無後。吾輩當與留意。李文叔書已領。諸兒子爲學。頗長進。迺自吳興寄詩文來。甚可觀。此等辱交遊。最舊。或輒以奉聞。然不敢領拜狀。無益。徒煩報答也。

荅陸道士

別來歲月乃爾許也。涉世不已。吾羅憂患。但知自哂耳。感君不遺手書殷勤如此。且審道體安。休喜慰之極。惠州凡百不惡。杜門養病。所獲多矣。念君棄家求道。二十餘年。不見異人。當得異書見許。今春相訪。果能踐言。何喜如之。舊過廬山。見蜀道士馬希言。似有所知。今爲何在。曾與之言否。黃君高人。與世相忘者。如某與舍弟。何足以致之。若得一見于由。藉錯其所未至。則某

東坡養生集

居士

三卷
六一

可以并受賜矣。願因足下致懇。當可得否。韓朴處士多從傳。同年遊近。傳得廣東漕候。遂帶得來。此否。因見亦道意。羅浮鄧道士名守安。專靜有守。皆世外良友也。世外之道。金丹爲上。儀劑次之。服食草木次之。而胎息三任爲本。殆無出此者。稽中散云。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聯以朝陽。緩以五絃。僕今除五絃不用外。其他舉以中散爲師矣。適飲桂酒一杯。醺然徑醉。作書奉荅。真

不勒字數矣。桂酒乃仙方也。釀桂而成。盎然玉色。非人間物也。足下端爲此酒。一來有何不可。但恐足下拘戒錄。不飲爾。道家少飲。和神。非破戒也。餘惟善愛不宣。

東坡養生集

居士

三卷
六二

答王定國

適中忽領三月五日手教喜知尊候佳勝貴春
各康健併解懸情幸甚一官爲貧更無可擇知
生計漸有涯可喜可喜某到此八月獨與幼子
一人三庵者來凡百不失所風土不甚惡某既
緣此絕棄世故身心俱安而小兒亦遂超然物
外非此父不生此子也呵呵書中所論甚感至
意不替疇昔而加厚也幸甚幸甚子由不住得
書極自適道氣有成矣餘無足道者南北去住
東坡養生集 居止 三卷 六三

定有命此心亦不念歸明年買田築室作惠州
人矣伏暑中萬萬加愛不宣

先生謫惠州遷僭耳獨過侍之凡生理晝
夜寒暑所須者一身百爲不知其難子由
每稱其孝以訓宗族

與程正輔

某再啟竄逐海上渴况可知聞老兄來頗有佳
思昔人以三十年爲一世今吾老兄弟不相從
四十二年矣念此令人悽斷不知兄果能爲弟
一來否然亦有少拜聞某獲譴至重自到此旬
日外便杜門自屏雖本郡守亦不往拜其辱良
以近臣得罪省躬念咎不得不爾老兄到此恐
亦不敢出迎若以骨肉之愛不責末禮而屈臨
之餘生之幸非所敢望也其餘區區殆非紙筆
東坡養生集 居止 三卷 六四

所能盡唯千萬照悉而已

與程正輔

別後因本州使人一次上狀并香積詩必已達
尊覽兩辱賜教具審起居佳勝甚慰馳仰某入
冬眠食尤佳几席之下澄江碧色鷗鷺翔集魚
蝦出沒又足樂者又時走湖上親作新橋掩骼
之事亦有條理皆粗慰人意蓋優哉游哉聊以
卒歲知之免憂樂錢必已請此來數事皆蒙賜
左右此邦老穉共荷戴也乍寒萬萬自重

東坡養生集 居止

三卷
六五

與毛澤民推官

寓居相違本帶一劄于來今者長子又授韶州
仁化令冬中當萃家至此某又已買得數畝地
在白鶴峯上古白鶴觀基也已令砍木陶瓦作
屋三十許間今冬成去七十無幾矧未必能至
耶更欲何之以此神氣粗定他更無足為故人
念者聖主方設科求宏詞公儻有意乎

公謫居乃亦好修作聊快士性固然不可

改也 袁中郎

與程全父

某啟龍眠晚實愈佳時蒙分惠感作不已錢數
封呈煩瑣增悚增悚白鶴峯新居成從天侔求
數已果木太大則難活小則老人不能待當酌
中者又須土確稍大不傷根者

柑 橘 柚 荔枝 楊梅 枇杷 松 栢

一 含笑 梔子

謾寫此數品不必皆有仍告書記其東西十二

月七日

東坡養生集 居止

三卷
六六

與林天和

某啟近奉數書想皆達兩後晴和起居佳勝花
木悉佳品又根撥不傷遂成幽居之趣荷雅意
無窮未即而謝為愧人還忽忽不宣

與王敏仲

春候清穆切惟撫馭多暇起居百福甘雨應期
遠邇滋洽助喜慰也某凡百粗遣通遷新居已
浹旬日小窗疎籬頗有幽趣賤累亦不久到矣
未期晤奉萬萬爲國自重

東坡養生集 居士

三卷
六七

題嘉祐寺壁

紹聖元年十月三日軾始至惠州寓居嘉祐寺
松風亭杖屨所及雞犬皆相識明年三月遷於
合江之行館得江樓豁微之觀而失幽谷窈窕
之趣未見所欣戚也嶠南嶺北亦何以異此度
州鶴田處士王原子直不遠千里訪予於此留
七十日而去東坡居士書

寓居合江樓

山慈臘氣佳哉二江合處朱樓開蓬萊方丈
不遠皆爲蘇子浮江來江風初涼墜正美樓
上啼鴉呼我起我今身世兩相違西流白日東
流水樓中老人日清新天上豈有癡仙人三山
咫尺不歸去一盃付與羅浮春子家釀酒名羅
浮春

只是興然 陸君啟

東坡養生集 居士

三卷
六八

題合江樓

青天孤月故是人間一快而或者乃云不如微
雲點綴乃是居心不淨者常欲淨穢太清合江
樓下秋碧浮空光接几席之上而有葵店敗屋
七八間橫斜砌下今歲大水再至居者奔避不
暇豈無寸土可遷而乃眷眷不去常爲人眼中
沙乎紹聖二年九月五日

連雨江漲 二首

越井岡頭雲出山，特阿江上水如天。牀牀避漏
幽人屋漏滿，移家艇子船龍。春魚蝦并雨落人
隨雞犬上牆頭，祗應樓下平階水。長記先生過
嶺年。

其二

急雨蕭蕭作晚涼，卧聞榕葉響長廊。微明燈火
耿殘夢，半濕簾帷。泡舊香，高浪隱床吹鑿盞。聞
風驚樹擺珊瑚，先生不出晴無用，留向空階滴。

東坡養生集 居止

三卷
六九

夜長

晚唐曹鄴輩語

陸君啟

新年 五首

曉雨暗人日，春愁連上元。水生挑菜渚，煙濕落
梅村。小市人歸盡，孤舟鶴踏翻。猶堪慰寂寞，漁
火亂黃昏。

其二

北渚集群鷺，新年何所之。盡歸喬木寺，分占結
巢枝。生物會有役，謀身各及時。何當禁單弋，看

引雪衣兒

其三

海國空自暖，春山無限清。冰絲結瘴雨，雪菌到
江城。更待輕雷發，先催凍笋生。豐湖有藤菜，似
可敵蓴羹。

其四

小邑浮橋外，青山石岸東。茶槍燒有後，麥浪水
前空。萬戶不禁酒，三年真識翁。結茆來此住，歲
晚有誰同。

東坡養生集 居止

三卷
七十

其五

荔子幾時熟，花頭今已繁。探春先揀樹，買夏欲
論園。居之常携客，參軍許扣門。明年更有味，懷
抱帶諸孫。

此坡詩之有格韻者，風味更穩重。

陸君啟

遷居

吾紹聖元年十月二日至惠州寓合江樓是月十八日遷於嘉祐寺二年三月十九日復遷於合江樓三年四月二十日復歸於嘉祐寺時方卜築白鶴峰之上新居成庶幾其少安乎

前年家水東回首夕陽麗去年家水西濕面春雨細東西兩無擇綠盡我輒逝今年復東徙舊館聊一憩已買白鶴峰規作終老計長江在北戶雪浪舞吾砌春山滿牆頭髮髻幾雲髻雖慙

東坡養生集 居止

三卷 七一

抱朴子金鼎醢蟬蛻猶賢柳柳州廟俎薦丹荔吾生本無待俯仰了此世念念自戊切塵塵各有際下觀生物息相吹等蚊蚋

新居在白鶴峰紹興中寇至官舍民廬悉焚毀獨留此居致奠而去

和時運詩

丁丑二月十四日白鶴峰新居成自嘉祐寺遷入詠淵明時運詩云斯晨斯夕言息其廬似爲余發也乃次其韻長子邁與余別三年矣挈携諸孫萬里遠至老朽憂患之餘不能無欣然我卜我居居非一朝龜不吾欺食此江郊廢井已塞喬木干霄昔人伊何誰其膏苗下有澄潭可飲可濯江山千里供我遐矚木固無脛瓦豈有足陶匠自至嘯歌相樂

東坡養生集 居止

三卷 七二

我視此邦如沫如沂邦人勸我老矣安歸自我幽獨倚門或揮豈無親友雲散莫追旦朝丁丁誰欬我廬子孫遠至笑語紛如剪髮垂髻覆此瓠壺三年一夢乃復見余

余在都下每謁范純夫子孫環遶投紙筆求作字每調之日訴旱乎訴澇乎今皆在萬里外欲復見此豈可得哉有來請純夫書因錄此數紙寄之丁丑閏三月五日多難畏人此詩慎勿示人也 先生自記

白鶴山新居鑿井四十尺遇盤石石盡乃

得泉

海國困然薄新居利高寒以彼陟降勞易此處
處乾但苦江路峻常越汲腰酸夜枕煩四夫曉
曉斷層巒彌旬得尋夫下有青石磐終日但遊
火何時見飛瀾豐我聚與醪利汝推與鑽山石
有時盡我意殊未闌今朝僮僕喜黃土復可搏
晨餅得雪乳莫壅涪冰湍我生類如此何適不
艱難一勺亦天賜曲肱有餘歡

東坡養生集

井止

三卷
七三

先生新居上梁文有云盡道先生春睡美
道人輕打五更鐘聞者怒之復摘僇耳按
先生二月遷入新居四月有瓊州之命六
月渡海流離顛沛亦云甚矣然先生獨與
幼子過負擔過海云胸中自有悠然處則
亦將如先生何哉

到昌化軍謝表

今年四月十七日奉敕告命責授臣瓊州別駕
昌化軍安置臣尋於當月十九日起離惠州至
七月二日已至昌化軍訖者並鬼門而東瀟浮
瘴海以南遷生無還期死有餘責臣軾中謝伏
念臣頃緣際會偶竊寵榮曾無毫髮之能而有
丘山之罪宜三黜而未已跨萬里以獨來恩重
命輕咎深責淺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文炳煥
湯德寬仁赫日月之照臨廓天地之覆育譬之
蠲動稍賜矜憐俾就窮途以安餘命而臣孤老
無託瘴癘交攻于孫勸哭於江邊已為死別臆
患逢迎於海上寧許生還念報德之何時悼此
心之未已俯伏流涕不知所云

或謂魑魅逢迎先生猶罵人未已然否

東坡養生集

井止

三卷
七四

枕柳庵銘

坡居士謫於僑耳無地可居偃息於枕柳林中摘葉書銘以記其處

九山一區帝爲方輿神尻以遊孰非吾居百柱
肩屬萬瓦披敷上棟下宇不煩兵夫海氛瘴霧
吞吐吸呼蝮蛇魍魎出怒入娛習苦堂奧雜處
帝奴東坡居士強安四隅以動寓止以實託虛
放此四大還於一如東坡非名岷峨非廬湏髮
不收示現毗盧無作無止無欠無餘生謂之宅
東坡養生集 居士止 三卷 七五
死謂之墟三十六年吾其捨此跨汗漫而遊鴻
濛之都乎

直判至生死開頭最有實際

古南海縣有枕柳樹峰頭生葉有翅大者
出翅乃至百斛以牛乳噉之甚美

和劉柴桑

萬劫互起滅百年一跼蹐漂流四十年今乃言
卜居且喜天壤間一席亦吾廬稍理蘭桂藜藿
平狐兔墟黃櫨出舊枿紫苔抽新畬我本早衰
人不謂老更劬邦君助春鍾鄰里通有無竹屋
從低深山窗自明疎一飽便終日高眠忘百須
自笑四壁空無妻老相如

東坡養生集 居士止

三卷 七六

新居

朝陽入北林竹樹散疎影短籬尋丈間寄我無
窮境舊居無一席逐客猶遭屏結茅得茲地翳
翳村巷永數朝風雨涼畦菊發新穎俯仰可卒
歲何必謀二頃

海南風土

南天氣卑濕地氣蒸溽而海南爲甚夏秋之交物無不腐壞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然僂耳頗有老人年百餘歲者往往而是八九十者不論也乃知壽夭無定習而安之則冰蠶火鼠皆可以生吾嘗湛然無思寓此覺於物表使折膠之寒無所施其列流金之暑無所措其毒百餘歲豈足道哉彼愚老人者初不知此如蠶鼠生於其中兀然受之而已一呼之溫一吸之涼相

東坡養生集

居止

二卷
七七

續無有間斷雖長生可也莊子曰天之穿之日夜無隙人則顧塞其竇豈不然哉九月二十七日秋霖雨不止顧視幃帳有白蟻升餘皆已腐爛感嘆不已信手書時戊寅歲也

北極靈籤

東坡居士遷於海南憂患之餘戊寅九月晦遊天慶觀謁北極真聖探靈籤以決餘生之禍福吉凶其辭曰道以信爲合法以智爲先二者不相離壽命已得延覽之竦然若有所得敬書而藏之以無忘信道法智二者不相離之意軾恭書

東坡養生集

居止

三卷
七八

古之真人未有不以信入者子思曰自誠明謂之性此之謂也孟子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守法而不智則天下之死法也道不患不知患不疑法不患不立患不活以信合道則道疑以智先法則法活道疑而法活雖度世可也况延壽乎

答程天侔

去歲僧舍屢會當時豈知爲樂今者海外無復
夢見聚散憂樂如反覆手幸而此身尚健得來
訊喜侍奉清安知有愛子之戚襁褓泡幻不須
深留戀也僕離惠州後大兒子房下亦失一男
孫悲餘久之今則已矣此間食無肉病無藥居
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然亦未易悉數
大半皆無爾惟有一幸無甚瘴也近與兒子結
茅屋數椽居之僅庇風雨然勞費已不貲矣賴

東坡養生集

居止

三卷
七十九

十數學生助工作躬泥水之役愧之不可言也
尚有此身付與造物聽其運轉流行坎止無不
可者故人知之免憂憂熱萬萬自愛

公一日不能容於朝而蠻夷士民無不以
服役於公爲幸人心益絕迺若此

答程天侔

近得子野書甚安陸道士竟以疾不起葬於河
源矣前會豈非一夢耶僕既病倦不出然亦無
與往還者閨門面壁而已新居在軍城南極湫
隘粗有竹樹烟雨濛晦真蛋塢獠洞也惠酒絕
佳舊在惠州以梅醞爲冠此又遠過之牢落中
得一醉之適非小補也

東坡養生集

居止

三卷
八十

答程全父推官

別遠逾年海外窮獨人事斷絕莫由通問船到
忽枉教音喜慰不可言仍密起居清安眷愛各
佳某與兒子粗無病但黎蛋雜居無復人理資
養所急求輒無有初至僦官屋數椽近復遭迫
逐不免買地結茅僅免露處而餐爲一空困厄
之中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聊爲一笑而已平
生交舊豈復夢見懷想清遒時誦佳句以解牢
落

與程全父

閣下才氣秀發，當爲時用久矣。遐荒安可淹駐，想益輔以學以昌其詩乎？僕焚毀筆硯已五年，尚寄味此學，隨行有陶淵明集，陶寫伊鬱，正賴此爾。有新作，適中示數首，乃珍惠也。山川風氣，能清佳否？孰與惠州比？此間海氣蒸鬱，不可言引，領素秋以日爲歲也。寄覲佳酒，豈惟海南所無？殆二廣未嘗見也。副以糖冰精麪等物，一一銘佩，非眷存至厚，何以得此，悚作之至。

東坡養生集 居止

三卷 八

答程全父

便舟來，辱書問訊，既厚矣。又惠近詩一軸，爲賜尤重。流轉海外，如逃空谷，既無與晤語者，又書籍舉無有，惟陶淵明一集，柳子厚詩文數策，常置左右，目爲二友。今又辱來，脫清深溫麗，與陶柳真爲三矣。此道比來幾熄，亦豈有語此者耶？新春伏想起居佳勝，某與小兒亦粗遣困窮日，甚親友皆疎絕矣。公獨收卹如舊，此古人所難也，感怍不可言，惟萬萬以時自愛爲祝。

與鄭靖老

近舶人回，奉狀必達。比日起居佳勝，貴春令子各安。某與過亦幸如昨。初賃官屋數間居之，既不可住，又不欲與官員相交涉，近買地起屋，五間一龜頭，在南汚池之側，茂木之下，亦蕭然可。以杜門面壁少休也。但勞費貧窘，爾此中枯寂，殆非人世。然居之甚安，况諸史湍而甚有與語者也。著書則未日，與小兒編排整齊之，以須異日歸之左右也。小客王介石者，有士君子之趣，東坡養生集 居止

三卷 八

順候自重

靖老曾於海舶載書千餘卷，借先生

與元老侄孫

姪孫元老秀才久不聞問不識卽日體中佳否蜀中骨肉想不任得安訊老人住海外如昨但近來多病瘦悴不復如往日不知餘年復得相見否循惠不得書久矣旅况牢落不言可知又海南連歲不熟飲食百物艱難及泉廣海舶絕不至藥物醬酢等皆無厄窮至此委命而已老人與過子相對如雨苦行僧耳然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知之免憂所要志文但數年不

東坡養生集

居止

三卷
八三

死便作不食言也侄孫既是東坡骨肉人所親看住京凡百倍加周防切祝切祝今有一書與許下諸子又恐陳浩秀才不過許只令送與侄孫切速爲求便寄達餘惟千萬自重

答王幼安宣德叔

俯仰十年忽焉如昨間開百羅何所不有頃者海外澹乎蓋將終焉偶然生還置之勿復道也方將求田問舍爲三百指之養杜門面壁觀六十年之非豈獨江湖之相忌蓋已寂寥而喪我不謂某官講修舊好收錄陳人粲然雲漢之章祓此枯朽之質欲其洗濯宿負激昂晚節粗行平生之志少慰朋友之望此意厚矣我心悠哉如焦穀牙如伏櫪馬非吹噓之所及縱鞭策以

東坡養生集

居止

三卷
八四

何加藏之不忘永以爲好

亦自澹宕
茅鹿門

與子由

子由弟得黃師是遣人賁來四月二十二日書
喜知近日安勝兄在真州與一家亦健行計南
北居幾變矣遭值如此可嘆可笑兄近已決計
從弟之言同居穎昌行有日矣適值程德孺過
金山往會之并一二親故皆在坐頗聞北方事
有決不可往穎昌近地居者事皆可信人所報
大抵相忌安排攻擊者衆北行漸近決不靜爾
今已決計居常州借得一孫家宅極佳浙人相

東坡養生集 居止

三卷
八五

喜決不失所也更留真十數日便渡江往常逾
年行役且此休息恨不得老境兄弟相聚此天
也吾其如天何然亦不知天果於兄弟終不相
聚乎士君子作事但只於省力處行此行不遂
相聚非本意甚省力避害也候到定盪一兩月
力遣邁去注官迨去般家過則不離左右也葬
地弟請一面果決八即婦可用吾無不可用也
更破千緡買地何如留作葬事千萬莫徇俗也
林子中病傷寒十餘日便卒所獲幾何遺臭無

窮哀哉兄萬一有稍起之命便具所苦疾狀力
辭之與迨過閉戶治出養性而已千萬勿相念
保愛保愛今託師是致此書

子由云轍勿從子瞻兄讀書未嘗一日相
舍既壯將宦遊四方讀韋蘇州詩有云那
知風雨夜復此對床眠惻然感之乃相約
早退爲閑居之樂而先生亦云余觀子由
自少曠達天資近道又得至人養生長年
之訣而余亦竊聞其一二以爲今者宦遊

東坡養生集 居止

三卷
八六

相別之日淺而異時退休相從之日長以
故先生請郡西歸之念蓋無日不惓惓焉
及嶺海北歸寓居常州臥疾謂錢濟明日
萬里生還惟吾子由自再貶及歸不復一
見而决此痛難堪而先生竟以不起豈非
天耶

買宅焚券

建中靖國中坡公自僦耳歸卜居陽羨陽羨士大夫猶畏而不敢與遊獨士人邵民瞻來從學坡公亦喜其人時時相與策杖過長橋訪山水爲樂邵爲坡買一宅爲繕五百坡傾囊僅能償之卜吉入居既得日矣夜與邵步月至村落聞婦人哭極哀坡徒倚聽之曰異哉豈有大難割之愛觸於心與遂與邵推扉而入坡問姬何爲姬曰吾有居屋相傳百年子不肖舉以售人吾東坡養生集 居止 三卷 八七

今日遷百年舊居一旦訣別所以泣也坡爲之愴然問其故居所在卽五百緡所得者因再三慰撫之曰姬之故居乃吾所售不必深悲當以還姬卽命取屋券對姬焚之呼其子迎母而還不索其資坡自是遂還毘陵不復買宅借顧塘橋孫氏居暫住焉是歲七月坡竟沒於借居誰有誰能到此難說大話矣 李卓吾

東坡養生集第四卷目錄

遊覽

留題仙都觀

仙都山鹿

蘇軾集

過木樨觀

過宜賓見夷中亂山

江上看山

白帝廟

入峽

三遊洞

大雪獨留尉氏有客入驛呼與飲至醉詰旦客南去竟不知其誰

鳳翔八觀

并叙 王維吳道子畫 蘇軾集

東坡養生集

目錄 蘇軾集 四卷 李氏圖 刪五首

東坡養生集

目錄 蘇軾集 四卷

遊南溪次韻

樓雲篇

周公廟

留題仙遊潭中興寺

臘日遊孤山訪惠勤惠思二僧

孤山二詠

并引 栢堂 竹閣

湖上夜歸

法惠寺橫翠閣

遊靈隱高峯塔

寶山新開徑

宿臨安淨土寺

遊徑山

往富陽新城李節推先行三日留風水洞

見待

抄庭觀	靈化洞
虎丘寺	遊鶴林招隱 <small>三首</small>
自金山放船至焦山	
垂虹亭	和蔡景繁海州石室
登常山絕頂廣麗亭	
遊桓山記	獵會詩序
百步洪二首 <small>并叙</small>	靈壁張氏園亭記
遊惠山 <small>并叙</small>	
端午過遊諸寺得禪字	
東坡養生集 <small>目錄</small>	四卷
遊淨居寺 <small>并叙</small>	二
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	
安國寺尋春	遊武昌寒溪西山寺
鶴南飛	清泉寺
夜行斄水	記承天夜遊
後赤壁賦	記遊定惠院
記赤壁	記樊山
石鐘山記	自記廬山詩
廬山二勝 <small>并叙</small>	謝九叔玉亭 栖賢三峽橋

同王勝之遊蔣山	漁家傲
金山妙高臺	海市 <small>并叙</small>
望海	書參寥夢
南山	壽星院寒碧軒
臧子木蘭花	泛穎
書曇秀詩	臨城道中作 <small>并引</small>
天竺寺 <small>并引</small>	碧落洞
題廣州清遠峽山寺	
峽山寺	題羅浮
東坡養生集 <small>目錄</small>	四卷
遊羅浮山一首示兒子過	三
羅浮異境	浣溪沙
記遊白水崑	白水山佛迹巖
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風亭下梅花盛開	
再用前韻	殘臘獨出 <small>二首</small>
野步	看花
江郊詩 <small>并引</small>	江月
和歸田園居六首 <small>有引 謝二首</small>	
遊博羅香積寺 <small>并引</small>	與林濟甫

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夢中得句

入開元寺

息軒

上元

上巳

宿宿海中

東坡養生集目錄

四卷

東坡養生集目錄終

東坡養生集第四卷

江左王如錫編校

遊覽

留題仙都觀

山前江水流浩浩，山上蒼蒼松柏老。舟中行客去紛紛，古今換易如秋草。空山樓觀何嵒嶙，真人王遠陰長生。飛符御氣朝百靈，悟道不復誦黃庭。龍車虎駕來下迎，去如旋風搏紫清。真人厭世不同顧，世間生死如朝暮。學仙度世豈無人，飡霞絕粒長苦辛。安得獨從逍遙君，令然乘風駕浮雲。超世無有我獨行。

東坡養生集遊覽

四卷

王方平陰長生皆在此山學道得仙

先生年二十舉進士二十二赴試禮部登

第後丁太夫人程氏憂又明年服除與子

由侍老泉南行作南行前集序云家君之

作與弟轍之文皆在焉凡一百篇將以識

一時之事為他日之所尋繹今三卷四卷

悉考先生居遊時日叙次之

仙都山鹿 升老泉叙

至豈都縣將遊仙都觀見知縣李長官云固知君之將至也此山有鹿甚老而猛獸獵人終莫能害將有客來遊鹿輒夜鳴故常以此候之而未嘗失余聞而異之乃爲作詩

日月何促促塵世苦局束仙子去無蹤故山遺白鹿仙人已去鹿無家孤棲悵望層城霞至今聞有遊洞客夜來江市叫平沙長松千樹風蕭瑟仙宮去人無咫尺夜鳴白鹿安在哉滿山秋

東坡養生集 遊覽

四卷

草無行迹

詩咏鹿鳴竟取此則作疏注可也

先生詩論曰夫興之爲言猶曰其意云爾意有所觸於當時時已去而不可知故其類可以意推而不可以言解也若夫開關雕鵠在河之洲是誠有取於其肇而有別是以謂之此而非興也余於鹿鳴亦云然

過木樨觀

老泉詩序云許旌陽得道之所舟人不以相告既過至武寧縣乃得其事縣人云許旌陽棺柩猶在山上旌陽許遺也嘗爲旌陽縣令

石壁高千仞微踪遠欲無飛簷如劒寺古柏似仙都許子嘗高逝行舟悔不迂斬蛟聞猛烈提劍想崎嶇寂寞棺猶在修崇世已愚隱居人不識化去俗爭吁洞府煙霞遠人間爪髮枯飄飄乘倒景誰復顧遺軀

東坡養生集 遊覽

四卷

過宜賓見夷中亂山

江寒晴不知遠見山上日朦朧舍高峰見峭壁橫雲忽飄散翠樹紛歷歷行人挹孤光飛鳥投遠碧蠻荒誰復愛穠秀安可適豈無避世士高隱鍊精鬼誰能從之遊路有豺虎迹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迹此首反可以知之 譚友夏

江上看山

船上看山如走馬，倏忽過去數百羣。前山槎牙忽變態，後船雜還如驚奔。仰看微徑斜繚繞，上有行人高縹緲。舟中舉手欲與言，孤帆南去如飛鳥。

如走馬如驚奔如飛鳥極力形容讀之殊不覺

東坡養生集 遊覽

四卷

白帝廟

朔風催入峽，慘慘去何之。共指蒼山路，來朝白帝祠。荒城秋草滿，古樹野藤垂。浩蕩荆江遠，淒涼蜀客悲。遲回同風俗，滄海閱興衰。故園依然，在遣民。豈復知一方稱警蹕，萬乘擁旌旗。遠略初吞漢，雄心豈在夔。崎嶇來野廟，闕缺愧常時。破甑蒸山麥，長歌唱竹枝。荆都真壯士，吳桓本經師。失計雖無及，圖王固已奇。猶餘帝王號，皎皎在門楣。

入峽

自昔懷幽賞，今茲得縱探。長江連楚蜀，萬派瀉東南。合水來如電，黔波綠似藍。餘流細不數，遠勢競相參。入峽初無路，連山忽似籠。縈迂收浩渺，蹙縮作淵潭。風過如呼吸，雲生似吐含。壁崖鳴淅淅，垂蔓綠參參。冷翠多巖竹，孤生有石楠。飛泉飄亂雪，怪石走驚駭。忽澗知深淺，樵僮忽兩三人煙。偶逢郭沙岸，可乘藍野戍。荒州縣邦君，古子男放衙。鳴晚鼓，留客薦霜柑。聞道黃精

東坡養生集 遊覽

四卷

草叢生綠玉簪，盡應充食飲。不見有彭聃，氣候冬猶暖。星河夜半涵，遺民悲祀衍。舊俗接餘蠶，版屋漫無瓦。崑居窄似庵，伐薪常冒險。得米不盈甌，歎息生何陋。劬勞不自憊，葉舟輕遠沂。大浪固嘗語，雙鑠空相視。嘔啞莫與談，蠻荒安可駐。幽邃信難姚，獨愛孤枵偶。高超百尺巖，橫飛應自得。遠颺似無貪，振翮逮霄漢。無心顧雀鷁，塵勞世方病。局束我何堪，盡解林泉好。多爲富貴酣，試看飛鳥樂。高遁此心甘。

三遊洞

遊三遊洞遊洞之日有亭吏乞詩既爲留三絕句於洞之石壁明日至峽州吏又至意若未足乃復以此授之

一逕遶山翠縈紆去似蛇忽驚溪水惡爭看洞門呀滑磴攀秋蔓飛橋跨古槎三扉迎北吹一穴向西斜嘆息煙雲老追思歲月遐唐人昔未到古俗此爲家洞暖無風雪山深富鹿狎相逢衣盡草環坐髻應髻竈突依巖黑樽壘就石窪

東坡養生集

遊覽

四卷

洪荒無傳記想像在猿媯此事今安有遺蹤我獨嗟山翁勸留句強爲寫槎牙

曾與鍾伯敬遊至此洞望西陵峽雨露崩剝各作一詩欲題石上遍尋乃得一佳石欣然謂可鐫勒而苔花蝕處已爲先生輩早據其勝矣嘆息罷去

譚友夏

大雪獨留尉氏有客入驛呼與飲至醉詰

旦客南去竟不知其誰

古驛無人雪滿庭有客冒雪來自北紛紛笠上已盈寸下馬登堂面蒼黑苦寒有酒不能飲見之何必問相識我酌徐徐不滿觥看客倒盡不留濕千門晝開行路絕相與笑語不知夕醉中不復問姓名上馬忽去橫短策

倉卒逢客情景入畫

袁中郎

東坡養生集

遊覽

四卷

鳳翔八觀 并叙 存三首

鳳翔八觀詩記可觀者八也。昔司馬子長登會稽探禹穴不遠千里而李太白亦以七澤之觀至荊州。二子蓋悲世悼俗自傷不見古人而欲一觀其遺蹟故其勤如此。鳳翔當秦蜀之交士大夫之所朝夕往來此八觀者又皆跬步可至而好事者有不能徧觀焉故作詩以告欲往觀而不知者。

王維吳道子畫

東坡先生集 遊覽

四卷

何處訪吳畫。普門與開元。開元有東塔。摩詰留手痕。吾觀畫品中。莫如二子尊。道子實雄放。浩如海波翻。當其下手風雨快。筆所未到氣已吞。亭亭雙林間。彩暈扶桑暎。中有至人談寂滅。悟者悲涕迷者手自捫。甞君鬼伯千萬萬。相排競進頭如蓬。摩詰本詩老。佩芷襲芳蓀。今觀此壁畫。亦若其詩清且敦。祇園弟子盡鶴骨。心如死灰不復溫。門前兩叢竹。雪節貫霜根。交柯亂葉動無數。一一皆可尋其源。吳生雖妙絕。猶以畫

工論摩詰得之於象外有如仙。翻龍焚吾觀。二子皆神駿。又於維也欲。祇無間言。

維摩像唐楊惠之塑在天柱寺

昔者子與病且死其友于祇往問之。躡躑躑井自嘆息造物將安以我為。今觀古塑維摩像病骨磊嵬如枯龜乃知至人外生死此身變化浮雲隨世人豈不頑且好身雖未病心已疲此叟神完中有恃談笑可却千熊羆當其在時或問法俛首無言心自知至今遺像兀不語與昔未死無增虧田翁俚婦那肯顧時有野鼠銜其髭見之使人每自失誰能與詰無言師。

李氏園

李茂貞園也今為王氏所有

東坡先生集 遊覽

四卷

朝遊北城東回首見修竹下有朱門家破墻圍古屋舉鞭叩其戶幽響答空谷入門所見夥十步九移目異花兼四方野鳥喧百族其西引溪水活活轉牆曲東注入深林林深窓戶綠水光兼竹淨時有獨立鵝林中百尺松歲久蒼鱗變豈惟此地少意恐關中獨小橋過南浦夾道多

喬木隱如城百雉，挺若舟千斛。陰陰日光滌，黯黯秋氣蓄。盡東爲方池，野雁雜家鷺。紅梨驚合抱，映島孤雲護。春光水溶漾，雪陣風翻撲。其北臨長溪，波聲捲平陸。北山卧可見，蒼翠間硤秃。我時來周覽，問此誰所築。云昔李將軍，負嶮乘衰叔。抽錢算間口，但未摧羹粥。當時奪民田，失業安敢哭。誰家美園圖，籍沒不容贖。此亭破千家，鬱鬱城之麓。將軍竟何事，蟣蝨生刀鋸。何嘗載美酒，來此駐車轂。空使後世人，聞名頭搶縮。

東坡先生集

遊覽

四卷

我今官正閒，屢至因休沐。人生營居止，竟爲何人卜。何當辦一身，永與清景逐。

曠覽玄言出之如翔如舞，此先生少年之筆也。

筆也。

遊南溪次韻

二月十六日，與張李二君遊南溪，醉後相與解衣濯足，因詠韓公山石之篇，慨然知其所以樂而忘其在數百年之外也。次其韻。

終南太白橫翠微，自我不見心南飛。行穿古縣並山麓，野水清滑溪魚肥。須臾渡溪踏亂石，山光漸近行人稀。窮探愈好去愈銳，意未滿足枵如餓。忽聞奔泉響巨壑，隱隱百步搖窗扉。跳波潏沫不可嚮，散爲白霧紛霏霏。醉中相與棄拘

東坡先生集

遊覽

四卷

束顧勸二子解帶圍寒裳，試入棹兩足飛浪激。起衝人衣，君看麋鹿隱豐草。豈羨玉勒黃金轡，人生何以易此樂。天下誰肯從吾歸。

韓詩云：常流赤足蹋澗石，水聲激激風吹衣。時先生爲鳳翔府幕，解衣濯足，乃發此高致。

衣時先生爲鳳翔府幕，解衣濯足，乃發此高致。

高致。

携雲篇

余自城中還、道中雲氣自山中來、如羣馬奔突、以手撥開籠收其中、歸家雲盈籠、開而放之、作携雲篇。

物役會有時、星言從高駕、道逢南山雲、歎吸如電過、竟誰使、令之袞袞從空下、龍移相排、鵬舞或頽亞、散爲東郊霧、凍作枯樹稼、或飛入吾車、偈仄人肘、勝搏恥置笥中、提携反茅舍、開絨仍放之、掣去仍變化、雲兮汝歸山、無使達官怕。

東坡先生集 遊覽

門卷十二

周公廟

周公廟、廟在岐山西北七八里、廟後百許步、有泉依山、湧洌異常、國史所謂潤德泉、世亂則竭者也。

吾今那復夢、則公尚喜秋來、過故宮、翠鳳舊依山、碑瓦清泉、長與世窮通、至今遊客傷離黍、故國諸生詠雨濛、牛酒不來烏鳥散、白楊無數暮號風。

留題仙遊潭中興寺

寺東有玉女洞、湖南有馬融讀書石室、過潭而南山石益奇、潭上有橋、畏其險不敢渡。

清潭百尺、皎無泥、山木陰陰、谷鳥啼、每客曾遊、明月映、秦人今在、武陵溪、獨攀書室、窺巖竇、還訪仙姝、歎石閨、猶有愛山心、永至不將靈腳踏飛梯。

嘉祐九年正月十三日、賦與前商洛令章

惇子厚同遊仙遊潭、始賦、再至潭上、畏其

東坡先生集 遊覽

四卷十三

嶮不渡、而心甚恨之、最後從潭水而西、至其稍淺、可涉處、亂流而濟、得唐人之遺塔、上有石刻、天王鬼神飛仙十有六方、爲二級、雖摹刻之迹、而其顧瞻俯仰、雅軒哆冶之狀、非吳道子不能至也、賦既嘆其神妙、而悲其不爲世人之所視、攬於是、以墨本歸而記其、上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節度判官廳公事、蘇軾書。

臘日遊孤山訪惠勤惠思二僧

天欲雪雲滿湖樓臺明滅山有無水清出石魚
可數林深無人鳥相呼臘日不歸對妻孥各尋
道人實自娛道人之居在何許寶雲山前路盤
紆孤山孤絕誰肯廬道人有道山不孤紙窗竹
屋深自暖擁褐坐睡依團蒲天寒路遠愁僕夫
整駕催歸及未曉出山迴望雲水合但見野鶴
盤浮圖茲遊滯泊歡有餘到家恍如夢遽遽作
詩火急追以述清景一失後難摹

東坡先生集 遊覽

四卷
十四

惠勤從歐陽文忠公遊三十餘年先生通

守錢塘到官三日卽訪之明年先生哭歐

公於勤舍有次惠思韻將赴高密作勤上

人詩集序

孤山二詠 并引

孤山有陳時栢二株其一爲人所薪山下老人
自爲兒已見其枯矣然堅悍如金石愈於未枯
者僧志詮作堂於其側名之曰栢堂堂與白公
居易竹閣相連屬余作二詩以記之

栢堂

道人手種幾生前鶴骨龍姿尚宛然雙幹一先
神物化九朝三見太平年忽驚華構侯巖出乞
與佳名到處傳此栢未枯君記取灰心卽伴小

東坡先生集 遊覽

四卷
十五

乘禪

竹閣

海山兜率兩茫然古寺無人竹滿軒白鶴不留
歸後語蒼龍猶是種時孫兩叢却似蕭郎筆千
畝空懷渭上村欲把新詩問遺像病維摩詰更
無言

湖上夜歸

我飲不盡器半酣味尤長。籃輿湖上歸。春風吹
面。京行到孤山西。夜色已蒼蒼。清吟雜夢寐。得
句旋已忘。尚記梨花村。依依聞暗香。入城定何
時。賓客半在。睡眼忽驚。雙繁燈闌。河塘市人
拍手笑。狀如失林麕。始悟山野姿。興趣難自強。
人生安爲樂。吾策殊未良。

子瞻守杭日春時每遇休暇必約客湖上

早食於山水佳處飯畢每客一舟令隊長

東坡先生集 遊覽

四卷
十六

一人各領數妓任其所適晡後鳴鑼集之

復會望湖樓或竹閣極歡而罷至一二鼓

夜市猶未散列燭以歸城中士女夾道雲

集而觀之故其詩云游觴已徂吳榜穩舞

衫初試越羅新又云映山黃帽螭頭觴夾

道青烟雀尾爐誠熙世樂事也

法惠寺橫翠閣

朝見吳山橫。暮見吳山從。吳山故多態。轉側爲
君容。幽人起朱閣。空洞更無物。惟有千步岡。東
西作。簾額春來故國歸。無期人言秋悲春更悲。
已泛平湖思濯錦。更有橫翠憶峨眉。珮欄能得
幾時好。不獨憑欄人易老。百年興廢更堪哀。懸
知草莽花池臺。遊人尋我舊遊處。但覓吳山橫
處來。

縱筆一掃俯仰有情

陸君獻

東坡先生集 遊覽

四卷
十七

遊靈隱高峯塔

言遊高峰塔。摩食治野裝。火雲秋未衰。及此初
旦。涼霧霏巖谷。暗日出草木。香嘉我同來。人久
便雲水。鄉相勸小舉。足前路高且長。古松攀龍
蛇。怪石坐牛羊。漸聞鍾磬音。飛鳥皆下翔。入門
空無有。雲海浩茫茫。惟見聾道人。老病時絕糧。
問年笑不答。但指穴藜床。心知不復來。欲歸更
徬徨。贈別留足布。今歲天早霜。

寶山新開徑

藤梢觸刺元無路，竹杖攖鞋不用扶。風自遠來開笑語，水分流處見江湖。回觀佛國青螺髻，踏遍仙人碧玉壺。野客歸時山月上，棠梨葉戰鴛鴦呼。

東坡養生集 遊覽

四卷
十八

宿臨安淨土寺

鷄鳴發餘杭，到寺已亭午。參禪固未暇，飽食良先務。平生睡不足，急掃清風宇。閉門羣動息，香篆起煙縷。覺來烹石泉，紫荷發輕乳。晚涼初浴罷，衰髮稀可數。浩歌出門去，暮色入村塢。微月半隱山，圓荷爭瀉露。相攜石橋上，夜與故人語。明朝入山房，石鏡炯當路。昔照熊虎姿，今爲猿鳥顧。廢興何足吊，萬世一仰俯。

入山節次歷歷可數

遊徑山

衆峰來自天，目山勢若駿。馬奔平川中，塗勒破千里足。金鞭玉轡相回旋，人言山住水亦住。下有萬古蛟龍淵，道人天眼識王氣。結茆晏坐荒山巔，精誠貫山石爲裂。天女下世顏如蓮，寒窗暖足來朴樸。夜鉢吮水降曉蟬，雪眉老人朝扣門。願爲弟子長參禪，爾來廢興三百載。奔走吳會輸金錢，飛樓湧殿壓山破。朝鍾暮鼓驚龍眠，晴空偶見浮海蜃。落日下數投村鳶，有生共處

東坡養生集 遊覽

四卷
十九

龍井水注病眼有効

往富陽新城李節推先行三日留風水洞

見待

春山磔磔鳴春禽。此間不可無我吟。路長漫漫倚江浦。此間不可無君語。金鰲池邊不見君。追君直過定山村。路人皆言君未遠。騎馬少年清且婉。風巖水穴舊聞名。只隔山溪夜不行。溪橋曉溜浮梅萼。知君繫馬巖花落。山城三日尚遲遲。妻孥怪罵歸何時。世上小兒誇疾走。如君相待今安有。

東坡先生集 遊覽

四卷

二十

初入口如鮑明遠行路難不覺驚動

譚友夏

妙庭觀

富陽妙庭觀。董變成故宅。發地得丹鼎。覆以銅盤承。以琉璃盆。盆既破碎。丹亦爲人爭奪持去。今獨盤曲在耳。二首
人去山空鶴不歸。丹亡鼎在。世徒悲。可憐九轉功成後。却把飛昇乞肉芝。
琉璃擊碎走金丹。無復神光發舊壇。時有世人來覬覦。欲隨雞犬事劉安。

東坡先生集 遊覽

四卷

二十一

靈化洞

予始與曾元恕入靈化洞。迫於日暮。而元恕又畏其險。故不果盡而還。及此與呂穆仲游。穆仲勇發過我。遂相與至昔人之所未至。而驚世詭異之觀。有不可勝談者。余欲疏其一二以告來者。又恐爲造物者所愠。後有勇往如吾二人至吾之所。至當自知之。

虎丘寺

入門無平田。石路細穿嶺。陰風生澗壑。古木翳
潭井。湛虛誰復見。秋水光耿耿。鐵花秀巖壁。殺
氣禁蛙黷。幽幽生公堂。左右立頑礪。當年或未
信。異類服精猛。胡爲百歲後。仙鬼互馳騁。窮然
留清詩。讀者爲悲哽。東軒有佳致。雲水麗千頃。
熙熙覽生物。春意破凄冷。我來屬無事。暇日相
與永。喜鵲翻初旦。愁鶯蹲落景。坐見漁樵還。新
月溪上影。悟彼良自怡。歸田行可請。

東坡養生集 遊覽

四卷
二二

遊鶴林招隱 二首

却原初雨霽。春物有餘妍。古寺滿修竹。深林聞
杜鵑。睡餘柳花墜。目眩山櫻然。西窓有病客。危
坐看香煙。

行歌白雲嶺。坐咏修竹林。風輕花自落。日薄山
半陰。澗草誰復識。聞香杳難尋。時見城市人。幽
居惜未深。

蘇詩當選此類爲主。方以沉快二種別窮
其才之所至。與性之所近耳。譚友夏

自金山放船至焦山

金山樓觀何眈眈。撞鐘擊鼓聞淮南。焦山何有
有修竹。採薪汲水僧兩三。雲霞浪打人跡絕。時
有沙戶祈春蠶。我來金山更留宿。而此不到心
懷慙。同遊盡返次獨往。賦命窮薄輕江潭。清晨
無風浪自湧。中流歌嘯倚半酣。老僧下山驚客
至。迎笑喜作巴人談。自言久客忘鄉井。只有彌
勒爲同龕。困眠得就紙帳煖。飽食未厭山蔬甘。
山林饑餓古亦有。無田不退寧非貪。展禽雖未
東坡養生集 遊覽

四卷
二三

見三黜。叔夜自知七不堪。行當投劾謝簪組。爲
我佳處留茅庵。

吳人謂水中可田者爲沙。焦山長老中江
人也。先生自注

垂虹亭

吾昔自杭移高密與楊元素同舟而陳令舉張子野皆從吾過李公擇於湖遂與劉孝叔俱至松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子野年八十五以歌詞聞於天下作定風波令其略云見說賢人聚吳分試問也應傷有老人星坐客歡甚有醉倒者此樂未嘗忘也今七年爾子野孝叔令舉皆爲異物而松江橋亭今歲七月九日海風駕潮平地丈餘蕩盡無復子遺矣追思曩時真

東坡養三集 遊覽

四卷
二四

一夢也元豐四年十月二十日黃州臨臯書

先生與張子野五人會於吳興時子野作

六客詞後十五年先生再過吳興作後六

客詞時張仲謀與曹子方劉景文蘇伯固

張秉道爲坐客詞末云賓主談鋒誰得似

看取曹劉今對兩蘇張

和蔡景繁海州石室

芙蓉仙人舊遊處蒼藤翠壁初無路戲將桃核裹黃泥石間散擲如風雨坐令空山出錦繡倚天照海花無數花間石室可容車流蘇寶蓋窺靈宇何年霹靂起神物玉棺飛出王喬墓當時醉卧動千日至今石縫餘糟醕仙人一去五十年花老室空誰作主手植數松今偃蓋蒼髯白甲低瓊戶我來取酒酌先生後車仍載胡琴女一聲冰鐵散巖谷海爲翻翻松爲舞爾來心賞

東坡養生集 遊覽

四卷
二五

復何人持節中即醉無伍獨臨斷岸撫出日紅波碧巘相吞吐徑尋我語覓餘聲拄杖彭鏗叩銅鼓長篇小字遠相寄一唱三嘆神悽楚江風海雨入牙頰似聽石室胡琴語我今老病不出門海山巖洞知何許門外桃花自開落牀頭酒甕生塵土前年開閣放柳枝今年洗心參佛祖夢中舊事時一笑坐覺俯仰成今古願君不用刻此詩東海桑田真旦暮

石曼卿卒爲仙人主芙蓉城曾通判海州

以山嶺高峻人路不通了無花卉點綴映
照使人以泥裏桃核爲彈拋擲於山嶺之
上一二歲間花發滿山爛如錦繡此一時
事也

登常山絕頂廣麗亭

西望穆陵關。東望琅邪臺。南望九仙山。北望空
飛埃。相將叫虞舜。遂欲歸蓬萊。嗟我二三子。狂
飲亦荒哉。紅裙欲先去。長笛有餘哀。清歌入雲
霄。妙舞纖腰回。自從有此山。白石封蒼苔。何嘗
有此樂。將去復徘徊。人生如朝露。白髮日夜催。
棄置當何言。萬劫終飛灰。

置之太白集中謂是子瞻詩人必不信

遊桓山記

元豐二年正月己亥晦，春服既成，從二三子遊於澗之上，登桓山，入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之琴，操履霜之遺音，曰噫嘻，悲夫！此宋司馬桓魋之墓也。或曰：鼓琴於墓，禮與？曰：禮也。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仲尼日月也，而魋以爲可得而害也，且死爲石椁，三年不成，古之愚人也。余將吊其藏，而其骨毛爪齒既已化爲飛塵，蕩爲冷風矣，而况於梓乎？况於從死之臣妾

東坡先生集

遊覽
四卷
二八

飯舍之貝玉乎？使魋而無知也，余雖鼓琴而歌，可也；使魋而有知也，聞余鼓琴而歌，知哀樂之不可常，物化之無日也，其愚豈不少瘳乎？二三子喟然而嘆，乃歌曰：桓山之上，維石嵯峨；兮司馬之惡，與石不磨；兮桓山之下，維水瀾瀾；兮司馬之藏，與水皆逝；兮歌闌而去，從遊者八人畢。仲孫舒煥、冠昌、朝王、適王、肆、軾之子、遇、煥之子、彥舉。

其藏與水逝，獨惡不磨人尚不悟耶。

陸君

獵會詩序

雷勝隴西人，以勇敢應募得官，爲京東第二將，武力絕人，騎射敏妙，按閱於徐徐人，欲觀其能，爲小獵城西，又有殿直鄭亮，借職繆進者，皆騎而從，弓矢刀鏃，無不精習，而駐泊黃岡，舉止如諸生，戎裝輕騎，出馳絕衆，客皆驚笑，樂甚，是日小雨，甫晴，土潤風和，觀者數千人。曹子桓云：建安十年，始定冀州，藏豹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春，勾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茂

東坡先生集

遊覽
四卷
二九

獸肥，與兄子丹獵於鄴西，手獲獐鹿，九狐兔，三十馳騁之樂，邊人武吏，日以爲常，如曹氏父子，橫槊賦詩，以傳於世，迺可喜耳。衆客旣各自寫其詩，因書其末，以爲異日一笑。

借曹子桓語，代已叙意，不復自措一語，遂覺趣足。此法惟東坡得之。

王聖俞

百步洪二首 并叙

王定國訪余於彭城一日棹小舟與顏長道携
盼英卿三子游泗水北上聖女山南下百步洪
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余時以事不得往夜着羽
衣佇立於黃樓上相視而笑以爲李太白死世
間無此樂三百餘年矣定國既去逾月余復與
錢塘參寥師放舟洪下追懷曩游已爲陳迹喟
然而嘆故作二詩一以遺參寥一以寄定國且
示顏長道舒堯文選同賦云

東坡養生集 遊覽

四卷
三十

長洪斗落生跳波輕舟南下如投梭水師絕叫
鳬鴈起亂石一線爭磋磨有如兕走鷹隼落珠
馬下注千丈坡斷絃離柱箭脫手飛電過隙珠
翻荷四山眩轉風掠耳但見流沫生千渦嶮中
得樂雖一快何異水伯夸秋河我生乘化日夜
逝坐覺一念逾新羅紛紛爭奪醉夢裡信荆
棘埋銅駝覺來俯仰失千劫同視此水殊委蛇
君看岸邊蒼石上古來鶻眼如蜂巢但令此心
無所住造物雖駛如余何回船上馬各歸去多

言曉曉師所呵

佳人未肯回秋波幼與欲語防飛梭輕舟弄水
買一笑醉中蕩漿肩相磨不學長安閭里俠貂
裘夜走燕脂坡獨將詩句擬鮑謝涉江共採秋
江荷不知詩中道何語但覺兩頰生微渦我時
羽服黃樓上坐見纖女初斜河歸來笛聲滿山
谷明月正照金叵羅奈何捨我入塵土擾擾毛
群欺臥馳不念空齋老病叟退食誰與同委蛇
時來洪上看遺迹恐見屐齒青苔窠詩成不覺
寒手冷無人呵

東坡養生集 遊覽

四卷
三一

詩中長於譬喻此法遂爲徐袁濫觴然皆
一喻累數句此又於四句中連用七喻

道京師而東水浮濁流陸走黃塵陂田蒼莽行者勅厭凡八百里始得靈壁張氏之園于汴之陽其外修竹森然以高喬木蓊然以深其中因汴之餘浸以爲陂池取山之怪石以爲巖阜蒲葦蓮芡有江湖之思椅桐桺栢有山林之氣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態華堂厦屋有吳蜀之巧其深可以隱其富可以養果蔬可以飽鄰里魚蟹筍茹可以饌四方之賓客余自彭城移守吳興

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下肩輿叩門見張氏之子碩碩求余文以記之維張氏世有顯人自其伯父殿中君與其先人通判府君始家靈壁而爲此園作蘭皋之亭以養其親其後出仕於朝名聞一時推其餘力日增治之于今五十餘年矣其木皆十圍岸谷隱然凡園之百物無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仕則怠其身必不仕則怠其君譬之飲食適於饑飽而已然仕罕能蹈其義

赴其節處者安於故而難出。出者徂於利而忘返。於是有違親絕俗之議。懷祿苟安之弊。今張氏之先君所以爲其子孫之計慮者遠且周。是故築室執園於汴泗之間。舟車冠蓋之衝。凡朝夕之奉。燕遊之樂。不求而足。使其子孫開門而出仕。則跬步市朝之上。閉門而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於以養生治性。行義求志。無適而不可。故其子孫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稱。處者皆有節士廉退之行。蓋其先君子之澤也。余爲彭城

二年樂其土風將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
余厭也將買田於泗水之上而老焉南望靈璧
雞犬之聲相聞隔巾杖屨歲時往來於張氏之
園以與其子孫遊將必有日矣元豐二年三月
二十七日記

記園亭而備出處之大節坡公真立言不
朽者也 楊用修

遊惠山 并叙

余昔爲錢塘倅，往來無錫，未嘗不至惠山。旣去五年，復爲湖州，與高郵秦太虛、杭僧參寥同至。覽唐處士王武陵、寶羣朱宿所賦詩，愛其語清簡，蕭然有出塵之姿，追用其韻，各賦三首。夢裏五年過，覺來雙鬢蒼。還將塵土足，一步漪蘭堂。俯窺松桂影，仰見鴻鶴翔。炯然肝肺間，已作冰玉光。虛明中有色，清淨自生香。還從世俗去，永與世俗忘。王武陵韻

東坡先生集 遊覽

四卷 三四

薄雲不遮山，疎雨不濕人。蕭蕭松徑滑，茱萸花鞋新。嘉我二三子，皎然無淄磷。勝遊豈殊昔，清句仍絕塵。千古泣舊史，疾謾歎小旻。哀哉扶風子，難與巢許鄰。寶羣韻

敲火發山泉，烹茶避林樾。明窗傾紫瑤，色味兩奇絕。吾生眠食耳，一飽萬想滅。頗笑玉川子，饑弄三百月。豈如山中人，睡起山花發。一甌誰與共，門外無來轍。朱宿韻

秦太虛

巖棹縱幽討，籃輿入青蒼。圓頂相邀迓，旃檀燎深堂。層巒淡如洗，傑閣森欲翔。林芳含雨滋，岫日隔林光。涓涓瀉清溜，靡靡傳幽香。俯仰佳覽眺，悠哉身世忘。

使君厭機械，所與惟散人。顧慙蒙葭陋，繆倚瓊枝新。上千青嶺磴，下屬白磷磷。洞天不知老，金界無棲塵。緬彼人間世，烏蟾閱青旻。詎得踵三隱，山阿相與鄰。

樓觀相復重，邈然閑深樾。九龍吐清泠，灑灑流曾未絕。畧能馳千里，真珠猶不滅。况復從茶僊，茲焉試葵月。岸巾塵想消散佳，興發何以慰遨嬉。操觚繼前轍，參寥

東坡先生集 遊覽

四卷 三五

山烟弄滅沒，山木含恣蒼。刺舟傍遙岸，理策升虛堂。周遭鴈層巒，矯矯如翱翔。下瞰平田流，澹然浮日光。青篁解初籜，篠洗雨聞新香。雖云迫前途，眞賞豈易忘。

松門暗朝雨，寂歷無行人。好鳥忽穿林，丹巖棹縱幽討，籃輿入青蒼。圓頂相邀迓，旃檀燎深堂。層巒淡如洗，傑閣森欲翔。林芳含雨滋，岫日隔林光。涓涓瀉清溜，靡靡傳幽香。俯仰佳覽眺，悠哉身世忘。使君厭機械，所與惟散人。顧慙蒙葭陋，繆倚瓊枝新。上千青嶺磴，下屬白磷磷。洞天不知老，金界無棲塵。緬彼人間世，烏蟾閱青旻。詎得踵三隱，山阿相與鄰。樓觀相復重，邈然閑深樾。九龍吐清泠，灑灑流曾未絕。畧能馳千里，真珠猶不滅。况復從茶僊，茲焉試葵月。岸巾塵想消散佳，興發何以慰遨嬉。操觚繼前轍，參寥

木鬱以新塔泉漱石齒照眼光磷磷使君
美無度卓犖遺囂塵風標傲竹柏談笑凌
霄曼何愧沈冥子卧霞吞結鄰
揚帆渡江來洗眼驚翠樾雲姿旣容裔島
弄更清絕凌梯訪前蹤璇璣亦未減嗟我
魚目光疇能綴明月狂墨掃琅玕風烟座
中發殊勝區中人蒞蒞走飛轍
發山泉發字難下三百月奇 劉須溪

端午遍遊諸寺得禪字

肩輿任所適遇勝輒留連焚香引幽步酌茗開
淨筵微雨止還作小窗幽更妍盆山不見日草
木自蒼然忽登最高塔眼界窮大千下峰照城
郭震澤浮雲天深沉既可喜曠蕩亦所便幽尋
未云畢墟落主晚烟歸來記所適耿耿清不眠
道人亦未寢孤燈同夜禪

先生自記吳興詩指微雨兩聯云自非至
吳越不見此境也

遊淨居寺 并叙

寺在光山縣南四十里大蘇山之南小蘇山之北寺僧居仁爲余言齊天保中僧思惠過此見父老問其姓曰蘇氏又得二山名歎曰吾師告我遇三蘇則住遂留結庵而父老竟無有蓋山神也其後僧智顗見思於此山而得法焉則世所謂思大和尚智者大師是也唐神龍中道岸禪師始建寺於其地廣明庚子之亂寺廢於兵火至乾興中乃復而賜名曰梵天云

東坡養生集 遊覽

四卷三八

十載遊名山自製山中衣願言畢婚嫁攜手老翠微不悟俗緣在失身陷危機刑名非宿學陷筭損積威遂恐死生隔永與雲山違今日復何日芒鞋自輕飛稽首兩足尊舉頭雙涕揮靈山會未散八部猶光輝願從二聖往一洗萬劫非徘徊竹溪月空翠搖煙霏鍾聲自送客山谷猶依依回首吾家山歲晚將焉歸

此詩凄然感蘇氏而作如對父兄 劉須溪

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

幽人無事不出門偶逐東風轉良夜參差玉宇飛木末絲繞香煙來月下江雲有態清自媚竹露無聲浩如瀉已驚弱柳萬絲垂尚有殘梅一枝亞清詩獨吟還自和白酒已盡誰能借不辭青春忽忽過但恐歡意年年謝自知醉耳愛松風會揀霜林結茅舍浮浮大甕長炊玉溜溜小槽如壓蔗飲中真味老更濃醉裏狂言醒可怕但當謝客對妻子倒冠落珮從嘲罵

東坡養生集 遊覽

四卷三九

安國寺尋春

臥聞百舌呼春風起尋花柳村村同城南古寺修竹合小房曲檻欹深紅看花嘆老憶年少對酒思家愁老翁病眼不羞雲母亂鬢絲強理茶煙中遙知二月王城外玉仙洪福花如海薄羅勻霧蓋新粧快馬爭風鳴雜佩玉川先生真可憐一生耽酒終無錢病過春風九十日獨抱添丁看花發

以上三首俱初赴黃州詩真景真情

遊武昌寒溪西山寺

連山蟠武昌。翠木蔚樊口。我來已百日。欲濟空搔首。坐看鷗鳥沒。夢逐麝麝走。今朝橫江來。一輩寄衰朽。高談破巨浪。飛屐輕重阜。去人曾幾何。絕壁寒溪吼。風泉兩部樂。松竹三益友。徐行欣有得。芝朮在蓬秀。西上九曲亭。衆山皆培塿。却看江北路。雲水渺何有。離離見吳宮。莽莽真楚藪。空傳孫郎石。無復陶公柳。爾來風流人。惟有漫浪叟。買田吾已決。乳水况宜酒。所須修竹

東坡養生集 遊覽

四卷 四十

林深處安井曰。相將踏勝絕。更裏三日換。

齊安無名山。而江之南武昌諸山中有浮

圖精舍。西曰西山。東曰寒谿。每風止日出。

子瞻杖策載酒。乘漁舟亂流而南。有廢亭

焉。其遺址甚狹。其旁古木數十。其大皆百

圍。千尺。不可加以斤斧。子瞻每至其下。輒

睥睨終日。一旦大風雷雨。拔去其一。斥其

所據。亭得以廣。遂相與營之。亭成而西山

之勝始具。子瞻於是。最樂。
蘇子由

鶴南飛

元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東坡生日也。置酒赤壁磯下。偕高峰。俯鶴巢。酒酣。笛聲起於江上。客有郭古二生。頗知音。謂坡曰。笛聲有新意。非俗工也。使人問之。則進士李委聞坡生日。作一曲。日鶴南飛。以獻呼之。使前則青巾紫裘。腰笛而巳。既奏新曲。又快作數弄。嘹然有穿雲裂石之聲。坐客皆飲滿。醉倒。委袖出佳紙一幅。曰。吾無求於公。得一絕句足矣。坡笑而從之。詩曰。山頭

東坡養生集 遊覽

四卷 四一

孤鶴向南飛。載我南遊到九疑。下界何人也。吹笛可憐時。復犯龜茲。

事妙人韻。光景如仙。怪先生此時便無奇。

句耳。
譚友夏

清泉寺

黃州東南三十里爲沙湖亦曰螺蛳店今將買田其間因往相田得疾聞麻橋人龐安時善醫而尊安時雖聾而穎悟過人以指畫字不盡數字輒了人深意余戲之曰余以手爲口君以眼爲耳皆一時異人也疾愈與之同遊清泉寺在蕪水郭門外二里許有王逸少洗筆泉水極甘下臨蘭溪水西流余作歌云山下蘭芽短浸溪松間沙路淨無泥蕭蕭暮雨子規啼誰道人生

東坡養生集 遊覽

四卷 四二

日極飲而歸

蕪水縣高醫龐安時治病無不愈其處方用意幾於古人自言心解初不從人授也得他人藥嘗之入口卽知其何物及其多少不差也

夜行蕪水

春夜行蕪水中過酒家飲酒醉乘月至一溪橋上解鞍少休及覺已曉亂山蔥蘢不謂人世也書此詞於橋上云

照野瀟瀟淺浪橫空曉微霄障泥未解玉驄驕我欲醉眠芳草可惜一溪明月莫教踏碎瓊瑤解鞍欲枕綠楊橋杜宇數聲春曉

小小點綴亦覺形超神越

東坡養生集 遊覽

四卷 四三

記承天夜遊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亦未寢相與步於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耳

造化佳勝往往而是只爲無閒身便至當面錯過讀此可爲恍然 王聖俞

後赤壁賦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於臨臯。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嘆曰：「有客無酒，有酒無饋，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願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携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

東坡先生集

遊覽

四卷

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栖

鵲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湧，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余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翩跹，過臨臯之下，揖予而言曰：「赤

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僂而不荅。鳴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前賦蒼莽而意感，後賦恍惚而神行，均極縹緲，而後賦尤不可着手。

陸君獻

東坡先生集

遊覽

四卷

記遊定惠院

黃州定惠院東小山上，有海棠一株，特繁茂，每歲盛開，必携客置酒，已五醉其下矣。今年復與參寥師、二三子訪焉，則園已易主，主雖市井人，然以予故，稍加培治。山上多老枳木，性瘦節，筋脉呈露如老人頂頸，花白而黃，如大珠累累，香色皆不凡。此木不爲人所喜，稍稍伐去，以予故，亦得不伐。既飲，往憩於尚氏之第。尚氏亦市井人也，而居處修潔，如吳越間人。竹林花圃皆可

東坡先生集 遊覽

四卷 四六

喜醉卧，小板閣上稍醒，聞坐客崔成老彈雷氏

悲風曉月，鏘鏘然，意非人間也。晚乃步出

城東，驚大木盆，意者謂可以注清泉，淪瓜李，遂寅緣小溝，入何氏韓氏竹園。時何氏方作堂竹間，既闢地矣，遂置酒竹陰下。有劉唐年主簿者，饌油煎餅，其名爲甚酥，味極美。客尚欲飲，而予忽興盡，乃徑歸。道過何氏小圃，乞其紫楠，移種雪堂之西。坐客徐君得之，將適園中，以後會未可期，請予記之。爲異日拊掌時，參寥獨不飲，踞

東坡先生集

取致幽冷

東坡先生集 遊覽

四卷 四七

記赤壁

黃州守居之數百步爲赤壁或言卽周瑜破曹公處不知果是否斷崖壁立江水深碧二鶴巢其上上有二蛇或見之遇風浪靜輒乘小舟至其下捨舟登岸入徐公祠非有洞穴也但山崦深邃耳圖經云是徐邈不知何時人非魏之徐邈也岸多細石往往有溫瑩如玉者深淺紅黃之色或細紋如人手指螺紋也旣數遊得二百七十枚大者如棗栗小者如芡實又得一古銅盆盛之注水粲然有一枚如虎豹首有口鼻眼處以爲群石之長

東坡養生集

遊覽

四卷
四八

記樊山

自余所居臨臯亭下亂流而西泊於樊山爲樊口或曰燔山歲旱燔之起龍致雨或曰樊氏居之不知孰是其上爲廬州孫仲謀汎江遇大風柁師請所之仲謀欲往廬州其僕谷利以刀擬柁師使泊樊口遂自樊口鑿山通路歸武昌今猶謂之吳王峴有洞穴土紫色可以磨鏡循山而南至寒谿寺上有曲山山頂卽位壇九曲亭皆孫氏遺跡西山寺泉水白而甘名菩薩泉泉所出石如人垂手也山下有陶母廟陶公治武昌旣病登舟而死於樊口尋繹故迹使人凄然仲謀獵於樊口得一豹見老母云何不逮其尾忽然不見今山中有聖母廟予十五年前過之見彼板彷彿有得一豹三字今亡矣

東坡養生集

遊覽

四卷
四九

石鐘山記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以爲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爲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東坡先生集 遊覽 四卷 五十
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硃硃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仞，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鶴，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鶴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

潏澎湃而爲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鏗鏘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鏗鏘者，魏獻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爲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從驚濤巨浪中夜泊絕壁下，爲山水開除訛謬，想山靈亦將拱立以俟，欲爲先生捧硯耳。

自記廬山詩

僕初入廬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見，殆應接不暇。遂發意不欲作詩，已而見山中僧俗皆云：蘇子瞻來矣，不覺作一絕云：芒屨青竹杖，自挂百錢遊。可怪深山里，人人識故侯。既自哂前言之謬，又復作兩絕云：青山若無素，偃蹇不相親。要識廬山面，他年是故人。又云：自昔懷清賞，神遊杳靄間。如今不是夢，真個在廬山。是日有以陳令舉廬山記見寄者，且行且讀，見其中云：徐凝東坡先生集 遊覽 五二 李白之詩，不覺失笑。旋入開先寺，王僧求詩，因作一絕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辭。飛流澌沫知多少，不與徐凝沈惡詩。往來山南北十餘日，以為勝絕，不可勝談。擇其尤者，莫如漱玉亭三峽橋，故作此二詩。最後與總老同遊西林，又作一絕云：橫看成嶺側成峰，到處看山了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僕廬山詩盡於此矣。

不以詩句爭勝，直收取廬山作懷袖中物。

廬山二勝 并叙

余遊廬山，南北得十五六奇勝，殆不可勝紀。而懶不作詩，獨擇其尤者作二首。

開先漱玉亭

高巖下赤日，深谷來悲風。擘開青玉峽，飛出兩白龍。亂沫散霜雪，古潭搖清空。餘流滑無聲，快寫鑊石供。我來不忍去，月出飛橋東。蕩蕩白銀闕，沉沉水精宮。願隨琴高生，脚踏赤鯨公。手持白芙蓉，跳下清冷中。

東坡先生集 遊覽 五二

栖賢三峽橋

吾聞太山石，積日穿綫溜。况此百雷霆，萬世與石鬪。深行九地底，峻出三峽右。長輪不盡溪，欲滿無底竇。跳波翻潜魚，震響落飛狖。清寒入骨髓，草木盡堅瘦。空濛煙靄間，洞金石奏響。響飛橋出，漱漱半月殼。玉淵神龍近，雷電亂晴晝。垂緋得清耳，可憐不可漱。

寫得是此興味，不復可措。劉須溪

同王勝之遊蔣山

到郡席不煖，居民空惘然。好山無十里，遺恨恐
他年。欲歛南朝寺，同登北郭船。朱門收畫戟，緝
字出青蓮。夾路蒼髯古，迎人翠麓偏。龍腰蟠故
國，鳥爪寄層巔。竹杪飛華屋，松根泣細泉。峰多
巧障日，江遠欲浮天。略約橫秋水，浮屠插暮烟。
歸來踏人影，雲細月娟娟。

此和介甫韻也。介甫讀至第八聯，撫几嘆
曰：老夫一生作詩，無此兩句。

東坡養生集 遊覽

四卷
五四

漁家傲

金陵賞心亭送王勝之龍圖王守金陵視事一
日移南郡

千古龍蟠并虎踞，從公一弔興亡處。渺渺斜風
吹細雨，芳草渡。江南父老留公住。公駕飛車
凌彩霧，紅鸞乘青鸞。却訝此洲名白鷺，非
吾侶。翩然欲下還飛去。

金山妙高臺

我欲乘飛車，東訪赤松子。蓬萊不可到，弱水三
萬里。不如金山去，清風半帆耳。中有妙高臺，雲
峯自孤起。仰觀初無路，誰信平如砥。臺中老此
丘，碧眼照窗几。嘒嘒玉爲骨，凜凜霜入齒。機鋒
不可觸，千偈如翻水。何須尋德雲，卽此比丘是。
長生未暇學，請學長不死。

其欽重佛印如此，長不死卽長生，騷語雜

禪 劉須溪

東坡養生集 遊覽

四卷
五五

歌者袁絢乃天寶之李龜年也。宣政間，供
奉九重，嘗言東坡公昔與客遊金山，適中
秋夕，天宇四垂，一碧無際，加江流傾湧，月
色如晝，遂共登金山山頂之妙高臺，命絢
歌其水調歌頭。曰：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
天。歌罷，公爲起舞。

海市 并叙

予聞登州海市久矣。父老云：常出於春夏。今歲晚，不復見矣。予到官五日而去，以不見爲恨。禱於海神廣德王之廟，明日見焉。乃作此詩。

東方雲海空，復空羣仙出。沒空明中，蕩搖浮世生。萬衆豈有貝闕藏珠宮？心知所見皆幻影，敢以耳目煩神工。歲寒水冷天地閉，爲我起鰲鞭。魚龍重樓翠，阜出霜曉異。事驚倒百歲，翁人間所得。容力取，世外無物誰爲雄？率然有請不我

東坡先生集 遊覽

四卷 五六

拒信我人厄。非天窮，潮陽太守南遷歸。喜見石廩堆，視融自言正。直對山鬼，豈知造物哀。龍鍾伸眉一笑，豈易得神之報汝？亦已豐。斜陽萬里孤鳥沒，但見碧海磨青銅。新詩綺語亦安用，相與變滅隨東風。

東坡乞得海市不時見光景神物亦能愛
魁磊之士乎 黃魯直

望海

登州遼萊閣上望海如鏡，而與天相際，忽有如黑豆數點者，郡人云海舶至矣。不一炊久，已至閣下。

數語耳，而海天之色在望。

東坡先生集 遊覽

四卷 五七

書參寥夢

僕在黃州，參寥自吳中來訪。館之東坡，一日夢見參寥所作詩，覺而記其兩句云：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後七年，僕出守錢塘，而參寥始卜居西湖智果院，院有泉出石縫間，甘冷宜茶。寒食之明日，僕與客泛湖自孤山來，謁參寥，汲泉鑽火烹黃蘗茶，忽悟所夢詩。兆於七年之夢，衆客皆驚嘆，知傳記所載非虛語也。元祐五年二月二十七日書。

南山

南山一尺雪。雪盡山蒼然。澗谷深自暖。梅花應已繁。使君厭騎從。車馬留山前。行歌招野叟。共步青林間。長松得高蔭。盤石堪醉眠。祇樂聽山鳥。携琴寫幽泉。愛之欲忘返。但苦世俗牽。歸來始覺遠。明月高峯顛。

此湖上南山詩使君先生自謂也諸集俱刻黃州爲題誤矣今從外集正之

東坡先生集 遊覽

四卷 五八

壽星院寒碧軒

清風蕭蕭搖窓扉。窓前修竹一尺圍。紛紛蒼雪落夏簾。冉冉綠霧沾人衣。日高山蟬抱葉響。人靜翠羽穿林飛。道人絕粒對寒碧。爲問鵝骨何緣肥。

如此詩有一點塵氣否但覺寒碧晶瑩浸人眉宇

臧字木蘭花

錢塘西湖有詩僧清順居其上自名藏春塢門前有二古松各有凌霄花絡其上順常晝卧其下子瞻爲郡一日屏騎從過之松風飄然順指落花覓句子瞻爲賦此詞

雙龍對起白甲蒼髯烟雨裏疎影微香下有幽人畫夢長湖風清軟雙鵲飛來爭噪晚翠颯紅輕時下凌霄百尺英

西湖多詩僧熙寧間有清順字怡然可久

東坡先生集 遊覽

四卷 五九

宇逸老所居皆湖山勝處而清順尤約介不妄交人無大故不入城市士夫有以米粟饋者受不過數斗益貯凡上日取二三合啖之蔬筍之供恒缺乏也東坡一日遊西湖僧舍壁間見小詩云竹暗不通日泉聲落如雨春風自有期桃李亂深塢問誰所作或以清順對卽日求得之聲名頓起

泛穎

我性喜臨水，得穎意甚奇。到官十日來，九日河
之涓。吏民笑相語，使君老而癡。使君實不癡，流
水有令姿。遠郡十餘里，不駛亦不遲。上流直而
清，下流曲而滿。畫船俯明鏡，笑問汝爲誰。忽然
生鱗甲，說我須與眉。散爲百東坡，頃刻復在茲。
此豈水薄相，與我相娛嬉。聲色與臭味，顛倒眩
小兒等。是兒戲物，水中少磷澗。趙陳兩歐陽，同
參天人師。觀妙各有得，共賦泛穎詩。

東坡養生集 遊覽

四卷 六十

知之者得其哀，怨不知者以爲豁達。

劉須溪

書曇秀詩

予在廣陵，與晁無咎、曇秀道人同舟送客。山光
寺客去，予醉臥舟中。曇秀作詩云：扁舟乘興到
山光，古寺臨流勝氣藏。慙愧南風知我意，吹將
草木作天香。予和云：閒裡清遊借隙光，醉時真
境發天藏。夢回拾得吹來句，十里南風草木香。
予昔對歐陽文忠公誦文與可詩云：美八却扇
生羞落，庭下花公云：此非與可詩。世問元有此
句，與可拾得耳。

東坡養生集 遊覽

四卷 六一

臨城道中作

并引

予初赴中山，連日風埃未嘗了了見太行也。今
將適嶺表，頗以是爲恨。過臨城內丘，天氣忽清
徹，西望太行，草木可數。岡巒北走，崖谷秀傑，忽
悟嘆曰：吾南遷其速，返乎退之衡山之祥也。書
以付適使志之。

送客何人著眼看，太行千里送征鞍。未應愚谷
能留柳，可獨衡山解識韓。

天竺寺 并引

予年十二先君自虔州歸爲予言近城山中天竺寺有樂天親書詩云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元從一寺分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鍾清下界聞遙想吾師行道處天香桂子落紛紛筆勢奇逸墨迹如新今四十七年矣予來訪之則詩已亡有刻石存焉感涕不已而作是詩

香山居士留遺跡天竺禪師有故家空詠連珠

東坡先生集 遊覽

四卷 六二

吟登壁已亡飛鳥失驚蛇林深野桂寒無子雨泥山薑病有花四十七年真一夢天涯流落淚橫斜

唐韜光禪師自錢塘天竺來住此山樂天守蘇日以此詩寄之

連珠疊壁謂此首尾重字境與詩適可如

此故自佳 劉須溪

碧落洞

嵯牙亂峰合見蕩絕壁橫遙知紫翠間古來仙釋并陽崖射朝日高處連玉京陰谷扣白月夢中遊化城果然石門開中有銀河傾幽龕入窈窕別戶穿虛明泉流下珠琲乳蓋交纓纓我行畏人知恐爲仙者迎小語輒響答空山自雷驚策杖歸去來治具煩方平

在英州下十五里 先生自注

東坡先生集 遊覽

四卷 六三

題廣州清遠峽山寺

軾與幼子過同遊峽山寺徘徊登覽想見長老壽公之高致但恨溪水太峻當少留之若於淙碧軒之北作一小閘漸爲澄潭使人過關上雷吼雪濺爲往來之奇觀若夏秋水暴自可爲啟閉之節用陰陽家說寺當少富云紹聖元年九月十三日

峽山寺

天開清遠峽，地轉凝碧灣。我行無遲速，攝衣步
屏顏。山僧本幽獨，乞食况未還。雲碓水自舂，松
門風爲關。石泉解娛客，琴筑鳴空山。佳人初翁
孫，遊戲暫人間。忽憶嘯雲侶，賦詩留玉環。林空
不可見，霧雨霾髻鬟。

傳奇所記孫恪袁氏事卽此寺至今有人

見白猿者 先生自注

廣德中有孫恪者遊洛中過袁氏女遂納

東坡先生集 遊覽

四卷
六四

爲室後十餘年同至峽山寺袁氏欣然改

服理髻詣老僧乃持一碧玉環獻僧曰此

是院舊物僧初不曉及齋罷有野猿數十

悲嘯捫蘿而躍袁氏惻然俄命筆題詩云

無端變化幾煙沉剛被恩情役此心不如

逐伴歸山去長嘯一聲煙霧深詩畢遂裂

衣化爲老猿追嘯者躍樹而去老僧方悟

曰乃貧道爲沙門時所養者碧玉環則胡

人所施繫於其頸者

題羅浮

紹聖元年九月二十七日東坡公遷於惠州羅
舟泊頭鎮明晨肩輿十五里至羅浮山入延祥
寶積寺禮天竺瑞像飲梁僧景泰禪師卓錫泉
品其味出江水上遠甚東三里至長壽觀又東
北三里至冲虛觀觀有葛稚川丹竈登朱仙者
朝斗壇觀壇上所獲銅龍六魚一壇北有洞曰
朱明蒸養不可入水出洞中鱗鳴如琴筑水中
皆菖蒲生石上道士鄧守安字道立有道者也

東坡先生集 遊覽

四卷
六五

訪之適出坐遺屐軒望麻姑峰方飲酒進士許

毅來遊呼與飲既醉還宿寶積中閣夜大風山

燒壯甚有聲晨粥已還舟憩花光寺從遊者幼

子過巡檢史珏寶積長老齊德延祥長老紹冲

冲虛道士陳熙明山中可遊而未暇者明福宮

石樓黃龍洞期以明年三月復來

信筆寫去藹則可喜

遊羅浮山一首示兒子過

人間有此白玉京、羅浮見日雞一鳴、南樓未必
齊日觀、鬱儀自欲朝朱明、東坡之師抱朴老、真
英早已交前生、玉堂金馬久流落、寸田尺宅今
歸耕、道華亦嘗啖一棗、弊虛正欲仇三彭、鐵橋
石柱連空橫、杖藜欲趁飛猿輕、雲谿夜逢瘠虎
伏斗壇、畫出銅龍狩小兒、少年有奇志、中霄起
坐有黃庭、近者戲作凌雲賦、筆勢髣髴離騷經、
負書從我盍歸去、羣仙正草新宮銘、汝應奴隸
東坡養生集 遊覽 四卷 六六
蔡少霞我亦季孟山玄卿、還須略報老同叔、羣
糧萬里尋初平、

劉夢得有詩記羅浮夜半見日事、山不甚
高而夜見日此可異也、山有二樓、今延祥
寺在南樓下、朱明洞在冲虛觀後、云是蓬
萊第七洞天、唐永樂道士侯道華竊食鄧
天師藥仙去、永樂有無核聚人不可得道
華獨得之、予在岐下亦嘗得食一枚、唐僧
契虛過人導遊稚川仙府、真人問曰汝絕

三彭之仇乎、虛不能荅、山有鐵橋、石柱人
罕至者、又有啞虎、巡山冲虛觀後有朱真
人朝斗壇、近於壇上獲銅龍六、銅魚一、唐
有夢銘云、紫陽真人山玄卿撰、又有蔡少
霞者、夢遺書牌題云、五雲閣吏蔡少霞書
先生自注

東坡養生集 遊覽

四卷 六七

羅浮異境

有官吏自羅浮都虛觀進長壽中路觀見道室數十間有道士據檻坐見吏不起吏大怒使人詰之至則入室皆亡矣乃知羅浮凡聖雜處似此等異境平生修行人有不得見者更何人乃獨見之正使一凡道士見已不起何足怒吏無狀如此得見此者必前緣也

東坡養生集 遊覽

四卷 六八

浣溪沙

紹聖元年十月十三日與程卿令侯晉叔歸安薄譚汲遊大雲寺野飲松下設松黃湯作此闕余近釀酒名萬家春蓋嶺南萬戶酒也

羅襪空飛洛浦塵錦袍不見謫仙人携壺藉草亦天真玉粉輕黃千歲藥雪花浮動萬家春醉歸江路野梅新

記遊白水山

紹聖元年十月十二日與幼子過遊白水山佛跡院浴於湯池熱甚其源殆可以熟物循山而東少北有懸水百仞山八九折折處輒爲潭深者礎石五丈不得其所止雪濺雷怒可喜可畏水崖有巨人跡數十所謂佛迹也暮歸倒行觀山燒火甚俛仰度數谷至江上月出擊汰中流掬弄珠壁到家二鼓矣復與過飲酒食餘甘煮菜顧影頽然不復能寢書以付過東坡翁

東坡養生集 遊覽

四卷 六九

不用虛而韻足不模寫而景足如畫家蕭蕭數筆含意無窮此等在坡集皆上乘也
王聖俞

白水山佛迹巖

何人守蓬萊。夜半失左股。浮山若鵬鷖。忽展垂天羽。根株互連絡。崖巘爭吞吐。神工自爐鑪。融液相綴補。至今餘隙罅。流出千斛乳。方其欲合時。天匠麾月斧。帝觴分餘瀝。山谷醉后土。峰巒尚開闢。澗谷猶呼舞。海風吹未凝。古佛來步武。當時汪罔氏。投足不蓋拇。青蓮雖不見。千古落花雨。雙谿匯九折。萬馬騰一鼓。奔雷濺玉雪。潭洞開水府。潛鱗有饑蛟。掉尾取渴虎。我來方醉東坡先生集 遊覽 四卷 七十

羅浮之東麓也在惠州東北二十里 先生注坡詩之妙子美以來一人而已其叙事簡當而不害其爲工如虎飲水潭上有蛟尾而食之只着渴字便見飲水意且屬對親切他人不能到也 唐子西

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風亭下梅花盛開

春風嶺上淮南村。昔年梅花曾斷魂。予昔赴黃州。春風嶺上見梅花。有雨絕句。明年正月往岐亭道上賦詩云。去年今日關山路。細雨梅花正斷魂。豈知流落復相見。蠻風蜩雨愁黃昏。長條半落。荔支浦。臥樹獨秀。枕柳園。豈惟幽光留夜色。直恐冷艷排冬溫。松風亭下荆棘裡。兩株玉蕊明朝暎。海南仙雲嬌墜初。月下縞衣來叩門。酒醒夢覺起繞樹。妙意有在終無言。先生獨飲東坡先生集 遊覽 四卷 七十一

再用前韻

羅浮山下梅花村。玉堂爲骨冰爲魂。紛紛初疑月挂樹。耿耿獨與參橫昏。先生索居江海上。悄如病鶴栖荒園。天香國艷肯相顧。知我酒熟詩清溫。蓬萊宮中花鳥使。綠衣倒挂扶桑暎。抱荒窺我方醉卧。故遣啄木先敲門。麻姑過君急酒掃。鳥能歌舞花能言。酒醒人散花寂寂。惟有落葉黏空樽。

今人梅花詩詞多用參橫字蓋出柳子厚
龍城錄所載趙師雄事然此實妄書或以
爲劉無言所作也其詩云東方已白月落
參橫且以冬半視之黃昏時參已見至丁
夜則西沒矣安得將旦而橫乎秦少游詩
月落參橫畫角哀暗香消盡令人老承此
誤也唯東坡云紛紛初疑月挂樹耿耿獨
與參橫昏乃爲精當老杜有城據朝來客
天橫醉後參之句以全篇攷之蓋初秋所

東坡先生集 遊覽

四卷
七十二

作也 洪容齋

嶺南珍禽有倒挂子綠毛紅喙如鸚鵡而
小自東海來非塵埃間物也一云倒挂鳥
身形如雀而羽五色日間焚好香則收而
藏之羽翼間夜則張尾翼而倒挂以放香

殘臘獨出 二首

幽尋本無事。獨往意自長。釣魚豐樂橋。採杞道
遙堂。羅浮春欲動。雲日有清光。處處野梅開。家
家臘酒香。路逢眇道士。疑是左元放。我欲從之
語。恐復化爲羊。

江邊偶微行。詰曲背城市。平湖春草合。步到栖
禪寺。堂空不見人。老樺掩閑扉。所營在一食。食
已寧復事。客來豈無得。施子淨掃地。風松獨不
靜。送我作鼓吹。

東坡先生集 遊覽

四卷
七十三

野步

惠州近城數小山。類蜀道春與進士許穀野步
會意處飲之且醉作詩以記適參寥專使欲歸
使持此以示西湖之上諸友庶使知余未嘗一
日忘湖山也。

夕陽飛絮亂平蕪。萬里春前一酒壺。鐵化雙魚
沉遠素。驀分二嶺隔中區。花曾識面香仍好。鳥
不知名聲自呼。夢想平生消未盡。滿林煙月到

西湖

看花

正月二十六日偶與數客野步嘉祐僧舍東南
野人家。雜花盛開。扣門求觀。主人林氏媼出。應
白髮青裙。少寡獨居三十年矣。感嘆之餘。作詩
記之。

縹帶細枝出絳房。綠陰青子送春忙。娟娟泣露
紫含笑。焰焰燒空紅佛桑。落日孤煙知客恨。短
籬破屋爲誰香。主人白髮青裙。子美詩中黃
四娘。

東坡先生集

遊覽

四卷
七四

含咲花嶺南所出。有大含笑。小含笑。其花
常若苗苗之未敷者。故有含咲之名。小笑
春日開舊有詩云。大笑何如小笑香。紫花
那似白花粧。徐文長紅佛桑詩云。天雞呼
罷日纔上海。蜃樓高霞正。惟此時。此花染
欲醉。是株是朵。茜成行。其花四時常開。俗
呼照殿紅。

江郊詩 并引

惠州歸善縣治之北數百步。抵江少西。有磐石
小潭。可以垂釣。作江郊詩云。

江郊蔥蘢。雲水蒨綸。碣岬斗入。洞潭輪轉。先生
悅之。布席閒燕。初日下照。潛鱗俯見。意釣忘魚。
樂此竿綫。優哉悠哉。玩物之變。

東坡先生集

遊覽

四卷
七五

江月

嶺南氣候不常。吾嘗云。菊花開時。乃重陽。涼天
佳月。卽中秋。不須以日月爲斷也。今歲九月殘
暑方退。既望之後。月出愈遲。然予常夜起。登合
江樓。或與客遊豐湖。入栖禪寺。扣羅浮道院。登
逍遙堂。逮曉乃歸。杜子美云。四更山吐月。殘夜
水明樓。此殆古今絕唱也。

謂望後月遲。每夜或一更或二更。愈遲愈
佳。乃是實見如此。故看得杜詩別。劉須溪

和歸田園居六首 有引 謝二首

三月四日遊白水山佛迹巖沐浴於湯泉脂髮
於懸瀑之下浩歌而歸肩輿却行以與客言不
覺至水北荔枝浦上晚日蔥蘢竹陰蕭然時荔
子纍纍如芡實矣有父老八十五指以告余曰
及是可食公能携酒來遊乎意忻然許之歸卧
既覺聞兒子過誦淵明歸田園居六首乃悉次
其韻始余在廣陵和淵明飲酒二十首今復爲
此要當盡和其詩乃已耳今書以寄妙總大士
東坡先生集 遊覽 四卷 七六

蔡寥子

其一

環州多白水際海皆蒼山以彼無盡景寓我有
限年東家著孔丘西家著顏淵市爲不二價農
爲不爭田周公與管蔡恨不茅三間我飽一飯
足薇蕨補食前門生餽薪米救我厨無煙斗酒
與隻雞醉歌饒華顛禽魚豈知道我適物自閑
悠悠未必爾聊樂我所然

其二

窮猿旣投林疲馬初解鞅心空飽新得境熱夢
餘想江鷗漸馴集蜚叟已還往南池綠錢生北
嶺紫笋長提壺豈解飲好語時見廣春江有佳
句我醉墮渺茫

其三

老人八十餘不識城市娛造物偶遺漏同儕盡
丘墟平生不渡江水北有幽居手插荔枝子合
抱三百株莫言陳家紫甘冷恐不如君來坐樹
下飽食携其餘歸舍遺兒子懷抱不可虛有酒
東坡先生集 遊覽 四卷 七七

持飲我不問錢有無

其四

坐倚朱藤杖行歌紫芝曲不逢商山翁見此野
老足願同荔枝社長作雞黍局教我同光塵月
圓不勝燭霜曉散氛祲廓然似朝旭

莊子云月固不勝火郭象曰大而暗不若
小而明余爲更之曰明於大者必晦於小
月能燭天地而不能燭毫釐此其所以不
勝火也然卒之火勝月勝耶 先立自注

游博羅香積寺 并引

寺去縣七里三山犬牙夾道皆美田麥禾甚茂
寺下谿水可作碓磨若築塘百步開而落之可
轉兩輪舉因杵也以屬縣令林抃使督成之
二年流落鰥魚鄉朝來喜見麥吐莖東風搖波
舞淨綠初日泫露酣嬌黃汪汪春泥已投膝刻
刻秋穀初分秧誰言萬里出無友見此二美喜
欲狂三山屏擁僧舍小一谿雷轉松陰涼要令
水力供杵磨與相地脉增隄防霏霏落雪看收
東坡養生集 遊覽 四卷 七八
頽隱隱叠鼓聞春糠散流一吸雲子白炊裂十
字瓊肌香豈惟牢九薦古味要使與一流仙漿
詩成捧腹便絕倒書生說食真膏肓
誰浪白喜骨韻俱飛

與林濟甫

眉兵至承惠書具審尊體佳勝眷愛各安某與
幼子過南來餘皆留惠州生事狼狽勞苦萬狀
然胸中亦自有條然處也今日到海峽地名遞
角場明日順風即過矣回望鄉國真在天末留
書為別未問遠惟以時自重

此數語坡公自畫過海圖也 李卓吾

東坡養生集 遊覽

四卷 七九

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參橫斗轉欲三更苦雨終風也解晴雲散月明
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空餘魯叟乘桴意粗
識軒轅奏樂聲九死南荒吾不恨茲遊奇絕冠
平生

人以渡海困苦先生迺先生翻快奇遊要
知不比尋常排遣直是慧性絕人便得無
量解脫

夢中得句

行環僦間肩輿坐睡夢中得句云千山動鱗甲
萬谷酣笙鐘覺而遇清風急雨戲作此數句
四州環一島百洞蟠其中我行西北隅如度月
半弓登高望中原但見積水空此生當安歸因
顧真途窮眇觀大瀛海坐詠談天翁茫茫太倉
中一米誰雌雄幽懷忽破散永嘯來天風千山
動鱗甲萬谷酣笙鐘安知非羣仙釣天宴未終
喜我歸有期舉酒屬青童急雨豈無意催詩走
東坡先生集 遊覽 四卷 八十
羣龍夢雲忽變色笑雷亦改容應怪東坡老顏
衰語徒工久矣此妙聲不聞蓬萊宮

入開元寺

曳杖入寺門韓杖挹世尊我是玉堂仙謫來海
南村多生宿業盡一氣中夜存旦隨老鴉起饑
食扶桑暎光圓摩尼珠照曜玻璃盆來從佛印
可稍覺魔慙奔閑看樹轉午坐到鍾鳴昏收歛
平生心耿耿聊自溫

東坡養生集 遊覽

息軒在天慶司命官

四卷 八一

無事此靜坐一日似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
四十黃金幾時成白髮日夜出開眼三十秋速
如駒過隙是故東坡老貴汝一念息時來登此
軒日送過海席家山歸未得題詩寄屋壁
若能處置此生常似今日人世間何藥能
有此效既無反惡又省藥錢此方人人收
得但苦無好湯使多嚙不下 先生自記

上元

已卯上元予在僊耳有老書生數人來過曰良月佳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從之步城西入僧舍歷小巷民夷雜揉酤粉然歸舍已三鼓矣舍中掩關熟寢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爲得失問先生何笑蓋自笑也然亦笑韓退之釣魚無得更欲遠去不知走海者未必得大魚也

君欲釣魚須遠去大魚豈肯居沮洳退之

作此詩時年二十四與先生此時異矣

東坡先生集 遊覽

四卷
八二

上巳

海南人不作寒食而以上巳上冢予携一瓢酒尋諸生皆出矣獨老符秀才在因與飲至醉符蓋僊人之安貧守靜者也

老鴉街肉紙飛灰萬里家山安在哉蒼耳林中太白過鹿門山下德公回管寧投老終歸去王式當年本不來記取城南上巳日木綿花落刺桐開

破宿海中

余自海康適合浦遭連日大雨橋梁盡壞水無津涯自興廉村淨行院下乘小舟至官寨聞自此以西皆漲水無復橋船或勸乘蜃舟并海即白石是日六月晦無月破宿大海中天水相接疎星滿天起坐四顧太息吾何數乘此險也已濟徐聞復厄於此乎過予在旁鼾睡呼不應所撰易書論語皆以自隨而世未有別本撫之而嘆曰天未欲使從是也吾輩必濟已而果然七

東坡先生集 遊覽

四卷
八三

月四日合浦詩時元符三年也

在大海中取數卷書來作把柄夫豈漫然

許敬宗硯	書鳳味硯
青州石末硯	購硯
墨品 <small>三則</small>	試墨書
過柳仲遠試墨	石墨
李廷珪墨 <small>二則</small>	書別造高麗墨
書所造油烟墨	雪堂義墨
書海南墨 <small>二則</small>	記海南作墨
墨磨人	書孫叔靜諸葛筆
諸葛筆	散卓筆
東坡養生集 <small>目錄</small>	五卷
吳說筆 <small>二則</small>	即奇筆
錢塘程奕筆	南兔毫
熟毫 <small>二則</small>	藏筆
把筆	六合麻紙
布頭牋	海苔紙
書嶺南紙	書鄭君乘絹紙
古鏡	靈壁石
金鐔	古編鍾
與彥正判官	與朱厚叔

與文與可	與滕達道
書贈王元直	記與安節飲
道調	與蔡景繁 <small>二一首</small>
朝雲詩 <small>并引</small>	朝雲生日致語
定風波	付張惠蒙
付龔行信	贈卓契順
書淵明酬劉柴桑詩	
取司馬溫公布衾銘後	
香說	書四戒
東坡養生集 <small>目錄</small>	五卷
	四
東坡養生集 <small>目錄</small>	

東坡養生集第五卷

江左王如錫編

服御

沈香山子賦

古者以芸為香以蘭為芬以鬱鬱為祿以脂蕭為焚以椒為塗以蕙為薰杜衡帶屈首蒲薦文麝多忌而本類蘇合若薌而實葷嗟吾知之幾何為六人之所分方根塵之起滅常顛倒其天君每求似於髣髴或鼻勞而妄聞獨沈水為近

東坡養生集服御

五卷

正可以配蓆匍而並云矧僭崖之異產實超然而不羣既金堅而玉潤亦鶴骨而龍筋惟膏液之內足故把握而兼斤顧占城之枯朽宜燬釜而燎蚊寔彼小山嶢然可欣如太華之倚天象小孤之挿雲往壽子之生朝以寫我之老懃于方面壁以終日豈亦歸田而自耘幸置此於几席奏幽芳於枕幃無一往之發烈有無窮之氤氲蓋非獨以飲東坡之壽亦所以食黎人之芹也

十二琴銘

震陵孤桐

震陵孤桐下陽岑音如澗泉響深林二聖元祐歲丁卯器巧名之張益老

香林八節

河渭之水多土其聲厚以沉江漢之水多石其聲激而清香林八節是謂天地之中山水之陰

號鍾

薄則播厚則石侈則哆弁則鬱長甬則震無此

東坡養生集服御

五卷

五疾則鳴而中律是謂號鍾之實

玉磬

其清越以長者玉也聽萬物之秋者磬也實如是中藜藿不再食以是樂饑不以告糴

松風

忽乎青蘋之末而生有極於萬竅號怒而實無失其蕩枝蟠葉震而勝其枯風鳴松耶松鳴風耶

古嫺黃

於石補天之年、截斃此竹之音、雖不可得見、吾知古之猶今、木聲犁然、當於人心、非參寥者、孰鉤其深、

南風

聲歌南風、舜作則、欲報父母天罔極、

歸鶴

琴聲三叠、舞胎仙、肉飛不到夢所傳、白鶴歸來、見曾玄、院頭松風入朱絃、

秋風

東坡養生集 履御

五卷

秋風度而草木先驚、感秋者絃直而志不平、攬變衰之色、爲可憐之聲、不戰者善將傷手者代、阮悲莫悲於湘濱、樂莫樂於濠上、

漁樵

撥袂大須、蕭然於萬物之表、槁項黃馘、闐然於一葉之航、與鷗鷺而物化、發山水之天光、驚潛魚而出聽、是謂漁樵、

九州瑣

釣漁得九州之瑣、避紂得九州之王、湮泥乎射

斛之谷、委蛇乎鳳凰之堂、其音不與、惟德之常、

天球

天球至意、合以人力、作者七人、傳以華國、有蔚者相、僵于下陽之庭、奏刀而玉質、成器而金聲、山川昇之耶、其天性之耶、

按十二琴銘、又見山谷集、題曰張益老十

二琴銘、下注一損字、其名之異者、震陵孤

桐、日淵泉、古嫺黃、日嫺黃、歸鶴、日舞胎仙、

秋風、日秋思、九州瑣、日九井瑣、其字之異、

東坡養生集 履御

五卷

者、響深林、日鳴深林、器巧名之、日器而名之、山水之陰、日山水之音、侈則侈、日侈則、篴寶如是、日室如是、失其蕩枝、蟠葉、日夫、其日播葉、松鳴風、日松鳴風、乎大須、日夫須、一葉、日一葦、潛魚、日潛鱗、天球至意、日至音、合以人力、日不以下陽之庭、日霆其句之異者、激而清、日清而不深、雲而勝其枯、日實其實、而脫其枯、日釣魚而得九井之瑣、避紂而遇六州之王、聽萬物之秋、

下多一聲字雖不可得見少一見字維德
之常維字下多一其字二集異同互有失
得然爲蘇爲黃總莫辨也詩錄之以俟博
雅者考焉

天石研銘

軾年十二時於所居紗縠行宅隙地中與羣兒
鑿地爲戲得異石如魚脣溫瑩作淺碧色表裏
皆細銀星扣之鏗然試以爲研甚發墨無貯水
處先君曰是天研也有研之德而不足於形耳
因以賜軾曰是文字之祥也軾寶而用之且爲
銘曰

一受其成而不可更或全於德或全於形均此
二者顧予安取仰唇俯足世固多有

元豐二年秋余得罪下獄家屬流離書籍
散亂明年至黃州求硯不復得以爲失之
矣七年七月舟行至當塗發舊書笥忽復
見之喜甚以付迨過其匣雖不玉乃先君
手刻其受硯處而使工人就成之者不可
易也

若取全於形者手則仰唇俯足世固多有
其柰非佳硯何哉思起舍蓄如比 王聖俞

丹石硯銘 并叙

唐林父遺余丹石硯。粲然如芙蓉之出水。殺墨而宜筆。盡硯之美。唐氏譜天下硯。而獨不知茲石之所出。余蓋知之。銘曰。

彫池紫淵。出日所浴。蒸為赤霓。以貫陽谷。是生斯珍。非石非玉。因材制用。璧水環復。耕予中洲。孰我玄業。投種則獲。不炊而熟。妙有感悟。

東坡養生集 服御

五卷

鳳味硯銘 并序

北苑龍焙山。如翔鳳下飲之狀。當其味。有石蒼黑。紋如玉。熙寧中。太原王順以為硯。余名之曰鳳味。然其產不富。或以歸驛。灘石為之。狀酷類而多拒墨。時方為易傳。銘曰。

陶土塗鑿山石。玄之靈。穎之賦。涵清泉。闕重谷。聲如銅。色如鐵。性消堅。善凝墨。棄不取。長太息。招伏羲。揖西伯。發秘藏。與有力。非相待。為誰出。

洮河石硯銘

洮之礪。發金鐵。琢而泓。堅密澤。郡洮岷。至中國。棄矛劍。參筆墨。歲丙寅。斗東北。歸予者。黃魯直。咄咄。王聖俞。

東坡養生集 服御

五卷

石鼎銘

張安道以遺子。由子由以為紙生日之餽。銘曰。石在洛書。蓋隸從華。矢帑醫砭。皆金之職。有堅而忍。為釜為鬲。居然不炎。允有三德。三德頌也。吾取以為規矣。

却鼠刀銘

野人有刀不愛遺予長不滿尺劍鉞之餘文如連環上下相繆錯之則見或漫如無昔所從得戒以自隨畜之無害暴點是除有穴於垣侵堂及室跳牀撼幕終夕窅窅叱訶不去啖嚙棗栗掀瓦抵缶去不遺粒不擇道路仰行躡壁家爲兩門窘則旁出輕趨捷猾忽不可執吾刀入門是去無迹又有甚者聚爲妖怪晝出羣鬪相視睚眦舞於端門與主雜居猶見不噬又乳於家

東坡養生集 服御

五卷 九

徃於永氏謂世皆然亟磨吾刀漿水致前炊未及熟蕭然無蹤物豈有是以爲不誠試之彌旬爲藥以驚夫猶鷺禽晝巡夜伺拳腰弭耳目不及顧鬚搖於父走赴如霧碎首屠腸終不能去是獨何爲宛然尺刀匣而不用無有爪牙彼孰爲畏相率以逃嗚乎嗟夫吾苟有之不言而論是亦何勞

字字痛罵小人實有所感之文 鍾伯敬

獅子屏風贊 并叙

潤州甘露寺有唐李衛公所留陸探微畫獅子板余自錢塘移守膠西過而觀焉使工人摹之置蓋公堂中且贊之曰

圓其目仰其鼻奮其鬚吐舌威見齒舞其足前其耳左顧右擲喜見尾雖猛而和蓋其威嚴嚴高堂護燕几啼呼顛沛走百鬼嗟乎妙哉古陸子

字挾飛揚之勢

東坡養生集 服御

五卷 十

文與可畫墨竹屏風贊

與可之文其德之糟粕與可之詩其文之毫末詩不能盡溢而爲書變而爲畫皆詩之餘其詩與文好者益寡有好其德如好其畫者乎悲夫

先生嘗稱與可有四絕詩一楚詞二草書

三畫四司馬溫公稱其襟韻灑灑如晴空

秋月塵埃不到其爲人可知矣元豐初出

守吳興至宛丘驛忽留不行沐浴衣冠正

坐而逝

偃松屏贊 并引

余爲中山守始食北嶽松膏爲天下冠其水理
整密瘠而不瘠信植物之英烈也請居羅浮山
下地煖多松而不識霜雪如高才勝人生綺紈
家與孤臣孽子有間矣士踐憂患安知非福幼
子過從我南來畫寒松偃蓋爲護首小屏爲之
贊曰

燕南趙北大茂之麓天偃雪峰地裂冰谷凜然
孤清不能無生生此偉奇北方之精蒼皮玉骨

東坡養生集 服御

五卷

硤硤營營方春不知沍寒秀發孺子介剛從我
炎荒霜中之英以洗我瘴

贊與引互發以自鳴

魚枕冠頌

瑩淨魚枕冠細觀初何物形氣偶相值忽然而
爲魚不幸遭網罟剖魚而得枕方其得枕時是
枕非復魚湯火就模範曉然冠五嶽方其爲冠
時是冠非復枕成壞無窮已究竟亦非冠假使
未變壞送與無髮人簪導無所施是名爲何物
我觀此幻身已作露電觀而况身外物露電亦
無有佛子慈闍故願受我此冠若見冠非冠卽
知我非我五濁煩惱中清淨常歡喜

東坡養生集 服御

五卷

僕在黃岡時戲作此等語十數篇漸復忘
之元祐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同僚早出獨
坐玉堂忽憶此二首聊復錄之翰林學士

眉山蘇軾記

觀棋 并引

予素不解棋。嘗獨遊廬山白鶴觀。觀中人皆闔戶。晝寢。獨聞棋聲於古松流水之間。意欣然。喜之。自爾欲學。然終不解也。兒子過。乃粗能者。僂守張中日從之戲。予亦隅坐竟日。不以爲厭也。五老峰前。白鶴遺趾。長松蔭庭。風日清美。我時獨遊。不逢一士。誰與棋者。戶外屨二。不聞人聲。時聞落子。紋枰坐對。誰究此味。空鉤意釣。豈在魴鯉小兒。近道剝啄。信指勝固。欣然敗亦可喜。

東坡養生集 服御

五卷 十三

優哉悠哉。聊復爾耳。

如此小技。販夫傭兒。皆能擅場。而大聰明人。反爾不解。欲學無路。慧業自有大小造。化別有予奪。可爲一笑也。

謝友夏

雙石詩 并引

至揚州獲二石。其一綠色。岡巒迤邐。有穴達于背。其一玉白。可鑒。漬以盆水。置几案間。忽憶在潁州日。夢人請住一官府。榜曰仇池。覺而誦杜子美詩曰。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乃戲作小詩爲僚友一笑。

夢時良是覺時非。汲水埋盆故自癡。但見玉峰橫太白。便從鳥道絕巖巖。眉秋風與作烟雲意。曉日令涵草木姿。一點空明是何處。老人真欲住仇池。

東坡養生集 服御

五卷 十四

仇池。

僕所藏仇池石。希代之寶也。王晉卿以小詩借觀。意在於奪錢穆父。王仲至以爲不可許。獨蔣穎叔不然。今日穎叔見訪。親觀此石之妙。遂海前語。賦以謂晉卿。豈可終閉不予者。若能以韓幹二散馬易之者。蓋可許也。

先生自記

壺中九華詩 并引

湖口人李正臣蓄異石九峰玲瓏宛轉若窗櫺然予欲以百金買之與仇池石爲偶方南還未暇也名之曰壺中九華且以詩記之

清谿電轉失雲峰夢裏猶驚翠掃空五嶺莫愁千嶂外九華今在一壺中天池水落層層見玉女窗明處處通念我仇池太孤絕百金歸買碧玲瓏

湖口民李正臣得奇石九峰相倚蘇子瞻

東坡養生集 服御

五卷十五

戲名曰壺中九華又有老巫鄒生以三奇

石隨高下體著成屏風三疊余戲名曰肘

後屏風疊他日湖中石百怪並出常以此

兩石爲祖云二石色紺青嵌孔貫穿擊之

鏗鏗而視之峩峩雲雨之上諸峰隱見忽

然疑於九十嶺五老峰之疑於五六也揭

而視俗以求賞音吾見其支臂酷於牆角

也世有出塵之固然後此石爲蕭灑綠爾

黃魯直

海石

文登蓬萊閣下石壁千丈爲海浪所戰時有碎裂洶灑歲久皆圉然可愛土人謂此彈子渦也取數百枚以養石菖蒲且作詩遺垂慈堂老人蓬萊海上峰玉立色不改孤根捍滔天雲骨有破碎陽炭殺廉角陰火發光采纍纍彈丸間項細成珠琲闊浮一漚耳真妄果安在我持此石歸袖中有東海垂慈老人眼俯仰了大塊置之盆盎中日與山海對明年菖蒲根連絡不可解

東坡養生集 服御

五卷十六

儻有蟠桃生且莫驚可待

我携此石歸袖中有東海山谷曰此詩謂之句中眼學者不知此妙韻終不勝

龍尾硯歌 并引

余舊作鳳咮石硯銘其畧云蘇子一見名鳳咮
坐令龍尾羞牛後已而求硯於歛歛人云子自
有鳳咮何以此爲蓋不能平也奉議即方君彥
德有龍尾大硯奇甚謂余若能作詩少解前語
者當奉餉乃作此詩

黃琮白琥天不惜顧恐貪夫死懷璧君看龍尾
豈石材玉德金聲寓於石與天作石來幾時與
人作硯初不辭詩成鮑謝石何與筆落鍾王硯

東坡養生集 風御

五卷
十七

不知錦茵玉匣俱塵垢擣練支牀亦何有况嘆
蘇子鳳咮銘戲語相嘲作牛後碧天照水風吹
雲明窓大凡清無塵我生天地一閑物蘇子亦
是支離人麤言細語都不諱春蚓秋蛇隨意畫
願從蘇子老東坡仁者不用生分別

此序如此他人則有患得之心俟歛之不
暇矣既片讀詩乃得其妙 劉須溪

張近幾仲有龍尾子石硯以銅劍易之

我家銅劍如赤蛇君家石硯蒼壁櫛而窪君持
我劍向何許大明宮裏玉似鳴銜牙我得君硯
亦安用雪堂窗下爾雅箋蟲魚三物與人初不
異飄落高下隨風花刺織玉具皆外物視草草
玄無等差君不見秦趙城易璧指圖脫柱相矜
誇又不見二生妾換馬驕鳴啜泣思其家不如
無情兩相與永以爲好譬之桃李與瑤華

情思楚楚

東坡養生集 風御

五卷
十八

古銅劍

郭祥正家醉畫竹石壁上郭作詩爲謝且遺古
銅劍二

空腸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
不可回吐向君家雪色壁平生好詩仍好畫書
牆泥壁長遭罵不嗔不罵喜有餘世間誰復如
君者一雙銅劍秋水光兩首新詩爭劍鋌劍在
床頭詩在手不知誰作蛟龍吼

起語奇鑒

武昌銅劍歌

供奉官鄭文嘗官於武昌江岸製出古銅劍文得之以遺予冶鑄精巧非鍛冶所成者

雨餘江清風卷沙雷公蹕雲捕黃蛇蛇行空中如枉矢電光煜煜燒蛇尾或投以塊鏗有聲雷飛上天蛇入水水上青山如削鐵神物欲出山自裂細看兩脅生碧花猶是西江老蛟血蘇子得之何所為劍藏彈劍詠新詩君不見凌煙功臣長九尺腰間玉具高柱頤

東坡養生集 服御

五卷 十九

以雙刀遺子由子山有詩次其韻

寶刀匣不見但見龍雀鏤何曾斬蛟蛇亦未切琅玕胡為穿窬輩見之要領寒吾刀不汝問有愧在其肝念此乃自藏包之虎皮斑湛然如古井終歲不復瀾不憂無所用憂在川者難佩之非其人匣中自長嘆我老衆所易屢遭非意于惟有王玄通塔庭秀芳蘭知子後必大故擇刀所便屠狗非不用一歲六七劍欲試百煉剛要須更泥蟠作善銘其背以待知者看

鐵拄杖 并叙

柳真齡字安期閩人也家實一鐵拄杖如柳栗木牙節宛轉天成中空有簧行輒微響柳云得之浙中相傳王審知以遺錢鏐鏐以賜一僧柳偶得之以遺余作此詩謝之

柳公手中黑蛇滑十年老根生乳節忽聞鏗然爪甲聲因坐驚顧知是鐵含簧腹中細泉語迸火石上飛星裂公言此物老有神自昔閩王餉吳越不知流落幾人手坐看變滅如春雪忽然

東坡養生集 服御

五卷 二十

贈我意安在兩脚未許甘衰歇便尋轍迹訪崆峒徑度洞庭探禹穴拔秦瓦藥採芝菌刺虎鏹蛟揭蛇蝎會教化作兩錢鉅歸來見公未華髮問我鐵君無恙否耶出摩挲向公說

鐵拄杖詩雄奇使太白復生所作不過如此平時士大夫作詩咏物詩常不及物此詩及鐵拄杖均為瑰瑋驚人也 黃魯直

餅筵詩 并引

庚辰八月二十八日劉幾仲餞飲東坡中觴聞
笙簫聲杳杳若在雲霄間抑揚往返粗中音節
徐而察之則出於雙瓶水火相得自然吟嘯蓋
食頃乃已坐客驚嘆得未曾有作餅筵詩記之
孤松吟風細冷冷獨蠶長縑女媧笙匱哉石鼎
逢彌明蚯蚓竅作蒼蠅聲餅中官商自相應脂
文無虧亦無成東坡醉熟呼不醒但云作勞吾
耳鳴

東坡養生集 服御

五卷
廿一

飲器

胡僂秀才遺古銅器似鼎而小上有兩柱可以
覆而不蹶以爲鼎則不足疑其飲器也胡有詩
荅之

隻耳獸嘴環長唇鵝掌噪三趾下銳春蒲短兩
柱向張秋菌細君看翻覆俯仰間覆成三角翻
兩髻古書雖滿腹苟有用我亦隨世嗟君一見
呼作鼎纔注升合已漂遊不如學鳴夷盡日盛
酒真良計有古篆五字不可識

蔡玉滑盞

獨酌試蔡玉滑盞有懷諸君子明日望夜月庭
佳景不可失作詩招之

鎔鉛煮白石作玉真自欺琢削爲酒盃規模定
州瓷荷心雖淺狹鏡面良渺瀰持此壽佳客到
手不容辭曹侯天下平定國豈其師一飲至敬
石溫克頗似之風流越王孫詩酒屢出奇喜我
有此客玉杯不徒施請君詰歐陽問疾來何遲
呼兒掃月榭扶病及良時

東坡養生集 服御

五卷
廿二

夜燒松明火

歲暮風雨交客舍淒薄寒夜燒松明火照室紅
龍鸞快焰初煌煌碧烟稍團團幽人忽富貴總
帳芬椒蘭珠翠綴屋稍香諸流銅鑿坐看十八
公俯仰灰燼殘齊奴朝爨爨萊公夜長嘆海康
無此物燭盡更未闌

諸音詰松瀝也出本草注

石炭 牛引

彭城舊無石炭元豐元年十二月始遣人訪獲於州之西南白土鎮之北以冶鐵作兵犀利勝常云

君不見前年雨雪行人斷城中居民風裂骨濕薪半束抱衾稠日暮敲門無處換豈料山中有遺寶磊落如磐石京炭流膏迸液無人知陣陣腥風自吹散根苗一發浩無際萬人鼓舞千人看投泥潑水愈光明燦玉流金寔精悍南山栗東坡養生集 服御 五卷 廿三

材漸可息北山頑鑛何勞鍛爲君鑄作百煉刀

要斬長鯨爲萬段

石炭難狀乃能如此語狀之 陸君敬

次韻周種惠石銚

銅腥鐵澁不宜泉愛此蒼然深且寬蟹眼翻波湯已作龍頭拒火柄猶寒薑新鹽少茶初熟水漬雲蒸蘇未乾自古由牛多折足要知無脚是輕安

東坡養生集 服御

五卷 廿四

次韻董夷仲茶磨

前人初用茗飲時煮之無問葉與骨寢窮厥味白始用復計其初碾方出計盡功極至於磨信哉智者能創物破槽折杵向牆角亦其遭遇有伸屈歲久講求知處所佳者出處衡山甯巴蜀石工強鑄鑿理疎性軟良可嗜予家江陵遠莫致塵土何人爲披拂

體物精妙是茶經好注疏也 譚友夏

柳子冠

過嘗寄冠與叔子由子由詩云衰病秋來半是
絲幅巾緇緇強爲儀垂空族取海樓子束髮真
成老法師變化寄移人不悟壞成相續我心知
茅簷竹屋南淇上亦似當年廊廟時余和其韻
天教日飲欲全絲美酒生林不待儀自漉疎巾
邀客醉更將空殼付冠師規模蘭古人爭看簪
導輕安髮不知更着短簷高屋帽東坡何事不
違時

東坡養生集 服御

五卷
廿五

龜冠

余在僑耳葛延之自江陰往訪以親製龜冠爲
獻余愛之而贈以詩云

南海神龜三千歲兆叶朋從生愛喜智能周物
不周身未免人鑽七十二誰能用爾作小冠岫
嶠耳孫初其製今君此去寧復來欲慰相思時
整視

紗刺

謝陳季常惠一捻巾

夫子胸中萬斛寬此巾何事小團圓半升僅漉
淵明酒二十纔容子夏冠好帶黃金雙得勝可
憐白紵一生酸情弓腰箭何時去直上陰山取
可汗

東坡養生集 服御

五卷
廿六

謝人惠雲巾方巾

燕尾稱呼理未便剪裁雲葉却天然無心只是
青山物覆頂宜歸紫府仙轉覺周家新樣俗未
容陶令舊名傳鹿門佳士勤相贈黑霧玄霜合
比肩頭巾起後周皮襲美體天隨子紗巾詩云
掩欬乍疑散黑霧輕明渾似帶玄霜
胡韓短鞞格麗疎古雅無如此樣殊妙手不勞
盤作鳳輕身只欲化爲鳬魏風福儉堪羞葛楚
客豪華可笑珠擬學渠家名解脫便於禪坐作
跏趺晉永嘉中有鳳頭鞋武帝作解脫履

歐陽晦夫遺接羅琴枕戲作此詩謝之

攜兒過嶺今七年晚塗更著黎衣冠白頭穿林
要藤帽赤脚渡水須花綬不愁故人驚絕倒但
使俚俗相恬安見君合浦如夢寐挽須握手俱
汎蘭妻縫接羅霧縠細兒送琴枕冰徹寒無絃
且寄陶令意倒載猶作山公看我懷汝陰六一
老眉宇秀發如春鬢羽衣鶴氅古仙伯岌岌兩
柱扶霜紈至今畫像作此服凜如退之加濕丹
爾來前輩皆鬼錄我亦帶脫巾歌寬作詩頗似

東坡養生集

服御

五卷
廿七

六一語往往亦帶梅翁酸

因晦夫念及文忠悠然今昔之感

玉帶

以玉帶施元長老元以衲裙相報次韻

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欲教乞食
歌姬院故與雲山舊衲衣

此帶聞人如傳舍傳留到我亦悠哉錦袍錯落
真相彌乞與佯狂老萬回

佛印禪師法名了元饒州人公久與之遊
時住持潤州金山寺公赴杭過閭爲留數
月一日值師挂牌與弟子入室公便服入

東坡養生集

服御

五卷
廿八

方丈見之師云內翰何來此間無坐處公
戲云暫借和尚四大用作禪床師曰山僧
有一轉語內翰言下卽答當從所請如稍
涉擬議所繫玉帶願留以鎮山門公許之
便解玉帶置几上師云山僧四大本無五
蘊非有內翰欲於何處坐公擬議未卽答
師急呼侍者云收此玉帶永鎮山門公笑
而與之

乞數珠贈南禪提老

從君覓數珠老境仗消遣未敢轉千佛且從千
怖轉儒生推變化乾策數大衍道士守玄牝龍
虎看舒卷我老安能爲萬劫付一喘默坐閤塵
界往來八十返區區我所寄蹙縮蠶在蠶通從
海上回蓬萊又清淺

雖是舊語用得語員

劉須美

東坡養生集

服御

五卷
廿九

鶴嘆

園中有鶴馴可呼我欲呼之立坐隅鶴有難色
側睨予豈欲臆對如鵬乎我生如寄良畸孤三
尺長脰閑瘦軀僂佻少許便有餘何至以身爲
子娛驪之上堂立須臾投以餅餌視若無憂然
長鳴乃下趨難進易退我不如

立意不愧古人全首味之饒有一段風氣
纏其筆端作者聽之而已

譚友夏

五色雀

海南有五色雀常以兩絳者爲長進止必隨焉
俗謂之鳳凰云久旱而見輒雨潦則反是吾卜
居儋耳城南嘗一至庭下今日又見之進士黎
子雲及其弟威家旣去吾舉酒祝之曰若爲吾
來者當再集也已而果然乃爲賦詩

粲粲五色羽炎方鳳之徒青黃縞玄服翼衛兩
紙朱仁心知閭農常告雨霽符我窮惟四壁破
屋無瞻鳥惠然此粲者來集竹與梧鏘鳴如玉

東坡養生集

服御

五卷
三十

珮意欲相嬉娛寂寞兩黎生食菜真臞儒小園
散春物野桃陳雪膚舉盃得一笑見此紅鸞雖
高情如飛仙未易握粟呼胡爲去復來春春豈
屬吾回翔天壤間何必懷此鄒

羅浮有五色雀以絳羽爲長餘皆從之東
西俗云有貴人入山則出余安道有詩云
多謝珍禽不隨俗謫居猶作貴人看余過
南華亦見之

先生自記

涪州得山胡次子由韻

終日鎖筠籠，回頭惜翠茸。誰知聲噓噓，亦自意
重重。夜宿烟生浦，朝吟日上峰。故巢何足戀，鷹
隼豈能容。

山胡善鳴出黔中

東坡養生集 服御

五卷
三一

烏嘴

予來僇耳得吹狗日烏嘴甚猛而馴隨予遷合
浦過澄邁泗而濟路人皆驚戲爲作此詩
烏喙本海獒幸我爲之主食餘已瓠肥終不憂
開祖晝馴識賓客夜探爲門戶知我當北還掉
尾喜欲舞跳跟起僮僕吐舌喘汗雨長橋不肯
躡徑度清深浦拍浮似鵝鴨登岸劇越虎盜肉
亦小疵鞭箠當貴汝再拜謝恩厚天不遺言語
何當寄家書黃耳定乃祖

馬券

元祐元年予初入玉堂蒙恩賜玉鼻驛今年出
守杭州復沾此賜東南側乘肩輿得一馬足矣
而李方叔未有馬故以贈之又恐方叔別獲嘉
馬不免賣此故爲出公據四年四月十五日軾
書

東坡養生集 服御

五卷
三二

翰林蘇子瞻所得天廐馬其所從來甚寵
加以鈔墨作券此馬價應十倍方叔豆羹
常不繼將不能有此馬御以如富貴之家
輒曰非良馬也故不售夫天廐雖饒馬其
知名絕足亦時有之爾豈可求賜馬盡良
也或又責方叔受翰林公之惠當乘之往
來田間安用汲汲索錢此又不識痒癢者
從傍論砭疽爾其窮亦難忍哉使有義士
能捐二十萬并券與馬取之不唯解方叔
之倒懸亦足以豪矣衆不可忽遇人中磊
磊者試以予書示之

魯直跋

捨銅龜子文

蘇州報恩寺重造古塔諸公皆捨所藏舍利予
無舍利可捨獨捨盛舍利者敬爲四恩三有捨
之故人王頤爲武功宰長安有修古塔者發舊
墓得之以遺余余以藏私印成壞者有形之所
不免而以藏舍利則可以久存藏私印或以速
壞貴舍利而賤私印樂久存而悲速壞物豈有
是哉余其并是捨之

便自徹底樹議

東坡養生集 服御

五卷
三三

筭記

陞榮秘殿列職西清併此光華付之衰朽此蓋
伏遇皇帝陛下剛健純粹緝熙光明曲搜已棄
之材將建無窮之業顧慙淺陋將何補於盛明
惟有朴忠誓不回於生死臣無任感天荷聖激
切屏營之至

謝賜對衣金帶馬表

錫之上駟敢忘致遠之勞佩以良金無復怠腰
之適執轡請事顧影知慙恭惟皇帝陛下禹儉
中修堯文外煥長轡以御卒皆四牡之良所寶
惟賢豈徒三品之貴出捐車服收輶事功而臣
衰不待年寵常過分枯蠹之質匪伊垂之而帶
有餘欽退之心非敢後也而馬不進徒堅晚節
難報深恩

先生年十歲見歐陽公謝賜對衣金帶馬

東坡養生集 服御

五卷
三四

表而誦之老蘇曰汝可擬作一聯曰匪伊

垂之帶有餘非敢後也馬不進老蘇喜曰

此子他日當自用之

萬石君羅文傳

羅文欽人也。其上世常隱龍尾山。未嘗出爲世用。自秦棄詩書不用。儒學漢興。蕭何、戴聖、張敖以刀筆吏取將相。天下靡然效之。爭以刀筆進。雖有奇產不暇推擇也。以故羅氏未有顯人。及文資質溫潤。續畧可喜。隱居自晦。有終焉之意。里人石工獵龍尾山。因窟入見文塊。然居其間。熟視之。笑曰。此所謂邦之彥也。豈得自棄於巖穴耶。乃相與定交。磨礱成就之。使從諸生學。因得與

東坡養生集

五卷
三五

士大夫遊見者。咸愛重焉。武帝方向學。喜文翰。得毛穎之後。毛純爲中書舍人。純一日奏曰。臣幸得收錄。以備任使。然以臣之愚。不能獨大用。今臣同事皆小器。頑滑不足以置左右。願得召臣友人羅文以相助。詔使隨計吏入貢。蒙召見。文德殿上。望見異焉。因玩弄之曰。卿久居荒土。得被漏泉之澤。涵濡浸漬久矣。不自枯槁也。上復叩擊之。其音鏗鏗。可聽。上喜曰。古所謂玉質而金聲者。子真是也。使待詔中書。久之。拜舍人。

是時墨卿楮先生皆以能文得幸。而四人同心相得。歡甚。時人以爲文苑四貴。每有詔命典策。皆四人謀之。其大約雖出於上意。必使文潤色之。然後琢磨以墨卿。謀畫以毛純。成以受楮。先生使行之。四方遠夷無不達焉。上嘗嘆曰。是四人者。皆國寶也。然重厚堅貞。行無取玷。自二十石至百石。吏皆無如文者。命尚方以金作室。以蜀文錦爲薦。禱賜之。其後于闐進美玉。上使以玉作小屏風。賜之。并賜高麗所獻銅餅爲飲器。

東坡養生集

五卷
三六

親愛日厚。如純輩不敢望也。上得羣才用之。遂內更制度。修律曆。講郊祀。治刑獄。外征伐。四夷詔書符檄。禮文之事。皆文等預焉。上思其功。制詔丞相御史曰。蓋聞議法者常失於太深。論功者常失於太薄。有功而賞不及。雖唐虞不能以相勸。中書舍人羅文久典書籍。助成文治。厥功茂焉。其以欽之。祁門三百戶。封文號萬石君。世世勿絕。文爲人有廉隅。不可犯。然搏擊非其任。喜與老成知書者遊。常曰。吾與兒輩處。每處有

玷缺之患其自愛如此以是小人多輕疾之或
譏於上曰文性貪墨無紮白稱上曰吾用文掌
書翰取其便事耳雖貪墨吾固知不如是亦何
以見其才自是左右不敢復言文體有寒疾每
冬月侍書輒面冰不可運筆上時賜之酒然後
能書元符中詔舉賢良方正淮南王安舉端紫
以對策高第待詔翰林超拜尚書僕射與文並
用事紫雖乏文采而令色尤可喜以故常在左
右文浸不用上幸甘泉祠河東廼朔方紫常扈

東坡養生集

服御

五卷

三七

從而文留守長安禁中上還見文塵垢面目頗
憐之文因進曰陛下用人誠如汲黯之言後來
者居上耳上曰吾非不念爾以爾年老不能無
少圓缺故也左右闢之以爲上意不悅因不復
顧省文乞骸骨伏地上詔使駙馬都尉金日磾
翼起之日磾胡人初不知書素惡文所爲因是
擠之殿下顛仆而卒上憫之令宦者瘞於南山
下子堅嗣堅資性溫潤文采績密不減文而器
局差小起家爲文林郎侍書東宮昭帝立以舊

恩見寵帝春秋益壯喜寬大博厚者顧堅器小
斥不用堅亦以落落難合於世自視與瓦礫同
昭帝崩大將軍霍光以帝平生玩好器用後宮
美人置之平陵堅自以有舊恩乞守陵拜陵幾
卽後死葬平陵自文生時宗族分散四方高才
奇特者王公貴人以金帛聘取爲從事舍人其
下亦與巫醫書算之人遊皆有益於其業或因
以致富焉

贊曰羅氏之先無所見豈左氏所稱羅國哉考
東坡養生集

服御

五卷

三八

其國邑在江漢之間爲楚所滅子孫疑有散居
黔欽間者嗚呼國旣破亡而後世猶以知書見
用至今不絕人豈可以無學術哉

以功受封而其身不能以善終猶然學術
之過也

家藏雷琴

余家有琴其面皆作蛇腹紋其上池銘云關元十年造雅州靈開材其下池銘云雷家記八日合不曉其八日合為何等語也其徽不容指而絃不敝此最琴之妙而雷琴獨然求其法不可得乃破其所藏雷琴求之琴聲出於兩池間其背微隆若薤葉然聲欲出而隘裴回不去乃有餘韻此最不傳之妙

定然討出一段理致來

東坡養生集 服御

五卷
三九

書王進叔所蓄琴

知琴者以謂前一指後一紙為妙以蛇蚶紋為古進叔所蓄琴前幾不容指而後劣容繼然終無雜聲可謂妙矣蛇蚶紋已漸出後日當益增但吾輩及見其斑斑焉則亦可謂難老者也元符二年十月二十三日與孫叔靜皆云

文與可琴銘

文與可家有古琴予為之銘曰攫之幽然如水赴谷醇之蕭然如葉脫木按之噫然應指而長言者似君置之愕然遺形而不言者似僕與可好作楚詞故有長言似君之句醇釋同鄭忌論琴云攫之深釋之愉此言為指法之妙爾

還是長言似子瞻 陸君啟

東坡養生集 服御

五卷
四十

琴非雅聲

世以琴為雅聲過矣琴正古之鄭衛耳今世所謂鄭衛者乃皆胡部非復中華之聲自天寶中坐立部與胡部合自爾莫能辨者或云今琵琶中有獨彈往往有中華鄭衛之聲然亦莫能辨也

琴貴桐孫

凡木本實而末虛惟桐反之試取小枝削皆堅實如蠟而其本皆中虛空故世所以貴孫枝者貴其實也實故絲中有木聲

因憶桐封或亦取諸此

古琴有陰陽材蓋桐木面日者為陽背日者為陰不論新舊桐木置之水上陽必淨陰必沉反覆不易陽材琴旦濁而暮清晴濁而雨清陰材旦清而暮濁晴清而雨濁

東坡先生集 服御

五卷 四

桑葉指絃

琴絃舊則聲聞以桑葉揩之輒復如新但無如其青何耳

三禮圖曰琴本五絃曰宮商角徵羽文王琴增二絃曰少宮少商絃最清也

硯德

硯之發墨者必費筆不費筆則退墨二德難兼非獨硯也大字難結密小字常局促真書患不放草書苦無法茶苦患不美酒美患不辣萬事無不然可一大笑也

端石瑩潤惟鉅者發墨歛石多鉅膩理者特佳此君謨論硯也物之奇者必異其類若于同羣中覓奇選士又何可得 錢彥林

東坡先生集 服御

五卷 四二

端硯

行至泗州見蔡景繁附唐林夫書信與予端硯一枚張遇墨半螺硯極佳但小而凸磨墨不甚便作硯者意待數百年後硯平乃便墨耳一硯猶須作數百年計而作事乃不為明日計可不謂大惑耶

古硯皆心凹後稍正平未有凸者始自唐彥猷作紅絲絳羅硯心高凸觀墨色則凸高增浮汎之勞援毫則非便也 朱元章

呂道人硯

澤州呂道人沉泥硯，多作投壺樣，其首有呂字，非刻非畫，堅緻可以試金。道人已死，硯漸難得。元豐五年三月七日，偶至沙湖黃氏家，見一枚，黃氏初不知貴，乃取而有之。

呂道人陶研以別色泥於其首，純作呂字，內外透後人效之，有縫不透也。其理堅重，與凡石等，以歷青火油之堅，嚙滲入三分，許磨墨不乏其理，與萬城石等。米元章

東坡養生集 服御

五卷 四三

汪少微硯

予家有款硯，底有款識，云吳順義元年，處士汪少微銘。云松操凝烟，楮英鋪雪，毫穎如飛，人間五絕所頌者三物爾。蓋所謂硯與少微爲五耶。吳汪少微硯，李文靖奉使江南得之，鞏藏於其孫，蓋作風字樣，收水處微損，以漆固之。予瞻作清虛居士真贊，取以爲潤筆。今去國萬里，然與研俱乎。吳說以筆工得子瞻書，吳研銘覽之，悵然。王定國

名僧令休硯

黃岡王簿段君璵，嘗於京師傭書人處，得一風字硯，下有刻云：祥符己酉，得之於信州鉛山觀音院。故名僧令休之手琢也。明年夏，於鵝湖山刻記，錢易希白題其側，又刻荒靈二字。硯蓋歛石之美者，己酉至今七十四年，令休不知爲何僧也。禪月貫休信州人，令休豈其兄弟與？嘗以問鉛山人，而荒靈二字莫曉其意。段君以硯遺余，故書此數語以報之。元豐六年冬至日書。

東坡養生集 服御

五卷 四四

富陽令馮君嘗爲黃岡故，獲此書於段元祐五年四月十八日，復見之時，爲錢塘守。

許敬宗硯

都官郎中杜叔元君懿有古風子硯工與石皆出妙美相傳是許敬宗硯初不甚信其後杭人有網得一銅匣於剡江中者有鑄成許敬宗字與硯適相宜有容兩足處無毫髮差乃知真敬宗物也君懿嘗語余吾家無一物死當以此硯作潤筆求君誌吾墓也君懿死其子沂歸硯請誌而余不作墓誌久矣辭之沂乃以硯求之於余友人孫莘老莘老笑曰敬宗在正堪砍以飼

東坡養生集

服御

五卷
四五

蓄也

莘老絕不能書故有伺伺之語然人棄我取長公特爲此硯吐氣矣

書鳳味硯

建州北苑鳳凰山山如飛鳳下舞之狀山下有石聲如銅鐵作硯至美如有膚筠然此殆玉德也疑其太滑然至益墨熙寧五年國子博士王願始知以爲硯而求名於余余名之曰鳳味且又戲銘其底云坐令龍尾羞牛後歛人甚病此言余嘗使人求硯於歛歛人云何不只使鳳味石卒不得善硯乃知名者物之累爭媚之所從出也或曰石不知惡爭媚也余曰既不知惡爭

東坡養生集

服御

五卷
四六

媚則亦不知好美名矣

說得爭媚好惡淡甚人處此亦若石焉其可謂至人也已矣

青州石末硯

初公權論硯甚貴青州石末云墨易冷世莫曉其語此硯青州甚易得凡物耳無足珍者蓋出陶竈中無澤潤理唐人以此作羯鼓腔與定州花瓷作對豈硯材乎硯當用石如鏡用銅此真材本性也以瓦為硯如以鐵為鏡人之待瓦鐵也微而貴之也輕粗能為墨照影便稱奇物其實豈可與真材本性者同日而論哉

世之耳食者往往中此病得此論大快

東坡養生集 服御

五卷 四十七

購硯

或謂居士吾當往端谿可為公購硯居士曰吾兩手其一解寫字而有三硯何以多為曰以備損壞居士曰吾手或先硯壞曰真手不壞居士曰真硯不損紹聖二年十月臘日賦

公集硯銘二十九而此銘不載余於秀州

項子荆家見之蓋手書真蹟也乃知老仙

造墨流失人間者不少 陳眉公

墨品 三則

予蓄墨數百挺暇日輒出品試之終無黑者其間不過一二可人意以此知世間佳物自是難得茶欲其白墨欲其黑方求黑時樣漆白方求白時樣雪黑白是不會事也

茶欲其白常患其黑墨則反是然墨磨隔宿則色暗茶碾過日則香減頗相似也茶以新為貴墨以古為佳又相反也茶可於口墨可於目蔡君謨老病不能飲則烹而玩之呂行甫好裁墨

東坡養生集 服御

五卷 四十八

而不能書則時磨而小啜之此又可以發來者之一笑也

司馬溫公嘗曰茶與墨政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輕茶欲新墨欲陳予曰二物之質誠然然亦有同者公曰謂何予曰奇茶妙墨皆香是其德同也皆堅是其操同也譬如賢人君子妍醜黜哲之不同其德操蘊藏實無以異公笑以為是

反覆究詰養生奇趣

試墨書

世人論墨多貴其黑而不取其光、光而不黑、固爲棄物、黑而不光、索然無神采、亦復何用、要使其光清而不浮、湛湛如小兒目精、乃爲佳也、懷民遺僕二枚、其陽云清煙煤法墨、其陰云道卿既黑而光、殆如前所云者、書以報之。

凡形容物象必研入底裏、令人一見躍然。

東坡養生集 嚴御

五卷
四九

過柳仲遠試墨

昨日有人點第一網龍團、香味十倍常茶、如使諸葛鼠須筆、金蘭子入手似有鋒、亦惟此物似之。元祐八年三月十八日過柳仲遠試墨書此。此墨云文公檜應鳳、不知其所謂也。

金蘭子亦未詳想是諸葛筆名

石墨

陸士衡與士龍書云、登銅雀臺、得曹公所藏石墨數甕、今分寄一螺、大業拾遺記、宮人以蛾綠畫眉、亦石墨之類也。近世無復此物、沈存中帥邸廷以石燭烟作墨、堅重而黑、在松烟之上、曹公所藏、豈此物也耶。

上古無墨、竹挺點漆而書、中古方以石磨

汁、或云是延安石液、至魏齊時始有墨丸

乃漆烟松煤夾和爲之、所以晉人多用凹

東坡養生集 嚴御

五卷
五十

心硯者、欲磨墨貯滿耳。

洞天清錄

李廷珪墨 二則

吾蓄墨多矣其間數丸云是廷珪造雖形已異
衆然歲久亂真者多有人蓄此墨再世一日遇
重病醫者龐安時愈之不取一錢獨求此墨已
而轉遺予求書數幅安時斬木人

昨日有人出墨數寸僕望見之知其爲廷珪也
凡物莫不然不知者如鳥之雌雄其知之者如
烏鵲也

東坡養生集 服御

五卷
五一

書別造高麗墨

余得高麗墨碎之雜以潘谷墨以清悟和墨法
劑之爲握子殊可用故知天下無棄物也在處
之如何爾和墨惟膠當乃佳膠當而不失清和
乃爲難耳清悟墨膠水寒之可切作水精脍也

書所造油烟墨

凡烟皆黑何獨油烟爲墨則白蓋松烟取遠油
烟取近故爲烟所灼而白耳予近取油烟纔積
便掃以爲墨皆黑殆過於松煤但調不得法不
爲佳墨然則非烟之罪也

東坡養生集 服御

五卷
五二

雪堂義墨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駙馬都尉王晉卿
致墨二十六丸凡十餘品雜研之作數十字以
觀其色之深淺若果佳當擣合爲一品亦當爲
佳墨予昔在黃州鄰近四五郡皆送酒予合置
一器中謂之雪堂義樽今又當爲雪堂義墨耶

書海南墨二則

金華潘衡初求僊耳起竈作墨得烟甚豐而墨不甚精予教其作遠突寬竈得烟幾減半而墨乃爾其印文白海南松煤東坡法墨皆精者也常當防墨工盜用印使得墨者疑耳此墨出灰池中未五日而色已如此日久膠定當不減李廷珪張遇也元符二年四月十七日

此墨吾在海南親作其墨與廷珪不相下海南多松松多故煤富煤富故有擇也

東坡養生集

五卷
五三

記海南作墨

已卯臘月二十三日墨竈火發幾焚屋救滅遂罷作墨得佳墨大小五百九入漆者幾百九足以一車仍以遺人所不知者何人也餘松明一車仍以照夜二十八日二鼓作此紙

偶然記事而風韻寂饒

王聖俞

墨磨人

阮生云未知一生當着幾緡展吾有佳墨七十枚而猶求取不已不近愚耶石昌言蓄李廷珪墨不許人磨或戲之云子不磨墨墨將磨子今昌言墓木拱矣而墨固無恙李公擇見墨輒奪卿相間抄取殆遍近有人從渠許來云懸墨滿室此亦通人之一蔽也余嘗有詩戲之云非人磨墨墨磨人此語殆可凄然云

達者每因之致慨至人遂於此成能

東坡養生集

五卷
五四

書孫叔靜諸葛筆

久在海外舊所資皆腐敗至用雞毛筆拒手碎劣如魏元忠所謂騎窮相驢脚搖登者今日忽於孫叔靜處用諸葛筆驚嘆曰此筆乃爾蘊藉耶

今日於叔靜家飲官法酒烹團茶燒牙香

用諸葛筆皆北歸喜幸

先生自記

諸葛筆

宣州諸葛氏筆擅天下久矣縱其間不甚佳者終有家法如北苑茶內庫酒教坊樂雖酸精疲神欲強學之而草野氣終不可脫

按唐宣州諸葛氏一姓世傳其業治平嘉祐前有得諸葛氏筆者率以爲珍說

東坡先生集 服御

五卷 五五

散卓筆

散卓筆惟諸葛能之他人學者皆得其形似而無其法反不如常筆如人學杜甫詩得其粗俗而已

宣城諸葛高繁散卓筆大槩筆長寸半藏一寸於管中出其半削管洪纖與半寸相當其撚心用栗鼠尾不過三株耳但要副毛得所則剛柔隨人意則最善筆也

黃魯直

吳說筆 二則

筆若適士大夫意則工書人不能用若便於工書者則雖士大夫亦罕售矣屠龍不如履豨豈獨筆哉君謨所謂藝益工而人益困非虛語也吳政已亡其子說頗得家法

去國八年歸見中原士大夫皆用散毫作無骨字買筆於市皆散軟一律惟廣陵吳說獨守舊法王定國謂往還中無耐久者吳說筆工而獨耐久吾甚嘉之

東坡先生集 服御

五卷 五六

即奇筆

僕應舉時常用即奇筆近歲不復有不知奇之存亡今日忽於魯直處得之魯直云奇中風十許年近忽無恙此筆不當供答義人當與作賦人用也

在當日已作此分別

錢塘程奕筆

近年筆工不經師匠，妄出新意，擇毫雖精，形製詭異，不與人手相謀。獨錢塘程奕所製，有三十年先輩意味，使人作字，不知有筆，亦是一快。吾不久行，當致數百枝而去。北方無此筆也。

東坡養生集 服御

五卷
九七

南兗毫

余在北方，食麀兔極美。及來兩浙江淮，此物稀少，宜其益珍。每得食，率少味及微腥，有魚蝦氣，聚其皮數十，以易筆於都下，皆云此南兗不經霜雪，毫漫不可用。乃知此物本不產陂澤間也。

熟毫 二則

近日都下筆，皆圓熟少峰，雖軟美易使，然百字外力輒衰。蓋製毫太熟使然也。弼筆者既利於易敗而多售，買筆者亦利其易使，唯諸葛氏獨守舊法，此又可喜也。

繁筆當用生毫，筆成飯甌中蒸之，熟一斗飯，乃取出，懸水甕上數月，乃可用。此古法也。

東坡養生集 服御

五卷
五八

藏筆

杜叔元君懿善書，學李建中法，為宣州通判，善待諸葛氏。如遇士人，以故為盡力，常得其善筆。余應舉時，君懿以二筆遺予，終試筆不敗。其後二十五年，余來黃州，君懿死久矣，而見其子沂，猶蓄其父在宣州所得筆也，良健可用。君懿膠筆法，每一百枝，用水銀粉一錢，上皆以沸湯調，研如稀糊，乃以研墨膠筆，永不蠹且潤，軟不燥也。非君懿善藏，亦不能如此持久也。

把筆

把筆無定法、要使虛而寬、歐陽文忠公謂余當使指運而腕不知、此語最妙、方其運也、左右前後却不免欹側及其定也、上下如引繩、此之謂筆正、柳誠懸之語良是、

憲宗見柳公權書述愛之公權日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然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

東坡養生集 服御

五卷
五九

六合麻紙

成都浣花溪水清滑勝常、以漚麻楮作牋紙、潔白可愛、數十里外、便不堪造、信水之力也、楊州有蜀岡、岡上有大明寺井、知味者以謂與蜀水相似、西至六合、岡盡而水發、合爲大溪、溪左右居人亦造紙、與蜀產不甚相遠、自十年以來、所產益多、工亦益精、更毀十年、當與蜀紙相亂也、

布頭紙

川賤取布機餘經不受緯者、治作之、故名布頭、賤此紙冠天下、六合人亦作、終不佳、

六合紙自晉已用、乃蔡侯渙網遺制也、網麻也、人因而用、木皮油奉不漿、濕則種能如漿、然不耐久、唐人以漿種六合慢麻紙、書經明透、歲久水濡、不入紙、細無如川紙、故詔勅用而禁臣下上表不得僭也、
宋元章

東坡養生集 服御

五卷
六十

海苔紙

昔人以海苔爲紙、今無復有、今人以竹爲紙、亦古所無有也、

唐人有生紙、熟紙、熟紙妍妙、輝光、生紙非有喪、不用退之與陳素書云、送孟郊序、用生紙寫言、急於自解、不暇擇耳、

書嶺南紙

硯細而不退墨，紙滑而字易燥，皆尤物也。吾平生無嗜好，獨好佳筆墨，既得罪謫嶺南，凡養生具十無八九，佳紙筆行且盡，至用此等，將何以自娛？爲之慨然，書付子過。

余自謂此字不惡，然後世觀之，必疑其爲模本也。先生自跋。

東坡養生集 服御

五卷
六一

書鄭君乘絹紙

僕謫居黃州，鄭元與君乘亦官於黃，一日以此紙一軸求僕書。云有故人孟陽酷好君書，屬予多爲求之，仍出孟君書數紙，其人亦善用筆，落筆灑然，雖僕何以加之。鄭君言其意勤甚，殆不可不許。後數日，適會中秋，僕與客飲江亭，醉甚，乃作此數紙。時元豐四年也。明日視之，乃絹也。然古者本謂絹紙，近世失之云。

古鏡

元豐四年正月，余自齊安往岐亭，泛舟而還，過古黃州，獲一鏡，周尺有二寸，其背銘云：漢有善銅，出白陽，取爲鏡，清如明月。左龍右虎，輔之。其字如菽大，雜篆隸，甚精妙。白陽，疑南陽白水之陽也。其銅黑色如漆，其背如刻玉，其明照人微小，舊聞古鏡皆然。此道家聚形之法也。

目之明量可周天壤，而域於睚中物之有光者，以聚不以散也。錢君林。

東坡養生集 服御

五卷
六二

靈壁石

靈壁出石，然多一面。劉氏園中砌臺下，有一株，獨巉然，反覆可觀，作麋鹿宛頸狀。東坡居士欲得之，乃畫臨華閣壁，作醜石風竹，王人喜，乃以遺予。居士載歸陽羨，元豐八年四月六日。

金鐸

周禮有金鐸國語有鐸于丁寧蕭齊始興王鑑嘗得之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三尺四寸圓如甯銅色黑如漆上有銅馬以繩懸馬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以苾莖當心跪注鐸于清響如雷良久乃已記者既能道其尺寸之詳如此而拙於遣詞使古器形製不可復得其髣髴甚可恨也

金鐸所以和鼓形如鐘有舌謂之鐸針

東坡養生集

服御

五卷
六三

古編鍾

黃州西北百餘里有歐陽院院僧出一古編鍾云得之耕者發其地獲四鍾斷破其二一為鑄銅者取去獨一在此耳其聲空籠然頗有古意雖不見韶護之音猶可想見其髣髴也

與彥正判官

古琴當與響泉韻磬並為當世之寶而鏗金瑟瑟遂蒙輟惠拜賜之間赧汗不已又不敢違逆來意謹當傳示子孫永以為好也然某素不解彈適紀老枉道見過令其侍者快作數曲拂歷鏗然正如若人之語也試以一偈問之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於君指上聽錄以奉呈以發千里一笑也寄惠佳紙名舜重煩厚意一一捧領說感忤不已適有少冗書不周謹

東坡養生集

服御

五卷
六四

與朱康叔

章質夫求琵琶詞不致不寄呈安行言有一
既濟鼎樣在公處若鑄造時幸亦見爲作一枚
不用甚大者不罪不罪前日人還曾附古木叢
竹兩紙必已到今已寫得經藏碑附上令子推
官侍下計安勝何時赴任未敢拜書也

東坡養生集 服御

五卷
六五

與文與可

離浙中已四年向亦有少浙物久已分散零落
矣有藥玉船兩隻獻上恰好吻酌不別客矣呵
呵杭州故人頗多致之不難當續營之但恐得
後不肯將盛作見借也

與滕達道

某好携具野飲欲問公求紅朱累子兩桌二十
四隔者極爲左右費然遂成藉草之樂爲不淺
也有便望頒示悚息悚息某感時氣臥疾逾月
今已全安但切累更臥尚紛紛也措道人石世
昌縣竹人多藝然可閱考驗亦足以遺漢也留
此幾年與之稍熟恐要知之

于求中却更得風味 王聖俞

東坡養生集 服御

五卷
六六

書贈王元直

王十六見惠拍板兩聯意謂僕有歌人不知初
無有也然亦有用當陪傳夫士唱金剛經頌耳
元祐四年十一月四日二篆

此拍板以遺朝雲使歌公滿庭芳亦不惡
也 黃魯直

記與安節飲

元豐辛酉冬至僕在黃州姪安節不遠千里來省飲酒樂甚使作黃鐘操州仍令小童快舞一回醉後書此以識一時之事

先生有歌舞妓數人每留賓客飲酒必云有數箇搽粉虞侯欲出來祗應也

東坡養生集 服御

五卷
六七

道調

唐僧段和尚善彈琵琶製道調涼州國王康崐喻求之不得後於元載子伯和處得女樂八人以其半遺段乃得之予家舊有婢亦善作此曲音節皆妙但不知道調所謂今日讀唐史樂志云高宗以爲李氏老子之後故命樂工製道調琵琶夷部樂耳我朝查八十以此極名一時豈亦其流亞耶

與蔡景繁

承愛女微疾今已必全安矣某病咳逾月不已雖無可憂之狀而無膠甚矣臨臯南畔竟添却屋三間極虛敞便夏蒙賜不淺胸山臨海石室信如所論前某嘗携家一遊時家有胡琴婢就室中作渡索涼州樂然有冰車鐵馬之聲婢去久矣因公復起一念若果遊此當有新篇果爾者亦當破戒奉和也呵呵

東坡養生集 服御

五卷
六八

與蔡景繁

凡百如常至後杜門壁觀雖妻子無幾見况他人也然雲藍小袖者近輒生一子想聞之一拊掌也惠及人參感感海上奇觀恨不與公同遊東海縣一帆可到聞益奇偉冀恨不一往也公嘗往否大篇或可追貶果寄示幸甚幸甚此真坡仙語他人未易到此 陳伯公

朝雲詩 并引

世謂白樂天有鬻駱馬放楊枝詞，佳其主老病不忍去也。然夢得有詩云：春盡絮飛留不得，隨風好處落誰家。樂天亦云：病與樂天相伴住。春隨樊素一時歸，則樊素竟去也。余有數妾，四五年間相繼別去。獨朝雲者，隨予南遷，因讀樂天集，戲作此詩。朝雲姓王氏，錢塘人，嘗有子曰幹兒，未甚而夭云。

不似楊枝別樂天，恰如通德伴伶玄。阿奴絡秀

東坡養生集

服御

五卷
六九

不同老。天女維摩總解禪，經卷藥爐新活計。舞衫歌扇舊姻緣，并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陽雲雨仙。

朝雲生日致語

人間五日，知織女之暫來；海上三年，喜麻姑之未老。事協紫函之夢，歡傾白髮之兒。好人相逢，一杯徑醉；伏以某人女，即蒼梧仙裔，南海貢餘。憐謝端之早孤，潛炊相助；知張鎰之沒興，遇酒輒歡。采楊梅而朝飛，擘青蓮而暮返。長新玉女之年貌，未厭金膏之祿，除萬里乘桴，已慕仲尼之航海。五絲綉鳳，將隨老子以俱仙；東坡居士，構祖千峰。笙簧萬籟，聊設三山之湯餅，共傾九

東坡養生集

服御

五卷
七十

羅浮山下已三春。松筠芽茁，畫掩門太白猶迷；水仙洞紫，蕭來問玉華君。天容水色，聊同夜髮；澤膚光自鑒人。萬戶春風，爲子壽；坐看滄海起揚塵。

定風波

王定國歌兒曰柔奴姓字文氏眉目娟麗善應對家世住京師定國南遷歸余問柔廣南風土應是不好柔對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因為綴詞云

誰羨人間琢玉郎天應乞與點酥娘自作清歌傳皓齒風起雲飛炎海變清涼萬里歸來顏愈少微笑笑時猶帶嶺梅香試問嶺南應不好却道此心安處是吾鄉

東坡養生集 服御

五卷
七一

付張惠蒙

學佛者張惠蒙從予南遷予遊南華使惠蒙守船明年六月南華禪師使人於惠惠蒙曰去歲不得一禮祖師參辨公乃可恨欲與是人俱往請留十日而還予嘉其意許之且令持此請教海於辨公可痛與提耳也紹聖二年六月十一日

付龔行信

辯禪師與余善常欲通書而南華淨人皆爭請行或問其故曰欲一見東坡翁求數字終身藏之余聞而笑曰此子輕千里求數字其賢於戴山姥遠矣固知辯公強將下無復老婆態也乾明法煮訶黎勒聞之舊矣今乃始得嘗精妙之極豈非中有曹溪一滴水故耶偶病不得出見書此爲謝

訶梨勒生交愛州今嶺南皆有廣州最盛

東坡養生集 服御

五卷
七二

株似木橈花白子似梔子青黃色皮肉相著七八月實熟時採六路者佳嶺南異物志云廣州法性寺佛殿前有四五十株子極小而味不澁皆是六路每歲所貢只以此寺者寺有古井水根蘗水水味不鹹每子熟時有佳客至則院僧煎湯以延之其法用新摘訶子五枚甘草一寸皆碎破汲木下井水同煎色若新茶今其寺謂之乾明舊木猶有六七株古井亦在

贈卓契順

余謫居惠州，子由在高安，各以一子自隨，餘分寓許昌，宜興嶺海隔絕，諸子不聞，余耗憂愁無聊。蘇州定惠院學佛者卓契順，謂邁曰：子何憂之甚？惠州不在天上，行即到耳。當爲子將書問之。紹聖三年三月二日，契順涉江度嶺，徒行露宿，僵仆瘴霧，薰面質足，以至惠州，得書徑還，余問其所求，答曰：契順惟無所求，而後來惠州，若有求，當走都下矣。苦問不已，乃曰：昔蔡明遠都

東坡養生集 服御

五卷 七三

陽一校耳。顏魯公絕糧江淮之間，明遠載米以周之，魯公憐其意，遺以尺書，天下至今知有明遠也。今契順雖無米與公，然區區萬里之勤，儻可以援明遠例得數字乎？余欣然與之，獨愧名節之重，字畫之好，不逮魯公，故爲書淵明歸去來辭以遺之。庶幾契順託此文以不朽也。

順候無恙於東坡，東坡問將甚麼土物來順展兩首坡云：可惜數千里空手來順作荷擔勢信步而去。

書淵明酬劉柴桑詩

自夏歷秋，毒熱七八月不解，炮灼理極，意謂不復有清涼時。今日忽淒風微雨，遂御袂衣，顧念茲歲屈指可盡，陶彭澤云：今我不爲樂，知有來歲不。此言真可爲惕然也。

留連嗟感，自是通人套語，惟努力乘時差以自遣。

東坡養生集 服御

五卷 七四

既司馬溫公布余銘後，士之得道者視生死禍福如寒暑晝夜，不知所擇，而况膏粱脫粟文綈布褐之間哉？如是者天地不能使之壽，天人主不能使之貴賤，不得道而能若是乎？吾其敢以恭儉名之仲尼以筆瓢得顏子，余於溫公亦云。

溫公在洛，范蜀公自許往訪之，贈以布衾。范堯夫有布衾，銘公愛其文義，取而書於衾之首。

香說

溫成皇后閣中香用松子膜荔枝皮苦練花之類。沈檀龍麝皆不用。或以此香遺余。雖誠有恩。致然終不如嬰香之酷烈。貴人口厭芻豢則嗜。芬。歲鼻。厭龍麝故奇。此香皆非其正。嬰香出真。詰其香見沈立香譜。

凡人未能平情。卽操論與聞文俱隨一時情走。人殊不自知。

東坡養生集 服御

五卷
七五

書四戒

出與入輦。命曰屢痿之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濃。命曰腐腸之藥。此三十二字。吾嘗書之門窗几席。緇紳盤盂。使坐起見之。寢食念之。元豐三年十一月雪堂書。

東坡養生集第五卷 終

書卷藏書

東坡養生集第六卷目錄

翰墨

寶繪堂記

李氏山房藏書記

四菩薩閣記

文與可畫筍簪谷偃竹記

傳神記

書吳道子畫後

書蒲永昇畫後

書李伯時山莊圖後

老子新沐圖贊

黃庭經贊

顧愷之畫黃初平牧羊圖贊

東坡養生集 目錄

六卷

三笑圖贊

醉吟先生畫贊

韓幹畫馬贊

石室先生畫竹贊

題趙卬屏風與可竹

跋宋漢傑畫

題醉僧壁

跋醉道士圖

趙雲子畫

黃筌畫雀

戴嵩畫牛

與文與可

與錢濟明

與蒲傳正

與大覺禪師

與賈耘老

題悲寂圖詩

八賦	記潘延之許予書	題自作詩	評草書	論書	書杜介求字	跋所書清虛堂記	書所作字後	與東林廣惠禪師	跋歐陽文忠公書	書唐氏六家書後	題山公啓事帖	題逸少帖	題蘭亭記	辨法帖	跋君謨飛白	文與可飛白贊	畫雪鵲次韻
神仙中人	曲江舟次	自評字	戲書赫號紙	題辭草	記與君謨論書	題所書歸去來詞後	書黃泥坂詞後	書張少公判狀	與米元章	評楊氏所藏歐蔡書	題魯公書草	題于敬書	題筆陣圖	題晉人帖	書瑯琊篆後	仁宗皇帝御飛白記	救月圖贊
				二則					六卷							三首	

與滕達道	與元老侄孫	與朱振	客王庠	與李方叔書	答張文潛書	與謝民師推官書	與米元章	論秦少遊張文潛	與黃魯直	論文	書黃子思詩集後	哨遍	寒食詩	歐陽公論琴詩	造語	付過	書子美詩
與程秀才	與千之侄	客張嘉父	與王庠	客虔倅俞括	答劉沔書	與鮮于子駿	客李昭玘	與鮮于子駿	與黃魯直	書子由超然臺賦後	南行前集序	醉翁操	漁父詞	戲作切語竹詩	書黃魯直詩後	評司空圖詩	評韓柳詩
									六卷	二則		并引					

題所作書易傳論語說

書篆隸後

答史諷書

東坡養生集 目錄

六卷

東坡養生集

東坡養生集第六卷

翰墨

江左王如錫編

寶繪堂記

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爲樂。雖尤物不足以爲病。留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爲病。雖尤物不足以爲樂。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然聖人未嘗廢。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此四者亦狎以寓意焉耳。劉備之雉子也而好結髦，嵇康之達也而好鍛鍊，阮孚之放也而好屢屐，此豈有聲色臭味也哉？而樂之終身不厭。凡物之可喜足以悅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書與畫。然至其留意而不釋，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鍾繇至以此嘔血發塚，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玄之走柯王涯之覆壁，皆以兒戲害其國，齒其身。此留意之禍也。始吾少時嘗好此二者，家之所有唯恐其失，夫人之所有唯恐

其不吾予也。既而自笑曰：吾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書，豈不顛倒錯繆失其本心也？與自是不復好，見可喜者，雖時復蓄之，然爲人取去，亦不復惜也。譬之煙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豈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復念也？於是乎二物者，常爲吾樂而不能爲吾病。駙馬都尉王君晉卿，雖在戚里，而其被服禮義，學問詩書，常與寒士角。平居攘去膏粱，屏遠聲色，而從事於書畫，作寶繪堂於私第之東，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爲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二日記

其諷晉卿者微矣。坡公有道之語也。

楊用修

李氏山房藏書記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敝，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敝，取之而不竭，賢者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視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聃爲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唯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欲如

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手不觀遊談無根此又何也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峰下白石菴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爲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已涉其流探其原探剝其華實而咀嚼其膏味以爲已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四 六卷

藏書畧一及之只聳動人去讀書

四菩薩閣記

始吾先君於物無所好燕居如齋言笑有時顧嘗嗜書弟子門人無以悅之則爭致其所嗜庶幾一解其煩故雖爲布衣而致書與公卿等長安有故藏經龕唐明皇帝所建其門四達八板皆吳道子畫陽爲菩薩陰爲天王凡十有六軀廣明之亂爲賊所焚有僧忌其名於兵火中拔其四版以逃既重不可負又迫於賊恐不能全遂竅其兩版以受荷西奔於岐而寄死於烏牙

東坡養生集

翰墨

五 六卷

之僧舍板留於是百八十年矣客有以錢十萬得之以示軾者軾歸其直而取之以獻諸先君先君之所嗜百有餘品一旦以是四板爲甲治平四年先君沒於京師軾自汴入淮泝於江載是四板以歸既免喪所嘗與往來浮屠人惟簡誦其師之言教軾爲先君捨施必所甚愛與所不忍捨者軾用其說思先君之所甚愛軾之所不忍捨者莫若是板故遂以與之且告之曰此明皇帝之所不能守而焚於賊者也而况於余

乎余視天下之蓄此者多矣有能及三世者乎其始求之若不及既得唯恐失之而其子孫不以易衣食者鮮矣余惟自度不能長守此也是以與子子將何以守之簡曰吾以身守之吾眼可覆吾足可斷吾書不可奪若是足以守之與軾曰未也足以終子之世而已簡曰又盟於佛而以是守之凡取是者與凡以是予人者其罪如律若是足以守之與軾曰未也世有無佛而蔑鬼者然則何以守之曰軾之以是予子者凡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以為先君捨也天下豈有無父之人與其誰忍取之若其聞是而不悛不惟一觀而已將必取之然後為快則其人之賢愚與廣明之焚此者一也全其子孫難矣而况能久有此乎且夫不可取者存乎子取不取者存乎人子勉之矣為子之不可取者而已又何知焉既以予簡簡以錢百萬度為大閤以藏之且書先君像其上軾助錢二十之一期以明年冬閤成熙寧元年十月二十六日記

文與可畫筍谷偃竹記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地蚶以至於劍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為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盪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識其所以然夫既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有見於中而操之不熟者予自視了然而臨事忽焉喪之豈獨竹乎子由為學竹賦以遺與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者也而讀書者與之今天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為有道者則非耶子由未嘗畫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豈獨得其意并得其法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繼素而請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貴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為饑士大夫傳之以為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

而余爲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
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藝材當萃於子
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略曰擬將一段鵝谿絹掃
取寒稍萬尺長予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
百五十疋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絹而已與可
無以荅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哉余因
而實之荅其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庭空
影許長與可笑曰蘇子辯則辯矣然二百五十
疋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以所畫篋管谷偃竹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遺余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篋管谷在
洋州與可嘗令予作洋州三十詠篋管谷其一
也予詩云漢川修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
料得清貧餒太守渭濱千畝在胷中與可是日
與其妻遊谷中燒筍晡食發函得詩失笑噴飯
滿案元豐二年正月二十日與可沒於陳州是
歲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書齋見此竹廢卷而
哭失聲昔曹孟德祭橋公文有車過腹痛之語
而予亦載與可時昔戲笑之言者以見與可於

予親厚無間如此也

逸情妙蘊謾謾然流於楮墨之外

蘇子瞻嘗作墨竹從地一直起至頂余問
何不逐節分曰竹生時何嘗逐節生還思
清拔出於文同與可自謂與文拈一瓣香
以墨深爲而淡爲背自與可始也作成林
竹甚精 米元章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傳神記

傳神之難在目。顧虎頭云：傳形寫照，都在阿堵中。其次在額頰。吾嘗於燈下，顧自見頰影，使人就壁模之，不作眉目見者，皆失笑。知其爲吾也。目與額頰似，餘無不似者。眉與鼻口可以增減取似也。傳神與相一道，欲得其人之天法，當於衆中陰察之。今乃使人具衣冠坐，注視一物，彼方歛容自持，豈復見其天乎？凡人意思各有所在，或在眉目，或在鼻口。虎頭云：頰上加三毛，覺精采殊勝。則此人意，蓋在額頰間也。優孟學孫叔敖，抵掌談笑，至使人謂死者復生。此豈舉體皆似，亦得其意思所在而已。使畫者悟此理，則人人可以爲顧陸。吾嘗見僧惟真畫曾魯公，初不甚似，一日往見公，歸而喜其曰：吾得之矣。乃於眉後加三絃，隱約可見，作俛首仰視，眉揚而額蹙者，遂大似。南都程懷立，衆稱其能於傳神，大得其全。懷立舉止如書生，蕭然有意於筆墨之外者也。故以吾所聞助發云。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特識名言觀人用人之道俱不外此鍾伯敬

附東坡先生真贊黃山谷

子瞻堂堂出于峨眉，司馬班揚金馬石渠閣士如牆。上前論事，釋之馮唐言路以爲階，而投諸雲夢之黃東坡之酒赤壁之笛。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解羈而歸紫微玉堂。子瞻之德未變于初而名之曰元祐之黨。放之珠厓，謫耳方其金馬石渠也，不自知其東坡赤壁也。及其東坡赤壁也，不自意其紫微玉堂也。及其紫微玉堂也，不自知其珠厓僊耳也。九州四海知有東坡東坡歸矣，民笑且歌一丘一壑則無如此道人何。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書吳道子畫後

知者創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於學百工之於技自三代歷漢至唐而備矣故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書至於顏魯公畫至於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逆來順往旁見側出橫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數不差毫末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遊刃餘地運斤成風蓋古今一人而已余於他畫或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十二

不能必其主名至於道子望而知其真偽也然世罕有真者如史全叔所藏平生蓋一二見而已元豐八年十一月七日書

蘇子瞻收吳道子畫佛及侍者誌公十餘人破碎甚而當面一手精彩動人點不加墨口淺深暈成故最如活王元規家二天王皆是吳之入神畫與子瞻者一同宗室大年處天蓬亦真吳筆周仁熟家大悲亦真余白首止見四軸真筆也 宋元章

書蒲永昇畫後

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數其善者不過能為波頭起伏使人至以手捫之謂有窪隆以為至妙矣然其品格特與印板水紙爭工拙於毫釐間耳唐廣明中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畫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黃筌孫知微皆得其筆法始知微欲於大慈寺壽寧院壁作湖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十三

如風須臾而成作輪鴻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也知微既死筆法中絕五十餘年近歲成都人蒲永昇嗜酒放浪性與畫會始作活水得二孫本意自黃居采兄弟李懷袞之流皆不及也王公富人或以勢力使之永昇輒嘻笑捨去遇其欲畫不擇貴賤頃刻而成嘗與余臨壽寧院水作二十四幅每夏日挂之高堂素壁即陰氣襲人毛髮為立永昇今老矣畫亦難得而世之識真者亦少如往時董道近日常州戚氏畫水世

或傳寶之如董成之流可謂死水未可與示泉
同年而語也黃州臨臯亭西齋戲書

孫知微字太古眉陽彭山人世本田家天
機穎悟善畫初非學而能飄飄如神僊中
人喜畫釋道描法甚老黃筌不能過也筌
與其子居采始並事蜀爲待詔筌後累遷
如京副使既歸宋筌領真命爲官贊居采
復以待詔錄之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十四

書李伯時山莊圖後

或曰龍眠居士作山莊圖使後來入山者信足
而行自得道路如見所夢如悟前世見山中泉
石草木不問而知其名遇山中漁樵隱逸不名
而識其人此豈強記不怠者乎曰非也畫日者
常疑餅非忘日也醉中不以鼻飲夢中不以趾
捉天機之所合不強而自記也居士之在山也
不留着一物故其神與萬物交其智與百工通
雖然有道有藝有道而不藝則物雖形於心不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十五

形於手吾嘗見居士作華嚴相皆以意造而與
佛合佛菩薩言之居士畫之若出一人况自畫
其所見者乎

伯時嘗貌天廡滿州花放筆而馬殂矣蓋

神駿精魄皆爲伯時筆端攝之而去實古

今罕事 曾空青

老子新沐圖贊

李伯時作老子新沐圖遺道士蹇拱辰趙郡蘇某見而贊之

老聃新沐。晞髮於庭。其心淡然。若忘其形。夫子與回見之。而驚入而問之。強使自名。曰豈有已哉。夫人皆然。惟役於人。而喪其天。其人苟忘其天。則全四肢百骸。孰爲吾。繼死生終始。孰爲吾。遷彼赫赫者。將爲吾。溫彼肅肅者。將爲吾。寒一溫一寒交而萬物生焉。物皆賴之。而况吾身乎。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十六

溫爲吾。和寒爲吾。堅忽乎不知。而更千萬年。葆

光志之夫。非養生之根乎。

一云子由作

黃庭經贊 并叙

余既書黃庭內景。以贈葆光道師。而龍蹇居士復爲作經相其前。而書余二人像其後。筆勢雋妙。遂爲希世之寶。嗟嘆不足。故復贊之。曰

太上虛皇出靈篇。黃庭真人舞胎仙。髯者兩卿相。後前卯妙俠侍清。且妍十有二神服。銳堅巍巍堂堂人。中天問我何修果。此緣是心朝空夕了然。恐非其人。世莫傳。毀以二士蒼鵠。塞南隨道士。歷山淵山人。迎笑喜我還。問誰遣化老龍眠。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十七

贊黃庭卽學黃庭先生釋教文亦然。今人於周孔口中。輒雜以禪語。殊可笑也。

顧愷之畫黃初平牧羊圖贊

先生養生如牧羊。放之無何有之。翬止者自止。行者行。先生超然坐其旁。挾策讀書。羊不亡。化為石。起復。僵流涎。磨牙笑虎狼。先生指呼羊。服箱號稱雨。工行四方。莫隨上林。苾屨即。黥門。紙地尋鹽湯。

苾屨卜式事鹽湯。晉事二合用之。王聖俞

東坡養生集

六卷
十八

三笑圖贊

彼三士者。得意忘言。盧胡一笑。其樂也天。嗟此小童。麋鹿狙猿。爾各何知。亦復粲然。萬生紛綸。何鄙何妍。各笑其笑。未知孰賢。

近於士人家。見石恪畫此圖。三人皆大笑。至於冠履衣服手足。皆有笑態。其後三小童。圖測所謂。亦復大笑。世言侏儒觀優。而或問其所見。則曰。長者豈欺我哉。此畫正類此。先生自跋。

醉吟先生畫贊

黃金斟。碧玉壺。足踏東流水。目送西飛鳧。擁髻顧影者。真子子。之侍妾。奮髯直視者。非列仙之。臞儒。

先生嘗云。淵明形神似我。樂天心相似我。觀此贊。遂有相視莫逆之意。

東坡養生集

六卷
十九

韓幹畫馬贊

韓幹之馬。四其一在陸。驤首奮鬣。若有所望。頓足而長鳴。其一欲涉。尻高首下。擇所由濟。踟躕百未成。其二在水。前者反顧。若以鼻語。後者不應。欲飲而留行。以爲厩馬也。則前無羈絡。後無箠策。以爲野馬也。則隅目聳耳。豐臆細尾。皆中度程。蕭然如賢大夫。貴公子。相與解帶脫帽。臨水而濯纓。遂欲高舉遠引。友麋鹿而終天。年則不可得矣。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而無營。

石室先生畫竹贊 并叙

與可文翁之後也。蜀人猶以石室名其家。而與可自謂笑笑先生。蓋可謂與道皆逝。不留於物者也。顧嘗好畫竹。客有贊之者曰。

先生閒居獨笑不已。問安所笑笑。我非爾物之相物。我爾一也。先生又笑笑。所笑者笑笑之餘。以竹發妙竹。亦得風天然而笑。

繼致入微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二十一

題趙岷屏風與可竹

與可所至。詩在口。竹在手。來京師不及歲。請郡還鄉。而詩與竹皆西矣。一日不見。使人思之。其面目嚴冷。可使靜險躁。厚鄙薄。今相去數千里。其詩可求。其竹可乞。其所以靜厚者。不可致。此予所以見竹而嘆也。

畫與書一道。觀其書可以知其人。與可之為人。每令先生致思如此。則與可之畫有未可以言喻者矣。

跋宋漢傑畫

觀士人畫。如閱天下馬。取其意氣所到。乃若畫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芻秣。無一點俊發。看數尺許。便倦。漢傑真士人畫也。

山谷嘗云。子瞻學問文章之氣。鬱鬱芊芊。於筆墨之間。又云。挾海上風濤之勢。尤爲豪壯。知此可與論士人之畫。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廿一

題醉僧壁

惠州靈惠院壁間畫一。仰面向天醉僧。云是蜀僧隱巖所作。題詩其下。直視無前氣。吐虹。五湖三島在胸中。相逢莫怪不相揖。只見山僧不見公。

跋醉道士圖

并章子厚跋

僕素不喜酒，親正父醉士圖，以甚畏執盃持耳翁也。子瞻書。

僕觀醉道士圖，展卷末諸君題名，至于瞻所題，發噤絕倒。子厚書。

熙寧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再過長安，會正父於母清臣家，再觀醉士圖，見子厚所題，知其爲予噤也。持耳翁予固畏之，若子厚乃求其持而不得者，他日再見，當復一噤，時與清臣堯夫子。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廿二

由同觀子瞻書

酒中固多味，恨知之者寡耳。若持耳翁已太苛矣。子瞻性好山水，尚不肯渡仙遊潭，況於此而知味乎？宜其畏也。正父赴豐園時，子厚令武進復題此以繼子瞻之後。己酉端午後一日。

先生與子厚每不相下如此

趙雲子畫

趙雲子畫筆略到而意已具，工者不能然托於椎陋以戲侮來者，此柳下惠之不恭。東方朔之玩世滑稽之雄乎？或曰雲子蓋度世者，蜀人謂狂雲猶曰風雲耳。

大有玄致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廿三

黃荃畫雀

黃荃畫飛鳥，頸足皆展，或曰飛鳥縮頸則展足，縮足則展頸，無兩展者，驗之信然。乃知觀物不審者，雖畫師且不能況其大者乎？君子是以務學而好問也。

評者謂黃荃之畫神而不妙，趙昌之畫妙而不神，兼二者一洗而空之，其餘熙與徐熙金陵人所尚高雅故骨氣丰神爲古今絕筆，孫崇嗣崇勳亦得所傳。

戴嵩畫牛

蜀中有杜處士好書畫，所寶以百數。有戴嵩牛一軸，尤所愛。錦囊玉軸，常以自隨。一日曝書畫，有一牧童見之，拊掌大笑曰：「此畫鬪牛也。牛鬪力在角，尾搐入兩股間。今掉尾而鬪，謬矣！」處士笑而然之。語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不可改也。

米元章在漣水時，客齋戴嵩牛圖，未借留數日，以摹本易之，不得，客謂原本牛目中，有牧童，此則無也。

東坡先生集

翰墨

六卷
廿四

與文與可

近屢於相識處，兄與可近作墨竹，惟步弟只得一竿，未說字說澗筆，只到處作記作贊，備員火下，亦合剩得幾紙，專令此人去請。幸母久秘，不爾，不惟到處亂畫，題云與可筆，亦當執所惠絕句過狀，索二百五十足也。呵呵。

好語

與錢濟明

家有黃筌畫龍，拔起雨山，間陰威凜然，舊作那時以祈雨有應。今夕具香燈試禱之。濟明雖家居，必不廢問雨意，可來燔一炷香否？舊所藏畫，今正曝涼之，只今來開看否？

戴嵩適有此畜應用

東坡先生集

翰墨

六卷
廿五

與蒲傳正

千乘侄屢言大舅全不作活計，多買書畫奇物，常典錢使，欲老弟苦勸之。早意亦深，以爲然。歸老之計，不可及。今辦治退居後，決不能食淡衣麤，杜門絕客，貧親知相干，決不能不應酬。此數事，豈可無備？不可。但言我有好兒子，不消與管產業也。書畫奇物，老弟近年視之，不啻如糞土，縱不以鄙言爲然，且看公公甥面，少留意也。只是不作一偽語。

鍾伯敬

與大覺禪師

人至辱書伏承法候安裕傾向傾向昨奉聞欲捨禪月羅漢非有他也先君愛此畫私心以為捨施莫如捨所甚愛而先君所與厚善者莫如公又此畫頗似靈異累有所覺於夢寐不欲盡談嫌涉怪耳以此亦不欲於俗家收藏意止如此而來書乃見疑欲換金水羅漢開書不覺失笑近世士風薄惡動有可疑不謂世外之人猶復爾也請勿復談此某比乏人可令齋去兵卒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廿六

之類又不足分付告吾師差一謹幹小師齋籠使來迎取并古佛一軸亦同捨也錢塘景物樂之忌歸舍弟今在陳州得替當投東南幕官冬初恐到此亦未甚的詩筆計益老健或借得數首一觀良幸到此亦有拙惡百十首閒暇當錄上

先生捨四菩薩板計錫所直十五萬禪月羅漢并古佛絕不可以金水相易讀此令人怪呆雨破

與賈耘老

今日舟中無他事十指如懸提適有人致嘉酒遂獨飲一杯醺然徑醉念賈處士貧甚無以慰其意乃為作怪石古木一紙每遇饑時輒以開看還飽人否若吳興有好事者能為君月致米三石酒三斗終君之世者便以贈之不爾者可令雙荷葉收掌須添丁長以付之也

雙荷葉耘老妾先生云齒落目昏當是為雙荷葉所困未可專答詩也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廿七

子瞻作枯木枝幹虬屈無端石皴硬亦惟怪奇奇無端如其胸中盤鬱也吾自湖南從事過黃州初見公酒酣日君貼此紙壁上觀音紙也即起作兩枝竹一枯樹一怪石見與後晉卿借去不還

米元章

題懋寂圖詩 并贊直跋

元祐元年正月十二日，蘇子瞻李伯時爲柳仲遠作松石圖，仲遠取杜子美詩：松根胡僧懋寂，寞麗肩皓首無住著，偏袒右肩露雙腳，素禪松子僧前落之句，復求伯時畫此數句爲懋寂圖。子由題云：東坡自作蒼蒼石，留取長松待伯時。只有兩人嫌未足，兼收前世杜陵詩。因次其韻云：東坡雖是湖州孤竹石，風流各一時。前世畫師今姓李，不妨題作輞川詩。文與可嘗云：老夫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八
墨竹一派近在徐州，吾竹雖不及石似過之。此一卷公案不可不令魯直下一句。

或言子瞻不當目伯時爲前身畫師流俗人不領便是詩病，伯時一丘一壑不戒古人誰當作此？擬計子瞻此語是真相知魯直書。

畫雪鵲次韻

次韻功父觀余畫雪鵲有感
可憐倦鳥不知時，空羨騎鯨得所歸。玉局西南天一角，萬人沙苑看孤飛。

追憶郭功父觀余舊畫雪鵲復作二韻寄之時在惠州

平生才力信現奇，今在窮荒豈易歸。正似雪林樓上畫羽翰，雖好不能飛。

復官北歸再次前韻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廿九

秋霜春雨不同時，萬里今從海外歸。已出網羅毛羽在，却尋雲迹帖天飛。

蘭陵胡世將家收先生所畫蟹螯眉毛介曲屈甚，縷無不備。具先生又與王定國書曰：余近畫得寒林已入神品。

救月圖贊

凝。墓。齋。肉。脾。取。天。目。偉。哉。黑。龍。見。此。蛇。服。墓。虎。月。明。龍。反。其。族。乘。雲。上。天。雨。我。百。穀。

東坡過余清虛堂欲揮翰墨謾落紙如蛇
蜺狀因點成眼目畫飲月其上名救月圖
并題此贊偶爾游戲遂成奇筆 王鞏題

東坡居士遊戲於管城子楮先生之間作
枯槎壽木叢篠斷山筆力跌宕於風煙無
人之境蓋道人之所易而畫工之所難如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三十

印印泥霜枝風葉先成於胃次者默掣中
奮迅六反震動草書三昧之苗裔者歟金
石之友質已死而心在斷泥郢人之鼻運
斤成風之手者歟夫惟天才逸羣心法無
軌筆與心機釋水爲水立之南榮視其胃
中無有哇吟八窗玲瓏者也吾聞斯人深
入理窟積研囊筆枯禪縛律恐此物輩不
可復得公其緹衣十襲拂除蛛塵明窗葉
几如見其人 東坡先生墨戲賦 山谷

文與可飛白贊

嗚呼哀哉與可豈其多好奇也與抑其不試
故藝也始予見其詩與文又得見其行草篆隸
也以爲止此矣既沒一年而復見其飛白美哉
多乎其盡萬物之態也罪罪乎其若輕雲之蔽
月翻翻乎其若長風之卷旆也猗猗乎其若遊
絲之縈柳絮霰霰乎其若流水之舞荇帶也離
離乎其遠而相屬縮縮乎其近而不隘也其工
至於如此而余乃今知之則余之知與可者固
無幾而其所不知者蓋不可勝計也嗚呼哀哉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三十一

描摹感念不盡淋漓

飛白書始於蔡邕在鴻都學見匠人施垆
帚遂創意焉梁子雲能之武帝謂曰蔡邕
飛而不自義之白而不飛飛白之間在卿
斟酌

仁宗皇帝御飛白記

問世之治亂必觀其人。問人之賢不肖必以世考之。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合抱之木，不生於步仞之丘；千金之子，不出於三家之市。臣嘗逮事仁宗皇帝，其愚不足以測知聖德之所至，獨私竊覽觀四十餘年之間，左右前後之人，其大者固已光明偉偉，深厚雄傑，不可窺較；而其小者，猶能敦朴愷悌，靖恭持重，號稱長者，當是之時，天人和同，上

東坡先生集

翰墨

六卷
三二

下驢心才智不用而道德有餘，功業難名而福祿無窮，升遐以來十有二年，若臣若子，罔有內外，下至深山窮谷，老婦稚子，外薄四海，裔夷君長，見當時之人，聞當時之事，未有不流涕稽首者也。此豈獨上之澤與？凡在廷者，與有力焉。太子少傅安簡王公諱舉正，臣不及見其人矣，而識其爲人，其流風遺俗，可得而稱者，以世考之也。熙寧六年冬，以事至姑蘇，其子誨出慶曆中所賜公端敏字二飛白筆一，以示臣，且謂臣記

之將刻石而傳諸世。臣官在太常，職在太史，於法得書，而以爲抱烏號之弓，不若藏此筆寶曲阜之履，不若傳此書。考追蓋以論音聲，不若推點畫以究觀其所用之意，存昌歎以追嗜好不若因褒貶以想見其所與之人，或藏於名山，或流於四方，凡見此者，皆當聳然而作，如望旄頭之塵，而聽屬車之音，相與勉爲忠厚而恥爲浮薄，或由此也夫。

冠冕之文難於波蕩，公獨兼之。陸君啟

東坡先生集

翰墨

六卷
三三

跋君謨飛白

物一理也。通其意則無適而不可分。科而醫、醫之衰也。占、色而畫、畫之陋也。和、緩之醫不別老、少。曹、吳之畫不擇人物。謂彼長於是則可也。曰能是不能是則不可。世之書篆不兼隸行不及草。殆未能通其意者也。如君謨真行草隸無不如意。其遺力餘意變爲飛白。可愛而不可學。非通其意能如是乎。

詩文亦然。如先生殆所謂通其意者也。

東坡先生集 翰墨

六卷
三

書瑯琊篆後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二十八年。親巡東方海上。登瑯琊臺。觀日月。樂之。忌歸。徙黔首三萬家臺下。刻石頌秦德焉。二世元年。復刻詔書其旁。今頌詩亡矣。其從臣姓名。僅有存者。而二世詔書具在。自始皇帝二十八年。歲在壬午。至今熙寧九年丙辰。凡千二百九十五年。而蜀人蘇軾來守高密。得舊紙本於民間。比今所見尤爲完好。知其存者磨滅無日矣。而廬江文勛適以事至。審助好古善篆。得李斯用筆意。乃摹諸石。置之超然臺上。夫秦雖無道。然所立有絕人者。文字之工。世亦莫及。皆不可廢。後有君子得以覽觀焉。正月七日甲子書。

中一段算得有氣。峭未幅纔斷他。

東坡先生集 翰墨

六卷
三五

辨法帖

辨書之難正如聽響切脉知其美惡則可自謂必能正名之者皆過也今官本十卷法帖中真偽相雜至多逸少部中有出宿餞行一帖乃張說文又有不具釋智永白者亦在逸少部中此最疎謬予嘗於秘閣觀墨跡皆唐人硬黃上臨本惟鵝羣一帖似獻之筆後又於李瑋都尉家見謝尚王衍等數人書超然絕俗考其印記王涯家本其他但得唐人臨本皆可蓄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三六

題晉人帖

唐太宗購晉人書自二王以下僅千軸蘭亭以玉匣葬昭陵世無復見其餘皆在秘府至武后時爲張易之兄弟所竊後遂流落人間在王涯趙延賞家涯敗爲軍人所劫剥去金玉軸而棄其書余嘗於李都尉瑋處見晉人數帖皆有小印涯字意其爲王氏物也有謝尚謝鯤王衍等帖皆奇而夷甫得超然如羣鵝舞翅欲飛而未起也

唐太宗購王逸少書使魏徵褚遂良定真

僞我太宗購古今書而使王著精辨鑒定爲法帖此十卷是也其間一手僞帖太半甚者以千字文爲漢章帝張旭爲王子敬以俗人學智永爲逸少如其間以子敬及真智永爲逸少者猶不失爲名帖余嘗於檢校太師李瑋第觀侍中王貽永所收晉帖一卷內武帝王戎謝安陸雲輩法若篆籀體若飛動若皆委而弗錄獨取都勝兩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三七

行入十卷中使人慨嘆又劉孝孫處見柳公權所收跋子敬送梨帖然於太宗卷中辨出乃以逸少一帖連在後而云又一帖不知其爲逸少也公權唐名家尚如此顧何議著今長安李氏所收逸少帖貞觀所收第一帖著名已非逸少真蹟餘可知矣獨未知徐璠所訪者何如耳余抱疾端憂養目文藝思而得之粗分真僞因跋逐卷末以貽好事同志百年之後必有擊節賞

我者元祐三年倦游閑襄陽漫仕米元章

書

余閱書白首無魏遺墨故斷自西晉晉賢
十四帖檢授太師李璠於侍中王貽永家
購得第一帖張華真楷鍾法次王渾次王
戎次陸機次郗鑒次陸統表晉元帝批荅
次謝安次王衍次右軍次謝萬兩帖次王
珣次臣詹晉武帝批荅次謝方圓次郗愔
次謝尚內謝安帖有開元印縫兩小璽建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三八

中翰林印安及萬帖有王涯永存珍秘印
大卷前有梁秀收問古書印後有殷浩印
殷浩以丹梁秀以赭是唐末賞鑒之家其
間有太平公主胡書印王溥之印自五代
相家寶藏侍中國留丞相子也 米元章

題蘭亭記

真本已入昭陵世徒見此而已然此本最善日
月愈遠此本當復缺壞則後生所見愈微愈疎
矣

題筆陣圖

王晉所藏

筆墨之迹托於有形有形則有弊苟不至於無
而自樂於一時聊寓其心忌憂晚歲則猶賢於
博奕也雖然不假外物而有守於內者聖賢之
高致也惟顏子得之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三九

題逸少帖

逸少爲王述所困自誓去官超然於事物之外
嘗自言吾當卒以樂死然欲一遊岷嶺勤勤如
此而至死不果乃知山水遊放之樂自是人生
難必之事況於市朝眷戀之徒而出山林獨往
之言固已疎矣

題子敬書

子敬雖無過人事業然謝安欲使書官殿極竟不敢發口其氣節高逸有足嘉者此書一卷尤可愛

題山公啟事帖

此卷有山公啟事使人愛玩尤不與他書比然吾嘗怪山公薦阮咸之清正寡欲咸之所為可謂不然者矣意以謂心迹不相關此最晉人之病也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四十

題魯公書草

昨日長安安師文出所藏顏魯公與定襄郡王書草數紙此公他書尤為奇特信手自然動有姿態乃知瓦注賢於黃金雖公猶未免也

觀此數則題識豈賞鑒家語耶

書唐氏六家書後

永禪師書骨氣深穩體兼衆妙精能之至反造疎淡如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覆不已乃識其奇趣今法帖中有云不具釋智永白者誤收在逸少部中然亦非禪師書也云謹此代伸此乃唐末五代流俗之語耳而書亦不工歐陽率更書妍緊拔羣尤工於小楷高麗遣使購其書高祖嘆曰彼觀其書以為魁梧奇偉人也此非知書者凡書象其為人率更貌寒癯敏悟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四一

紀人今觀其書勁險刻厲正稱其貌耳褚河南書清遠蕭散微雜隸體古之論書者兼論其平生苟非其人雖工不貴也河南固忠臣但有譖殺劉洎一事使人怏怏然余嘗攷其實恐洎洎末年偏忿實有伊霍之語非譖也若不然馬周明其無此語太宗獨誅洎而不問周何哉此殆天后朝許李所誣而史官不能辨也張長史草書顏然天放略有點畫處而意態自足號稱神逸今世稱善草書者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真

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
行立而能走者也。今長安猶有長史真書即官
石柱記作字簡遠如晉宋間人顏魯公書雄秀
獨出一變古法如杜子美詩格力天縱奄有漢
魏晉宋以來風流後之作者殆難復措手柳少
師書本出於顏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虛
語也其言心正則筆正者非獨諷諫理固然也
世之小人書字雖工而其神情終有睚眦側媚
之態不知人情隨想而見如韓子所謂竊斧者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四二

乎抑真爾也然至使人見其書而猶憎之則其
人可知矣余謫居黃州唐林夫自湖口以書遺
余云吾家有此六人書子爲我略評之而書其
後林夫之書過我遠矣而反求於余何哉此又
未可曉也元豐四年五月十一日眉山蘇軾書

綜覈辨証亦傳亦嚴

評楊氏所藏歐蔡書

自顏柳氏沒筆法衰絕加以唐末喪亂人物彫
落磨滅五代文采風流掃地盡矣獨楊公疑式
筆迹雄傑有二王顏柳之餘此真可謂書之豪
傑不爲時世所泯沒者國初李建中號爲能書
然格韻卑濁猶有唐末以來衰陋之氣其餘未
見有卓然追配前人者獨蔡君書天資既高積
學深至心手相應變態無窮遂爲本朝第一然
行書最勝小楷次之草書又次之大字又次之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四三

分隸小劣又嘗出意作飛白自言有翔龍舞鳳
之勢識者不以爲過歐陽文忠公書自是學者
所共儀刑庶幾如見其人者正使不工猶當傳
寶况其精勤敏妙自成一家乎楊君蓄二公書
過黃州出以相示偶爲評之

跋歐陽文忠公書

歐陽文忠公用尖筆乾墨作方闊字神采秀發
膏潤無窮後人觀之如見其清眸豐頰進趨躡
如也

與米元章

示及數詩皆超然奇逸筆迹稱是置之懷袖不能釋手異日爲寶今未爾者特以公在爾呵呵臨古帖尤奇獲之甚幸燈下昏花不復成字謹已降矣餘未能盡俟少暇也

米老酷嗜書畫嘗從人借古書畫臨榻竟併以真贋本歸之俾之自擇而莫能辨也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四門

與東林廣惠禪師

古人字體殘缺處多美惡真僞全在模刻之妙根尋氣脉之通形勢之所宜然後遲筆虧者補之餘者削之隱者明之斷者引之秋毫之地失其所體遂無可觀者昔王明文梁鵠書鍾繇鐫謂之三絕要必能書然後刻况復摹哉三者常相爲利害則吾文猶有望焉耳

書張少公判狀

張旭爲常熟尉有父老訴事爲判其狀欣然持去不數日復有所訴亦爲判之他日復來張甚怒以爲好訟叩頭曰非敢訟也誠見少公筆勢殊妙欲家藏之耳張驚問其詳則其父蓋天下工書者也張由此盡得筆法之妙古人得筆法有所自張以劍器客有是理雷太簡乃云聞江聲而筆法進文與可亦言見蛇鬬而草書長此殆謬矣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四門

謂筆法有傳信矣斥江聲鬬蛇之爲謬也長公殆不欲深言之耳

書所作字後

獻之少時學書，逸少從後取其筆，而不知其長大必能名世。僕以爲不然，知書不能終筆，卒浩然聽筆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爲得之。然逸少所以重其不可取者，獨以小兒子用意精至，猝然掩之，而意未始不在筆。不然，則是天下有力者莫不能書也。治平甲辰十月二十七日，自岐下罷過謁石才翁君，強使書此數幅，僕豈曉書，而君最關中名書者，幸勿出之，令人笑也。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四六

書黃泥坂詞後

余在黃州，大醉中作此詞，小兒輩藏去。蒙醒後不復見也。前夜與黃魯直、張文潛、晁無咎夜坐，三客纔倒几案，搜索篋笥，偶得之。字半不可讀，以意尋究，乃得其全文，潛喜甚，手錄一本遺余。持元本去，明日得王晉卿書云：「吾日夕購子書，不厭近。」又以三縑傳而紙子有近書，當稍以遺我。母多費我絹也。乃用澄心堂紙，李承晏墨，書此遺之。元祐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跋所書清虛堂記

世多藏予書者，而子由獨無有。以求之者衆，而子由亦以余書爲可以必取，故每以與人不惜。昔人求書法，至拊心嘔血而不獲，求安心法，裸雪沒腰，僅乃得之。今子由既輕以予書，予人可也。又以其微妙之法言，不待憤悱而發，豈不過哉。然王君之爲人，蓋可與言此者，他人當以余言爲戒。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四七

題所書歸去來詞後

毛國鎮從予求書，且日當於林下展玩，故書陶潛歸去來以遺之。然國鎮豈林下人也哉？譬如今之執扇多齒寒林雪竹，當世所難得者，正使在廟堂之上，猶可觀也矣。

亦是妙論

書杜介求字

杜幾先以此紙求余書云大小不得過此其意不問工拙但恐字大費紙不能多耳嚴子陵若見當復有賣菜之語無以懲其失言當乾沒此紙也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四八

記與君謨論書

作字要手熟則神氣完實而有餘韻於靜中自是一樂事然常患少暇豈於其所樂常不足耶自蘊子美死遂覺筆法中絕近年蔡君謨獨步當世往往謙讓不肯主盟往年予嘗戲謂君謨言學書如汴急流用盡氣力不離舊處君謨頗諾以謂能取譬今思此語已四十餘年竟何如哉

學然後知不足凡事皆然

論書 二則

書必有神氣骨肉血五者關一不為成書也過天色明暖筆硯和暢便宜作草書數紙非獨以適吾意亦使百年之後與我同病者有發之也

神氣骨肉血五者能一一辨之否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四九

題醉草 二則

僕醉後輒作草書十數行便覺酒氣拂拂從十指出去也

吾醉後能作大草醒後自以為不及然醉中亦能作小楷此乃為奇耳

余昔與子魏飲醉中誦文長詩有拈尖浩氣響成雷之句子魏曰却道此句有底本否坡仙醉草語頗近之余始悟文長之有妙會也子魏社矣今誰復與語者悲夫

評草書

書初無意於嘉乃嘉爾草書雖是積學乃成然要是出於欲速古人云怨怒不及草書此語非是若怨怒不及乃是平時亦有意於學此弊之極遂至於周越仲翼無足怪者吾書雖不甚佳然自由新意不踐古人是一快也

周越爲主客郎中以善書名世然俗甚米

元章所謂茶坊酒店可與周越仲翼草書

同挂不入吾曹議論者也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五十

戲書赫驪紙

此紙可以錢錢祭鬼東坡試筆偶書其上後五百年當成百金之直物固有遇不遇也

題自作字

東坡平時作字骨撐肉肉沒骨未嘗作此瘦妙也宋景文公自名其書鐵絛若東坡此帖信可謂云爾已矣元符三年九月二十四日遊三州崑同舟中書

自評字

昨日見歐陽叔弼夫子書大似李北海予亦自覺其如此世或以謂似徐書者非也

記潘延之評予書

潘延之謂予由日尋常於石刻見子瞻書今見真迹乃知爲顏魯公不二嘗評魯公書與杜子美詩相似一出之後前人皆廢若予書者乃似魯公而不廢前人者也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五十一

曲江舟次

將至曲江船上灘欹側撐篙者百指篙聲石聲粲然四顧皆清瀨士無人色而吾作字不少哀何也吾更變亦多矣置筆而起終不能作一事何如且作字乎

直是明白了當

八賦

東坡在僑耳謂子過日吾嘗告汝我決不爲海
外人近日頗覺有還中州氣象乃滌硯索紙筆
焚香日果如吾言寫吾平生所作八賦當不脫
誤一字既寫畢讀之大喜曰吾歸無疑矣後數
日而廉州之命至八賦墨跡始在師成家或云
八禁中矣

嘗以決休咎乃疑於神矣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五二

神仙中人

東坡居士極不惜書然不可乞有乞書者正色
詰責之或終不與一字元祐中鎖試禮部尋來
見過案上紙不擇精麤書遍乃已性好酒然不
能四五盃已爛醉不辭謝而就卧鼻鼾如雷少
焉蘇醒落筆如風雨雖謔弄皆有義味真神仙
中人也

山谷此語不獨想像丰采并老髯胸坎俱
可洞視如瑤瑯

書子美詩

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桑柘深雨露燕雀半
生成村鼓時時急漁舟箇箇輕杖藜從白首心
跡喜雙清曉起家何事無營地轉幽竹光園野
色山影漾江流廢學從兒懶長貧任婦愁百年
渾得醉一月不梳頭子瞻云此東坡居士之詩
也或者曰此杜子美屏跡詩也居士安得竊之
居士曰夫禾麻穀麥起於神農后稷今家有倉
廩不予而取輒爲盜被盜者爲失主若必從其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五三

初則農稷之物也今考其詩字字皆若士實錄
是則居士詩也子美安得禁吾有哉

只愛其詩書之手腕閒遂自出一篇義

評韓柳詩

柳子厚詩在陶淵明下、韋蘇州上、退之豪放奇險則過之、而溫麗靖深不及也、所貴乎枯澹者、謂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實美、淵明于厚之流是也、若中邊皆枯澹、亦何足道、佛云如人食密、中邊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一二也。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五四

付過

詩有寫物之功、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他木殆不可以當此、林逋梅花詩云、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決非桃李詩也、皮日休白蓮詩云、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墮時、決非紅蓮詩、此乃寫物之工、若石曼卿紅梅詩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此至陋、蓋村學中語。

評司空圖詩

司空圖表聖自論其詩、以爲得味於味外、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此句宜善、又云、碁聲花院靜、幡影石壇高、吾嘗遊五老峰、入白鶴院、松陰滿庭、不見一人、惟聞碁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也、但恨其寒儉、有僧態、若杜子美云、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則才力富健、去表聖之流遠矣。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五五

造語

靜風自四山而下、震動大木、掩冉衆草、紛紅駭綠、蒼勃勃氣、柳子厚劉夢得皆善造語、若此句殆入妙矣、夢得云、水禽嬉戲引吭伸翮、紛驚鳴而決起、拾彩翠於沙磧、亦妙語也。

書黃魯直詩後

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雖若不適用。然不爲無補於世。

魯直詩文如蟬蛙江瑤柱格韻高絕盤殮盡廢。然不可多食多食則發風動氣。

山谷趣味蘊藉時出魏晉人語古律自成

一家先生謂在禪學中比得達磨所以極其推重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五六

歐陽公論琴詩

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此退之聽穎師琴詩也。歐陽文忠公嘗問僕琴詩何者最佳。余以此答之。公言此詩固奇。麗然自是聽琵琶詩。余退而作聽僧惟賢琴詩云。大絃春溫和平。小絃廉折亮以清。平生未識官與角。但聞牛鳴。盎中雉登木。門前刺啄誰叩。門山僧未開。君勿喚。歸家已瓦千斛。水淨洗從前箏笛耳。詩成欲寄公。而公薨。至今以爲恨。

戲作切語竹詩

隱約安幽與蕭騷。雪裁西交加工結構茂密。窈冥迷引葉油雲遠。攢聚聚族奔奔。鞭迸壁背脫。蔞吐天梯。網篠散孫息。高竿拱楠枿。漏闌零露落庭渡。獨蜩啼掃洗修纖笋。窺看詰曲絳玲瓏。脊體體邂逅盍閑携。

音韻之學不講久矣。讀此詩乃知尋常遊戲亦自有精心。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五七

寒食詩

與郭生遊寒溪。王薄吳亮置酒。郭生喜作挽歌。酒酣發聲坐爲淒然。郭生言吾恨無嘉詞。因爲畧改樂天寒食詩歌之。坐客有泣者。其詞曰。烏啼鵲噪昏喬木。清明寒食誰家哭。風吹曠野紙錢飛。古墓累累春草綠。棠梨花映白楊路。盡是死生離別處。冥冥重泉哭不聞。蕭蕭暮雨人歸去。
每句雜以散聲

漁父詞

玄真子詞清麗嘗以浣溪紗歌之矣其詞云西塞山邊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表弟季如篴言漁父詞以鷓鴣天歌之甚叶音律但詞少聲多因以憲宗畫像訪求玄真子文章及其兄勸歸之意足前後數句

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朝廷尚寬玄真子何處于今尚有詩青箬笠綠蓑衣斜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五八

風細雨不須歸人間欲避風波險一日風波十二時

鰕音愧爾雅翼曰凡牛羊之屬有肚故能嚼惟魚不然鰕獨有肚能嚼江南名鰕魚此詞一刻黃山谷語句亦小異

哨遍

陶淵明賦歸去來有其詞而無其聲余治東坡築雪堂於上人皆笑其陋獨鄱陽董毅夫過而悅之有卜鄰之意乃取歸去來詞稍加櫟括使就聲律以遺毅夫使家僮歌之時相從於東坡釋耒而和之扣牛角而爲之節不亦樂乎

爲米折腰因酒棄家口體交相累歸去來誰不遣君歸覺從前皆非今是露未晞征夫指予歸路門前咲語喧童稚嗟舊菊都荒新松暗老吾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五九

年今已如此但小窗客膝閉柴扉策杖看孤雲暮鴻飛雲出無心鳥倦知還本非有意噫歸去來今我今忘我兼忘世親戚無浪語琴書中有真味步翠麓崎嶇泛溪窈窕滑澗暗谷流春水觀草木欣榮幽人自感吾生行且休矣念寓形宇內復幾時不自覺皇皇欲何之委吾心去留誰計神仙知在何處富貴非吾志但知臨水登山嘯詠自引壺觴自辭此生天命更何疑且乘流遇坎還止

舊好誦陶潛歸去來常患其不入音律近
輒微加增損作般涉調哨遍雖微改其詞
而不改其意請以文選及本傳考之方知
字字皆非創入也 與朱康叔

其詞蓋世所謂般瞻之稍遍也般瞻龜茲
語也華言爲五聲蓋羽聲也於五音之次
爲第五今世作般涉誤矣稍遍三疊每疊
加促字當爲稍讀去聲世作哨或作涉皆
非是

東坡養生集 翰

六卷
六十

醉翁操 并引

琅琊幽谷山水奇麗泉鳴空澗若中音會醉翁
喜之把酒臨聽輒欣然忘歸既去十餘年而好
奇之士沈遵聞之往遊以琴寫其聲曰醉翁操
節奏疎宕而音指華暢知琴者以爲絕倫然有
其聲而無其辭翁雖爲作歌而與琴聲不合又
依楚辭作醉翁引好事者亦倚其辭以製曲雖
粗合均度而琴聲爲詞所繩約非天成也後三
十餘年翁旣捐館舍而遵亦沒矣有廬山王
東坡養生集 翰 墨

六卷
六一

洞道人崔閑特妙於琴恨此曲之無詞乃譜其
聲而請於東坡居士以補之云
琅然清圓誰彈響空山無言惟翁醉中知其天
月明風露娟娟人未眠荷香過山前日有心也
哉此賢同此醉翁嚙詠聲和流泉醉翁去後空
有朝吟夜怨山有時而童巔水有時而回川思
翁無歲年翁今爲飛仙此意在人間試聽徽外
三兩絃

落筆皆超軼絕塵

黃山谷

書黃子思詩集後

予嘗論書以爲鍾王之迹蕭散簡遠妙在筆畫之外至唐顏柳始集古今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以爲宗師而鍾王之法益微至於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蓋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瑋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作雖間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常應物柳宗元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非餘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圖崎嶇兵亂之間而詩文高雅猶有承平之遺風其論詩曰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醎酸之外蓋自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予三復其言而悲之閩人黃子思慶曆皇祐間號能文者予嘗聞前輩誦其詩每得佳句妙語反復數四乃識其所謂信乎表聖之言美在醎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嘆也予既與其子幾道其

孫師是辨得窺其家集而子思爲行高志爲事有異材見於墓誌詳矣予不復論獨評其詩如此

黃子思之詩未見得是如何其評唐人詩如良工善貌極醒人眼所引司空圖論詩尤起發人意

李性學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六三

南行前集序

夫昔之爲文者非能爲之爲工乃不能不爲之爲工也山川之有雲草木之有華實充滿勃鬱而見於外夫雖欲無有其可得耶自少聞家君之論文以爲古之聖人有所不能自己而作者故載與弟轍爲文至多而未嘗敢有作文之意已亥之歲侍行適楚舟中無事博奕飲酒非所以爲閨門之歡山川之秀美風俗之朴陋賢人君子之遺迹與凡耳目之所接者雜然有屬於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六四

中而發於吟嘆蓋家君之作與弟轍之文皆在凡一百篇謂之南行集將以識一時之事爲他日之所尋繹且以爲得於談笑之間而非勉強所爲之文也時十二月八日江陵驛書

不能不爲之爲工此老泉語也遂開至極

論文二則

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汨汨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石山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雖吾亦不能知也

某平生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間樂事無踰此者

非自寫不出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六五

書子由超然臺賦後

子由之文詞理精確有不及吾而體氣高妙吾所不及雖各欲以此自勉而天資所短終莫能脫至於此文則精確高妙殆兩得之尤爲可貴也

以體氣論子由此是

答黃魯直

賦始見足下詩文於孫莘老之坐上。聳然異之。以爲非今世之人也。莘老言此人。人知之者尚少。子可爲稱揚其名。賦笑曰。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卽人而人卽之。將迹名而不可得。何以我稱揚爲然。觀其文以求其爲人。必輕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其後過李公擇於濟南。則見足下之詩文愈多。而得其爲人益詳。意其超逸絕塵。獨立萬物之表。馭風騎氣。以與造物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者。遊非獨今世之君子。所不能用。雖如賦之。放浪自棄。與世澗疎者。亦莫得而友也。今者厚書詞累幅。執禮恭甚。如見所畏者。何哉。賦方以此求交於足下。而懼其不可得。豈意得此於足下乎。喜愧之懷。殆不可勝。然自入夏以來。家人輩更臥病。怨怒至今。裁答甚緩。想未深訝也。古風二首。託物引類。真得古詩人之風。而賦非其人也。聊復次韻。以爲一笑。秋暑不審。起居何如。未由會見。萬萬以時自重。

與黃魯直

晁君寄騷。細看甚奇。信其家多異材耶。然有少意。欲魯直以已意徵箴之。凡人文字。務使平和。至足餘溢。爲奇怪。蓋出於不得已。爾晁文奇怪。似差早。然不可直云爾。非謂其謬也。恐傷其邁往之氣。當爲朋友講磨之語。乃宜。不知公謂然否。

此老適不喜人妄意作奇

王聖俞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論秦少遊張文潛

秦少遊。張文潛。才識學問。爲當世第一。無能優劣。二人者。少遊下筆。精悍心所默識。而口不傳者。能以筆傳之。然而氣韻雄拔。疎通秀朗。當推文潛。二人皆辱與予遊。同升而并黜。有自雷州來者。通至少遊所惠書。詩累幅。近居蠻夷。得此如在齊聞韶也。

二人同學於蘇門先生。以爲秦得吾工。張得吾易。而世謂工可致易。不可致云。

與鮮于子駿

泰厚春不敢用啟狀，必不深評。所惠詩文，皆蕭然有遠古風味。然此風之亡也久矣，欲以求合世俗之耳目，則疎矣。但時獨於閒處開看，未嘗以示人。蓋知愛之者絕少也。所索拙詩，豈敢措手，然不可不作。特未暇耳。近却頗作小詞，雖無柳七娘風味，亦自是一家。數日前獵於郊外，所獲頗多，作得一闕，令東州壯士抵掌頓足而歌之。吹笛擊鼓，以為節，頗壯觀也。寫呈取笑。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六八

與米元章

兩日來疾有增無減，雖遷關外，風氣稍清，但虛乏不能食，口殆不能言也。兒子於何處得寶月觀賦，琅然誦之。老夫臥聽之，未半，蹶然而起，慨二十年相從，知元章不盡若此。賦常過古人，不論今世也。天下豈常如我輩賸賸耶？公不久當自有大名，不勞我輩說也。若欲與公談，則實未能相當，更後數日耶。

答李昭玘

無便久不奉書。王子中亦且出所惠書，益知動止之詳，為慰無量。比日詩體何如？既拜賜雪堂新詩，又獲觀負日軒諸詩文，耳目眩駭，不能窺其淺深矣。老病廢學已久，而此心猶在。觀足下新製及魯直無咎明略等諸人唱和，於拙者便可閣筆，不復措詞。近有李薦者，陽翟人，雖狂氣未除，而筆勢瀾翻，已有漂砂走石之勢。常識之否？子中殊長進，皆左右之賜也。何時一笑？未間。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六九

惟薦萬自重。徐人還，忽忽奉啟，不宣。

元祐初，先生知貢舉，薦適就試，意在必得。薦以冠多士，及致章，援程文大喜，以為薦無疑。遂以為魁，既折策，悵然出院，以詩送薦。歸日，平時漫識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邑蓋道其本意。薦自是學亦不進。家貧，不甚自愛，竟不第而死。

與謝民師推官書

軾敢近奉達、丞辱問訊、具審起居佳勝、感慰深矣。軾受性剛簡、學迂材下、坐廢累年、不敢復齒搢紳、自還海北、見平生親舊、惘然如隔世人、況與左右無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數賜見臨、傾蓋如故、幸甚過望、不可言也。所賜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約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態度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宜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達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楊雄好爲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類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雕蟲、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以其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七十

作賦而謂之雕蟲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通以賦詠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衆、可與知者道、難爲俗人言也。因論文偶及之耳。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貴賤也。紛紛多言、豈能有益於左右、愧悚不已。所須惠力法雨堂字、軾本不善作大字、強作終不佳、又舟中局迫難寫、未能如教。然軾方過臨江、當往遊焉、或僧有所欲記錄、當作數句留院中、慰左右念親之意。今日已至峽山寺、少留卽去、愈遠惟萬萬以時自愛、不宣。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七一

此書所論文却是蘓長公文章本色

茅鹿門

答劉沔書

頃首都曹劉君足下蒙示書教及編錄拙詩
文二十卷軾平生以言語文字見知於世亦以
此取疾於人得失相補不如不作之安也以此
常欲焚弃筆硯為瘖人而習氣宿業未能盡
去亦謂隨手雲散焉沒矣不知足下默隨其後
綴拾編綴畧無遺者覽之慙汗可為多言之戒
然世之蓄軾詩文者多矣率真偽相半又多為
俗子所改竄讀之使人不平然亦不足怪識真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七二

者少蓋從古所病梁蕭統集文選世以為工以
軾觀之拙於文而陋於識者莫統若也宋玉賦
高唐神女其初畧陳所夢之因如子虛于是公
相與問答皆賦矣而續謂之叙此與兒童之見
何異李陵蘇武贈別長安而詩有江漢之語及
陵與武書辭句僅淺正齊梁間小兒所擬作決
非西漢文而統不悟劉子玄獨知之范曄作蔡
琰傳載其二詩亦非是章卓已死琰乃流落方
卓之亂伯喈尚無恙也而其詩乃云以卓亂故

流入於胡此豈真琰語哉其筆勢乃效建安七
子者非東漢詩也李太白韓退之白樂天詩文
皆為庸俗所亂可為太息今足下所示二十卷
無一篇偽者又少謬誤及所示書詞清婉雅興
有作者風氣知足下致力於斯文久矣其窮困
本坐文字蓋願剗形去皮而不可得者然初子
過文益奇在海外孤寂無聊過時出一篇見娛
則為數日喜寢食有味以此知文章如金玉珠
貝未易鄙棄也見足下詞學如此又喜吾同年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七三

兄龍圖公之有後也故勉作報書忽忽不宜

李陵書及蔡琰二詩鹿門謂非子瞻不能
辨禿翁則極詆其謬何也

答張文潛書

頃首文潛縣丞張君足下久別思仰到京公私
紛然未暇奉書忽辱手教且審起居佳勝至慰
至慰惠示文編三復感嘆甚矣君之似于由也
子由之文實勝僕而世俗不知乃以爲不如其
爲人深不願人知之其文如其爲人故汪洋澹
泊有一唱三嘆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
作黃樓賦乃稍自振厲若欲以警發憤憤者而
或者便謂僕代作此尤可笑是殆見吾善者機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七四

也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實出於王
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於好使人同
已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
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
同於生物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
皆黃茅白蒿此則王氏之同也近見章子厚言
先帝晚年甚患文字之陋欲稍變取士法特未
暇耳議者欲稍復詩賦立春秋學宮甚美僕老
矣使後生猶得見古人之大全者正賴黃魯直

少遊晁無咎陳履常與君等數人耳如聞若
作太學博士願益勉之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我儀圖之愛莫助之此外千萬善愛偶飲卯酒
醉來人求書不能覩縷

亦非必好同也卑者溺於風靡高者不能
八面皆徹耳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七五

答度伴俞括

軾頓首資深使君閣下。前日辱訪。寵示長牋。及詩文一編。伏讀數日。廢卷拊掌。有起予之嘆。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物固有是理。患不知。知之患不能達之於口。與手。所謂文者。能達是而已。文人之盛。莫如近世。然私所敬慕者。獨陸宣公一人。家有公奏議善本。頃侍講讀。嘗繕寫進御。區區之忠。自謂庶幾於孟軻之敬王。且欲推此學於天下。使家藏此。方人挾此。藥以待世之病者。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七六

豈非仁人君子之至情也哉。今觀所示議論。自東漢以下十篇。皆欲酌古以馭今。有意於濟世之用。而不志於耳目之觀美。此正平生所望於朋友與凡學道之君子也。然去歲在都下。見一醫工頗藝而窮慨然謂僕曰。人所以服藥端為病耳。若欲以適口。則莫如芻豢。何以藥為。今孫氏劉氏皆以藥顯。孫氏明於治病。不擇甘苦。而劉氏專務適口。病者宜安。所去取而劉氏富倍孫氏。此何理也。使君斯文。未必售於世。然售不

售。豈吾儕所當挂口哉。聊以發一咲耳。進宣公奏議有一表。輒錄呈。不須示人也。餘俟面謝不宣。

只進宣公奏議一事亦足見不負所學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七七

與李方叔書

屢獲來教。因循不一。裁荅。悚息不已。比日履茲秋暑。起居佳勝。錄示子駿行狀及數詩。辭意整暇。有加於前得之。極喜慰。累書見責。以不相薦引。讀之甚愧。然其說不可不盡。君子之知人。務相勉於道。不務相引於利也。足下之文。過人處不少。如李氏墓表。及子駿行狀之類。筆勢翩翩。有可以追古作者之道。至若前所示兵鑑。則讀之終篇。莫知所謂。意者足下未甚有得於中。而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張其外者。不然則老病昏惑。不識其趣也。以此私意。猶與足下積學不倦。落其華而成其實。深願足下爲禮義君子。不願足下豐於財而廉於德也。若進退之際。不甚慎。則於定命。不能有毫髮增益。而於道德。有丘山之損矣。古之君子。貴賤相因。先後相援。固多矣。軾非敢發此道。平生相知。心所謂賢者。則於稱人中譽之。或因其言以考其實。實至則名隨之名。不可掩其自爲世用。理勢固然。非力致也。陰歷常居都下。逾年

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欲一見。終不可得。中丞傳欽之。侍郎孫莘老薦之。軾亦掛名其間。會朝廷多知履常者。故得一官。軾孤立言輕。未嘗獨薦人也。爵祿祗世乃人主所專。宰相猶不敢必。而欲責於軾可乎。東漢處士私相謚。非古也。殆似丘明爲素臣。當得罪於孔門矣。孟生貞懼。蓋亦蹈蕩流弊不足法。而況近相名字者乎。其不願足下此等也。軾於足下非愛之深。期之遠。定不及此。猶能察其意否。近秦少遊有書來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亦論足下近文益奇。明主求人。如不及。豈有終汨沒之理。足下但信道自守。當不求自至。若不深自重。恐喪失。所有言切而盡。臨紙悚息。未卽會見。千萬保愛。近夜眼昏。不一不一。

帖括何等。乃顯名厚實。無不於此取之。苟欲取顯名厚實。亦何所不至矣。嗟乎。當今之世。幾觀此正直愷切之論乎。

與王庠

軾啟遠夢差人致書問安否。輔以藥物，眷意甚厚。自二月二十五日至七月十三日，凡一百三十餘日，乃至水陸蓋萬餘里矣。罪戾遠黜，既爲親友憂，又使此兩人者跋涉萬里，比其還家，幾盡此歲。此君愛我之過而重其罪也，但喜比來侍奉多暇，起居佳勝，軾罪大責薄，居此固宜。無足言者。瘴厲之邦，僮仆者相屬於前，然亦有以取之，非寒暑失宜，則饑飽過度，苟不犯此者，亦未遽病也。若夫期至固不可逃，又非南北之故矣。以此居之，泰然不煩，深念前後所示著述文字，皆有古作者風力，大略能適意所欲言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辭至於達止矣，不可以有加矣。經說一篇，誠哉是言也。西漢以來，以文設科而文始衰。自賈誼司馬遷，其文已不逮先秦古書。別其下者，文章猶爾。況所謂道德者乎？若所論周勃則恐不然。平勃未嘗一日怠漢，陸賈爲之謀至矣。彼視祿產猶几上肉，但將相和調，則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八十一

矣

讀先生奏議十五卷，文章實用具見於斯

大計自定。若如君言，先事經營，則呂后覺悟，誅兩人而漢亡矣。軾少時好議論古人，既老涉世，更變，往往悔其言之過。故樂此以告君也。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實用。賈誼陸贄之學，殆不傳於世。老病且死，獨欲於此教子弟，豈意嫺親中乃有王郎乎？三復來祝，喜抃不已。應舉者志於得而已，今程試文字，千人一律，考官亦厭之，未必得也。如君自信，不回必不爲時所棄也。又况得失有命，決不可移乎？勉守所學，以卒遠業，相見無期，萬萬自重而已。人還謹奉手啟，少謝萬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八一

答王庠

別經累幅過當。老病廢志。豈堪英俊如此責望也。少年應科目時。記錄名數沿革。及題目等大畧。與近歲應舉者同爾。亦有少節目文字。才塵忝後。使祿舉主取去。今日皆無有。然亦無用也。實無捷徑。必得之術。但如君高才。強力積學。數年自有可得之道。而其實皆命也。但早意欲少年爲學者。每讀書。皆作數過盡之。書富如入海百貨皆有之。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八二

所欲求者耳。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人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迹故實。典章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放此。此雖迂鈍。而他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也。甚非速化之術。可笑可笑。

字字鍼人病痛。萬不可易之法。

答張嘉父

久不奉書。過辱不遺。遠枉教尺。具審起居健勝。感慰交集。著述想日益富。示諭治春秋學。此學者本務。又何疑焉。此書自有妙用。學者罕能領會。若求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亦何用。惟丘明識其妙用。然不肯盡談。微見端倪。欲使學者自見之。故僕以爲難。蓋嘗悔少作矣。未敢輕論也。凡人爲文。至老多有所悔。僕嘗悔其少矣。然著成一家之言。則不容有所悔。當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八三

微見端兆。善說春秋。

與朱振

前日蒙示所藏諸書使末學得窺家傳之秘幸甚幸甚。恕先所訓爲近古某方治此書得之頗有所開益。拜賜之重如獲珠貝。又重煩令子運筆益深愧感。老拙不揆輒立訓傳當以奉覽也。新說方熾古學崩壞言之傷心區區所欲陳未易究也。臨紙慨然不一不一。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八四

與千之侄

獨立不懼者惟司馬君實與叔兄弟耳。萬事委命直道而行縱以此竄逐所獲多矣。因風寄書此外勤學自愛近來史學凋廢去歲作試官問史傳中事無一兩人詳者可讀史書爲益不小也。

與元老侄孫

侄孫近來爲學何如恐不免越時然須多讀書史務令文字華實相副期於適用。通佳勿令得一第後所學便爲棄物也。海外亦粗有書籍六即亦不廢學雖不解對義然作文極俊壯有家法二即五即見說亦長進。曾見他文字否。侄孫宜熟看前後漢史及韓柳文有便寄近文一兩首來慰海外老人意也。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八五

與程秀才

兒子到此抄得唐書一部又借得前漢欲抄若了此二書便是窮兒暴富也。呵呵。老拙亦欲爲此而目昏心疲不能自苦故樂以此告壯者爾。總若佳惠感怍感怍。丈夫惠藥米醬薑糖皆已拜賜矣。江君先辱書深欲裁謝連寫數書倦甚且爲多謝不敏也。

蘇公少時手抄經史皆一通每一書成輒變一體卒之學成而後已。
某无咎

與滕達道

某閑廢無所用心專治經書一二年間欲了却論語書易舍弟亦了却春秋詩雖拙學然自謂頗正古今之誤粗有益於世眼目無憾也又往往自笑不會取快活真是措大餘業聞令子手筆甚高見其寫字想見其人超然者也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八六

題所作書易傳論語說

孔壁汲冢竹簡科斗皆漆書也終於蠹壞景鐘石鼓益堅古人爲不朽之計亦至矣然其妙意所以不墜者特以人傳人耳夫哉人乎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吾作易書傳論語說亦粗備矣嗚呼又何以多爲

自任不小

書篆體後

榮陽鄭惇方字希道作篆體六卷字義一篇凡古今字說班楊賈許二徐二李之學其精者皆在間有未盡傳以新意然皆有所考本不用意斷曲說其疑者蓋闕焉凡學術之邪正視其爲人鄭君信厚君子也其言宜可信余嘗論學者之有說文如醫之有本草雖草木金石一本性而醫者用之所配不同則寒溫補瀉之効隨用各別而自漢以來學者多以一字考經字同義異皆欲一之雕刻采繪必成其說是以六經不勝異說而學者疑焉余愛鄭君之學簡而通故私附於其後

學本於爲人確然之論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八七

答史諷書

前日蒙訪及以易說一通且欲責某之一言以信之天下大非某智力之所能任也某於易學嘗之矣而未之有得故雖悅足下志意之高辭說之明而不敢斷其義之是非則何能推其意以信之天下雖然足下屬我良重不可以無說蓋學者君子之務本而教者聖人之餘事故學則求之教則應之有餘則應不足則求蓋有餘而求之者有矣未有不足而能應者也蓋見求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八八

而不應者有矣未有不求而應之者也為足下計亦志於學而已學足乎已則不有知於上必有知於下不有傳於今必有傳於後不幸而不見知於上下而不傳於今又不傳於後古之人蓋猶不憾也知我者其天乎此乃易所謂知命也命者非獨貴賤死生爾萬物之廢興皆命也孟子曰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且足下求以誨人者也道無求而誨之者求人而誨之則喪道喪道以求傳道則孰取以為道足下其試思

之

此必俗學而欲妄自譽肆者故先生拒之如此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八九

東坡養生集第六卷

若庵藏書

東坡養生集第七卷目錄

達觀

遠遊庵銘 并叙

六觀堂贊

破琴詩 并引

題邢房悟前生圖 并傷

和形贈影

和影荅形

和神釋

問淵明一首

古風

荅王定國

次韻王定國南遷回見寄

次韻賀劉發

東坡養生集 目錄

七卷

送千乘千能兩侄還鄉

懷西湖寄晁美叔同年

古意

客位假寐

無題

奉和成伯大雨中會客解嘲

和子由澠池懷舊 戲書

天目聞雷

夢中論馬

二蟲

滿庭芳 警悟

虎飄飄 三首

薄薄酒二首 并序

二魚說 河之魚海之魚

烏說

桃符艾人語

螺蚌相語

書咒語贈王君

祭春牛文

送張道士叙

凌虛臺記

放鶴亭記

邵茂誠詩集序

太息

明正

跋歐陽文忠公書

書朱象先畫後

記劉原父語

記寶山題詩

書詩

跋陳瑩中題歐公帖

東坡養生集 目錄

七卷

唐允從論青苗

書歐陽公黃牛廟詩後

跋赤溪山主頌

跋王氏華嚴經解

荅李端叔書

荅李昭玘

荅陳傳道書

荅毛澤民

與黃魯直

與沈肅達

與楊元素

與王定國

荅王定國

與李公擇

荅范景山

與鄭靖老

與王慶源

與參寥

答參寥

與南華辨老

與徐得之

答蔡景繁

與蔡景繁

與滕達道

與王敏仲

答廖明畧

答錢濟明

與子明兄

答陳季常

與蹇授之

答胡道師

與陳輔之

伯倫非遠

王梵志詩

東坡養生集 目錄

七卷

記徐陵語

石塔別語

愛富貴好名

苦樂

詆遊松風亭

偈耳試筆

壽禪師放生

書遺蔡元元

不發宿藏

說鬼

楊州夢

遇祟

東坡養生集第七卷

東坡養生集第七卷

江左王如錫編校

遠觀

遠遊庵銘

并叙

吳復古子野、吾不知其何人也、徒見其出入人間、若有求者、而不見其所求、不喜不憂、不剛不柔、不惰不修、吾不知其何人也、昔司馬相如有言、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癯、意甚鄙之、乃取屈原遠遊、作大人賦、其言宏妙、不遺而放、今子野行於四方十餘年矣、而歸於南海之上、必將俯仰百世、奄忽萬里、有得於屈原之遠遊者、故以名其庵、而銘之曰、

悲哉世俗之迫隘也、願從子而遠遊、子歸不來、而吾不往、使罔象乎相求、問道於屈原、借車於相如、忽焉不自知、歷九疑而過崇丘、宛兮相逢乎南海之上、踞龜殼而食蛤蜊者、必子也、庶幾為我一笑、而少留乎、

寄歷落以嘯傲

六觀堂贊

我觀衆生、念念爲人、實不見心、夜不見身、佛言如夢、非想非因、夢中常覺、孰爲形神、我觀衆生、終日疑怖、士偶不然、無里礙、故佛言如幻、永離愛惡、饑食書餅、無有是處、我觀衆生、起滅不停、以是爲我、故有虎生、佛言如泡泡、本無成、能壞無成、雖佛不能、我觀衆生、顛倒已久、以光爲無、以影爲有、佛言如影、我亦舉手、從此永斷、日中狂走、我觀衆生、同遊露中、對面不見、示露眼蒙、東坡養生集 送觀 七卷

佛言如露、一照而通、蒙者既滅、照者亦空、我觀衆生、神通自在、於電光中、建立世界、佛言如電、言發意會、佛與衆生、了無雜壞、垂慈老人、常作是觀、自一生六六生千萬生、故無窮一故、不亂東坡無口誰爲此贊

如夢幻泡影、如露如電、此佛氏言也得先
生此贊、遂覺勝解卓然

破琴詩 并引

舊說房琯開元中嘗宰盧氏、與道士邢和璞出遊過夏口村、入廢佛寺、坐古松下、和璞使人鑿地得甕中所藏婁師德與永禪師書、笑謂琯曰、願憶此耶、琯因悵然悟前生之爲永師也、故人柳子玉寶此書、云是唐本、宋復古所臨者、元祐六年三月十九日、予自杭州還朝、宿吳松江、夢長老仲殊挾琴過予、彈之有異聲、就視琴頗損、而有十三絃、予方嘆惜不已、殊曰、雖損尚可修、東坡養生集 送觀 七卷

曰、柰十三絃何、殊不荅、誦詩云、度數形名本偶然、破琴今有十三絃、此生若遇邢和璞、方信秦箏是響泉、予夢中了然識其所謂、既覺而忘之、明日晝寢、復夢殊來理前語、再誦其詩、方驚覺、而殊適至、意其非夢也、問之殊、蓋不知是歲六月、見子玉之子子文於京師、求得其畫、乃作詩并書所夢其上、子玉名瑾、善作詩、及行草書、復古名迪、畫山水草木、蓋妙絕一時、仲殊本書生、家學佛、通脫無所著、皆奇上也

破琴雖未修、中有琴意足、誰云十三絃、音節如
佩玉、新琴空高張、絃聲不附木、宛然七絃琴、動
與世好逐、陋矣房次律、因循墮流俗、懸知董庭
蘭、不識無絃曲、

題邢房悟前生圖 并偈

余作破琴詩、求得宋復古畫、邢和璞於柳仲遠、
付遠以此本託王晉卿臨寫、為短軸、名為邢房
悟前生圖、作詩題其上、

此身何處不堪為、逆旅浮雲自不知、偶見一張

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

閑故紙、便疑身是、永福師、

王晉卿得破墨三昧、又嘗聞祖師第一義、故畫
邢和璞房次律論前生圖、以寄其高趣、東坡居
士既作破琴詩、記夢異矣、復說傷言、

前夢後夢真是一、此幻彼幻非有二、正好長松
水石間、更憶前身後身事、

事不必相着、語不必可解、自為一時佳趣、
劉須溪

和形贈影

天地有長運、日月無開時、孰居無事中、作止推
行之、細察我與汝、相因以成茲、忽然乘物化、豈
與生滅期、夢時我方寂、偃然無所思、胡為有哀
樂、種種隨過、涵我舞汝、凌亂相應、不少疑、還將
醉時語、答我夢中辭、

和影答形

丹青寫君容、常恐畫師拙、我依月燈出、相肖兩
奇絕、妍媸本在君、我豈相媚悅、君如火上烟、火

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

盡君乃別我、如鏡中像、鏡壞我不滅、雖云附陰
晴了、不受寒熱、無心但因物、萬變豈有竭、醉醒
皆夢爾、未用議優劣、

和神釋

子本無我、其初因物著、豈惟老變衰、念念不
如故、知君非金石、安足長託附、莫從老君言、亦
莫用佛語、仙山與佛國、終恐無是處、甚欲隨陶
翁、移家酒中住、醉醒要有盡、不易逃諸數、平生
逐兒戲、處處餘作具、所至人聚觀、指日生毀譽、

如今一弄火。好惡都焚去。既無負載勞。又無冠
攘其仲尼。晚乃覺。天下何思慮。

問淵明一首

子知神非形。何復異人天。豈惟三才中。所在靡
不然。我引而高之。則爲日星懸。我散而卑之。寧
非山與川。三皇雖云沒。至今在我前。八百要有
終。彭祖非永年。皇皇謀一醉。發此露。橫妍有酒
醉。不辭無酒斯。飲泉立善求我譽。饑人食饒涎。
委運憂傷生。運去生亦遷。縱浪大化中。正爲化
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 六

所經應盡便須盡。寧復俟此言。

反覆說來俱有至味

古風

精神洞元化。白日昇高旻。俯仰凌倒景。龍行逸
如神。半道過紫府。弭節聊逡巡。金床設寶几。璫
璨明月環。仙者二三子。眷然骨肉親。飲我霞石
盃。放盃恍如春。遂朝玉虛上。冠劍班列真。無端
拜失儀。放弁令自新。雲霄難遽返。下土多埃塵。
淮南守天庖。嗟我復何人。

絕似韓昌黎卽太白猶不善作此中語也
讀灰夏

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

此詩刻少游集中疑是先生守揚時作

荅王定國

韓退之孟郊墓銘云以昌其詩舉此問王定國
當昌其身耶昌其詩也來詩下語未契此荅之
昌身如飽腹飽盡還當餓昌詩如膏面爲人作
容姿不如昌其氣鬱鬱老不衰雖云老不衰却
壞安所之不如昌其志志壹氣自隨養之塞天
地孟軻不吾欺人言魏勃勇股栗向小兒何如
魯連子談笑却秦師謹勿怨謫謫乃我得道資
淤泥生蓮花糞壤出蘭芝賴此善知識使我枯
東坡先生集 遼觀 七卷 八

能昌其志則謫謫皆妙不爾便沒把柄

次韻王定國南遷回見寄

土。暈。銅。花。鐸。秋。水。要。須。憚。石。相。礪。砥。十。年。水。蘗。
戰。膏。梁。萬。里。煙。波。濯。統。緒。歸。來。詩。思。轉。清。激。百。
丈。空。潭。數。魴。鯉。迺。將。桂。浦。擷。蘭。蓀。不。記。槐。堂。收。
劍。履。却。思。庾。嶺。今。何。在。更。說。彭。城。真。夢。耳。君。知。
先。竭。是。甘。井。我。願。得。全。如。苦。李。妄。心。不。復。九。回。
腸。至。道。終。當。三。洗。髓。廣。陵。陽。羨。何。足。較。只。有。無。
何。真。我。里。樂。全。老。子。今。禪。伯。掣。電。機。鋒。不。容。擬。
心。通。豈。復。問。云。何。印。可。聊。須。荅。如。是。相。逢。爲。我。
東坡先生集 遼觀 七卷 九

我話留滯桃花春漲孤舟起

來詩述彭城舊遊余買田陽羨來詩以爲
不如廣陵樂全張安道也定國其脩先生自注

次韻賀劉發

秦少遊夢發殯而葬之者云是劉發之柩是歲發首薦秦以詩賀之劉涇亦作因次其韻

君看三代士執雉本以殺身為小補居官死職戰死綏夢尸得官真古語五行勝已斯爲官官如草木吾如土仕而未祿猶賓客待以純臣蓋非古餽焉日獻福寡君豈比公卿相爾汝世衰道微士失已得喪悲懽反其故草袍蘆簑相嫖媚飲食嬉遊事羣聚曲江船舫月燈毬是謂舞東坡養三集 達觀 七卷 十

殯而歌墓看花走馬到東野餘子紛紛何足數二生年少兩豪逸詩酒不知軒冕苦故今將仕夢發棺勸子勿爲官所腐塗車芻靈皆假設著眼細看君勿誤時來聊復一飛鳴進隱不須煩伍舉

如此賀章讀者作何領畧

送千乘千能兩侄還鄉

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譬如飲不醉陶然有餘歡君看龐德公白首終泥蟠豈無子孫念顧獨遺以安鹿門上冢回懸下拜龍鬚躬耕竟不起昔舊節獨完念汝少多難冰雪落綺紈五子如一人奉養真色難烹鵝獨餽母自製苜蓿漿日昃恐累人寧我食無肝西來四千里敝袍不言寒秀眉似我兄亦復心閑寬忽然捨我去歲晚留餘酸我豈軒冕人青雲意先關汝歸時松東坡養三集 達觀 七卷 十一

菊環以青琅玕梧陰三年成可以挂我冠清江入城郭小圃生微瀾相從結茅舍曝背談金鑾俗人見子侄便想富貴有道者見子侄亭岡桑麻伏臘菟裘一時上心此之謂真愛譚友夏

懷西湖寄晁美叔同年

西湖天下景。遊者無愚賢。深淺隨所得。誰能識其全。嗟我本狂直。早爲世所捐。獨尋山水樂。付與寧非天。三百六十寺。幽尋遂窮年。所至得其妙。心知口難傳。至今清夜夢。耳目餘芳鮮。君持使節節。風采燦雲煙。清流與君對。安肯爲君妍。胡不屏騎從。暫借僧榻眠。讀我壁間詩。清涼洗煩煎。策杖無道路。直造意所便。應逢古漁父。蕭間自賣緣。問道若有得。買魚勿論錢。

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
十二

遊湖上真性情懷湖上真念頭一二語道

破中間一段勸化富貴人假山水處痛快

難言
譚友夏

古意

見曹將軍學官府。翁憐兒癡。旁笑侮。翁出坐曹。復復呵。賢於羣兒能幾何。兒曹報人以爲戲。公怒。報人血流地。等爲戲劇。誰復先我年。爲翁兒更賢。

當是實語莫作譏刺看

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
十三

客位假寐

謁入不得去。兀坐如枯株。豈惟主忘客。念我亦忘吾。同僚不解事。慍色見髭鬚。雖無性命憂。且復忍須臾。

此謁鳳翔守陳公弼也。公傲睨之意具見。

無題

引手攀紅樓。紅樓落如線。仰首看紅日。紅日走如箭。年光與時景。傾刻互衰變。何當血肉身。安得常強健。人心苦執迷。富貴憂貧賤。憂色常在眉。歡容不上面。吾今頭半白。把鏡非不見。惟應花下酒。更待他人勸。

趙二語搖人故選之非謂後來作達生語也
譚友夏

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
十四

奉和成伯大雨中會客解嘲

樂事難并真實語。坐排用意多乖誤。興來取次或成權。瓦鉤却勝黃金注。我生禍患久不擇。肯爲一時風雨阻。天公變化豈有常。明月行看照歸路。

率爾之句有趣
袁中卿

和于由澠池懷舊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往日崎嶇還記否。路長人困塞驢嘶。

往日死馬於二陵騎驢至澠池
先生自注

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
十五

戲書

五言七言正兒戲。三行五行亦偶爾。我性不飲只解醉。正如春風弄羣卉。四十年來同幻事。老去何須別愚智。古人不往亦不滅。我今不作亦不止。寄語悠悠世上人。浪生浪死一埃塵。洗墨無池筆無冢。聊爾作戲悅吾神。

原刻龐公詩後讀之殊屬無當及閱一善本乃知另是一首不覺撫掌稱快

天目聞雷

唐道人言天目山上俯視雷雨每大雷電但聞雲中如嬰兒聲殊不聞雷震也

已外浮名更外身區區雷電若爲神山頭只作嬰兒看無限人間失筋人

所處地步高下不同眼界亦隨之不可強也

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
十六

夢中論馬

數日前夢人示余一卷文字大略若論馬者用吃齋兩字夢中甚賞之覺而忘其餘戲作數語足之

入驥雖老舉鞭脫逸交馳蟻封走中衡石勿睨爲駘豈肉減節徐行方軌動輒吃齋天資相絕未易致詰

古甚感甚自負甚可敵未穆絕交四言詩
譚友夏

二蟲

君不見水馬兒步步逆流水大江東流日千里此蟲趨趨長在此君不見鰕螯堆決起隨衝風隨風一去宿何許逆風還浴蓬蒿中二蟲愚智俱莫測江邊一笑無人識

方言阿如軋亦名鵝濫堆

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
十七

滿庭芳 警悟

蝸角虛名蠅頭微利算來着甚乾忙事皆前定誰弱又誰強且起開身未老儒放我些子疎狂百年裏渾教是醉三萬六千場思量能幾許憂愁風雨一半相妨又何須抵死說短論長幸對清風皓月苔茵展雲幙高張江南好千鍾美酒一曲滿庭芳

此詞碑刻徧傳海內使功名競進之徒讀之可以解體 玉林詞選

虛飄飄 三首

虛飄飄、畫簷蛛結網、銀漢雀成橋、塵瀆雨、桐葉霜、飛風柳條露、凝殘點、見紅日、星曳餘光、橫碧霄、虛飄飄、比浮名利猶堅牢、

虛飄飄、花飛不到地、虹起謾成橋、入夢雲千疊、遊空絲萬條、蜃樓百尺橫滄海、鴈字一行書絳霄、虛飄飄、比人身世猶堅牢、

虛飄飄、風寒吹絮浪、春暖冰橋、勢緩霞垂絲、聲乾葉下條、雨中漚點隨流水、風裏絲雲橫碧

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 十八

霄、虛飄飄、比時富貴猶堅牢、

後二首係黃秦倡和見少進集

薄薄酒二首 并序

膠西先生趙明叔家貧好飲、不擇酒而醉、常云、薄薄酒、勝茶湯、醜醜婦、勝空房、其言雖俚而近乎達、故推而廣之、以補東州之樂府、既又以爲未也、復自和一篇、聊以發覽者之一噱云耳、

薄薄酒、勝茶湯、醜醜婦、勝空房、無裳醜妻惡妾、勝空房、五更待漏靴滿霜、不如三伏日高睡足北窓涼、珠襦玉柙、萬人祖送、歸北邙、不如縣鶉百結獨坐負朝陽、生前富貴死後文章、百年瞬息萬

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 十九

世怵夷齊盜跖俱凶羊、不如眼前一醉是非憂樂都兩忘、

薄薄酒、飲兩鍾、麤麤布着兩重、美惡雖異醉暖同、醜妻惡妾壽乃公、隱居求志義之從、本不計較、東華塵土北窓風、百年雖長要有終、富死未必輸生窮、但恐珠玉留君容、千載不朽遭樊崇、文章自足欺百輩、誰使一朝富貴面發紅、達人自達酒何功、世間是非憂樂本來空、

長韻應和激越高曠 劉須溪

二魚說

予讀柳子厚三戒而愛之。又嘗悼世之人，有妄怒而招悔，欲蓋而彌彰者，遊吳，得二魚於海濱。之人亦似之作二魚說，非意乎。讀子厚者，亦聊以自警云。

河之魚

河之魚有豚其名者，游於橋間而觸其柱，不知遠去，怒其柱之觸已也，則張頰植鬣，怒腹而浮之。水久之莫動，飛鳶過而攫之，磔其腸而食之。

東坡養生集

遠觀

七卷
二十

海之魚

海之魚有烏賊其名者，吻水而水烏戲於岸間，懼物之窺已也，則吻水以蔽物，烏疑而視之，知其魚也而攫之，嗚呼！徒知自蔽以求全，不知滅迹以杜為識者之所窺，哀哉。

子厚三戒臨江之塵倚勢以干非類黔之驢出技以怒強永某氏之鼠竊時以肆暴

烏說

烏於人寵黜伺人音色有異，輒去不留，雖捷矢巧彈不能得其便也。閭中民狙烏性以為物無不可以性取者，則之野，挈壘飯楮錢，陽哭冢間。若祭者然，哭竟，烈錢弄飯而去。烏則爭下啄啄盡，哭者復立它冢，烈錢弄飯如初。烏不疑其給也，益鳴爭，乃至三四皆飛從之，稍狎迫於羅網，舉獲其烏焉。今夫世之人，自謂智足以周身而不知禍藏於所伏者，幾何不見賣於哭者哉！其

東坡養生集

遠觀

七卷
廿一

武不知周身之術，而以愚觸死，則其為智猶不如烏之始靈於彈，韓非作說難死於秦，天下哀其以智死，楚人不知說難而謂之沐猴，天下哀其以愚死。二人者，其為愚智則異，其於取死則同矣。竊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觀時而動，禍可及哉。

貪餌遭烹智愚總無所用之

桃符艾人語

桃符仰罵艾人曰、爾何草芥而輒據吾上、艾人俯謂桃符曰、爾已半截入土、安敢更與吾較高下乎、門神傍笑而解之曰、爾輩方且傍人門戶、更可爭閑氣耶、

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
廿二

螺蚌相語

中渚有螺蚌相遇、島間蚌謂螺曰、汝之形如鸞之秀、如雲之孤、縱使卑朴、亦是仰德、螺曰、然云何珠璣之寶、天不授我、反授汝耶、蚌曰、天授於內、不授於外、啟予口見予心、汝雖外美、其如內何、摩頂放踵、委曲而已、螺乃大慙、掩面而入水、傍人門戶、政此委曲輩爲之、

書呪語贈王君

王君善書符、行天心正一法、爲里人療疾驅邪、僕嘗傳咒法、當以傳王君、其辭曰、汝是已死我、我是未死汝、汝若不吾崇、吾亦不汝苦、

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
廿三

祭春牛文

元豐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天欲明、夢數吏人持紙一幅、其上題云、請祭春牛文、余取筆疾書其上、云三陽既至、庶草將興、爰出土牛、以戒農事、永被丹青之好、本出泥塗、成毀須臾之間、誰爲喜愠、吏微笑曰、此兩句當有怒者、伺一吏云、不妨不妨、此是喚醒他、

那堪如此醜詆

述張道士叙

古者贈人以言，彼雖不吾乞，猶將發藥也。蓋未有不吾乞而亦有待發藥者，以吾友之賢，茲又奚乞？雖然，我反乞之，日與吾友心肺之謀，幾三年矣。非同頃暫也。今乃別去，遂默默而已乎？抑不足教乎？豈無事於教乎？將周旋終始，籠絡蓋遮，有所惜乎？嗟僕之才，陋甚也。而吾友每過愛，豈信然乎？止於此可乎？抑容有未至，當勉乎？自念明於處，已暗於接物，其不可至死以不喜故，

東坡養生集

述張

七卷
廿四

識罵詈之抑足恤乎？將從從然與之合乎？身且老矣，家且窮矣，與物日忤而取途且遠矣，將明滅如草上之螢乎？浮沉如水中之魚乎？陶者能員而不能方，矢者能直而不能曲，將為陶乎？將為矢乎？山有蒺藜可羹也，野有麋鹿可脯也，一絲可衣也，一瓦可居也，詩書可樂也，父子兄弟妻孥可游衍也，將謝世路而適吾所自適乎？抑富貴聲名以偷夢幻之快乎？行乎止乎？遲乎速乎？吾友其可教也，默默而已，非所以望吾友也。

凌虛臺記

國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於終南，而都邑之麗山者，莫近於扶風。以至近求窅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此凌虛之所為築也。方其未築也，太守陳公扶樓道遙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累累如人之旅行於牆外，而見其髻也。曰：是必有異，使工鑿其前為方池，以其土築臺，高出於

東坡養生集

述刻

七卷
廿五

屋之簷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上者，恍然不知臺之高，而以為山之踴躍奮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虛，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文以爲記，賦復於公曰：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兔之所窟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耶？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爲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常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橐泉也；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

也計其一時之盛宏傑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髮髯而破瓦頽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為禾黍荆棘丘墟隴畝矣而況於此臺與夫臺猶不足恃以長久而況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與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臺之存亡也既已言於公退而爲之記

大是琢句而氣槩籠罩目中了無太守在

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 廿六

放鶴亭記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十二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莫則係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郡守蘇軾時從賓客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揖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於九臯聲聞於天蓋其爲物清遠閑放超然於塵垢之外故易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爲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

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 廿七

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閑放如鶴者猶不
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惑
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爲害而況於鶴乎由此觀
之其爲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山人忻然而笑
曰有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

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
然歛翼婉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
日於澗谷之間吟咏蒼苔而履白石鶴歸來兮
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履葛衣而鼓琴

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
廿八

躬耕而食今其餘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
可以久留元豐元年十一月初八日記

以南面形隱居以酒形鶴其旨多風其言

放而有據矣

邵茂誠詩集序

貴賤壽夭也賢者必貴仁者必壽人之所欲
也人之所欲適與天相值實難譬如匠慶之山
而得成虞豈可常也哉因其適相值而貴之以
常然此人之所以多怨而不通也至於文人其
窮也固宜勞心以耗神盛氣以忤物未老而衰
病無惡而得罪鮮不以文者天人之相值既難
而人又自賊如此雖欲不困得乎茂誠諱迎姓
邵氏與余同年登進士第十有五年而見之於

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
廿九

吳興孫莘老之座上出其詩數百篇余讀之彌
月不厭其文清和妙麗如晋宋間人而詩尤可
愛咀嚼有味雜以江左唐人之風其爲人篤學
強記恭儉孝友而貫穿法律敏於吏事其狀若
不勝衣語言氣息僅屬余固哀其任衆難以瘁
其身且疑其將病也踰年而茂誠卒又明年余
過高郵則其喪在焉入哭之敗幃瓦燈塵埃蕭
然爲之出涕太息夫原憲之貧顏回之短命楊
雄之無子馮衍之不過皇甫士安之篤疾彼遇

其一而人哀之至今而茂誠兼之豈非命也哉
余是以錄其文哀而不怨亦茂誠之意也

欽陷事情却說得人暢然無復遺憾

東坡養生集 遠觀

三十一

太息 送秦少章

孔北海與曹公論盛孝章云孝章實丈夫之雄
者也遊談之士依以成聲今之少年喜謗前輩
或譏評孝章孝章要爲有天下重名九牧之人
所共稱嘆吾讀至此未嘗不廢書太息也日嗟
乎英偉奇逸之士不容於世俗也久矣雖然自
今觀之孔北海盛孝章猶在世而向之譏評者
與草木同腐久矣吾舉進士試於禮部歐陽文
忠公見吾文曰此我輩人也吾當避之方是時

東坡養生集 遠觀

七卷 三一

士以剽裂爲文聚而見訕且訕公者所在成市
曾未數年忽焉若濂水之歸壑無復見一人者
此豈復待後世哉今吾衰老廢學自視缺然而
天下士不吾棄以爲可以與於斯文者猶以文
忠公之故也張文潛秦少游此兩人者士之超
逸絕塵者也非獨吾云爾二三子亦自以爲莫
及也士駭於所未聞不能無異同故紛紛之言
常及吾與二子吾策之審矣士如良金玉而
有定價豈可以愛憎口舌貴賤之與少游之弟

少章復從吾游不及期年而論議日新若將施於用者欲歸省其親且不忍去烏乎子行矣歸而求諸兄吾何加焉作太息一篇以餞其行使藏於家三年然後出之

凡爲文與立身要一段自得自信處世俗疑謫吾取以爲磨練之一助

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
三二

明正 送子假失官東歸

世俗之患患在悲樂不以其正非不以其正其所取以爲正者非也請借子以明其正子之失官有爲于悲如子之自悲者乎有如子之父兄妻子之爲子悲者乎子之所以悲者惑於得也父兄妻子之所以悲者惑於愛也惟不與於已者則不惑亦不悲夫惑則悲不惑則不悲人宜以惑者爲正與抑將以不惑者爲正與以不惑者爲正則不悲者正也然子亦有所樂者曰吾

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
三三

之所以爲吾者豈以是哉雖失是其所以爲吾者猶存則吾猶可樂焉已而不樂又從而悲之則亦不忍夫天下之凡愛我者之悲而不釋乎天下之凡惡我者之喜也夫愛我而悲惡我而喜是知我之粗也樂其所以爲吾者存是自知之深也人不以自知之深爲正而以知我之粗者爲正是得爲正也與故吾願爲子言其正子將終身樂而不怒詩云優哉遊哉聊以卒歲

縱送詰難極醒極快章法亦是孟子

跋歐陽文忠公書

賀下不賀上。此天下通語。士人歷官一任。得外無官諱。中無所愧於心。釋肩而去。如大熱遠行。雖未到家。得清涼館舍。一解衣漱濯。已足樂矣。况於致仕而歸。脫冠珮。訪林泉。顧平生一無可恨者。其樂豈可勝言哉。余出入文忠門。最久。故見其欲釋位歸田。可謂切矣。他人或苟以藉口。公發於至情。如饑者之念食也。顧勢有未可者。耳觀與仲義書。論可去之節。三至欲以得罪病。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 三四

而去。君子之欲退。其難如此。可以爲進者之戒。中無所愧恨。此語未易言。

書朱象先書後

松陵人朱君象先。能文而不求舉。善書而不求售。曰。文以達吾心。書以適吾意而已。昔闢立本始以文學進身。卒蒙畫師之恥。或者以是爲君病。余以謂不然。謝安石欲使王子敬書太極殿榜。以常仲將事諷之。子敬曰。仲將魏之大臣。理必不爾。若然者。有以知魏德之不長也。使立本如子敬之高。其誰敢以畫師使之。阮千里善彈琴。無貴賤長幼。皆爲彈。神氣冲和。不知向人所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 三五

在內。兄潘岳使彈。終日達夜。無忤色。識者知其不可榮辱也。使立本如千里之達。其誰能以畫師辱之。今朱君無求於世。雖王公貴人。其何道使之遇。其解衣盤礴。雖余亦得攫攘其旁也。元祐五年九月十八日。東坡居士書。

能用我法。亦是處世法中妙訣。

記劉原父語

昔爲鳳翔幕官、過長安、見劉原父、留吾軒、飲數日酒、酣謂吾曰、昔陳季弼告陳元龍曰、聞遠近之論、謂明府驕而自矜、元龍曰、夫閭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伯之器、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安足錄哉、因仰天太息、此亦原父之

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
三六

雅趣也、吾後在黃州、作詩云、平生我亦輕餘子、晚歲誰人念此翁、蓋記原父語也、原父既沒久矣、尚有貢父在、每與語、強人意、今復死矣、何時復見此俊傑人乎、悲夫、

意氣道上不顧世有側目人

王聖俞

劉敞字原父、表州人、慶曆中舉進士、廷試第一、自六經百氏下至傳記、無所不通、私謚公、是先生弟敞字貢父、謚公、非先生同、敞登進士、終中書舍人、有集六十卷、

記寶山題詩

予昔在錢塘、一日晝、寢於寶山僧舍、起題其壁云、七尺頑軀、走世塵、十圖便腹、貯天真、此中空洞、全無物、何止容君數百人、其後有數小子、亦題名壁上、見者乃謂予誚之也、周伯仁所謂君者、乃王茂弘之流、豈此等輩哉、世子多諱、蓋僭者也、吾嘗作李太白真贊云、生平不識高將軍、手污吾足、乃敢喚吾、今復書此者、欲使後之小人、少知自揆也、

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
三七

罵得毒

書謫

吾昔謫居黃州、曾于固居憂臨川死焉、人有妄傳吾與子固同日化去、如李賀長吉死時事、以上帝召也、時先帝亦聞其語、以問蜀人蒲宗孟、且有嘆息語、今謫海南、又有傳吾得道乘小舟入海、不復返者、京師皆云、兒子書言之、今日有從廣州來者云、太守何述言吾在儋耳、一日忽失去、獨道服在耳、蓋上賓也、吾平生遭口語無數、蓋生時與韓退之相似、吾命宮在斗牛間、而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
三八

身官亦在焉、故其詩曰、我生之辰、月宿南斗、且日無善名、以聞、無惡聲、以揚、今謫吾者、或云死、或云仙退之之言、良非虛耳、

凡世所指目者、其聲影之吠、自甚曰仙曰死、猶未足云謫也、

跋陳瑩中題歐公帖

敬其人、愛其字、文忠公之賢、天下皆知、使嘉祐以前、見其書者、皆如今日、則朋黨之論、何自興、元祐元年四月、延平陳璣書、

美哉瑩中之言也、仲尼之存、或削其跡、夢奠之後、履藏千載、文忠公讀石守道文集、有云、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公歿之後、二十餘年、憎愛一衰、議論乃公、亦何待後世乎、紹聖元年五月、書、

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
三九

司諫延平陳璣瑩中自號了翁、嘗移書責曾布、又言蔡京及弟卞之姦惡、章數十上、除名編隸、合浦以虎汪應辰以爲出死力、攻璣姦者、天下一人而已、

唐允從論青苗

僭耳進士黎子雲言城北十五里許有唐村唐氏之老曰允從者年七十餘問子雲言宰相何苦以青苗錢困我於官有益乎子雲答曰官惠民貧富不均富者逐什一日益富貧者取倍稱至鬻田質口不能償故爲是法以均之允從笑曰貧富之不齊自古已然雖天工不能齊也子欲齊之乎民之有貧富猶器用之有厚薄也子欲磨其厚等其薄厚者未動而薄者先穴矣元

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
四十

符三年二月子雲過余言此負薪能談王道政謂允從輩耶

閒閒議論最是平心之語

書歐陽公黃牛廟詩後

右歐陽文忠公爲峽州夷陵令日所作黃牛廟詩也軾嘗聞之於公予昔以西京留守推官爲館閣較勘時同年丁寶臣元珍適來京師夢與予同舟泝江入一廟中拜謁堂下予斑元珍下元珍固辭予不可方拜時神像爲起鞠躬堂下且使人邀予上耳語久之元珍私念神亦如世俗待館閣乃爾異禮耶既出門見一馬隻耳覺而語予固莫識也不數日元珍除峽州判官已

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
四一

而余亦貶夷陵令日與元珍處不復記前夢矣一日與元珍泝峽謁黃牛廟入門惘然皆夢中所見予爲縣令固斑元珍下而門外鵲石爲馬缺一耳相視大驚乃留詩廟中有石馬繫祠門之句蓋私識其事也元豐五年軾謫居黃州宜都令朱君嗣先見過因語峽中山水偶及之朱君請書其事與詩當刻石於廟使人知進退出處皆非人力如石馬一耳何與公事而亦皆前定况其大者公旣爲神所禮而猶謂之淫祀以

見其直氣不阿如此感其言有味故爲錄之

誰不言前定亦誰不知有前定然當境時
實絲毫未曾看到

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
附二

跋赤溪山王頌

達與不達者語譬如與無舌人說味問蜜何如
可云蜜甜問甜何如甜不可說我說蜜甜而無
舌人終身不曉爲其不可曉以爲達者語應皆
如是問東說西指空畫地如心疾如睡語聽者
恥不知從而和之更相欺謾昔張魯以五斗米
治病戒病者相語不得云未差也若云爾者終
身不差也故當時以張魯爲神其事類此然亦
不得以此等故疑其真余得赤溪山王頌十一

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
四三

篇於其子杲問其事於樂全先生張安道爲知
其達者無疑爲書其末熙寧九年正月望日
將口頭禪一草罵得快甚

跋王氏華嚴經解

予過濟南龍山鎮監稅宋寶國出王氏華嚴經解相示曰公之於道可謂至矣予問寶國華嚴有八十卷今獨以解其一何也寶國曰王氏謂我此佛語深妙其餘皆菩薩語爾予曰子於藏經取佛語數句置菩薩語中復取菩薩語置佛語中子能識其是非乎曰不能也非獨子不能王氏亦不能予昔在岐下聞汧陽猪肉至美遣人置之使者醉猪夜逸置他猪以償吾不知也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 四四

人情蔽惑每每如此 王聖俞

答李端叔書

軾頓首再拜聞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往往見所作詩文雖不多亦足以髣髴其爲人矣尋常不通書問怠慢之罪猶可閤畧及足下斬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懶不即答頑鈍廢禮一至於此而足下終不棄絕遍中再辱手書待遇益隆覽之面熱汗下也足下才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非用黃魯直秦太虛輩語真以爲然耶不肖爲人所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 四五 僧而二子獨喜見譽如人嗜昌歆羊棗未易詰其所以然者以二子爲妄則不可遂欲以移之衆口又大不可也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爲應舉而已既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爲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爲實能之故說謊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虜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軾爲欲立異同則過矣矣論利害攬說得失

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自已何足爲損益賦每怪時人待賦過重而足下又復稱說如此愈非其實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爲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爲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荅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木有瘻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謫居無事默自觀省回顧三十年以來所爲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

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 四六

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考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抑將又有取於此也此事非相見不能盡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雖非文然信筆書意不覺累幅亦不須示人必喻此意歲行盡寒苦惟萬萬節哀強食不次

看此等書長公據几隨手寫出者却自踈

宕而深渺 孝虎門

答李昭玘

軾敎尚得王子中兄弟書具道足下每相見語輒見及意相與甚厚即欲作書以道區區又念方以罪垢廢放平生不相識而相向如此此人必有以不肯欺左右者軾所以得罪正坐名過實耳年大以來平日所好惡憂畏皆衰矣獨畏過實之名如畏虎也以此未敢相聞今復來書累幅首尾句句皆所畏者謹再拜辭避不敢當然少年好文字雖自不能工喜誦他人之工者

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 四七

今雖老餘習尚在得所示書反復不知厭所稱道雖不然然觀其筆勢俯仰亦足以粗得足下爲人之一二也幸甚幸甚比日履茲春和起居何似軾蒙庇粗遣每念處世窮困所向輒值墻谷無一遂者獨於文人勝士多獲所欲如黃庭堅魯直晁補之無咎秦觀太虛張耒文潛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軾獨先知之今足下又不見鄙欲相從遊豈造物者專欲以此樂見厚也耶然此數子者挾其有餘之資而驚於無涯之知必

極其所如。往而後已。則亦將安所歸宿哉。惟明者念有以反之。魯直既喪妻。絕嗜好。蔬食飲水。此最勇決。舍弟子由。亦云學道三十餘年。今始粗開道。考其言行。則信與昔者有間矣。獨執悵。悵焉未有所得也。徐守莘老。每有書來。亦以此見。敬想時相從。有以發明王子中兄弟得相依甚幸。子敏雖失解。乃得久處左右。想遂磨琢成其珍質也。徐州城外有王陵。蜀劉子政二墳。向欲爲作祠堂。竟不暇。此爲遺憾。近以告莘老。不知有意作否。若果作。當有記文。莘老若不自作者。足下當爲作也。無由面言。臨書惻惻。惟願時自愛。謹奉手敬爲謝。不宣。軾再拜。

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
四八

洛蜀之黨。意自此分矣。然止從文人勝士起見。且思有以反之。不至如後世詆訐。曖昧絕不堪聞耳。

答陳傳道書

軾頃首再拜。錢塘王簿陳君足下。曩在徐州。得一再見。顏長道皆言足下文詞卓犖。忠節高亮。固欲朝夕相從。適會訟訴。偶有相關及者。遂不復往。來此自足下門中不幸。亦豈爲吏者所樂哉。想彼此有以相照。已而軾又負罪遠竄。流離契濶。益不復相聞。今者蒙書教累幅。相屬之厚。又甚於昔者。知足下釋然。果不以前事介意。幸甚。幸甚。自得罪後。雖平生厚善。有不敢通問者。

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
四九

足下獨犯衆人之所忌。何哉。及讀所惠詩文。不數篇。輒拊掌太息。此自世間奇男子。豈可以世俗趣舍量其心乎。詩文皆奇麗。所寄不齊。而皆歸合於大道。軾又何言者。其間十常有四五見及或及舍弟。何相愛之深也。處世齟齬。每深自嫌惡。不論他人。及見足下。輒猶如此。輒亦少自赦。詩能窮人所從來。尚矣。而於軾特甚。今足下獨不信。建言詩不能窮人爲之益力。其詩曰。已工其窮。殆未可量。然亦在所用而已。不龜手之

紫或以封安知足下不以此達乎人生如朝露
意所樂則爲之何暇計議窮達云能窮人者固
謬云不能窮人者亦未免有意於畏窮也江淮
間人好食河豚每與人爭河豚本不殺人嘗戲
之性命自子有美則食之何與我事今復以此
戲足下想復千里爲我一笑也先吏部詩幸得
一觀輒題數字繼諸公之末見爲編述超然黃
樓二集爲賜尤重從來不曾編次縱有一二在
者得罪日皆爲家人婦女輩然毀盡矣不知今

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
五十

乃在足下處當爲刪去其不合道理者乃可存
耳軾於錢塘人有何恩意而其人至今見念軾
亦一歲率常四五夢至西湖上此殆世俗所謂
前緣者在杭州嘗遊壽星院入門便悟會到能
言其院後堂殿山石處故詩中嘗有前生已到
之語足下主簿於法得出入當復縱遊如軾在
彼時也山水窮絕處往往有軾題字想復題其
後足下所至詩但不擇古律以日月次之異日
觀之便是行記有便以一二見寄慰此惘惘

答毛澤民

軾啟比日酷暑不審起居何如頃承示長牋及
詩文一軸日欲裁謝因循至今悚息今時爲文
者至多可喜者亦衆然求如足下閑暇自得清
美可口者實少也敬佩厚賜不敢獨饗當出之
知者世間惟名實不可欺文章如金玉各有定
價先後進相汲引因其言以信於世則有之矣
至其品目高下蓋付之衆口決非一夫所能抑
揚軾於黃魯直張文潛輩數子特先識之耳始

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
五一

誦其文蓋疑信者相半久乃自定翕然稱之軾
豈能爲之輕重哉非獨軾如此雖向之前輩亦
不過如此也而况外物之進退此在造物者非
軾事辱見矚之重不敢不盡承不久出都尚得
一見否

先生守杭時澤民爲法曹及秩滿辭去先
生偶宴客妓歌一分飛詞問誰所作妓以
澤民對適語坐客曰郡僚有詞人而不及
知軾之罪也因折簡追同留連數日

與黃魯直

有侄脩王即名庠、榮州人、文行皆超然、筆力有餘、出語不凡、可收爲吾黨也。自蜀道人來惠云：魯直在黔、決當往見、求書爲先容。嘉其有奇操、故爲作書。然舊聞太夫人多病、未易遠去、謾爲一言。眉山有程道晦者、亦奇士、文益老。王即蓋師之。此兩人者、有致窮之具、而與不肯爲親、又欲往求魯直、其窮殆未易瘳也。

末段理真趣極

陳眉公

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
五二

與沈肅達

某政公所須拙文、記雲集、向書中具道矣。恐不達、故再云云。某自得罪、不復作詩文、公所知也。不惟筆硯荒廢、實以多難畏人、雖知無所寄意。然好事者不肯見置、開口得罪、不如且已。不惟自守如此、亦願公已之百種巧辯、均是綺語。如去塵垢、勿復措意爲佳也。令子今在何許、漸就遷擢、足慰遲暮。小兒亦授德興尉、且令分房、戒口而已。孫運判行、病起乏力、未能詳盡。

與楊元素

某近數章請郡、未允。數日來、杜門待命、期於必得耳。公必聞其畧、蓋爲臺諫所不容也。昔之君子、唯荆是師。今之君子、唯溫是隨。所隨不同、其爲隨一也。劣弟與溫相知至深、始終無間。然多不隨耳。致此煩言、蓋始於此。然進退得喪、齊之久矣。皆不足道。老兄相知之深、恐願聞之不須爲人言也。令子必得信計安。

千古門戶議論數語道盡

鍾伯敬

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
五三

與王定國

數日病臥在告、不審起居佳否。知今日會兩脩清虛、陰森正好劇飲。坐無狂客、冰玉相對、得無少澹否。扶病暫起、見與子由簡、大罵書尺、往還正是擾人、可惜之物。公乃以此爲喜怒乎。仙人王遠云：得此書、當復劇口大罵之。固應爾。然而不可以徒罵也。知公澹甚、往發一笑。張十七必在坐、幸仰意。

以奇破澹

王聖俞

答王定國

久不奉狀辱書感慰之至。比日起居何如。謫散已熄。端居委命甚善。然所云百念灰滅萬事懶作。則亦過矣。丈夫功名在晚節者甚多。定國豈愧古人哉。某未嘗求事。但事來卽不以大小爲之。在杭所施亦何足道。但無所愧怍而已。過蒙示諭。慙汗若使定國居此。所爲當更驚人。亦豈特止此而已。本州職官董華客人也。能具道公政事。歎服不已。但恨公命未通。爾靜以待之。勿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 五四

先生見事敏快。故絕無棘手之事。

與李公擇

示及新詩。皆有遠別惘然之意。雖兄之愛我厚。然僕本以鐵心石腸待公。何乃爾耶。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死生之際。若見僕困窮。便相憐。則與不學道者大不相遠矣。兄造道深。中必不爾。出於相愛好之篤而已。然朋友之義。專務規諫。輒以狂言廣兄之意。爾雖懷坎壈。於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爲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非兄僕豈發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 五五

此看說便火之。不知者以爲詬病也。

子瞻風流蕭洒。歿謚文忠。政緣胸中有此

一本帳耳。 蜀伯敬

答范景山

自離東武不復作書疎怠之罪宜獲譴於左右矣兩辱手教存恤愈厚感愧不可言即日起居佳勝知局事勞不殊甚景山雖去軒冕避津要所欲聞耳而不可得乃知吾道艱難之際仁人君子捨衆人所棄猶不可得然憂喜勞逸無非命者出辨此身與之浮沉則亦安往而不適也軾始到彭城幸甚無事而河水一至遂有爲魚之憂近日雖已減耗而來歲之患方未可知法

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 五六

令周密公私匱乏舉動尤難直俟逐去耳久不聞餘論頑鄙無所鑄發恐遂汨沒於流俗矣子由在南都亦多苦事近詩一軸拜呈冗迫無佳意思但堪供笑耳近齋居內觀於養生術似有所得子由尤爲造入景山有異書秘訣倘可見教乎餘非面莫盡惟乞萬萬自重

與鄭靖老

某見張君俞乃始知公中間亦爲小人所撓撫令史以下固不知退之諦辨也而鄭貳等亦爾耶進退有命豈此輩所能制如公奇偉必不經懷也某髮鬚皆白然體力元不減舊或不卽死聖恩汪洋更一赦或許歸農則帶月之鋤可以對乘也本意專欲歸蜀不知能遂此計否蜀若不歸卽以杭州爲佳朱邑有言子孫奉祀我不如桐鄉之民不肖亦云然外物不可必當更臨

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 五七

時隨宜但不卽死歸田可必也公欲相從於溪山間想是真誠之願水到渠成亦不須預慮也此生真同露電豈通把玩耶

脫盡物累乃有此安排 陳眉公

與王慶源

窮僻少便，久不上狀，竊惟退居以來，尊體勝常，黑頭謝事，古今所共，賢二疎師，傳淵明縣令，均爲高退，昔人初不爲優劣也，謹以此爲賀。二子學術成就，瑞草橋果木成陰，臥想數年，出仕無一可愧者，此又有餘味矣。除却虛名外物，不知文太師何以加此。想當一咲也。某蒙恩量移汝州，回念墳墓，心目斷絕，方作舟行，何時得到汝。到後又須營辦生事，此身漂然，奉羨何及。乍熱

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 五八

惟萬萬順候自重

每於退閑一邊說得有興

與參寥

某垂老再被嚴譴，皆愚自取，無足言者。事皆已往，譬之墜甕，無可追計。從來奉養，陋薄廩入，雖微亦可供麤糲。又子由分俸七千，邁將家大半就食宜興，既不失所，外何復挂心？實齋然此行已達江上耳。目清快，幸不深念知識中有憂我者。以是語之，紗裘肚糲各一，致區區而已。英州南北物皆有，某一飽之外，亦無所須。承問所幹，感懼而已。

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 五九

答參寥

專人來辱手書，并示近詩，如獲一笑之樂。數日喜慰忘味也。某到貶所半年，凡百粗遺，更不能細說。大略祇似靈隱天竺和尚，退院後却住一箇小村，院子折足鐺中，晷糙米飯，喫便過一生。也得其餘瘡癰病人，北方何嘗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必瘴氣？但苦無醫藥。京師國醫手裡死漢尤多。參寥開此一笑，當不復憂我也。故人相知者，卽以此語之，餘人不足與道也。

答參寥

穎沙彌書迹，曉聳可愛。他日真妙總門下龍象也。老夫不復止以詩句字畫期之矣。老師年紀不小，尚留情句畫間，爲兒戲事耶。然此迴示詩超然真遊戲三昧也。居間不免時時弄筆，見索書字要惜法，輒往數篇終不甚惜也。祇一讀了，付穎師收，勿示餘人也。雪浪齋詩尤奇偉，感激感激，轉海相訪一段奇事。但聞海船遇風，如在高山上，墜深谷中，非愚無知與至人皆不可處。

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
六十

晉靡遺生恐吾輩不可學。若是至人無一事，冒此險，做什麼。千萬勿萌此意。穎師喜於得預，乘桴之道耳。所謂無所取裁者，其言切不可聽。相知之深，不可不盡道其實耳。自揣餘生，必須相見，公但記此言，非妄語也。

胸地明爽，自是言言老成，毫無粘帶。

與南華辨老

近日營一居止，苟完而已。蓋不欲久留，占行衙法，不得久居。民間又無可僦賃，故須至作此久。忝侍從，囊中薄有餘貲，深恐書生薄福，難蓄此物。到此已來，收葬暴骨，助修兩橋，施藥造屋，務散此物，以消塵障。今則索然，僅存朝暮，漸覺此身輕安矣。示論恐傳者之過，材料工錢皆分外供給，無毫髮干撓官私者，知之免憂。此言非道友相愛，誰肯出此。感服之至，臨紙悵惻。

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
六一

與徐得之

得之晚得子，聞之喜慰，可知不敢以俗物爲賀。所用石硯一枚，送上，須是學書時與之，似太早計。然俯仰間，便自見其成立，但催迫吾儕，日益滋，惻惻恐得之惜別，又復前去。家中闢人抱孩兒，深爲不皇，呵呵。

妙處只在尺幅短而轉換

王聖俞

荅蔡景繁

辱書伏承尊體佳勝、驚問愛女、遽棄左右、切惟
悲悼之切、痛割難堪、奈何奈何、情愛着人、如翻
膠、袖膩急手解雪、尚爲沾染、若又反覆尋繹、便
纏繞人矣、區區願公深照、一付維摩莊周、令處
置爲佳也、劣弟久病、終未甚清快、或傳已物故、
故人皆有書驚問、真爾、猶不恤況、設傳耶、無由
面談爲耿耿耳、何時當復迎謁、未聞惟萬萬爲
國自重、

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
六二

與蔡景繁

近來頗佳健、一病半年、無所不有、今又一時失
去、無分毫在者、足明憂喜浮幻、舉非真實、因此
頗知衛生之經、平日妄念、雜好掃地盡矣、公比
來諸况、何如、刻剗之來、不少勞乎、思渴之至、非
筆墨所能盡也、

凡仙佛多從患難、或大惡病中來、人亦何
必無病之爲幸

與滕達道

驚聞郡封傾逝、悲愴無量、恨不躬往慰問、但以
至理寬譬左右也、平日學道、熟觀真妄、正爲今
日、但當審察本心、無爲客塵幻垢所汚、况公望
重中外、今者人物雕喪、耆老殆盡、切須自愛、若
復纏綿留戀、不卽一刀兩段、乃是世俗常態、非
所望於豪傑也、願三復此語而已、餘非面能盡、

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
六三

與王敏仲

某垂老投荒、無復生還之望、昨與長子邁訣、已
處置後事矣、今到海南、首當作棺、次便作墓、仍
留手疏與諸子、死卽葬於海外、庶幾延陵季子
贏博之義、父旣可施之、子子獨不可施之、父乎
生不孳家、死不扶柩、此亦東坡之家風也、此外
燕坐寂照而已、所云途中邂逅、意謂不如其已、
所欲言者、豈有過此者乎、故親縷此紙、以代面
別爾、

答廖明畧

遠去左右俯仰十年相與更此百罹非復人事
置之勿汚筆墨可也所幸平安復見天日彼數
子者何辜獨先朝露吾儕皆可慶寧復戚戚於
既往哉公議皎然榮辱竟安在其餘夢幻去來
何啻蚊蚋之過目前也矧公才學過人遠甚雖
欲忘世而世不我忘晚節功名直恐不免爾老
朽欲屏歸田里猶或得見蜂蟻之微尋以變滅
終不足道區區愛仰念有以廣公之意者切欲

東坡養生集

連觀

七卷
六四

作啟事上荅冗迫不能就唯深亮之

先生貶嶺外時魯直貶涪秦少游貶桺張
文潛貶黃及謫僊耳子由又從筠謫雷少
遊亦自桺陽移海康先生偶與少遊相遇
海上籍草而坐少遊自出挽詞相示及先
生北歸至廉得少遊函問哀之甚曰世豈
復有斯人乎

答錢濟明

某得來書乃知廖明畧復官參寥落髮張嘉父
春秋博士皆一時慶幸獨吾濟明尚未何也想
必在旦必因見參寥復履恨定慧欽老早化然
彼視世夢幻安以復服爲兒子追道其化於壽
州時甚奇特想必聞其詳乃知小人能害其衣
服爾至於其不可壞者乃當緣厄而愈勝耳舊
有詩八首寄之已寫付卓荦順臨發乃取而然
之蓋亦知其必厄於此等也今錄呈濟明可爲
寫放舊居掛劍徐君之墓也欽詩乃極佳尋本
未獲有法嗣否當爲載之其語錄中荦順又不
知安在矣吾濟明刻舟求劍皆可笑也

東坡養生集

連觀

七卷
六五

與子明兄

吾兄弟俱老矣。當以時自娛。世事萬端。皆不足介意。所謂自娛者。亦非世俗之樂。但胸中廓然。無一物。卽天壤之內。山川草木。蟲魚之類。皆是供吾家樂事也。如何如何。記得應舉時。見兄能謳歌甚妙。弟雖不會。然常令人唱。爲作詞。近作得歸去來引一首。寄呈。請歌之。送長安君一盞。呵呵。醉中不罪。

一語攬勝

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
六六

答陳季常

別後凡四辱書。一一領厚意。具審起居佳勝。爲慰。又惠新詩。句句儼拔。詩人之雄。非小詞也。但豪放太過。恐造物者不容人如此快活。一枕無礙。睡輒亦得之耳。公無多柰我何。呵呵。所要謝章寄去。問車馬早晚北來。恐此書到日。已在道矣。故不覩縷。

先生於季常每有規切。然寔是至論。

與蹇授之

某啟。前日已奉書。昨日食後。垂欲上馬。赴約。忽見婦眩倒。不省人者久之。救療至今。雖稍愈。尚昏昏也。小兒輩未更事。義難捨之。遠去。遂成失言。想仁心必恕其不得已也。然愧負深矣。乍煖。起居何如。閑廢之人。徑往一見。謂必得之。乃爾。齟齬人事。真不可必也。後會何可復期。惟萬萬爲國自重。謹奉手啟。不宣。

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
六七

答胡道師

再過廬阜。俯仰十九年。陵谷草木。皆失故態。栖賢開先之勝。殆忘其半。幻景虛妄。理固當爾。獨山中道友。契好如昔。道在世外。良非虛語。道師又不遠數百里。負笈相從。秉燭相對。恍若夢寐。秋聲宿雲。了然在吾目中矣。幸甚幸甚。

與陳輔之

某啟昨日承訪及病重不及起見愧仰深矣熱甚起居何如萬里海表不死歸宿田里得疾遂有不起之憂豈非命耶若得少痊復與故人一笑此又出望外也力疾書此數字

時先生臥疾徑山惟琳來候先生曰生死亦細故耳數日聞根先離臨叩耳大呼曰端明莫忘西方先生曰此處着力不得語畢而終

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
六八

伯倫非達

劉伯倫常以挿自隨曰死即埋我蘇子曰伯倫非達者也棺槨衣衾不害爲達苟爲不然死則已矣何必更埋

似調謔却是莊語

王梵志詩

王梵志詩云城外土饅頭餽草在城裏每人喫一箇莫嫌無滋味已且爲餽草當使誰食之爲易其後兩句云預先著酒澆圖教有滋味

改得有理亦有致

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
六九

記徐陵語

徐陵多忘每不識人人以此咎之曰公自難記若劉曹沈謝輩閣中摸索亦合認得誠哉是言要知此語固非走名場者

石塔別語

石塔別東坡予云經過草草恨不一見石塔塔
起立云遮著是磚浮圖耶予云有縫塔塔云若
無縫何以容世間螻蟻予首肯之

石塔不腐

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
七十

愛富貴好名

劉聰聞富爲須遮國王則不復懼死人之愛富
貴有甚於生者月犯少微吳中高士求死不得
人之好名有甚於生者

說人情已極透盡

苦樂

樂事可慕苦事可畏此是未至時心耳及苦樂
既至以身履之求畏慕者初不可得况既過之
後復有何物比之尋聲捕影繁風起夢此等猶
有影髣也如此推究不免是病且以此病對治
彼病彼此相磨安得樂處當以至理語君今則
不可元祐三年八月五日書

留一煞着不下

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
七一

記遊松風亭

余嘗寓居惠州嘉祐寺縱步松風亭下足力疲
乏思欲就床止息仰望亭宇尚在水末意謂是
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間有甚麼歇不得處由
是心如掛鈎之魚忽得解脫若人悟此雖兩陣
相接鼓聲如雷霆進則死敵退則死法當恁麼
時也不妨熱歇

想禪家參悟光景亦不過如此

脩耳試筆

東坡在脩耳因試筆自書云吾始至南海環視
天水無際悵然傷之日何時得出此島耶已而
思之天地在積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國在
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島者覆盆水於地芥浮於
水蟻附於芥茫然不知所濟少焉水涸蟻即殤
去見其類出涕曰幾不復與子相見豈知俯仰
之間有方軌八達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戊寅
九月十二與客飲薄酒小醉信筆書此終

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
七十二

放眼江湖之上入橫溪小港便無可觀海
南雖險遠知不足以當長公一覩

奇禪師放生

錢塘青禪師本北郭稅務專知官每見魚蝦輒
買放生以是破家後遂盜官錢爲放生之用事
發坐死領赴市矣吳越錢王使人視之若悲懼
如常人卽殺之否則捨之禪師淡然無異色迺
捨之遂出家得法眼淨禪師應以市曹得度故
菩薩乃現市曹以度學出生死法得向死地上
走一遭抵三十年修行吾竄逐海上去此地稍
近當此證阿羅漢果

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
七十三

書遺蔡允元

僕閒居六年復出從仕自六月被命今始至淮
上大風三日不得渡故人蔡允元來船中相別
允元眷眷不忍歸而僕遲回不發意甚願來日
復風坐客皆云東坡赴官之意殆似小兒遷延
避學愛其語切類故書之以遺允元爲他日歸
休一笑

不發宿藏

昔吾先君先夫人，僦宅於眉山之紗穀行。一日，二婢子熨帛，足陷於地，脉之深數尺，見大瓮，覆以烏木板。先夫人急命以土塞之。瓮中有物，如人咳聲。凡一年乃已。人以爲此有宿藏物，欲出也。夫人之侄程之問者，聞之，欲發其地。會吾家遷居，之問遂僦此宅，掘地丈餘，終不見瓮所在。其後某官於岐下，所居大柳下，雪方尺不積，雪晴地墳起數寸。某疑有古人藏丹藥處，欲發之。

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 七四

亡妻崇德君曰：使吾先夫人必不發也。某愧而止。

是大識見

說鬼

子瞻在黃州，及嶺表，每旦起，不招客相與語，則必出而訪客，所與遊亦不盡擇，各隨其人高下，談諧放蕩，不復爲咍哇，有不能談者，則強之使說鬼。或辭無有，則曰：姑妄言之。於是聞者無不絕倒。

姑以消除磊塊耳。

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 七五

楊州夢

東坡知楊州，一夕夢在山林間，忽見一虎來噬公。公方驚怖，有一紫袍黃冠人，以袖障公，叱虎使去。及旦，有道士投謁，曰：昨夜不驚畏否？公叱曰：鼠子敢爾！本欲杖汝脊，吾豈不知子夜來術也？道士慙懼而退。

欺不得

遇祟

東坡居閩閩門外白家巷中一夕次于迨之婦
歐陽產後因病爲祟所憑曰吾姓王氏名靜奴
滯鬼在此居久矣公爲言佛氏破妄解脫之理
以喻之曰汝善去明日昏時當用佛氏功德之
法與汝婦輟合爪曰感尚書去也婦良愈明日
昏時爲自書功德疏一通仍爲置酒肉香火遣
送之頃迨之勿乳媼忽云有賊貌瘦而黑衣以
青使人索之無有也乳媼俄而發狂聲色俱怒

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
七六

如卒伍輩唱咄甚大公往視之輒罵聲曰某卽
黑瘦而衣青者也非賊也鬼也欲此媼出爲我
作巫公曰寧使其死出不可得日學士不令渠
出柰何只求少功德可乎公曰不可又日求少
酒食可乎公曰不可又日求少紙可乎公曰不
可又日只求一杯水可乎公日與之媼飲畢仆
地而斃然媼之乳因此遂枯公日頃在鳳翔罷
官來京師道由華岳忽隨行一兵遇祟甚狂自
襪其衣巾不已公使人束縛之而衣巾自墜人

皆曰此岳神之怒也公因謁祠曰某之去無所
今之回無禱特以道出祠下不敢不謁而已隨
行一兵狂發遇祟而居人曰神之怒也未知其
果然否此一小人如蟻虱耳何足以煩神之威
靈縱此人有隱惡則不可知不然以其懈怠失
禮或盜服御飲食等小罪何足責也竊謂岳鎮
之重所隸甚廣其間強有力富貴者蓋有公爲
姦惡神不敢於彼示其威靈而乃加怒於一卒
可乎某小官一人病則一事闕願神恕之非某

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
七七

愚直諒神亦不聞此語也出廟馬前一旋風突
而出震鼓天地沙石驚飛公曰神愈怒乎吾弗
畏也冒風卽行風愈大人馬辟易不可移足或
勸公曰禱謝之公曰禍福天也神怒卽怒吾行
不止已而風止竟無別事

只肝腸可以對鬼神膽識自爾明決不然
方寸之間其爲祟也多矣

東坡養生集第七卷

終

若庵藏書

東坡養生集第八卷目錄

抄理

衆妙堂記

思堂記

睡卿記

大悲閣記

勝相院經藏記

濫頌堆賦

赤壁賦

颶風賦

顏樂亭詩

卓錫泉銘

大別方丈銘

九成臺銘

徐州蓮花漏銘

六一泉銘

東坡養生集目錄

八卷

夢齋銘

澹軒銘

夕庵銘

谷庵銘

蕪程庵銘

阿彌陀佛頌

石恪畫維摩頌

十八大阿羅漢頌

十八大阿羅漢贊

靈感觀音偈

寒熱偈

玉石偈

南屏激水偈

十二時中偈

東筦資福寺老柏再生贊

王巖隱君陽行先真贊

光道人真贊

元華子真贊

參寥子真贊

問養生

修養帖

答孔子君頌

書黃魯直李氏傳後

書若遠所書經後 書醉翁操後

跋王鞏所收藏真書

跋文與可墨竹

錄趙貧子語

書孟德傳後

書六一居士傳後

論六祖壇經

書品茶要錄後

東坡養生集目錄

八卷

與龐安常

大還丹訣

書贈邵道士

動靜

書蘇子美金魚詩

池魚踊起

關蛇

題萬松嶺惠明院壁

善論物理

黍麥

海南菊

金多少

地氣

措大言志

題李岩老

醉中書

夢客攜詩

記白鶴觀詩

邱壁詩

夢寄朱行中詩

送蹇道士歸廬山

藤州江下夜起對月贈邵道士

衆妙堂

秀州僧本瑩靜照堂

戲錢道人

日喻

跋荆溪外集

記袁宏論佛

跋劉咸臨墓記

答范蜀公

與子由

與圓通禪師

答畢仲舉書

東坡養生集 目錄

八卷

東坡養生集第八

卷

東坡養生集第八卷

江左王如錫編

妙理

衆妙堂記

眉山道士張易簡教小學常百人予幼時亦與焉居天慶觀北極院予蓋從之三年謫居海南一日夢至其處見張道士如平昔汎治庭宇若有所待者曰老先生且至其徒有誦老子者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予曰妙一而已客有衆乎道士笑曰一已陋矣何妙之有若衆妙也雖衆可也因指灑水薙草者曰是各一妙也予復視之則二人者手若風雨而步中規矩蓋煥然霧除豁然雲消予驚嘆曰妙蓋至此乎庖丁之理解郢人之鼻斲信矣二人者釋用而上曰子未觀真妙庖郢非其人也其技與道相半習與空相會非無挾而竟造者也子亦見夫蜩與雞乎夫蜩登木而號不知止也夫雞俯首而啄不知仰也其固也如此然至蛻與伏也則無視無聽

無○餓○無○渴○默○化○於○荒○忽○之○中○候○伺○於○毫○髮○之○間○
雖○聖○知○不○及○也○是○豈○技○與○習○之○助○乎○二○人○者○出○
道○士○曰○子○少○安○須○老○先○生○至○而○問○焉○二○人○者○顧○
曰○老○先○生○未○必○知○也○子○往○見○蜩○與○雞○而○問○之○可○
以○養○生○可○以○長○年○廣○州○道○士○崇○道○大○師○何○德○順○
作○堂○榜○曰○衆○妙○以○書○來○海○南○求○文○以○記○之○予○不○
暇○作○也○獨○書○夢○中○語○以○示○之○紹○聖○六○年○三○月○十○
五○日○蜀○人○蘇○某○書○

本不欲作適有此夢夢中語皆有妙理皆
東坡養生集 妙理 八卷

實云爾僕不更一字也不欲隱沒之又皆
養生事無可醞釀者故出之 先生尺牘

思堂記

建安章質夫築室於公堂之西名之曰思曰吾
將朝夕於是凡吾之所爲必思而後行子爲我
記之嗟夫余天下之無思慮者也遇事則發不
暇思也未發而思之則未至已發而思之則無
及以此終身不知所思言發於心而衝於口吐
之則逆人茹之則達余以爲寧逆人也故卒吐
之君子之於善也如好好色其於不善也如惡
惡臭豈復臨事而後思計議其美惡而避就之
哉是故臨義而思利則義必不果臨戰而思生
則戰必不力若夫窮達得喪死生禍福則吾有
命矣少時遇隱者曰孺子近道少思寡欲曰思
與欲若是均乎曰甚於欲庭有二盎以蓄水隱
者指之曰是有蟻漏是日取一井而棄之孰先
竭曰必蟻漏者思慮之賊人也微而無間隱者
之言有會於余心余行之且夫不思之樂不可
名也虛而明一而通安而不憊不處而靜不飲
酒而醉不閉目而睡將以是記思堂不亦謬乎

東坡養生集 妙理

八卷

雖然言各有當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以質夫之賢，其所謂思者，豈世俗之營營於思慮者乎？易曰：無思也，無為也，我願學焉。詩曰：思無邪。質夫以之。元豐元年正月二十四日記。

思甚於欲，獨造之論，顧不知思便是欲。
孔有

東坡養生集 妙理

八卷
四

睡鄉記

睡鄉之境，蓋與齊州接，而齊州之民無知者。其政甚淳，其俗甚均，其土平夷，廣大無東西南北。其人安恬舒適，無疾痛札瘡，昏然不生七情，茫然不交萬事，蕩然不知天地日月，不緣不殺，佚然而自足，不舟不車，極意而遠遊，冬而絺，夏而織，不知其有寒暑，得而悲，失而喜，不知其有利害，以謂凡其所目見者，皆妄也。昔黃帝聞而樂之，閒居齋心，服形三月，弗獲其治，疲而睡，蓋至其鄉，既寢，厭其國之多事也，召二臣而告之。凡二十有八年，而天下大治，似睡鄉焉。降及堯舜，無為世以爲睡鄉之俗也。禹湯殷無朕，歷無毛翦爪爲牲，以救天災，不暇與睡鄉往來。武王克商，還周，日夜不寢，曰：吾未定大業。周公夜以繼日，坐以待旦，爲王作禮樂，伐鼓扣鐘，雞人號於右，則睡鄉之邊徼屢警矣。其孫穆王，慕黃帝之事，因西方化人而神遊焉，騰虛空，乘雲霧，卒莫睹所謂睡鄉也。至孔子時，有宰予者，亦乘其學

東坡養生集 妙理

八卷
五

而迷焉。不得其途。大迷謬而返。戰國秦漢之君。悲愁傷生。內窮於長夜之飲。外累於攻戰之具。於是。睡鄉始丘墟矣。而蒙漆園吏莊周者。知通之化。爲蝴蝶翩翩。其間蒙人弗覺也。其後山人處士之慕道者。猶往往而至。至則翫然樂而忘歸。從以爲之徒云。嗟夫子也。幼而勤行。長而就時。卒不能至。豈不迂哉。因夫斯人之問津也。故記。

全擬王無功醉鄉記集中二記並載者俱

東坡養生集 妙理

八卷

非善本

大悲閣記

大悲者。觀世音之變也。觀世音由聞而覺。始於聞。而能無所聞。始於無所聞。而能無所不聞。能無所聞。雖無身。可也。能無所不聞。雖千萬億身。可也。而況於手與目乎。雖然。非無身。無以舉千萬億身之衆。非千萬億身。無以示無身之至。故散而爲千萬億身。聚而爲八萬四千母陀羅臂。八萬四千清淨寶目。其道一耳。昔吾嘗觀於此。吾頭髮不可勝數。而身毛孔亦不可勝數。牽一髮而頭爲之動。拔一毛而身爲之變。然則髮皆吾頭。而毛孔皆吾身也。彼皆吾頭。而不能爲頭之用。彼皆吾身。而不能具身之智。則物有以亂之矣。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手執削。目數飛。鴈而耳節鳴鼓。首咨旁人。而足識梯級。雖有智者。有所不暇矣。而況千手異執。而千目各視乎。及吾燕坐寂然。心念凝默。湛然如大明鏡。人鬼鳥獸。雜陳乎吾前。色聲香味。交遘乎吾體。心雖不起。而物無不接。接必有道。卽千手之出千

東坡養生集 妙理

八卷

目之運雖未可得見而理則具矣。彼佛菩薩亦然。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遍河沙諸國。非有他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而何獨疑於大悲乎。成都西南大都會也。佛事最盛。而大悲之像未覩其傑。有法師敏行者。能讀內外教。博通其義。欲以如幻三昧爲一方首。乃以大旃檀作菩薩像。端嚴妙麗。具慈愍性。手臂錯出。開合捧執。指彈摩拊。千態具備。手各有目。無妄舉者。復作大閣以覆菩薩。雄偉壯峙。工與像稱。

東坡先生集 妙理

八卷

都人作禮。因敬生悟。余遊於四方二十餘年矣。雖未得歸。而想見其處。敏行使其徒法震乞文。爲道其所以然者。且頌之曰。吾觀世間人。兩目兩手臂。物至不能應。狂惑失所措。其有欲應者。顛倒作思慮。思慮非真實。無異無手目。菩薩千手目。與一手目同。物至心亦至。曾不作思慮。隨其所當應。無不得其當。引弓挾白羽。劒盾諸械器。經卷及香花。盂水青楊枝。珊瑚大寶炬。白拂朱藤杖。所遇無不執。所執無

有疑緣。何得無疑。以我無心。故若猶有心者。千手當千心。一人而千心。內自相攫攘。何暇能應物。千手無一心。手手得其處。稽首大悲尊。願度一切衆。皆證無心法。皆具千手目。

從世人身上說出大悲來。便親切可據至。才穎所運。儒與釋唯我指揮。

東坡先生集 妙理

八卷

勝相院經藏記

元豐三年歲在庚申有大比丘惟簡號曰寶月修行如幻三摩鉢提在蜀成都大聖慈寺故中和院賜名勝相以無量寶黃金丹砂琉璃真珠旃檀衆香莊嚴佛語及菩薩語作大寶藏湧起於海有大天龍背負而出及諸小龍糾結環繞諸化菩薩及護法神鎮守其門天魔鬼神各執其物以禦不祥是諸衆寶及諸佛子光色聲香自相摩激璀璨芳郁玲瓏宛轉生出諸相變化

東坡養生集 妙理

八卷

無窮不假言語自然顯見苦空無我無量妙義凡見聞者隨其根性各有所得如衆饑人入於大舍雖未得食已有飽意又如病人遊於藥市聞衆藥香便自衰減更能取米作無礙飯恣食取飽自然不饑又能取藥以療衆病衆病有盡而藥無窮須臾之間無病可療以是因緣度無量衆時見聞者皆爭拾施富者出財壯者出力巧者出技皆捨所愛及諸結習而作佛事求脫煩惱濁惡苦海有一居士其先蜀人與是比丘

有大因緣去國流浪在江淮間聞是比丘作是

佛事卽欲隨衆捨所愛習周觀其身及其室廬求可捨者了無一物如焦穀芽如石女兒乃至無有毫髮可捨私自念言我今惟有無始已來結習口業妄言綺語論說古今是非成敗以是業故所出言語猶如鐘磬齟齬文章悅可耳目如人善博日勝日負自云是巧不知是業今捨此業作寶藏偈願我今世作是偈已盡未來世永斷諸業客塵妄想及諸理障一切世間無取望而說偈言

東坡養生集 妙理

八卷

我遊衆寶山見山不見寶巖谷及草木虎豹諸龍蛇雖知寶所在欲取不可得復有求寶者自言已得寶見寶不見山亦未得寶故譬如夢中人未嘗知是夢既知是夢已所夢卽變滅見我不見夢因以我爲覺不知真覺者覺夢兩無有我觀大寶藏如以密說甜衆生未喻故復以甜說蜜甜蜜更相說干劫無窮盡自蜜及甘蔗查

梨與楮柚說甜而得酸以及酸辛苦忽然反自
味舌根有甜相我爾默自知不煩更相說我今
說此傷於道亦云遠如眼根自見是眼非我有
當有無耳人聽此非舌言於一彈指頃洗我千
劫罪

佛教維寂至於思議不參而反借莊嚴色
相以顯其趣此篇學彼法中語全似王聖命

王荆公居鍾山一日於客處得東坡勝相

院經藏記展誦於風簷之下喜見鬚眉曰

東坡養生集

妙理

八卷
十二

子瞻人中龍也然有一字未穩客請願聞
之公曰日勝日貧不若日勝日貧東坡聞
之拊掌大笑以爲知言

澧澨堆賦 并叙

世以瞿唐峽口澧澨堆爲天下之至險凡覆舟
者皆歸咎於此石以予觀之蓋有功於斯人者
夫蜀江會百水而至於夔瀾漫浩汗橫放於大
野而峽之小大會不及其十一苟先無以齟齬
於其間則江之遠來奔騰迅快盡銳於瞿唐之
口其險悍可畏當不啻於今耳因爲之賦以待
好事者試觀而思之

天下之至信者惟水而已江河之大與海之深

東坡養生集

妙理

八卷
十三

而可以意拂惟其不自爲形而因物以賦形是
故千變萬化而有必然之理掀騰勃怒萬夫不
敢前兮宛然聽命唯聖人之所使予泊舟平壘
唐之口而觀乎澧澨之崔嵬然後知其所以開
峽而不去者固有以也蜀江遠來今浩漫漫之
平沙行千里而未嘗齟齬兮其意驕逞而不可
摧忽峽口之逼窄兮納萬頃於一盃方其未知
有峽也而戰乎澧澨之下喧豗震掉盡力以與
石鬥勃乎若萬騎之西來忽孤城之當道鉤援

臨衝畢至於其下。今城堅而不可取。矢盡劍折。今進還循城而東去。於是泊泊汨汨相與入峽。安行而不敢怒。嗟夫物固有以安而生。變今亦有以用危而求安。得吾說而推之。今亦足以知物理之固然。

毒藥利病。毒天下而民從之。何獨石也。陳明卿

東坡養生集 妙理

八卷
十四

赤壁賦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壑之所知。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櫂兮蘭枻。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

東坡養生集 妙理

八卷
十五

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爲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酺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鰕而友麋鹿。

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睇眇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

東坡養生集

妙理

八卷

十六

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藉，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此賦文則汪洋意

特峻峙

吾與子之所共適，先生手蹟作共食

颶風賦

青叙

南越志：熙安間多颶風，颶者具四方之風也，常以五六月發，未至時，雞鳴爲之不鳴，又嶺表錄云：秋夏有暈如虹者，謂之颶母，必有颶風。仲秋之夕，客有叩門，指雲物而告予曰：海氣甚惡，非殿非祥，斷霓飲海而北，指赤雲夾日而南，翔此颶之漸也。子盍備之，語未卒，庭戶肅然，稿葉荻蕪驚鳥疾呼，怖獸辟易，忽野馬之決驟，矯退飛之六鷁，襲主囊而暴怒，掠衆竅之叱吸，予

東坡養生集

妙理

八卷

十七

乃入屋而坐，歛衽變色，客曰：未也，此颶之先驅，爾少焉，排戶破扉，頽瓦擗屋，礮擊巨石，操援喬木，勢翻渤澥，響振坤軸，疑屏翳之赫怒，執陽侯而將戮，鼓千尺之清濤，翻百仞之陵谷，吞沙泥於一卷，落崩崖於再觸，列萬馬而奔驚，潰千軍而爭逐，虎豹驚駭，鯨鯢奔蹙，類鉅鹿之戰，履聲呼之動地，似昆陽之役，舉百萬於一覆，予亦爲之股慄毛聳，索氣劍足，夜拊榻而九徙，責命龜而三卜，蓋三日而後息也。父老來喧，酒漿羅列，

勞來僮僕懼定而說理草木之既偃輒軒檻之
已折補茆屋之罅漏塞墻垣之隙缺已而山林
寂然海波不興動者自止鳴者自停湛天宇之
蒼蒼流孤月之熒熒忽悟且嘆莫知所管嗚呼
大小出於相形憂喜因於相遇昔之飄然者若
爲巨耶吹萬不同果足怖耶蟻之緣也吹則墜
蚋之集也呵則舉夫噓呵曾不能以振物而施
之二虫則甚懼鵬水擊而三千搏扶搖而九萬
彼視吾之僇慄亦爾汝之相筦均大塊之噫氣

東坡養生集 抄理

八卷 十八

奚巨細之足辨陋耳目之不廣爲外物之所變
且夫萬象起滅衆怪耀眩求髮髯於過耳視空
中之飛電則向之所謂可懼者實耶虛耶惜吾
知之晚也

此賦與思子臺賦俱蘇叔黨筆叔黨有斜

川集二十卷今不復傳存此以見一斑

顏樂亭詩 并序

顏子之故居所謂陋巷者有井存焉而不在顏
氏久矣膠西太守孔君宗翰始得其地浚治其
井作亭於其上命之曰顏樂昔夫子以簞食瓢
飲賢顏子而韓子乃以爲哲人之細事何哉蘇
子曰古之觀人也必於其小焉觀之其大者容
有僞焉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
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蠶蟻孰知簞食瓢飲
之爲哲人之大事乎乃作顏樂亭詩以遺孔君

東坡養生集 抄理

八卷 十九

天生烝民爲之鼻口美者可嚼芬者可嗅美必
有惡芬必有臭我無天造六繁交關焉而不反
跬步商受備哉先師安此微陋孟賁股慄虎豹
却走渺然其身中亦何有我求至樂千載無偶
執瓢從之忽焉在後

澹渺之味却復寫得激昂

卓錫泉銘

六祖初住曹溪。卓錫泉涌。清涼滑甘。瞻足大衆。逮今數百年矣。或時小竭。則衆汲於山下。今長老辨公住山四歲。泉日涌溢。聞知嗟異。爲作銘曰。

祖師無心。心外無學。有來扣者。雲洞泉落。問何從來。初無所從。若有從處。來則有窮。初住南華。集衆須水。水性融會。豈有無理。引錫指名。寒泉自冽。衆渴得飲。如我說法。云何至今。有溢有枯。

東坡養生集

妙理

八卷
二十

泉無溢枯。蓋其人乎。辨來四年。泉水洋洋。烹煮濯漑。飲及牛羊。手不病汲。肩不病負。匏勺瓦甕。莫知其故。我不求水。水則許我。訊於祖師。其亦可哉。

宗門要義一口說盡

大別方丈銘

閉目而視目之所見。冥冥蒙蒙。掩耳而聽耳之所聞。隱隱隆隆。耳目雖廢。見聞不斷。以搖其中。孰能閉目而未嘗視。如鑑寫容。孰能傾耳而未嘗聽。如穴受風。不視而見。不聽而聞。根在塵空。湛然虛明。遍照十方。地獄天堂。蹈冒水火。出入金石。無往不通。我觀大別。三門之外。大江方東。東西萬里。千溪百谷。爲江所同。我觀大別方丈之內。一燈常紅。門閉不開。光出於隙。曄如長虹。

東坡養生集

妙理

八卷
廿一

似大慧中峰昇坐語

鄭孔肩

九成臺銘

韶陽太守狄威新作九成臺玉局散吏蘇軾爲之銘曰自秦并天下滅禮樂韶之不作蓋千三百一十有三年其器存其人亡則韶既已隱矣而況於人器兩亡而不傳雖然韶則亡矣而有不亡者存蓋常與日月寒暑晦明風雨並行於天地之間世無南郭子綦則耳未嘗聞地籟也而況得聞其天使耳聞天籟則凡有形有聲者皆吾羽旄干戚管磬匏絃嘗試與子登夫韶石

東坡養生集 妙理

八卷 廿二

之上舜峯之下望蒼梧之眇莽九疑之聯綿覽觀江山之吐吞草木之俯仰鳥獸之鳴號衆竅之呼吸往來唱和自有度數而均節自成者非韶之大全乎上方立極以安天下人和而氣應氣應而樂作則夫所謂韶九成來鳳鳥而舞百獸者既已粲然畢陳於前矣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一日

波折之妙音節之微如雲烟縹緲并未會

落筆

徐州蓮花漏銘 并序

故龍圖閣直學士禮部侍郎燕公肅以創物之智聞於天下作蓮華漏世服其精凡公所臨必爲之今州郡往往而在雖有巧者莫敢損益而徐州獨用瞽人衛朴所造廢法而任意有壺而無箭自以無目而廢天下之視使守者伺其滿則決之而更注人莫不笑之國子博士傅君楊公之外曾孫得其法爲詳其通守是邦也實始改作而請銘於軾銘曰

東坡養生集 妙理

八卷 廿三

人之所信者手足耳目也目識多寡手知重輕然人未有以手量而目計者必付之於度量與權衡豈不自信而信物蓋以爲無意無我然後得萬物之情故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晷刻之薄於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外而不能逃於三尺之箭五斗之餅雖疾雷霾風雨雪晝晦而遲速有度不加虧贏使凡爲吏者如餅之受水不過其量如水之浮箭不失其平如箭之升降也視時之上下降不爲辱升不爲榮則民將靡然

心服而寄我以死生矣。

坡翁最長於物理上推到義理精微處妙於形容而引歸吏身上尤佳

婁廷寶

東坡養生集 抄理

八卷
廿四

六一泉銘

并序

歐陽文忠公將老自謂六一居士予昔通守錢塘見公於汝陰而南公曰西湖僧惠勤甚文而長於詩吾昔爲山中樂三章以贈之子開於民事求人於湖山間而不可得則往從勤乎予到官三日訪勤於孤山之下抵掌而論人物曰公天人也人見其暫寓人間而不知其乘雲馭風歷五嶽而跨滄海也此邦之人以公不一來爲恨公麾斥八極何所不至雖江山之勝亦適爲

東坡養生集 抄理

八卷
廿五

主而奇麗秀絕之氣常爲能文者用故吾以謂西湖蓋公几案間一物耳勤語雖幼怪而理有實然者明年公薨予哭於勤舍又十八年予爲錢塘守則勤亦化去久矣諒其舊居則弟子二仲在焉盡公與勤之像事之如生舍下舊無泉予未至數月泉出講堂之後孤山之趾汪然溢流甚白而甘卽其地鑿巖架石爲室二仲謂余師聞公來出泉以相勞苦公可無言乎乃取勤舊語推本其意名之曰六一泉且銘之曰

泉之出也。去公數千里。後公之沒。十有八年。而名之日六一。不幾於誕乎。曰。君子之澤。豈獨五世而已。蓋得其人。則可至於百傳。嘗試與子登孤山。而望吳越。歌山中之樂。而飲此水。則公之遺風餘烈。亦或見於斯泉也。

泉與六一居士殊無干涉。序中一段幹旋處。合銘讀之。便覺意義淵永。

東坡養生集 妙理

八卷 廿六

夢齋銘 并叙

至人無夢。或曰。高宗武王孔子皆夢。佛亦夢。夢不異覺。覺不異夢。夢卽是覺。覺卽是夢。此其所以爲無夢也。與衛玠問夢於樂廣。廣對以想。曰。形神不接而夢。此豈想哉。對曰。因也。或問。因之說。東坡居士曰。世人之心。依塵而有。未嘗獨立也。塵之生滅。無一念在。夢覺之間。塵塵相授。數傳之後。失其本矣。則以爲形神不接。豈非因乎。人有牧羊而寢者。因羊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遂夢曲蓋。鼓吹身爲王公。夫牧羊之與王公。亦遠矣。想之所因。豈足怪乎。居士始與芝相識於夢中。以所夢求而得之。今二十四年矣。而五見之。每見輒相視而笑。不知是處之爲何方。今日之爲何日。我爾之爲何人也。題其所寓室曰夢齋。而子由爲之銘。

法身克滿。處處皆一。幻身虛妄。所至非實。我觀世人生非實中。以寤爲正。以寐爲夢。忽寐所遇。執寤所遭。積執成堅。如丘山高。若見法身。寤寐

東坡養生集 妙理

八卷 廿七

皆非知其皆非寤寐無虧遂遊四方齊則不遷
南北東西法身本然

想因二字說破夢關 楊用修

東坡養生集 妙理

八卷
廿八

澹軒銘

以船撐船船不行以鼓打鼓鼓不鳴子欲察味
而辨色何不坐於澹軒之上出澹語以問澹叟
則味自味而色自形吾然後知澹叟之不澹蓋
將盡口耳之變而起無窮之爭其自謂叢林之
一害豈虛名也哉

結語奇宕引著勝地

東坡養生集 妙理

八卷
廿九

夕庵銘

與晝皆作霧散毛脉夜氣既歸肝膽是宅我名
夕庵維以照寂八萬四千忽然如一

立名與遠

谷庵銘

孔公之堂名虛白。蘇子堂後作圓屋。堂雖白矣。庵自黑。知白守黑。名曰谷。谷庵之中。空無物。非獨無應。亦無答。洞然神光。照毫髮。

光景寫得出

東坡養生集 妙理

八卷 三十

蘇程庵銘 并引

程公庵南華長老辯公。為吾表弟程德孺作也。吾南遷過之。更其名曰蘇程。且銘之曰。

辯作庵。實林南程。取之不為貪。蘇後到住者。三蘇既住。程則去。一彈指。三世具如我。說無是處。百千燈。同一光。一塵中。兩道場。齊說法。不相妨。本無通。安有礙。程不去。蘇亦在各。遍滿無雜壤。

橫說豎說都是禿翁曰趣甚

阿彌陀佛頌

錢塘圓照律師普勸道俗。歸命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眉山蘇軾敬捨父母蜀郡太君程氏。遺留簪珥。命工胡錫。采畫佛像。以薦父母冥福。謹再拜稽首而獻頌曰。

佛以大圓覺。充滿河沙界。我以顛倒想。出生死中。云何以一念。得往生淨土。我造無始業。本從一念生。既從一念生。還從一念滅。生滅滅盡。處則我與佛同。如投水海中。如風中鼓索。雖有

東坡養生集 妙理

八卷 三一

大聖智。亦不能分別。願我先父母。與一切衆生。在處為西方。所遇皆極樂。人人無量壽。無往亦無來。

一念精進。便登聖覺。非直禪理如是。王聖俞

石恪畫維摩頌

我觀衆工工一師人持一藥療一病風勞欲寒
氣欲暖肺肝胃腎更相克挾方儲藥如丘山卒
無一藥堪施用有太醫王拊掌笑謝遣衆工病
隨愈問大醫王以何藥還是衆工所用者我觀
三十二菩薩各以意談不二門而維摩詰默無
語三十二義一時墮我觀此義亦不墮維摩初
不離是說譬如油蠟作燈燭不以火點終不明
忽見默然無語處三十二說皆光發佛子若讀

東坡養生集 妙理

八卷 三二

維摩經當作是念爲正念我觀維摩方丈室能
受九百萬菩薩三萬二千獅子坐皆悉容受不
迫迮又能分布一鉢飯壓飽十方無量衆斷取
妙喜佛世界如持鍼鋒一葉葉云是菩薩不思
議住大解脫神通力我觀石子一處士麻鞋破
帽露兩肘能使筆端出維摩神力又過維摩詰
若云此畫無實相毗耶城中亦非實佛子若見
維摩像應作此觀爲正觀

効佛經語寫密義却難得如許透露

十八大阿羅漢頌

蜀金水張氏畫十八大阿羅漢賦謫居僑耳得
之民間海南荒陋不類人世此畫何自至哉久
逃空谷如見師友乃命過躬易其裴標設燈塗
香果以禮之張氏以畫羅漢有名唐末蓋世擅
其術今成都僧敏行其玄孫也梵相奇古學術
淵博蜀人皆曰此羅漢化生其家也賦外祖父
程公少時遊京師還遇蜀亂絕糧不能歸困臥
旅舍有僧十六人往見之曰我公之邑人也各

東坡養生集 妙理

八卷 三三

以錢二百貨之公以是得歸竟不知僧所在公
曰此阿羅漢也歲設大供四公年九十九設二
百餘供今賦雖不親睹其人而困厄九死之餘
烏言卉服之間乃獲此奇勝豈非希闊之遇也
哉乃各卽其體像而窮其思致以爲之頌
第一尊者結跏正坐巖如側立有鬼使者稽顙
于前侍者取其書通之頌曰
月明星稀孰在孰在煌煌東方惟有啟明客爾
上坐及阿闍梨代佛出世惟大弟子

第二尊者合掌跌坐。蠻奴捧檠於前。老人發之。中有琉璃餅。貯舍利十數。頌曰。

佛無滅生。通塞在人。墻壁瓦礫。誰非法身。尊者歛手。不超於坐。示有敬耳。起心則邪。

第三尊者扶烏木養和正坐。下有白沐猴獻果。侍者執盤受之。頌曰。

我非標人。人莫吾識。是雪衣者。豈且眼隻。方食知獻。何愧於猿。爲語柳子。勿憎王孫。

第四尊者側坐。屈三指。答胡人之問。下有蠻奴

東坡養生集抄理

八卷
二四

捧函童子戲捕龜者。頌曰。

彼問云何計數。以對爲三。爲七。莫有知者。雷動風行。屈信指間。汝觀明月在我指端。

第五尊者臨淵濤。抱膝而坐。神女出水中。蠻奴受其書。頌曰。

形與道一道無不在。天宮鬼府奚往而礙。婉彼奇女。躍於清瀾。神馬尻與攝衣從之。

第六尊者右手支頤。左手拊狎獅子。顧視侍者。擗瓜而剖之。頌曰。

手拊雛貌。目視瓜獻。甘芳之意。若達於面。六塵並入心。亦徧知。卽此知者。爲大摩尼。

第七尊者臨水側坐。有龍出焉。吐珠其手中。胡人持短錫杖。蠻奴捧鉢而立。頌曰。

我以道眼。爲傳法宗。爾以願力。爲護法龍。道成願滿。見佛不作。盡取玉函。以昇思邈。

第八尊者並膝而坐。加肘其上。侍者汲水過前。有神人漏出於地。捧盤獻寶。頌曰。

爾以捨來。我以慈受。各獲其心。實則誰有。視我

東坡養生集抄理

八卷
三五

如爾。取與則同。我爾福德。如四方空。

第九尊者食已。撲鉢持數珠。誦咒而坐。下有童子構火具。茶又有理筒。注水蓮池中者。頌曰。

飯食已畢。撲鉢而坐。童子茗供。吹簫發火。我作佛事。淵乎妙哉。空山無人。水流花開。

第十尊者執經正坐。有仙人侍女焚香於前。頌曰。

飛仙玉潔。侍女雲渺。稽首炷香。敢問至道。我道大同。有覺無修。豈不長生。非我所求。

第十一尊者跌坐焚香侍者拱手胡人捧函而立頌曰

前聖後聖相喻以言口如布穀而意莫傳鼻觀寂如諸根自剎孰知此香一炷千偈

第十二尊者正坐入定枯木中其神騰出於上有大蟒出其下頌曰

默坐者形空飛者神二俱非是孰為此身佛子何爲懷毒不已願解此相問誰縛爾

第十三尊者倚杖垂足側坐侍者捧函而立有

東坡養生集

妙理

八卷
三六

虎過前有童子怖匿而竊窺之頌曰

是與我同不噬其妃一念之差墮此髮鬚道師悲戀爲爾顰嘆以爾猛烈復性不難

第十四尊者持鈴杵正坐誦咒侍者整衣於右

胡人橫短錫跪坐於左有地一角若仰詎者頌

曰

彼髯而虬長跪自言特角亦來身移怨存以無言音誦無說法風止火滅無相仇者

第十五尊者須眉皆白袖手趺坐胡人拜伏於

前蠻奴手持拄杖侍者合掌而立頌曰

聞法最先事佛亦久毫然衆中是大長老薪水井曰老矣不能摧伏魔軍不戰而勝

第十六尊者橫如意跌坐下有童子發香篆侍者注水花盆中頌曰

盆花浮紅篆烟綠青無問無答如意自橫點瑟既希昭琴不鼓此間有曲可歌可舞

第十七尊者臨水側坐仰觀飛鶴其一既下集矣侍者以手拊之有童子提竹籃取果實投水

東坡養生集

妙理

八卷
三七

中頌曰

引之浩茫與鶴皆翔藏之幽深與魚皆沉大阿羅漢入佛三昧俯仰之間再拊海外

第十八尊者植拂支願瞪目而坐下有二童子

破石榴以獻頌曰

植拂支願寂然跏趺尊者所游物之初耶聞之於佛及吾子思名不用處是未發時

佛滅度後間浮提衆生割狼自用莫肯信入故諸賢聖皆隱不現獨以像設遺言提

引未悟而峨眉五臺廬山天台猶出光景
變異使人了然見之執家藏十六羅漢像
每設茶供則化爲白乳或凝爲雪花桃李
芍藥僅可指名或云羅漢慈悲深重急於
接物故多現神變儻其然乎今於海南得
此十八羅漢像以授子由弟使以時修敬
遇夫婦生日輒設供以祈年集福併以前
所作頌寄之子由以二月二十日生其婦
德陽郡夫人史氏以十一月十七日生是

東坡養生集 妙理

八卷
三八

歲中元日題 先生自跋

東坡所作禪家文字多矣然皆一時率筆
成趣獨此沉思而得之景既幽澹句復澗
妙當爲獨步 王聖俞

十八大阿羅漢贊

自海南歸過清遠峽寶林寺敬贊禪月所畫十
八大阿羅漢

第一賓度羅跋囉隋闍尊者

自璚在膝貝多在巾日視超然忘經與人面顯
百皺不受刀箭無心掃除留此殘雪

第二迦諾迦伐蹉尊者

耆年何老粲然復少我知其心佛不妄咲嘆喜
雖幻笑則非瞋施此無憂與無量人

東坡養生集 妙理

八卷
三九

第三迦諾迦跋梨隋闍尊者

揚眉注目拊膝橫拂問此大士爲言爲默默如
雷霆言如牆壁非言非默百祖是式

第四菴頻陀尊者

聃耳屬肩倚眉鬢頤佛在世時見此耆年開口
誦經四十餘齒時聞雷電出一彈指

第五諾矩羅尊者

善心爲男其室法喜背癢孰能有大童子高下
適當輕重得宜使眞童子能如茲乎

第六跋陀羅尊者

美狠惡婉。自昔所聞。不圖其輔有圓者。存現六極。相代衆生報。使諸佛子具佛相好。

第七迦理迦尊者

佛子三毛髮。眉與鬚既去其二。一則有餘。因以示衆物。無兩遂。既得無生。則無生死。

第八伐闍羅弗多羅尊者

兩眼方用。兩手自寂。用者注經。寂者寄膝。二法相忘。亦不相捐。是四句偈。在我指端。

東坡養生集

妙理
八卷
四十

第九成傳迦尊者

一劫七日。剎那三世。何念之勤。屈指默計。屈者已往。信者未然。孰能住此。屈伸之間。

第十半託迦尊者

垂頭沒肩。俛首注視。不知有經。而况字義。佛子云何。飽食晝眠。勤苦功用。諸佛亦然。

第十一羅怛羅尊者

面門月滿。瞳子電轉。示和猛容。作威喜觀。龍象之姿。魚鳥所驚。以是幻身。爲護法城。

第十二那迦犀那尊者

以惡轆物。如火自熱。以信入佛。如水自濕。垂肩捧子。爲誰虔恭。大師無德。水火無功。

第十三因揭陀尊者

捧經持珠。杖則倚肩。植杖而起。經珠乃閑。不行不立。不坐不臥。問師此時。經杖何在。

第十四伐那婆斯尊者

六塵既空。出入息滅。松摧石隕。路迷草合。逐獸於原。得箭忘弓。偶然汲水。忽然相逢。

東坡養生集

妙理
八卷
四一

第十五阿氏多尊者

勞我者暫休。我者默如。晏如岳鮮。不僻滯。是哀駘它。澹臺滅明。各妍於心得法。眼正。

第十六注茶半託迦尊者

以口說法。法不可說。以手示人。手去法滅。生滅之中。自然真常。是故我法。不離色聲。

第十七慶友尊者

以口誦經。以手嘆法。是二道場。各自起滅。孰知毛竅。八萬四千。皆作佛事。說法最然。

第十八寶頭盧尊者

右手持杖左手拈石爲手持杖爲杖持手宴坐石上安以杖爲無用之用世人莫知

此等文字韓歐所不欲爲此等見解韓歐所不能及由蘇長公少悟禪宗及過南海後遍歷劫幻以此心性超朗乃至於此可謂絕世之文矣 茅鹿門

東坡先生集 妙理

八卷 四二

靈感觀音偈 并引

武問居士佛無不在云何僧榮所常供養觀世音像獨稱靈感居士荅言譬如靜夜天清無雲我目無病未有舉頭而不見月今此畫像方其畫時工適清淨又此僧榮方供養時秉心端嚴不入諸相無有我人衆生壽者則觀世音廓然自現偕時居士作此言已心開形解隨其所得而說偈言

夫物芸芸各升其英爲天蒼蒼爲日月星無在不

東坡先生集 妙理

八卷 四三

不在容光則明矧我夫士淵兮淨神妙湛生光即光爲形亭亭空中靡所倚憑眷此幻身如鬼如眠生則圍物軒昂權衡地所不載而能空行滅則蕩空附離四生不可控搏矧此亭亭淨淚請教搏煩頓縵如月下照著心寒清不因修爲得法眼淨碎身微塵莫報聖靈

子瞻此等偈絕似漢人詩 鍾伯敬

寒熱偈

今歲大熱八十餘日，物我同病，是熱非虛，方其
熱時，謂不復涼，及其既涼，復安在凡此寒熱
更相顯見，熱既無有，涼從何立？令我復認此
爲涼，後日更涼，此還是熱，畢竟寒熱爲無爲有
如此分別，皆是衆生客塵浮想，以此爲達，無有
是處，使謂爲迷，則又不可，如火燒木，從木成炭，
從炭成灰，爲灰不已，了無一物，當以此偈更問
子由。

東坡養生集 抄理

八卷
四四

僕在黃州，戲書爲江夏李樂道持去，後七

年復相見，京師出此書，茫然如夢中語也。

元祐戊辰六年三月三日 先生自跋

只從客感上破除

玉石偈

嘻嘻呀呀三伏中，草木生煙地生火，
百有八願君置之白石盆，注以碧虛，
君肝肺涼如水，熱惱既除，心自定，當觀熱相無
去來，寒至折膠，熱流金，是我法身一呼吸，寒人
者冰，熱者火，冰火初不自寒熱，一切世間我四
石如瓦礫，

與寒熱偈合看

東坡養生集 抄理

八卷
四五

南屏激水偈

水激之高，如所從來，屈伸相報，報盡而止，止不
失平，於以觀法。

熙寧中作此偈，以示用文闡黎後十六年

再過南屏，復錄以示雲玩，上座元祐四年

九月望日 先生自跋

一切愚聖盡出入南屏激水中

十二時中偈

十二時中嘗切覺察。遮箇是什麼。十二月二十日。自酒守席上。忽然夢得箇消息。乃作偈曰。百滾油鑊裏。恁把心肝爆。遮箇在其中。不寒亦不熱。似則是。似是則未是。不惟遮箇不寒熱。那個也不寒熱。咄甚。叫做遮箇那個。

令人各自推求

東坡養生集 妙理

八卷
四六

東筦資福寺老栢再生贊

生石首肯。焚松肘回。是心苟真。金石爲開。堂去栢枯。其留復生。此栢無我。誰爲枯榮。方其枯時。不枯者存。一枯一榮。皆方便門。世人不聞。瓦礫說法。今聞此栢。熾然常說。

玉巖隱君陽行先真贊

道不二德。不孤無人。所有有人。所無世之所爭者。五天畜其三。而昇其二。是以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也。

陽孝本字行先。居虔州城西一園。甚幽邃。學博行高。東坡謫惠州。過而愛之。爲留月餘。號曰玉岩居士。仍作真贊。居士平生不娶。坡每來謁。直造其室。嘗戲以元德秀呼之。

東坡養生集 妙理

八卷
四七

光道人真贊

海口山觀。犀顙鶴肩。定眼水止。秀眉月弦。自一而兩。至百億千。卽妄而真。是真晏然。

道人字晏然

元華子真贊

方口而髯秀眉覆額示我其華我識其元我來從之目擊道存我有陋室茅茨采椽灑掃庭戶窗牖廓然虛空無人願受予言

靜逸

東坡養生集 妙理

八卷
四八

參寥子真贊

東坡居士曰維參寥子身寒而道富辯於文而訥於口外厄柔而中健武與人無競而好刺譏朋友之過枯形灰心而喜爲感時玩物不能忘情之語此余所謂參寥子有不可曉者五也

粧點得妙

問養生

余問養生於吳子得二言焉日和日安何謂和日子不見天地之爲寒暑乎寒暑之極至於折膠流金而物不以爲病其變者微也寒暑之變晝與日俱逝夜與月並馳俯仰之間屢變而人不知者微之至和之極也使此二極者相尋而狎至則人之死久矣何謂安日吾嘗自牢山浮海達於淮遇大風焉舟中之人如附於桔槔而與之上下如蹈車輪而行反逆眩亂不可止而

東坡養生集 妙理

八卷
四九

吾飲食起居如他日吾非有異術也惟莫與之爭而聽其所爲故凡病我者舉非物也食中有蛆人之見者必嘔也其不見而食者未嘗嘔也請察其所從生論八珍者必噍言糞穢者必唾二者未嘗與我接也唾與噍何從生哉果生於物乎果生於我乎知其生於我也則雖與之接而不變安之至也安則物之感我者輕和則我之應物者順外輟內顧而生理備矣吳子古之靜者也其觀於物也審矣是以私識其言而時

省觀焉

從涉世看出養生善讀莊子

鍾伯敬

吳子卽吳遠遊先生云養生一篇爲子野
出也遠遊嘗絕粒不睡蘇叔黨作詩戲之
芝上人陸道士皆有詩先生亦次其韻

東坡養生集

抄理

八卷
五十

修養帖

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以我
觀之凡心盡處勝解卓然但此勝解不屬有無
不通言語故祖師教人到此便住如眼翳盡眼
自有明醫師只有除翳藥何曾有求明藥明若
可求卽還是翳固不可於翳中求明卽不可言
翳外無明而世之昧者便將翳然無知認作佛
地若如此是佛貓兒狗兒得飽熟睡腹搖鼻息
與土木同當恁麼時可謂無一毫想念豈可謂

東坡養生集

抄理

八卷
五十一

貓兒狗子已入佛地故凡學者但當觀妄除受
自粗及細念念不忘會作一日得無所任第所
教我者是如此否因見二偈微策孔君不覺聳
然更以聞之書至此牆外有悍婦與夫相毆詈
聲飛灰火如猪嘶狗吼因念他一點員明正在
猪嘶狗吼裏面譬如江河鑒物之性長在飛砂
走石之中尋常靜中推求常患不見今日閑裏
忽捉得些子如何如何元豐六年三月二十五
日夜已封書訖復以此寄子由

答孔子君頌

夢中投井及半而止出入不能本非任處我今何爲日作此苦忽然夢覺身在床上不知向來本元無井不應復作出入住想道無深淺亦無遠近見物失空空未嘗滅物去空現亦未嘗生應當正念作如是觀

解理處尤能勞空

東坡養生集 妙理

八卷
五二

書黃魯直李氏傳後

無所厭離何從出世無所欣慕何從入道忻慕之至孟子見父厭離之極燂雞出湯不極不至心地不淨如飯中沙與飯皆熟若不舍糊與飯俱噉卽須吐出與沙俱棄善哉佛子作清淨節淘米去沙終不能盡不如卽用本所自種元無沙米此米無沙亦不受沙非不受也無受處故

層層剝入

書若達所書經後

儼楚比丘示我若達所書二經經爲幾品品爲幾偈偈爲幾句句爲幾字字爲幾畫其數無量而此字畫平等若一無有高下輕重大小云何能一以忘我故若不忘我一畫之中已現二相而况多畫如海上沙是誰撻磨自然均平無有麤細如空中而是誰揮洒自然蕭散無有疎密若能一念了是法門於刹那頃轉八千歲無有忘失一句一偈東坡居士說是法已復還其經

東坡養生集 妙理

八卷
五三

書醉翁操後

二水同器有不相入二琴同手有不相應今沈若信手彈琴而與泉合居士縱筆作詩而與琴會此必有真同者矣本覺法真禪師沈君之子也故書以記之願師宴坐靜室自以爲琴而以學者爲琴工有能不謀而同三合無際者願師取之元祐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與涉中有巧思

跋王鞏所收藏真書

僧藏真書七紙開封王君鞏所藏君侍親平涼始得其二而兩紙在張鄧公家其後馮公當世又獲其三雖所從分異者不可考然筆勢爽奕七紙意相屬也君鄧公外孫而與當世相善乃得而合之余嘗愛梁武帝評書善取物象而此公尤能自譽觀者不以爲過信乎其書之工也然其爲人億蕩本不求工所以能工此如沒人之操舟無意於濟否是以覆却萬變而舉止自東坡養生集 妙理 八卷 五十四

若其近於有道者耶

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老氏之所
以言長久也

跋文與可墨竹

昔時與可墨竹見精練良紙輒奮筆揮灑不能自已坐客爭奪持去與可亦不甚惜後來見人設置筆研卽逡巡避去人就求索至終歲不可得或問其故與可曰吾乃者學道未至意有所不適而無所遣之故一發於墨竹是病也今吾病良已可若何然以余觀之與可之病亦未得爲已也獨不容有不發乎余將伺其發而掩取之彼方以爲病而吾又利其病是吾亦病也然東坡養生集 妙理 八卷 五十五

寧庚戌七月二十一日子瞻書通叔篆

李元直長安人其先出於唐讓帝學篆書數十年覃思甚苦晚字法得古意用錐鋒筆縱手疾書初不計度見余所藏與可墨竹求題其後因戲書此數百言通叔其字云

錄趙貧子語

趙貧子謂人曰子神不全其人不眠曰吾儔友萬乘螻蟻三軍糠粃富貴而晝夜生死何謂神不全乎貧子笑曰是血氣所挾名義所激非神之功也明日問其人曰子父母在乎曰亡久矣嘗夢見乎曰多矣夢中知其亡乎抑以爲存也曰皆有之貧子笑曰父母之存亡不待計議而知者也晝日間子則不思而對夜夢見之則以亡爲存死生之於夢覺有間矣物之眩子而難

東坡養生集

抄理

八卷
五六

知者甚於父母之存亡子自以神全而不學可憂也哉予嘗與聞其語故錄之

此最喫緊語但思何以全其神耳

書孟德傳後

子由書孟德亭見寄余既聞而異之以爲虎畏不懼已者其理似可信然世未有見虎而不懼者則斯言之有無終無所試之然曩予聞忠萬雲安多虎有婦人晝日置二小兒沙上而浣衣於水者虎自山上馳來婦人倉皇沉水避之二小兒戲沙上自若虎熟視久之至以首觸庶幾其一懼而兒癡竟不知怪虎亦卒去意虎之食人先被之以威而不懼之人威無所從施與東坡養生集抄理

八卷
五七

有言虎不食醉人必坐守之以俟其醒俟其懼也○有人夜自外歸見有物蹲其門以爲猪狗類也○以杖擊之即逸去○至山下月明處則虎也是人非有以勝虎而氣已蓋之矣○使人之不懼皆如嬰兒醉人○與其未及知之時則虎畏之○無足怪者○故書其末以信子由之說

正此三項人境地未易到卽至人亦何以加此

書六一居士傳後

蘇子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或曰居士非有道者也有道者無所挾而安居士之於五物捐世俗之所爭而捨其所棄者也烏得爲有道乎蘇子曰不然挾五物而後安者惑也釋五物而後安者又惑也且物未始能累人也軒裳圭組且不能爲累而況此五物乎物之所以能累人者以吾有之也吾與物俱不得已而受形於天地之間其孰能有之而或者以爲已有得之則喜

東坡養生集 妙理

八卷 五八

喪之則悲今居士自謂六一是其身均與五物爲一也不知其有物耶物有之也居士與物均爲不能有其孰能置得喪於其間故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雖然自一觀五居士猶可見也與五爲六居士不可見也居士殆將隱矣

妙詰瀾翻卓吾曰善爲居士出脫

論六祖壇經

近讀六祖壇經指說法報化三身使人心開目明然尚少一喻試以喻眼見是法身能見是報身所見是化身何謂見是法身眼之見性非有非無無眼之人不免見黑眼枯瞎亡見性不滅則是見性不礙眼有無無來無去無起無滅故云見是法身何謂能見是報身見性雖存眼根不具則不能見若能安養其根不爲物障常使光明洞徹見性乃全故云能見是報身何謂所見是化身根性既全一彈指頃所見千萬縱橫變化俱是妙用故云所見是化身此喻既立三身愈明如此是否

東坡養生集 妙理

八卷 五九

几疑義難析者一經先生手無不剖然

書品茶要錄後

物有眇而理無方，窮天下之辯，不足以盡一物之理。達者寓物以發其辯，則一物之變可以盡。南山之竹，學者觀物之極，而遊於物之表，則何求而不得？故輪扁行年七十而老於斲輪，庖丁自技而進乎道，由此其選也。黃君道輔，諱儒，建安人，傳學能文，淡然精深，有道之士也。作品茶要錄十篇，委曲微妙，皆陸鴻漸以來論茶者所未及，非至靜無求，虛中不留，烏能察物之情如此？其詳哉！昔張機有精理，而韻不能高，故卒為名醫。今道輔無所發其辯，而寓之於茶，為世外淡薄之好，此以高韻輔精理者，予悲其不幸，早亡，獨此書傳於世，故發其篇末云。

寓物以發其辯，凡立言者類皆然。

東坡養生集 妙理

八卷 六十

與龐安常

端居靜念，思五臟皆止，一而腎獨二，蓋萬物之所終始，生之所出，死之所入，故也太玄罔直蒙首冥，因為冬直為春，蒙為夏，首為秋，冥復為冬，則此理也。人之四肢九竅，凡兩者皆水屬也。兩腎兩足兩外腎兩手兩目兩鼻孔皆水之升降出入也。手足兩腎舊說固與腎相表裏，而鼻與目皆古未之言也。豈亦有之，而僕觀書少不見耶？以理推之，此兩者其液皆鹹，非水而何？僕以東坡養生集 妙理

八卷 六一

一報某書

參得有悟頭

大還丹訣

凡物皆有英華。映於形器之外。爲人所喜者。皆其華也。形自若也。而不見可喜。其華也。故凡作而爲聲。發而爲光。流而爲味。蓄而爲力。浮而爲膏者。皆其華也。吾有了然常知者。存乎其內。而不物於物。則此六華者。苟與吾接。必爲吾所取。非取之也。此了然常知者。與是六華者。蓋常合而生我矣。我生之初。其所安在此。了然常知者。苟存乎中。則必與是六華者。皆處於此矣。其

東坡養生集

妙理

八卷

六二

凡與吾接者。又安得不赴其類。而歸其根乎。吾方養之以至靜。守之以至虛。則火自鍊。之水自伏。之升降開闔。彼自有數。日月既至。自變自成。吾不預知可也。易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傳曰。用物精多。則鬼見。強禮曰。體鬼則降。志氣在上。人不爲是道。則了然常知者。生爲志氣。死爲鬼。神而升於天。此六華者。生爲體。爲精。死爲鬼。爲鬼。而降於地。其知是道者。鬼鬼合形。氣一其至者。至騎箕尾。而爲列星。敬之信之。審之行。之守

之終之。元祐三年九月二十八日書

精華迸溢。煇煇煜煜。如百千日。淮南子得

意文字。畧可擬之。王聖俞

東坡養生集

妙理

八卷

六三

書贈邵道士

身如芭蕉。心如蓮花。百節疏通。萬竅玲瓏。來時
一去。時八萬四千。此義出楞嚴。世未有知之者。
也。元符三年九月二十一日。書贈都嶠邵道士。
是修養家微首尾語。

東坡養生集 抄理

八卷
六四

動靜

王介甫一夕以動靜二字問諸門生。諸生作答。
皆數百言。公不然之。時東坡維舟秦淮。公曰。侯
蘇軾明日來。問之。既至。果詰前語。東坡應聲曰。
精出爲動。神守爲靜。動靜卽精神也。公擊節稱
歎。

荆公原有理會在先生一語刺著

書蘇子美金魚詩

舊讀蘇子美六和寺詩云。松橋待金魚。竟日獨
遲留。初不喻此語。及倅錢塘。乃知寺後池中有
此魚如金色也。昨日復迷池上。投餌餌久之。乃
畧出不食。復入。不可復見。自子美作詩至今。四
十餘年。子美已有遲留之語。苟非難進易退。而
不妄食。安能如此壽耶。

東坡養生集 抄理

八卷
六五

池魚踊起

眉州人任達爲余言。少時見人家畜數百魚。深
池中。沼池碑堦四周皆屋舍。環遶方丈間。凡三
十餘年。日加長。一日天清無雷。池中忽發大聲。
如風雨。魚皆踊起。羊角而上。不知所往。達云。舊
說不以神守。則爲蛟龍所取。此殆是爾。余以爲
蛟龍必因風雨。疑此魚圍局三十餘年。日有騰
拔之念。精神不衰。久而自達理自然爾。
可以堅人向往之志。

關蛇

文與可云余學草書几十年終未得古人用筆相傳之法後因見道上鬪蛇遂得其妙乃知顚素之各有所悟然後止於此耳

留意於物往往成趣昔人有好草書夜夢則見蛟蛇糾結數年或晝日見之草書則工矣而所見亦可悲與可之所見豈真蛇耶抑草書之精也予平生好與與可劇談大噱此語恨不令與可聞之令其捧腹絕倒也

東坡養生集

抄理

八卷
六六

題萬松嶺惠明院壁

予去此十七年復與彭城張聖途丹陽陳輔之同來院僧梵英茸治堂宇比舊加嚴潔茗飲芳烈問此新茶耶英曰茶性新舊交則香味復予嘗見知琴者言琴不百年則桐之生意不盡緩急清濁嘗與雨暘寒暑相應此理與茶相近故并記之

此茶之所以貴新而琴之所以貴古也

黍麥

昔醉客云黍熟頭昂黍熟頭低黍麥皆熟是以低昂此雖戲語然古人造酒理蓋如此黍稻之出穗也必直而仰其熟也必曲而俯麥則反是此陰陽之物也北方之稻不足於陰南方之麥不足於陽故南方無佳酒者以麴麥雜陰氣也又况如海南無麥而用米作麴耶吾嘗在京師載麥百斛至錢塘以踏麴是歲官酒比京醞而北方造酒皆用南米故當有善酒吾昔在高密東坡養生集

抄理

八卷
六八

用土米作酒皆無味今在海南取船上麴作麴則酒亦絕佳以此知其驗也

魏賈鏘有蒼頭常令乘小艇於黃河中接河源水以釀酒名崑崙鵬芳味世中所絕以此知水品亦觴政中要事

海南菊

菊黃中之色香味和正花葉根實皆長生藥也北方隨秋之早晚大畧至菊有黃花乃開獨嶺南不然至冬乃盛發嶺南地暖百卉造作無時而菊獨後開考其理菊性介烈不與百卉並盛衰須霜降乃發而嶺南常以冬至微霜故也其天姿高潔如此宜其通仙靈也吾在海南藝菊九畹以十一月望與客汎菊作重九書此爲記

物性不可移如此

東坡養生集

抄理

八卷
六九

金多少

王莽敗時省中黃金三十萬斤爲匱者尚餘十許陳平用四萬斤間楚董卓邵塢金亦至多其餘賜三五十斤者不可勝數近世金以兩計雖人主未嘗以百金與人者何古多而今少也鑿山披沙無虛日糜壞至少金爲何往哉疑寶貨神變不可知復歸山澤耶吾聞鹽亦然映中天寧監日有定數若大商覆舟則鹽泉頓增乃知尋常隨便流出不以遠近皆歸本原也

地氣

吾嘗求田新水田在山谷間者投種一斗得稻十斛問其故云連山皆野草散木不生五穀地氣不耗故發如此吾是以知五穀耗地氣爲最甚也王莽末天下旱蝗黃金一斤易粟一斛建武二年野穀旅生麻菽尤盛野蚕成繭被於山澤人收其利歲以爲常至五年穀漸少而農事益修蓋久不生穀地氣無所耗蘊蓄自發而爲野蚕旅穀其理明甚庚辰歲正月六日讀世祖

東坡養生集

抄理

八卷
七十

本紀書其事以爲衛生之方地不生草木者多產金錫珠貝亦此理也

余宅後有菊圃每秋英燦發艷如纈錦然輒歲更一地詢之藝菊者曰不爾便不繁茂乃知物之精華逆宰者卽化工亦須休息以應之不獨盈虛之理爲然也

措大言志

有二措大相與言志。一云我平生不足。惟飯與睡耳。他日得志。當飽喫飯了。便睡。睡了。又喫飯。一云我則異於是。當喫了。又喫何暇。後睡耶。吾來廬山。聞馬道士善睡。於睡中得妙。然吾觀之。終不如彼措大得喫飯三昧也。

形容是贊是詆

東坡養生集 妙理

八卷
七一

題李岩老

南岳李岩老好睡。衆人食飽下碁。岩老輒就枕。閱數局。乃一展轉云。我始一局。君幾局矣。東坡曰。岩老常局四脚碁盤。只着一色黑子。昔與邊韶敵手。今被陳搏饒。先着時。自有輪。着。了。並無一物。歐陽公夢中作詩云。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碁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奈客思家。殆是類也。

華山處士如容見不覓仙方覓睡方

醉中書

處貧賤易。耐富貴難。安勞苦易。安閒散難。忍痛易。忍癢難。人能安閒散。耐富貴。忍癢。真有道之士也。

不獨切中人情。亦且呬發玄致。

東坡養生集 妙理

八卷
七二

夢客携詩

予嘗夢客有携詩相過者。覺而記其一詩云。道惡賊其身。忠先愛厥親。誰知畏九折。亦自是忠臣。又有數句若銘贊者云。道之所以成。不害其耕。德之所以修。不賊其牛。

不賊其牛。真夢中句也。然饒有深意。

記白鶴觀詩

昔遊忠州白鶴觀壁上高絕處有小詩不知何人題也詩云仙人未必皆仙去還在人間人不知手把白髦從兩鹿相逢聊問姓名誰

東坡養生集 妙理

八卷
七三

邸壁詩

人間無漏仙元元三杯醉世上無眼禪昏昏一覺睡雖然無交涉其奈略相似相似尚如此何況真個是余奉使關西見邸店壁上書此數句愛而誦之故海上作濁醪有妙理賦曰嘗因既醉之適方識此心之正

子由論畫曰見其似猶愛之况其真者乎然人則無不貴似而賤真

夢寄朱行中詩

東坡將下前數日夢中作詩寄朱行中云舜不作六器誰知貴瓊瑤哀哉楚狂士抱璞號空山相如起脫柱投壁相與還何如鄭子產有禮國自閒雖微韓宣子鄙夫亦辭環至今不貪寶藥然照塵寰覺而記之不暇所謂乃絕筆也

坡公臨終作此詩高峻千仞之上嚴冷百世之下矣夫弄五百絳卒于饒舍細事耳乃舉以稱公何待公之淺哉

譚友夏

東坡養生集 妙理

八卷
七四

送蹇道士歸廬山

物之有知蓋恃息孰居無事使出入心無天遊室不空六鑿相攘婦爭席法師逃人人廬山山中無人自往還往者一空還者失此身正在無還間綿綿不絕微風裏內外丹成一彈指人間俯仰三千秋騎鶴歸來與子遊

此道士必嘗語及此自記其功

劉須溪

廬州江下夜起對月贈邵道士

江月照我心，江水洗我肝。端如徑寸珠，墮此白玉盤。我心本如此，月滿江不滿。起舞舞誰與，莫作三人看。嶠南瘴毒地，有此江月寒。乃知天壤間，何人不清安。床頭有白酒，益若白露薄。獨醉還獨醒，夜氣清漫漫。仍呼邵道士，取琴月下彈。相將乘一葉，夜下蒼梧灘。

芟去我心本如此四句是一首李青蓮詩

東坡養生集 妙理

八卷
七五

衆妙堂

湛然無觀古真人，我獨觀此衆妙門。夫物芸芸各歸根，衆中得一道乃存。道人晨起開東軒，跌坐一醉扶桑暎。餘光照我玻璃盃，倒射窓几清而溫。欲收月兔餐，日竟我自日月誰使忞。

我自日月是先生口頭語，他人卒難得此

便驚以爲奇

秀州僧太全靜照堂

鳥囚不忘飛，馬繫常念馳。靜中不自勝，不若聽所之。君看厭事人，無事乃更悲。貧賤苦形勞，富貴嗟神疲。作堂名靜照，此語子謂誰。江湖隱淪士，豈無適時資。老死不自惜，扁舟自娛嬉。從之恐莫見，况肯從我爲。

此詩譏其未必能靜 劉須溪

東坡養生集 妙理

八卷
七六

戲錢道人

道人有詩云，直須認取主人翁。作兩絕戲之。首斷故應無斷者，冰消那復有冰。知主人若苦令儂認，認主人人竟是誰。

有至還須更有資，不知無鏡自無塵。只從半夜安心後，失却當年覺痛人。

是會心偈 陸君啟

日喻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槃。扣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爲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簞。以爲日也。日之與鐘簞。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人也。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達也。無以異於眇。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導。亦無以過於槃與燭也。自槃而之鍾。自燭而之簞。轉而相之。豈有既乎。故世之言

東坡養生集

妙理

八卷

七七

道者。或卽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然則道卒不可求與。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致。斯以爲致也。與南方多没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没人而

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昔者以聲律取士。士雜學而不志於道。今者以經術取士。士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吳君彥律。有志於學者也。方求舉於禮部。作日喻以告之。

千古談道者。低附影響之習。被公一口打

併盡 鄭孔肩

東坡養生集

妙理

八卷

七八

跋荆溪外集

玄學義學一也。世有達者。義學皆玄。如其不達。玄學皆義。近世學者。以玄相高。習其匪庭。了其度數。問荅紛然。應諾無窮。至於死生之際。一大事。因緣鮮有不敗績者。孔子曰。有鄙入問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世無孔子。莫武叩之。故使鄙夫得挾其空空。以欺世取名。此可笑也。荆溪居士作傳燈傳若干篇。扶獎義學。以救玄之弊。譬如收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無常東坡養生集 妙理 八卷 七九

羊也。顏淵死。弟子無可與微言者。性與天道。自子貢不得聞。唯曾子信道篤。學不仕。從孔子最久。師弟子答問。未嘗不唯者。而曾子之唯。獨記於論語。是吾以知孔子之妙。傳於一唯。柄鑒相應。問不容髮。一唯之外。口耳皆喪。而門人區區方欲問其所謂。此乃襲風捕影之流。不足以實告者。悲夫。

鄙夫空空如此作解

記袁宏論佛

袁宏漢紀曰。浮屠佛也。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群生也。其教也。以修善慈心爲主。不殺生。專務清淨。其精者爲沙門。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歸於無爲。又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故貴行修善道。以煉精神。以至無生。而得爲佛也。東坡居士曰。此殆中國始知有佛時語也。雖淺近大略具足矣。野人得鹿。正爾煮食之耳。其東坡養生集 妙理 八卷 八十

後賣與市人。遂入公庖中。饌之。百方然。鹿之所。以美。未有絲毫加於煮食時也。

大率論之益詳者行之益遠

跋劉咸臨墓記

魯直事佛謹甚。作劉咸臨墓誌。咸臨不喜佛。而其父道原尤甚。道原之真茹荼噉雪。竹折玉裂也。終身守之。而不易。可不謂戒且定乎。予觀范景仁。歐陽永叔。司馬君實。皆不喜佛。然其聰明之所照。了德力之所成就。皆佛法也。梁武帝築浮山堰。灌壽春。以取中原。一夕殺數萬人。乃以超牲供宗廟。得為知佛乎。以是知世之喜佛者。未必多。而所不喜佛者。未易少也。

東坡養生集

妙理

八卷
八一

說梁武不知佛。最是刺心之談。

荅范蜀公

承別紙示論。趙蘗有毒。平地生出。醉鄉土偶。作祟眼前。妄見佛國。公欲哀而救之。問所以救者。小子何人。顧不敢不對。公方立仁義以為城池。操詩書以為干櫓。則舟中之人。盡為敵國。雖公盛德。小子亦未知勝負所在。願公宴坐靜室。常作是念。當觀彼能惑之性。安所從生。又觀公欲救之心。作何形段。此猶不立彼復何依。雖黃面瞿曇亦當歛衽而況學之者耶。聊復信筆以發。

東坡養生集

妙理

八卷
八二

公千里一笑而已。

此朱子所議抱薪救火。

王聖俞

與子由

子由爲人心不異口口不異心心卽是口口卽是心近日忽作禪語豈世之自欺者耶欲移之於老兄而不可得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死生可以相代禍福可以相共惟此一事對面相分付不得珍重珍重

子由與魯直俱深於禪先生不及也子由晚年解老實本之佛法

東坡養生集 抄理

八卷
八三

與圓通禪師

某聞名已久而得公之詳莫如魯直亦如所論也自惟潦倒遲暮年垂五十終不聞道區區持其所有欲以求合於世且不可得而况世外之想望而不之見者耶不謂遠托音問推譽過當豈非賢門多疾息黥補劓特有良藥乎未脫罪籍身非我有無緣頂謁山門異日聖恩或許歸田當畢此意也

答畢仲舉書

賦啟奉別忽十餘年愚瞽頓仆不復自比於朋友不謂故人尚爾記錄遠枉手教存問甚厚且審比來起居佳勝感慰不可言羅山素號善地不應有瘡癘豈歲時適爾旣無所失亡而有得於齊寵辱忘得喪者是天相子也僕旣以任意直前不用長者所教以觸罪罟然禍福要不可推避初不論巧拙也黃州濱江帶山旣適耳目之好而生事百須亦不難致早寢晚起又不知

夏坡養生集 抄理

八卷
八四

所謂禍福果安在哉偶讀戰國策見處士顏蠋之語晚食以當肉欣然而笑若蠋者可謂巧於居貧者也菜羹菽黍差饑而食其味與八珍等而旣飽之餘芻豢滿前惟恐其不持去也美惡在我何與於物所云讀佛書及合藥救人二事以爲閑居之賜甚厚佛書舊亦嘗看但開塞不能通其妙獨時取其粗淺假說以自洗濯若農夫之去草旋去旋生雖石無益然終愈於不去也若世之君子所謂超然玄悟者僕不識也往

時陳述古好論禪自以為至矣而語僕所言為淺陋僕嘗語述古公之所談譬之飲食龍肉也而僕之所學豬肉也豬之與龍則有間矣然公終日說龍肉不如僕之食豬肉實美而真飽也不知君所得於佛書者果何耶為出生死超三乘遂作佛乎抑尚與僕輩俯仰也學佛老者本期於靜而達靜似懶達似放學者或未至其所以先得其所以不為無害僕常以此自疑故亦以為獻來書云處世得安穩無病粗衣飽食不造冤業乃為至足三復斯言感嘆無窮世人所作舉足動念無非是業不必刑殺無罪取非其有然後為冤業也無緣面論以當一笑而已

俱近裏着已之談

東坡先生集 妙理

八卷 八五

東坡養生集第八卷

終

若庵藏書

東坡養生集第九卷目錄

調攝

上皇帝書

謝除兩職守禮部尚書表

答秦太虛書

與王定國

與吳秀才

與劉宜翁書

與王敏仲

與劉貢父

與李公擇

答錢濟明

與蔡景繁

答寶月大師

東坡養生集 目錄

九卷 一

答孔毅夫

與程正輔

與王定國

三首

與滕達道

二首

答張文潛

與陳季常

二首

與滕達道

與錢穆父

與蔡景繁

與楊元素

與石幼安

與滕達道

答參寥

與李方叔

與劉貢父

與李之儀

與程正輔

答王定國

答通禪師	與李公擇
與楊君素	與陳大夫
與黃師是	與王定國
與滕達道	答陳伯修
黃州安國寺記	罪言
藥誦	江子靜字叙
書遊湯泉詩後	修身
書付邁	龍虎鉛汞說
續養生論	養生訣
東坡養生集 目錄	九卷
養生偈 二首	守氣訣
導引	採日月華贊
思無邪丹贊	思無邪齋銘
次韻子由浴罷	
次韻子由病酒肺疾發	
次韻答劉涇	待旦
夢與人論神間	辨道歌
陳守道	
謫居三適 旦 夜 心 晨 理 是 髮 午 窗 坐 睡	

示李薦李廌	肇養黃中
畏威如疾	行氣
記故人病	去慾
范蜀公	不好佛
常德	自家事
東坡養生集 目錄	九卷
	三
東坡養生集 目錄	

東坡養生集第九卷

江左王如錫編

調攝

上皇帝書

臣軾謹昧死再拜皇帝陛下。臣伏以今月初五日南至。文武百僚入賀。所以賀一陽來復也。謹按易復卦。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說易者曰。乾六陽之氣也。為十一月。為十二月。為正月。為二月。為三月。為四月。

東坡養生集

調攝

九卷

而乾之陽極矣。陽極則陰生。陰生則夏至矣。坤六陰之氣也。為五月。為六月。為七月。為八月。為九月。為十月。而坤之陰極矣。陰極則陽生。陽生則冬至矣。自太極分為二儀。二儀分為四象。四象分為十二月。十二月分為三百六十五日。五日為一候。分為七十二候。三候為一氣。分為二十四氣。上為日月星辰。下為山川草木鳥獸蟲魚。不出此陰陽之氣升降而已。惟人也。全天地上下之氣。十月而成形。故能天能地。能人一消。

一息一呼一吸。晝夜與天地相通。差舛毫忽。則

邪沴之氣干之矣。故於冬至一陽之生也。五陰

在上。五陽在伏。而一陽初生於伏之下。其氣至

微。其兆細。細可以靜而不動。可以蓄養而不可

以發宣。故乾之初九。爻曰潛龍勿用。孔子曰。陽

在下也。言陽氣方潛於下。未可以用也。先王於

是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關者。門戶所由

以開闢也。商旅者。動以利心也。后者。凡居人上

者。謂之羣后。所以治事者也。方者。事也。門戶不

東坡養生集

調攝

九卷

開。則微陽閉而不出也。利心不動。則外物感而不應也。方事不省。則視聽收而不發也。先王奉若天道。如此之密。用之於國。則安靜而不勞。用之於身。則冲和而不竭。昔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皆得此道。臣敢因至日以獻。伏乞聖慈。留神省覽。實社稷無疆之福。

學本經術而養生之訣無出此矣

茅鹿門

謝除兩職守禮部尚書表

備員西學已愧空疎易職東班尤驚忝冒遂領宗卿之事併爲儒者之榮臣軾中謝始臣之學也以適用爲本而恥空言故其仕也以及民爲心而慙尸祿乃者屢請治郡兼乞守邊欲及殘年少施實効而有志莫遂負愧何言今乃以文字爲官常語言爲職業下無所見其能否上無所考其幽明循省初心有視而目故於拜恩之日少陳有益之言孔子曰一言可以興邦而孟

東坡養生集 調攝

九卷

子亦曰一正君而天下定昔漢文帝悅張釋之長者之言則以德化民輔成刑措之功而孝景帝入晁錯數術之語則以智馭物剔致七國之禍乃知爲國安危之本祇在聽言得失之間恭惟皇帝陛下卽位以來學如不及問道八年寒暑不輟講讀之官談王而不談霸言義而不言利八年之間指陳文理何啻千萬雖所論不同然其要不出六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勤四曰慎五曰誠六曰明慈者謂好生惡殺不喜兵刑

儉者謂約已省費不傷民財勤者謂躬親庶政不遺聲色慎者謂畏天法祖不輕人言誠者謂推心待下不用智數明者謂專信君子不雜小人此六者皆先王之陳迹老生之常談言無新奇人所忽易譬之飲膳則爲穀米羊豕雖非異味而有益於人譬之藥石則爲菰米參苓雖無近効而有益於命若陛下信受此言如飲御膳如服藥石則天人自應福祿難量而臣等所學先王之道亦不爲無補於世若陛下聽而不受

東坡養生集 調攝

九卷

受而不信信而不行如聞春禽之聲秋虫之鳴過耳而已則臣等雖三尺之喙日誦五車之書反不如醫卜執技之流簿書奔走之吏其爲尸素死有餘誅伏望陛下一覽臣言少留聖意天下幸甚

實心實學臚列六事一語當千萬言

答秦太虛書

賦政五月未舍弟來得手書勞問甚厚日欲裁謝因循至今適中復辱教感愧益甚比日履茲初寒起居何如軾寓居粗造但舍弟初到筠州卽喪一女而軾亦喪一老乳母悼念未衰又得鄉信堂兄中舍九月中逝去異鄉衰病觸目懷感念人命脆弱如此又承見論中間得疾不輕且喜復健吾儕漸衰不可復作少年調度當速用道書方士之言厚自養鍊謫居無事頗窺其

東坡養生集 調攝

九卷 五

一二已借到本州天慶觀道堂三間冬至後當入此室四十九日廼出自非廢放安得就此太虛他日一爲仕宦所縻欲求四十九日閑豈可復得耶當及今爲之但擇平時所謂簡要易行者日夜爲之寢食之外不治他事但滿此期根本立矣此後縱復出從人事事已則心返自不能廢矣此言到日恐已不及然亦不須用冬至也寄示詩文皆超然勝絕疊疊焉來逼人矣如我輩亦不勞逼也太虛未免求祿仕方應舉求

之應舉不可必竊爲君謀宜多著書如所示論兵及盜賊等數篇但似此得數十首當卓然有可用之實者不須及時事也但旋作此書亦不可廢應舉此書若成即復相示當有知君者想喻此意也公擇近過此相聚數日說太虛不離口羊老未嘗得書知未暇遍問程君開須其子履中哀詞軾本自求作今豈可食言但得罪以來不復作文字自持頗嚴若復一作則決壞藩牆今後仍復寥寥多言矣初到黃廩入既絕人

東坡養生集 調攝

九卷 六

口不少私甚憂之但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錢斷爲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用盡又挑取一塊卽藏去又仍以太竹筒別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此賈耘老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歲有餘至時別作經畫水到渠成不須預慮以此胸中都無一事所居對岸武昌山水佳絕有蜀人王生在邑中往往爲風濤所隔不能卽歸則王生能爲殺雞炊黍至數日不厭又有潛生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徑

至店不村酒亦自醇醲柑橘枰柿極多
尺餘下減蜀中外縣米斗二十有水收
肉如北方猪牛麋鹿如土魚蟹不論錢
酒胡定之載書萬卷隨行喜借人看書
數人皆家善庖饌喜作會太虛視此豈
豈不旣濟矣乎欲與太虛言者無窮但
展讀至此想見掀髯一笑也子駿固吾
子亦可喜會與相見否此中有黃岡少
臣者其兄堯臣皆云與太虛相熟兒子
東坡養生集 詞攝

九卷
七

問適會弄老乳母今勾當作墳未暇拜
苦寒惟萬萬自重李端叔一書託爲達
徵被酒書不成字不罪不罪不宣執孫

隨事隨意隨筆到手卽寫俱自纏

詩皆不復作近爲葬老乳母作一誌文公又求某書輒書此奉啟今日馬舖李孝基送君謨石刻一卷來其後有定國題字又動我相思之懷作惡久之數日前發句浣遠過此亦云與定國熟船中會話半夜強半是說定國近有人惠丹砂少許光彩甚奇固不敢服然其人教以養火觀其變化聊以怡神遣日資去桂不甚遠朱砂若易致或爲致數兩因寄示稍難卽罷非急用也窮荒之中恐亦有一二奇士當以冷眼陰求

東坡養生集

調攝

九卷

之大抵道士非金丹不能解化而丹材多出南荒故葛稚川乞灼嶮令竟化於廉州不可不留意也陳璞一月前直往筠州看子由亦粗傳要妙云非久當來此人不惟有道術其與人有情義久要不忘如此亦自可重道術多方難得其要然以某觀之惟能靜心閉目以漸習之但閉得爲益甚大尋常靜夜以脉候得百二三十至過是百二三十息爾數爲之似覺有功幸信此語使真氣雲行體中瘴冷安能近人也知有熟

與吳秀才

軾敬遠辱專人惠教具審比來起居佳勝感慰之至與子野先生遊幾二十年矣始以李六丈待制師中之言知其爲人李公人豪也於世少所屈伏獨與子野書云白雲在天引領何及而子野一見僕便論出世間法以長生不死爲餘事而以練氣服藥爲主甚也僕雖未能行然喜誦其言嘗作論養生一篇爲子野出也近者南遷過眞揚間見子野無一語及得喪休戚事獨

東坡養生集

調攝

九卷

謂僕曰邯鄲之夢猶足以破妄而歸真子今日見而身履之亦可以少悟矣夫南方雖號爲瘴鄉地然死生有命初不由南北也且許過我而歸自到此日夜望之忽得來教乃知子野尚在也北不遠當來赴約也長書稱道過實讀之慨然所論孟陽申韓諸子皆有理詞氣條然又以喜子野之有佳子弟也然昆仲以子野之故雖未識而懸相喜者則附通一書足矣何至使人滿足遠來又致酒麵海物荔子等僕豈以口腹之

故千里勞人哉。感愧厚意。無以云喻。過廣州。買得檀香數斤。定居之後。杜門燒香。閉目清坐。深念五十九年之非耳。今分一半。非以為往復之禮。但欲昆仲知僕。汎掃身心。澡滌神氣。兀然反稿之大略也。有書與子野。更督其南歸。相過少留。為僕印可。其已得而訶策其所未至也。此外萬萬自重。

邯鄲數語亦足以見子野之大畧

東坡養生集 調攝

九卷
十二

與劉宜翁書

軾頓首。宜翁使君先生閣下。秋暑竊惟尊體起居萬福。軾久別因循不通問左右。死罪死罪。愚闇剛褊。仕不知止。自首投荒。深愧友朋。然定命要不可逃。置之勿復道也。惟有一事。欲謁之先生。出於迫切。深可憫笑。古之學者。不憚斷臂剜眼以求道。今若但畏一笑而止。則過矣。某韶亂好道。本不欲婚宦。為父兄所強。一落世網。不能自遣。然未嘗一念忘此心也。今遠竄荒服。負罪至重。無復歸望。杜門屏居。寢飯之外。更無一事。胸中廓然。實無荆棘。竊謂可以受先生之道。故託里人任德公。親致死懇。古之至人。本不吝惜道術。但以人無受道之質。故不敢輕付之。某雖不肖。竊自謂有受道之質。三謹令德公口陳其詳。伏料先生知之有素。今尤哀之。想見聞此。欣然拊掌。盡發其秘。也。幸不惜辭費。詳作一書付德公。以授程德孺表第。令專遣人至惠州。路遠難於往返。咨問。幸與軾盡載首尾。勿留後段。以

東坡養生集 調攝

九卷
十三

侯憤悱也。或有外丹已成，可助成梨棗者，亦望不惜分惠。迫切之誠，真可憫笑矣。夫心之精微，口不能盡，而况書乎？然先生筆端有口，足以形容難言之妙，而執亦眼中無障，必能洞視不傳之意也。但恨身在謫籍，不能千里踵門北面，握手耳。昔葛稚川以丹砂之故，求勾嶺令，先生倘有意乎嶠南山水奇絕，多異人神藥，先生不畏嵐瘴，可復談笑一遊，則小人當奉杖屨以從矣。昨夜夢入爲作易卦，得大有上九及覺而占之。

東坡先生集

調攝

九卷

十四

乃郭景純爲許邁筮有元吉自天祐之之語，遽作此書，庶幾似之。

情殷意懇，非模擬可得。楊用修

與王敬仲

浮玉聞遂化去，殊不知異事可聞其畧乎？其母今安在？詢者之言，何足信也。丹元事亦告盡錄，示決不示人也。起居之語未曉，亦告指示，近頗覺養生事，絕不用求新奇，惟老生常談，便是妙訣。嚙津納息，真是丹頭，仍須用尋常所聞搬運，泝流法，令積久透徹，乃効也。孟子曰：事在易而求諸難，道在邇而求諸遠。董生云：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不刊之語也。

東坡先生集

調攝

九卷

十五

與劉貢父

某啟：示及回文小闋，律度精緻，不失雍容，欲知殆不可及。已授歌者矣。王寺丞信有所得，亦頗傳下。至術有詩贈之，寫呈爲一笑。老弟亦稍知此，而子由尤爲留意，淡於嗜好，行之有常，此其所得也。吾儕於此事，不患不得其訣，及得而不曉，但患守之不堅，而賊之者未淨盡耳。如何？子由已赴南都，十六日行矣。

中情之論

與李公擇

某再拜論養生之法。雖壯年好訪問此術。更何所得。然比年流落瘴地。苦無他疾。似亦得其力。爾大要安心調氣。節食少欲。思過半矣。餘不足言。某見在東坡。作陂種稻。勞苦之中。亦自有樂事。有屋五間。果菜十數畦。桑百餘本。身耕妻蚕。聊以卒歲也。

東坡養生集 調攝

九卷 十六

答錢濟明

專人達辱書。存問加厚。感悚無已。比日郡事餘暇。起居何如。某到貶所。閤門省愆之外。無一事也。瘴鄉風土。不問可知。少年或可久居。老者殊畏之。唯絕嗜欲。節飲食。可以不死。此言已書諸紳矣。餘則信命而已。近來親舊書問已絕。理勢應爾。濟明獨加於舊。高義凜然。固出天資。但愧不肖。何以得此。會合無期。臨紙愴恨。惟祝倍萬。保重不宣。

與蔡景繁

特承寄惠奇篇。伏讀驚聳。李白自言名章俊語。終緯間起。正如此耳。謹已和一首。并藏笥中。為不肖光寵。異日當奉呈也。坐廢已來。不惟人嫌。私亦自鄙。不謂公顧待如此。當何以為報。冬至後。便杜門謝客。齋居小室。氣味深美。坐念公行役之勞。以增永嘆。春間行部。若果至此。當有少要事而聞。近見一僧甚異。其所得深遠矣。非書所能一一。

東坡養生集 調攝

九卷 十七

答寶月大師

此間諸事。請問清師。即詳也。清久遊外方。練事。交能可喜。可喜海惠及隆大師。各惟安勝。每念卿舍神爽。飛去然。近來頗常齋居。養氣自覺。神凝身輕。他日天恩放。停幅巾杖履。尚可放浪於岷峨間也。知吾兄亦清健。髮不自更。請自愛。晚歲為道侶也。餘付清師。口陳此不親縑。

此先生族人惟簡大師也

答孔毅夫

自至陽長仁者履之百顧萃止病廢掩關負喧
獨坐醺然自得恨不同此佳味也呵呵誨諭過
重乏人修寫乃以手簡爲謝悚息

東坡養生集 調攝

九卷
十八

與程正輔

長至俯遇不獲躬賜祝頌之懷難以言論此日
起居增勝憲採顧君至辱手書感慰倍常顧君
信佳士伯樂之廐固無凡足也老弟凡百如昨
但痔疾不免時作自至杜門不見客不看書凡
事皆廢但曉夕默作小乘定雖非至道亦且休
息平生勞弊且爾少期百日兄憂愛之深故自
其詳不須語人也所謂以得爲失者夢幻顛倒
類皆如此爾未由瞻奉萬萬若時自重不宜

與王定國

罪大責輕得此甚幸未嘗戚戚但知識數十人
緣我得罪而定國爲其所累尤深流落荒服親
愛隔濶每念至此覺心肺間便有湯火芒刺今
得來敢旣不見棄絕而能以道自遣無絲髮芥
蒂然後知公真可人而不肖他日猶得以衰顏
白髮願賓客之末也楊州有侍其大保者官於
烟瘴地十餘年比歸面色紅潤無一點瘴氣只
是用磨脚心法耳此法定國自已行之更請加

東坡養生集 調攝

九卷
十二

功不廢每日飲少酒調節飲食常令胃氣壯健
安道軟朱砂膏某在湖州服數兩甚覺有益到
彼可入服于由昨來陳相別面色殊清潤目光
炯然夜中行氣臍腹間隆隆如雷聲其所行持
亦吾輩所常論者但此君有志節能力行耳粉
白黛綠者俱是火宅中狐狸射干之流願公以
道眼照破此外又有一事須少儉嗇勿輕用錢
物一是遠地恐萬一閤乏不繼一是災難中節
用自貶亦消厄致福之一端也

與王定國

賓州必薄有瘴氣、非有道者處之、安能心體泰健、以俟否亨耶、定國必不以流落爲戚戚、僕不復憂此、但恐風情不節、或能使朕理虛怯、以感外邪、此語甚慙、而情到、願君深思、先構付屬之重、痛自愛身、嗇氣、舊旣勤於導引、服食、今宜倍加功、不知有的、便可留桂府否、

東坡先生集 訓編

九卷
二十

與王定國

前書所憂、惟恐定國不能愛身、嗇色、願常置此書於座右、如君美才多文、忠孝天稟、但得不死、必有用於時、雖賢者明了、不待鄙言、但目前日見可欲、而不動心、大是難事、又尋常人失意、無聊中多、以聲色自遣、定國奇特之人、勿襲此態、相知之深、不覺言語直突、恐欲知它然不訝也、相愛之至、故累書諄切如此、

與滕達道

示論夏中微恙、卽日想全清快、近聞元素開閣、放出四人、此輩衛生之妙策、其一姓郭者、見在野夫處、元素欲醒而野夫方醉、爾頌示二小園、皆新奇、蘇合酒亦佳絕、每蒙輟惠、慚感可量、今日見報蒲傳正、般出天壽院、何耶、張夢得嘗見之、佳士佳士、

東坡先生集

九卷
一

與滕達道

屢枉專使、感忤無量、兼審比來尊體勝常、以慰下情、某近絕佳、健見教如元素黜罷、近薄有所悟、遂絕此事、仍不復念、方知中有無量樂、回顧未絕、乃無量苦、序公厚念、故益以奉聞也、晚景若不打疊、此事則大錯、雖二十四州錢、打不就矣、旣欲發一笑、且欲少補左右耳、不罪不罪、

答張文潛

久不奉書，忽辱專人手教，伏讀感嘆。且審爲郡多暇，起居佳勝，至慰至慰。疾久已掃除，但凡害生者無復有，則其氣日滋，骨髓餘益，形神卓然。復壯無三年之功也。某清淨獨居，一年有半，爾已有所覺。此理易曉無疑也。然絕欲天下之難事也。殆似斷肉，今使人一生食菜，必不肖且斷肉百日，似易聽也。百日之後，復展百日，以及甚年幾忘肉矣。但且立期限，決有成也。已驗之。

東坡養生集

九卷
廿三

方思以奉傳，想識此意也。蒙達致兒書信，感激不可言。子由在筠，甚自適，養氣存神，幾於有成。吾儕殆不如也。聞淳父曾直遠貶，爲之悽然。此等必皆有以處之也。某見寓監司行館，下臨二江，有樓劉夢得楚望賦，句句是也。瘴癘雖薄，有然不惡。與小兒不曾病也。過甚有幹蠱之才，舉業亦少進。侍其父亦然，恐欲知之解憂爾。會合未期，臨書悵惘，惟萬萬爲道自重，不宣。

與陳季常

疊辱來貺，且喜尊體已全康復，然不受盡言，遂欲聞公何也。公養生之效，歲有成績，今又示病。彌月雖使臯陶聽之，未易平反。公之養生，正如小子之圓覺，可謂害脚法師、鸚鵡禪、五通氣毬、黃門妾也。至禱。

東坡養生集

九卷
廿三

與陳季常

某局事雖清簡，而京輦之下，豈有閒人不覺。劫過日勞，而無補，顏髮蒼然，見必笑也。子由同省，日夕相對，此爲厚幸。公小疾雖平，不可忽善言，不離口。善藥不離手。此乃古人之要言，可書之座右也。藥物有彼中難得，須此幹置者，千萬不外。如聞公有意入京，不知幾時可來。如得一會，何幸如之。

與滕達道

近在楊州入一文字乞常州任如向所面議若
未有報至南都當再一削也承郡事頗素齊整
想亦期月之勞耳微疾雖無大患然願公無忽
之常作猛獸毒藥血盆膿囊觀乃可勿孤吾黨
之望而快群小之志也情切言盡必恕其拙幸
甚

東坡養生集 詞稿

九卷
廿四

與錢穆父

前日辱書及次公到頗聞動止之詳慰浹無量
微疾想由不忌口所致果爾幸深戒之某亦病
寒嗽逾月不除衰老有疾難愈豈復如昔時耶
承和採菊詞次公處幸見之未由會合千萬順
候自重匆匆奉啟

與蔡景繁

近奉書想必達比日不審履茲隆暑尊體何如
某卧病半年終未清快近復以風毒攻右目幾
至失明信是罪重責輕召災未已杜門僧齋百
想灰滅登覽遊從之適一切罷矣知愛之深輒
以布聞何日少獲瞻望前塵惟萬萬為時自重

東坡養生集 詞稿

八卷
廿五

與楊元素

近兩辱手教以多病不即裁謝愧悚殊深比日
仰惟履茲溽暑台候清勝某病後百事灰心無
復世樂然內外靡然皆獲輕安何時瞻奉略道
所以然者未間伏惟為時自重

與石初安

近日連得書劄具審起居佳勝春夏服藥且喜平復某近緣多病遂獲警戒持養之方今極精健而剛強無病者或有不測之患乃知靡疾未必非長生之本也惟在多方調適病後養不少白乎形體外物不足計較但勿令打壞舊苑記爾阿阿因王承制行奉啟不宣

東坡養生集 調攝

九卷 廿六

與滕達道

知前事尚未已言既非實終當別白但目前紛紛衆所共歎也然平生學道專以待外物之變非意之來正煩理遣爾若緣此得暫休逸乃公之雅意也黃當江路過往不絕語言之間人情難測不若爾病不見爲良計二年不知出此今始行之耳西事得其詳乎雖廢棄未忘爲國家慮也此信的可示其略否書不能盡區區

答參寥

爭慧琳老及諸僧知因見致懇知爲默禱於佛令亟還中州甚荷至意自揣省事以來亦粗爲知道者但道心數超數爲世務所移恐是諸佛知其難化故以萬里之行相調伏耳少游不憂其不了此境但得他老兒不動懷其餘不足云也俞承務知爲少遊展力此人不凡可喜可喜今有一書與之告專一人與轉達仍有書令兒子輩準備信物令送去俞處託求穩當船主與東坡養生集 調攝

九卷 廿七

廣州何道士也見說自有斤重脚錢數目體例甚熟

卓吾曰孰知其正難調伏也哉

與李方叔

頃年於稠人中驟得張秦黃晁及方叔履常意謂天不愛寶其獲蓋未艾也比來經涉世故間關四方更欲求其似邈不可得以此知人決不徒出不有立於先必有覺於後也如方叔飄然布衣亦幾不免淳甫少游又安所獲罪於天遂繼棄其命言之何益付之清議而已憂患雖已過更宜慎口以安耽節

東坡養生集 詞稿

九卷
二八

與劉貢父

某忝冒過甚出於素獎然迂拙多忤而處爭地不敢作久安計兄當有以教督之血指汗顏旁觀之諒奈何奈何舉官之事有司迷失行之罪歸咎於兄清明在上豈可容此小子何與焉荻苓松脂雖乏近効而歲計有餘未可棄也然坐反照瞑目數息當記別時語耶

與李之儀

某年六十五矣體力毛髮正與年相稱或得復與公相見亦未可知已前者皆夢已後者獨非夢乎置之不足道也所喜者在海南了得易書論語傳數十卷似有益於骨朽後人耳目也少游遂卒於道路哀哉痛哉世豈復有斯人乎端叔亦老矣迨云鬚髮已皓然顏極丹且渥僕亦正如此各宜闕書庶幾復見也兄姪輩在治下頻與教督有一書幸送與醉中不成字不罪

東坡養生集 詞稿

九卷
二九

與程正輔

德孺懿叔近得耗否子由頻得安問云亦有書至兄處達否鄧道士州中住兩月已歸山究其所得亦無他奇但歸根寧極造次顛倒心未嘗離爾此士信能力行又篤信不欺常欲損已濟物發於至誠也知之知之

養生亦方以外事也尋常少壯與仕宦時俱不知有此唯衰晚閑退及流離疾難纔去着緊然於平時稍用檢點當更不同

答王定國

禦瘴之術惟絕慾練氣一事本自衰晚當然初
不爲瘴而作也其餘坦然無疑雞豚魚蒜遇着
便吃生老病死待到奉行此法差似簡徑也君
實常云定國障煙窟裏五年面如紅玉不知道
能如此否老人知道則不如爾頑愚卽過之先
帝升遐天下所共哀慕而不肖與公蒙恩尤深
固宜作挽詞少陳萬一然有所不敢者爾必深
察此意無狀罪廢衆欲置之死而先帝獨哀之
東坡養生集 調攝 九卷 三十
而今而後誰復出我於溝壑者歸耕浚齒而已
矣

感恩之語可當痛哭

答通禪師

謫居窮僻懶且無便書問曠絕故人遺兩辱
手教具審此來法體甚輕安感慰深至僕晚聞
道照物不明陷於吏議愧我道友所幸聖恩寬
大不卽誅殛想亦大善知識法力真助也祿廩
既絕因而布衣蔬食於窮苦寂淡之中却粗有
所得未必不是晚節微福兩書開諭周至常置
左右也未緣展謁萬萬以時自重

東坡養生集

調攝

九卷 三一

與李公擇

知治行窘用不易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
是慳爾而文以美名謂之儉素然吾儕爲之則
不類俗人真可謂澹而有味者又詩云不敢不
難受福不那口體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
是惜福延壽之道此似鄙吝且出之不得已也
然自謂長策不敢獨用故獻之左右任京師尤
宜用此策也一笑

看來豪華二字都用不着

與楊君素

奉別忽二十年思仰自深書問不繼每以爲愧
此日動止何似子姪十九兄弟遠來得聞尊體
康健異常不勝慶慰知騎驢出入步履如飛能
登木自採荔枝此希世奇事也雖壽考自天亦
是身心空閑自然得道也某衰倦早白日夜懷
歸會見之期想亦不遠更望順時自重少慰區
區因孫宣德歸附敬上問

東坡養生集 調攝

九卷
三二

與陳大夫

某敢蒙惠竹簾剪刀等仰服春厚歐陽文忠公
云涼竹簾之暑風遂得此味近日尤復省事少
出去歲冬至齋居四十九日息命歸根似有所
得旦夕復夏至當復閉關却掃古人云化國之
日舒以長矣想既絕類然如葛天氏之民道家
所謂延年却老者殆謂此乎若終日汲汲隨物
上下者雖享耄期之壽忽然如白駒之過隙爾
不敢獨享此福輒用分獻想當領納也呵所

與黃師是

行計屢改近者幼累舟中皆伏暑自慙一年在
道路矣不堪復入汴出陸又聞子由亦窘用不
忍更以三百指議之已決意旦夕渡江過毘陵
矣荷憂愛至深故及之子由一書改爲報此事
乞蚤與達之塵埃風葉滿空隨掃隨有然不可
廢掃以爲賢于不掃也若知本無一物又何加
焉有詩錄呈簾捲窓穿戶不扇隙塵風葉任縱
橫幽人睡足誰呼覺欹枕牀前有月明一笑一
東坡養生集 調攝

九卷
三三

笑某再拜

王緝性好絮居輞川日有十數掃餽者使
兩童子專掌縛帚而有時不給我人去得
地上塵土幾分心上塵亦自然掃却一二
分政不必作內外觀 錢彥林

與王定國

某一味絕學無憂歸根守一乃無一可守此生皆是幻此道勿謂渺漫信能如此日有所得更做沒用處亦須作地行仙但屈滯從徇實中過活勿說與人但欲老弟知其略爾問所欲幹實無可上煩者必欲寄信只多寄乾菓人參爲望如無的便亦不須差人豈可以口腹萬里勞人哉所云作書自辯者亦未敢便爾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張十七絕不聞

東坡養生集 調攝

九卷 三四

消耗懷仰樂全之舊德故欲其一箴之否

先生於此道看得通徹下手處亦每有尋悟其於禪學直遊戲文字耳緣在黃州時捐弄筆硯檢閱佛書故援毫標義輒據其勝

與滕達道

專使至達辱手誨累幅伏讀感慰所甚此來起居康勝不足言也某凡百如常杜門謝客已旬日矣承見教益務閑藏而已近得筠州舍弟書教以省事若能省之又省使終日無一語一事則其中自有至樂殆不可名此法奇秘惟不肖與公共之不可廣也書本亦可摹爲省事故亦納去耳今却付來使不罪吳書謾附去冬至後齋居四十九日亦無所行運聊自反照而已願

東坡養生集 調攝

九卷 三五

公自愛養區區難盡言想識此意也

省事亦不是漫然說着便可省得的省之又省至無事可省乃得輕安

答陳伯修

某近日甚能剗心省事。不獨省外事也。幾於寂然無念矣。所謂詩文之類。皆不復經心。亦自不能措辭矣。辱示清廬堂石刻。幸得榮觀。仍傳之好事。以爲美談。然竟無一字少荅來貺。公見知之深。必識鄙意也。新居在一峯上。父老云。古白鶴觀基也。下臨大江。見數百里間。椰子厚云。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丘也與。只此便是東坡新文也。譚文之南方之瑚璉杞梓也。恨

東坡先生集

卷四

九卷
三六

老爾顏相催否。毛澤民高文。恨知之者少。公能援達之乎。徐得之書信已領。當返中答謝也。

到得無念境界。是修養家最上一着工夫。

所謂全身放下。

黃州安國寺記

元豐二年十二月。余自吳興守得罪。上不忍誅。以爲黃州團練副使。使使思過。而自新焉。其明年二月。至黃。舍館廬定。衣食稍給。閉門却掃。收召覓鬼。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觀從來舉意動作。皆不中道。非獨今之所以得罪者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觸類而求之。有不可勝悔者。於是喟然嘆曰。道不足以御氣。性不足以勝習。不鋤其本而耘其末。今雖改之。後必復作。盍歸東坡。養生集。調攝。九卷
三七

誠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國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間一二日。輒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則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從生而不可得。一念清淨。染汙自落。表裏翛然。無所附麗。私竊樂之。旦往而暮還者五年於此矣。寺僧曰繼連。爲僧首七年。得賜衣。又七年當賜號。欲謝去。其徒與父老相率留之。連笑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卒謝去。余是以愧其人。七年。余將有臨汝之行。連曰。寺未有記。具石請記之。余不

得辭寺立於僞唐保太二年始名護國嘉祐八年賜今名堂宇齋閣連皆易新之嚴麗深穩悅可人意至者忘歸歲正月男女萬人會庭中飲食作樂且祠瘟神江淮舊俗也

靜遠有得於內之文然所以自持者堅矣

東坡養生集

詞稿

九卷
三八

罪言

吾聞肉食之憂非養食者所宜慮也府居之謀非巷居者所宜慮也分之所不及義之所弗出也義之所弗出利之所不擇也犯義者惑維卒不自克作罪言

萬夫之望萬夫所依匪才尚之而量包之丘山之憾一笑可散芥蒂之讐千河不收嗚呼寧我容汝豈汝不可神之聽之終和而同乎乘人之氣決之易耳解枝獨猜是惟難哉水激則悍其

東坡養生集

詞稿

九卷
三九

傷滯夷矢激則遠行將安追嗚呼佐涉者滿佐闕者呼柴不立其愚乃可以須愛心之偏其辭溢妍惡心之厚其辭溢醜惟仁人之言愛惡兩捐廣大恬愉上通於天嗚呼善言未升貧客駭門易以壽我公侯承之天道好還莫適後先人事喜復無常倚伏前之所是事定而淪今之所是後當焉如嗚呼禍不在先亦不在天還隱其心有萬其全疾惡過義美惡易位矯枉過直美惡同則如食宜饜饕則爲度如酌孔取劇則荒

舞鳴呼乃陰乃陽神理所藏一弛一張人道之常

公作此亦欲少錄其剛直耶

藥誦

稽中散作幽憤詩知不免矣而卒章乃曰采薇山阿散髮岩岫永嘯長吟願性養壽者悼此志之不遂也司馬景王既殺中散而悔使悔於未殺之前中散得免於死者吾知其掃迹滅景於人間如脫兔之投林也采薇散髮豈其所難哉孫真人著大風惡疾論曰神仙傳有數十人皆因惡疾而得僊道何者割棄塵累懷穎陽之風所以因禍而取福也吾始得罪遷嶺表不自意東來表左集調攝

九卷
四一

全既逾年無後命知不死矣然舊苦痔至是大作呻呼幾百日地無醫藥有亦不效道士教吾去滋味絕薰血以清淨勝之痔有蟲館於吾後滋味薰血既以自養亦以養虫自今日以往旦夕食淡麤四兩猶復念食則以胡麻茯苓足之飲食之外不啖一物主人枯槁則客自棄去尚恐習性易流故取中散真人之言對病為藥使人誦之日三日東坡居士汝忘逾年之憂百日之苦乎使汝不幸而有中散之禍伯牛之疾

雖欲采薇散髮豈可得哉今食麻麥茯苓多矣
居士則歌以答之日事無事之事百事治兮味
無味之味五味備兮茯苓麻麥有時而匱兮有
則食無則已者與我無既兮嗚呼噫嘻館客不
終以是爲愧兮

如此警醒不獨心折亦自神怡

東坡養生集 調攝

九卷
四二

江子靜字叙

江君以其名存之求字於予予字之曰子靜夫
人之動以靜爲主神以靜舍心以靜克志以靜
寧慮以靜明其靜有道得已則靜逐物則動以
一人之身晝夜之氣呼吸出入未嘗異也然而
或存或亡者是其動靜殊也後之學者始學也
既累於仕其仕也又累於進得之則樂失之則
憂是憂樂係於進矣平旦而起日與事交合我
則喜忤我則怒是喜怒係於事矣耳悅五聲目
悅五色口悅五味鼻悅芳臭是愛欲係於物矣
以渺然之身而所係如此行流轉徙日遷月化
則平日之所養尚能存耶喪其所存尚安明其
已之是非與夫在物之真偽哉故君子學以辨
道道以求性正則靜靜則定定則虛虛則明物
之來也吾無所增物之去也吾無所虧豈復爲
之欣喜愛惡而累其真與君齒少才銳學以待
仕方且出而應物所謂靜以存性不可不念也
能得吾性不失其在已則何往而不適哉

東坡養生集 調攝

九卷
四三

書遊湯泉詩後

余之所聞湯泉七其五則今三子之所遊與秦君之賦所謂匡廬汝水尉氏驪山其二則予之所謂鳳翔之駱谷與渝州之陳氏山居也皆素於窮山之中山僧野人之所浴麋鹿猿獐之所飲惟驪山當往來之衝華堂玉甃獨爲勝絕然坐明皇之累爲楊李祿山所污使口舌之士操筆唾罵以爲亡國之餘辱莫大焉今惠濟之泉獨爲三子者咏嘆如此豈非所寄僻遠不爲當

東坡先生集

調攝
四四

塗者所思而後得爲高人逸士與世異趣者之所樂乎或曰明皇之累楊李祿山之汚泉豈知惡之然則幽遠僻陋之嘆亦非泉之所病也泉固無知於榮辱特以人意推之可以爲抱器適用而不擇所處者之戒

人之芳穢至被之於山川而不可改則凡世間所謂佳山水者皆功過錄也柰何使之遺笑也

修身

子由言有一人死而復生問冥官如何修身可以免罪答曰子宜置一卷曆書日之所爲莫夜必記之但不記者是不可言不可作也晁無咎言司馬溫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予亦記前輩有詩曰怕人知事莫萌心皆至言可終身守之

從來奸邪據高位穢大臣者不少絕未有以奸邪誣仙果者修身固功行之大端也

東坡先生集

調攝
四五

書付邁

古人有言有若無實若虛况汝實無而虛者耶使人謂汝庸人實無所能聞於吾者迺吾之望也慎言語節飲食晏寢早起務安其形骸爲善臨紙以是告汝付邁

諄勉之詞大小養具足

龍虎鉛汞說 寄子由

人之所以生死。未有不自然者。坎離交則生。分則死。必然之道也。離為心。坎為腎。心之所然。未有不正。雖榮顯亦然。其所以為榮顯者。以內輕而外重。故常行其所不然者。爾腎強而溢。則有欲念。雖堯顓亦然。其所以為堯顓者。以內重而外輕。故常行其所然者。爾由是觀之。心之性。法而正。腎之性。溢而邪。水火之德。固如是也。子產曰。火烈人望而畏之。水弱人狎而死之。古之

東坡先生集 調攝

九卷 四六

達者。未有不如此者也。龍者。汞也。精也。血也。出於腎而肝藏之。坎之物也。虎者。鉛也。氣也。力也。出於心而肺主之。離之物也。心動則氣力隨之。而作。腎動則精血隨之。而流。如火之有煙。焰未。有復。反於薪者也。世之不學道者。其龍常出於水。故龍飛而汞輕。其虎常出於火。故虎走而鉛枯。此生人之常理也。順此者死。逆此者仙。故真人之言曰。順行則為人。逆行則為道。又曰。五行顛倒。衛龍從火裏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

有隱者教余曰。人能正坐。瞑目。調息。握固。定心。

息微。則徐閉之。達摩胎息法亦須閉若如佛

無所念。而卓然精明。毅然剛烈。如火之不可犯。

息極。則小通之。微則復閉之。方其通時亦微一息一息歸之已下

丹田為之。惟數以多為賢。以久為功。不過十日。

則丹田溫而水上行。愈久愈溫。幾至如烹。上行

如水。蔚然如雲。蒸於泥丸。蓋離者。麗也。著物而

見。火之性也。吾目引於色。耳引於聲。口引於味。

鼻引於香。火輒隨而麗之。今吾寂然。無所引於

東坡先生集 調攝

九卷 四七

外。火無所麗。則將安往。水其所妃也。勢必從之。

坎者。陷也。物至則受。水之性也。而況其妃乎。水

火合。則火不炎。而水自上。則所謂龍從火裡出。

也。龍出於火。則龍不飛。而汞不乾。旬日之外。腦

滿而腰足輕。方閉息時。常卷舌而上。以舐懸癭。

雖不能到。而意到焉。久則能到也。如是不已。則

汞下入口。方調息時。則漱而烹之。滿口而後嚥。

若未滿。且留口。中候後次下仍以空氣送至下丹田。常以意

養之久。則化而為鉛。此所謂虎向水中生也。此

論奇而通，妙而簡，決爲可信者。然吾有大患，平生發此志，願百十回矣。皆謬悠無成，意此道非捐軀以赴之，剝心以受之，盡命以守之，不能成也。吾今年已六十，名位破敗，兄弟隔絕，父子離散，身居蠻夷，北歸無日。區區世味，亦可知矣。若復謬悠於此，真不如人矣。故數日來，別發誓願，譬如古人避難窮山，或使絕域，蓄草啗雪，彼何人哉？已令造一禪榻，兩大案，明窓之下，專欲治此。并已作乾蒸餅百枚，自二月一日爲首，盡絕

東坡養生集 調攝

九卷 四八

人事，饑則食此餅，不飲湯水，不啗食物，細嚼以致津液，或飲少酒而已。午後畧睡，一更便臥，三更乃起，坐以達旦。有日采日有月采，月餘時非數息煉陰，則行今所論龍虎訣爾。如此百日，或有所成，不讀書，不著文，且一時閑起，以待異日，不遊山水，除見道人外，不接客，不會飲，皆無益也。深恐異流之性，不能終踐此言，故先書以報。庶幾他日有慙於弟，而不敢變也。此事大難，不知果能不慙否。此書既以自堅，又欲以及弟也。

卷舌以詆懸癰，近得此法，初甚秘惜之。此禪家所謂向上一路，千金不傳人。所見如此，雖可笑，然極有驗也。但行之數日間，舌下筋急痛，當以漸馴致。若舌尖果能及懸癰，則致華池之水，莫捷於此也。又言此法，名洪爐上一點雪，宜且秘之。

歙要大具矣。一切名相語，可置之不問。

東坡養生集 調攝

九卷 四九

續養生論

鄭子產曰：火烈人望而畏之，水弱人狎而玩之。翼奉論六情十二律，其論水火也曰：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廉貞故為君子，貪狼故為小人。予參二人之學而為之說曰：火烈而水弱，烈生正，弱生邪。火為心，水為腎。故五藏之性，心正而腎邪，腎無不邪者，雖上智之腎亦邪。然上智常不淫者，心之官正而腎聽命也。心無不正者，雖下愚之心亦正。然下

東坡養生集 訓攝

九卷 五十

愚常淫者，心不官而腎為政也。知此則知鉛汞龍虎之說矣。何謂鉛？凡氣之謂鉛，或超或吸，或呼或吸，或執或擊，凡動者皆鉛也。肺實出納之，肺為金，為白虎，故曰鉛。又曰：虎何謂汞？凡水之為汞，唾涕膿血精汗便利，凡濕者皆汞也。肝實宿藏之，肝為木，為青龍，故曰汞。又曰：龍古之真人論內丹者曰：五行顛倒術，龍從火裏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世未有知其說者也。方五行之順行也，則龍出於水，虎出於火，皆死之道。

也。心不官而腎為政，聲色外誘，邪淫內發，壬癸之英，下流為人，或為腐壤，是汞龍之出於水者也。喜怒哀樂皆出於心者也。喜則擾，怒則擊，則擊隨之，哀則搏，搏隨之，樂則抃，舞隨之。心動於內而氣應於外，是鉛虎之出於火者也。汞龍之出於水，鉛虎之出於火，有能出而復返者乎？故曰：皆死之道也。真人教之以逆行，曰：龍當使從火出，虎當使從水生也。其說若何？孔子曰：思無邪。凡有思皆邪也，而無思則土木也。孰能使有思而非邪，無思而非土木乎？蓋必有無思之思焉。夫無思之思，端正莊栗，如臨君師，未嘗一念放逸，然卒無所思，如龜毛兔角，非作故無本性，無故是之謂戒。戒生定，定則出入息自住，出入息住則火不復炎，上火在易為壽，壽麗也。必有所麗，未嘗獨立而水其妃也。既不炎上，則從其妃矣。水火合而壬癸之英上流於腦，而溢於玄膺，若鼻液而不鹹，非腎出故也。此汞龍之自火出者也。長生之藥，內丹之萌，無過此者矣。

東坡養生集 訓攝

九卷 五一

陰陽之始。交天一爲水。凡人之始造形。皆水也。故五行。一日水得暖氣而後生。故二日火生。而後有骨。故三日水骨生。而日堅。凡物之堅壯者。皆金氣也。故四日金骨堅。而後肉生焉。土爲肉。故五日土。人之在母也。母呼亦呼。母吸亦吸。口鼻皆閉。而以臍達。故臍者生之根也。汞龍之出於火。流於腦。溢於玄膺。必歸於根。心火不妄止。必從其妃。是火常在根也。故壬癸之英得火而日堅。達於四支。決於肌膚。而日壯。其究極則金。

東坡養生集

調攝

九卷
五二

剛之體也。此鉛虎之自水生者也。龍虎生而內丹成矣。故日順行則爲人。逆行則爲道。道則未也。亦可謂長生不死之術矣。

精研明悉不是玄門一家之言

養生訣 上張安道

近年頗留意養生。讀書延問方士多矣。其法百數。擇其簡易可行者。間或爲之。輒有奇驗。今此法特究其妙。乃知神仙長生。非虛語。爾其効初不甚覺。但積累百餘日。功用不可量。比之服藥。其力百倍。久欲獻之左右。其妙處非言語文字所能形容。然可道其大畧。若信而行之。必有大益。其訣如左。

每夜以子後

三更三四點至五更以來

披衣起

只床上。祇坐亦可。面

東坡養生集

調攝

九卷
五三

東或南盤足。叩齒三十六通。握固。

以兩母指。第三指或第四指。

則指握固。指兩

閉息。

閉息。寬是道家要妙。先須手往腰腹間也。閉息。閉目淨慮。掃滅妄想。使心

靜湛然。諸念不起。自覺出入息調勻。即閉定口鼻。

內觀五臟。

肺白肝青。

脾黃心赤腎黑。

當更求五臟。常掛壁上。使心中熟識五臟六腑之形狀。

想心爲炎火。光明洞徹。入下丹田。中待腹滿氣。

極。即徐出氣。

不得令耳聞。

候出入息勻調。即以舌接唇齒內外。漱煉津液。

若自鼻流亦須漱煉。不嫌其鹹。漱煉良久。自然甘美。

此是真氣。未得嚙下。復前法。閉息內觀。納心丹田。調息漱津。皆依前法。如此者三。津液滿口。即

低頭嚥下以氣送入丹田須用意精猛令津與氣谷谷然有聲徑入丹田又依前法爲之凡九閉息三嚥津而止然後以左右手熱摩兩腳心此湯泉六上微及臍下腰脊間皆令熱徹徐徐頂門氣訣之妙微汗出不妨次以兩手摩熨眼面耳項皆令極熱仍按捏鼻梁左右五七下梳頭百餘梳而卧熱寢至明

右其法至簡近唯在常久不廢卽有深功且試行一二十日精神自己不同覺臍下實熱腰脚

東坡養生集 調攝

九卷 五日

輕快面目有光久之不已去仙不遠但當習閉息使漸能遲久以脉候之五至爲一息近來閉得漸久每一閉百二十至而開蓋已閉得二十餘息也又不可強閉多時使氣錯亂或奔突而出反爲害慎之慎之又須常節晚食令腹中寬虛氣得回轉晝日無事亦時時閉目內觀漱煉津液嚥之摩熨耳目以助真氣但清淨專一卽易見功矣神仙至術有不可學者一念躁二陰險三貪慾公雅量清德無此三疾切謂可學故

歎其區區篤信力行它日相見復陳其妙者益文書口訣多枝詞隱語卒不見下手門路今直指精要可謂至言不煩長生之根本也幸深加寶秘勿使淺妄者窺見以泄至道

亦是有爲法却甚簡易

東坡養生集 調攝

九卷 五五

養生偈

已饑方食。未飽先止。散步逍遙。務令腹空。每腹空時。即便入定。不拘晝夜。坐卧自便。惟在攝身。使如木偶。常自念言。我今此身。若少動搖。如毛髮許。便墮地獄。如蘭若世。如孫武令事在必行。有死無犯。又必用佛及老莊語。抵鼻端白。數出入息。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數至數百。此生寂然。此身兀然。與虛空等。不煩禁制。自然不動。數至數千。或不能數。則有一法。強名曰隨息。俱出。

東坡養生集 調攝

九卷 五十六

復與俱入。隨之不已。一旦自住。不出不入。或覺此息。從毛孔中入。萬四千雲。蒸雨散。無始已來。諸病自除。諸障自滅。自然明悟。譬如盲人忽然有眼。此時何用求人指路。是故老人言。盡於此。曲折隨勢。如自然曲水。凡不施瑠璃。

王聖俞

養生偈

閑邪存誠。練氣養精。一養一明。一練一清。清明乃極。丹元乃生。坎離乃交。梨棗乃成。中夜危坐。服此四藥。一藥一至。到極則處。幾費千息。閑之耶。然存之卓。然養之郁。然煉之赫。然守之以一成之。以久功在一口。何遲之有。

易曰。閑邪存其誠。詳味此字。知邪中有誠。

無非邪者。閑亦邪也。至於無所閑。乃見其誠者。幻滅滅。故非幻不滅。

先生自注

東坡養生集 調攝

九卷 五十七

守氣訣

海上道人傳。心神守氣訣。但向起時作。還於作處收。蛟龍莫放睡。雷雨直須休。要會無窮火。嘗觀未盡油。夜深人散後。惟有一燈留。

一燈非陽明之良知耶

導引

導引家云。心不離田。手不離宅。此語極有理。又云。真人之心如珠。在淵。衆人之心如泡。在水。此善譬喻者。

玄門中多外道語。如此二則。皆正論也。

東坡先生集 訓解

九卷
五八

採日月華贊

每日採日月華時。不能誦得古人咒語。以意撰數句云。

我性真有。是身本空。四大合成。與天地通。如蓮芭蕉。萬竅玲瓏。無道不入。有尤必容。矍矍太陽。凡火之雄。湛湛明月。衆水之宗。我爾法身。何所不克。不足則取。有餘則供。取予無心。唯道之公。各忘其身。與道俱融。

思無邪丹贊

飲食之精。草木之華。集我丹田。我丹所家。我丹伊何。鉛汞丹砂。客主相守。如巢養鴛。培以戊己。耕以赤蛇。化以丙丁。滋以河車。乃根乃株。乃實乃華。晝燦於日。赫然丹霞。夜浴於月。皓然素葩。金丹自成。曰思無邪。

此贊信筆直書。不加點定。殆是天成。非以意造也。紹聖元年十月二十日。先生自記。

東坡先生集 訓解

九卷
五九

思無邪齋銘

東坡居士問法於子由。子由報以佛語曰。本覺必明。無明明覺。居士欣然有得於孔子之言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夫有思皆邪也。無思則土木也。吾何自得道。其惟有思而無所思乎。於是幅巾危坐。終日不言。明日直視而無所見。攝心正念而無所覺。於是得道。乃名其齋曰。思無邪。而銘之曰。

大患緣有身。無身則無病。廓然自圓明。鏡鏡非

東坡先生集

九卷
六十

我鏡。如以水洗水。二水同一淨。浩然天地間。惟

我獨也正。

新居在大江上。風雲百變足娛老人。也有

一書齋名。思無邪。閑知之。惠州尺牘

次韻子由浴罷

理髮千梳淨。風暉勝湯沐。閉息萬竅通。霧散名
乾浴。頽然語默喪。靜見天地復。時令具薪水。浸
欲濯腰腹。陶匠不可求。盆斛何由足。老雞卧糞
土。振羽雙睛目。倦馬驅風沙。奮鬣一噴玉。垢淨
各殊性。快慳聊自沃。雲母透蜀紗。琉璃瑩新竹。
稍能夢中覺。漸使生處熟。楞嚴在床頭。妙偈時
仰讀。返流歸照性。獨立遺所囑。未知仰山禪。已
就季主卜。安心會自得。助長毋相督。

東坡先生集

九卷
六一

次韻子由病酒肺疾發

憶子少年時。肺喘疲坐臥。喊呀或終日。勢若風雨過。虛陽作浮漲。客冷仍下墮。妻孥恐悵望。膾炙不登坐。終年禁晚食。半夜發清餓。胃強兩苦滿。肺歛輒復破。三彭恣噬嚙。二豎肯遁播。寸田可治生。誰勸耕黃稊。探懷得真藥。不待君臣佐。初如雪花積。漸作櫻珠大。隔壁聞三鼯。隱隱如轉磨。自茲失故疾。陽唱陰輒和。神仙多歷試。中路或坎珂。平生不盡器。痛飲知無那。舊人眼看東坡耄。

東坡耄三集

詞攝

九卷
六二

盡老伴餘幾個。殘年一斗粟。待子同春筵。云何不自珍。醉病又一挫。真源結梨棗。世味等糠莖。耕耨當待穫。願子勤自課。相將賦遠遊。仙語不用此。

只勢若風雨過一語甚妙其餘入手未擇
便有遷就惡韻之苦

譚友夏

次韻答劉涇

吟詩莫作秋虫聲。天公怪汝鉤物情。使汝未老華髮生。芝蘭得雨蔚青青。何用自藩以出馨。細書千紙雜真行。新音百變口如鶯。異義蜂起第子爭。舌翻清瀾卷齊城。萬卷堆胸兀相撐。以病爲藥子未經。我有至味非煎烹。是中之樂吁難名。綠槐如山閣黃庭。飛蟲繞耳細面清。敗席展轉臥見驚。亦不自嫌翠織成。意行信足無溝坑。不識五郎吁作卿。吏民哀我老不明。相戒無復東坡耄。

東坡耄三集

詞攝

九卷
六三

頃輒刑時臨泗水。照星星微風不起鏡。面平安得一舟。如葉輕卧聞郵籤。報水程。華委羊駝不須評。一飽止救饑腸鳴。

劉涇字巨濟簡州人熙寧六年進士中第
王安石薦爲經學所檢討歷太學博士米
元章書畫友也善作林石槎竹筆墨狂逸
體製拔俗

待旦

夢破山骨冷。扶桑未放曉。披衣坐虛堂。缺月猶皎皎。揚泉漱寒冽。激齒冰雪遶。百體喜堅壯。萬象覺清悄。簪履事朝謁。神覓飛宵渺。龕燈蛛珠剖。爐穗玉繩裊。浮念恍已消。真庭諒非杳。須臾霽霞起。赫奕射林表。高樹引涼蟬。深枝啁栖鳥。二重彼何爲。逐動自紛擾。悠悠天宇內。豈復論大小。墳盎舞醴鷄。濃昏恣飛遶。定知達觀士。方寸常了了。世無陶靖節。此樂知者少。

東坡養生集

詞攝

九卷
六四

夢與人論神仙

十一月九日夜夢與人論神仙道術。因作一詩八句。既覺頗記其語。錄呈于由弟。後四句不甚明了。今足成之耳。

析塵妙質本來空。夢中於此句若了。然有所得者。更積微陽一綫功。照夜一燈長耿耿。閉門千息自濛濛。養成丹竈無煙火。點盡人間有暈銅。寄語山神停伎倆。不聞不見我何窮。

照夜二語夢中得此亦奇

謹友

辨道歌

北方正氣名祛邪。東郊西應歸中華。離南爲室坎爲家。光凝白雪生黃芽。黃河漚駕紫河車。水精池。產紅蓮花。赤龍騰霄驚盤蛇。姤女含笑嬰兒呀。十二樓。瞰靈泉。霍華池。玉液陰交加。子馳午前無停差。三田聚寶真生涯。龜精鳳髓慎給。衛天地。駭有鬼神嗟。一丹休別內外砂。長修久餌。須升遐。腸中澄結無餘查。俗骨變換顏如葩。哀哉世人爭齒牙。指僞爲真正。爲哇輕肥甘美。

東坡養生集

妙理

九卷
六五

形驕奢。譎詭詐。妄言矜誇。遊魚在網。兔在罟。一氣頓盡。猶嘔啞。餘生所托。誠棲槎。九原枯髀如亂麻。胡不割衆如鎔。錫空與利名交。撐拏胡不讓霜如文。彌可惜貪愛相。漫漶真心道意非不嘉。食金開話非虛譁。何須橫議相疵瑕。衆口並發鳴羣鴉。安知聚散同魚蝦。自纏如繭居如蠅。日懷與喜甘籠箴。其去死地猶猥猥。吾恨爾見有所遮。海波或至驚井蛙。烏輪印晚蟾。影斜吾時俱觀起雲霞。

陳守道

一氣混淪生復生，有心有形卽有情。共見利欲
飲食事，各有爪牙頭角爭。爭時怒發霹靂火，險
處直在巖巖坑。人偶相加有餘怨，天真喪盡無
純誠。徒自取先用極力，誰知所得皆空名。少微
處士松栢寒，蓬萊真人冰玉清。山是心兮海爲
腹，陽爲神兮陰爲精。渴飲靈泉水，饑食王樹枝。
白虎化坎青龍離，鎖禁姤女開嬰兒。樓臺十二
紅玻璃，金公木母相東西。純鉛真汞星光輝，烏
東坡先生集 妙理 九卷 六六

升元降無年期，停顏却老只如此。哀哉世人迷

不迷

功侯部位二首已具言之

詭居三適

旦起理髮

安眠海自運，浩浩潮黃宮。日出露未晞，鬱鬱漾
霜松。老柳從我久，齒疎含清風。一洗耳目明，習
習萬竅通。少年苦嗜睡，朝謁常匆匆。爬搔未云
足，已困冠巾重。何異服轅馬，沙塵滿風騷。凋鞍
響珂月，實與粗械同。解放不可期，枯柳豈易逢。
誰能書此樂，獻與腰金公。

午窓坐睡

東坡先生集 詞攝

九卷 六七

蒲團盤兩膝，竹几間雙肘。此間道路熟，徑到無
何有。身心兩不見，息息安且久。睡蛇本亦無，何
用鉤與手。神凝疑夜禪，體適劇卯酒。我生有定
數，祿盡空餘壽。枯楊不飛花，膏澤回衰朽。謂我
此爲覺，物至了不受。謂我今方夢，此心初不垢。
非夢亦非覺，請問希夷叟。

夜卧濯足

長安大雪年，束薪抱衾裯。雲安市無井，斗水寬
百憂。今我逃空谷，孤城嘯鸛鶴。得米如得珠，食

榮不敢留。况有松風聲。釜鬻鳴。颺颺瓦盎深。乃
膝時復冷。暖投明燈一爪剪。快若鷹。辭講天低
瘴雲重。地薄海氣浮。土無重。腿藥獨以薪。水瘴
誰能更。包裹冠履裝。沐猴

尋常鹽櫛形容得。酣適便覺味長

東坡養生集 調攝

九卷
六八

示李薦李祉

某平生於寢寐時。自得三昧。吾初睡時。且於牀
上安置四體。無一不穩處。有一未穩。須再安排。
令穩。既穩。或有些小倦痛處。略按摩訖。便瞑目。
聽息。既勻。直宜用嚴整。其天君四體。雖復有苛。
養亦不可少。有蠕動。務在定心。勝之如此。食頃。
則四肢百骸。無不和通。睡思既至。雖寐不昏。吾
每日須於五更初起。櫛髮數百。頰面盡服。裳衣
畢。須於一淨榻上。再用此法。假寐數刻之。味其
美。無涯。通夕之味。殆非可比。平明吏徒既集。一
呼。即興冠帶上馬。率以為常。二君試用吾法。自
當識其趣。慎無以語人也。天下之理。能戒然後
能慧。蓋慧性圓通。必從戒謹中入。未有天君不
嚴。而能圓通。悟覺者也。二君試識之。

便是絕妙修養戒定生慧公每言之。蓋其
所自得者深矣

東坡養生集 調攝

九卷
六九

肇養黃中

元符三年歲次庚辰正月朔戊辰是日辰時則丙辰也三辰一戊四土會焉而加丙與庚丙土母而庚其子也土之富未有過於斯時也吾當以斯時肇養黃中之氣過子又欲以此時取薤薑蜜作粥以啖吾終日默坐以守黃中非謫居海外安得此慶耶東坡居士記

有失處卽有得處人都向失處去尋

東坡先生集 調攝

九卷
七十

畏威如疾

余患赤目或言不可食膾予欲聽之而口不可日我與子爲口彼與子爲眼彼何厚我何薄以彼患而廢我食不可子瞻不能決口謂眼日他日我瘖汝視物吾不禁也管仲有言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又日燕安酖毒不可懷也禮日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此語乃當書諸紳故予以畏威如疾爲私記云

大率口饒耳要借許多彈壓

行氣

揚州有武官侍其者偶忘其名官于二廣惡地十餘年終不染瘴面紅腰足輕健年八十九乃死初不服藥惟用一法每日五更起兩足相幫熱摩湧泉無數以汗出爲度歐陽文忠公不信仙佛笑人行氣晚年見之云吾數年來患足氣一痛殆不可忍近有人傳一法用之三日不覺失去其法垂足坐閉目握固縮穀道搖殿兩足如攝氣毬狀無數氣極卽少休氣平復爲之日東坡先生集 調攝

九卷
七一

七八得暇卽爲之無定時蓋湧泉與膈通閉縮搖殿卽氣上潮此乃般運提法也文忠疾已則廢使其不廢當有益至言不煩不可忽也

修養家却病真是立竿見影

記故人病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一鼓後故人有得風疾者急往視之已不能言矣死生陰陽之爭其苦有甚於刀鋸木索者余知其不可救默爲祈死而已嗚呼哀哉此復何罪乎酒色之娛而已古人云甘嗜毒藥戲猛獸之爪牙豈虛言哉明日見一少年以此戒之少年笑曰甚矣子言之陋也色固吾之所甚好而死生疾病非吾之所怖也余曰有行乞於道偃而號曰遺我一盂飯

東坡先生集 調攝

九卷 七二

吾今以千斛之粟報子則市人皆掩口笑之有千斛之粟而無一孟之飯不可以欺小兒怖生於愛子能不怖死生而猶好色其可以欺我哉今世之爲高者皆少年之徒也戒生定定生慧此不刊之語也如有不從戒定生者皆妄也如慧而實癡也如覺而實夢也悲夫

極其痛切

去慾

昨日太守楊家采通守張君規邀余出遊安國寺坐中論服氣養生之事余云皆不足道難在去慾張云蘇子卿嚼雪吞糞踏背出血無一語少屈可謂了生死之際矣然不免與胡婦生子窮海之上而况洞房綺疏之下乎乃知此事不易消除衆客皆大笑余愛其語有理故爲書之此事只看得無味便好

東坡先生集 調攝

九卷 七三

范蜀公

李方叔言范蜀公將薨數日鬚髮皆變蒼黑郁然如畫也公平生虚心養氣數盡神往而血氣不衰故發於外耶然范氏多四乳固與人異公又立德如此其化也必不與萬物同盡蓋有不可知者也元符四年四月五日

虚心養氣數語好一難到

不好佛

范景仁平生不好佛。晚年清慎。戒節嗜慾。一物不芥。帶於心。真却是學佛作家。然至死常不取佛法。某謂景仁雖不學佛。而達佛理。雖毀佛罵祖。亦不害也。

至死不取。幾見手段

東坡先生集 訓解

九卷
七四

常德

伊尹云。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貧賤人。但有常德。非復富貴。卽常得道。雖當大富貴。苟無常德。其後必敗。予以此占之多矣。

是最切要話

白家事

日者王實王寧見訪。實韓持國少傳之壻。因問持國。安否。實寧言。持國謂人。吾以癯老。且將聲樂酒色。娛年不爾。無以度日。東坡曰。惟其殘年。正不當耳。君兄弟至親。舊領某傳一語於持國。可乎。頃有一老人。未嘗參禪。而雅合禪理。死生之際。極爲了然。一日置酒大會親友。酒闌語衆。日老人卽今且去。因攝衣正坐。將奄奄焉。諸子惶遽呼號曰。大人今日乃爲世訣乎。願留一言。

東坡先生集 訓解

九卷
七五

爲教。老人曰。本欲無言。今爲汝懇第一五更起。諸子未喻。曰。惟五更可以勾當自家事。日出之後。欲勾當則不可矣。諸子曰。家中幸豐。何用蚤起。舉家諸事皆是自家的事。豈有分別。老人曰。不然。所謂自家事者。是死時將得去者。吾平生治生。今日就化。可將何者去。諸子頗悟。今持國果自以謂殘年。請二君言與持國。但言某請持國勾當自家事。與其勞心聲酒。不若爲可以死時將去者計也。

是事惟篤行老人得之他人俱被道理擔
閣住了

東坡養生集

九卷

東坡養生集第十卷目錄

利濟

蓋公堂記

代呂申公書

獎諭勅記

乞醫療病四狀

乞不給散青苗錢斛狀

大雪乞省試展限兼乞御試不分初覆考

劄子

奏劾巡舖內臣陳健劄子

乞開杭州西湖狀 奏浙西災傷第一狀

東坡養生集目錄

十卷

乞相度開石門河狀

進單錫吳中水利書狀

乞準備賑濟淮浙流民狀

論積欠六事并乞檢會應詔四事一處行

下狀 上蔡省王論放欠書

上韓丞相論災傷手實書

上韓魏公乞葬董傳書

與章子厚書

與朱鄂州書

與蔡宣德

與王敏仲二首

與程正輔	四首	與李知縣
與章子平		與滕達道
與泉老		與趙德麟
與程正輔	二首	鳳翔醺土火星青詞
禱雨蟠溪文		旒餼鬼文
祭古塚文		惠州祭枯骨文
惠州官葬暴骨銘		杭州題壁詩
秧馬歌	并引	劉醜厮詩
兩橋詩	并引	東新橋西新橋
東坡養生集	目錄	十卷
和勸農詩六首		李憲仲哀詞
贈章默	并叙	弔李臺卿
放魚		黎子明
衙前之害		免役
償逋		吳味道
萬花會		藥囊
書濟衆方後		聖散子後序
跋張廣州書		剛說
記先夫人不殘鳥雀		

書椰子厚牛賦後	食雞卵說
書贈陳季常	牛醫兒
治馬肺	治馬背騾
種松法	
東坡養生集	目錄
	十卷

東坡養生集第十卷

江左王如錫編校

利濟

蓋公堂記

始吾居鄉有病寒而欬者問諸醫醫以爲蠱不治且殺人取其百金而治之飲以蠱藥攻伐其腎腸燒灼其體膚禁切其飲食之美者暮屏而百疾作內熱惡寒而欬不已纍然真蠱者也又求於醫醫以爲熱授之以寒藥旦朝吐之莫夜

東坡養生集

利濟

十卷

下之於是始不能食懼而反之則鍾乳烏喙雜然並進而漂疽癰疥肢臂之狀無所不至三易醫而疾愈甚里父老教之曰是醫之臯藥之過也子何疾之有人之生也以氣爲主食爲輔今子終日藥不擇口臭味亂於外而百毒戰於內勞其主隔其輔是以病也子退而休之謝醫却藥而進所嗜氣完而食美矣則夫藥之良者可以一飲而效從之朞月而病良已昔之爲國者亦然吾觀夫秦自孝公以來至於始皇立法更

制以錙磨鍛鍊其民可謂極矣蕭何曹參親見其斷喪之禍而收其民於百戰之餘知其厭苦憔悴無聊而不可與有爲也是以一切與之休息而天下安始參爲齊相召長者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以舍蓋公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以其所以治齊者治天下天下至今稱

東坡養生集

利濟

十卷

賢焉吾爲膠西守知公之爲邦人也求其墳墓子孫而不可得慨然懷之師其言想見其爲人庶幾復見如公者治新寢於黃堂之北易其弊陋達其蔽塞重門洞開盡城之南北相望如引繩名之曰蓋公堂時從賓客僚吏遊息其間而不敢居以待如公者焉夫曹參爲漢宗臣而蓋公爲之師可謂盛矣而史不記其所終豈非古之至人得道而不死者與膠西東並海南放於九仙北屬之牢由其中多隱君子可聞而不可

見可見而不可致安知蓋公不往來其間乎吾何足以見之

新法授民先生特地饒舌然亦是大體要之論

東坡養生集 利濟

十卷

代呂申公上書

晉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昔漢高帝約法三章蕭何足律九篇而已至於文武刑措不用歷魏至晉條目滋章斷罪所用至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而姦盜不勝民無所措手足唐及五代止用律令國初加以注疏情文備矣今編勅續條動若牛毛人之耳目所不能周思慮所不能照而法病矣臣愚請當熟議而少寬之人士前旒蔽明鉅網塞聽耳目所及者尚不敢盡而况察人於耳目之外乎今御史六察專務鈎放簿書責發細微自三公九卿救過不暇夫詳於小必畧於大其文密者其實必疎故近歲以來水旱盜賊四民流亡邊鄙不寧皆不以察宰相而尚書諸曹文牘煩重窮日之力書紙尾不暇此皆苛察之過不可以不變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先王之理財必先之正辭其辭正則其取之也義三代之君食租衣稅而已是以辭正而民服自漢以來鹽鐵

東坡養生集 利濟

十卷

酒茗之禁、貨息權易之利、皆心知其非而冒行之、故辭曲而民爲盜、今欲嚴刑妄賞以去盜、不若捐利以予民、衣食足而盜賊自止、夫興利以聚財者、人臣之利也、非社稷之福、省費以養財者、社稷之福也、非人臣之利、何以言之、民者國之本、而刑者民之賊、興利以聚財、必先繁刑以賊民、國本搖矣、而言利之臣、先受其賞、近歲官室城池之役、南蠻西夏之師、車服器械之費、畧計其費、不下五千萬緡、求其所補、卒亦安在、若

東坡養生集

利濟

十卷
五

去苛察用薄斂、皆切中時弊之談、
姜厚阿

獎諭勅記

勅蘇某省京東東路安撫使司轉運司奏、昨黃河水至徐州城下、汝親率官吏、驅督兵夫、救護城壁、一城生齒、并倉庫廬舍、得免漂沒之害、遂得完固、事河之爲中國患久矣、乃者隄潰東注、衍及徐方、而民入保居、城郭增固、徒得汝以安也、使者屢以言、朕甚嘉之、熙寧十年七月十七日、河決澶州曹村埽、八月二十一日水及徐州城下、至九月二十一日、凡二丈八尺九寸、東西北觸山而上、皆清水、無復濁流、水高於城中平地有至一丈九寸者、而外小城東南隅、不沉者三版、父老云天禧中、嘗築二堤、一自小市門外、絕壕而南、少西以屬於戲馬臺之麓、一自新牆門外、絕壕而西、折以屬於城下南京門之北、遂起急夫五千人、與武衛奉化軍城之士、晝夜雜作、堤成之明日、水自東南隅入、遇堤而止、水際六先、水未至以薪芻爲囊、自城外塞之水、至而後自城中塞者、皆不足恃、城中有故取土大

東坡養生集

利濟

十卷
六

坑十五、皆與外水相應、井有溢者、三方皆積水、無所取土、取於州之南、亞夫塚之東、自城中附城、爲長堤、壯其趾、長九百八十四丈、高一丈、濶倍之、公私船數百、以風浪不敢行、分纜城下、以殺河之怒、至十月五日、水漸退、城以全、明年二月、有旨賜錢二千四百一十萬、起夫四千二百

東坡養生集 利濟

十卷

洪門之西北、一在大城之東南、隅大坑十五、皆塞已而澶州靈干歸、成水不復至、臣某以謂黃河率常五、六十年一決、而徐州寔處汴泗下流、上下二百餘里、皆阻山水、尤深悍難落、不與他郡等、恐久遠倉卒、吏民不復究知、故因上之所賜詔書、而記其大略、并刻諸石、若其詳則藏於有司、謂之熙寧防河錄云、

自密徙徐是歲河決曹村泛於梁山泊溢於南清河城南兩山環繞呂梁百步扼之

匪於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公曰富民若出民心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人公屢屢枕策親入武衛營呼其卒長謂之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宜爲盡力卒長呼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効命之秋也執挺入大伍中率其徒短衣徒跣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堤成水至堤下害不及城民心乃安然雨目

東坡養生集 利濟

十卷

夜不止河勢益暴城不沈者三版公廬於城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而守卒完城以聞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爲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說事詔褒之徐人至今思焉 蘇子由

先生此等記文詳雅有體余最愛之

乞醫療病囚狀

元豐二年正月某日尚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
權知徐州軍州事蘇軾狀奏右臣聞漢宣帝地
節四年詔曰令甲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此
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稱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饑
寒瘦死獄中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
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瘦死者所坐名縣爵
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此漢之盛時宣帝之
善政也朝廷重惜人命哀矜庶獄可謂至矣因
東坡養生集 利濟 九卷

以掠笞死者法甚重惟病死者無法官吏上下
莫有任其責者苟以時言上檢視無他故雖累
百人不坐其飲食失時藥不當病而死者何可
勝數若本罪應死猶不足深哀其以輕罪繫而
死者與殺之何異積其冤痛足以感傷陰陽之
和是以治平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手詔曰獄
者民命之所繫也此間有司歲考天下之奏而
瘦死者甚多竊懼乎獄吏與犯法者苟緣為奸
檢視或有不明使吾元元橫罹其害良可憫焉

書不云乎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其具為今後
諸處軍巡州司理院所禁罪人一歲內在獄病
死及兩人者推司獄子並從杖六十科罪每增
一名加罪一等至杖一百止如係五縣以上州
每院歲死及三人開封府府司軍巡院歲死及
七人卽依上項死兩人法科罪加等亦如之典
獄之官推獄經兩犯卽坐本官仍從違制失入
其縣獄亦依上條若三萬戶以上卽依五縣以
上州軍條其有養療不依條貫者自依本法仍
東坡養生集 利濟 十卷

仰開封府及諸路提點刑獄每至歲終會聚死
者之數以聞委中書門下點檢或死者過多官
吏雖已行罰當議更加黜責行之未及數年而
中外臣僚爭言其不便至熙寧四年十月二日
中書劄子詳定編勅所狀令衆官參詳獄囚不
因病死及不給醫藥飲食以至非理慘虐或謀
害致死自有逐一條貫及至捕傷格鬪實緣病
死則非獄官之罪况有不幸遭遇瘴疫死者或
衆而使獄官濫被黜罰未為允當今請只行舊

簡外其上件獄因病死條貫更不行用奉聖旨
依所申臣竊惟治平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手
詔乃陛下好生之德遠同漢宣方當推之無窮
而郡縣俗吏不能深曉聖意因其小不通輒爲
駁議有司不能修其缺通其礙乃舉而廢之豈
不過甚矣哉臣愚以謂獄因病死使獄官坐之
誠爲未安何者獄囚生死非人所能必責吏以
其所不能必吏且懼罪多方以求免因中有疾
則責保門留不復療治苟無親屬與雖有而在

東坡先生集 刑部

十一

遠者其捐瘠致死者必甚在獄臣謹按周禮醫
師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爲上十失
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爲下
臣愚欲乞軍巡院及天下州司理院各選差衙
前一名醫人一名每縣各選差曹司一名醫人
一名專掌醫療病囚不得更充他役以一周年
爲界量本州縣囚繫多少立定備錢以免役寬
剩錢或坊場錢充仍於三分中先給其一俟界
滿比較除罪人拒捕及鬪致死者不計數外每

十八失一以上爲上等失二爲中等失三爲下
等失四以上爲下下上等全支中等支二分下
等不支下下料罪自杖六十至杖一百止仍不
分首從其上下中等醫人界滿願再管勾者聽人
給曆子以書等第若醫博士助教有闕則比較
累歲等第最優者補充如此則人人用心若療
治其家人緣此得活者必衆且人命至重朝廷
所甚惜而寬剩役錢與坊場所存山積其費甚
微而可以全活無辜之人至不可勝數感人心

東坡先生集 刑部

十二

合天意無善於此者矣獨有一弊若死者稍衆
則所差衙前曹司醫人與獄子同情使囚詐稱
疾病以張人數臣以謂此法責罰不及獄官縣
令則獄官縣令無緣肯與此等同情欺罔欲乞
每有病囚令獄官縣令具保明以申州委監醫
官及本轄干繫官吏覺察如詐稱病獄官縣令
皆科杖六十分故失爲公私罪伏望朝廷詳酌
早爲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君爲獄吏人命至重願深加意大寒大暑

囚人求死不獲及病者多爲吏卒所不視
有非病而致死者僕爲郡守未嘗不躬親
接視若能留意於此遠到之福也先生尺牘
因病囚而置醫且有以鼓舞督察之此法
可謂詳盡至以郡守躬親接視始知先生
仁心真切非徒托之空言也

乞不給散青苗錢斛狀

元祐元年八月四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
狀奏准中書錄黃先朝初散青苗本爲利民故
當時指揮並取人戶情願不得抑配自後因提
舉官速要見功務求多散諷脅州縣廢格詔書
名爲情愿其實抑配或舉縣勾集或排門抄創
亦有無賴子弟謾昧尊長錢不入家亦有他人
冒名詐請莫知爲誰及至追催皆歸本戶朝廷
深知其弊故悉罷提舉官不復立額考較訪問
人情安便昨於四月二十六日有勅令給平常
錢斛限二月或正月只爲人戶欲借請者及時
得用又令半留倉庫半出給者只爲所給不得
輒過此數至於取人戶情願亦不得抑配一遵
先朝本意臣伏見熙寧以來行青苗免役二法
至今二十餘年法日益弊民日益貧刑日益煩
盜日益熾田日益賤穀帛日益輕細數其害有
不可勝言者今廊廟大臣皆異時痛心疾首流
涕太息欲已其法而不可得者況二聖恭已惟

善是從免役之法已盡革去而青苗一事乃獨
因舊稍加損益欲行終臂徐徐月攘一雞之道
如人服藥病日益增體日益羸飲食日益減而
終不言此藥不可服但損其分劑變其湯使而
服之可乎熙寧之法本不許抑配而其害至此
今雖復禁其抑配其害故在也農民之家量入
爲出縮衣節口雖貧亦足若令分外得錢則費
用自廣何所不至況子弟欺謾父兄人戶冒名
詐請如詔書所云似此之類本非抑勒所致昔

東坡先生集

十五

者州縣並行倉法而給納之際十費二三今既
罷倉法不免乞取則十費五六必然之勢也又
官吏無狀於給散之際必令酒務設鼓樂倡優
或開撲賣酒牌子農民至有徒手而歸者但每
散青苗卽酒課暴增此臣所親見而爲流涕者
也二十年間因欠青苗至賣田宅鬻妻女投水
自縊者不可勝數朝廷忍復行之與所有上件
錄黃臣未敢書名行下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青苗則止之免役則爭之公豈有成心

大雪乞省試展限兼乞御試不分初覆考
劄子

元祐三年正月某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
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竊見近者大雪方數千
里道路艱塞四方舉人赴省試者三分中未
有二分到闕朝廷雖謬展限然迫於三月放榜所
展日數不多至時若隔下三五百人赴試不及
卽恐孤寒舉人轉見失所亦非朝廷急才喜士
之意欲乞自今日已往更展半月方始差官仍
東坡先生集

十六

令禮部疾速雕印出榜曉示附近州郡但未試
以前到者並許投保引試若慮放榜遲延恐超
三月內不及卽乞省試添差小試官十人報促
限五七日出榜臣又竊見自來御試差官分爲
初考覆考編排詳定四處日限既迫考官又少
以此多不服精詳又緣初覆考官不敢候卷子
齊足方定等第只是逐旋據謄錄所關到卷子
三十五十卷便定等第以此前後不相照所定
高下或寄於幸與不幸深爲不便不若只依南

省條式、聚衆考官爲一處、通用日限、候卷子齊、足衆人共定其等第、不惟精詳寡失、又御試放榜、亦可以速了、臣竊意祖宗之法、所以分考官爲四處者、蓋是當時未有封彌謄錄、故須分別以防弊倖、今來既有封彌謄錄、縱欲徇私、其勢無由、若只依南省條格、委無妨礙、乞賜詳酌、指揮取進止。

大雪展限是何等作養奏劾內臣是何等丰采

東坡養生集

利濟

十卷
十七

奏劾巡舖內臣陳慥劄子

元祐三年二月某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孫覺、孔文仲、劄子奏、貢院今月三日、據巡舖官捉到懷挾進士共三人、依條扶出、逐次巡舖官並令兵士高聲唱叫、至今月十一日、扶出進士蔣立、時約有兵士三五十人、齊聲大叫、在院官吏公人無不驚駭、在場舉人亦皆恐悚、不安、尋取到虎翼節級李及等狀、稱是巡舖內臣陳慥指揮令衆人唱叫、竊詳朝廷取士之法、動以禮義、舉人懷挾自有條法、而內臣陳慥乃敢號令衆卒、齊聲唱叫、務欲摧辱舉人、以立威勢、傷動士心、損壞國體、本院無由指約、伏望聖慈、特賜行遣、取進止。

元祐三年公知禮部貢舉會大雪苦寒士坐庭中禁不能言公寬其禁約使得盡其技而巡捕內臣俟其坐起過爲凌辱公奏劾之有旨送內侍省譴而還之士皆悅服

乞開杭州西湖狀

元祐五年四月二十九日蘇軾狀奏右臣聞天下所在陂湖河渠之利廢興成毀皆若有數惟聖人在上則興利除害易成而難廢昔西漢之末翟方進爲丞相始決壞汝南鴻隙陂父老怨之歌曰壞陂誰翟翟于威飯我豆羹芋魁反乎覆陂當復誰言者兩黃鵠蓋民心之所欲而託之天以爲有神下告我也孫皓時吳郡上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忽開通長老相傳此湖

蘇軾奏集

十九卷

開天下平時以爲已瑞已而晉武帝平吳由此觀之陂湖河渠之類久廢復開事關興運雖天道難知而民心所欲天必從之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蓋不可廢也唐長慶中白居易爲刺史方是時湖溉田千餘頃及錢氏有國置撩湖兵士千人日夜開浚自國初以來稍廢不治水涸草生漸成葑田熙寧中臣通判本州則湖之葑合蓋十二三耳至今纔十六七年之間遂堙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來水淺葑橫如

雲翳空候忽便滿更二十年無西湖矣使杭州而無西湖如人去其眉目豈復爲人乎臣愚無知竊謂西湖有不可廢者五天禧中故相王欽若始奏以西湖爲放生池禁捕魚鳥爲人主祈福自是以來每歲四月八日郡人數萬會于湖上所活羽毛鱗介以百萬數皆西北向稽首仰祝千萬歲壽若一旦堙塞使蛟龍魚鼈同爲涸轍之鮒臣子坐觀亦何心哉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一也杭之爲州本江海故地水泉鹹苦居民

蘇軾奏集

二十卷

零落自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後民足於水井邑日富百萬生聚待此而後食今湖狹水淺六井漸壞若二十年之後盡爲葑田則舉城之人復飲鹹苦其勢必自耗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二也白居易作西湖石函記云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頃每一伏時可溉五十頃若蓄洩及時則濱河千頃可無凶歲今雖不及千頃而下湖數十里間菱芡穀米所獲不貲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三也西湖深濶則運河可以

取足於湖水。若湖水不足，則必取足於江湖。湖之所過，泥沙渾濁，一石五斗，不出三歲，輒調兵夫十餘萬，功開浚而河行，市井中蓋十餘里，吏卒騷擾，泥水狼藉，爲居民莫大之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四也。天下酒官之盛，未有如此者也。歲課二十餘萬緡，而水泉之用，仰給於湖。若湖漸淺，狹水不應，溝則富，勞人遠，取山泉歲不下二十萬功。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五也。臣以待從出，應寵寄，日觀西湖，有必廢之漸，有五不可廢

東坡養全集

利濟

十卷
廿一

之憂，豈得苟安歲月，不任其責？輒已差官打量湖上葑田，計二十五萬餘丈，度用夫二十餘萬。功近者，伏蒙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以本路饑饉，特寬轉運司上供額斛五十餘萬石，出糶常平米亦數十萬石，約敕諸路不取五穀力勝稅錢。東南之民，所活不可勝計。今又特賜本路度牒三百，而杭獨得百道。臣謹以聖意增價召入中米，減價出賣，以濟饑民，而增減耗折之餘，尚得錢米約共一萬餘貫石。臣輒以此錢米募

民間湖度可得十萬功。自今月二十八日興功，農民父老縱觀太息，以謂二聖旣捐利與民活此一方，而又以其餘棄與久廢無窮之利，使數千人得食其力，以度此凶歲，蓋有泣下者。臣伏見民情如此，而錢米有限，所募未廣，葑合之地，尙存大半。若來者不嗣，則前功復棄，深可痛惜。若更得度牒百道，則一舉募民，除去淨盡，不復遺患矣。伏望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少賜詳覽，察臣所論西湖五不可廢之狀，利害較然，持

東坡養全集

利濟

十卷
廿二

出聖斷，別賜臣度牒五十道，仍勅轉運提刑司，於前來所賜諸州度牒二百道內，契勘賑濟支用不盡者，更撥五十道，價錢與臣通成一百道，使臣得盡力畢志。半年之間，目見西湖復唐之舊環三十里，際山爲岸，則農民父老與羽毛鱗介同詠，聖澤無有窮已。臣不勝大願，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杭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民居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故

井邑日富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放水入運
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然湖水多賴自
唐及錢氏歲輒開治故湖水足用近歲廢
而不理至是湖中葑田積二十五萬餘丈
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則取給於
江湖湖渾濁多淤河行閘閘中三年一淘
爲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公始至浚茅
山鹽橋二河以茅山一河專受江湖以鹽
橋一河專受湖水復造堰開以爲湖水蓄

東坡先生集

利濟

十卷
廿三

洩之限然後潮不入市且以餘力復完六
井民稍獲其利矣公間至湖上周視良久
曰今欲去葑田葑田如雲將安所置之湖
南北三十里環湖往來終日不達若取葑
田積之湖中爲長堤以通南北則葑田去
而行者便矣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
草葑田若去募人種菱取其利以備修湖
則湖當不復堙塞乃取救荒之餘得錢糧
以貫石數者萬復請於朝得百僧度牒以

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於其上望之如
畫書杭人名之曰蘇公堤

蘇子由

開西湖不可謂非趣事也然趣之一字豈
可見於章奏况廢興之間利病所關乎要
當觀其事理詳核處

鍾伯敬

東坡先生集

利濟

十卷
廿四

奏浙西災傷第一狀

元祐五年七月十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聞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此古今不刊之語也。至於救災恤患。尤當在早。若災傷之民。救之於未饑。則用物約而所及廣。不過寬減上供糴賣。常平官無大失。而人人受賜。今歲之事。是也。若救之於已饑。則用物博而所及微。至於耗散省倉。虧損課利。官爲一困。而已饑之民。終於死亡。熙寧之事。是也。熙寧之災。

東坡養生集

利濟

十卷

廿五

傷本緣天旱米貴而沈起張觀之流不先事奏聞。但務立賞罰。羅富民皆爭藏穀。小民無所得食。流殍旣作。然後朝廷知之。始勅運江西及截本路上供米一百二十三萬石濟之。巡門俵米。闕街散粥。終不能救饑饉。旣成。繼之以疾疫。本路死者五十餘萬人。城郭蕭條。田野丘墟。兩稅課利皆失。其舊勘會熙寧八年本路放稅米一百三十萬石。酒課虧減六十七萬餘貫。畧計所失共計三百二十餘萬貫石。其餘耗散不可悉

東坡養生集

利濟

十卷

廿六

數至今轉運司貧乏不能舉手。此無他不先事處置之禍也。去年浙西數郡先水後旱。災傷不減熙寧。然二聖仁智聰明。於去年十一月中首發德音。截撥本路上供斛斛二十萬石賑濟。又於十二月中寬減轉運司元祐四年上供額斛三分之一。爲米五十餘萬斛。盡用其錢買銀絹上供了無一毫虧損。縣官而命下之日。所在歡呼。官旣任糴米價自落。又自正月開倉糴常平米。仍免數路稅務。所收五穀力勝錢。且賜度牒三百道。以助賑濟。本路帖然。遂無一人餓殍者。此無他。先事處置之力也。由此觀之。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其禍福相絕如此。恭惟二聖天地父母之心。見民疾苦。卽卹救之本。不計較費用多少。而臣愚魯無識。但知權利害之輕重。計得喪之大小。以謂譬如民庶之家。置庄田招佃客。本望租課。非行仁義。然猶至水旱之歲。必須放免欠負。借貸種糧者。其心誠恐客散而田荒。後日之失必倍於今故也。而況有天下子萬姓而不

計其後乎。臣自去歲以來，區區獻言，屢請天恩，
者實恐陛下客散而田荒也。去歲杭州米價每
斛至八九十，自今歲正月以來，日漸減落，至五
六月間，浙西數郡大雨不止，太湖泛溢，所在害
稼。六月初間，米價復長，至七月初，斛及百錢，足
陌。見今新米已出，而常平官米不敢任糴，災傷
之勢恐甚於去年。何者？去年之災如人初病，今
歲之災如病再發，病狀雖同，氣力衰耗，恐難支
持。又緣春夏之交，雨水調勻，浙人喜於豐歲，家
東坡養生集 利濟 十卷 廿七

家典賣，舉債出息，以事田作，車水築圩，高下殆
遍。計本已重，指日待熟，而淫雨風濤，一舉害之。
民之窮苦，實倍去歲。近者將官劉季孫往蘇州，
按教臣密令季孫沿路體訪，季孫還為臣言，此
數州不獨淫雨為害，又多大風，駕起潮浪，堤堰
圩埧率皆破損。湖州水入城中，民家皆尺餘，此
去歲所無有也。而轉運判官張瑋自常潤還，所
言畧同。云親見吳江平望八尺間，有舉家田苗
沒在深水底，父子聚哭，以船杙撈漉，云半米猶

堪炒喫，青稊且以喂牛，正使自今雨止，已非豐
歲，而況止不止，又未可知。則來歲之憂，非復今
年之比矣。何以言之？去年杭州管常平米二十
三萬石，今年已糴過十五萬石，雖餘八萬石，而
糴賣未已。又緣去年災傷放稅及和糴不行者，
倉闕數所有，上件常平米八萬石，只了兌撥克
軍糧，更無見在。惟有糴常平米錢近八萬貫，而
錢非救饑之物。若來年米益貴，錢益輕，雖積錢
如山，終無所用。熙寧中，兩浙市易出錢百萬緡，
東坡養生集 利濟 十卷 廿八

民無貧富，皆得取用，而米不可得，故曳羅紈，帶
金玉，橫尸道上者，不可勝計。今來浙東西大抵
皆糴過常平米，見在絕數少。熙寧之憂，稟稟在
人眼中矣。臣材力短淺，加之衰病，而一路生齒
憂責在臣，受恩既深，不敢別乞閑郡，日夜思慮
求來年救饑之術，別無長策，惟有秋冬之間，不
惜高價，多糴常平米，以備來年出糴。今來浙西
數州米既不熟，而轉運司又管上供年額斛斛
一百五十餘萬石，若兩司爭糴，米必大貴，饑饉

愈迫和糴不行來年青黃不交之際常平有錢無米官吏拱手坐視人死而山海之間接連靡聞盜賊結集或生意外之患則誅惡臣等何補於敗以此須至具實聞奏伏望聖慈備錄臣奏行下戶部及本路轉運提刑兩路鈐轄司疾早相度來年合與不合准備常平斛斛出糴救饑如合准備卽具逐州合用數目臣已約度杭州合用二十萬石仍委逐司擘畫合如何措置令米價不至大段翔湧救糴得足如逐司以謂不

東坡養生集

利濟

十卷
廿九

須准備出糴救濟卽令各具保明來年委得不
至饑殍流亡結罪聞奏緣今來已是入秋去和
糴月日無幾比及相度往復取旨深慮不及於
事伏乞詳察速賜指揮臣屢犯天威無任戰慄
待罪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歲適大旱饑疫並作公請於朝免本路上
供米三之一故米不翔貴復得賜度僧牒
百易米以救饑者明年方春卽減價糴常
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公又多作饘粥藥

劑遣吏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公曰杭
水陸之會因疫病死比他處常多乃夏災
糴得二千復發私索得黃金五十兩以作
病坊稍蓄錢糧以待之至於今不廢是秋
復大雨太湖汎溢害稼公度來歲必饑復
請於朝乞免上供米半又多乞度牒以糴
常平米并義倉所有皆以備來歲出糴朝
廷多從之由是吳越之民復免流散

蘇子由

東坡養生集

利濟

十卷
三十

不能爲災

乞相度開石門河狀

元祐六年三月某日、龍圖閣學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謹按史記、秦始皇三十六年、東游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去二十里、從狹中度、始皇帝以天下之力、徇其意、意之所欲、出赭山、橋海、無難、而獨惡浙江水波惡、不敢徑度、以此知錢塘、江天下之險、無出其右者、臣昔通守此邦、今又忝郡寄、二十年間、親見覆溺無數、自溫台明越往來者、皆由西興徑渡、不涉浮山、之險、時有覆舟、然尚希少、自衢睦處婺宣歙饒信及福建路入州往來者、皆出入龍山、沿泝此江、江水灘淺、必乘潮而行、潮自海門東來、勢若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魚浦諸山相望、犬牙錯入、以亂潮水、洄洑激射、其怒自倍、沙磧轉移、狀如鬼神、往往於淵潭中湧出、陵阜十數里旦夕之間、又復失去、雖舟師没人、不能前知其深淺、以故公私坐視覆溺、無如之何、老弱叫號、求救於湍沙之間、聲未及終、已爲潮水卷去、行

東坡養生集

利濟

十卷
三一

路爲之流滯而已、縱有勇悍敢往之人、又多是

盜賊、利其財物、或因而擠之、能自全者、百無一

二、性命之外、公私俱失、不知一歲凡幾千萬、而

衢睦等州人衆地狹、所產五穀、不足於食、歲常

漕蘇秀米至桐嶺、散入諸郡、錢塘億萬生齒、待

上江薪炭而活、以浮山之險、覆溺留礙之故此

數州薪米常貴、又衢婺歙等州及杭之富陽

新城二邑、公私所食鹽、取足於杭秀諸場、以浮

山之險、覆溺留礙之故、官給腳錢甚厚、其所亡

東坡養生集

利濟

十卷
三二

失與依託風水、以侵盜者、不可勝數、此最其大

者、其餘公私利害、未可以一二遽數、臣伏見宣

德郎前權知信州軍州事侯臨、因葬所生母於

杭州之南、湯往來江濱、相視地形、訪問父老、參

之舟人、反復講求、具得其實、建議自浙江上流

地名石門、並山而東、或因斥鹵弃地、鑿爲運河、

引浙水及谿谷諸水、凡二十里、有奇、以達於

江、又並江爲岸、度潮水所向、則用石、所不向、則

用竹、大凡八里有奇、以達於龍山之大慈浦、自

大慈浦北折抵小嶺下鑿嶺六十五丈以達於嶺東之古河因古河稍加浚治東南行四里有奇以達於今龍山之運河以避浮山之險度用錢十五萬貫用捍江兵及諸郡廂軍三千人二年而成臣與前轉運使葉溫叟轉運判官張璘躬往按視皆如臨言凡福建兩浙士民間臣與臨欲奏開此河萬口同聲以爲莫大無窮之利臣縱欲不言已爲衆論所迫勢不得默已臣聞之父老章獻皇后臨朝日以江水有皇天蕩之東坡養生集 利濟 十卷 三三

險內出錢數十萬貫築長蘆起僧舍以拯溺者又見先帝以常淮之險賜錢十萬貫米十萬石起夫九萬二千人以開龜山河今浮山之險非特長蘆龜山之北而二聖仁慈視民如傷必將捐十五萬緡以平此積險也謹昧死上臨所陳開石門河利害事狀一本及臣所差觀察推官董華用臨之說約度工料及合用錢物料狀一本并地圖一而伏乞降付三省看詳或召臨赴省面加質問仍乞下本路監司或更特差官同

共相視若臣與臨言不妄乞自朝廷擘畫支賜錢物施行臣觀古今之事非知之難言之亦易難在成之而已臨之才幹衆所共知臣謂此河非臨不成伏望聖慈特賜訪問左右近臣必有知臨者乞專差臨監督此役不惟救活無窮之性命完惜不貲之財物又使數州薪水流通田野市井詠歌聖澤子孫不忘臣不勝大願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時越尼身死官籍其資得錢二十萬緡公東坡養生集 利濟 十卷 三四

乞於朝又請度牒三百道佐用得請而公入爲翰林承旨代者因寢其議

進軍鈔吳中水利書狀

元祐六年七月二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右臣竊聞議者多謂吳中本江海太湖故地魚龍之宅而居民與水爭尺寸以故常被水患蓋理之當然不可復以人力疏治是殆不然臣到吳中二年雖爲多雨亦未至過甚而蘇湖常三州皆大水害稼至十七八今年雖爲滂雨過常三州之水遂合爲一太湖松江與海渺然無辨者蓋因二年不退之

東坡養生集

水利

十卷
三五

水非今年積雨所能獨致也父老皆言此患所從來未遠不過四十五年耳而近歲特甚蓋人事不修之積非特天時之罪也三吳之水滯爲太湖太湖之水溢爲松江以入海海水日雨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淤去海口常通故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官私船舶皆以篙行無陸挽者古人非不知爲挽路以松江入海太湖之咽喉不敢廢塞故也自慶曆以來松江始大築挽路建長橋植千

柱水中宜不甚礙而夏秋漲水之時橋上水窗高尺餘況數十里積石壅土築爲挽路乎自長橋挽路之成公私漕運便之日暮不已而松江始艱噎不快江水不快軟緩而無力則海之泥沙隨潮而上日積不已故海口煙滅而吳中多水患近日議者但欲發民浚治海口而不知江水艱噎雖暫通快不過歲餘泥沙復積水患如故今欲治其本長橋挽路固不可去惟有鑿挽路於舊橋外別爲千橋橋狹各二丈千橋之積

東坡養生集

水利

十卷
三六

爲二千丈水道松江宜加迅駛然後官私出力以浚海口海口既浚而江水有力則泥沙不復積水患可以少衰臣之所聞大畧如此而未得其詳舊聞常州宜興縣進士單錫有水學故召問之出所著吳中水利書一卷且口陳其曲直則臣言止得十二三耳臣與知水者考論其書疑可施用謹繕寫一本繳進上伏望聖慈深念兩浙之富國用所恃歲漕都下米百五十萬石其他財賦供餽不可悉數而十年九澇公私

淵弊深可憫惜乞下臣言與錫書委木路監司躬親接行或差強幹知水官吏考實其言圖上利害臣不勝區區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單錫水學精傳存心三十年著吳中水利書一卷凡五千餘言先生為繕寫進之今其書具載集中

吳江岸便漕一語遂為吳中水害始終天下事如此鍾伯敬

東坡養生集

利濟

十卷
三七

乞准備賑濟淮浙流民狀

元祐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穎州蘇軾狀奏臣近因出城市中時有扶挈襁褓如流民者問之皆云自壽州來尋取問得城門守把者亦云時有此色人見淮西提刑司出榜立賞不許米斛過淮北因此體問得士人南來者皆云今秋廬濠壽等州皆饑見今農民已煎榆皮及用糠粃雜馬齒莧食兼壽州盜賊已漸昌熾安豐縣水場鎮打劫施助款

東坡養生集

利濟

十卷
三八

家霍丘縣善鄉鎮打劫謝解元家六安縣故鎮打劫魏家賊徒皆十餘人或云二三十人頗有騎馬者器械甚備每處賊皆數千貫申報官司多不盡實亦有不申報者兼穎州界亦有惡賊尹遇興子鄭饒李松等數人皆老姦通寇私立名號與官吏鬪敵方欲結集規相應和近日雖已敗獲深恐淮南羣盜不止流入穎州界縱不能為大害但饑民附之徒黨稍衆如王仲管三之流便不易捕獲臣又聞淮南自秋至今雨

雪不足麥熟不熟蓋未可知若麥不熟必大有饑民浙西江東既非豐熟地分勢必流徙北來則潁州首被其患若流民至潁而官無以濟之則殍尸布路盜賊羣起必然之勢也所以須至先事奏乞若至時元無此事臣不敢避張皇過當之罪若隱而不言倉卒無備別成意外之虞其罪大矣臣日夜計慮勢不可緩謹具條件如左

元祐六年冬汝陰久雪人饑一日天未明

東坡養生集

利濟

十卷
三九

東坡先生簡召議事曰某一夕不寐念潁人之饑欲出百餘千造炊餅救之老妻謂某曰子非過陳見傳欽之言簽判在陳賑濟有功不問其賑濟之法某遂相招令時面議曰已備之矣今細民之困不過食與火耳義倉之積穀數千石便可支散以救下民作院有炭數萬秤酒務有柴數十萬秤依元價賣之可濟中民先生曰吾事濟矣遂草放積欠賑濟奏

趙德麟

論積欠六事并乞檢會應詔回事一處行
下狀

元祐七年五月十六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蘇軾狀奏臣聞之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夫民既富而教然後可以卽戎古之所謂善人者其不及聖人遠甚今二聖臨御八年於茲仁孝慈儉可謂至矣而帑廩日益困農民日益貧商賈不行水旱相繼以上聖之資而無善人之効臣竊痛之所至訪問耆老

東坡養生集

利濟

十卷
四十

有識之士陰求其所以皆曰方今民荷寬政無它疾苦但爲積欠所壓如負千鈞而行免于僂仆則幸矣何服舉首奮臂以營求於一飽之外哉今大姓富家昔日號爲無比戶者皆爲市易所破十無一二矣其餘自小民以上大率皆有積欠監司督守令守令督吏卒文符日至其門鞭笞日加其身雖有白圭猗頓亦化爲華門圭竇矣自祖宗已來每有赦令必曰凡欠官物無侵欺盜用及雖有侵盜而本家及伍保人無家

業者并與除放祖宗非不知官物失陷奸民幸
免之弊特以民既乏竭無以爲生雖加鞭撻終
無所得緩之則爲奸吏之所蠶食急之則爲盜
賊之所憑藉故舉而放之則天下悅服雖有水
旱盜賊民不思亂此爲捐虛名而收實利也自
二聖臨御以來每以施捨已責爲先務登極赦
令每次郊赦或隨事指揮皆從寬厚凡今所推
欠負十有六七皆聖恩所貸矣而官吏刻薄與
聖意異舞文巧詆使不該放監司以催欠爲職
東坡養生集 利濟 十卷 四一

破限官之所得至微而胥徒所取蓋無虛日俗
謂此等爲縣胥食邑戶嗟乎聖人在上使民不
得爲陛下赤子而皆爲奸吏食邑戶此何道也
商賈販賣例無現錢若用現錢則無利息須今
年索去年所賣明年索今年所除然後計算得
行彼此通濟今富戶先已殘破中民又有積欠
誰敢除賣物貨則商賈自然不行此酒稅課利
所以日虧城市房廊所以日空也諸路連年水
旱上下共知而轉運司窘於材用例不宥放稅

東坡養生集 利濟

十卷 四二

縱放亦不盡實雖無明文指揮而以喜怒風曉
官吏孰敢違者所以逐縣例皆拖欠兩稅較其
所欠與依實檢放無異於官子無所益而民有
追擾鞭笞之苦近日詔旨凡積欠皆分爲十料
催納通計五年而足聖恩隆厚何以加此而有
司以謂有旨倚閣者方得依十料指揮餘皆併
催縱使盡依十料吏卒乞覓必不肯分料少取
人戶既未納足則追擾常在縱分百料與一料
同臣頃知杭州又知潁州今知揚州親見兩浙

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爲積欠所壓日就窮蹙死亡過半而欠藉不除以至虧欠兩稅走陷課利農末皆病公私並困以此推之天下大率皆然矣臣自領移楊州過濠壽楚泗等州所至靡麥如雲臣每屏去吏卒親入村落訪問父老皆有憂色云豐年不如凶年天災流行民雖乏食縮衣節口猶可以生若豐年舉摧積欠胥徒在門枷棒在身則人戶求死不得言訖淚下臣亦不覺流涕又所至城邑多有流民官吏皆云以

東坡養生集 利濟

十卷 四三

夏麥既熟舉摧積欠故流民不敢歸鄉臣聞之孔子曰苛政猛於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觀之殆有甚者水旱殺人百倍於虎而人畏催欠乃甚於水旱臣竊度之每州摧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餘萬虎狼散在民間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臣自到任以來日以檢察本州積欠爲事內已有條貫除放而官吏不肯舉行者臣卽指揮本州一兩除放去訖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未有明文者

卽且令本州權任摧理聽候指揮其餘理合放而於條有礙者臣亦未敢任催各具利害奏請聖旨

民困吏弊指畫如掌今之郡縣不可不榜之堂而旦夕誦之

茅鹿門

東坡養生集 利濟

十卷 四四

上蔡省主論放欠書

軾於門下蹤跡絕疎然私自揆度亦似見知於明公者尋常無因緣固不敢造次致書今既有所欲言而又默默拘於流俗人之議以爲迹疎不當干說則是謂明公亦如凡人拘於疎密之分者竊以爲不然故輒有所言不顧惟少留聽軾於府中實掌理欠自今歲麥熟以來日與小民結爲嫌恨鞭笞鑲繫與縣官日得千百錢因不敢憚也彼實侵盜欺官而不以時償雖日撻

東坡養生集

利濟

十卷
四五

無愧然其間有甚足悲者或管押竹木風水之所漂或主持糧斛歲久之所壞或布帛惡弱佑剝以爲虧官或糟泔潰爛組計以爲實欠或未輸之賦責於當時主典之吏或敗折之課均於保任干繫之家官吏上下舉知其非辜而哀其不辜迫於條憲勢不得釋朝廷亦深知其無告也是以每赦必及焉凡今之所追呼鞭撻日夜不得休息者皆更數赦遠者六七赦矣問其所以不得釋之狀則皆曰吾無錢以與三司之曹

吏以爲不信而考諸舊籍則有事同而先釋者矣曰此有錢者也嗟夫天下之人以爲言出而莫敢逆者莫若天子之詔書也今詔書且已許之而三司之曹吏獨不許是猶可忍耶伏惟明公在上必不容此輩故敢以告凡四十六條二百二十五人錢七萬四百五十九千粟米三千八百三十斛其餘炭鐵器用材木冗雜之物甚衆皆經監司選吏詳定灼然可放者軾已具列聞於本府府當以奏奏且下三司議者皆曰必

東坡養生集

利濟

十卷
四六

不報雖報必無決然了絕之命軾以爲不然往年韓中丞詳定放欠以爲赦書所放必待其家業蕩盡以至於干繫保人亦無子遺可償者又當計赦後月日以爲放數如此則所及甚少不稱天子一切寬貸之意自今苟無所隱欺者一切除免以此知今之所奏者皆可放無疑也伏惟明公獨斷而力行之使此二百二十五家皆得歸安其藜糗養其老幼日晏而趙吏不至門以歌詠明公之德亦使赦書不爲空言無信者

上韓丞相論災傷手實書

史館相公執事。軾到郡二十餘日矣。民物雜處。過客稀少。真愚拙所宜久處也。然災傷之餘。民既病矣。自入境。見民以蒿蔓裹蝗蟲而塗之道。左累聚相望者二百餘里。捕殺之數。聞於官者幾三萬斛。然吏皆言蝗不爲災。甚者或言爲民除草。使蝗果爲民除草。民將祝而來之。豈忍殺乎。軾近在錢塘。見飛蝗自西北來。聲亂浙江之濤。上翳日月。下掩草木。遇其所落。彌望蕭然。此

東坡養正集 利濟

十卷 四七

京東餘波及淮浙者耳。而京東獨言蝗不爲災。將以誰欺乎。郡已上章詳論之矣。願公少信其言。特與量蠲秋稅。或與倚閣青苗錢。疎遠小臣。勝領不足以薦缺。鉞豈敢以非災之蝗上聞朝廷乎。若必不信。方且重復檢按。則饑羸之民。索之於溝壑間矣。且民非獨病旱蝗也。方田均稅之患行道之人舉知之。稅之不均也久矣。然而民安其舊。無所歸怨。今乃用一切之法。成於非月之間。奪甲與乙。其不均又甚於昔者。而民之

怨始有所歸矣。今又行手實之法。雖其條目委曲不一。然大抵特告許耳。昔之爲天下者。惡告許之亂俗也。故有不干已之法。非盜及強姦不得捕告。其後稍稍失前人之意。漸開告許之門。而今之法。揭賞以求人過者。十常八九。夫告許之人。未有非凶奸無良者。異時州縣所共疾惡。多方去之。然後良民乃得而安。今乃以厚賞招而用之。豈吾君教化相公行道之本意與。凡爲此者。欲以均出役錢耳。免役之法。其經久利病

東坡養正集 利濟

十卷 四八

軾所不敢言也。朝廷必欲推而行之。尚可擇其簡易爲害不深者。軾以爲定簿便當卽用五等古法。惟第四等五等分上中下。昔之定簿者。爲役役未至。雖有不當。民不爭也。役至而後訴耳。故簿不可用。今之定簿者。爲錢民知。當戶出錢也。則不容有大繆矣。其名次細別。或未盡其詳。然至於等第。蓋已略得其實。軾以爲如是足矣。但當先定役錢所須幾何。預爲至少之數。以賦其下五等。下五等謂第四等上中下第五等上中下也。此五等舊役至輕。須令出錢至

少乃可第五等下其餘委自令佐度三等以上更不當出分文民力之所任者而分與之夫三等以上錢物之數雖其親戚不能周知至於物力之厚薄則令佐之稍有才者可以意度也借如某縣第一等凡若干戶度其力共可以出錢若干則悉召之庭以其數予之不戶別也令民自相差擇以次分占盡數而已第二等則逐鄉分之凡其鄉之第二等若下戶度其力可以共出錢若干召而分之如第一等第三等亦如之彼其族居相望東坡養生集 利濟 十卷 四九

貧富相悉利害相形不容獨有僥倖者也相推相詰不一二日自定矣若析戶則均分役錢典賣則著所割役錢於契要使其子孫與買者各以其名附舊戶供官至三年造簿則不復用舉從其新如此而朝廷又何求乎所謂浮財者決不能知其數凡告者亦意之而已意之而中其賞不貲不中杖六十至八十極矣小人何畏而不爲乎近者軍器監須牛皮亦用告賞農民喪牛甚於喪子老弱婦女之家報官稍緩則撻而責之錢數十千以與浮浪之人其歸爲牛皮而已何至是乎載在錢塘每執筆斷犯鹽者未嘗不流涕也自到京東見官不賣鹽獄中無鹽囚道上無遷鄉配流之民私竊喜幸近者復得漕檄令相度所訴王伯瑜者欲變京東河北鹽法置市易鹽務利害不覺慨然太息也密州之鹽歲收稅錢二千八百餘萬爲鹽一百九十餘萬秤此特一郡之數耳所謂市易鹽務者度能盡買此乎苟不能盡民肯捨而不煎煎而不私賣乎頃者兩浙之民以鹽得罪者歲萬七千人終不能禁京東之民悍於兩浙遠甚恐非獨萬七千人而已縱使官能盡買又須盡賣而後可苟不能盡其存者與糞土何異其害又未可以一二言也願公救之於未行若已行其孰能已之歟不敢論事久矣今者守郡民之利病其勢有以見及又聞自京師來者舉言公深有拯救斯民爲社稷長計遠慮之意故不自揆復發其狂言可則行之否則置之願無聞於人使孤危衰

廖之蹤重得罪於世也干冒威重不勝戰慄

自杭徙知密州時方行手實法使民自疏財產以定戶等又使人得告其不實司農等又下諸路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公謂提舉常平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是擅造律也若何使者驚曰公姑徐之未幾朝廷亦知手實之害罷之蘇子由

時已造簿行手實之法然卒不行者皆先

東坡先生集

利濟

十卷
五一

生此書之力也宋河北京東不權鹽章惇

建言欲權之先生又有上文侍中論權鹽

書

上韓魏公乞葬董傳書

軾再拜近得秦中故人書報進士董傳三月中病死軾往歲官岐下始識傳至今七八年知之熟矣其爲人不通曉世事然酷嗜讀書其文字蕭然有出塵之姿至詩與楚詞則求之於世可與傳比者不過數人此固不待軾言公自知之然傳嘗望公不爲力致一官軾私心以爲公非有所愛也知傳所稟付至薄不任官耳今年正月軾過岐下而傳居喪二曲使人問訊其家而

東坡先生集

利濟

十卷
五二

傳徑至長安見軾於傳舍道其饑寒窮苦之狀以爲幾死者數矣賴公而存又且薦我於朝吾平生無妻近有彭駕部者聞公薦我許嫁我其妹若免喪得一官又且有妻不虛作一世人之公之賜軾既爲傳喜且私憂之此二事生人之常理而在傳則爲非常之福恐不能就今傳果死悲夫書生之窮薄至於如此其極耶夫傳之才氣固不通於世用然譬之象犀珠玉雖無補於饑寒要不可使在塗泥中此公所以終薦傳

也今父子暴骨僧寺中孀母弱翁自謀口腹不暇決不能葬軾與之故舊在京師者數人相與出錢贖其家而氣力微薄不能有所濟甚可憫笑公若猶憐之不敢望其他度可以葬傳者是矣陳繹學士當往涇州而宋趙度支在岐下公若有以賜之軾且欲舉人之贖并以予陳而致之宋使葬之有餘以予其家傳平生所爲文當使人就其家取之若獲當獻諸公

書生薄相明眼人自見之而人每不自知

東坡養生集

利濟

十卷

五三

則惑矣

與章子厚書

子厚參政諫議執事春初辱書尋過中表謝不審得達否比日機務之暇起居萬福軾竊思如昨顧以罪廢之餘人所鄙惡雖公不見弃亦不欲類通姓名今茲復陳區區誠義有不可已者軾在徐州日聞沂州丞縣界有賊何九郎者謀欲劫利國監又有關溫秦平者皆滑賊往來沂交開欲使人緝捕無可使者聞沂州葛墟村有程棐者家富有心膽其弟岳坐與李逢往還配吏坡養生集利濟十卷五四

桂州牢城棐雖小人而篤於兄弟常欲爲岳洗雪而無由竊意其人可使因令本州支使孟易呼至郡諭使自效以刷門戶垢汙苟有成績當爲奏乞放免其弟棐願盡力因山帖付與不逾月軾移湖州棐相送出境云公更留兩月棐必有以自效今已去柰何軾語棐但盡力不可以軾去而廢也苟有所獲當速以相報不以遠近所在仍爲奏乞如前件也是歲七月二十七日棐使人至湖州見報云已告捕獲妖賊郭先生

等及得徐州孔目官以下狀申告捕伏賊事如
棐言不謬。軾方欲具始末奏陳。棐所以盡力者
爲其弟也。乞勘會其弟岳所犯。如只是與李達
往還。本不與其謀者。乞賜放免。以勸有功。草具
未上。而軾就逮。赴詔獄。遂不果發。今者棐又遣
人至黃州見報云。郭先生等皆已鞠治得實。行
法久矣。蒙恩授殿直。且錄其告捕始末以相示。
原棐之意。所以孜孜於軾者。凡爲其弟。以曩言
見望也。軾固不可以復有言矣。然獨念愚夫小

東坡養生集 利濟

十卷 五十五

人以一言感發。猶能奮身不顧。以達其言。而軾
乃以罪廢之。故不爲一言以負其初心。獨不愧
乎。且其弟岳亦豪健絕人者也。徐沂聞人驚勇
如棐。岳類甚衆。若不收拾驅使。令捕賊。卽作賊
耳。謂宜因事勸獎。使皆歆艶捕告之利。懲創爲
盜之禍。庶幾少變其俗。今棐必在京師。參班公
可自以意召問其始末。特爲一言放免其弟岳。
或與一名目牙校鎮將之類。付京東監司驅使
緝捕。其才用當復過於棐也。此事至微末。公執

政大臣。豈復治此。但棐於軾。本非所部吏民。而
能自效者。以軾爲不食言也。今既不可言於朝
廷。又不一言於公。是終不言矣。以此愧於心。不
能自已。可否在公。獨願秘其事。毋使軾重得罪
也。徐州南北襟要。自昔用武之地。而利國監去
州七十里。土豪百餘家。金帛山積。三十六冶器
械所產。而兵衛微寡。不幸有滑賊十許人。一呼
其間。吏兵皆奔而走耳。散其金帛。以嚙召無賴
烏合之衆。可一日得也。軾在郡時。常令三十六

東坡養生集 利濟

十卷 五十六

冶。每戶點集。冶夫數千人。持却刀鎗。每月兩衙
於知監之庭。以示有備而已。此地蓋常爲京東
豪猾之所擬。公所宜知。因程棐事。輒復及之。
公守密。有盜未獲。安撫司遣使臣領悍卒
入境。捕盜卒。凶暴以禁物。誣民爭鬪。至殺
人。畏罪驚散。欲爲亂。民訴之。公投其書。不
視。曰。必不至此。潰卒聞之。少安。不知公已
使人招出戮之矣。公得患解亂之識。豈不
具見矣乎。

與朱鄂州書

軾啟昨日武昌寄居王殿直天麟見過偶說一事問之酸辛爲食不下念非吾康叔之賢莫足告語俗人區區了眼前事殺過不暇豈有餘力及此度外事乎天麟言岳鄂間田野小人例只養二男一女過此輒殺之尤諱養女以故民間少女多歸夫初生輒以冷水浸殺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閉目背而以手按之木盆中啜嬰兒久乃死有神仙鄉百姓石揆者連殺兩子去歲夏

東坡養生集 利濟

十卷
五十七

中其妻一產四子楚毒不可堪忍母子皆斃報應如此而愚人不知創艾天麟每聞其側近有此輒馳救之量與衣食之類全活者非一饒旬日有無子息人欲乞其子者輒亦不肯以幽知其父子之愛天性故在特羣於習俗耳聞鄂人有秦光亨者今已及第爲安州司法方其在母也其舅陳遵嬰一小兒扼其衣若有所訴比兩夕輒見之其狀甚急遵獨念其姊有娠將產而意不樂多子豈其應是乎馳往省之則兒已在

木盆中矣救之得免鄂人戶知之準律故殺子孫徒二年此長吏所得按舉願公明以告諸邑令佐使召諸保正告以法律諭以禍福約以必行使歸轉以相語仍錄條粉壁曉示且立賞召人告官賞錢以犯人及鄰保家財充若客戶刑及其地主婦人懷孕經涉歲月鄰保地主無不知者若後殺之其勢足相舉覺容而不告使出賞固宜若依律行遣數人此風便革公便使令佐各以至意誘諭地主豪戶若實貧甚不能舉

東坡養生集 利濟

十卷
五十八

子者薄有以闢之人非木石亦必樂從但得初生數日不殺後雖勸之使殺亦不肯矣自今以往緣公而得活者豈可勝計哉佛言殺生之罪以殺胎卵爲最重六畜猶爾何況於人俗謂小兒病爲無辜此真可謂無辜矣俾髦殺人猶不死况無罪而殺之乎公能生之於萬死中其陰德十倍於雪活壯夫也昔王濬爲巴郡太守巴人生子皆不舉濬嚴其科條寬其徭役所活數千人及後伐吳所活者皆堪爲兵其父母戒之

曰王、府、君、生、汝、汝、必、死、之、古、之、循、吏、如、此、類、者、
非、一、居、今、之、世、而、有、古、循、吏、之、風、者、非、公、而、誰、
此、事、特、未、知、耳、軾、向、在、密、州、遇、饑、年、民、多、弄、子、
因、盤、糧、勸、誘、米、得、出、剩、數、百、石、別、儲、之、專、以、賑、
養、弄、兒、月、給、六、斗、比、暮、年、養、者、與、兒、皆、有、父、母、
之、愛、遂、不、失、所、所、活、亦、數、十、人、此、等、事、在、公、如、
反、手、耳、

近聞黃州小民貧者生于多不舉初生便
於水盆中浸殺之江南尤甚聞之不忍會
東坡先生集 刑濟 十卷 五十九

故人朱壽昌康叔守鄂州廼以書遺之俾
立賞罰以變此風黃之士古耕道雖惟魯
無他長然頗誠實喜爲善乃使率黃人之
富者歲出十千如願過此者亦聽使耕道
寧之多買米布絹絮使安國寺僧繼蓮書
其出入訪問里田野有貧甚不舉子者輒
少遺之若歲活得百箇小兒亦閑居一樂
事也吾雖貧亦當出十千 先生自記

與某宣德

蒙遣人致金五兩銀一百五十兩爲贐載自黃
遷汝亦蒙公厚餉當時鄰於寒殍尚且辭避令
添近臣尚有餘歷未卽枯竭豈可胃受又恐數
逆盛意非朋友之義輒已移杭州作公意捨之
病坊此蓋某在杭日所置今已成倫次歲收租
米千斛所活不貲故用助贖田以養夫民之窮
者此公家法故推而行之以資公之福壽某亦
與有榮焉想必不訝至於康佩之意與收之囊
東坡先生集 刑濟 十卷 六十
中了無異也

承諭津遣孤孀救藥疾癘政無急於此者
矣廣州商旅所聚疾疫作客先僵仆因薰
染居者事與杭相類莫可擘畫一病院要
須有歲入課利供之乃長久之計試留意
來諭以此等爲仕宦快意事美哉此言誰
肯然者 先生尺牘

與王敬仲二首

羅浮山道士鄧守安字道立山野拙訥然道行過人廣惠間愛敬之好爲勤身濟物之事嘗與某言廣州一城人好飲鹹苦水春夏疾疫時所損多矣惟官員及有力者得飲劉王山井水食下何由得惟蒲澗山有滴水器水所從來高可引入城蓋二十里以下耳若於崑下作大石槽引以五管大竹續處以蔴經漆塗之隨地高下直入城中又爲一大石槽以受之又以五管分

東坡先生集

十卷

六一

別散流城中爲小石槽以便汲者不過用大竹萬竿及二十里間用蔴蔴苦蓋大約不過費數百千可成然須於循州置少良田令歲可得租課五七十千者令歲買大筋竹竿作筏下廣州以備不住抽換又須於廣州城中置得少房錢可以日掠二百以備抽換之費專差兵匠數人巡覷修葺則一城貧富同飲甘涼其利便不待言也自有廣州以來以此爲患若人戶知有此作其欣願可知喜捨之心料非復塔廟之比矣

然非道士至誠不欺精力勤幹不能成也敬仲見訪及物之事敢以此獻兼乞裁度如可作告差人持折簡招之可詳陳也此人潔廉修行苦行直望仙耳世間貪愛無絲毫也可以無疑從來帥漕諸公亦多請與語皆喜公濟物之事故詳以告可否更在熟籌慎勿令人知出自不肖也

聞遂作管引蒲澗水甚善每竿上須鑽一小眼如菓莖大以小竹針窒之以驗通塞道遠日久

東坡先生集

十卷

六二

無不塞之理若無以驗之則一竿之塞輒累百竿矣仍願公擘畫少錢令歲入五十餘竿竹不住抽換永不廢僭言必不謬也

周匝 陸君啟

與程正輔

某目見之事恐可以助仁政之萬一故敢僭言
不罪不罪今來秋大熟米賤已傷農矣所納秋
米六萬三千餘石而漕府乃令五萬以上折納
見錢餘納正色雖許下戶取便納錢然納米不
得過五千碩元科之數則取便之說乃空言爾
嶺南錢荒久矣今年又起納役錢見今質庫皆
閉連車整船載米入城掉臂不顧不知如何了
得賦稅役錢去朝廷新行役法監司宜共將兩

東坡先生集

利濟

十卷

六三

人戶令易為徵催准條支移折變委轉運司相
視收成豐歉務從民便據此勅意卽是豐則納
米歉則納錢今乃反之豈為穩便聞范君指揮
非傳同年意也本州詹守極有郵民之意聞說
申乞第二等以下人戶納錢與米並從其便不
拘元科米數此實一州人戶衆願非詹守私意
又非專對要計會多納米也望兄力賜一言特
從其請及乞提轉共行一條戒約州縣大估米
價以致百姓重困須得候在市見賣實值如牒

到日已估價太高者許依舊改正庶幾疲民盡
沾實惠切望兄留意仍審之勿令人知自第出
也千萬千萬間得本州支米每年不過九千若
五萬全納正色則有積弊之憂若以積滯之故
年年多納錢少納米則衆民益困嶺南之大患
也見說廣東諸郡皆患米多支少請凡與諸公商量具此利害
共入一奏乞今後應役人公人庸錢及重法錢
並一半折米却以見錢還運司則公私皆便免
得稅米積滯年年抑勒人戶多納見錢此大利

東坡先生集

利濟

十卷

六四

也但當立條常令提舉提刑司常切覺察轉運
司及州縣大估米價及支惡弱米免虧損役人
公人則盡善矣

今郡縣條編并本折二色至爲畫一卽加
派定數亦自有限但成額徒懸民下無由
通知且正耗並行意爲輕重至朝廷恩貸
蠲免停止都無實惠司牧者可不一留意
乎

與程正輔

某啟本州近申乞支阜民監糞土錢用修橋未蒙指揮告與漕使一言此橋不成公私皆病敢望留意近又體問得一事本州諸軍多闕營房多二人共一間極不聊生其餘卽散居市井本賃屋而已不惟費耗軍人因此窘急作過又間都無緣部轄靡所不爲公私之害可勝言哉某得罪居此豈敢僭管官事但此事俗吏所忽冀教生出一事卽悔無及也兄弟之情不可隱故

東坡先生集

卷六十五

具別紙冒闕千萬諒其本心恕罪幸甚此數十年積弊難以責俗吏非老兒才氣常欲追配古人卽劣弟亦不輕發也然千萬審之若少漏泄卽劣弟居此不安矣告老兄作一手書說與二漕但直云指使藍生經過廉得或更以一書與詹守稍假借之令盡力爲妙自兄過此詹亦知懼勵精也

頃年援兵販扈爲害下小近流寇未淨官

兵四集每間微調輒爲寒心

與王正輔

某啟本州黃齋推官實甚廉幹郡中殊賴之不知今歲舉劾能及之否孤進無緣自達不免僭言不罪不罪博羅正月一日夜忽失火一邑皆爲灰燼公私蕩然林令在式假高簿權縣颶風猛烈人力不加衆所知也百姓千人皆露宿沙灘可知蓋屋固未能芟竹皆不可一壺千金之時黃齋擘劃竹三萬竿往濟之極可佳火後事極多林令有心力可委他在式假自不當坐此

東坡先生集

卷六十六

願兄專牒此子令修復公宇倉庫之類及存撫被災之民彈壓寇賊則小民受賜矣又越造物料若不依實價和買而行科配則害民又甚於火矣願兄嚴切約束本州或更開牒漕司依實支破或專委黃推官提舉點檢催促及覺察科配幸恕僭易至孝通直蒙惠書極於感慰深欲裁荅爲速寫數書燈下目昏容後信也不罪不罪

與程正輔

某啟不謂尊嫂忽罹此禍惟兄四十年恩好所謂老身長子者此情豈易割捨然萬般追悼於已者了無絲毫之益而於身有不貴之憂不即拂除譬之露電殆非所望於明哲也謹地不敢輒捨去無緣面析此理願兄深照痛遺勿留絲毫胸中也惟有速作佛事升濟幽明此不可不信也惟速爲妙老弟前年悼已亦只汲汲於此事亦不必盡之佛僧拯貧苦尤佳但發爲已者東坡養生集 利濟 十卷 六七

知拯貧苦與佛事等推而廣之其類多矣

與李知縣

近奉狀必達比日伏計起居佳勝早勢如此撫字之懷想極焦勞舊見太平廣記云以虎頭骨繩之有龍湫潭中能致雨仍須以長纆繫之雨足乃取出不爾雨不止在徐與黃試之皆驗敢以告不罪不罪某家在儀真輕騎到此數日却還般挈須水通乃能至邑中拜見傾企之甚毒熱千萬爲民自愛不宣

東坡養生集 利濟

十卷 六八

與章子平

某少事試于開京口有陳輔之秀才學行甚高詩文皆過人與王荊公最雅素荊公用事他絕不自通及公退居金陵日與之倡和孤介寡合不娶不仕近古獨行然貧甚薪水不給竊恐貴郡未有學官可請此人否如可乞示及月給幾何度其可足卽當發書邀之如已有人或別有所礙卽已哀其孤高窮苦故謾爲之一言不罪不罪

與滕達道

某啟。輒有少事奉白。向在密州。有都巡檢王述。崇班者。以踰濫體量致仕。不得廢子。述乃慶曆名將王仲寶之孫。咸之子。咸爲鹽賊。李小三所殺。述不肯發喪。手擒此賊。刺心祭其父。乃肯成服。僕具以此奏。其略云。忠孝臣子之大節。踰濫武夫之小過。捨小錄大。先王之政也。先帝爲特官其子璋。璋有武幹。慷慨有父風。而頗畏法令。聞其在公部內。巡鹽料。未有人知之。願公呼來。東坡先生集 刊濟 十卷 六九

與語。若果可采。望特與提拔。剪拂異日。必亦一快。陳將官也。想知我之深。不罪造次。如此薦牘。俱大有關係。

與泉老

某啟。今日忽有老人來訪。姓徐名中。鬚髮如雪。云七十六歲矣。示兩頰。雖非奇特。亦有可觀。孑然一身。寄食江湖間。自傷身世。潛然出涕。不知當死。誰手。老夫自是白首流落之人。何暇哀生。然亦爲之出涕也。和尚慈悲普救。何妨報叢林一席之地。日與破一分粥飯。養此天窮之士。盡其天年。使不僵仆道路。豈非教法之本意乎。請相度一報。如可。卽令人製衣物去。此人雖不窳。其信行然。決是讀書應舉之人。垂死窮途之士。百念灰冷。必無爲惡之理。幸望慈憫。攝受不罪。不罪。

東坡先生集 刊濟 十卷 七十

與趙德麟

明守一書託爲致之育王大覺禪師仁廟舊所
禮遇嘗見御筆賜傷頌其略云伏覩大覺禪師
其敬之如此今聞其困於小人之言幾不安其
居可嘆可嘆太守聰明老成必能安全之願公
因語款曲一言正使凡僧猶當以仁廟之故加
禮而況其人道德文采雅重一時乎此老今年
八十二若不安全當使何往恐朝廷聞之亦未
必喜也某方與撰宸奎閣記旦夕附去公若見
東坡養生集 利濟 十卷 七一
此老當爲致意

非惟厚德之語亦甚有體 鍾伯敬

與程正輔 二首

少懇冒閑向所見海會長老甚不易得院子亦
漸興葺已建法堂甚宏壯某亦助施三千緡足
令起寢堂歲終當完備也院旁有一陂詰曲羣
山間長一里有餘意欲買此陂屬百姓見款數
十千可得稍加葺築作一放生池囊中已罄輒
欲緣化老兄及子由各出十五千足某亦竭力
共成此一事所活鱗介歲有萬數矣老大沒用
處猶欲作少有爲功德不知兄意如何如可便
東坡養生集 利濟 十卷 七二
乞附至不罪不罪
此中漁湖之利下塘常爲啓閉之所歲終竭澤
而取畧無脫者今若作放生池但牢築下塘永
不開口江水漲溢卽聽其自在出入則所活不
貲矣

須爲池魚想一出路不然非盜捕之外府
則翔鱗之嚴禁也

鳳翔臨土火星青詞

嗚呼。天之保佑下民。罔不至。所資以生。罔不蕃育。民既不知德。天亦維不勅。乃朝夕戕取。以厚厥躬。天既不我咎。乃不恭畏於神祇。不修勅厥心。驕滿矜夸。以干上帝威命。帝用不赦。丕降罪戾於下。則惟雨暘。常以訖我黍稷。永菽麻麥。我民用蕩析隕越。天亦終哀矜其忍。剪棄其命。罔予遺。今秦民既不獲於秋。乃十旬弗雨。曰其尙克有夏。走於山川鬼神。亦罔不至。既不獲。乃曰東坡先生集 利濟 十卷 七三

維熒惑鎮星。次於井。秦民其亦應受多罪。茲用卽於齊官。爲壇位。以與百姓請命。嗚呼。其庶幾哀之。俾克有夏。亦克執厥秋。民今其栗栗朝不能夕。

此詞無一字不出訓誥。直超先秦而上之。固知長公無不可爲。直不爲耳。今人抄得秦漢幾字。便笑長公不直一錢。翻令長公笑人矣。 鄭孔肩

禱雨蟠溪文

歲秋矣。物之幾成者。待雨而已。穡者已秀。待雨而實。三日不雨。則穡者不實矣。莢者已孕。待雨而秀。五日不雨。則莢者不秀矣。野有餘土。室有閑民。待雨而耕。且種。七日不雨。則餘土不耕。閑民不種矣。穡者不實。莢者不秀。餘土不耕。而閑民不種。則守土之臣。將有不任職之誅。而山川鬼神。將乏其祀。茲用不敢寧居。齋戒擇日。並走群望。而精誠不欺。神不顧咎。吏民無所請命。聞東坡先生集 利濟 十卷 七四

之曰。號有周文武之師。太公共可以病告。乃用太殺之禮。禱而不祠。穀梁子曰。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師。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夫生而爲上公。沒而爲神人。非公其誰當之。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公之仁且勇。計其神靈。無所不能。爲也。吏民既以雨望。公公亦當任其責。敢布腹心。公實圖之。尚鑒。

公諸祈祝文俱詞嚴義正。血誠可據也。

施餽鬼文

鬼趣多饑仁者當念濟之以錫若鐵爲料受一二升每晨炊熟取飯滿斛蓋覆著淨處至夜重鋤令熟透并一盞淨水咒施能不食酒肉固大善不能當以淨水嗽口誦淨口業真言七遍燒香咒云佛弟子某甲夜夜具斛食淨水供養一切鬼神仍誦般若心經三卷破地獄三偈共二十一遍又咒云願此飯此水上承佛力下承某甲福力願力變少爲多變粗爲細變垢爲淨願東坡養生集 利濟 七五

佛弟子等飲食此已永除饑渴諸障消滅離苦即樂究竟成佛以手掬飯三之一散置屋上餘不妨以食貧者水卽散酒之要在發平等慈悲無求心耳

平等慈悲無求此三語便是發口密義占得此等地步纔有功德

祭古塚文

閏十二月三日予之田客築室於所居之東南發一大塚適及其頂違命掩之而祭之以文曰茫乎忽乎寂乎寥乎予大夫之靈也子豈位冠一時功逮宇內福慶被於子孫膏澤流於萬世春秋逝盡而託物於斯乎意者潛光隱耀却干軀而不顧祿萬鍾而不受崑居而水隱雲卧而風乘忘身徇義而遺骨於斯乎豈吾固嘗誦子之詩書慕子之風烈而不知其謂誰與子之英

東坡養生集 利濟

十卷 七六

靈精爽與周公呂望遊於豐鎬之間乎抑其與巢由伯夷相從於首陽箕穎之上乎塤何爲而華乎穢何爲而大乎地何爲而勝乎子非隱者也子之富貴不獨美其生而又有以榮其死也子之功烈必有石以誌其下而余莫之敢取也昔子之姻親族黨節春秋悼霜露雲動影從享祀乎其下今也僕夫樵人誅荊鑿土結廬乎其昔何盛而今何衰乎吾將從吾之官避子之舍豈惟力之不能獨將何以勝夫必然之理乎

安知百歲之後吾之官不復爲他人之墓乎今
夫一歲之運陰陽之變天地盈虛日星殞食山
川崩竭萬物生死歛吸飄忽若雷奔電掣不須
吏留也而子大夫獨能遺骨於其間而又惡夫
人之居者乎嗟彼此之一時迎相望於山河子
爲土偶固已歸於土矣余爲木偶漂漂者未知
其如何竟而有知爲余塋阿

束語有味

東坡先生集

利濟

十卷
七七

惠州祭枯骨文

爾等暴骨於野莫知何年非兵則民皆吾赤子
藉惟朝廷法令有掩骼之文監司奉行無吝財
之意是用一新此宅永安厥居所恨犬豕傷殘
蟻蟻穿穴但爲聚冢罕致全軀幸雖居而靡爭
義同兄弟或解脫而無戀超生入天

深情宛轉

東坡先生集

利濟

十卷
七八

惠州官葬暴骨銘

有宋紹聖二年官葬暴骨於是是豈無主仁人
君子斯其主矣東坡居士銘其藏曰
人耶天耶隨念而徂有未能然宅此枯顙後有
君子無廢此心陵谷變壞復棺衾之

妙義深仁隨手傾注

杭州題壁詩

熙寧中，軾通守此郡，除夜直都廳，因繫皆滿日，暮不得返舍，因題一詩於壁。今二十年矣，衰病之餘，復忝郡寄，再經除夜，庭事蕭然，三園皆空，蓋同僚之力，非拙朽所致，因和前篇，呈公濟子仲，二通守。

前詩

除日常早歸，官事乃見留。執筆對之泣，哀此繫中囚。小人營糧塹，網不知羞我。亦總薄祿，因循失歸休。不須論賢愚，均是爲食謀。誰能覓縱造，閔然愧前修。

東坡先生集

利濟

十卷
七九

今和

山川不改舊，歲月逝肯留。百年一俯仰，五勝更王囚。同僚比岑范，德業前人羞。坐令老鈍守，嚼啜獲少休。却思二十年，出處非人謀。齒髮付天公，缺壞不可修。

蓄意甚厚，有解朝服泣罪人之風。作詩者，須先辦此一副源委，和詩遂覺草草。
夏 誦友

秧馬歌

并引

過廬陵，見宣德郎致仕曾君安止，出所作禾譜文，既溫雅，事亦詳實，惜其有所缺，不譜農器也。予昔游武昌，見農夫皆騎秧馬，以輪橈爲腹，欲其滑，以揪桐爲背，欲其輕，腹如小舟，昂其首尾，背如覆瓦，以便兩髀，雀躍於泥中，繫束縶其首，以縛秧，日行千畦，較之偃僕而作者，勞佚相絕矣。史記禹乘四載，泥行乘橈，餅者曰橈，形如箕，隨行泥上，豈秧馬之類乎？作秧馬歌一首，附於東坡先生集。

利濟

十卷
八十

禾譜之末云

春雲濛濛雨淒淒，春秧欲老翠剗剗。嗟我孺子行水泥，朝分一壠莫千畦。腰如箠，篲首啄雞筋，頰骨殆聲酸嘶。我有桐馬手自提，頭凡軒昂腹脇低，背如覆瓦去角圭。以我兩足爲四蹄，犂蹄滑汰如鳬鷖。纖纖束縶亦可齎，何用繁縷與月題。場從畦東走，畦西山城欲閉，聞鼓鼙忽作的盧躍，極溪歸來挂壁從高栖。了無芻秣饑不啼，少壯騎汝逮老鰥。何曾蹶軼防顛隤，錦鞵公子

朝金闕笑我一生驅牛犁不知自有水秧樂

惠州博羅縣令林君抃勸民恤農僕出此歌以示之林君喜甚躬率田者製作簡其以謂背雖當以覆瓦然須遮首尾如馬鞍狀使前却有力今惠州民皆已施用甚便之念浙中稻米幾半天下獨未知爲此而僕又有薄田在陽羨意欲以教之適會衡州進士梁君瑄過我而西乃得指示口授其詳歸見張秉道可備言範式尺寸及乘

東坡先生集

利濟

十卷

八

馭之狀仍製一枚傳之吳人因以教陽羨兒子尤幸也

林博羅又云以輪聚爲腹患其重當以扼木則滑而輕矣又云俯偃秧田非獨腰脊之苦而農夫側於脛上打洗秧根積人皆至瘡爛今得秧馬則又於兩小槓子上打洗又完其脛矣

俱先生尺牘

劉麗廬詩

劉生望都民病羸寄空室有子日麗廬十二行揮瓢墻間得餘粒雪中拾墮樵饑飽共生死水火同焚漂病翁恃一禍度此積雪宵哀哉二暴客掣去如饑鴉翁既死於寒客亦易此鄙崎嶇走亭長不憚雪徑遙我仇視與苑物色同遮遮行路爲出滄二客竟就梟譏譏訴我庭慷慨驚吾僚曰此可名寄迫配柳之莧恨我非柳子擊節爲爾謠官賜二萬錢無家可歸嬌爲憐他日

東坡先生集

利濟

十卷

八

婦婉然初垂髻洗沐作小吏裹頭束其腰筆硯耕學苑戈矛戢天驕壯大隨所好忠孝福可徵相國有折肱封侯或吹簫人事豈易料勿輕此焦僥

此公定州詩望都定州屬縣祝與死兩賊之姓也

兩橋詩 并引

惠州之東江豁合流有橋多廢壞以小舟渡羅
浮道士鄧守安始作浮橋以四十舟爲二十坊
鐵鎖石釘隨水漲落梅曰東新橋州西豐湖上
有長橋屢作屢壞栖禪院僧齋固築進西岸爲
飛閣九間盡用石置木堅若鐵石梅曰西新橋
皆以紹聖三年六月畢工作二詩落之

東新橋

羣鯨貫鐵索背負橫空竟首搖飛雪江尾揮崩

東坡養生集 利濟

十卷
八三

雲跡機牙任信縮漲落隨高低曉轡卷巨索青
蛟挂長堤奔舟免狂觸脫筏防撞擠一橋何足
云誰傳廣東西父老有不識喜笑爭攀躋魚龍
亦驚逃電電生馬蹏嗟此病涉人公私困留稽
姦民食此險出沒如鳥驚似賣失船壺如去登
樓梯不知百年來幾人陷沙泥豈知濟湖上安
若堂與閭往來無晨夜醉病休扶携使君飲我
言妙制無牛雞不云二子勞嘆我捐腰犀我亦
壽使君一言聽扶藜常當修未壞勿使後嘆賸

西新橋

昔橋本千柱往湖如斷霓浮梁陷積淖破板隨
奔豁笑看遠岸沒坐覺孤城低耶因三農隙稍
進百步堤炎州無堅植潦水輕推擠十年誰在
者鐵柱羅浮西獨有石置木白蟻不敢躋似開
銅駝峯如鑿鐵馬蹏岌岌類鞭石山川非會稽
嗟我久闊筆不書紙尾驚蕭然無尺筆欲搆飛
空梯百夫下一枚杯此百尺泥探囊賴故候寶
錢出金閨父老喜雲集簞壺無空携三日飲不

東坡養生集 利濟

十卷
八四

散殺盡西村雞似聞百歲前海近湖有岸那知
陵谷變枯清生茭菰後來勿忘今冬涉水過騰
二士造橋予嘗助施犀帶橋柱石礫之下
皆有堅木椓入泥中丈餘謂之頂椿予由
之婦頃入內得賜黃金錢助施橋下舊名
鯉湖蓋常有鯢鯢之類 先生自注

和勸農詩六首

海南多荒田。俗以質香爲業。所產秬稌。不足於食。乃以諸芋雜米。作粥糜以取飽。余旣哀之。乃和洞明勸農詩。以告其有知者。

咨爾漢黎。均是一民。鄙夷不訓。夫豈其真。怨忿切質。尋戈相田。欺謾莫訴。幽自我人。

天禍爾土。不麥不稷。民無用物。怪珍是殖。播厥薰木。腐餘是積。貪夫汚吏。鷹鷂狼食。

豈無良田。應靡平陸。獸蹤交締。鳥篆諧穆。驚塵東坡養生集 利濟 十卷 八五

朝射猛狔。夜逐芋羹。蒹葭以飽。膏肓。

聽我苦言。其福永久。利爾鉏耜。好爾鄰偶。新艾蓬藿。南東其畝。父兄播挺。以扶遊手。

天不假易。亦不汝庸。春無遺勤。秋有厚興。雲舉雨決。婦姑畢至。我良孝愛。祖跣何愧。

逸諺戲侮。博奕頑鄙。投之生黎。俾勿冠履。霜降稻實千箱。一軌大作。爾社一醉醇美。

一段田家孝友朴實之意。不羨富貴處是。

幽風遺漏語

譚友夏

李憲仲哀詞 并叙

同年友李君諱惇。字憲仲。賢而有文。不幸早世。軼不及與之遊也。而識其子。爲有年矣。爲自陽翟見余於南京。泣曰。吾祖母邊。母馬。前母張。與君之喪。皆未葬。貧不敢以饑寒爲戚。顧四喪未舉。死不瞑目。矣。適會故人梁先吉老。聞余當歸耕陽羨。以絹十匹。絲百兩爲贍。辭之不可。乃以遺焉。曰。此亦仁人之餽也。旣又作詩以告知君。與焉者。庶幾皆有以助之焉。年二十五。其文燁

東坡養生集 利濟

十卷 八六

然氣節不凡。此豈終窮者哉。

大夢行當覺。百年特未滿。遑哀已逝人。長眠寄孤館。念我同年生。意長日月短。監車困騏驥。烈火廢圭瓚。後生有奇骨。出語已精悍。蕭然野鶴姿。誰復識中散。有生寓大塊。死者誰不歎。嗟君獨久客。不識黃土暖。推衣助孝子。一溉滋湯旱。誰能脫左轡。大事不可緩。

贈章默 并叙

章默居士字志明，生公侯家，才性高爽，棄家求道，不蓄妻子，與世無累，而父母與兄之喪，貧不能舉，以是眷眷世間，不能無求於人。余深哀其志，既有以少助之，又取其言為詩以贈其行，庶幾有哀之者。

章子親未葬，餘生抱羸疾，朝吟噎隣里，夜淚腐茵席。前年黑花生，今歲白髮出身隨。日月逝，恨與天地畢，願求不毛田，親築長夜室，難從王孫。

東坡先生集 荆南

十卷 八十七

祿未忍夏后，望五陵多豪士，百萬付一擲，心知義財難甘，就貧友乞，不辭毛粟，施行自丘嫂，積此志，苟朝遂夕死，真不戚，普求無生理，不踐有為迹，棄身屍隄林，烏鳥任狼藉。

不之五陵而乞貧友，不辭毛粟而輕百萬。

此論最入情

弔李臺卿 并叙

李臺卿字明仲，廬州人，貌陋甚，性介不羣，而博學強記，罕見其比。好左氏有史學，考正同異，多所發明。知天文律曆千載之日，可坐數也。執論居黃州，臺卿為麻城主簿，始識之。既罷居於廬，而曹光州演甫以書報其公，臺卿光州之妻黨也。

我初未識君，人以君為笑，垂頭若病鶴，煙雨羸七竅。樊衣來過我，危坐若持釣，褚衮半面新，驪

東坡先生集 荆南

十卷 八十八

茂一語妙，徐徐涉其淵，極望不得微，却觀元嫵媚，士固難輕料。看書眼如月，鑄隙靡不照。我老多遺忘，得君如再少，從橫通難藝，甚傳且知要。所恨言無文，至老幽不耀，其生世莫識，已死誰復弔。作詩遺故人，庶解俗子譏。

放魚

西湖秋湖東池魚窘甚。因會客呼網師遷之西池。爲一笑之樂。夜歸被酒不能寐。戲作放魚一首。

東池浮萍半粘塊。裂碧跳青出魚背。西池秋水尚涵空。舞澗搖深吹荇帶。吾僚有意爲遷居。老守縱饒那忍膾。縱橫爭看銀刃出。澆漓初驚玉花碎。但愁數罟損鱗鬣。未信長堤隔清瀨。藏藏發發須臾間。圍圍洋洋葦丈外。安知中無蛟龍。

東坡先生集

卷九

十九

種尚恐或有風雲會。明年春水漲西湖。好去相忘渺淮海。

讀過夜深蛟龍改窟穴。鱣鮪潏潏隨風雷。等語自然不至稱到此詩也。譚友夏

黎子明

黎子明之子。爲繼母所譏。出數月。其父年高子幼。不給於耕。夫婦父子皆有悔意。而不能自還。予爲買羊沽酒。送歸其家。爲父子如初。庶幾頴谷封人之意。

東坡先生集

卷九

十九

衙前之害

關中自元昊叛。命人貧役重。岐下歲以南山木。輒自渭入河。經砥柱之險。衙前以破產者繼繼也。公徧問老校曰。木棍之害。本不至此。若渭渭未漲。操棍者以時進止。可無重費也。患其乘河渭之暴。多方害之耳。公卽修衙規。使衙前得自擇水工。棍行無虞。乃言於府。使得係藉。自是衙前之害減半。

衙前類我朝坊廂。公有上韓魏公塲務書。

免役

初祖宗時差役行人生弊編戶充役者不習其役又虐使之多致破產狹鄉民至有終歲不得息者王安石相神宗改爲免役使戶產高下出錢顧役行法者過取以爲民病司馬光爲相知免役之害不知其利欲復差役差官置局執異其選軾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操錢民財十室九空歛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爲奸此二害輕重蓋略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之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爲然軾又陳於政事堂光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

東坡先生集

利濟

十卷
九一

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笑而止

溫公欲復差役先生力爭免役其意總之爲便民耳溫公才智稍不逮遂致議論相抵然先生之所見遠矣今留都快丁實大類此神宗朝上虞倪公著鄒政新書凡卷出數十萬人於湯火之中其法盡善盡美行之久遠無弊而議者思有以託其成法蓋無日不耽耽焉不知此欲變法之意

東坡先生集

利濟

十卷
九二

果爲國乎果爲民乎在當事者自鑒之

債通

先生臨錢塘日有陳訴負綾絹錢二萬不償者
公呼至詢之云某家以製扇爲業適父死而又
自今春已來連雨天寒所製不作非改負之也
公熟視久之曰姑取汝所製扇來吾當爲汝發
市也須臾扇至公取白團夾絹二十扇就判筆
作書草聖及枯木竹石頃刻而盡卽以付之曰
出外遠債所負也其人抱扇泣謝而出始踰府
門而好事者爭以千錢取一扇所持立盡後至
東坡先生集 卷九 十卷 九三

筆墨遊戲俱成思澤

吳味道

先生元祐間出帥錢塘視事之初都商稅務押
到匿稅人南劍州鄉貢進士吳味道以二巨卷
作公名銜封至京師蘇侍郎宅顯見僞妄公留
呼味道前訊問其卷中果何物也味道恐覺而
前曰味道今秋忝冒鄉薦鄉人集錢爲赴省之
贍以百千就置建陽小紗得二百端因計道途
所經場務盡行抽稅則至都下不存其半心竊
計之當今負天下重者而愛獎士類唯再輪
東坡先生集 卷九 十卷 九四

侍即耳總有敗露必能情貸味道遂爲假先生
台銜械封而來不探知先生已臨鎮此邦罪實
難逃幸先生恕之公熟視笑呼掌牋奏書吏令
去舊封換題細銜附至東京竹竿巷蘇侍郎宅
并手書子由書一紙付示謂味道曰先輩這回
將上天去也無妨來年高中過當却惠顧也味
道悚謝再三次年果登高第還具牋啟謝殷勤
其語亦多微策公甚喜爲延款數日而去
僞銜有律二巨卷可居也先生竟不問耶

萬花會

楊州芍藥爲天下冠。蔡延慶爲守。始作萬花會。用花十餘萬枝。既殘。諸園又吏因緣爲奸。民大病之。予始至。問民疾苦。遂首罷之。萬花會本洛陽故事。而人效之以一笑樂爲窮民之害。意洛陽之會亦必爲民害也。會當有罷之者。錢惟演爲洛守。始置驛貢花。識者鄙之。此官妾愛君之意也。蔡君謨始加法造小團茶貢之。富彥國曰。君謨乃爲此耶。

東坡先生集 利濟

十卷
九五

藥囊

先生在海外。至頓上寓居水南。過郡城。攜一藥囊。遇有疾者。必爲發藥。并疏方示之。每至寺觀好事者及僧道之流。有欲得公墨妙者。必預探公行遊之所。多設佳紙。尾書姓名。氏堆積案間。拱立以俟。公見即笑視。略無所問。縱筆揮染。隨紙付人。至日暮筆倦。或索紙尚多。即笑語之曰。日暮矣。恐小書不能竟。紙或欲齋名及佛偈。幸見語也。及歸。人人厭滿。忻躍而散。

書濟衆方後

先朝值夷狄懷服。兵革寢息。而又體質恭儉。在位四十有二年。宮室苑囿無所益。故民無暴賦。而生齒歲登。墾田日廣。至於法令。則去苛慘。尚寬簡。守令則進柔良。退貪殘。牛酒以禮。高年粟帛以旌孝行。廣惠以廉悍。獨寬恤以省力。役除身丁之算。弛鹽榷之令。用能導迎休祥。年穀登衍。其裕民之德固已浹肌膚而淪骨髓矣。然猶憊然憂下民之疾疹。無良劑以全濟。於是詔大

東坡先生集 利濟

十卷
九六

醫集名方曰簡要濟衆。凡五卷三冊。鏤板模印。以賜郡縣。俾人得傳錄。用廣拯療。意欲錫以康寧之福。路之仁壽之域。已而懸輿律令同藏。殆逾一紀。窮遠之民。莫或聞知。聖澤壅而不宣。吏之罪也。乃書以方板。揭之通會。不獨流傳民間。痊病愈疾。亦欲使人知上恩也。後之君子。倘不以爲誦。歲一檢舉之。使無遺毀焉。

聖散子後序

聖散子至疾功効非一。去年春杭之民病。得此藥全活者不可勝數。所用皆中下品藥。畧計每千錢。卽得千服。所濟已及千人。由此積之。其利甚博。凡人欲施惠而力能自辦者。猶有所止。若合衆力。則人有善利。其行可久。今募信士。就楞嚴院修製。自立春後起施。直至來年春夏之交。有入名者。徑以施送本院。昔薄拘羅尊者。以訶黎勒施一病比丘。故獲報身。身常無衆疾。施無

東坡養生集 利濟

十卷 九七

多寡。隨力助緣。疾病必相扶持。功德豈有限量。仁者惻隱。當崇善因。吳郡陸廣秀才。施此方并藥。得之於智藏王。禪月大師寶澤。乃鄉僧也。其陸廣見在京施方并藥。在麥麴巷居住。

跋張廣州書

張廣州與妹仁壽夫人書云。廣州真珠香藥。極有。亦有開錢。但忝示。船使不欲効前人。自污爾。有唐三百年。惟宋璟盧貞李朝隱治廣。以廉潔稱。吾宋無聞焉。方作欽賢堂。繪古之清刺史。日夕思仰之。吾妹賢而知理。必喜聞也。黎廉哲人之細事也。而古今邊患常生於貪守。邊得廉吏。則夷夏人安。豈細事哉。張說作宋璟遺愛碑。其文曰。崑崙寶今四海財。幾萬里今歲一來。書曰。東坡養生集 利濟

十卷 九八

七月十一日

剛說

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所好夫剛者非好其剛也好其仁也所惡夫佞者非惡其佞也惡其不仁也吾平生多難常以身試之凡免我於厄者皆平日可畏人也擠我於險者皆異時可喜人也吾是以知剛者之必仁佞者之必不仁也建中靖國之初吾歸自海南見故人問存沒追論平生所見剛者或不幸死矣若孫君介夫諱立節者真可謂剛者也始

東坡養生集

十卷
九

吾弟子由爲條例司屬官以議不合引去王荊公謂君曰吾條例司當得開敏如子者君笑曰公過矣當求勝我者若我輩人則亦不肖爲條例司矣公不答徑起入戶君亦趨出君爲鎮江軍書記吾時通守錢塘往來常潤間見君京口方新法之初監司皆新進少年駁吏如束濕不復以禮遇士大夫而獨敬憚君曰是抗丞相不肯爲條例司者謝麟經制溪洞事宜州守王奇與蠻戰死君爲桂州節度判官被旨鞠吏士有

罪者麟因收大小使臣十二人付君并按且盡斬之君持不可麟以語侵君君曰獄當論情吏當守法逗撓不進諸將罪也既伏其辜矣餘人可盡戮乎若必欲以非法斬人則經制司自爲之我何與焉麟奏君抗拒君亦奏麟侵獄事刑部定如君言十二人皆不死或以遷官吾以是益知剛者之必仁也不仁而能以一言活十二人於必死乎方孔子時可謂多君子而曰未見剛者以明其難得如此而世乃曰太剛則折士

東坡養生集

十卷
一百

患不剛耳長養成就猶恐不足當憂其大剛而懼之以折耶折不折天也非剛之罪爲此論者鄙夫患失者也君平生可紀者甚多獨書此二事遺其子鯤勸明剛者之必仁以信孔子說捨不得自己身子救不得他人性命乃知以不剛而坐失其仁者多矣

記先夫人不殘鳥雀

少時所居書堂前有竹栢蔭花叢生滿庭衆鳥巢其上武陽君惡殺生兒童婢僕皆不得捕取鳥雀數年間皆巢於低枝其發可俯而窺也又有桐花鳳四五月翔集其間此鳥羽毛至爲珍異難見而能馴擾殊不畏人間里間見之以爲異事此無他不忤之誠信於異類也有野老言鳥雀巢去人太遠則其子有蛇鼠狐狸鴟鵂之憂人既不殺則自近人者欲免此患也由是觀之異時鳥雀巢不敢近人者以人爲甚於蛇鼠之類也苛政猛於虎信哉

東坡養生集

利濟

十卷

百一

鄒南彭蜀間有鳥大如指五色畢具有冠似鳳食桐花每桐結花卽來桐花落卽去不知何之俗謂之桐花鳥極馴善止於婦人簾上客終席不飛人愛之無所害也土人畫桐花鳳扇

書柳子厚牛賦後

嶺外俗皆恬殺牛而海南爲甚客自高化載牛渡海百尾一舟遇風不順渴饑相倚以死者無數牛登舟皆哀鳴出涕旣至海南耕者與屠者常相半病不飲藥但殺牛以禱富者至殺數十牛死者不復云幸而不死卽歸德於巫以巫爲醫以牛爲藥間有飲藥者巫輒云神怒病不可復治親戚皆爲却藥禁醫不得入門人牛皆死而後已地產沉水香香必以牛易之黎黎人得

東坡養生集

利濟

十卷

百二

牛皆以祭鬼無脫者中國人以沉水香供佛燎帝求福此皆燒牛肉也何福之能得哀哉予莫能救故書柳子厚牛賦以遺瓊州僧道贊使以曉喻其鄉人之有知者庶幾其少衰乎庚辰三月十五日記

癡心結習惟此謔可以解之一經正論便失之矣 鍾伯敬

食雞卵說

水族凝脂人輕殺之或云不能償寃是乃欺善怕惡殺之其不仁甚於殺能償寃者李公擇嘗謂余雞有無雄而卵者抱之雖能破殼而出然不數日輒死此卵可食非殺也余曰不然凡能動者皆佛子也竹發初如塗粉竹葉上爾然久乃能動百千爲曹無非佛子者梁武水陸畫像有六道外者以淡墨作人畜禽獸等形罔罔然於空中也乃是佛子流浪墮劣之極至於濕生

東坡養生集

利濟

十卷

百三

如竹蠶者猶不可得但若存若亡於冥漠間耳而謂水族雞卵可殺乎但吾起一殺念則地獄已具不在其能訴與不能訴也吾久戒殺到惠州忽破戒數食蟹蛤自今日懺悔復修前戒今日從者買一鯉魚長尺有咫雖困尚能微動乃置水甕中須其死而食生卽赦之聊記其事以爲一笑

書贈陳季常

余謫黃州與陳慥季常往來每過之輒作詩字韻詩一篇季常不禁殺故以此諷之季常旣不復殺而里中皆化之至有不食肉者皆云未死神已泣此語使人凄然也

東坡養生集

利濟

十卷

百四

牛醫兒

坡在黃卽坡之下種稻爲田五十畝自牧一牛一日牛病呼牛醫療之云不識證狀王夫人曰此牛發豆斑療法當以青蒿作粥啖之如言而效後舉似章子厚云我自謫居後便作老農更無樂事豈知老妻猶能接黑牡丹也子厚曰我更欲留君與語恐人又謂從牛醫兒來姑且去遂大笑而別

治馬肺

馬肺損鼻中出膿。天廡醫所不療。云肺藥率用涼冷。須食上飲之。而肺痛畏草所刺。不敢食草。若不食。飲涼藥。是速其死也。故不醫。有老卒。故予。以蘆薈根。煮糯米爲稠粥。入少許阿膠。其中啖之。馬乃敢食。食已。用常肺藥。入訶藁勒皮。飲之。涼藥爲訶子所溢。於肺上必愈。用其言。信然。

東坡養生集 利濟

十卷
百五

治馬背驢

僕有一相識。能治馬背驢。有富家翁。買一馬。直百餘千。以有此病。故以四十千得之。已而置酒。飲人求治之。酒未三行。而驢已正。舉坐大笑。其方用烹猪湯一味。煖令熱。一浴其驢。隨手即正。不復回。良久。乃以少冷水洗之。此物兼能令馬尾軟細。及治尾焦禿。頻以洗之。不月餘。効極神。良秘之秘之。

種松法

十月以後。冬至以前。松實結熟而未落。折取并葦。收之。竹器中。懸之。風道未熟。則不生。過熟。則隨風飛去。至春初。猷取其實。以大鐵鎚入荒茅地中。數寸。置數粒其中。得春雨。自生。自採實至。種。皆以不犯手氣爲佳。松性至堅。悍然。始生至脆。弱。多畏日。與牛羊。故須荒茅地。以茅陰障日。若白地。當雜大麥數十粒種之。賴麥陰。乃活。須護以棘。日使人行視。三五年乃成。五年之後。乃

東坡養生集 利濟

十卷
百六

可洗其下枝。使高。七年之後。乃可去其細密者。使大。大畧如此。

東坡養生集第十

若庵藏書

東坡養生集第十一卷目錄

述古

上清儲祥宮碑

莊子祠堂碑

論魯隱公

論齊桓公

屈到嗜菱論

秦始皇帝論

留侯論

延州來季子贊

郭忠恕畫贊

二疎圖贊

安期生詩

顏闔

麗公

寄題清溪寺

東坡養生集 目錄

十一卷

雙鳬觀

題毛女真

題孫思邈真

和淵明雜詩

和桃花源詩

和李太白詩

賀水部

司馬子微

題淵明詩

書淵明詩

書淵明歸去來序

無絃琴

書于美詩

八陣圖詩

論于美詩

參寥論杜詩

杜詩吳畫

拋青春

書太白詩

廬山草堂

巢由避禪

張儀欺楚

商君功罪

顏端巧貧

管子無後

穆生知幾

讀朱暉傳

梁統議法

王韓論兵

晉武娶婦

王述父子

戴阮彈琴

劉沈認履

聽過讀南史

鶴鶴賦

記醫和語

東坡養生集 目錄

十一卷

書淳于髡傳後

書和如長門賦後

書相如長門賦後

書東臯子傳後

書單道開傳後

書管幼安傳

書南史盧度傳

書徐則事

書郭文語

書陶淡傳

書董京詩

書鮑靚傳

書阮籍語

書景文受詔

書李若之事

書杜羔事

外曾祖程公逸事

題伯父謝啓後

書秋武裏事

記郭震詩

書劉廷式事

東坡養生集 目錄

十一卷

東坡養生集第十一卷

江左王如錫編

述古

上清儲祥宮碑

元祐六年六月丙午制詔臣軾上清儲祥宮成當書其書之石臣軾拜手稽首言曰臣以書命待罪北門記事之成職也然臣愚不知官之所以廢興與凡材用之所從出敢昧死請乃命有司具其事以詔臣軾始太宗皇帝以聖文神武

東坡養生集 述古

十一卷

佐太祖定天下既即位盡以太祖所賜金帛作上清宮朝陽門之內旌與王之功且爲五代兵革之餘遺民赤子請命上帝以至道元年正月宮成民不知勞天下頌之至慶曆三年十二月有司不戒於火一夕而燼自是爲荆棘瓦礫之場凡三十七年元豐二年二月神宗皇帝始命道士王太初居宮之故地以法錄符水爲民禳禱民趨歸之稍以其力修復祠宇詔用目者言以宮之所在爲國家子孫地乃賜名上清儲祥

官。且賜度牒與佛廟神祠之遺利爲錢一千七百四十七萬。又以官田十四頃給之。刻玉如漢張道陵所用印。及所被冠佩劍履。以賜太初。所以寵之者甚備。官未成者十八。而太初卒。太皇太后聞之。喟然嘆曰。民不可勞也。兵不可役也。太司徒錢不可費也。而先帝之意。不可以不成。乃勅禁中供奉之物。務從約損。斥賣珠玉。以巨萬計。凡所謂以天下養者。悉歸之儲祥積會所。賜爲錢一萬七千六百二十八萬。而官乃成內。

東坡志林

述古

十一卷

出白金六千三百餘兩。以爲香火瓜華之用。召道士劉應真。嗣行太初之法。命入內供奉。官陳衍典領其事。起四年之春。訖六年之秋。爲三門兩廡。中大殿三。旁小殿九。鍾經樓二。石壇一。建齋殿於東。以待臨幸。築道館於西。以居其徒。凡七百餘間。雄麗靖深。爲天下偉觀。而民不知有司。不與焉。嗚呼。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臣謹按道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淨無爲爲宗。以虛明應物爲用。以慈儉不爭爲行。合於周

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如是而已。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仙變化之術。黃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真水公金母之號。延康赤明龍漢開皇之紀。天皇太乙紫微北極之祀。下至於丹藥奇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學者不能必其有無。然臣嘗竊論之。黃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修其本而末自應。故仁義不施。則韶濩之樂不能以降。天神忠信不立。則冊

東坡志林

述古

十一卷

系師其言。以謂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以此爲政。天下歌之曰。蕭何爲法。類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壹。其後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黃老清心省事。薄歛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臣觀上與太皇太后。所以治天下者。可謂至矣。檢身以律。物故不怒。而威捐利以予民。故不藏而富。屈已以消兵。故不戰而勝。虛心以觀世。故不察而明。雖黃帝老子。其何以加此。本既立矣。則又惡衣菲食。卑官室陋。器用斥其贏。

餘以成此宮上以終先帝未究之志下以爲子孫無疆之福宮成之日民大和會鼓舞謳歌闋於天地喜蒼神祇來格祝史無求福祿自至時萬時億永作神主故曰修其本而末自應豈不然哉臣既書其事皇帝若曰大哉太祖之功太宗之德神宗之志而聖母成之汝作銘詩而朕書其首曰上清儲祥宮碑臣輒拜手稽首獻銘曰

天之蒼蒼正色非耶其視下也亦若斯耶我作

東坡先生集

卷四

上清儲祥之宮無以來之其有我從元祐之政媚於上下何修何營曰是四者民懷其仁吏服其廉鬼畏其正神予其謙帝既于民維予之視云何事帝而瘠其子允哲父母以公滅私作官于社人初不知於皇祖宗在帝左右風馬雲車從帝來狩閱視新宮察民之言佑我父母及其孝孫孝孫來饗左右耆耄無競惟人以燕我後多士爲祥文母所培我膺受之篤其成材千石之鍾萬石之虞相以銘詩震於四海

文特嚴飭後黨禁興遂毀此碑命蔡京別爲之

東坡先生集

卷五

莊子祠堂記

莊子蒙人也。嘗爲蒙漆園吏。沒千餘歲。而蒙未有祀之者。縣令秘書丞王兢始作祠堂。求文以爲記。謹按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闢。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胥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爲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爲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

東坡先生集

述古

卷六

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例行而逆施者。以僕爲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爲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爲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然余嘗疑盜跖漁父。則若真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反復觀之。得其寓言之意。終日陽子。

居西遊於秦。遇老子。老子曰。而唯唯。而肝肝。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楚。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御舍者避席。揚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以合于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餽。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凡分章各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本意。

東坡先生集

述古

卷七

元豐元年十一月十九日記

長公好讀莊子。而得其髓。故能設爲奇瑰之論如此。茅鹿門

論魯隱公

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管、莒、夷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公而弑之。蘇子曰：盜以兵擬人人，必殺之。天豈獨其所擬塗之人皆捕擊之矣？塗之人與盜非仇也，以爲不擊則盜且并殺已也。隱公之智曾不若是塗人也。哀哉！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其爲非嫡，與桓均耳，而長於桓。隱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國焉，可不謂仁人乎？惜乎其不敏。

東坡全集

通古

十一卷

於智也。使隱公誅翬而讓桓，雖夷齊何以尚茲？驪姬欲殺申生而難里克，則施優來之二世欲殺扶蘇而難李斯，則趙高來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人，而其受禍亦不少異。里克不免於惠公之誅，李斯不免於二世之戮，皆無足哀者。吾獨表而出之，以爲世戒。君子之爲仁義也，非有計於利害然。君子之所爲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意，獨畏蒙氏之奪其位，故悅而聽高。使斯聞高之言，即召百官陳六

而斬之，其德於扶蘇豈有既乎？何蒙氏之足

憂，得此不爲，而具五刑於市，非下愚而何？嗚呼！

亂臣賊子，猶螭蛇也，其所養草木猶足以殺人。

况其所噬齧者與？鄭小同爲高貴，卿公侍中，嘗

請司馬師，師有密疏未屏也，如廁還問小同，見

吾疏，平曰：不見師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馳

之王允之從王敦夜飲，醉醉先寢，敦與錢鳳謀

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疑已，遂大吐血而

皆汚敦果，照視之，見允之卧吐中，乃已哀哉！小

東坡全集

通古

十一卷

同殆哉！岌岌乎允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由也。夫吾讀史得魯隱公，吾里克、秦李斯、鄭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禍福如此，故特書其事，後之君子可以覽觀焉。

標縱出沒一毫不可控揣而法益嚴，脉益

緊，三復斯文，令人真然嘆知幾之神也。

論齊桓公

鄭太子華言於齊桓公請去三族而以鄭爲內臣公將許之管仲不可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苟有暴從之不亦可乎管仲曰君若緩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率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公辭子華鄭伯乃受盟蘇子曰大哉管仲之相桓公也辭子華之請而不違曹沫之盟齊可以王矣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孟子蓋通

東坡養生集

述古

十一卷

矣吾讀春秋以下史而得七人焉皆可以爲萬世法又得八人焉皆反是可以爲萬世戒故具論之太公之治齊也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天下誦之齊其知之矣田敬仲之始生也周史筮之其奔齊也齊懿氏卜之皆知其當有齊國也晏斌之疑蓋萃於敬仲矣然桓公管仲不以是廢之乃欲以爲卿非盛德能如此乎楚威王知晉之必霸而不殺重耳漢高祖知東南之必亂而不殺吳王濞晉武帝聞齊

王攸之言而不殺劉元海符堅信王猛而不殺慕容垂唐明皇用張九齡而不殺安祿山皆盛德之事也而世之論者則以爲此七人者皆失於不殺以啟亂吾以謂不然七人者皆自以以致敗亡非不殺之過也齊景公不繁刑重賦雖有田氏齊不可取楚威王不用子玉雖有晉文公兵不敗漢景帝不害吳太子不用晁錯雖有吳王濞無自發晉武帝不立孝惠雖有劉元海不能亂符堅不貪江左雖有慕容垂不能叛明

東坡養生集

述古

十一卷

皇不用李林甫楊國忠雖有安祿山亦何能爲秦之由余漢之金日磾唐之李光弼渾瑊之流皆番種也何負於中國哉而獨殺元海祿山乎且自今言之則元海祿山死有餘辜自當時言之則不免爲殺無罪矣豈有天子殺無罪而不得罪於天下者與上失其道塗之人皆敵國也天下豪傑其可勝既乎漢景帝以執轅而殺周亞夫曹操以名重而殺孔融晉文帝以卧龍而殺嵇康晉景帝亦以名重而殺夏侯玄宋明帝

以族大而殺王或齊後主以謠言而殺斛律光
唐太宗以讖而殺李君羨武后以謠言而殺裴
炎世皆以爲非也此八人者當時之慮豈非憂
國備亂與憂元海祿山者同乎久矣世之以成
敗爲是非也故夫嗜殺人者必以節侯不殺楚
子爲口實以鄧之微無故殺大國之君使楚人
舉國而仇之其亡不愈速乎吾以謂爲天下如
養生憂國備亂如服藥養生者不過慎起居飲
食節聲色而已節慎在未病之前而服藥在已
病之後今吾憂寒病而先服烏喙憂熱疾而先
服甘遂則病未作而藥殺人矣彼八人者未病
而服藥者也

東坡養生集

通古

十一卷

特從敗亡中尋出盛德來說正爲殺之亦
無益於敗亡不許嗜殺人者於此藉口耳

屈到嗜芰論

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
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君子曰不違
而道唐柳宗元非之曰屈子以禮之末忍絕其
父將死之言且禮有齋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
嗜子木去芰安得爲道甚矣柳子之陋也子木
楚卿之賢者也夫豈不知爲人子之道事死如
事生况於將死丁寧之言棄而不用人情之所
忍乎是必有大不忍於此者而奪其情也夫死

東坡養生集

通古

十三卷

生之際聖人嚴之薨於路寢不死於婦人之手
至於結冠纓啓手足之末不敢不勉其於死生
之變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恩掩義至於
死生至嚴之際豈容以私害公平曾子有疾稱
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孟僖子卒使其子學禮
於仲尼管仲病勸桓公去三豎夫數君子之言
或主社稷或勸於道德或訓其子孫雖所趣不
同然皆篤於大義不私於躬也如此今赫赫楚
國若敖氏之賢聞於諸侯身爲正卿死不在民

而口腹是憂其爲陋亦甚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知夫子之賢而唯陋是聞子木其忍爲此乎故曰是必有大不忍者而奪其情也然禮之所謂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此言人子追思之道也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不能聽母之器皆人子之情自然也豈待父母之命耶今薦芟之事若出於子則可自其父命則爲陋耳豈可以飲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乎曾子寢疾曾元難於易簣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若以柳子之言爲然是以曾元爲孝子而童子顧禮之未易貪於病革之中爲不仁之甚也中行偃死視不可含范宣子盟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樂懷子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嗚呼范宣子知事吳爲忠於主而不知報齊以戚夫子憂國之美其爲忠則大矣古人以愛惡比之美疾藥石曰石猶生我疾之美者其壽滋多

東坡養生集

述古

十一卷

十四

由是觀之柳子之愛屈到是疾之羨子木之遠父命爲藥石也哉

逐段開鎖議論嚴明讀此可以爲專事口

腹之戒

東坡養生集

述古

十一卷

十五

秦始皇帝論

昔者先民之初。不知所以養生之具。擊搏捃裂。與禽獸爭。一旦之命。惴惴焉。朝不謀夕。憂死之不給。是故巧詐不生。而民無知。然聖人惡其無別。而憂其無以生也。是以作爲器用。耒耜弓矢。舟車網罟之類。莫不備至。使民樂生便利。役御萬物。而適其情。而民始有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器利用便。而巧詐生。求得欲從。而心志廣。聖人又憂其桀猾變詐。而難治也。是故制禮以反其初。禮者所以返本復始也。聖人非不知箕踞而坐。不揖而食。便於人情。而適於四體之安也。將必使之習爲迂濶難行之節。寬衣博帶。佩玉履舄。所以週詘容與。而不可以馳驟。上自朝廷。而下至於民。其所以視聽其耳目者。莫不近於迂濶。其衣以黼黻文章。其食以邊豆簋簠。其耕以井田。其進退選舉。以學校。其治民以諸侯。嫁娶死喪。莫不有法。嚴之以鬼神。而重之以四時。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輕爲奸。故曰。禮之近於人。

東坡養生集

述古

十一卷
十六

東坡養生集

述古

十一卷
十七

情者。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以區區於升降揖讓之間。丁寧反覆。而不敢失墜者。世俗之所謂迂濶。而不知夫聖人之權。固在於此也。自五帝三代相承。而不敢破。至秦有天下。始皇帝以詐力。而并諸侯。自以爲智術之有餘。而禹湯文武之不知出此也。於是廢諸侯。破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於便利。而不恥於無禮。決壞聖人之藩籬。而以利器明示天下。故自秦以來。天下惟知所以求生避死之具。以禮者爲無用。餐疣之物。何者。其意以爲生之無事乎。禮也。苟生之無事乎。禮則凡可以得生者。無所不爲矣。嗚呼。此秦之禍。所以至今而未息與。昔者始有書契。以科斗爲文。而其後始有規矩準畫之迹。蓋今所謂大小篆者。至秦而更以隸。其後日以變革。貴於速成。而從其易。又創爲紐以易簡策。是以天下簿書符檄。繁多委壓。而吏不能究。姦人有以措其手足。如使今世而尚用古之篆書。簡策則雖欲繁多。其勢無由。由此觀之。則凡所以

便利天下者是開詐僞之端也嗟夫秦既不可
及矣苟後之君子欲治天下而惟便之求則是
引民而日趨於詐也悲夫

徒取便利破壞先王成法此始皇之罪案
也然改封建爲郡縣後世因之不易并出
卒未有能復古者此亦時勢所趨始皇願
無所用其智術耳通篇以禮字發論至云
返本復始正與老子絕巧弄利意互相發
明

留侯論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
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鬥此
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
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
甚遠也夫子房受械於圜上之老人也其事甚
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
之觀其所以徵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
意而世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

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
之士其平居無非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
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
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
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
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
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
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
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圜上之老人所爲

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羣羊以迎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捨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東萊養生集述古
 二十卷
 僂者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為而項藉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藉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藉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斃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被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為子

房與

一忍字反覆到底老氏之旨也然其所閱歷深矣

東萊養生集述古

十一卷

延州來季子贊 并引

魯襄公十二年，吳子壽夢卒，延州來季子其少子也，以讓國開於諸侯，則非童子矣。至哀公十一年冬，楚子期伐陳，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時去。」壽夢卒，蓋七十七年矣，而能千里將兵，季子何其壽而康也。然其卒不書於春秋，哀公之元年，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勾踐使大夫種因太宰嚭以行成於吳，吳王許。

東坡先生集

述古

十一卷
廿二

之子胥諫不聽，則吳之亡形成矣。季子觀樂於魯，知列國之廢興於百年之前，方其救陳也，去吳之亡十三年耳，而謂季子不知可乎？闔廬之自立也，曰：「季子雖至，不吾廢也。」是季子德信於吳人，而言行於其國也。且帥師救陳，不戰而去，之以爲敵國名，則季子之於吳蓋亦少專矣。救陳之明年而子胥死，季子知國之必亡，而終無一言於夫差，知言之無益也。夫子胥以闔廬弱而夫差殺之如皂隸，豈獨難於季乎？烏乎悲夫！

吾是以知夫差之不道，至於使季子不敢言也。蘇子曰：「延州來季子，張子房皆不死者也。江左諸人好談子房、季札之賢，有以也。夫此可與知者論，難與俗人言也。」作延州來季子贊曰：「泰伯之德，鍾於先生，棄國如遺，委蛻而行，坐閭春秋，幾五之二古之真人，有化無死，如此證辯苦心，亦具眼。」

東坡先生集

述古

十一卷
廿三

郭忠恕畫贊 并叙

右張夢得所藏郭忠恕畫山水屋木一幅忠恕字恕先以字行洛陽人少善屬文及史書小學通九經七歲舉童子漢湘陰公辟從事與記室董喬亨事謝去周祖召爲周易博士國初與監察御史符昭文爭忿朝堂貶乾州司戶秩滿遂不仕放曠岐雍陝洛間逢人無貴賤口稱猶遇佳山水輒留旬日或絕粒不食盛夏暴日中無汗大寒鑿冰而浴尤善畫妙於山水屋木有求東坡先生集 述古 十一卷 廿四

與大怒除國子監主簿出館於太學益縱酒肆言時政頗有謗議語聞夾杖配流登州至齊州臨清謂部送吏曰我逝矣因捨地爲穴度可容面俯窺焉而卒塋葬道左後數月故人欲收葬但衣衾存焉蓋屍解也贊曰

長松揭天蒼壁插水憑欄飛觀縹緲誰子空蒙寂歷煙雨滅沒恕先在焉呼之或出

其舉止如此其落筆當何如贊特幻得妙

郭恕先取字文相類者別其所從作佩觿

東坡先生集 述古

十一卷 廿五

三卷觿者所以解結也能篆隸善畫樓觀

木石皆極精妙畫法師開全

二疎圖贊

惟天爲健而不干時、沉潜剛克、以變和之、於赫漢高、以智力王、稟然君臣、師友道喪、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韓楊、蓋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使知區區不足驕士、此意莫陳、千載於今、我觀畫圖、涕下沾襟、

其立意亦超卓矣、然考之二疏去位在元

康三年後二年、蓋寬饒誅又三年、韓延壽

誅又二年、楊惲誅方二疏去時三人尚無

東坡先生集述古

恙也 焦弱侯

十一卷

安期生詩 并引

安期生世知其爲仙者也、然太史公曰、刪通善齊人、安期生、生嘗以策干項羽、羽不能用、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予每讀此、未嘗不廢書而嘆、嗟乎、仙者非斯人而誰爲之、故意戰國之士、如魯連、虞卿、皆得道者與、

安期本策士、平日交關通管、于重瞳子不見隆

準、公應如魯仲連、抵掌吐長虹、難堪踞牀洗寧

把扛、勇雄事既兩、大謬飄然、蕭蕭遠風、乃知經世

東坡先生集述古

十一卷

士出世、或乘龍、豈比山、津、麗、忍饑、咬栢松、縱使

偶不死、正堪爲僕、僮、茂陵秋風客、望祖猶蟻蟻

海上如瓜、棗、可閉、不可達、

註謂安期生者、賣藥於海邊、瑯琊人傳世

見之、計已千年、秦始皇請與語、三日三夜

始皇異之、賜之金、璧、安期留書曰、復數千

年、求我蓬萊山、

留書如此、教以得仙、其於羽也、教之亡秦

劉須溪

顏閭

顏閭古有道躬耕自衣食區區曾小邦不足隱
明德輶軒來我門聘幣繼金壁出門應使者耕
稼不謀國但疑誤將命非敢憚行役使者及錫
命戶庭空履跡薄俗徇世榮哉趾履之適所重
易所輕隋珠彈飛翼伊人畏照影獨往就陰息
興組薦忠賢誰能死燔炙念彼藏皮冠安知獲
堯客

東坡先生集

述古

十一卷
廿八

龐公

襄陽龐公少檢束白髮不髡亦不俗世所奔趨
我獨棄我已之餘彼不足鹿門有月樹下行虎
溪無風舟上宿不識當時捕魚客但愛長康畫
金葉柱口如今不復言龐公爲人不曲局東西
有人問老翁爲道明燈照華屋

寄題清溪寺

口舌安足恃韓非死說難自知不可用鬼谷乃
真表遺書今未亡小數不足觀秦儀固新學見
利不知患嗟時無桓文使彼二子顛死敗無足
怪夫子固使然君更巧更窮不若愚自安遺賢
若有神領首然吾言

寄言鬼谷實言其謬然儀秦累之也

劉須溪

寺在峽州鬼谷子故居

東坡先生集

述古

十一卷
廿九

雙鳧觀

王喬古仙子時出觀人寰嘗爲漢郎吏厭世去
無還雙鳧偶爲戲聊以驚世頑不然神仙迹羅
網安能攀紛紛塵埃中銅印紆青綸安知無隱
者竊笑彼愚姦

觀在葉縣

題毛女真

霧鬢風鬟水葉衣山川良是昔人非
祗應聞過商顏老獨自吹簫月下歸

調笑等閒

劉須溪

毛女字玉姜在華陰山中客獵師世世

見之形體生毛自言始皇宮人秦亡入山

食松葉遂不饑寒

別女傳

東坡先生集

述古

十一卷
三十

題孫思邈真

先生一去五百載猶在峨眉西崦中自爲天仙

足官府不應尸解坐蟲蟲

嘗有仙人謂思邈著千金方多以物命爲

藥以害物之故不獲上昇止於尸解其後

思邈乃取草木藥以代蟲蟲水蛭作千金

方翼三十篇

和洞明雜詩

其三

真人有妙觀俗子多妄量區區勸粒食此豈知
子房我非徒跣相終老懷未央兔死縛淮陰狗
功指平陽哀哉亦可羞世路皆羊腸

其四

相如偶一官啜鄙蜀父老不記犢鼻時滌器混
傭保著書曾幾許渴肺灰土燥琴臺有遺魄笑
我歸不早作書遺故人皎皎我懷抱餘生幸無

東坡先生集

述古

十一卷
三十一

愧可與君平道

其五

孟德點老狐姦言喚鴻豫哀哉喪亂世梟鸞各
騰翥逝者知幾人文舉獨不去天方斲漢室豈
計一郝慮昆蟲正相齧乃此藺相如我知公所
坐大名難久住細德方險微豈有容公處既往
不可悔庶爲來者懼

其六

偉大古真人老聃關尹喜獨立萬物表長生乃

餘事稚川差可近。儘有接物意。我頃登羅浮。物色恐相值。徘徊朱明洞。沙水自清駛。潛把舊蒲根。嘆息復棄置。

其七

藍橋近得道。常苦世福迫。西遊王屋山。不踐長安陌。爾來寧復見。鳥道度大白。昔與吳遠遊。同藏一瓢窄。潮陽隔雲海。晚歲倘見客。伐薪共養火。看作栖鳳宅。

其八

東坡養生集 述古 十一卷 三二
南榮晚聞道。未肯化庚桑。陶頑鑄強犢。枉費塵與糠。越于古成之。韓生然休糧。參同得靈鑰。九鎖啟伯陽。鵝城見諸孫。貧苦我爲傷。空餘焦先室。不傳元化方。遺像似李白。一奠臨江觴。

其九

餘齡難把玩。妙解寄筆端。常恐抱永嘆。不及且明遷。親友復勸我。放心餞華顛。虛名非我有。至味知誰餐。思我無所思。安能覩諸緣。已矣復何嘆。舊說易兩篇。

其十

申韓本自聖。陋古不復惜。巨君縱獨慾。借經作巖崖。遂令青衿子。珠壁人人懷。鑿齒并蛙耳。信謂天可彌。大道久分裂。破碎日愈離。我如終不言。誰悟角與羈。吾琴豈得已。昭氏有成戲。

先生與子由書曰。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於吾。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吾前後和其詩。凡一百有九篇。自謂不甚愧。淵明和雜詩十一首。今錄其感慨懷古者八首。

東坡養生集 述古 十一卷 三三

和桃花源詩 有引

世傳桃源事多過其實考淵明所記止言先世避秦亂來此則源人所見似是其子孫非秦人不死者也又云殺雞作食豈有仙而殺者乎舊說南陽有菊水水甘而芳民居三十餘家飲其水皆壽或至百二三十歲蜀青城山老人村有見五世孫者道極險遠生不識鹽醃而溪中多枸杞根如龍蛇飲其水故壽近歲道稍通漸能致五味而壽亦益衰桃源蓋此比也與使武陵

東坡先生集 述古

十一卷 三四

太守得而至焉則已化為爭奪之場久矣嘗意天壤之間若此者甚衆不獨桃源余在潁州夢至一官府人物與俗間無異而山川清遠有足樂者顧視堂上楹曰仇池覺而念之仇池武都氏故地楊難當所保余何爲居之明日以問客客有趙令時德麟者曰公何爲問此此乃福地小有洞天之附庸也杜子美詩云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神魚人不見福地語真傳近接西南境長懷十九泉何時一茅屋送老白雲邊他

日工部侍郎王欽臣仲至謂余曰吾嘗奉使過仇池有九十九泉萬山環之可以避世如桃源也

凡聖無異居清濁共此世心間偶自見念起忽已逝欲知真一處要使六用廢桃源信不遠藜杖可小憩躬耕任地力絕學抱天藝臂雖有時鳴尻駕無可殺苓龜亦晨吸杞枸或夜吠耘耰得甘芳訖齧謝炮製子驥雖形隔淵明已心詣高白不難越淺水何足厲不知我仇池高舉復

東坡先生集 述古

十一卷 三五

幾歲從來一生死近又等癡意蒲而安期境羅浮稚川界夢往從之游神交發吾蔽桃花滿庭下流水在戶外却笑逃秦人有畏非真勢

東坡此論蓋辯謬唐人以桃源爲神仙如

王摩詰劉夢得韓退之作桃源行是也惟

王介甫作桃源行與東坡之論合

胡仔

和李太白詩 并叙

李太白有潯陽紫極宮感秋詩紫極宮今天慶觀也道士胡洞微以石本示予蓋其師卓玘之所刻玘有道術節義過人今亡矣太白詩云四十九年非一往不可復今予亦四十九歲之次其韻玉芝一名瓊田草洞微種之七八年矣云更數年可食許以遺予故并記之

何處聞秋聲脩脩北窗竹回薄萬古心攬之不盈掬靜坐觀衆妙浩然媚幽獨白雲南山來就東坡養生集 述古 十一卷 三十六

我簷下宿懶從唐生決差訪季主卜四十九年非一往不可復野情轉蕭散世道有反覆陶令歸去來田家酒應熟

寄卧虛寂堂月明浸疎竹冷然洗我心欲飲不可掬流光發永嘆自昔非予獨行年四十士還此北窗宿緬懷卓道人白首寓醫卜請仙固遠矣此士亦難復世道如奕棋變化不容覆惟應玉芝老待得璠桃熟

次蘇子瞻和李太白潯陽紫極宮感秋詩

韻追懷太白子瞻 黃山谷

不見兩誦仙長懷倚修竹行遠紫極宮明珠得盈掬平生人欲殺耿介受命獨往者如可作抱被來同宿宿砥柱間頽波不疑更何卜但觀草木秋葉落根自復我病二十年大斗久不覆因之酌蘇李蟹肥社醅熟子瞻詩所記胡道士玉芝一名瓊田草者俗號其葉爲唐婆鏡葉底開花故號羞天花以予考之其實本草之鬼臼也歲生一

東坡養生集 述古 十一卷 三十七

白如黃精而堅瘦滿十二歲可爲藥就主中生根取一白勿令大本知也煮麪如渾鈍皮罌一白吞之數日不饑啗三白可辟穀也黃龍山老僧多採而斷食令人體臞而神王今方家所用鬼臼乃鬼燈檠耳如蜀人用鬼箭但用一草根不知何物也鎮陽趙州間道傍叢生三羽者真鬼箭俗醫用藥如此而責古方不治病可勝嘆哉因論玉芝故并記之 黃山谷

賀水部

舊聞靖長官賀水部皆唐末五代人得道不死
章聖皇帝東封有謁於道左者其謁云晉水部
員外郎賀亢再拜而去上不知也已而闕謁見
之大驚物色求之不可得矣天聖初又使其弟
子喻澄者詣闕進佛道像直數千萬張安道與
澄游具得其事又有喬仝者少得大風疾幾死
賀使學道今年八十益壯盛人無復見賀者而
仝數見之元祐二年十二月仝來京師十許日

東坡養生集

述古

十一卷
三八

予留之不可曰賀以上元期我於蒙山又曰吾
師嘗遊密州識君於常山道上意若喜君者因
作是詩以送之且作五絕句以寄賀

君年二十美且都初得惡疾墮眉鬚紅顏白髮
驚妾孌覽鏡自嫌欲弄軀結茅窮山峻松腴路
逢逃秦博士盧方瞳照野清而臞再拜未起頻
一呼覺知此身了非吾惘然蓮花出泥塗隨師
東游渡淮却山頭見我兩輪朱豈知仙人混層
沾爾來八十胸垂鬚上山如飛真人扶東歸有

約不敢渝新年當參老仙儒秋風西來下雙鳬
得棗如瓜分我無

生長兵間早脫身曉爲元祐太平人不驚渤澥
桑田變來看龜蒙漏澤春

曾謁東封玉輅塵幅巾短褐亦逡巡行宮夜奏
空名姓悵望雲霞縹緲人

垂老區區豈爲身微言一發重千鈞始知不見
高皇帝正似商山四老人

舊聞父老晉郎官已作飛騰變化看聞道東蒙

東坡養生集

述古

十一卷
三九

有居處願供薪水看燒丹

千古風流賀季真最憐嗜酒謫仙人狂吟醉舞
知無益粟飯藜羹問養神

每托仙蹤便欲與之神遊

司馬子微

昔謝自然欲過海求師蓬萊至海中或謂自然蓬萊隔弱水三十萬里不可到天台有司馬子微身居赤城名在絳闕可往從之自然乃還受道於子微白曰仙去子微著坐忘論七篇靈樞一篇年百餘將終謂弟子曰吾居玉霄峰東望蓬萊嘗有真靈降焉今爲東海青童君所召乃蟬蛻而去其後李太白作大鵬賦云嘗見子微於江陵謂予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

東坡養生集

述古

十一卷
四十

元豐七年冬余過臨淮而湛然先生梁公在焉童顏清微如二三十許人然人亦有自少見之者善吹鐵笛嘹然有穿雲裂石之聲乃作水龍吟一首記子微太白之事倚其聲而歌之曰古來雲海茫茫道山絳闕知何處人間自有赤城居士龍蟠鳳舉清淨無爲坐忘遺照八篇奇語向玉霄東望蓬萊曉靄有雲駕參風馭行盡九州四海笑紛紛落花飛絮臨江一見謫仙風彩無言心許八表神遊浩然相對酒酣箕踞

待垂天賦就騎鯨路穩約同歸去

東坡平生好道術聞輒行之但不能久又棄去談道之篇傳世約數百千字皆能盡其人所欲言文章皆雄奇卓越非人間語嘗有海上道人評東坡真蓬萊方丈瀛州謫仙人也流俗方以造次顛沛秋毫得失欲軒輊困頓之亦疎矣哉山谷老人題

東坡養生集

述古

十一卷
四十一

題淵明詩

秋菊有佳色。夏露掇其英。泛此無憂物。遠我遺
世情。一觴聊獨進。盃盡壺自傾。日入羣動息。飛
鳥趨林鳴。嘯傲東窓下。聊復得此生。靖節以無
事自適。爲得此生。則凡役於物者。非失此生邪。

東坡養生集 述古

十一卷
四二

書淵明詩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侵晨理荒穢。帶月荷
鋤歸。道狹草不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
使願無違。覽淵明此詩。相與太息。噫嘻。以夕露
沾衣之故。而犯所媿者多矣。元祐九年正月十
五日。李端叔王幾仁孫子發皆在。東坡記。

書淵明歸去來序

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怪而問之。生曰。
固知其爲錢。但怪其不在紙裏。中耳。予偶讀淵
明歸去來辭。云。幼稚盈室。瓶無儲粟。乃知俗傳
信而有證。使瓶有儲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
於瓶中見粟也。耶。馬后官人。見大練。反以爲異。
物。晉惠帝問饑民何不食肉糜。細思之。皆一理
也。耶。爲好事者一笑。

識量未廣。安往非紙中錢。瓶中粟也。

東坡養生集 述古

十一卷
四三

無絃琴

舊說淵明不知音。蓄無絃琴。以寄意。曰。但得琴
中趣。何勞絃上聲。此妄也。淵明自云。和以七絃。
豈得不知音。當是有琴。而絃弊壞。不復更張。但
撫弄以寄意。如此。爲得其真。其自祭文。出妙語。
於續息之餘。豈死生之流乎。但恨其猶以生爲
寓。以死爲真。嗟夫。先生豈真死。獨非寓乎。

書子美詩二則

崔即憂病士書信有柴胡飲子類通汗懷君想
報珠親知天畔少藥味啖中無歸揖生衣臥春
陽洗翅呼酒聞上急水旱作取平途萬里皇華
使爲條記腐儒此杜子美詩也沈佺期回波詩
云姓名雖蒙齒錄袍笏未易牙緋子美用飲子
對懷君亦齒錄牙緋之比也廣州船信到得裴
胡等藥偶錄此詩遺悶已卯正月十三日久旱
微雨陰翳未快

東坡養生集 述古

十一卷
四四

夔州處女髮半華四五十無夫家更遭喪亂
嫁不售一生抱恨長谷嗟土風坐男使女立男
當門戶女出入十有八九負薪歸賣薪得錢當
供給至老雙鬢只垂頸野花山葉銀釵並助力
登危集市門死生射利兼鹽井面粧手飾離啼
痕地補衣寒困石根若道巫山女龍醜何得此
有昭君村海南亦有此風每誦此詩以諭父老
然亦未易變其俗也元符二年閏九月十七日

八陣圖詩

僕嘗夢見一人云是杜子美謂僕世多誤會予
詩八陣圖云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世人皆
以謂先王武侯欲興關羽復仇故恨不能滅吳
非也我意本謂吳蜀唇齒之固不當相圖晉之
所以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吳之意此爲恨耳此
理甚近然子美死近四百年猶不忘詩區區自
明其意者此真書生習氣也

東坡養生集 述古

十一卷
四五

論子美詩

子美自比稷與契人未必許也然其詩云舜舉
十六朮身尊道益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
此自是稷契輩人口中語也又云知名未足稱
局促商山芝又云王侯與螻蟻向盡隨丘墟願
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乃知子美詩外尚有事
在也

一人品學問俱從詩中看出

參寥論杜詩

參寥子言老杜詩云楚江巫峽半雲雨清潭
簾看奕棋此句可畫但恐畫不就耳僕嘗公禪
人亦復能此語耶參云譬如不事口腹人見江
瑤柱豈免一朵頤

復語不免高自位置

東坡養生集述古

十一卷
四六

杜詩吳書

老杜自秦中越成都所歷輒作一詩數千里山
川在人目中古今詩人殆無其比明皇遣吳道
子傳畫蜀道山川歸對大同殿索其畫無有日
在臣腹中請正素寫之半日都畢後明皇幸蜀
經其地無不與畫磨合固知道子之神奇也

子瞻此言可謂善喻以此見古人集當以
編年爲正若近世各體爲類此等處無從
考見矣焦弱侯

拋青春

韓退之詩曰百年未滿不得死且可動買拋青
春國史補云酒有郢之富春烏程之若下春榮
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劍南之燒春杜子
美亦云聞道雲安麴米春纔傾一盞便醺人近
世裴鉶作傳奇記裴航事亦有酒名松醪春乃
知唐人名酒多以春則拋青春亦必酒名也

東坡養生集述古

十一卷
四七

書太白詩

元祐六年八月十五日與柳展如飲酒一杯作
字數紙書李太白詩云遺我鳥跡書飄然落岩
間其字乃上古讀之了不閑李白尚氣乃自招
不識字可一大笑不如韓愈崛強云我寧屈曲
自世間安能隨汝巢神仙也

漫一書之却有別致

廬山草堂

與方士論內外丹喜曰白樂天作廬山草堂蓋燒丹也丹欲成而爐輒敗明日忠州除書到乃知世間出世間事不兩立也僕有此志久矣而終無成亦以世間事未敗故也今日真敗矣書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信而有徵君輩爲我誌之

亦敗官而喜耳丹則未可知也

東坡養生集 述古

十一卷
四八

巢由避禪

巢由不受堯禪堯舜不害爲至德夷齊不食周粟湯武不失爲至仁孔子不廢是說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楊雄獨何人乃敢廢此曰允諾堯禪舜則不輕於由矣陋哉斯言使夷齊不經孔子雄亦且廢之矣世主誠知揖遜之水尚汚牛腹則干戈之粟豈能洞夷齊之口乎於以知聖人以位爲械以天下爲牢庶乎其不驕士矣

張儀欺楚

張儀欺楚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旣而曰臣有奉邑六里此與兒戲無異天下莫不疾張子之詐而笑楚王之愚也夫六百里足道哉而張子又非楚之臣爲秦謀耳何足深過若後世之臣欺其君者曰行吾言天下舉安四夷畢服禮樂興而刑罰措其君之所欲得者非特六百里也而卒無絲毫之獲豈惟無獲其所喪已不可勝言矣則其所以事君者乃不如張儀之事楚

東坡養生集 述古

十一卷
四九

因讀鼂錯傳書此

按先生鼂錯論曰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而不知錯有以取之也使錯自將而擊吳楚未必無功惟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奸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與

商君功罪

商君之法使民務本力農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食足兵強以成帝業然其民見刑而不見德知利而不知義卒以此亡故帝泰者商君也亡泰者亦商君也其生有南面之福既足以報其帝泰之功矣而死有車裂之禍蓋僅足以償其亡泰之罰理勢自然無足怪者後之君子有商君之罪而無商君之功饗商君之福而未受其禍者吾爲之懼矣元豐三年九月十五日讀戰國策書

東坡先生集

述古

十一卷
五十

此論亦爲荆公而設然亦過甚矣

顏蠋巧食

顏蠋與齊王遊食必大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蠋辭去曰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不寶貴也然而璞不完士生於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選也然而形神不全蠋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真正以自娛嗟乎戰國之士未有如魯連顏蠋之賢者也然而未聞道也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是猶有意於肉於車也晚食自美安步自適取其美與適東坡先生集

述古

十一卷
五一

足矣何以當肉與車爲哉雖然蠋可謂巧於居貧者也未饑而食雖八珍猶草木也使草木如八珍惟晚食爲然蠋固巧矣然非我之久於貧不能知蠋之巧也

蠋語已最妙不翻不能更得一境也

管子無後

左氏云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謂其有禮也而管仲之後不復見于齊者余讀其書大抵以魚鹽富齊耳余然後知管仲所以無後於齊者孔子曰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又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夫以孔子稱其仁丘明稱其有禮然不救其無後利之不可與民爭也如此桑弘羊滅族帝堅王錡楊慎矜王涯

東坡養生集

述古

十一卷
五一

之徒皆不免於禍孔僅誅死有以也夫

此等議論俱先生細心指出先生又云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楊雄是也楊雄宜有後者也達賢者有後張湯是也張湯宜無後者也知此可與論管仲之無後

穆生知幾

楚元王敬禮穆生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及王或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卧申公與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禮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亾道也亾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

東坡養生集

述古

十一卷
五三

戊稍滌暴與吳通謀二人諫不聽衣之赭衣使杵臼格於市申公愧之歸魯教授不出門已而趙主王賊言於武帝復以安車蒲輪召卒坐臧事病免穆生遠引於未萌之前而申公眷戀於既悔之後謂禍福皆天不可遷就者未必然也

可書之座右為士君子終身之戒

讀朱暉傳

東漢肅宗時，穀貴，經用不足，尚書張林請以布帛爲租，官自煮鹽，且行均輸。獨朱暉、文季以爲不可，事既寢，而陳事者復以爲可行，帝頗然之。暉復獨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爲租，則吏多奸盜，皆非明主所當行。」帝方以林言爲然，發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出之，曰：

東坡先生集

述古

十一卷
五四

國家樂聞駁議，黃髮無愆，詔書過也。何故自繫？暉等因稱病篤，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休得譴，奈何稱病？」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指雷同，負臣子之義。今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不知所爲，乃共劾奏暉等，帝意解，寢其事。後數日，詔使直事，即問暉起居狀。太醫視疾，太官賜食，暉乃起。元祐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偶讀後漢書朱文季傳，感嘆不已。肅宗

號稱長者，詔書既已引罪而謝文季矣，諸尚書何怖之甚也？文季於此時強立，不足多貴，而諸尚書爲可笑也。云其禍不細，不知以何等爲禍？蓋以帝不悅，後不甚進，用爲莫大之禍也。悲夫！末數語將諸尚書怖狀輕輕描出，陳明卿曰：「笑盡鄙夫。」

東坡先生集

述古

十一卷
五五

梁統議法

漢仍秦法至重高惠固非虐主然習所見以爲
常不知其重也至孝文始罷肉刑與三夷之誅
景帝復孥戮晁錯武帝暴戾有增無損宣帝治
尚嚴因武帝之舊至王嘉爲相始輕減法律遂
至東京因而不改班固不記其事事見梁統傳
固可謂疎畧矣嘉賢相也輕刑又其盛德之事
可不記乎統乃言高惠文景宣武以重法興哀
平以輕法衰因上書乞增重法律類當時不從
東坡養生集述古
十一卷
五六

其議此如人年少時不節酒色而安老後雖節
而病見此便謂酒可以延年可乎統亦東京名
臣然一出此言遂獲罪於天其子松疎皆以非
命而死真卒滅族嗚呼悲夫戒哉疎而不漏可
不懼乎

兵刑皆天地之殺氣也然用之者要以一
念不好殺爲主至建言始事更不可不慎

王韓論兵

王恢與韓安國論擊匈奴上前至三反復安國
初持不可擊甚堅後乃云意者有他謬巧可以
禽之則臣不可知也安國揣知上意所向故自
屈其議以信恢耳不然安國所論殆天下所以
存亡者豈計於謬巧耶安國少貶其論兵連禍
結至漢幾亡可以爲後世君子之戒

言之不力貽害遂深所貴於有膽有識

東坡養生集述古

十一卷
五七

晉武娶婦

晉武帝欲爲太子娶婦曰賈氏女有五不可青
黑短媚而無子竟爲羣臣所譽取之卒以亡晉
婦人黑白美惡人人知之而愛其子欲爲娶好
婦直使多于人人同也然至感於衆口則頗
倒錯繆如此俚語有曰證龜成鼈此未足怪也
以此觀之當謂證龜成蛇小人之移人也使龜
蛇易位而况邪正之在其心利害之在歲月後
者耶

王連父子

王坦之爲桓溫長史，溫欲爲子求婚於坦之，及還家省父，而述愛之，雖長大猶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溫意，述大怒，卽排下曰：「汝竟痴耶？」詎可畏，溫面而以女妻之。兵也，坦之乃辭以他故。溫曰：「此尊君不肯耳。」乃止。若以辭婚得罪於溫，以至狼狽，則見述癡若以婚姻從溫者，則見坦之之癡。王述年迫懸車，猶上疏乞骸骨，曰：「臣曾祖父魏司空昶，白文皇帝曰：『昔與南陽宗世林共爲東坡養生集。』」述古

十一卷
五八

東宮官屬世林少得好名，州里瞻敬。及其年老，汲汲自謀，遂見廢棄。時人咸共笑之。若天假其壽，致仕之年不爲此。公婆娑之事，其言慷慨，乃實訓戒。

· 祁嘉賓既死，留其所與桓溫密謀之書一篋，屬其門生曰：「若吾家君，退食大減，卽出此書方，回見之，曰：『是兒死已晚矣。』乃不復念予讀而悲之。日使祁氏父子能如坦之，吾無間然者矣。」先生自記

戴阮彈琴

阮千里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爲彈之。神氣冲和，不知何人所在。內兄潘岳每命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識者嘆其恬澹，不可榮辱。戴安道亦善鼓琴，武陵王晞使人召之，安道對使者破琴曰：「戴安不爲王門伶人，余以謂安道之介，不如千里之達。」

余謂破琴與鼓琴者俱自妙

東坡養生集 述古

十一卷
五九

劉沈認履

梁史劉凝之爲人認所着履，卽與之。此人後得所失履，送還，不肯復取。又沈士麟亦爲鄰人認所着履，士麟曰：「是卿履耶？」卽與之。鄰人得所失履，送還，士麟曰：「非卿履耶？」笑而受之。此雖小事，然處事當如士麟，不當如凝之也。

與人見盡好動氣，俱自己喫虧處

聽過讀南史

王僧虔居建康禁中里馬糞巷。子孫貧直諫和
時人稱馬糞諸王爲長者。東漢贊論李固云。視
胡廣趙戒如糞土。糞之穢也。一經僧虔便爲佳
號。而以此胡廣則糞有時而不幸。汝可不知乎。
快論解頤

東坡先生集 述古

鷦鷯賦

十一卷
六

阮籍見張華鷽鷽賦。歎曰。此王佐才也。觀其意
獨欲自全於禍福之間耳。何足爲王佐乎。華不
從。劉子言。竟與賈氏之禍。畏八王之難。而不免
倫秀之虐。此正求全之禍。失鷽鷽之本意。
從來欲避禍而反得禍者何限。

記醫和語

男子之生也。覆女之生也。仰其死於水也。亦然。
男子內陽而外陰。女子反是。故易曰。坤至柔而
動也剛。書曰。沉潜剛克。古之達者。蓋知此也。秦
醫和曰。天有六氣。淫爲六疾。陽淫熱疾。陰淫寒
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夫
女陽物而晦時。故淫則爲內熱。蠱惑之疾。女爲
蠱惑。世之知者衆。其爲陽物而內熱。雖良醫未
之言也。五勞七傷。皆熱中而蒸。晦淫者不爲蠱。
東坡先生集 述古
六

醫家五運六氣之說實本諸此

書淳于髡傳後

淳于髡言一斗亦醉一石亦醉男女雜坐幾於勸矣而何諷之有微意以多少之無常知飲酒妄而平生之嗜亦少衰矣是以而能已荒王長夜之飲未有識年六月十三日偶讀史記書此看得好

東坡養生集

建古

書樂毅論後

魏氏春秋云夏侯玄著樂毅張論辭旨通遠傳於世然以余觀猶未及桓文之舉也而以爲幾矣乎初玄好老莊道德之言與名然卒陷曹爽黨中玄亦不免玄以易之所謂深者而玄目晏深與神皆安在乎羣兒妄作各皆如此可以發千載之一笑

書東臯子傳後

予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在予下者然喜人飲酒見客舉杯徐引則予胸中爲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適之味乃過於客閑居未嘗一日無客客至未嘗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無在予上者常以爲人之至樂莫若身無病而心無憂我則無是二者矣然人之有是者接於予前則予安得全其樂乎故所至常蓄善藥有求者卽與之而尤喜釀酒以飲客或曰子無病

東來素生集

述古

十一卷
六四

而多蓄藥不飲而多釀酒勞已以爲人何也予笑曰病者得藥吾爲之體輕飲者困於酒吾爲之酣適蓋專以自爲也東臯子待詔門下省日給酒三升其弟靜問曰待詔樂乎曰待詔何所樂但美醖三升殊可戀耳今嶺南法不禁酒予旣得自釀日用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廣惠循梅五太守間復以酒遺予略計其所獲殆過於東臯子矣然東臯子自謂五斗先生則日給三升救口不暇安能及客乎若余者乃日有二

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中矣東臯子與仲長子光游好養性服食豫刻死日自爲墓誌余蓋友其人於千載或庶幾焉

一往神交澹渥之味聊以自娛

王無功有田十六頃在河洛間奴婢數人自課種黍春秋釀酒養鳥鴈蒔藥草自供與仲長子光服食養性欲見兄弟輒渡河還家遊北山東臯著書自號東臯子

東來素生集

述古

十一卷
六五

書單道開傳後

葛稚川與單道開皆西晉人而沒於東晉又皆隱於羅浮使稚川見道開必有述焉而抱朴內篇皆不及道開豈稚川化時道開尚未至羅浮也稚川乞岫嶠令遊南海遂入羅浮按本傳在升平三年以後相去蓋三十餘年必稚川先化也紹聖元年九月予始至羅浮問山中人則道開無復遺迹矣亦不知石室所在獨書此傳遺冲虛觀道士鄧守安以備山中逸事

東坡養生集

述古

十一卷
六六

書管幼安傳

曹操既得志士人靡然歸之自荀文若盛名猶爲之經營謀慮一旦小異便爲謀殺程昱郭嘉之流不足數也孔文舉奇逸博聞志大而才疎每所論建輒中操意况有爲用然終亦不免桓溫謂孟嘉曰人不可無勢我能駕馭卿夫溫之才百倍於嘉所以云爾者自知其陰賊險狠不爲高人勝士所止數耳管幼安懷寶遜世就閑海表其視曹操父子真穿窬斗筭而已終身不

東坡養生集

述古

十一卷
六七

屈既不得而殺余以謂賢於文若文舉遠矣元豐三年十二月與客飲醉甚歸坐雪堂面仆壁上睡人驚覺已三更矣殘燭耿然偶取一冊視之則管幼安傳也會有所感不覺書此眼花手軟不復成字

予由作幼安畫贊曰幼安之老歸自海東一畝之宮閉不求通白帽布裙舞雩而風四時蒸嘗饋奠必躬八十有四蟬蛻而終少非漢人老非魏人何以命之天之逸民

書南史盧度傳

余少不喜殺生然未能斷也近來始能不殺猶羊然性嗜蟹蛤故不免殺自去年得罪下獄始意不免既而得脫遂自此不復殺一物有見餉蟹蛤者皆放之江中雖知蛤在江水無活理然猶庶幾萬一便使不活亦愈於煎烹也非有所求凱但以親經患難不異雞鳴之在庖厨不忍復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猶復不能忘味食自死物也南史隱逸傳始興人盧

東坡先生集

十一卷
六十八

度字彥章有道術少隨張永北侵魏永敗魏人迫急淮水不得過自誓若得免死從今不復殺生須臾見兩楸流來接之得過後隱居廬陵西昌三顧山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壞我壁鹿應聲去屋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次第取食逆知死年月竟以壽終偶讀此書與余事相類故并錄之

從自己生死處戒殺起覺更親切

書徐則事

東海徐則隱居天台絕粒養性太極真人徐君降之日汝年出入十當爲王者師然後得道晉王廣聞其名往召之則謂門人曰吾年八十來召我徐君之言信矣遂詣楊州王請受道法辭以時日不利後數日而死支體如生道路皆見其徒步歸云得放還山至舊居取經書分遺弟子乃去既而喪至予以謂徐生高世之人義不爲煬帝所污故辭不肯傳其道而死徐君之言

東坡先生集

十一卷
六十九

蓋聊以避禍豈所謂危行言遜者耶不然煬帝之行鬼所唾也而太極真人肯置之齒牙哉

陶貞白曰仙障有九名居其一使吾不自日昇天蓋三朝有浮名乎

書郭文語

溫嶠嘗問郭文曰。人皆有六親相娛。先生棄之何樂。文曰。本行學道。不謂遭世亂。欲歸無路耳。又問曰。饑思食。壯思室。自然之理。先生獨無情乎。曰。情由憶生。不憶故無情。又曰。先生獨處窮山。死則爲鳥鵲所食。奈何。曰。埋藏者食於螻蟻。復何異。又問曰。猛獸害人。先生獨不畏耶。曰。人無害獸心。則獸亦不害人。又曰。世不寧。則身不安。先生何不出以濟世乎。曰。此非野人之所知也。予嘗監錢塘郡。游餘杭九鑠山。訪大滌洞天。卽郭先生之舊隱也。洞天有巨壑。深不可測。蓋嘗有勅使投龍簡云。戊寅九月七日。東坡居士夜坐錄此。

聆其緒論。知非空言無當者。

東坡先生集

述古

十一卷
七十

書陶淡傳

晉史隱逸傳。陶淡字處靜。大尉侃之孫也。父夏以無行被廢。淡幼孤。好導養之術。謂仙道可祈。時年十五。便服食。絕穀不娶。家累千金。僮客百數。淡了不營問。好讀易。善卜筮。於長沙臨湖山中結廬居之。養一白鹿。以自隨。人有候之者。輒移渡湖水。莫得近。州舉秀才。淡遂逃羅縣。埋山中。不知所終。

陶士行諸子皆凶暴。不獨夏也。而諸孫中乃有

東坡先生集

述古

十一卷
七一

淡曾孫中。乃有潛。潛集中。乃有仲德。敬通之流。皆隱約有行義。又皆貧困何也。淡高逸如此。近類得道。與潛近親。而潛無一言及之。此又未喻也。戊寅九月七日。閱晉史。偶錄之以俟知者。儋州城南記。

管幼安自越海及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榻上當膝處。皆穿處。靜終日。端拱絕不婚宦。居臨湖山中。立小草屋。栽足容身。有時還家。設小床。獨坐不與人共。

書董京詩

晉父董京字叔道。作詩答孫子荆。其畧曰。玄鳥
紆幕而不被害。鳴隼遠巢。咸以欲死。眇彼梁魚。
逡巡倒尾。沉吟不決。忽焉失水。嗟乎魚鳥相與。
萬世而不悟。以我觀之。乃明其故焉。知不有達
人。深穆其度。亦將窺我。輦慶而去。京之意蓋曰。
以魚鳥自觀。雖萬世而不悟其非也。我所以能
知魚鳥之非者。以我不與魚鳥同所惡也。彼達
人者。不與我同欲惡。則其觀我之所為。亦欲如
我之觀魚鳥矣。京得道人也。哀世俗不曉其語。
故祖為說之。戊寅九月八日。

東坡養三集

述古

十一卷
七十二

書鮑靚傳

鮑靚字太玄。東海人。五歲語父母云。本曲陽李
氏子。九歲墮井。死。父母以其言訪之。皆驗。靚學
兼內外。明天文。河洛書。為南海太守。行郡入海。
遇風。饑甚。煮白石食之。靚嘗見仙人陰君。受道
訣百餘歲卒。

東坡養三集

述古

十一卷
七十三

真君畫像觀中。極古雅。有西晉時殿宇尚存也。
戊寅九月十一日夜坐書。

葛稚川居羅浮。與南海太守鮑靚善。靚時
時往來羅浮山中。或迎至郡。與言達旦。夫
人見其來。門無車馬。獨有雙燕。惟而問之。
則雙履也。

書阮籍語

世之所謂君子者，惟法是修，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爲目前檢，言欲爲無窮則少，稱卿黨，長聞鄰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夫羣虱之處禪中乎？逃乎深縫，匿乎敗絮，自以爲得繩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羣虱處於禪中，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天

東坡先生集

述古
十一卷
七十四

臧否人物，口不及世事，然禮法之士疾之如仇。譬獨賴司馬景王保持之，爾其去死無幾，以此論之，亦虱之出入往來於衣禪中間者也。安能笑禪中之藏乎？吾故書之，爲將來君子一笑。戊寅冬至日。

果在禪外，何惡乎禪中？果在禪中，又安知所處之爲禪也哉？正言若反，長公良有深感矣。

王景文受詔

宋明帝詔荅王景文，其略曰：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於任運。千仞之木，旣摧於斧斤；一寸之草，亦悴於踐蹋。晉將畢萬，七戰皆獲，死於牖下，蜀將費禕，從容坐談，斃於刺客，故甘心於履危，未必逢禍。從意於處安，未必全福。此言近於達者。然明帝竟殺景文，哀哉！哀哉！景文之死也，詔言朕不謂卿有罪，然吾不能獨死，請子先之。詔至，景文正與客碁，竟歛子納奩中。徐謂客曰：有詔見賜以死，酒至未飲，門生焦度在側，傾酒抵地，曰：丈夫安能坐受死？州中文武可以一奮。景文曰：知卿至心，若見念者，爲我百口計，乃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乃仰飲之。蘇子曰：死生亦大矣，而景文安之，豈貪權竊國者乎？明帝可謂不知人者矣。

明帝使主也，而詔語大是造理之談，故東坡錄之。王聖俞

東坡先生集

述古
十一卷
七十五

書李若之事

晉方技傳有韋虛者。父母使守稻。牛食之。虛見而不驅。牛去。乃理其殘。亂者。父母怒之。虛曰。物各欲得食。牛方食。柰何。驅之。父母愈怒。曰。卽如此。何用理亂者爲。虛曰。此稻又欲得生。此言有理。虛固有道者耶。呂猗母足得痿痺。病七餘年。虛療之。去母數步。坐瞑目。寂然。有頃。曰。扶起。夫人坐。猗曰。夫人得疾十年。豈可倉卒令起耶。虛曰。且試扶起。兩人夾扶而立。少頃。去扶者。遂能行。學道養氣者。至足之餘。能以氣與人。都下道士李若之能之。謂之布氣。吾中子迨少羸多疾。若之相對坐。爲布氣。迨聞腹中如初日所照。溫溫也。蓋若之曾遇得道異人於華岳下云。

醫方有需進氣者。正使壯盛。猶足相資。況有道者耶。

東坡養生集

述古

十一卷
七十六

書杜羔事

今日偶讀國史。見杜羔一事。頗與朱康叔相類。嗟嘆不足。因書以示康叔。幸勿示人。江令乃爾。深可罪。然猶望公憐其才短不逮而已。昔杜羔有至性。其父河北一尉而卒。母非嫡。經亂不知所之。會堂兄兼爲潞潞判官。嘗勸獄於私第。有老婦辯對。見羔出入。竊語人曰。此年少狀類吾夫。訊之。乃羔母也。自此迎侍而歸。又往訪先人之墓。邑中故老已盡。不知所在。館於佛寺。日夜

東坡養生集

述古

十一卷
七十七

悲泣。忽視屋柱。煤烟之下。見數行字。拂而視之。乃父遺跡云。我子孫若求吾墓。當於某村家間之。羔哭而往。果有父老年八十餘。指其丘隴。因得歸葬。羔以幼穉失父。依其兄。後官至工部尚書。致仕。此出唐李華國史補。因書以遺康叔。時元豐三年九月二十五日記。

朱壽昌即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寫經求之五十年。去歲得之蜀中。以詩賀之。

先生詩餘

外曾祖程公逸事

公諱仁，籍眉山，人以仁厚信於鄉里。蜀平，中朝士大夫憚遠宦，官闕，選士人有行義者攝公攝錄。參軍眉山尉有得盜蘆葦根者，實竊而所持，別誤中主人尉，幸賞以劄聞，獄掾受賕掠成之。太守將應囚，囚坐廡下，涕泣衣盡濕。公適過之，知其冤，昨謂盜曰：「汝冤，盡自言，吾為汝直之。」盜果稱冤，移獄。公既直其事，而尉掾爭不已，復移獄，竟殺盜。公坐逸囚罷歸，不及月，尉掾皆暴卒。

東坡先生集

述古

十一卷
七八

後三十餘年，公晝日見盜拜庭下，曰：「尉掾未伏待公而決，前此地府欲召公暫對，我扣頭爭之，曰：『不可以。』我故驚公，是以至今。」公壽盡今日，我為公荷擔而往，暫對，即生人。天子孫壽祿未紫，滿門矣。公具以語家人，沐浴衣冠就寢而卒。軾幼時聞此語，已而外祖父壽九十，舅氏始貴顯。壽八十五，曾孫皆仕有聲，同時為監司者三人，玄孫官學益盛，而尉掾之子孫幾矣。或謂盜德公之深，不忍煩公暫對可也，而獄久不決，豈王

者亦因以苦尉掾也。與紹聖二年三月九日，軾在惠州讀陶潛所作外祖孟嘉傳，云：「凱風寒泉之思，實鍾厥心意，悽然悲之。」乃記公之逸事，以遺程氏庶幾淵明之心也。

案獄者讀此可為凜凜

東坡先生集

述古

十一卷
七九

題伯父謝啟後

天聖中伯父中都公始舉進士於眉年二十有三時進士法寬未有糊名也試日通判殿中丞蔣希魯下堂觀進士程文見公所賦歎其精妙絕倫曰第一人無以易子公力自言年少學淺有父兄在決不敢當此選希魯大賢之曰君子成人之美乃以爲第三明年登乙科此則其親書啟事謝希魯者也公歿後十三年得之宜興人單君錫家蓋希魯宜興人也又八年乃躬自

東坡先生集

述古

十一卷
八十

裴縵而歸公之第二子于明兄使實之以無忘公之盛德云元豐五年七月十三日第六侄責授黃州團練副使軾謹誌

古人處功名之際其退讓不遑如此令人

生愧

書狄武襄事

狄武襄公者本農家子年十六時其兄素與里人失其姓名號鐵羅漢者闕於水濱至溺救之保伍方縛素公適餉田見之曰殺羅漢者我也人皆釋素而縛公公曰我不逃死然待我殺羅漢庶幾復活若決死者縛我未晚也衆從之公默祝曰我若貴羅漢當蘇乃舉其尸出水數斗而活其後人無知者公薨其子諮詠護喪歸葬西河父老爲言此元祐元年十二月五日與詠

東坡先生集

述古

十一卷
八十一

同館北客夜話及之眉山蘇軾記

凡名將相雖爲生有自然少賤時其處心遇事決與尋常不同只此便可想其器識

記郭震詩

蜀人任介郭震李畋皆博學能詩曉音律相與
爲莫逆之交遊蕩不羈禮法之士鄙之然皆才
議過人李順之將亂震遊成都東郊忽賦詩曰
今日出東郊東郊好春色青青原上草莫教征
馬食遂走京師上書言蜀將亂不報其言
乃劾震竟不仕介爲陝西一幕官而死畋稍達
仕至尚書即震將死其友往問之側臥歛枕而
言其友曰子且正身震笑曰此行豈可復替名

東坡養生集

述古

十一卷

八二

哉雖平生談諧之餘習然亦足以見其臨死而
不亂也

才智豁達之士世不乏人然須根本不差
纔足與語不然且未論大用何如只臨終
時未有不張皇失措者也

書劉廷式事

予昔爲密州殿中丞劉廷式爲通判廷式齊人
也而予由爲齊州掌書記得其鄉閭之言以告
予曰廷式通禮學究未及第時議娶其鄉人之
女既約而未納幣也廷式及第其女以疾兩目
皆盲女家躬耕貧甚不敢復言或勸納其幼女
庭式笑曰吾心已許之矣雖盲豈負吾初心哉
卒娶盲女與之偕老盲女死於密庭式喪之逾
年而哀不衰不肯復娶予偶問之哀生於愛愛

東坡養生集

述古

十一卷

八二

生於色子娶盲女與之偕老義也愛從何生哀
何從出乎庭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有目亦吾
妻也無目亦吾妻也吾若綠色而生愛緣愛而
生哀色衰愛弛吾哀亦忘則凡揚袂倚市目挑
而心招者皆可以爲妻也耶予深感其言日子
功名富貴人也或笑予言之過予曰不然昔羊
叔子娶夏姬霸女霸叛入蜀親友皆告絕而叔
子獨安其室恩禮有加焉君子是以知叔子之
貴也其後卒爲晉元臣今庭式亦庶幾焉若不

貴必且得道時坐客皆慨然不信也昨日有人
自廬山來云庭式今在山中監太平觀面目奕
奕有紫光步上下峻坂往復六十里如飛絕粒
不食已數年矣此豈無得而然哉聞之喜甚自
以吾言之不妄也乃書以寄密人趙杲卿杲卿
與庭式善且皆嘗聞予言者庭式字得之卒爲
朝請郎杲卿字明叔卿貢進士亦有行義元豐
六年七月十五日東坡居士書

此等議解解說不出然妙在實有其理又

東坡養生集述古

十二卷
八附

實有其事 鍾伯敬

東坡養生集第十一

東坡養生集第十二卷目錄

志異

率子廉傳

僧圓澤傳

昭靈侯廟碑

峻靈王廟碑

子姑神記

天篆記

趙先生舍利記

陳昱再生

處子再生

金光明經

破地獄偈

木客

筆仙

黃損僕射

東坡養生集日錄

十二卷

茅山道士

華陰老嫗

白石飛仙

東岳寄書

高安丐者

回山人詩

徐問真

陳太初

李思順

重巖師逸事

空塚棄兒

取磧誦經

神翁求字

王翊

蘇佛兒

張慈子

張先生并叙

三朵花并叙

書磨公詩後	并序	芙蓉城詩	并叙
記李太白詩		洞仙歌	并叙
老人卦影		書潘谷墨	
神清洞		靈芝宮	
劉景文		文與可	
徐仲車		李願	
眉山隱士			
醴泉觀真靖崇教大師真贊			
葆光法師真贊		寄鄧道士	并引
東坡養生集	目錄	十二卷	二
贈李道士	并引	贈梁道人	
留別蹇道士拱辰		陸道士墓誌銘	
異人有無		三老人	
桃花飯		記授真一酒法	
記朝斗		記封大白山	
應夢羅漢記		猪母佛	
夢吞舍利	寄子由	僧伽同行	
壽星寺		前身	
鄒陽降世		五祖戒	

紫府押衙		奎宿奏事	
東坡養生集	目錄	十二卷	三
東坡養生集第十二卷目錄	終		

東坡養生集第十二卷

江左王如錫編

志異

率子廉傳

率子廉，衡山農夫也。愚朴不遜，衆謂之率牛。脫隸南嶽，觀爲道士。觀西南七里，有紫虛閣。故魏夫人壇也。道士以荒寂，莫肯居者。惟子廉樂之，端然而已。人莫見其所爲，然頗嗜酒。往往醉卧山林間，雖大風而至，不知虎狼過其前，亦莫害。

東坡養生集 志異

十二卷

也。故禮部侍郎王公祐出守長沙，奉詔禱南嶽，訪魏夫人壇。子廉方醉，不能起。直視公曰：「村道士愛酒，不能常得，得輒徑醉。官人恕之。」公察其異，載與俱歸。居月餘，落漠無所言。復送還山，曰：「尊師韶光內映，老夫所不測也。當以詩奉贈，既而忘之。」一日書寢，夢子廉來索詩，乃作二絕句。青板置閣上。衆道士驚曰：「率牛何以得此？」太平興國五年六月十七日，忽使謂觀中人曰：「吾將有所適，閣不可無人。當速遣繼我者。」衆道士自

東坡養生集 志異

十二卷

得王公詩，稍異之矣。及是，驚曰：「天暑如此，率牛安往？」狼狽往視，則死矣。衆始大異之。日，率牛乃知死日，耶葬之嶽下。未幾，有南臺寺僧守澄自京師還，見子廉南薰門外，神氣清逸，守澄問何故。出山笑曰：「閑遊耳。」寄書與山中人，澄歸乃知其死。驗其書，則死日也。發其塚，杖屨而已。東坡居士曰：「士中有所挾，雖小技不輕出也。況至人乎？至人固不可得，識至人者，豈易得哉？」王公非得道，不能知率牛之異也。居士嘗作三槐堂記。

率牛亦愛詩，耶其於王公非偶然相值者。

僧圓澤傳

洛師惠林寺故光祿卿李愷居第祿山陷東都愷以居守死之子源少時以貴游子豪侈善歌聞於時及愷死悲憤自誓不仕不娶不食肉居寺中五十餘年寺有僧圓澤富而知音源與之遊甚密促膝交語竟日人莫能測一日相約遊蜀青城峩峩山源欲自荊州泝峽澤欲取長安斜谷路源不可曰吾以絕世事豈可復道京師哉澤默然久之曰行止固不由人遂自荊州路

東坡叢生集 志異

十二卷

舟次南浦見婦人錦錦負兒而汲者澤望而泣曰吾不欲由此者爲是也源驚問之澤曰婦人姓王氏吾當爲之子孕三歲矣吾不來故不得乳今既見無可逃者公當以符咒助我魂生三日浴兒時願公臨我以笑爲信後十三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當與公相見源悲悔而爲具沐浴易服至暮澤亡而婦乳三日往視之見源果笑具以語王氏出家財葬澤山下源遂不果行反寺中問其徒則既有治命矣後十二

年自洛適吳赴其約至約所聞葛洪川畔有牧童扣牛角而歌之曰三生石上舊精寬賞月吟風不要論慙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存呼問澤公健否答曰李公真信士然俗緣未盡慎勿相近惟勤修不墮乃復相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尋已徧却回烟棹上瞿塘遂去不知所之後二年李德裕奏源忠臣子篤孝拜諫議大夫不就竟死寺中年八十

東坡叢生集 志異

十二卷

望而泣見而笑扣角而歌此段因緣政自難說豈玉環所謂只因此語復墮人間者耶 陳眉公

昭靈侯廟碑

昭靈侯南陽張公諱路斯隋之初家于潁上縣仁社村年十六中明經第唐景龍中爲宣城令以才能稱夫人石氏生九子自宣城罷歸常釣於焦氏臺之陰一日顧見釣處有宮室樓殿遂入居之自是夜出旦歸輒體寒而濕夫人驚問之公曰我能也夢人鄭祥遠者亦龍也與我爭此居明日當戰使九子助我領有絳綃者我也青綃者鄭也明日九子以弓矢射青綃者中之

東坡先生集

志異

十三卷
五

怒而去公亦逐之所過爲谿谷以達於淮而青綃者投於合肥之西山以死爲龍穴山九子皆化爲龍而石氏葬開州公之孫爲馬步使者子孫散居潁上其墓皆存焉事見於唐布衣通耕之文而傳於淮潁間父老之口載於歐陽文忠公之集古錄云自景龍以來潁人世祠之於焦氏臺乾寧中刺史王敬堯始大其廟有宋乾德中蔡州大旱其刺史司超開公之靈築祠於蔡既而翰林學士承旨陶穀爲記其事蓋自淮南

至於蔡許陳汝皆奔走奉祠景德中諫議大夫張秉奉詔益新潁上祠宇而熙寧中司封郎中張徽奏乞爵號詔封公昭靈侯石氏柔應夫人廟有穴五往往見變異出雲雨或投器穴中則見於池而近歲有得蛻骨於池者金聲玉質輕重不常今藏廟中元祐六年秋旱甚郡守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蘇軾迎致其骨於西湖之行祠與吏民禱焉其應如響乃益治其廟作碑而銘之銘曰

東坡先生集

志異

十三卷
六

維古至人冷然乘風變化往來不私其躬道本於仁仁故能勇有殺有生以仁爲終相彼幻身何適不通地行爲人天飛爲龍惠於有生我則從之淮潁之間篤生張公跨歷隋唐顯於有宋上帝龍之先帝封之昭於一方萬靈宗之哀我潁民處瘠而窮地傾東南潦水所鍾忽焉歸壑千里一空公居其間拯溺吊匄救療疾癘驅攘蟊蟲開闢抑揚孰知其功坎坎擊鼓巫師老農斗酒隻雞四簋其饒度公之居貝闕珠宮撥公

之食瓊醴王褒何以欄之我愧於中公之所繫
雖誠與恭誠在乎格無傷農工恭不在外洗滌
厥胃以此事神神聽則聰敢有不然上帝之禍
讀碑文似涉怪異讀銘詞則理有可信事
乃不誣

東坡養生集 志異

十二卷
七

峻靈王廟碑

古者王室及大諸侯國皆有寶周有琬琰太王
嘗有夏后氏之璜皆所以守其社稷鎮撫其入
民也唐代宗之世有比丘尼若夢悅現上帝
皆得八寶以獻諸朝且傳帝命曰中原兵久不
解盟聞於天故以此寶鎮之則改元寶應以是
知天亦分寶以鎮世也自徐聞渡海歷瓊至儋
又西至昌化縣西北二十里有山秀峙海上石
峯巉然若巨人冠帽西南向而坐者俚人謂之

東坡養生集 志異

十二卷
八

山路勝而偽漢之世封其山神為鎮海廣德王
五代之末南夷有知望氣者曰是山有寶氣上
達於天艤舟其下斷山發石以求之夜半大風
浪駕其舟空中碎之石峯下夷皆溺死僖之父
老猶有及見敗舟山上者今獨有石存焉耳
天地之寶非人所得睥睨者晉張華使其客雷
煥發鄆城獄取寶劒佩之華終以忠遇禍坐此
也夫今此山之上上帝賜寶以奠南極而貪冒
無知之夷欲以力取而已有之其誅死宜哉皇

宋元豐五年七月詔封山神爲峻靈王用部使者承議郎彭次雲之請也紹聖四年七月瓊州別駕蘇軾以罪謫於儋至元符三年五月有詔徙廉州自念謫居海南三歲飲餼食腥陵暴興霧而得生還者山川之神實相之謹再拜稽首西嚮而辭焉且書其事碑而銘之山有不池產紫鱖魚民莫敢犯石峯之側多荔枝黃柑得就食持去則有風電之變其銘曰

瓊崖一里塊海中民夷錯居古相蒙方壺蓬萊

東坡養生集

志異

十一卷

此別宮峻靈獨立秀且雄爲帝守寶甚嚴恭庇蔭嘉穀歲屢豐小大迢遠馭龍鵝鴈安棲不避風我浮而西今復東銘碑曄然照無窮

寶氣燭天海上自多珍異文亦峻整

子姑神記

元豐三年正月朔日予始去京師來黃州二月朔日至郡至之明年進士潘丙謂予曰異哉公之始受命黃人未知也有神降於州之僑人郭氏之第與人言如響且善賦詩曰蘇公將至而吾不及見也已而公以是日至而神以是日去其明年正月丙又曰神復降於郭氏予往觀之則衣草木爲婦人而置筋手中二小童子扶焉以節書字曰妾壽陽人也姓何氏名媚字麗卿

東坡養生集

志異

十一卷

自幼知讀書屬文爲伶人婦唐垂拱中壽陽刺史害妾夫納妾爲侍書而其妻妬悍甚見殺於廁妾雖死不敢訴也而天使見之爲直其冤且使有所職於人間蓋世所謂子姑神者其類甚衆然未有如妾之卓然者也公少留而爲賦詩且舞以娛公詩數十篇敏捷立成皆有妙思雜以嘲笑問神仙鬼佛變化之理其答皆出人意外坐客撫掌作道調梁州神起舞中節曲中再拜以請曰公文名於天下何惜方寸之紙不使

世人知右

遇害於母

名似有動

陰私與往

於世皆可

此志

往而

自在

亦堪

東坡蔡公

其後漢武帝亦祠之謂之神君震動天下若疑其所託又陋於全矣世人所見常少所不見常多何必以區區耳目之所及度量世外事乎姑藏其書以待知者

衡山道士蕭明應句高吟使劉師服把筆詩就請曰先生稱吾不解人間書敢問解何書道士不應余意天篆或道士所解書者耶初意道士不解詩乃竟不解道士書耶

東坡先生集

志異

十一卷
十三

趙先生舍利記

趙先生家本蜀人孟氏節度使廷隱之後今爲南海人先生仕至幕職官南海有潘冕者陽狂不測人謂之潘登南海俚人謂心風爲登登常與京師僧法華偈頌往來僧云登日光佛化也先生弄官從登游以爲盡得我道盡既隱去不知其所終而先生亦坐化焚其身得舍利數升獻與先生之子相遊故得此舍利四十八粒登與先生異迹極多張安道作先生墓誌具載其

東坡先生集

志異

十一卷
十四

事視今爲大理寺丞知藤州元豐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以舍利授寶月大師之師孫悟清使持歸本院供養趙郡蘇軾記

余在惠州或示予以古舍利狀若覆盂圓徑五寸高三寸重一斤一兩外密而中疎其理如芭蕉舍利生其中無數五色具意必真人大士之遺體蓋腦之在額中顙內而腦存者

先生別記

陳昱再生

今年三月有中書吏陳昱者暴死三日而蘇云
初見壁有孔有人自孔擲一物至地化爲人乃
其亡姊也携其手自孔中出曰其吏追汝使我
先死吏在傍昏黑如夜極望有明處有橋榜曰
會明人皆用泥錢橋極高有行橋上者姊曰此
生天也豈行橋下然猶有在下者或爲鳥鵲所
啗姊曰此捕網者也又見一橋曰陽明人皆用
紙錢至者吏輒刻除之如抽貫然已而見冥官
東坡志林 卷十五

則陳襄述古也問昱何故殺孔母曰無之呼孔
母至血被面抱嬰兒熟視昱曰非此人也乃聞
下吏追陳周官遂放昱還曰路遠當給竹馬又
使詣曹檢已籍曹示之年六十九官左班殿直
日以平生不燒香故不甚壽又曰吾輩更此一
報身卽不同矣意謂當超也昱還道見追陳周
往旣蘇周果死

冥間果報絲毫不爽迺至誤追同姓則何
也意者偶借以指示人間耶

處子再生

戊寅十月予在僧耳聞城西民處子病死兩日
復生予與進士何旻往見其父問死生狀云初
昏若有人引去至官府簾下有言此誤追庭下
一吏言可且寄禁又一吏云此無罪當放還見
獄在地窟中隱而出入繫者皆僇人僧居十六
七有一姬身皆黃毛如驢馬械而坐處子識之
蓋僇僧之室也曰吾坐用檀越錢物已三易毛
矣又一僧亦處子鄰里死二年矣其家方大祥
東坡志林 卷十六

有人持盤殮及錢數千云付某僧僧得錢分數
百遺門者乃持鉢入門者繫者皆爭取其鉢僧
所食無幾又一僧至見者擎跏作禮僧曰此女
可差人送還送者以手擎牆壁使過復見一河
有舟便登之送者以手推舟舟躍處子驚而寤
是僧豈所謂地藏菩薩者耶書之以爲世戒

近回生事傳布人間者甚衆頃太倉有活
閻羅事更詳核令人起信刻凡數種皆標
評以醒世焉

金光明經

宣德郎廣陵郡王院大小學教授眉山任伯雨
德翁喪其母呂夫人之十四日號辦稍間欲從
事於佛或勸誦金光明經且言世所傳本多誤
唯咸平六年刊行者最為善本又備載張居道
再生事德翁欲訪此本而不可得苦寢輒刻而
外甥進士師續假寐其側忽驚覺曰吾夢至相
國寺東門有鬻糟薑者云有此經夢中問曰非
咸平六年本乎曰然此殆非夢也德翁大驚即
東坡養生集 志異 十七卷

某記

破地獄偈

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惟
心造有人喪妻者夢其妻求破地獄偈覺而求
之無有也問薦福古老云此偈是也遂舉家持
誦後見亡者實衣天冠縹緲空中稱謝而去軼
聞之佛印禪師佛印聞之范堯夫

只以至理開論地獄遂破

東坡養生集 志異

木客

坡作虔州入境詩云山中木客解吟詩十道四
蕃志記虔州上洛山有水客鬼與人交甚信未
嘗言能詩也後得續法帖記木客詩云酒盡君
莫沽壺傾我當發城市多囂塵還山弄明月方
知得句之因徐鉉謂鄱陽山中有水客自言秦
時造阿房宮採木者

詩亦無塵氣

筆仙

石晉之末汝州有一士不知姓名每夜作筆十管付其家至曉闔戶而出而街鑿壁實以竹筒如引水者有人置三十錢則一筆躍出以勢力取之莫得也筆盡則取錢携一壺買酒吟嘯自若率常如此凡三十載忽去不知所在又數十年復有見之者顏貌如故人謂之筆仙

朱桃椎每織苴屨放路上見者爲易米置

本處桃椎至夕取之以視筆仙未免呆氣

東坡志異

卷十九

黃損僕射

虔州布衣賴仙芝言連州有黃損僕射者五代時人僕射蓋仕南漢官也未老退歸一日忽遁去莫知其所有云子孫畫像事之凡三十二年復歸坐昨階上呼家人其子適不在孫出見之索筆書壁上云一別人間歲月多歸來事事已消磨惟有門前鑑池水春風不改舊時波投筆竟去不可留子歸問其狀貌孫云甚似影堂老人也連人相傳如此其後頗有祿仕者

茅山道士

有道士講經茅山聽者數百人中講有自外入者長大肥黑大罵曰道士奴天正熱聚衆造妖何爲道士起謝曰居山養徒資用乏不得不爾罵者怒少解日須錢不難何至作此乃取釜竈杵臼之類得百餘金以少藥銀之皆爲銀乃去後數年道士復見此人從一老道士鬚髮如雪騎白驢此人腰插一騾鞭從其後道士遙望叩頭欲從之此人指老道士且搖手作驚畏狀去

東坡志異

卷一十

如飛少頃即不見

道士得前所假金足矣又何求

華陰老嫗

眉之彭山進士有宋籌者與故參知政事孫抃
夢得同赴舉至華陰大雪天未明過華山下有
牌堠云毛女峰者見一老嫗坐堠下髻如雪而
無寒色時道上未有行者不知其所從來雪中
亦無足跡孫與宋相去數百步宋先過之亦怪
其異而莫之顧孫獨留連與語有數百錢挂靴
盡以與之既追及宋道其事宋悔復還求之已
無所見是歲孫第三人及第而宋老死無成此
事蜀人多知之者

東坡先生集

志異

卷二

第不第何與老嫗事然同過毛女峯而或
遇或不遇夫人之功名亦若此矣

白石飛仙

爾朱道士晚客於眉山故蜀人多記其事自言
受記於師云汝後遇白石浮當飛仙去爾朱雖
以此語人亦莫識所謂後去眉山乃客於涪州
愛其所產丹砂雖瑣細而皆矢鏃狀瑩微不雜
土石遂止煉丹數年竟於涪州白石縣仙去乃
知師所言不謬吾聞長老道其事甚多然不記
其名字可恨也本草言丹砂出符陵谷陶隱居
云符陵是涪州今無復採者吾聞熟於涪者云
採藥者時復得之但時方貴辰錦砂故此不甚
採爾讀本草偶記之

東坡先生集

志異

卷二

東岳寄書

章啓字隱之，本閬人，遷於成都數世矣。善屬文，不仕。晚用太守王素薦，賜號冲退處士。一日夢有人寄書召之者，云東岳道士書也。明日與李士寧游青城濯足水中，啓謂士寧曰：「脚踏西溪，流去。」士寧答曰：「手持東嶽，寄來。」書啓大驚，不知其所自來也。未幾，啓果死。其子禩亦以逸民舉仕，一命乃死。士寧，蓬州人也。語默不常，或以爲得道者。百歲乃死，嘗見予成都，日子甚貴，當東坡志異。

東坡志異

卷二

策舉首已而果然

蔡襄守閩中，李士寧經由閩謁襄，因告士寧久患目疾不愈，昨夜夢龍樹菩薩，士寧卽於袖中出畫本視之，一如夢中所見。

高安丐者

高安丐者趙生，散髮蓬髮，未嘗洗浴，好飲酒，醉輒毆罵其市人。雖有好事者，時嘗與語，生亦慢罵斥其過惡。故高安之人皆謂之狂生。元豐三年，予謫高安，見之於途，亦畏其狂，不敢近。歲暮生忽來見，戛然異其言，知非特扶術，亦知道者。也是時予兄子瞻謫居黃州，求書而往。一見喜其樂易，留半歲不去。及子瞻北歸，從至興國，知軍楊繪見而留之。生喜禽鳥六畜，嘗以一物自隨，寢食與之同，無何爲駿騾所傷而死。繪具棺葬之，年百三十七矣。元祐元年，予兄弟皆召還京師，蜀僧法震來見，曰：「震游江將謁公黃州，至雲安酒家，見一丐者，曰：『吾姓趙，頃在黃州識蘇公爲我謝之。』」予驚問其狀，良是。時知興國軍朱彥博在坐，歸發其葬，空無所有，惟一杖及兩脛。在予聞有道者，惡人知之，多以惡言穢行自晦，然亦不能自掩。故德順時見於外，古書尸假之下者，留脚一骨，生豈假者耶？

東坡志異

卷二

集 13—586

回山人詩

有道人過沈東老飲酒用石榴皮寫絕句壁上
稱回山人東老送出門渡橋不知所往或曰此
呂洞賓也僕見東老子偕道其事爲和此詩後
復與偕遇錢塘更爲書之回山人詩云西隣已
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緣好客
黃金散盡爲收書東坡和云世俗那知貧是病
神仙可學道之餘但知白酒留佳客不問黃公
竟素書又云淒涼雨露三年後彷彿塵埃數字

東坡養生集

志異

卷二

不中書

洞賓事跡往往散現人間頃降城西一家
踪跡頗異人多往訊之余欲去未果

徐問真

道人徐問真自言濰州人嗜酒狂肆能喚生慈
鮮魚以指爲鍼以土爲藥治病良有神驗歐陽
文忠公爲青州問真來從公游久之乃求去聞
公致仕復來汝南公嘗館之使伯和父兄弟爲
之至公常有足疾狀少異醫莫能愈問真教公
吸引氣血自踵至頂公用其言病輒已忽一日
求去甚力公留之不可曰我友罪我與公卿游
我不敢復留公使人送之果有冠鐵冠丈夫長

東坡養生集

志異

卷二

一六

八尺許立道周侯之問真出城顧村童使持藥
笥行數里童告之求去問真於髻中出小瓢如
棗大再三覆之掌中得酒滿掬者二以飲童子
良酒也自爾不復知其存亡而童子徑發狂亦
莫知其所終軾過汝陰公具言如此其後余貶
黃州而黃岡縣令周孝孫暴得重腿疾軾試以
問真口訣授之七日而愈元祐六年十一月二
日與叔弼父季默父夜坐話其事復有甚異
者不欲盡書之然問真要爲異人也

陳太初

吾八歲入小學以道士張易簡爲師童子幾百人師獨稱吾與陳太初者太初眉山市井人子也予稍長學日益遂第進士制策而太初乃爲郡小吏其後予請居黃州有眉山道士陸惟忠自蜀來云有得道者曰陳太初問其詳則吾與同學者也前年惟忠又見予於惠州云太初已尸解矣蜀人吳師道爲漢州太守太初往客焉正歲旦日見師道求衣食錢物且告別將所得

東坡先生集

志異

二卷
二十七

盡與市人貧者反坐於戟門下遂卒師道使昇昇往野外焚之卒罵曰何物道士使吾正旦昇死人太初微笑開目曰不復煩汝步自戟門至金馬橋下跌坐而逝焚之舉城人見煙焰上眇眇焉有一陳道人也

眉山生三蘇又生一太初英靈所結聚族

發固有餘

幸思順

幸思順金陵老儒也皇祐中沽酒江州人無賢愚皆喜之時劫江賊方熾有一官人縱舟酒樓下偶與思順往來相善思順以酒十壺餉之已而報劫於斬黃間群盜飲此酒驚曰此幸秀才酒耶官人識其意卽給曰僕與幸秀才親舊賊相顧嘆曰吾儕何爲劫幸老所親哉飲所劫還之且戒曰見幸慎勿言思順年七十二日行二百里盛夏曝日中不渴蓋嘗喫物而不飲水云

東坡先生集

志異

十二卷
一八

沽酒知名可以禦侮千里之外此金陵何等人也

重辯師逸事

辨嵩禪師嘗喚人未嘗見其笑海月慧辯師嘗喜人未嘗見其怒予在錢塘親見二人皆跌坐而化嵩既茶毗火不能壞益薪熾火有終不壞者五海月比葬面如生且微笑乃知二人以真喜作佛事也世人視身如金玉不旋踵爲糞土至人反是予以是知一切法以愛故壞以捨故常在豈不然哉予遷嶺南始識南華重辯長老語終日知其有道也予自海南還則辯已寂久

東坡養生集

志異

二卷
一九

矣過南華弔其衆問塔墓所在衆曰我師昔作壽塔南華之東數里有不悅師者葬之別墓既七百餘日矣今長老明公獨奮不顧發而歸之壽塔改棺易衣舉體如生衣皆鮮芳衆乃大服東坡居士曰辯視身爲何物棄之尸陀林以飼鳥鳥何有安以壽塔爲明公知辯者特欲以化服同異而已乃以茗果奠其塔而書其事以遺其上足南華塔主可與師元符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空塚棄兒

富彥國在青社河北大饑民爭歸之有夫婦襁負一子未幾迫於饑困不能皆全棄之道左空塚中而去歲定歸鄉過此塚欲收其骨則兒尚活肥健愈於未棄時見父母匍匐來就視塚中空無有惟有一窾滑易如蛇鼠出入有大蟾蜍如車輪氣咻咻然出穴中意見在塚中常呼吸此氣故能不食而健自爾遂不食年六七歲肌膚如玉其父抱兒來京師以示小兒醫張荆筐

東坡養生集

志異

三卷
二十

張曰物之有氣者能蟄燕蛇蝦之類是也能蟄則能不食不食則壽此千歲蝦蟆也法不當與藥若聽其不食不娶長必得道父喜携去今不知所在張與余言蓋嘉祐六年也

詩所稱平林陸卷於此益徵

取磻誦經

蔣仲甫聞之孫景修近歲有人鑿山取磻石主
深處聞有人誦經聲發之得一人云吾師磻石
者以窟壞不能出居此不知幾年平生誦金剛
經嘗以經自隨每有饑渴之念即若有人自腋
下以餅餌遺之殆此經變現也道家言守一若
饑一與之糧若渴一與之漿此人於經中豈所
謂得一者乎

凡有誦持能一心不散亂即此便是聖諦

東坡養生集 志異

神翁求字

神翁外傳云內相蘇子瞻初起知登州來求字
翁書來王守三字又問學道之要翁云閑好公
見許道士求解字許曰經云赤書王字勅乃王
命宋則王命將下矣果召爲內翰復出守揚州
公疑閑好之言再遣人求字翁不書後謫惠州
再遣子過求字翁不見子由謂吾兄信其言而
不能用也

不書不見却有意

王翊

黃州岐亭有王翊者家富而好善夢於水邊見
一人爲人所毆傷幾死見翊而號翊救之得免
明日偶至水邊見一鹿爲獵人所得已中幾鎗
翊發悟以數千贖之鹿隨翊起居未嘗一步舍
翊又翊所居後有茂林果木一日有村婦林中
見一桃過熟而絕大獨在水杪乃取而食之翊
適見大驚婦人食已棄其核翊取而剖之得雄
黃一塊如桃仁乃嚙而吞之甚甘美自是斷葷
肉齋居一食不復殺生亦可謂異事也

東坡養生集 志異

十二卷
三二

自是一積善好人桃仁或亦有神者貽之

蘇佛兒

元符三年八月予在合浦有老人蘇佛兒來訪年八十二不飲酒食肉兩目矍然蓋童子也自言十二歲齋居修行無妻子有兄弟三人皆持戒念道長者九十二次者九十與論生死事頗有所知居州城東南六七里佛兒嘗賣菜之東城見老人言卽心是佛不在齠肉予言勿作此念衆人難感易流老人大喜曰如是如是

兄弟三人皆壽且康如此便已去仙不遠

東坡志異

志異

三三

張憨子

黃州故縣張憨子行止如狂人見人輒罵云放火賊稍知書見紙輒書鄭谷雪詩人使力作終日不辭時從人乞予之錢不受冬夏一布褐三十年不易然近之不覺有垢穢氣其實如此至於土人所言則有甚異者蓋不可知也

張先生 升叙 卽張憨子

先生不知其名黃州故縣人本姓盧爲張氏所養陽狂垢汙寒暑不能侵常獨行市中夜或不知其所止往來者欲見之多不能致余試使人召之欣然而來既至立而不言與之言不應使之坐不可但俯仰熱視傳舍堂中久之而去夫孰非傳舍者是中竟何有乎然余以有思惟心追躡其意蓋未得也

東坡志異

志異

三三

熱視空堂竟不言故應知我未天全肯來傳舍人皆說能致先生予亦賢脫屣不妨眠糞屋流澌爭看浴水川士廉豈識桃椎妙妄意稱量未必然

戊辰巳巳金陵有帶異人一日了願待齋念佛善愈人病半日同一僧浴於江竟步入江中不知所之月餘自廬州致米靈谷一日胡風子舉止絕似憨子然嗜酒喜與士人縱飲問師證何果位忽墮淚曰葬身無地後醉卧鍾樓上夜半墜樓死

三朵花 并叙

房州通判許安世以書遺余言吾州有異人常戴三朵花莫知其姓名郡人因以三朵花名之能作詩皆神仙意又能自寫真人有得之者許欲以一本見惠乃爲作此詩

學道無成鬢已華不勞手却漫蒸砂歸來且看一宿覺未暇遠尋三朵花兩手欲遮餅裏雀四條深怕井中蛇畫圖要識先生面試問房陵好事家

東坡養生集 志異

二卷三五

佛經云人身如瓶神識如雀五蘊既盡則神識自去以手遮之且不可况以羅縠遮之可乎又云人有逃死者入井則遇四蛇傷足而不能下上樹則逢二鼠咬藤而不能升言四時日月迫促大限無所逃耳

書磨公詩後 并序

過加祿鎮南二十五里大許店休焉于逆旅祁宗祥家見壁上有幅紙題詩云蒲院秋光濃欲滴老僧倚杖青松側只怪高聲問不應嗔余踏破蒼苔色其後題云淦水僧寶磨宗祥謂余此光黃間狂僧也年百三十死於熙寧十年既死人有見之者宗祥言其異事甚多作是詩以識之磨公本名清戒俗謂之戒和尚云

磨公昔未化來往淮山曲壽逾兩甲子氣壓諸

東坡養生集 志異

二卷三六

尊宿但嗟濁惡世不受龍象號我來不及見悵望空遺躅霜顙隱白毫鎖骨埋青玉皆云似達磨隻履還天竺壁間餘清詩字勢頗拔俗爲吟五字偈一洗凡眼肉

芙蓉城詩 并叙

世傳王迥字子高與仙人周瑤英游芙蓉城元豐元年三月余始識子高問之信然乃作此詩極其情而歸之正亦變風止乎禮義之意也芙蓉城中花冥冥誰其王者石與丁珠簾玉案翡翠屏雲舒霞卷千傳停中有一人長眉青髯如微雲淡疎星往來三世空練形竟坐誤讀黃庭經天門夜開飛真靈無復白日乘雲輶俗緣千劫磨不盡翠被冷落淒餘馨因過谿山朝帝

東坡先生集 志異

二卷 二七

延夜聞笙簫弭節聽飄然而來誰使令皎如明月入窓搖忽然而去不可執寒衾虛幌風冷冷仙宮洞房本不扃夢中同躡鳳凰翎經度萬里如奔霆玉樓浮空聳亭亭天書雲篆誰所銘遺樓飛步高玲瓏仙風鏘然韻流鈴籟遙遙形開如酒醒芳卿寄謝空丁寧一朝覆水不返瓶羅巾別淚空熒熒春風花開秋葉零世間羅綺紛纒腥此生流浪隨滄溟偶然相值兩浮萍願君收視觀三庭勿與嘉穀生蝗螟從渠一念三千齡

不作人間尹與邢

正是二夫人耳謂彼自墮落勿放尤也須溪

石延年字曼卿卒後其故人有遇之者曰我今爲鬼仙所主芙蓉城呼故人往遊不得忿然騎一素驪去如飛其後降於亳州一舉子家又呼舉子去不得留詩一篇與之

度曆中有朝士肩晨赴起居正通衢見美

東坡先生集 志異

二卷 二八

婦三十餘人重馬而行若前導者俄見丁觀文度按轡繼之而去有一人最後行朝士問曰觀文將遊何處曰非也諸女御迎芙蓉館主耳時丁已在告頃之限卒

記太白詩

人生燭上花，光滅巧妍盡。春風遶樹頭，日與化
工進。惟知雨露貪，不念零落近。昔我飛骨時，慘
見當塗墳。青松露明霞，縹緲上下村。既死明月
鬼，無役玻璃覓。念此一脫酒，長嘯登崑崙。醉者
鸞鳳衣，星斗俯可捫。

朝披雲夢澤，笠釣青茫茫。尋絲得雙鯉，中有三
元章。篆字若丹蛇，逸勢如飛翔。歸來問天老，妙
意不可量。金刀割青素，靈文爛煌煌。燕服十二

東坡先生集

志異
二卷
三九

鍛，想見仙人房。暮跨紫鱗去，海氣侵肌涼。龍子
喜變化，化作梅花粧。遺我累累珠，靡靡明月光。
勸我穿絳綵，繫作褊間褊。揖余以辭去，談笑問
餘香。

余頃在京師，有道人相訪，風骨甚異，語論不凡。
自云嘗與物外諸公往還，口誦此二篇云：東華
上清監清逸真人李太白作也。

朝披夢澤雲，笠釣青茫茫。此語亦非太白
不能道也。
先生自記

洞仙歌 并叙

僕七歲時，見眉山老尼，姓朱，忘其名，年九十餘。
自言嘗隨其師入蜀，至孟昶宮中，一日大熱，母
主與花藥夫人夜起避暑，摩訶池上，作一詞，朱
其能記之。今四十年，朱已死矣，人無知此詞者。
獨記其首兩句，暇日尋味，豈洞仙歌令乎？乃爲
足之。

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
開一點。明月窺人，人未寢。欹枕釵橫鬢亂。起

東坡先生集

志異
二卷
四十

來，携素手，庭戶無聲。時見疎星渡河漢，試問夜
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繩低轉。但屈指西風
幾時來，又不道流年暗換。

老人卦影

至和二年成都人有費孝先者始來眉山云近遊青城山訪老人村壤其一竹牀孝先謝不敏且欲償其直老人笑曰子視其下字云此牀以某年月日某造至某年月日為費孝先所壞成壤自有數子何以償為孝先知其異乃留師事之老人授以易軌甲卦影之術前此未知有此學者後五六年孝先名聞天下王公大人皆不遠千里以金錢求其卦影孝先以致富今死矣

東坡先生集

志異

三卷

易數不傳者多矣卦影二字甚可思

書潘谷墨

寶墨者潘谷余不識其人然聞其所為非市井人也墨既精妙而價不二士或不特錢求墨不計多少與之此豈徒然者哉余嘗與詩云一朝入海尋李白空看人間畫墨仙一日忽取欠墨錢券焚之飲酒三日發狂浪走遂赴井死人下視之蓋跌坐井中手尚持數珠也見張元明言如此

東坡先生集

志異

三卷

神清洞

曹煥遊嵩山中途遇道士盤礴石上揖曰汝非蘇轍之僮曹煥乎顧其侶曰何人曰老劉道士寓此未嘗與人語道士曰蘇軾歐陽永叔門人也汝以永叔為何等人煥曰文章忠義為天下第一道士曰汝所知者如是而已我永叔同年也此袍得之永叔蓋嘗敝而不補未嘗垢而洗也近得書甚安汝豈不知神清洞乎汝與我以某年某月某日同集某處我當以某年月日化於石上復坐不復語煥亦行入山果如期化於石上

東坡養生集

志異

卷三

靈芝宮

王平甫熙寧癸丑歲直宿崇文館夢有人邀之至海上見海水中宮殿甚盛其中作樂笙簫鼓吹之伎甚衆題其宮曰靈芝宮邀平甫欲與之俱往有人在官側隔水止之曰時未至且令去他日當迎之至此恍然夢覺時禁中已鍾鳴平甫頗自負為詩記之曰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官殿號靈芝揮毫不似人間世長樂鍾來夢覺時後四年平甫病卒其家哭訃之曰君嘗夢往靈芝宮信然乎當以兆我是夕暮莫若有聲音接於人者其家復卜以錢卜之曰往靈芝宮其果然乎卜曰然昔有人至海上遂萊見樓臺中有待樂天之室樂天自為詩以識其事與平甫之夢實相似蓋二人者皆天才逸發則其精神所寓必有異者物理蓋有之而不可窮也其家哭請書其事故為之書以慰其思

精神所寓此論微而正

東坡養生集

志異

卷四

劉景文

東坡先生稱劉景文博學能詩，稟稟有英氣。如三國陳元龍之流。元祐五年，坡守錢塘，景文爲東南將領，佐公開治西湖，日由萬松嶺以至新堤，奴在潁州。和景文詩有萬松嶺上黃千葉，載酒年年踏松雪。劉即去後，誰復來花下？有人愁斷絕。謂此後坡薦景文得潁州，以歿。景文晚歲嘗夢與晉文公神交，夢中酬唱甚多。家有編錄，既至潁州三日，謁神祠，出東城所歷之地，及拜瞻神像，恍然夢中往還。文公及每至所在也。一日夢文公云：已受帝旨，得景文爲代。月餘，景文得疾，郡人有宿郊外者，見郡守嚴衛而入，文公祠中凌晨趨府，公已屬纊矣。

東坡先生集

卷五

文與可

文與可既死，崔公度於建康城中忽見與可，曰：吾聞人不安語者，舌可過鼻，卽吐其舌。三叠如餅，引至眉間。公度大驚，然則與可已得不妄語。菩薩道出廣長舌，普覆十方世界，如金光明經所云矣。

東坡先生集

卷五

卷六

徐仲車

徐積字仲車，古之獨行也。於陵仲子不能過，然其詩文則怪而放。如玉川子此一反也。耳曠甚，畫地爲字，乃始通語。終日面壁坐，不與人接。而四方事無不周知，其詳雖新且密，無不先知。此二反也。

東坡將別乞言於徐仲車曰：自古皆有功，獨稱大禹之功，皆有才，獨稱周公之才，有德以將之故耳。

李頎

李頎字梓老不知何許人少舉進士當得官棄去烏巾布裘爲道人遍歷湖湘間晚樂吳中山水之勝遂隱於臨安大滌洞天往來茗溪之上遇名人勝士必與周旋素善丹青而間作小詩東坡倅錢塘日梓老以幅絹作春山橫軸且書一詩其後不通姓名付樵者令俟坡之出投之坡展視詩畫蓋已奇之矣及問樵者誰遣汝也日我負薪出市始經公門有一道人與我百錢

東坡先生集

志異

卷七

令我至此實不知何人也坡益驚異之即散問西湖名僧輩云是梓老久之偶會於湖山僧居相得甚喜坡因和其詩云詩句對君難出手雲泉勸我早抽身是也

眉山隱士

某年十三歲時見東坡過先君只言世有豪俠之士隱而不死於世者吾鄉隱居君子失其姓名世居眉山之中坡即葬時會期日已迫而墓碑永足謀之於人皆曰當往見此君則力可辦也但多遊臘又所居山林變絕未易見試往圖之東坡凡兩日始得至其居又俟至日暮吾伏於道左方見其從數騎歸乃華整少年也既下馬始通謁少年易服出乃於門外執禮無造坐東坡先生集

志異

卷八

詢所以東坡具以告少年曰易事耳已具飯且宿於此當令如期辦所須少頃數青衣童跪進盤食皆今日所擊之鮮也進酒數大白飲啖傷若無人食兼數人飲畢始從容就榻翌日遣僕馬送坡下山三日無耗明日且下手破土坡甚嘆悔欲罪元告者是夕至曉磚猶無一口至明日曉視其墓地之側則五萬口斬斬然羅列矣衆皆驚嘆事畢再往謁謝卒不得見送所直亦不得入

醴泉觀真靖崇敘大師真贊

北方有神君出內闕與冥破髮對歸馭兩靈國
之東南福其庭汪然天膠湧其冷汰選妙士守
齋局儵然真靖有典刑眉間三出杳而清何必
控鯉浮南溟

卽在醴泉上發論

東坡先生集

志異
四九

葆光法師真贊

嗟人法師行年四十有四而不知牝牡之欲身
居京邑而不營利欲之私體無戚容口無文詞
頭如蓬華性如鹿麋意之所向雖金石莫隔而
鬼神莫違此所以陟降天門睥睨帝所而終莫
能疑者乎

集中葆光凡屢見想於其時大有因緣者

寄鄧道士

并引

羅浮山有野人相傳葛稚川之隸也鄧道士守
安山中有道者也嘗於庵前見其足跡長二尺
許紹聖二年正月十日予偶讀書蘇州寄全椒
山中道士詩云今朝郡齋冷忽念山中客澗底
束荆薪歸來煮白石遙持一樽酒遠慰風雨夕
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跡乃以酒一壺仍依蘇
州韻作詩寄之云

一孟羅浮春遠餉採薇客遙知獨酌罷醉臥松
東坡先生集

志異
五十一

下石幽人不可見清嘯聞月夕聊戲庵中人空
飛本無迹

紹聖三年八月六日夜風雨旦視院東南
有巨人跡五是月九日蘇軾與男過來觀
題棲禪院

贈李道士

駕部員外郎李君宗固景祐中良吏也守漢州
有道士尹可元精練善書以遺火得罪當死君
緩其獄會赦獲免時可元年八十一自誓且死
必爲李氏子以報可元既死二十餘年而君子
世昌之婦夢可元入其室生子曰得柔少名蜀
孫幼而善書既長讀莊老喜之遂爲道士賜號
妙應事母以孝謹聞其寫真蓋妙絕一時云

世人只數曹將軍誰知虎頭非癡人腰間大羽

東坡先生集

志異

五二卷

何足道頰上三毛自有神平生狎侮諸公子戲
着幼與巖石裏故教世世作黃冠布襪青鞋弄
雲水千年鼻祖守關門一念還爲李耳孫香火
舊緣何日盡丹青餘習至今存五十之年初過
二袞顏記我今如此他時要指集賢人知是香
山老居士

樂天爲翰林院學士奉詔寫真集賢院

贈梁道人

採藥壺公處處過笑看金秋手摩挲老人大父
識君久造物小兒如子何寒盡山中無曆日雨
斜江上一漁簑神僊護短多官府未厭人間醉
路歌

李少君從武安侯飲坐中有年九十餘老
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爲兒
時從其大父行識其處一坐盡驚

東坡先生集

志異

五二卷

留別蹇道士拱辰

黑月在濁水何曾不清明一田滿荆棘梨棗無
從生何時反吾真歲月今崢嶸屢接方外士早
知俗緣輕庚桑記鷄鶩未肯化南榮晚踐此道
師似有宿世情笑指北山雲訶我不歸耕仙人
漢陰馬微服方地行咫尺不往見煩子通姓名
願持空手去獨控橫江鯨

陰長生事馬明生十餘年教之合丹丹成
不樂昇天但服半劑爲地仙故言地行也

陸道士墓誌銘

道士陸惟忠字子厚眉山人家世爲黃冠師子厚獨捐業精苦不容於其徒去之遠遊始見余黃州出所作詩論內外丹指畧蓋自以爲決不死者然予嘗告之曰子神清而骨寒其清可以僊其寒亦足以死其後十五年復來見余惠州則得瘦疾骨見衣表然詩益工論內丹外丹益精曰吾真坐寒而死矣每從事於養生輒有以敗之類物有害吾生者余曰然子若死必復爲

東坡先生集

志異

卷三

道士以究此志余時適得美石如黑玉曰當以是志子墓子厚笑曰幸甚久之子厚去余之河源開元觀客於縣令馮繼仁而余亦謫海南是歲五月十九日竟以疾卒年五十祖仁葬之觀後蓋紹聖四年也銘曰

嗚呼多藝此黃冠詩基醫卜內外丹無求於世宜堅完龜鶴瘦終難安哀哉六巧坐一寒視子復來少宏寬毋復請詩助府政龍虎充威無或奸往駕赤螭騰青鸞

異人有無

自省事以來聞世所謂道人有延年之術如趙抱一徐登張無夢皆近百歲然竟死與常人無異及來黃州聞浮光有朱元經尤異公卿尊師之甚衆然卒亦病死死時中風搖擗但實能黃白有餘藥藥金皆入官不知世果無異人耶抑有人而不見此等舉非耶不知古所記異人虛實無乃與此等不大相過而好事者緣飾之耶於公卿所尊師中尋異人異人豈可得哉

東坡先生集

志異

卷三

王聖俞曰無限波致亦復當心

三老人

嘗有三老人相遇或問之年一人曰吾年不可
記但憶少年時與盤古有舊一人曰海水變桑
田時吾輒下一簞邇來吾簞已滿十間屋一人
曰吾所食蟠桃垂其核於崑崙山下今已與崑
崙山齊矣以予觀之三子者與蟠桃朝霞何以
異哉

以誕詮理

東坡先生集

桃花飯

世人見古德有見桃花悟道者爭頌桃花便將
桃花作飯喫喫此飯五十年轉沒交涉正如張
長史見擔夫與公主爭路而得草書之法欲學
長史書便日就擔夫求之豈可得哉

世人求僊者類然

記授真一酒法

予在白鶴新居鄧道士忽叩門時已三鼓月色
如霜有衣枕柳葉手携斗酒丰神英發如呂洞
賓者日子嘗真一酒乎就坐各飲數杯擊節高
歌合江樓下風振水涵大魚皆出袖出一書授
予乃真一法及修養九事末云九霞仙人李靖
書既別恍然

東坡先生集

記朝斗

紹聖二年五月望日敬造真一法酒成請羅浮
道士鄧守安拜奠北斗真君將奠雨作已而清
風肅然雲氣解駸月星皆見魁標皆爽徹冥陰
雨如初謹拜首稽首而記其事

記封大白山

吾昔爲扶風從事歲大旱問父老境內可禱者云太白山至靈自昔有禱無不應近歲向傳師少卿爲守奏封山神爲濟民侯自此禱不驗亦莫測其故吾方思之偶取唐書會要看云天寶十四年一方士上言太白山金星洞有寶符靈藥遣使取之而獲詔封山神爲靈應公吾然後知神之所以不悅者卽告太守遣使禱之若應當奏乞復公爵且以瓶取湫水歸郡水未至風霧相纏旗幡飛舞髣髴若有所見遂大雨三日歲大熱吾作奏檢具言其狀詔封爲明應公吾復爲文記之且修其廟祀之日有白鼠長尺餘歷酒饌上嗅而不食父老云龍也是歲嘉祐七年

爵祿所在可以役使鬼神何獨人也

東坡先生集

志異

上卷
五七

應夢羅漢記

元豐四年正月二十一日余將往岐亭宿於圍封夢一僧破面流血若有所訴明日至岐亭過一廟中有阿羅漢像左龍右虎儀制甚古而面爲人所壞顧之惘然庶幾疇昔所見乎遂載以歸完新而龕之設于安國寺四月八日先妣武陽君忌日飯僧於寺乃記之

東坡先生集

志異

上卷
五八

猪母佛

眉州青神縣道側有小佛屋俗謂之猪母佛云
百年前有牝猪伏於此化為泉有二鯉魚在泉
中云蓋猪龍也蜀人謂牝猪為母而立佛堂其
上故以名之泉出石上深不及二尺大旱不竭
而二鯉魚莫有見者余一日偶見之以告妻兄
王愿愿深疑之意余誕也余亦不于其見疑因
與愿禱於泉上曰余若不誕魚當復見已而魚
復出愿大驚再拜謝罪而去此地舊為靈異青

東坡先生集

志異

九卷

神人朱文及者以父病求醫夜過其側有髮而
負琴邀至室文及辭以父病不可留而其人苦
留之欲曉乃遣去行未數里見道傍有劫殺賊
所殺人赫然未冷也否者文及亦不免矣泉在
石仙鎮南五里許青神二十五里

夢吞舍利

寄子由

明日兄之生日昨夜夢與弟同自眉入京行利
州峽路見二僧其一僧鬚髮皆深青與同行問
其向去災福答云向去甚好無災問其京師所
須安好殊砂五六錢又手擎一小卵塔中有舍
利兄接得卵塔自開其中舍利粲然如花兄與
弟請吞之僧遂分為三分僧先吞兄與弟繼吞
之各一兩掬細大不等皆明瑩而白亦有飛進
空中者僧言本欲起塔却喫了弟云吾三人肩

東坡先生集

志異

八卷

各自置一小塔便了兄言吾等三人便是三所
無縫塔僧笑遂覺覺後胸中噎噎然微似含物
夢中甚明故開報為笑

大安國寺大達法師夢梵僧以舍利蒲瓊
瑠器使吞之且曰三藏大教盡貯汝腹矣
自是經律論無散於天下

儒伽同行

泗州大聖僧伽傳云和尚何國人也又云世莫知其所從來云不知何國人也近讀隋史西域傳有何國予在惠州忽被命責儋耳太守方子容自携告身來且弔予曰此固前定可無恨吾妻沈素事僧伽謹甚一夕夢和尚告別沈問所往荅云當與蘇子瞻全行後七十二日當有命今適七十二日矣豈非前定乎予以謂事孰非前定者不待夢而知然予何人也和尚辱與同行得非夙世有少緣契乎

東坡養生集

志異

二卷

壽星寺

錢塘西湖壽星寺老僧則廉言先生作郡倅日始與參寥子同登方丈即顧參寥曰某生平未嘗至此而眼界所視皆若素所經歷者自此上至儀堂當有九十二級遣人數之果如其言即謂參寥子曰某前身山中僧也今日寺僧皆吾法屬耳後每至寺即解衣盤礴久而始去則廉時爲僧雛侍側每暑月袒露竹陰間細視公背有黑子若星斗狀世人不得見也即北山君謂東坡養生集

志異

二卷

顏魯公曰誌金骨記名仙籍是也

顏魯公死於賊賊平家人啓瘞狀有金色瓜髮皆長如生人歸葬偃師北山先塋後有賈人至羅浮山遇二道奕即而觀之問日子何所來賈曰雒陽一笑謂曰幸托書達吾家許諾即札書付之題曰至洛都偃師縣北小顏家及往訪之則塋也守塚蒼頭識公書大驚問狀知公也因與至其家白之家人大哭卜日開廣發棺已空矣

前身

春渚錄云東坡與山谷同見清老清語坡前身
爲五祖戒和尚故嶺外詩云父老爭看烏角巾
應緣曾現宰官身溪邊古路三叉口獨立斜陽
數道人豈真戒禪師後身耶而謂山谷前身一
女子我不能詳語後日至涪陵當有告者山谷
旣坐黨人遷涪夢一女子曰某前身誦法華經
志願後身作男子得大智慧爲時名人今學士
吾後身也學士年來所患腋氣綠某墓棺朽蟻
東坡先生集 志異 三卷

山谷更怪

穴兩腋故有此苦此山後即吾墓學士能破而
除其蟻則腋氣平矣旣覺而訪如言修掩旣畢
而腋氣遂除

鄒陽降世

遠謁冰華丈於所居烟雨堂偶訪人蔡先生丈
至降鄒陽於十三世天豈偶然繼孟軻於五百
年吾無間也之句冰華笑曰此老夫所爲因請
降鄒陽事冰華云元祐初劉貢甫夢至一官府
索問文軸甚多偶取一軸展視云在宋爲蘇軾
逆數而上十三世云在西漢爲鄒陽蓋如黃帝
時爲火師周朝爲柱下史只一老聃也

東坡之歿士大夫及門人作祭文甚多惟

東坡先生集 志異 三卷

四

李廌方叔文左傳如道大不容升高爲累
皇天厚土鑒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
千古英靈之氣誠與不識誰不盡傷聞所
未聞吾將安放此數句人無賢愚皆能誦
之 曲沂舊聞

五祖戒

子由謫高安日雲安夢同子由及聽迂五祖戒
 既覺語子由而聰亦至子由日方與洞山說夢
 子今亦來同說夢乎聰日夜來夢吾三人迎戒
 和尚子由日世間果有同夢者久之坡書至日
 已至奉新旦夕相見三人喜出城迎坡坡日先
 班方孕時嘗夢一僧來託宿及謫英州雲安遣
 書至坡引紙大書日戒和尚又錯脫也後監玉
 局觀作傷答南華老日惡業相纏四十年常行
 八棒十三禪却着衲衣歸玉局自疑身是五通
 仙

先生七八歲時嘗夢遊陝右戒固陝右人

紫府押衙

雪川莫蒙養正宗年間遇余言從夢行西泐
 見一人野服至警頤然而長參從數人軒軒然
 來在人前語人武打言日此蘇翰林也養正
 少驚之亟趨前拜且致恭日蒙目為兒時誦
 生之文願執侍不可得也不日人生願世仙
 去今可所領而參從如是先生語親久之日走
 太學生與蒙否養正對日然先生語之曰某今
 為紫府押衙語訖而覺後

外手書

東坡志林

志異

一紙二

登合江

進云受

命與

止歸中原

久也P小果實小說

命與

加真人則正之

書証實

八七

原缺

東坡養生集十二卷

內府藏本

國朝王如錫編如錫字武工江寧人是編前有王思
 任序則當成於前明之末然又有康熙甲辰邱象
 升序蓋書成於崇禎中批點行世則出象升手也
 其書取蘇軾詩文雜著有關於閒適頤養者分飲
 食方藥居止游覽服御翰墨妙理調攝利濟述古
 志異十二門軾以文章氣節雄視百代其游戲諸
 作大抵患難中有托而逃如錫乃惟錄其小品所
 謂飛鴻翔於寥廓而弋者索之藪澤也使軾僅以
 此見長則軾亦一明季山人而已矣何足以爲軾
 乎



ZW 21181888573958